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七五冊目次

魏書一百十四卷（三）（北齊）魏收撰　宋刻宋元明遞修本　〇〇一

魏書一百十四卷（三）

（北齊）魏收撰

宋刻宋元明遞修本

列傳術藝第七十九　　魏書九十一

晁崇　張淵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江式　周澹
李脩　徐謇
王顯　崔彧
蔣少游

蓋小道必有可觀況往聖標歷數之術先王垂卜筮之典論察有法占候相傳觸類長之其流遂廣工藝紛綸理非抑上今列於篇亦所以廣聞見也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文術數知名於時為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獲崇後乃赦之太祖愛其伎術甚見親待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歷象日月星辰還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歲將盡崇奏曰占為角蟲將死時太祖既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犗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也以善北人語內侍左右為黃門侍郎兄弟並顯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太祖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竦太祖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與懿叛又與亡臣王次多潛通招引姚興太祖銜之及興寇平陽車駕擊破之太祖以奴言為實還次晉陽執崇兄弟並賜死

崇兄子暉太祖時給事諸曹稍遷給事中賜爵長平侯征虜將軍濟州刺史假寧東將軍潁川公劉駿鎮東平郡徙戍近境暉上表求擊之高宗不許暉乃為書以大義責之卒

子林襲爵林卒子清襲事在節義傳

暉從弟繼太祖時稍遷中書侍郎給事中中堅將軍賜爵襄平子除魏郡太守卒

子世宗襲爵卒

子元和襲卒
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内外星分自云嘗
事苻堅堅欲南征司馬昌明淵勸不行堅不從
果敗又仕姚興父子為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
昌昌復以淵及徐辯對為太史令世祖平統萬
淵與辯俱見獲世祖以淵為太史令數見訪問
神䴥二年世祖將討蠕蠕淵與徐辯皆謂不宜
行與崔浩爭於世祖前語在浩傳淵專守常占
而不能鉤深致遠故不及浩後為驃騎軍謀祭

酒著觀象賦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
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然則三極雖殊妙本同一顯昧雖遐契齊
影響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冥通之數天人之際
可見明矣夫機象冥緬至理幽玄豈伊管智所
能究暢然歌詠之來偶同風人目閱群宿能不
歌吟是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閶
闔晨鼓而蕭瑟流火夕曛以摧頹游氣眇其高
搴辰宿煥焉華布覩時逝懷川上之感步秋林

同宋生之慼歎巨艱之未終抱殷憂而不寐遂
彷徨於窮谷之裏杖策陟神巖之側乃仰觀太
虛縱目遠覽吟嘯之頃懍然增懷不覺至理擭
自欣情當韻發於宵夜不任味歌之末遂援管
而為賦其辭曰
陟秀峯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陟昇遐遠九霄九天也覩紫
宮之環周嘉帝坐之獨標紫宮垣十五星在北斗北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宮中天帝
並尊故言獨標也瞻華蓋之蔭藹何虛中之迢遞華蓋七星杠九星合
十六星在大帝上迢遞高遠之貌觀閣道之穹隆想靈駕之電飄閣道

六星在王良東北天帝之所乘靈駕之所由從電飄疾也尒乃縱目遠瞻傍極四
維北瞻機衡南觀太微四維四方之維機衡謂北斗星太微宮十星在翼軫北三
台皦皦以雙列皇座冏冏以垂暉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極太
微皇座星在太微星中皦皦冏冏星光明之貌也虎賁執銳於前階常陳屯
聚於後闈三台謂之太階虎賁一星在下台南故言前階常陳七星如畢狀在皇座北皆宿衛天帝前後
備非常闈門宮中之門也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文昌七星在北斗魁前別一宮之名
皆相位次也仰見造父及王良造父五星在傳舍河中造父周穆王御死精上為星王良
五星在奎北王良者晉大夫善御九方湮之子良名郵無恤子御死精託於星為天帝之馭官傅說登
天而乘尾奚仲託精於津陽傅說一星在尾後傅說殷時賢相殷中興王武

丁夢得賢人圖畫其象求而得之即立為相死精上為星乘尾在龍駟之間奚仲四星在天津北近河傍太古時造車輿者死
而精上為星水北曰陽在河北故曰津陽也織女朗列於河湄牽牛煥然而
舒光織女三星在紀星東端牽牛六星在河鼓南世人復以河鼓為牽牛五車亭柱於畢
陰兩河俠井而相望五車三柱都十四星在畢東北在宿北故謂之陰兩河南河北河六
星俠東井南北西通相對故曰相望也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
不悉置灼灼落落皆星光明希疏之貌羣位謂天設三公九卿之官皇后嬪御之位分謂分其所司而各有所典
罔無悉盡言無不審備官職亦有之也儲貳副天廷三吏儲貳謂太子一星在帝座北三公三
公星在太微宮中也論道納言各有攸司論道謂三公坐而論道納言謂尚書獻可替
將相次序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太微宮十星皆有上將上

相次將次相之位九卿三星在太微庭中行列似珠之相連而內侍天街分中外之境四
七列九土之異天街二星昴畢間近月星陰陽之所分中國之境界天街以西屬外國旄頭髯褐引
弓之民皆屬焉天街以東屬中國冠帶之士冠帶之倫皆屬焉四七二十八宿角亢鄭國兗州氐房心陳國豫州尾箕燕國幽
州斗牛吳國揚州女虛危齊國青州營室東壁衛國并州奎婁魯國徐州胃昴畢趙國冀州觜參魏國益州井鬼秦國雍州柳
七星張周國洛陽三河翼軫楚國荊州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經歷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方土所出之物各有殊異不同者
左則天紀槍棓攝提大角二咸防奢七公理獄
天紀九星在貫索東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天棓五星在女牀東北攝提六星俠大角大角一星在攝提間二咸東咸四星在
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西北此星主防奢淫詣佞之事七公七星在招搖東接近貫索貫索為天獄則獄失中則七公評議理
其冤任庫樓炯炯以灼明騎官騰驤而奮足庫樓十星在太角南

二十七星在氐南騎官典衆故曰騰驤也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磥落而
電燭天市二十四星在房心北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心於前則老人天社清廟
所居老人一星在弧南常以春秋分候之天社六星亦在弧南清廟十四星在張南明堂配帝靈
臺考符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靈臺三星在明堂西丈人極陽而恍忽
子孫嘒嘒於參嵎丈人二星在軍市西南星在南方故稱極陽恍忽謂星細小遠邈難見老
子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子二星在丈人東孫小貌孫二星在子東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此之謂乎
天狗接狼以吠守野鷄伺晨於參墟天狗七星在狼北野鷄一
星在參東南天市中街主敬告備故曰吠守雞能候時故曰伺晨右則少微軒轅皇后之
位嬪御相次尊卑有秩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白衣數之位軒轅十七星在七

星女有星后嬪御之位尊卑相次皆秩序之也御宮典儀女史執筆御宮四星在鉤陳左傍此
星主典司禮儀威容步趨之事女史一星在柱下史北女史記識晝夜昏明節漏省將在勾陳右傍內平秉
禮以伺邪天牢禁愆而察失內平四星在中宮南有邪媚之事以禮正
之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有過失則懲其愆也於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
津車府七星在天津東傳舍五星在華蓋上匏瓜五星在麗珠北天津九星在匏瓜北扶匡照曜
麗珠珮珍扶匡七星在天津東麗珠五星在須女北麗珠衣珠珮珍后夫人之盛飾其星主皇后之服也
人星麗玄以閑逸哭泣連屬而趨墳人星五星在車府南麗附
玄天言人星近於閑逸易曰日月星辰麗於天石氏經曰人星主優劣人行安哭二星在虛南泣三星在哭東墳墓四星在危
南哭泣星行到越何墳墓故曰連屬河鼓震雷以訇騰蛇蟠縈而輪

蓋河鼓十二星在南斗北此星昏中南方而震雷具同故之以雷聲此之謂也此星主鼙音故曰硇鼙鼙也二十一星在營
室北形狀似也故曰輪菌於是周章高眄還旋辰極辰極北極也睨覿
鈎陳中禁復觀天帝休息鈎陳六星在紫宮中天皇大帝之所居紫宮別館及天牀
星皆是休息寢所而游也漸臺可昇離宮可即漸臺離宮皆天宮臺之名漸臺四星在織
女牀足下離宮六星與營室相連言天帝或外漸臺而觀或就離宮而游即就也禮記曰即宮于宗周也酒旗建
醇醪之旌女牀列窈窕之色酒旗三星在軒轅左角天設置酒官為飲讌之事故
建牙旗為讌女牀三星在紀星東北端奉侍天王之女侍衛天王必有關雎窈窕之美無妬忌之心乃可侍衛天王左右故言
列窈窕之色也輦道屈曲以微煥附路立于雲閣之側輦道
五星在織女西足屈曲而細小故言微煥也附路一星在閣道傍言天帝出入由閣道附路豫防毀仿故言立於雲閣之側

其列星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
淵建樹百果竹林在焉列宿之外謂之表咸池三星在天潢東鴻沼二丁三星在須女
北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天淵十星在龜星東南建樹百果星在胃南竹林二十五星在園西南江河炳
著於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江天江四星在尾北言天江星乃
炳然著見於天上素氣者天河曰氣素白霏霏然帶布於天也神龜曜甲於清冷龍
魚擒光以映連神龜龜星也有五星在尾南龜知來事故稱神在河中故言清冷魚龍謂魚一星在
尾後河中尾為龍宿故言龍魚此星在河中以魚星之映水有光曜也又有南門鼓吹器府
之官奏彼絲竹為帝娛懽南門鼓吹二星在庫樓南器府三十二星在
軫南器府與掌絲竹之事以娛樂天帝也熊羆綿絡於天際虎豹儵燿而

暉爛虎豹熊羆星在狼星傍弧精引弓以持滿狼星搖動於
霄端狼一星在參東南弧九星在狼東南星傳大天下兵起則弧弓張天其外則有燕秦
齊趙列國之名外謂列宿之外復有諸國之名齊一星在九坎東趙二星在齊北鄭一星在趙北越
一星在鄭北周二星在越東秦二星在周東代二星在秦南晉
一星在代南韓一星在晉西魏一星在韓北楚一星在魏西燕
一星在楚南諸列國之名凡有十二星也雷電霹靂雨落雲征征行也雷電六星在營室
南霹靂五星在土公西雲雨四星在霹靂南陳車策駕於氐南天駟騁步
於太清陳車三星在氐南房星一名天駟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
別而殊形天園十四星在苑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倉六星在婁南天廩四星在昴南言形象殊別不同
也內則尚書大理太一天一之宮尚書五星在紫微宮門內東南維大

理二星在紫微宮中太一天一各一星相近在紫宮門南柱下著術傳示無窮柱下史一
星在北極東六甲候大帝之所須內廚進御膳於皇躬
六甲在華蓋下內廚二星在紫宮西南角外天船橫漢以普濟積水候災
于其中天船九星在大陵北積水一星在天船中陰德播洪施以恤不足
四輔翼皇極而闡玄風陰德二星在尚書西四輔四星挾北極播布洪大玄天也陰德
之官必有陽報未陰施陽報自然之常數貧窮困死生民之極
艱以之困之施遺陰德之終故窮者不希周恤而急難自至
施者無求於報而酬答自來斯乃冥中之理大象豈虛播其曜
哉四輔星既翼佐北極之樞又能闡揚天帝之風教故言闡玄
風也恢恢太虛寥寥帝庭恢恢寥寥皆廣大清虛之貌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帝庭
太微宮也五座並設爰集神靈五座謂太微宮中五帝座也黃帝靈威仰於東方赤帝赤熛怒

位南方白帝白招矩位西方黑帝汁光紀位北方黃帝含樞紐位中央五帝各異其事謂神之宮與之謀國事孝經援神契曰五帝設神靈集謀此之謂也乃命熒惑伺彼驕盈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伺無道之國故曰伺彼驕盈也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於水衡太微南門謂之執法執法者刺姦舉有功五侯五星在東北東井水衡謂疑獄五侯議而評之也金火時出以成緯七宿臣衛而近經金火熒惑太白也七宿謂四方七宿天文謂五星為緯二十八宿為經故舉金火七宿而論言則五星二十八宿可知也言五星出入伏見有時不常出也暐曄昱其並曜粲若三春之榮言星辰布羅若春日之榮華也覩夫天官之羅布故作則於華京言天官羅布於上王者法效於下論語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也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言災異出無常宿隨其善惡而應之假使鄭國有事則舉其宿

亢歸邪繽紛飛流電興如星非星如雲非雲謂之歸邪也史以候氣故歸邪繽紛飛流星也流星也飛星與流星各異飛星去而迹絕流星迹存而不滅電舉者似於電也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蚍乘龍則禍連周楚春秋魯襄公十年春正月戊子妖星出於婺女見於星紀婺女為晉分梓慎見妖星知晉侯以戊子日死蚍乘龍謂襄公二十八年歲星次于玄枵十五度在虛下歲星主木位在東體合房心故名龍星在坎坎子位次玄枵蚍蛇之象星失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蚍乘龍龍位壽星宋鄭之分梓慎見蚍乘龍知禍在宋鄭宋鄭禍之皆死二人推變不同所見各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也或取證於逢公或推變於衛午逢公齊之先言逢公死時亦有此星見梓慎推星以此方之知晉平公將死衛午謂女宿對于午為張翼張翼周楚之分裨竈以知周王楚子死故言推變於衛午乃有欽明光被墳逆水游堯書欽明文思光宅洪水墳星逆行入水洪

波滔天功隆大禹言洪水既滔堯命鯀治之而功不成乃復命禹治之禹有濟世之難治水之功書曰洪水滔天又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則其數之大運非治綱之失緒言先遭洪水致墳星逆行之異非不德所致此乃運數應爾也蓋象外之妙不可以麤理尋重玄之內難以熒燎覩言玄理微妙不可知見也至於精靈所感迅踰駭響荊軻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昔荊軻慕燕太子丹之義入秦為刺客雖至精感上而意竟不成衛生畫策則太白食昴而摛朗昔衛先生為秦畫策於長平昭王疑而不信太白有食昴之變魯陽指麾而曜靈為之回駕魯陽古之賢人以手麾日日為之回也嚴陵來游而客氣著於乾象光武為白衣時與嚴陵相善登帝位陵來入見太史奏曰客星犯帝坐光武詔曰朕故人子陵非客

斯皆至感動於神祇誠應効於既往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雖無聲言三光是知言四時代謝不常每月斗柄建一辰天無聲言語止以星辰日變謝以示人也星中定於昏明影度以之不差測水旱於未然占方來之安危孟春正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心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氐中冬至之日建八尺之標影長一丈三尺五寸也夏至之日影長一尺五寸也影長為水影短為旱也陰精乘箕則大飆暮鼓西南入畢則滂沲陰精月也東北失道入箕則多風西南失道入畢則多雨

雨三日爲淫雨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此之謂也譬猶晉鐘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螭言雲從龍風從虎同氣相求同類相感銅山崩而晉鐘鳴也若夫冥車潛駕時乘六虬六虬六龍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此皆是天回運轉大儀回運萬象俱流北斗俄其西傾羣星忽以匿幽幽暗也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汏旦而過周望舒月也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一夜運轉過周一度汏師也至旦曉而過匝故曰汏旦而過周也爾乃凝神遠矚矚目八荒察之無象視之眇茫狀若渾元之未判別又似浮海而覩滄浪幽遐廻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疑神精不動也言極遠傍觀茫然若造化之始元氣未分似浮海遠望之而不見其涯論語曰乘桴浮於海老子曰聽之不聞其聲名曰希視之不見其形名曰夷

於是乎夜對山水栖心高鏡遠尋終古攸然獨詠美景星之繼書大唐堯之德盛瑞應圖曰景星大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光明當堯之時有此星見故美堯之德能致之也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昔舜與受禪於堯堯之時有星見負而無鋒昔言舜當明土德王天下星見而無芒角者宗揖讓而受不以兵事爭競也壽呂尚之冑夢善登輔而翼聖昔太公未遇文王時釣魚於磻溪夢得北斗輔星神告尚以伐紂之意事見尚書中候篇也欽管仲之察微見虛危而知命昔管仲與鮑叔分財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之分知齊將有霸王遂共戮力來投齊地也歎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當春秋時熒惑守心景公不從史韋之言熒惑退舍而延

二十年壯漢祖之入秦奇五緯之聚映昔漢祖入秦五星聚於東井秦之分余乃歷象既周相佯巖際相佯倘佯也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尋圖籍之所記著星變於書契覽前代之將淪咸譴告於昏世言先代之君將淪亡天必告之以因災之徵也桀斬諫以星孛紂酖荒而致彗夫景星見以太平應彗孛作而禍亂興天之常也昔夏桀不行道斬關龍逢而極惡孛星見湯伐之放於鳴條之野殷紂酖酒淫虐而武王伐之彗星出武王縣之白旗也恒不見以周衰枉蚩行而秦滅昔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自是以後周室衰微枉矢出蚩尤行而無星自昔項羽入關有此氣見漢書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言天以冥應玄象爲善惡由人事豈妖災而已誠庸主之弊惰故明君之所察言庸君闇主玄象譴

告不能改行自新以答天變賢君明主則不然見天災異懼而修德也堯無爲猶觀象而況德非乎先哲夫唐堯無爲至治猶歷象璇璣以考七政況德非古不及古而不觀之乎先

是太祖太宗時太史令王亮蘇坦世祖破和龍得馮文通太史令閔盛高祖時太史令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史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官者又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即時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試出城候

焉。俄而赦至。時人重之。永安中，詔以恒州民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令胡世榮、張龍、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爲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圖，合爲七十五卷。

僧化者，東莞人，識星分，案天占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泰中，尒朱世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出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時有河間信都芳，字玉琳，好學善天文算數，甚爲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渾天、欹器、地動、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爲器準，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獻武王，以爲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騾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忽呼毆擊，不聽近己。狷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數十卷。武定中卒。

殷紹，長樂人也。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達九章、七曜。世祖時爲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以藝術爲恭宗所知。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輿，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游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時將臣南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況大旨，又演隱審五藏六府心髓

血祲商功大筭端部變化玄象土圭周髀練精
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髣髴穆等仁矜
特垂憂閔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
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
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
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
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
交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
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文傳授於臣山神禁

嚴不得齎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
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
鶉火月呂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等
自爾至今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八會逕世
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良日
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郝振中
吉大儒亦各撰注流行於世配會大小序述陰
陽依如本經猶有所闕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
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

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
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
貴賤階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
內呈先帝晏駕依時很猥幾至不測停廢以來
逕由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夕齒頹餘
齡無幾恐懼殞歿遺在溝壑先帝遺志不得宣行
夙夜悲憤理難違處依先撰錄奏謹以上聞請
付中秘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即班
用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尤善
風角太宗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
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
有東莞鄭氏因爲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
得讎人趙氏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
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
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爲主者佩此符於雞
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
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

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牽必無
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
子並為世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亦免後
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
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兩匹馬一
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
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語訖沐浴帶書囊
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
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世祖圍涼州

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
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
剋世祖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時久不雨世
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
至未時猶無片雲世祖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
時至申時雲氣四合遂大雨滂沲世祖甚善之
而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
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己故譎令歸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坐於室內有客扣

門玄已知其姓字并所齎持及來問之意其所
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世或傳之而性不和
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
今既貴矣更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
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
見憎忿不為貴勝所親官至鉅鹿太守顯祖
高祖時有渤海高道瑒清河趙法逞並有名
於世世宗肅宗時奉車都尉清河魏道虔奉
車都尉周恃魏郡太守章武高月光月光弟明

月任玄智雍州人潘撫並工於陰陽卜筮故玄
於日者之中最為優治冠軍將軍濮陽賈元紹
章武呂肶濟北馮道安河內馮懷海東郡李文
殊並工於法術而道虔月光文殊為優其餘不
及浮陽孟剛饒安王領郡善銓錄風角章武賴
惡頭善卜筮亦用耿玄林占當時最知名范陽
人劉弁亦有名於世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而麤疎
無賴常去來燕恒之界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

術於市後自代至秀容因事尒朱榮榮性信卜
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
建義初榮於河陰王公卿士悉見屠害時奉車
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於行宮靈助以其
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
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開國
伯食邑七百戶尋進爵爲公增邑通前千戶後
從榮討擒葛榮特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幽州
刺史又從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討邢杲時幽州

流民盧城人最爲凶捍遂令靈助兼尚書軍前
慰勞之事平而元顥入洛天穆渡河靈助先會
尒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內令靈助筮之靈助
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至
矣榮鼓之將士騰躍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
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
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當破賊詔曰何日靈助曰
十八十九間果如其言車駕還宮領幽州大中
正尋加征東將軍增邑五百戶進爵爲燕郡公

詔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射
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率民北還與都
督侯淵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釐州
務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及尒
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
方術堪能動衆又以尒朱有誅滅之兆靈助遂
自號燕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
爲莊帝舉義兵靈助馴養大鳥稱爲己瑞妄說
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

氊爲人象書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之法民
多信之於時河西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
尒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尒朱自然當滅
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之民悉從之從之者
夜悉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以普泰
元年三月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
侯淵尒朱羽生等戰戰敗被擒斬於定州傳首
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
州尒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成不吉

以手折裴之於地云儿何知也尋見擒梟以
三月入定州而齊獻武王以明年閏二月破西
胡於韓陵山遂滅兆等永熙二年詔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幽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曰恭
子宗輝襲興和中開府屬齊受禪例降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琚晉
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投
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彊字文威太

延五年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
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擢拜中書博
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為秘書郎掌
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
專家學數年之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
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
殄寇將軍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特
除奉朝請仍符節令式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
門版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臣

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
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跡別
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庭則
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万品以明迄于三代厥
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
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
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
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
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

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
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
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
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
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
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
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
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
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

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
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
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
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
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
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
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
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
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

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
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
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
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
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
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
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
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
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

文列於學官世祖詔令有可以加於國者靡
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
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字
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
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群書之詁
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
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
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
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

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
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
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
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
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
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
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
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
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

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
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
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
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
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
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
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龣徵羽各為
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
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

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
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曰
以眾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来
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嬲神虫為蠶如斯甚衆
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
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
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
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
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

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
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
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官至太
子洗馬出為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
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風西
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
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襃錄叙列於儒
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
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

云厠沾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
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
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
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爰
采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
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
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
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
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

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
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
同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
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
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
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
請并就太常冀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
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
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

篆下隸又除宣威將軍符璽郎尋加輕車將軍
正光中除驍騎將軍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
四年卒贈右將軍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
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
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世宗之在東宮敕法會
侍書已後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眾未有如崔
浩之妙
周澹京兆鄠人也為人多方術尤善醫藥為太
醫令太宗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由此見寵位

至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將
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論不可之
意太宗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賜
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
泰常四年卒諡曰恭時有河南人陰貞家世
為醫與澹並受封爵清河李潭亦以善鍼
見知
子驢駒襲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未

能精究世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
坦研習眾方略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效徐
兗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競往從
之亮大為廳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
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
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
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眾敬赴平城亦遵父
業而不及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脩略與
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

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
有不豫脩侍鍼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
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
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
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時
令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脈竭氣微大命無遠
未幾果亡遷洛為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
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史
子天授襲汶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徐謇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
善醫藥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
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
使謇隔而脈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
為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治方而不
及李脩之見任用也謇合和藥劑攻救之驗精
妙於脩而性甚祕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為
王公不為措療也高祖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
眷幸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令處治

又除中散大夫轉右軍將軍侍御師謇欲為高
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崧高採營其物
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十二年高祖幸懸瓠其疾
大漸乃馳驛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
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
外稱慶九月車駕發豫州次于汝濱乃大為謇
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於上席遍陳餚
觴於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
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稟有礙憂喜乖

適理必傷生朕覽万機長鍾革運思芒芒而無
怠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痾心容頓竭氣體羸
瘠玉几在慮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太
室進療汝蕃方窮丹英藥盡芝石誠術兩輸忠
妙俱至乃令沈勞勝愈篤瘵克痊論勤語效實
宜褒錄昔晉武暴疾程和應增封辛亥數朝錢
舒大墜況疾深於曩辰業難於疇日得不重加
陟賞乎宜順群望錫以山河且其舊遷高秩中
暫解退比雖銓用猶未彌闕二準舊量今事合顯

進可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一万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匹雜物一百匹四十匹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一匹出驊騮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並至千匹從行至鄴高祖猶自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高祖疾勢遂甚戚戚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祖崩謇隨梓宮還洛謇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鬚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為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卒延昌初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靖

子踐字景升小名靈寶襲爵歷官兗州平東府長史右中郎將建興太守

踐弟知遠給事中

成伯孫之才孝昌初為蕭衍豫章王蕭綜北府主簿從綜鎮彭城綜降其下僚屬並奔散之才因入國武定中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昌安縣開國侯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言本東海郯人王朗之後也祖父延和中南奔居于魯郊又居彭城伯父安上劉義隆時板行館陶縣世祖南討安上棄縣歸命與父母俱徙平城例敘陽都子除廣寧太守顯父安道少與李亮同師俱學醫藥粗究其術而不及亮也安上還家樂平頗參士流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為

日所逐化而為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勑召徐謇及顯等為后診脈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云案三部脈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召補侍御師尚書儀曹郎號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顯攝療有效因是稍蒙眄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為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游擊將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乞臨本州世宗曾許之積年未授

因是聲問傳于遠近顯每語人言時旨已决必爲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尋詔馳驛還京復掌藥又遣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換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口喧譁聲望致損後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

疾東宮既建以爲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爲立館宇寵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營療之功封衛南伯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祚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爲憂懼顯既蒙任遇兼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冤直閤以刀鐶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始顯布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誡其勿爲吏

吏官必敗由是世宗時或欲令其遂攝吏部每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肅宗夜即位受璽册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矣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勳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南入國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彧少嘗詣青州逢隱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針之抽針

即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寧遠將軍性仁恕見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彧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爲太中大夫司徒長史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爲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思吟詠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傭寫書爲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爲中

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愛其文用遂竝
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李沖
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
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
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沖曲為體練由少游
舅氏崔光與李沖從叔衍對門婚姻也高祖文
明太后常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
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眷識如此然猶驟被引
命屑屑禁闥以規矩刻繢為務因此大蒙恩錫

超等備位而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沖與馮
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
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
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
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
量準魏晉基趾後為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
高祖脩舡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前
將軍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檝之具
及華林殿沼脩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

意號為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恒以
剞劂繩尺碎劇忽忽徙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
為之歎慨而乃坦爾為己任不告疲恥又兼太
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贈龍驤將軍青
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又為太極
立模範與董尒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
初高宗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制作
高祖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為要舟水
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

語至可翫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
世宗肅宗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
安興並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
為匠也
高祖時有范甯兒者善圍棊曾與李彪使
蕭賾賾令江南上品王抗與甯兒制勝而還又
有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
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
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

意言孤則易死世世宗以後大盛於時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靈助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周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蔣少游以剞劂見知沒其學思藝成爲下其近是乎

列傳第七十九　魏書九十一

此卷王顯以前魏收舊書惟蔣少游傳全出北史及小史史臣論亦取北史藝術傳論而北史全用周隋書藝術傳論云

列傳列女第八十　魏書九十二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兕先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初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盧元禮妻李氏　河東孝女姚氏
刁思遵妻魯氏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紝組紃酒漿醯醢而已至如嫫訓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二邦殆非匹婦之謂也若乃明識列操文辯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錄代不乏人今書魏世可知者爲列女傳

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勃海人散騎常侍愷女也有才識聰辯强記多所究知於時婦人

莫能及李數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
所不達皆就而諮請焉
渤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
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
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
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
義高而名不著爲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
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
同室終契黃泉封生令達卓爲時彥內協黃

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実有華挺
生淑媛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
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遘止一暮
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
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時值
險屯橫離塵網伏鑕就形身分土壤千里雖遐
應如影響良嬪洞感發於夢想仰惟親命俯
尋恭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
雖何以驗之殞身是効人之處世孰不厚生

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結忿鍾心甘就幽冥永捐
堂宇長辭母兄泣涕中野翳翳孤存[illegible]墳
塋荊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游異哉貞婦曠
世希儔
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
太守房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
疾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
但夙心往志不聞於沒世矣良痛母老家貧
[illegible]無兄弟赤子矇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於黃壚

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
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顧
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
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
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
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
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
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
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坐席緝年十

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
聞之以啓母房命駕紿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
弗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而
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
交遊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飯有不及己者輒屏
臥不餐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
六十五而終緝事在序傳緝子悅為濟陰太守
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為其文序
云祖母房年在弱笄艱貞守志秉恭妻之操著

自毀之誠又頌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秉
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誕茲令胤幽
感乃昭濟末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
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醞之為有司所
糾王氏詣曹自告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
為也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其罪
在張主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
奏高宗義而赦之

平原鄃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為靈縣民所殺
追執讎人男玉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
曰女人出適以夫為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
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顯祖詔曰
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
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性嚴
明高尚歷覽書傳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先崔氏
親授經義學行脩明並為當世名士景伯為清

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民列子不孝
吏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
聞不如見山民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
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
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
共食景伯之溫凊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
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心媿且可置之
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
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厲物如此竟以壽

烈

涇州貞女兕先氏許嫁彭老生為妻娉幣既畢未及成禮兕先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禮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禀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為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

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珠瓔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閹人苻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舁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為癡姨

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嬃亦不過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年十七夫亡遺腹生子二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而嫁之劉氏自誓弗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亡哀傷過禮形容毀頓永不沐浴蔬食長

齊又無見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
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勃海人學識有文才高
祖敕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同郡耿氏女年十七適於映周
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
葬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歎屬大使觀風
以狀具上詔標榜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尚書令任城王澄之

母澄為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
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續倉卒失圖計無
所出孟乃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
新舊勸以賞罰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親自
巡守不避矢石賊不能剋卒以全城澄以狀表
聞屬世祖崩事寢靈太后後令曰鴻功盛美實
宜垂之永年乃敕有司樹碑旌美
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
姊世宗時金龍為梓潼太守郡帶關城戍主蕭

衍遣衆攻圍值金龍疾病不堪部分衆甚危懼
劉遂率厲城民脩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有
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斬
之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
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為賊陷城中
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
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
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中絞而取水所有雜器
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

至賊乃退散豎眼歎異具狀奏聞世宗嘉之正
光中賞平昌縣開國子邑二百戶授子慶珍又
得二子出身慶珍卒子純陁襲齊受禪爵例降
慶珍弟平武定末儀同開府司馬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
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於州里父卒號
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
中形骸銷瘠非人扶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
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

喻不解乃遣歸寧恐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
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
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柴瘠
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
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八旬
方達攀櫬號踊　卒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
毀不滅性蓋為其廢養絕類也李既非嫡子而
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
則無以勸引澆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

為孝德里標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
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
鄰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
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遊
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為製文表其門閭比之曹
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
至今名為孝女冢
滎陽刁思遵妻魯氏女也始笄為思遵所娉未

踰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竊
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
氏吝護寡女不使歸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
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廢帝詔曰貞
夫節婦古今同尚可令本司依式標牓
史臣曰　闕

列傳列女第八十　魏書九十二

此傳雖在多於北史小史然亦不完

王叡　王仲興
寇猛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鄭儼
徐紇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睞之利射咳唾
之私此蓋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淪子其次
舐痔嘗癰況乃散金奉貨輸錢漢爵又何怪哉

若夫地窮尊貴嗜欲所攻聖達其猶病諸中庸
固不能免男女性能其揆斯一二代之亡皆是
物也據天下之圖持海內之命顧指如意高下
在心此乃夏桀殷紂喪二邦秦毋呂雉穢兩國
也魏世王叡幸太和之初鄭儼寵孝昌之季主
幼於前君稚於後乘閒宣淫殆無忌畏樹列朋
黨蔽塞天聰高祖明聖外彰人神繫仰御之有
術宗社弗墜肅宗不言垂拱替濟宇方六合淆
然至於隕覆且承顏色竊光寵勢等秋風氣同
夏日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誠其朋詩
人是爲疾群小也太宗時王車之徒雖云幸念
皆宜力夷險誠效兼存未如趙脩等出於近習
趨走之地坐擅威刑勢傾都鄙得之非道君子
所以賤之書其穢能備禍福之由焉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横張
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
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
仕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

刺史顯美侯謚曰敬叡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
恭宗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爲太卜中
散稍遷爲令領太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
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而爲散騎常侍侍
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
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高祖及
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圈有逸虎登
門閣道幾至御座左右侍御皆驚靡叡獨執戟
禦之虎乃退去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

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封
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
書侍郎鄭羲參代傳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
拜叡妻丁氏爲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
牽引叡曰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
餘從疑赦不亦善乎高祖從之得免者千餘人
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率
常以夜帷車載往閹官防致前後巨万不可勝
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

左右因是以受賚錫外示不私所費又以万計
及疾病高祖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
道及疾篤上疏曰臣聞忠於事君者節義彰於
臨終孝於奉親者淳誠表於垂沒故孔明至軍
不忘令終之計曾參疾甚情存遺言之益雖則
庸昧敢忘景行臣蒙天地覆載之恩荷大造生
成之德漸風訓於華夷服道教於弱冠濯纓清
朝再周二紀受先帝非分之祚明陛下殊常之
寵遂乃歷跡功舊內侍幃幄爵列諸侯位[illegible]

等欲罄聞道與知國政誠思竭盡力命以報所
受不謂事與心違忽嬰重疾每蒙聖駕親臨問
之榮治生平惠流身後之誠銜佩罔極今
所病遂篤慮必不起瞻首闕庭餘戀終日仰恃
皇造宿眷之隆敢陳愚昧管窺之見臣聞爲治
之要其略有五一者慎刑罰二者任賢能三者
親忠信四者遠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
姦宄息賢能用則功績著親忠信則視聽審遠
讒佞則疑間絕黜陟行則令臣攸敘是以欽恤惟

刑載在唐典知人則哲唯帝所難周書垂好德
之文漢史列防姦之論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又
八表既寧遐近事殊撫荒裔宜待之以寬信綏
華甸宜惠之以明簡哀恤孤獨賑卹困窮錄功
舊赦小罪擇任役薄賦斂脩福業省淫祀顧聽
政論暇賜垂鑒察使子愚衷之誠申於當世將
隆之志獲用於明時若蒙時年四十八高祖文
明太后親臨哀慟賜以溫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監
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諡曰宣王內

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高祖登城樓
以望之京都文士爲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
詔爲叡立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
祭薦并立碑銘置守冢五家又詔褒叡圖其捍
虎狀於諸殿命高允爲之讚京都士女謟稱叡
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樂詔班樂府
合樂奏之初叡女妻李沖兄子延賓次女又適
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也先入宫中其禮略
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

別帳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
人列於東西廊下及車引太后送過中路時人
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
衰絰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
利時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
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叡後追
贈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
司武威王謚曰定追策叡母賈氏爲妃立碑於
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

太原晉陽
子襲字元孫年十四以父任擢爲中散仍總中
部叡薨高祖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令領吏部
曹中部如其品職依典主部襲奉文明太后令曰都
曹尚書本曹尚書之首民所具時襲年少智愚未
周其都曹尚書令可權記使閑習政事後用不
晚終太后世寵念如初襲王爵例降爲公太后
崩後襲仍在高祖左右然禮遇稍薄不復關與
時事久之出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又轉并州

刺史十七年輿駕詣洛路幸其治供帳粗辦境
內清靜高祖頗嘉之而民庶多爲立銘置于大
路虛相稱美或曰襲所教也高祖聞而問之對
不以實因是面被責讓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
號二等二十年以事爲中尉所糾會赦免語在
常景傳景明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
曰質
子忻襲爵爲太尉汝南王悅記室參軍建義初
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征虜將軍肆州刺史謚

曰穆
子子暄襲爵武定末爲幷州驃騎府功曹參軍齊
受禪例降
忻弟誕字永安龍驤將軍正平太守亦於河陰
遇害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
子希雲舉秀才早亡
誕弟殖字永興司空掾尚書參軍
子祖幹司徒行參軍并州刺史
殖弟永業司空參軍事

襲弟椿字元壽少以父任拜祕書中散尋以父
憂去職後除羽林監謁者僕射母喪解任正始
初拜中散出爲太原太守加鎮遠將軍坐事免
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
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
可爲後法由是正光中元乂將營明堂辟雍欲
徵椿爲將作大匠椿聞而以疾固辭孝昌中尒
朱榮旣擒并肆以汾州胡逆表加椿征虜將軍
都督慰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

降下車寧撥右將軍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之
勞封遼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轉封昌定
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除持節本將軍華州刺
史尋轉使持節散騎常侍殷州刺史元曄立除
都官尚書固辭不拜永熙中行冀州事尋除使
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瀛州刺史時有風雹
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曰伏奉詔書以
風雹厲威上動天睠方訪讜辭於百辟詔輿誦於
四海寢處思切備在絲綸祇承兢感心焉靡居

伏惟陛下啓錄應期馭育万物承綴旒之艱運
纂纖絲之危緒忘餐日昃求衣未明俾上帝下
臨慼茲蓁蕘永濟溝壑而滄浪降戾作害秋
上帝照臨義不虛變竊惟風爲號令皇天所以
示威雹者氣激陰陽有所交諍殆行令殊節舒
急失中之所致也昔衛王千里寔緣敎祀之誠
炎精三舍寧非善言之力謹不空發徵豈謬應
誰謂蓋高實符人事伏願陛下留心曲聽垂神
遠察禮賢及士博舉寒門擢申滯怨振窮貧授

使夫滋水汶川之君卑居山以名儀表丹青之位
未或虛加圖土絕五毒之民援日息千門之費
巖巖廊署無不遇之士悠悠陣獨荷酒帛之
恩則物見昭蘇人知休泰徐奏薰風之曲無論
鴻鴈之歌豈不天人幸甚鬼神咸抃椿性嚴察
下不容姦所在吏民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
還鄉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為高壯時人忽
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
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尒朱榮居椿之宅榮

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獻武王之居晉陽霸朝所
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
病遂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興和二
年春卒時年六十二贈使持節都督冀瀛二
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
刺史諡曰文恭及葬齊獻武王親自弔送椿
妻鉅鹿魏悅之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
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星夜馳
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尒朱榮妻北鄉郡長

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
於財不以華飾為意撫兄子教情同己子存拯
親類所在周洽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元象中
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為後
叔明太尉參軍事儀同開府參酒死於晉陽無
子以弟子暄子為後
叡弟諶字厚誠為給事中安南將軍祠部尚書
賜爵上黨公加散騎常侍領太史事例降為侯
遷太常卿出為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還除

光祿大夫卒於官贈帛五十匹
子翔字元鳳少以聰敏循良詔充內侍自太和
初與李沖等奏決庶事迄于十六年賞賜前後
累千万是時政事多決於文明太后后好細察
而翔恭謹慎密甚被知任遷洛兼給事黃門侍
郎尚書左丞襲爵遷輔國將軍太府少卿出為
濟州刺史卒贈大將軍并州刺史子超襲
超字和善奉朝請并州中正超愛好人物輕財
重義性豪華能自奉養每食必窮水陸之味年

三十四卒
子景覽襲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受禪
例降
景覽弟景招開府集曹參軍
超弟穆字思泰元象中上黨太守卒
穆弟綽字思和員外散騎侍郎上黨王天穆以
為北道行臺郎中尒朱榮代天穆為大行臺仍
為吏部郎以預奉莊帝之勳封猗氏縣開國侯
邑五百戶永安末除征西將軍幽州刺史不之

任元曄立轉除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興和中
卒
綽弟奕司徒中兵參軍
諶弟魏誠為東宮學生拜給事中賜爵中都侯
加龍驤將軍卒贈安西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恭
子靜字元安少有公幹拜中散襲爵例降為伯
除員外郎羽林監兼尚書郎以明法除廷尉評
轉游擊將軍加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謐
虐害城民怨叛詔靜以駙慰喻咸即降下以本

使稱旨賜帛五百匹除趙郡太守以母老固辭
不拜又授征虜將軍廷尉少卿有當官之稱坐
公事左遷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孝昌初詔兼
廷尉卿尋行定州事並固辭不起三年夏除長
兼廷尉卿尋行定州事至冬病卒年五十七贈
撫軍將軍并州刺史謚曰貞無子以從子伯豫
為後
伯豫武定中北豫州開府錄事參軍齊受
禪例降

魏誠弟亮字平誠承明初擢為中散告少門法
秀反遷冠軍將軍賜爵永寧侯加給事中出
為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後轉陝州刺史坐事免
卒於家
亮子洪壽早卒
子元景正光中許復先爵降為伯卒無子
洪壽弟嶷字安壽除奉朝請稍遷中散大夫
以疾歸鄉里遂移居上黨年七十一卒
子惠字景預有文才少工詩詠知名於世未官

而卒
叔隆保冠軍將軍姑臧侯卒追贈安東將軍
并州刺史鉅鹿公謚曰靖
王仲興趙郡南欒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
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太
和中殿內侍御中散武騎侍郎給事中出入禁
內十餘年轉冗從僕射猶參營沂為齋帥從駕
征新野有功除折衝將軍屯騎校尉又命率千
餘騎破賊於鄧城除振威將軍越騎校尉賜帛

千匹高祖於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
預侍護達魯陽世宗即位轉左中郎將仍齋帥
及帝親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
衛將軍仲興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之
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為
駭震世宗於乾脯山追仲興馳入金墉城安慰
後與領軍于勁共參機要因自理馬圈侍疾及
入金墉之功乞同元于遂封上黨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戶自拜武衛及受封之日車駕每臨饗
其宅世宗遊幸仲興常侍從不離左右外事得
徑以聞百寮亦聳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
故自散爵為徐州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
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為
雍州大中正尚書後以仲興開國公嘗報過優
北海王詳嘗面啓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
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
遂至忿諍彭城諸沙門共相和解未幾復有所
競可久乃令僮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脅州以表

聞北海王詳因百僚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
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令致此紛
紜以徹荒外豈不為國醜辱也衆亦莫有應者
仲興是後漸疏不得徑入左右世宗乃下詔奪
其封邑出除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安東將
軍青州刺史
寇猛上谷人也祖父平城徙少以姿幹充虎賁
稍遷羽林中郎從高祖征南陽以擊賊不進免
官世宗踐位復叙用愛其膂力置之左右為千
史175 06

牛備身歷轉遂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家漸富侈宅宇高華妾隸充溢徵榮弟姪然不及茹皓仲興也卒贈平北將軍燕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父惠安後名謐都曹史積勞補陽武令脩貴追贈威烈將軍本郡太守及葬復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脩本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頗有膂力世宗踐阼仍充禁侍愛遇日隆然天性闇塞不閑書疏是故不參文墨世宗親政旬月之間頻有轉授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光祿卿每受除設宴世宗親幸其宅諸王公卿士百寮悉從世宗親見其母脩能劇飲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于禁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父也百寮自王公以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塡塞門街於

京師為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亦皆出官時將馬射世宗留脩過之帝如射宮脩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門而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窆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戚容或與賓客姦掠婦女裸觀從者噂嗒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為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諷糺其罪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小薄初王顯祗附於脩後因忿鬩密伺其過規陷戮之而脩過短都不悛防顯積其前後愆咎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檦謀匿玉印事高肇甄琛等構成其罪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曲事於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乃爭共糺擿助攻治之遂乃詔曰小人難育朽木不彫

長惡不悛豈容撫養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領扈
左右趙脩昔在東朝選充臺皂以所經見長難
遺之故簉豢業之初仍引西禁雖地微器陋非所
宜採然識早念生遂陛名級自蒙洪灌光昏日
甚驕傲滋恩加輕慢不識人倫之體不悟深
淺之方陵獵王侯輕卑卿相門賓巷士拜卬不
接鄙氣豪心仍懷鄙塞比聽葬父偃暴閭居
京造宅殘虐徒旅又廣張形勢妄生矯託與雍
州人趙僧擦等陰相傳納許受王印不軌不物

日月滋甚朕猶愍其宿隸每加覆護而擅威弄
勢侏張不已法家耳目並求憲網雖欲捨之辟
實難爽然楚履既墜江若徘徊鍾牛一聲東向
改釁脩雖小人承侍在昔極辟之奏欲加未忍
可鞭之一百徙敦煌為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
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朕昧於勵物育茲豺
虎顧尋往謬有愧臣民便可時勑申沒以謝朝
野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樗蒲篡計未及
暴而羽林數人相續而稱詔呼之脩驚起隨

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罰
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
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背博碩堪忍楚
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
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
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
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
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絕之示己之疏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讓之本名要隨劉駿

巴陵王休若為將至彭城是時南土飢亂遂寓
居淮陽上黨皓年十五六為縣金曹吏有姿
見謹惠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
陽舉充高祖白衣左右世宗踐祚皓侍直禁中
稍被寵接世宗每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輿皓
奮衣將昇黄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世宗親
政皓眷寵日隆又以匠園之勞當攝補南外將
軍時趙脩亦被幸見皓為外守皓亦
慮見危禍不樂內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加厲威

將許其父因皓訟理舊勳除泰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郡境相接皓□於於去內不以疏外爲感及趙脩得罪敗竟獲全免雖起微細爲守乃清簡公事世宗幸鄴講武皓啓求朝趙解郡授左中郎將領直閤寵待如前皓既宦達自云本出鴈門鴈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爲肆州大中正府省以聞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爲山於天淵池西採掘北邙及南山佳石

徙竹汝潁羅蒔其間經構樓館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世宗心悅之以時臨幸遷冠軍將軍仍驍騎將軍皓貴寵日升關與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祇憚附之皓弟年尚二十擢補員外郎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世宗爲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爲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許詳勸強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延明乃從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而猜忌經紀陰有納受貨

產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之及也是時世宗雖親万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爲國從先帝之勞更希進舉初脩之寵北海王詳皆附納之又直閤將軍劉胄本爲詳所薦常感詳恩皓相承望並共來往高肇素疾諸王常規陷害既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世宗云皓等將有異謀世宗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賢陳掃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

皓等皆詣南臺旦奏處罪其晚就家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食椒而死皓子懷朗仕至南青州刺史興和初以罪賜死子姪徙邊

胄字元孫河間人始爲北海王詳所舉六輔時出守本郡以皓俱起鄴宮講武亦自乞留至洛又不叙用詳又爲啓晚乃作下將軍直閤

季賢起於主馬世宗初好乘因是獲寵位至殿中將軍司藥丞仍主廄與茹皓通知庫事

皓躬望漸隆引其兄為朝請直寢娶武昌王鑒妹
季賢又將娶洛州刺史元拔女並結託帝戚以
為榮援云
掃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掃靜能為世宗典
櫛梳義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
相侔官敘不異掃靜者義恭姊也情相親薄至
家不諧義恭恒忿恨之親經世宗訴其欺侮世
宗以其左右兩護之二人皆承奉茹皓皓亦並加
接眷而掃靜偏為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略不歸

休皓敗掃靜亦死於後義恭小心謹慎頗少
語皓等死後彌見親信長侍左右與劉騰祕密世
宗不豫義恭晝夜扶侍崩于懷中靈太后臨政
義恭諂附元叉又有淫宮多在其宅[illegible]
御出為東秦州刺史建義後歷內外顯職武定
初卒於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
敏司空李沖之盛寵也邕
家頗給按磨[illegible]

子游處人有業[illegible]諂於沖者時託之以自通高
祖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世宗即位及親
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為宗援然亦不甚相
附也邕稍遷至殿中將軍猶帶監職邕父台太
和中歷郢州刺史[illegible]家父之以邕寵召拜太常
少卿尋為荊州大中正出除征虜將軍荊州刺
史怡乃致其母喪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以
老乞解州任還拜光祿大夫轉金紫光祿卒贈
鎮東將軍相州刺史世宗每出入郊廟脩恒以

常侍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
人為諭號為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荊邕轉給
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為荊州大中正乃罷轉長
兼散騎侍郎領左右直長出入禁中復為荊州
大中正邕弟尚中書舍人出除南陽太守怡辭
荊州世尚求解郡與父俱還未至京師遂除步
兵校尉邕祖嶽[illegible]葬代京喪自平城還葬南陽
贈平遠將軍青州刺史[illegible]邕兼給事黃門
假轉太府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在州貪

縱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
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拷
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冤臺遣中散大夫孫
景安研檢事狀邕坐處死會赦得免猶當除名
自理經年臨淮王彧時爲廷尉久不斷決孝昌
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本出寒
微少以善於鼎俎進飪出入久之拜中散累遷
冗從僕射嘗食典御世宗以其質直賜名剛焉

稍遷奉車都尉右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加游擊
將軍城門校尉遷武衛將軍仍領典御又加通
直散騎常侍詔曰太和之季蟻寇侵疆先皇於
不豫之中命師出討撫戎暴露鑾御乖和朕屬
當監國弗獲隨侍而左右服事唯藉忠勤剛於
違和之中辛勤行飪追遠錄誠宜先推敘其以
剛爲右衛大將軍後領太子中庶子世宗崩剛
與侍中崔光迎肅宗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
陽縣開國侯邑千二百戶俄爲侍中撫軍將軍

恒州大中正進衛將軍表讓侍中詔不許進爵
爲公以給侍之勞加賞散伯熙平初除左衛將
軍餘官如故侍中游肇出爲相州剛言於靈太
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先帝所知四
海同見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
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
孫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
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爲我舉食然公坐對集
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爲御史中尉

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爲
之言於靈太后侯剛歷仕前朝事有可稱纖芥
之疵未宜便致於法靈太后乃引見廷尉卿裴
延儁少卿袁翻於宣光殿問曰剛因公事掠人
邂逅致死律文不坐卿處其大辟竟何所依翻
對曰案律邂逅不坐者謂情理已露而隱避不
引必　其款言謂撾撻以理之類至於
此人　問已依引告要不宜忘濫加箠扑
按剛口唱打殺撾築非理本有殺心事非邂逅

處之大辟未乖憲典太后曰深等且還當別有
判於是令曰廷尉執處侯剛於法如猛剛既意
在為公未宜便依所執但輕戮以命理無全捨
可削封三百戶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為失意
剛自太和進食遂為典御歷奉三帝二太后
將三十年至此始解未幾加散騎常侍御史中
尉元匡之廢也太后訪代匡者剛為太傅清河
王懌所舉遂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常侍衛
尉如故及領軍元叉執政擅權樹結親黨剛長

子叉之妹夫乃引剛為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尚
食典御以為枝援俄加車騎大將軍領左右復
前削之封尋加儀同復領御史中尉剛啟軍旅
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封邑俸粟賑給征人肅宗
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餘官如故初元叉之解
領軍也靈太后以叉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
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為散騎常侍冀州刺
史將軍儀同三司剛行在道詔曰剛因緣時會
恩隆自久擢於凡品越昇顯爵往以微勤賞同

利建寵靈之極超絕夷等曾無犬馬識主之誠
方懷梟獍返噬之志與權臣元叉婚姻朋黨虧
違典制長直禁中出一入迭為夜防又與劉
騰共為心膂閒隔二宮逼勢內外且任居繩憲
糾察是司正[illegible]務[illegible]勢同[illegible]方嚴[illegible]枉服
貞良斥任凶戚以直為曲不忠不道深暴民聽
附下罔上事彰幽顯莫大之罪難從宥原封爵
之科理宜貶奪可征虜將軍餘悉削黜剛終于
家永安中贈司徒公

剛長子詳自奉朝請稍遷通直散騎侍郎冠軍
將軍主衣都統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
焉正光中又請以詳為燕州刺史將軍如故欲
為家世之基孫進後將軍五年拜司徒左長史
領嘗藥典御燕州大中正興和中驃騎將軍殷
州刺史還朝久而卒

鄭儼字季然滎陽人容貌壯麗初為司徒胡國
珍行參軍因緣為靈太后所幸時[illegible]知也
遷員外散騎侍郎仍後靈太后[illegible]寶夤西征

以儼為開府屬孝昌初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嘗食典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為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為謀主紇以儼寵幸既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動內外城陽王徽微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通直郎散騎常侍平東將軍武衛將軍領羽林都將右衛將軍仍散騎常侍中軍將軍中書令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肅宗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也尒朱榮舉兵向洛以儼紇為辭榮適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先為滎陽太守至是儼與仲明欲據郡起衆尋為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

子文寶從出帝殁關西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有名理頗以文詞見稱察孝廉對策上第為主祖拔為[illegible]請[illegible]宗初除[illegible]史[illegible]人[illegible]適修選

通直散騎侍郎及脩誅坐黨徙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流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又以文翰待之及領軍元乂之害懌也出紇為鴈門太守紇稱母老解郡還鄉至家未幾尋入洛飾兒事乂大得乂意及乂父繼西鎮潼關以紇為從事中郎尋以母憂歸鄉里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為懌所顧待復起為中書舍人紇又曲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亦可通情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為紇秉筆承其指授尋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黃門舍人如故紇機辯有智數當公斷決終日不以為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諛時

豪勝已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薄焉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尒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爲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御馬十匹東走兗州紇弟獻伯爲北海太守獻伯弟季彥先爲青州長史紇使人告之亦將家南走羊侃時爲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

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爲行臺與齊獻武王督諸軍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蕭衍侃信之遂奔衍文筆駮論數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史臣曰 闕

列傳第八十一　魏書九十三

列傳閹官第八十二　魏書九十四

宗愛　仇洛齊

段霸　王琚

趙黑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嶷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鸞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夫宮腐之族置於閹寺取則天象事歷百王有弗全品任事宮掖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辟俯仰當寵擅權斯則伊戾豎刁因而禍兩國石顯張讓所以翦二京也豈非形質既虧生命易忽

暨亘以降靡不懼哉言尚此乃苟且之事由變不已
也干者殷鑒宜改往轍而後庭婉孌遊宴之地
椒房留連終見任使巧佞由之而自達權幸僥
然而復歸斯蓋其由來遠矣非一朝一世也魏
氏則宗愛殺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竊官
爵盜財賄乘勢使氣爲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
今謹錄其尤顯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罪爲閹人歷碎職至中
常侍正平元年正月世祖大會於江上班賞羣

臣以愛爲秦郡公恭宗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
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恭宗每銜之給事仇尼道
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世祖頗
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爲懼道盛等案其事遂
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世祖震怒恭
宗遂以憂薨是後世祖追悼恭宗愛懼誅遂謀
逆二年春世祖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
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祕不
發喪以延疋二人議以高宗沖幼欲立長君徵秦

王翰置之祕室提以高宗有世嫡之重不可廢
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
愛負罪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
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
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
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
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
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愛
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

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爲愛必有趙高
閻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
黃門賈周等夜殺余事在余傳高宗立誅愛
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出馮
翊重泉款石虎末徙鄴因移頭仕慕容暐爲烏
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
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御史嵩有二子長
曰廣小曰盆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爲子因爲之

姓仇初嵩長女有姿色云爲閔宮閹閔破入慕
容儁又轉賜盧豚生子魯元有寵於世祖而知
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世祖世祖爲訪
其舅是時東方罕有仕者嵩公益宗不樂入平城
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爲兄弟
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之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
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
入言于世祖世祖問其才用所宜將授之以官
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爲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宮

闈耳而不言其養子世祖矜焉賜以奴馬引見
尋拜武衛將軍儀同而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
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民戶隱匿漏脫者多東
州既平綾羅戶民樂葵因是請採漆供爲綸
綿自後逃戶占爲細繭羅穀者非一於是雜營
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民多私附
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
從平涼州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遷
南將軍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平東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都[illegible]官興安二年卒諡曰康
養子儼襲柔和敦敏有長者風太和中爲虎牢
鎭將初洛齊貴盛之後廣益生他事求世祖以
其非仇氏子不與焉爲還取侯家近屬以儼爲子
後欲還本而廣有女孫配南安王楨生章武王
彬即中山王英弟也仇妃聞而請儼曰由我仇
家富貴至此奈何一旦孤背恩養也楨時在內
都主司品臣儼懼於奴悉畏憚之遂不敢九年
卒諡曰靜

子振襲稍遷至中堅將軍長水校尉廣益並
善營產業家于中山號爲巨富子孫仕進至
州上傳
騰曾孫儁位至龍驤將軍驍騎將軍寧平男
段霸鴈門原平人父乾慕容垂廣武令太祖初
遣騎略地至鴈門霸年幼見執因被宮刑乾奉
率鄉部歸化霸少以謹敏見知稍遷至中
常侍中護軍[illegible]尚書領壽安少府賜爵
武陵公出爲安東將軍[illegible]州刺史世祖親幸內

外大明黜陟前定州治中張祐也告霸前在定
州濁貨貪穢使道路財歸之鄉里召霸定對
霸不肯引世祖以獻近臣而不盡實由此益怒
欲斬之恭宗進請遂免霸為庶人
霸從弟榮雍州別駕兄弟諸從遂世居廣武城
修飾有士風

王琚高平人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
史琚以泰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
叙用稍遷為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加寧南將

軍高祖以琚雅奉先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侍
後為侍中征南將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徵還
進為征南將軍進爵高平王侍中如故遷還冀
州高祖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存問周
至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
後賜以車馬衣服雜物不可稱計後降爵為公
扶老自平城從遷洛邑高祖以其朝舊遣左右
勞問之琚附表自陳初至京多蒙賜帛二百
疋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太和二十年冬卒時年九
十贈征南將軍冀州刺史諡曰靖
養子寄生未襲而亡
子益海襲祖琚爵初琚年七十餘賜得世祖時
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敏有母德內外婦孫百
口奉之肅若嚴君家內以治益海官至青州樂
陵太守

趙黑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
內溫人也五世祖術晉末為平遠將軍西夷校
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為閹
人改名為黑有容貌恭謹小心世祖使進御

膳出入承奉初無過行遷侍御典監藏拜安遠
將軍賜爵睢陽侯轉選部尚書能自謹厲當官
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顯祖將傳
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群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
者唯源賀等詞義正直不肯奉詔顯祖怒變色
復以問黑黑曰臣愚無識信情惑意伏惟陛下
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下恍其盛明萬物懷其
光景元元之心願々崇茂九聖陛淵遠欲頤神

咏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顯祖默然良久遂傳祚于高祖黑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是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顯祖與黑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荊州選部監公孫邃為幽州黑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勳能俱立不過列郡令訢皆用為方州臣實為惑顯祖疑之曰公孫邃且止遠最為訢厚於是黑與訢遂為深隙訢見列黑為監藏時多所截沒先是法禁寬緩百司所典與官並食故多所損折遂黜為門士黑自以為訢所陷歎恨終日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為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典選部奏言訢專恣訢遂出為徐州刺史及訢將獲罪也黑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在於職事出為假節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入進爵為王克己清儉憂濟公私時有人發

私賂黑曰以官祿尚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無所納高祖文明太后嘉之賜帛五百匹穀一千五百石轉冀州刺史太和六年秋薨於官詔賜絹四百五十匹穀一千斛車牛二十乘致柩至都追贈司空公謚曰康黑養族弟道奴第四子熾為後

熾字貴樂初為中散襲黑爵後降為公官至揚州安南府長史加平遠將軍元嵩之死壽春也熾變分安輯微有聲稱神龜中卒贈光州刺史黑為定州與熾納鉅鹿魏幹女有二子

長子拯字景則襲父侯爵官至樂陵太守卒贈左將軍滄州刺史

拯弟儁之字仲彥輕薄無行為給事中轉謁者僕射為劉騰養息倚以閹官餘資賂遺權門頻歷顯官而卒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父瓚姚泓安定護軍泓滅赫連屈丐所得人懷危懼亡奔者相屬瓚獨率眾拒守見殺小沒入宮刑入魏平統萬遂從

平城内侍東宮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
中散每從征伐屢有戰功多獲賞賜世祖幸瓜
步慮有北寇之虞乃加小左衛將軍賜爵沈陽
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遷給事中綰太僕曹
乃請父琰贈謚求更改葬詔贈振威將軍秦州
刺史石安縣子謚曰戴轉小領軍部課理有方
畜牧蕃息出爲冠軍將軍并州刺史進爵中都
侯州内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
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

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
讎小之爲并州以郭祚爲主簿重祚門才兼任
之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家世寒微父孟舒劉
裕西征假洛陽令及宗之貴幸高宗贈孟舒平
南將軍洛州刺史鞏縣侯謚曰貞初殷氏宗文
邕聚黨於伊闕謀及逼懷孟舒等文邕敗孟舒
走免宗之被執入京充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爲
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遂闕四字　常侍儀

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公出爲
散騎常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以在官有稱
入爲内都大官出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冀州
刺史又例降爵爲侯太和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九贈
建節將軍懷州刺史謚曰敬
宗之兄子蘇龍中書侍郎東宮中庶子兼宿衛給
事加寧遠將軍賜爵洛陽男轉殿中給事出爲
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侯復爲
殿中給事中常侍卒贈洛州刺史謚曰靖始宗

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劉義隆儀同三司思
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
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内預見訪採數蒙賜賚
蕭兄子超業後名彥幼隨姑入國娶王氏之女
賴其給贍以自濟歷位太尉長史武衛將軍齊
州刺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彥
時來往蕭所嘗貸致敬稱名呼之爲姑卒於河陰
遇害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白年西河太守宗之蘇兄子龍紹爵

騫字孝業高祖初以恭謹文史出補遷員外郎京
兆王太興長久之除義陽太守後爲司空劉騰諮議
參軍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
年六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子顥邵郡太守卒贈荊州刺史
顥弟瓌中散大夫
瓌弟瑛武定中豫州征西府長史諸宦官皆世
衰唯趙黑及宗之後家僮數百通於士流
劇鵬高陽人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

充宦官性通率不以閹闒爲恥文明太后時亦
見眷遇爲給事中高祖遷洛常爲宮官事幽后
后之惑薩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而卒
兄買奴亦爲宦者歷位幽州刺史才志遠不及
鵬是時有李豐之徒數人皆被眷寵出入禁闈並
致名位積貲巨万第宅華壯文明太后崩後乃
漸衰矣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父成扶風太守世祖
末坐事誅祐充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賜爵

黎陽男稍遷散騎常侍仍綰內藏曹是時文明太
后臨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承合旨寵幸冠
諸閹官特遷爲尚書加安南將軍進爵隴東公
仍綰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叡等俱
入入議太后嘉其忠誠爲造甲宅宅成高祖太
后親率文武往燕會焉拜散騎常侍鎮南將軍
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於太華庭備威
儀於宮城之南觀者以爲榮高祖太后新幸其
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

曾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
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太和十年
卒年四十九高祖親臨之詔鴻臚與護喪事
賜帛千匹贈征南大將軍司空公諡曰恭茂公葬日
車駕親送出郊
祐養子顯明後名廣少歷內職有姿兒汝陽王
繼以女妻之襲爵隆例降隴東公又降爲侯遷洛
廢竟二十餘年虛爵而已熙平初爲員外常侍
兼衛尉少卿以元叉姊壻故越次而授焉尋以龜

二年冬靈太后爲肅宗采名家女處女入充世
婦未幾爲嬪卽乂甥也正光三年正少卿尋出
爲撫冥高平鎮將卒
子迥洛襲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於直谷自言其先
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爲安定太守董卓亂懼誅
由是易氏卽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
乾王反叛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逸得
免嶷獨與母没內京都遂爲宦人小心慎密恭
以奉一沉跡冗散經十九年後以忠謹被擢累
遷爲中常侍安西將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
定公台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
高祖大明太后嘉之以爲殿中侍御尚書領中
曹如故以統宿衛俄加散騎常侍高祖太后每
出遊幸嶷多驂乘入則後宮導引太后既崩之
後徵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賞賜衣馬將
差高祖執手謂之曰老人歸途幾
路太和十二年遷都曹加侍中

祭酒尚書領中曹　後降爵爲侯睹生卒贈
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
百疋以供喪用又別徙勞尉加嶷大長秋卿嶷
老疾頻乞外祿乃以爲鎮西將軍涇州刺史特
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高祖餞於西郊樂陽殿
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詔嶷赴洛以刺史從
駕南征常參侍左右以嶷耆舊每見勞問數追
稱嶷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
誕同例軍回還州嶷以故老前宦爲政多守往
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舊族簡於接禮自性酷
薄雖弟姪甥壻略無存潤後數年卒於州先以
從弟老壽爲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嶷死後
二人爭立嶷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爲後
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本族給奴
婢三十口嶷前後賜賞奴婢牛馬蓋數百千他
物稱是
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
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

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即攝鞫問皆與風聞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即主謹案石榮籍貫兵伍地隔宦流處世無入朝之期在生絕冠冕之望遭時之運逢非次之擢以犬馬延慈簪纓恩念身微至貴位階方岳不能懷恩感德上酬天施栖答彰遐邇響籍京虛老壽種類無聞氏姓莫紀丐乞刑餘之家覆養閹人之室蒙國殊澤預班爵序正宜治家假內穆敦誠閨庭方恐其淫姦換妻易妾然前在

洛州還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於道路老壽同敝笱之在梁若其原疑之無別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理罪鴻臚削爵詔可其奏老壽常氏万敵弟女也老壽死後收紀家業稍復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三女並嬪貴室為老壽祖父皆造碑銘自洛就鄉而建之西方云其谷出二貴人

石榮者從主書出進為州六曰被劾後遂便窮頓

子長寶武定中青兗州刺史與任冑廣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党不蒙俱為羌中彊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氏鉗耳世宗時復改為王焉自晉世已來恒為渠長父守貴為郡功曹卒遇既貴追贈安西將軍秦州刺史澄城公遇坐事腐刑為中散遷內行令中曹給事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富平子遷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進爵宕昌公拜尚書轉吏部尚書仍常侍例降為侯出為安西

將軍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高祖對李沖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罪沖言果爾遇合死也高祖曰遇舊人未忍盡之當止黜廢耳遂遣御史馳驛免遇官奪其爵收衣冠以民還私第世宗初兼將作大匠未幾拜光祿大夫復其爵廢后馮氏之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常更奉接往來祗謁不替舊敬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后皆受而不讓又至其館遇夫妻迎送謁伏侍立執臣

妾之禮遇性巧彊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
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脩
廣文昭太后墓園太極殿及東西兩堂內外諸
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
驅馳與少壯者均其勞逸又長於人事留意酒
食之間每逢享讌具設饌果餅膳精豐然競於
榮利趨求勢門進倩之寵也遇往還宗承受勅
為之監作第宅增於本旨督擊作人莫不嗟怨
卒于官初遇之疾也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

臨問視其危惙為之泣下其家奉諸貴致相悲
悼如此贈使持節鎮西將軍雍州刺史侯如故
始遇與抱嶷並為文明太后所寵前後賜以奴
婢數百人馬牛羊他物稱是二人俱號富室
遇養弟子屬本郡太守稍遷至右衛將軍襲爵
宕昌侯產業有過于遇時
苻承祖略陽氐人也因事為閹人為文明太后
所寵自御廐令遷中部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
將軍賜爵略陽侯兼典選部事中部如故轉吏
部尚書仍領中部高祖為造甲第數臨幸之進
爵略陽公安南將軍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
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
贓應死高祖原之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
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
頗解書學為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祕書中散加
寧朔將軍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為侍御給事
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復特加前將軍進爵魏

昌侯轉選部尚書加員外散騎常侍出為鎮遠
將軍瀛州刺史質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姦糾
慝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
戮號為威酷高祖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
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
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寶掌以為
榮入為大長秋卿未幾而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高宗初因事為閹人
文明太后臨朝稍遷至中給事中賜爵魏昌伯

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
見任用高祖遷洛轉給事中拔爲太僕卿檢課牧
產多有滋息世宗初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
本州之榮同於王質質在受納家產巨万值京
兆王愉反於冀州堅勒衆征愉爲愉所破代還
遇風疾拜光祿大夫數年卒贈撫軍將軍相州
刺史賵帛五百匹以弟子雲昌爲後襲爵魏
昌伯爲羽林監置後

秦松不知其所由來太和末爲中尹遷長秋卿賜

爵高都子有罪爵除世宗復其爵起爲光祿大夫
領中常侍遷平北將軍領長秋卿出爲散騎常
侍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
謚曰定

白整者亦因事腐刑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敏著
稱稍遷至中常侍太和末爲長秋卿賜爵雲陽
男世宗封其妻王氏爲雲陽縣君卒贈平北將
軍并州刺史

劉騰字青龍本平原城民徙屬南兗州之譙郡
幼時坐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高祖之在
懸瓠騰使詣行所高祖問其中事騰具言幽后
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
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兗采召民女及還遷
中給事轉遷中尹中常侍特加龍驤將軍後爲
大長秋卿金紫光祿大夫太府卿肅宗踐極之
始以騰預在宮衞封開國子食邑三百戶
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之勳除崇訓太僕
加中侍中改封長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

戶拜其妻魏氏爲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賚亞
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爲郡守尚書郎騰曾疾
篤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衞將軍儀同三司餘官
仍舊後疾瘳騰之拜命肅宗當爲臨軒會日
大風寒甚而罷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
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姦謀有餘善射人意
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栖
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
皆主修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爲郡帶戍人

資趣清河王懌抑而不與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叉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肅宗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又使中常侍賈粲假言侍肅宗書密令防察叉以騰為司空公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叉為外禦騰為內防迭直禁闥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叉騰之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

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鄰居廣開室宇天下咸患苦之正光四年三月薨于位年六十賵帛七百匹錢四十萬蠟三百斤鴻臚少卿護喪事中官為義息衰絰者四十餘人騰之初治宅也奉車都尉周特為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

至是果死廳事甫成陳屍其下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騰之葬日閹官為義服杖絰衰縞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之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蕭衍太后大怒因徙騰餘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世宗末漸被知識得充內侍自肅宗訓承為

長兼中給事中中常侍兼典御轉長兼中常侍光祿少卿光祿大夫靈太后之廢粲與元叉劉騰等伺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叉也靈太后與肅宗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粲紿太后曰侍臣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肅宗於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粲既叉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

兄緒為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為西平太守。比景代下，已轉武威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景，以乂、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景為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資財沒於縣官。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高宗時，坐宗人劫賊被誅，範宮刑，為王琚所養，恩若父子。往來出入其家。範為中謁者，轉黃門中謁者、僕射、中給事中、射聲校尉，加綏遠將軍，為中尹。世宗崩，高陽王雍攝政，出為白水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后臨朝，徵為常侍、崇訓太僕，領中嘗食，典御。賜爵華陰子，為平西將軍、華州刺史。中官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所司非要，故得早遂其請。父子納貨，賦役兵民，為御史所糾，子遂逃竄，範坐得散，於京師遂廢於家。後靈太后念範勳舊，乃以範為中侍中、安南將軍，尋進鎮南將軍、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贈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少以罪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除中謁者僕射。高祖意有所欲，軌瞻候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與進御食。于時高祖不豫，帝居禁中，晝夜無懈。車駕還，賜帛百匹。景明中，為嘗食典御，本僕射如故。轉中給事中、步兵校尉，勑侍東宮。延昌末，遷中常侍、中嘗食典御、光祿大夫，賜始平伯，統京染都將。轉崇訓太僕少卿。遭母憂，詔遣主書常顯景弔慰，又起為本官，進安東將軍、崇訓衛尉卿。久之，

超遷中侍中、撫軍將軍，典御、崇訓如故。尋除中軍將軍、燕州大中正。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肅宗所幸潘嬪以軌為假父，頗為中官之所敬憚。建義初，軌迎於河陰，詔令安慰宮內，進爵為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遷衛將軍。其年八月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諡曰孝惠。

養弟子仲慶襲爵，歷征鎮軍將軍、光祿大夫。卒，子胤龍襲。齊受禪，例降。

王溫字桃湯趙郡欒城人也父冀高邑令坐事被誅溫與兄繼叔俱充宦者由祖以其謹慎補中謁者小黃門轉中黃門鉤盾令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中給事東宮加左中郎將世宗之崩羣官迎肅宗於東宮溫於卧中起肅宗與保母扶抱肅宗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宰慮中人朋黨出為鉅鹿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后臨朝徵還為中常侍光祿大夫賜爵欒城伯安東將軍領崇訓太僕少卿特除使持節散騎常侍

撫軍將軍瀛州刺史還除中侍中進號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如故孝昌二年封欒城縣開國侯邑六百戶溫後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於是改封武陽縣開國侯邑如故建義初於河陰遇害年六十六永安初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養子四哲襲齊受禪例降

孟鸞字龍兒不知何許人坐事充閹人文明太后時王遇有寵鸞以謹敏見遇左右往來方山營諸寺舍由是漸見眷識靈太后臨朝為左中郎將中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黯黑於九龍殿下暴疾卒身不攝扶載歸家其夜亡鸞初出靈太后聞之曰鸞必不濟我為之憂及奏其死為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者也遂賜帛二百匹黃十匹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為設二百僧齋賜助施五十匹同類榮焉

平季字稚穆燕國薊人祖濟武威太守父雅州

秀才與沙門法秀謀反伏誅季坐腐刑入事宮掖久之除小黃門以忤旨出為潞縣令不拜仍除奉朝請靈太后反政授寧朔將軍長水校尉領黃門令轉前軍將軍中給事中時四方多事太后每令季出使於外後慰勞西軍還至潼關華州光人舜明等據嶮作逆都督婁道明不能進討會舜明遣十餘人詐降入道明軍闘遂散出為浙興太守肅宗崩與尒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超拜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尋除撫軍

將軍中侍中以參謀之勳封元城縣開國侯食
邑七百戶仍加金紫光祿大夫幽州大中正尋
攝燕安平營中正前廢帝以為車騎將軍右光
祿大夫中侍中如故永熙中加驃騎將軍季遇
疾詔遣使存問三年九月卒天平初贈使持節
都督幽燕安平四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幽州刺
史中侍中將軍侯如故初季以兄
叔良爲襲季爵卒
子世胄襲爵齊受禪例降

封津字醜漢渤海蓚人也祖羽真君中爲薄骨
律鎮副將以貪汙賜死父令德與兄寶安寶伏
誅令德以連坐從法付受刑給事宮掖積官久
之除中謁者僕射遷奉車都尉肅宗初冀州大
乘賊起詔津慰勞之世不居樂將故不爲州鄉
所歸靈太后令津侍肅宗書還常山太守孝昌
初除中侍中加征虜將軍仍除崇訓太僕領宮
室都將冀州大中正遷加金紫光祿大夫二年
封東光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鎮南將軍兼
行關右慰勞大使出爲散騎常侍征東將軍濟
州刺史永安初中侍中衛將軍轉大長秋左
光祿大夫太昌初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津少
長宮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為機悟天平初
除開府儀同三司本將軍懷州刺史元象初復
為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興和二年卒年六十
二贈都督冀滄瀛幽安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
公冀州刺史諡曰孝惠
養兄子業襲爵齊受禪例降

津兄憑字元舒當時進亂後會赦免太和中奉
朝請冀州趙郡王幹田曹參軍定州彭城王勰水
曹參軍給事中越騎校尉以討大乘功除寧
中郎將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中歷相殷
武邑二郡太守尋除征虜將軍光州刺史還爲
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轉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
大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初津被敕營宮常父
廣平王陵永熙中以營陵功封津城陽縣開國
子邑三百戶津自有封啟轉於憑後除衛

史175 051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興和三年夏卒年六十七憑
無他才伎始終資歷皆由於津津卒之後憑宗
無贈
子靈壽襲齊受禪例降
津從兄容光祿大夫
子宗顯司徒掾
劉思逸平原人父直武邑太守與元愉反於信
都伏誅思逸少充腐刑初為中小史轉寺人久
之除小黃門拜奉朝請坐事免後除東莞太

守思逸雖身在閹寺而性頗豪率輕薄無行好
結朋遊又除左將軍太長秋卿還中侍中平東將
軍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
毛暢者咸以閹寺在肅宗左右而並黠了甚
見知遇俱為小黃門每承間陳元叉之惡於
肅宗元叉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
政未即戮叉時內外喧喧云叉還入知政事
暢等恐禍及己乃啟肅宗欲詔右衛將軍楊
津密往殺叉詔書已成未及出叉妻知之告太
后言景嵩暢與清河王亶欲廢太后太后信
之責暢暢出詔書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
廢己狀意稍小解然叉妻構之不已遂致疑
惑未幾出暢為頓丘太守後復出景嵩為魯
郡太守乃密令御史掩暢暢走免尋捕殺之景
嵩因入郡太后數其與暢同計之事大致嫌責
後為陽城滎陽二郡太守孝靜時位至中侍
中坐事死
史臣曰　闕

列傳閹官第八十二　魏書九十四

匈奴劉聰　羯胡石勒
鐵弗劉虎　徒何慕容廆
臨渭氐苻健　羌姚萇
略陽氐呂光

夫帝皇者配德兩儀家有四海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也三代以往守在海外秦吞列國漢并天下逮桓靈失政九州瓦裂曹武削平寇難魏文奄有中原於是偽孫假命於江吳僭劉

盜名於岷蜀何則戎方椎髻之帥夷俗斷髮之魁世崇凶德罕聞王道扇以跋扈忻從放命加以神州避地華士遷離思託號令之聲念邀風塵之際因虞候隙仍相君長偷名竊位狼戾一隅至乃指言井絡假上帝之祉妄說黃旗云人君之氣於斗不出江漢語地僅接褒斜而謂握皇符秉帝籍三分鼎立比蹤王者所人必笑其在茲乎若是蠻夷可擬於周王夫差容比於漢祖尉他定黃屋之尊子陽成縮蹕之貴其然

亂及鍾會一舉之威士治偏師之勢而使騾車西至侯蓋北首天人弗許斷可知焉晉年不永時逢喪亂異類群飛姦凶角逐內難興於戚屬外禍結於藩維劉淵一唱石勒繼響二帝沈淪兩都傾覆徒何仍釁氐羌襲梗夷楚喧聒注胡虜殺掠於汾涼兼有張赫山河之間顧恃險遠之固各言應曆數人謂遷圖鼎或畏相吞噬迭為驅除或狼戾未馴俟我斧鉞太祖奮風衛於參合鼓雷電於中山黃河以北靡然歸順

矣世祖以叡略潛舉靈武獨斷以夫僭偽未夷九域尚阻慨然有混一之志既而戎車歲駕神兵四出令國兒敵伐罪弔民遂使專制令握威福者西自流沙東極滄海莫不授館於東門懸首於北闕矣惟夫窮髮遺虜未拔根株微孽殘狡尚餘栽櫱而北踰翰漠折其肩髀南極江湖抽其腸胃雖骸骨僅存脂膏咸盡視息纔餘魂識久逝高祖聖哲時乘遷居改作日轉雲移風行電掃辮髮之渠非逃則附卉服之長琛貢繼

入徇以侍子不至取亂乘機五十一拓六師驅
路鞠其武臣驍帥傾其湯池石城向使時無蕭
墻之禍民無鼎湖之思氏可焚原牧服臣削
引弓之左衽苑龍荒以牧馬南則巢蠻
鯢變氷夷之文身化爲於人俗矣以春
内款華陽稽服䇿後陰憂於繫頸以冲
子踐祚儀則毋后當陽務崇寬政取和朝野置
荒遐於度外隷蠻夷於雞肋而黠狄淪胥種落
離弍小虜帥飄然窮而歸我矜其眼目忽厥顛亡

反之於故庭復之以保塞魏道將虧禍當權埶
事僻於中氏瞥於外壃場崩騰藩籬傾駭陰朔
委命之倫雲蒸霧務合上失其道下極其難政亂
如風草師亡猶彈丸十數年間中區殄悴而江
湄巨狡窺覦上國毗地肆毋爲我邊鄙既相
率馬首南向白山濁水孤鼠羣遊魏德雖衰天
命未改接隊扶危齊武電發身宰世大濟橫
流和戎略遠川谷窮輶軒四指喻以德音
乃舟車接次駝驢銜尾烽析不警尉候空設而

水鄉大猾好利志在納我逋叛北爲糞斧遂有
寒山之戰渦陽紛合僞楚役其巢穴行以
餓卒綱貫爲死纏虜那瑯亦殲殪自二百許
年僭盜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焉猶衆星環於
斗極百川之赴溟海今總其僭僞列於國籍俾
後之好事知僭盜之終始焉

匈奴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冒頓之後也漢高祖
以宗女妻冒頓故其子孫以母姓爲氏祖豹爲
左賢王及魏分匈奴之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

帥豹雖分屬五部然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父
淵形容偉壯膂力過人晉初爲任子在洛陽豹
卒淵代之後改帥爲都尉以淵爲北部都尉楊
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
鄉侯後坐部民叛出塞免官永寧初成都王穎
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及齊王冏長沙
王乂與穎等自相誅滅北部都督劉宣等竊議
反叛謀推淵爲大單于時淵在鄴乃使呼延攸
以此謀告之淵請歸會葬穎不許穎爲皇太弟

以穎爲大弟屯騎校尉晉惠帝之伐穎也以淵
爲輔國將軍都督北城守事及惠帝敗以淵爲
冠軍將軍封盧奴伯既而并州刺史司馬騰幽
州刺史王浚起兵伐穎穎師戰敗淵謂穎曰今
二鎮跋扈衆踰十万恐非宿衛及近郡士民所
能禦之淵當爲殿下還說五部鳩合義衆以赴
國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
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便五
万都於離石淵謂宣等曰帝王豈有常哉當上

爲漢高下爲魏武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
世長恩德結於民心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
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今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
懷民望乃遷於左國城自稱漢王置百官年號
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攻擊郡縣桓帝十
一年晉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親率万
騎救騰斬淵將綦毋豚淵南走蒲子語在序
紀晉光熙元年淵進據河東克平陽蒲坂遂都平
陽晉永嘉二年淵稱帝年號永鳳後汾水中得

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之璽也得者因增
淵海光三字而獻之淵以爲己瑞號年爲河瑞
以聰爲大司馬大單于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
平陽西淵死子和僭立聰即和第四弟也殺和
而自立聰猨臂善射彎弓三百斤晉新興太守
郭頤辟爲主簿任以郡事舉良將爲驍騎別部
司馬齊王冏以爲國中尉出爲左部司馬尋遷
右部尉太宰河間王顒表爲赤沙中郎將以淵
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亡奔穎穎甚悅拜右

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隨還左國淵稱大號拜
大司馬封楚王及僭位年號光興聰遣王彌劉
曜攻陷洛陽執晉懷帝改年爲嘉平聰於是驕
奢淫暴殺戮無已誅前公卿旬日相繼納其太
保劉殷二女爲左右貴嬪又納殷孫女四人爲
貴人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
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其都水使者襄陵王攄
以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以營作遲
晩並斬於東市聰遊獵無度常晨出暮歸觀魚於

纖主且共光文之子黎剸切諫聰怒曰
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也先是劉
告難稱帝號率大衆令長子六脩與粲等
大破之語在序紀聰與羣臣飲讌酒晉帝行酒
晉光祿大夫庾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於是害
晉帝誅珉等改嘉平為建元平陽地震聰所
觀陷為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
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
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三十步廣二十

七步臭達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
惡之劉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
頃之見在隕肉之旁聰遣劉曜攻陷長安執晉
愍帝改建元為麟嘉其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
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受朝賀立市於後庭與宮
人宴戲或三日不醒立上皇后樊氏樊氏是張
后之侍婢也時四后者四人佩皇后璽綬者七
人阿諛日進貨賄公行後宮賞賜動至千萬有
衣以首進賢冠大武冠武弁冊綬並昇聰座飲而闕

列宿衛之人輒見入者平文二年聰死
子粲襲位號年漢昌粲荒耽酒色遊讌後庭
國之事決於大將軍靳準準勒兵誅粲劉氏
女無少長皆殺之準自號漢王置百官尋為
明所殺衆降淵族子曜
曜字永明少孤見養於淵頗知書計志性不恒
拳勇有膂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坐事當誅亡
匿朝鮮遇赦得還聰之末年位至相
國鎮長安靳準之誅粲也曜來赴之次於赤壁

遂僭尊號改年光初靳明既降於曜曜還都長
安自稱大趙雖西通張駿南服仇池窮兵極武
無復寧歲又發六百萬功營其父及妻二冢下
洞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為山周回二里發掘古
冢以千百數迫督役徒繼以脂燭百姓嗥哭盈
於道路又更增九十尺冢前石人有聲言慎封
其子胤為南陽王以漢陽十三郡為國立單于
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雜種為之曜
將黑兜以年為太和石虎伐曜曜擊敗之遂攻

石生於洛陽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
或諫曜怒斬之石勒進據石門曜甫知之解金
墉之圍陳于洛西將與勒戰至西陽明壓軍就
平師遂大潰曜墜于冰爲石勒將石堪所擒勒
囚之襄國尋殺之烈帝元年曜子毗率百官棄
長安西走秦州尋爲石勒所滅
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匐勒其先匈奴別部分
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祖耶奕于父
周曷朱一字乞翼加並爲部落小帥周曷朱性

凶麤不爲群胡所附勒壯健有膽略好騎射周
曷朱每使代己督攝部胡部胡愛信之并州刺
史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兩胡一枷
勒亦在中至平原賣與師氏爲奴師家鄰於馬
牧勒與牧帥汲桑往來相託遂招集王陽夔安
支雄冀保吳豫劉膺姚豹逯明郭敖劉徵劉寶
張曀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
等東如赤龍騄驥諸苑乘苑馬還掠繒寶以賂
汲桑成都王穎之廢也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

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率
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於是桑始命勒以
石爲姓以勒爲名藩拜爲前隊督藩戰敗身死
勒與汲桑亡潜苑中穎之將如河北也汲桑以
勒爲伏夜牙門率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合軍以
應之也于平石桑自號大將軍進軍攻鄴以勒
爲前鋒都督攻鄴尅之桑爲晉將苟晞所敗勒
往從劉淵拜爲輔漢將軍平晉王劉聰立以勒
爲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劉粲攻洛陽

勒留長史刁膺統步卒九萬徙輜重于重門率
輕騎二萬會粲於大陽大敗晉監軍裴邈于澠
池遂至洛川勒出成皋關晉陳留太守王讚於
倉垣爲讚所敗屯文石津將北攻晉幽州刺史
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劉
聰安北大將軍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
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合于石門而濟南攻晉
豫州刺史馮嵩于陳郡不尅進攻襄城太守崔
曠於繁昌斬之先是雍州流民王如侯脫嚴嶷

等起兵江淮間受劉淵官淵聞勒之來也懼遣眾一万拒於襄城勒擊敗之盡俘其眾勒至南陽屯于宛之北山王如遣使通好勒進攻宛剋之斬侯脫降嚴嶷盡并其眾南寇襄陽攻剋江西三十餘壘有據江漢之志勒右長史張賓以為不可引軍而北晉太傅東海王越率洛陽之眾二十餘万討勒越薨於軍眾推太尉王衍為主率眾而東勒追擊破之於苦縣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殺王衍及晉襄陽王範等十

餘万人越世子毗聞越薨出自洛陽從者傾城勒逆毗於洧倉破之執毗及晉宗室三十六王并諸卿士皆殺之與王彌劉曜攻陷洛陽歸功彌曜遂出轘轅執晉大將軍苟晞於蒙城以為左司馬劉聰授勒鎮東大將軍幽州牧領并州刺史用張賓之計自汝南據陂北都襄國襲幽州擒王浚殺之劉聰加勒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及劉粲為靳準所殺勒率眾赴平陽曜稱尊號授勒大司馬

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爵為趙公勒至平陽靳明出戰勒大破之遣兼左長史王脩獻捷於曜明率平陽之眾奔曜曜西如粟邑勒焚平陽宮室置戍而歸徙渾儀樂器於襄國曜遣使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十二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魏武輔漢故事王脩舍人曹平樂留仕曜朝言於曜曰大司馬遣脩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強弱睹寶殘敝僥倖

宜之大怒追還策命而斬王脩劉茂逃歸言脩死狀勒大怒誅曹平樂父兄夷其三族又知追停太宰趙王之授怒曰帝王之起復何常也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節乎勒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趙王以二十四郡為趙國號為趙王元年平文三年也勒遣使求和請為兄弟斬其使以絕之自是朝會常備天子禮樂以饗羣臣烈帝元年勒又遣使求和帝許之三年勒僭稱皇帝置百官年號建平雖郡

襄國又營鄴宮作者數十萬人兼以中蒼夜五年
勒死子大雅僭立
大雅名犯顯祖廟諱大雅立一年延熙石虎廢
大雅為海陽王而僭立尋殺之
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㔨邪父曰寇覓寇
覓有七子虎第四勒父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為
勒弟也晉永嘉中與勒相失永嘉五年劉琨送
勒母王氏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遊
獵無度能左右射好以彈彈人軍中甚患之勒

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
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為復
小忍勿卻之至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弓馬迅
捷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而
酷害過差軍中有壯健與己齊者因獵戲害輒
殺之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
尠有遺類御眾嚴整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
無前故勒寵信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劉聰以虎
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又封繁陽侯食邑二千
戶勒稱趙王以虎為驃騎將軍加侍中開府進
封中山公勒稱尊號以虎為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
王食邑萬戶勒死虎憚誅右光祿大夫程遐中
書令徐光遣子邃率兵入宿宮直衛文武皆
本散大雅大懼自陳劣弱讓位于虎虎曰若其
不堪天下自當有大義何足豫論遂逼立之虎
自為丞相魏王虎以勒文武舊臣皆補丞相閑
任其府寮親黨悉署臺省禁要改勒太子宮曰
崇訓宮徙勒妻劉氏已下居之簡其美淑及車

馬服御之物歸虎第劉氏謂其彭城王石堪曰丞
相便相凌踐恐國祚之滅不復久矣真可謂養
虎自殘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
以斥外眾旅不復由人宮殿之中亡所厝計臣
請出奔兗州挾南陽王恢為盟主宣太
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惡逆蔑
不濟也劉氏然之既而堪計不果虎炙而殺之
又殺劉氏石生先鎮長安石朗鎮洛陽並起兵
討虎虎攻朗戍敗之遂自立為大趙王號年建武

自襄國徙居於鄴乃殺大雅及其母程氏并大
雅諸弟初虎衣袞冕將祀南郊照鏡無首大恐
怖不敢稱皇帝乃自貶爲王居其太子邃省可
尚書奏事唯選牧守祀郊廟征伐刑斷乃親覽
之虎又改稱大趙天王邃以事呈之恚曰此小
事何足呈也時有所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
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
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
伏不敢對虎聞而大怒殺邃及其男女二十六

人一棺埋之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立次子
宣爲太子虎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
陽二宮作者四十餘万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
于襄國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
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
十万人擾役黎元民庶失業得農桑者十室而
三船夫十七万人爲水所沒爲虎所害三分而
一課責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
絹十匹諸役調有不辦者皆以斬論窮民率多

鬻子以充軍制而猶不足者乃自經于道路死
者相望猶求發無已太武殿成圖畫忠臣孝子
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頭縮入肩虎大惡之遣
司虞中郎將賈霸率工匠四千於東平岡山造
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
尺格虎車四十乘立行樓二層於其上南至滎
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民有犯者
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
馬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民死者相繼海岱

河濟之閒民無寧志矣又發民牛二万餘頭配
朔州牧官增內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諸公
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民女
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万餘人爲三等之第以
分配之郡縣有希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
餘人民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太
子諸公私令採發者亦垂一万建國九年虎遣
使朝貢虎使其太子宣及宣弟秦公韜遞日省
可尚書奏事宣惡韜侔己謂嬖人楊柯牟成等

曰汝等殺韜吾入西宮當以韜之國邑分封汝
等韜既死上必親臨因行大事亡不濟矣柯等
許諾乃夜入韜第而殺之已而將出臨韜喪其司
空李農諫乃止翌日有人告之虎大怒以鐵鐶
穿宣頷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和以羹飯以豬狗
法食之取害韜刀杖舐其血號叫之聲震動
宮殿積柴城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
繩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
髮抽其舌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之劉霸斷其

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燄際天
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
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誅其
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
之漳水洿其東宮以養豬牛十二年虎自稱皇
帝號年太寧虎死
少子世嗣立虎養孫閔殺世以世兄遵爲主
遵以閔爲大將軍輔政遵立之日大風雷震壞
昏火水俱下災其太武殿延及宮內府庫至于

閶闔門火月餘乃滅
遵兄鑒又殺遵而自立號年青龍鑒弟苞與胡
張才孫伏都等謀殺閔不剋而死自鳳陽門至
琨華殿積屍如丘流血成池閔知胡人不爲己
用乃閉鄴城四門盡殺諸胡晉人貌似胡者多
亦濫死閔乃殺鑒而自立盡滅石氏
閔本姓冉乃復其姓自稱大魏號年永興尋
爲慕容儁所擒
鐵弗劉虎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

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虒之北北人謂
胡父鮮卑母爲鐵弗因以爲號猛死子副崘來
奔虎父誥升爰代領部落誥升爰一名訓兜誥
升爰死虎代焉虎一名烏路孤始臣附於國自
以衆落稍多舉兵外叛平文與晉并州刺史劉
琨共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聰聰以虎宗室
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復渡
河侵西部平文逆擊大破之虎退走出塞昭成
初虎又寇西部帝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死

子務桓代領部落遣使歸順務桓一名豹子招
集種落為諸部雄潛通石虎虎拜為平北將軍
左賢王務桓死
弟閼陋頭代立密謀反叛語在序紀後務桓
子悉勿祈逐閼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
弟衞辰代立衞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既立之後
遣子朝獻昭成以女妻衞辰衞辰潛通苻堅堅
以為左賢王遣使請堅求田内地春來秋去堅
許之後掠堅邊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以獻於堅

堅讓歸之乃背堅專心歸國舉兵伐堅堅遣其
建節將軍鄧羌討擒之堅自至朔方以衞辰為
夏陽公統其部落衞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
堅雖於國貢使不絕而誠敬有乖帝討衞辰大
破之收其部落十六七焉衞辰奔苻堅堅送還
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衞辰導苻堅來寇南境
王師敗績堅遂分國民為二部自河以西屬之
衞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語在燕鳳傳堅後
以衞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苻

容永之據長子拜衞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
事大將軍朔州牧居朔方姚萇亦遣使結好拜
衞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
單于河西王幽州牧登國中衞辰遣
子直力鞮寇南部其衆八九萬太祖軍五六千
人為其所圍太祖乃以車為方營並戰並前大
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而走獲牛羊二
十餘萬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逕入其國
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至衞辰所居悅跋城衞

辰父子奔遁乃分遣諸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
虔至白鹽池虜衞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
山擒直力鞮盡并其衆衞辰單騎遁走為其部
下所殺傳首行宮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万頭先是
河水赤如血衞辰惡之及衞辰之亡誅其族類
並投之於河衞辰第三子屈丐亡奔薛干部帥
太悉伏
屈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丐屈丐者卑下
也太悉伏送之姚興興以為平公破多羅沒奕于妻

之以女屈孑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
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
勳舊興弟濟南公邕言於興曰屈孑天性不仁
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孑有濟
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
可乃以屈孑為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弈
干鎮高平議以義城朔方雜夷及衞辰部衆三
萬配之以候邊隙邕固諫以為不可興曰卿何
以知其氣性邕曰屈孑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

親輕為去就寵之踰分終為邊害興乃止以屈
孑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
卑二萬餘落鎮朔方太祖末屈孑襲殺沒弈干
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署置百官興
乃悔之屈孑恥姓鐵弗遂改為赫連氏自云徽
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為鐵伐氏云其宗族剛
銳如鐵皆堪伐人劉裕攻長安屈孑聞而喜曰
姚泓豈能拒裕裕必滅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
拾遺耳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及裕擒泓留

子義真守長安屈孑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為
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稱皇帝於灞上號年為
昌武定都統万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為
南都性驕虐視民如草芥蒸土以築都城鐵錐
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
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
凡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劒於側有所
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
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廢其

長子璝璝自長安起兵攻屈孑中子太原
公昌破璝殺之屈孑以昌為太子始光二年屈
孑死昌僭立
昌字還國一名折屈孑之第三子也既僭位改
年承光世祖聞屈孑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
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
之日昌方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
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世祖馳往擊之
昌退走入城未及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

其西門夜徙城北明日分軍四出略居民殺獲
數万生口牛馬十數万徙万餘家而還後昌遣
其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世祖乘虛西伐
濟君子津輕騎三万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
万城堅非十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
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
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
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
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
先聞有步軍而徒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
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
家二千里復有黃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
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次于
黑水分軍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
狄子玉來降說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既堅
峻未可攻拔待擒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何
有不濟昌以為然世祖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
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將五千騎西掠居民

會軍士有負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
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昌信其言引衆
出城步騎三万司徒長孫翰等言昌步陳難陷
宜避其鋒且縱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遠
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
也遂收軍偽北引而疲之昌以為退鼓譟而前
舒陳為兩翼行五六里世祖衝之賊陳不動稍復
前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宦者趙倪勸世祖更待後
日崔浩叱之世祖乃分騎為左右以掎之世祖墜
馬賊已逼接世祖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文又殺
騎賊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昌軍大潰不
及入城奔於上邽遂克其城初屈丐性奢好治
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
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雕
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世祖顧
謂左右曰蕞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
可得乎後侍御史安頡擒昌世祖使侍中古弼
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又

詔昌尚始平公主假常忠將軍會稽公封爲秦
王坐謀反伏誅
昌弟定小字直獚屈子之第五子凶暴無賴昌
敗定奔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陰槃
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
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季興之業
俄而有群狐百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
定惡之曰此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與
劉義隆連和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義隆恒

山以西屬定遣其將寇鄜城始平公隗歸討破
之定又將數萬人東擊歸世祖親率輕騎襲平
涼定救平涼方陳自固世祖四面圍之斷其水
草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詔武衞將軍丘眷擊之
衆潰定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邽
神䴥四年爲吐谷渾慕璝所襲擒定送京師伏
誅
徒何慕容廆字弈洛瓌其本出於昌黎曾祖莫
護跋魏初率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

平公孫淵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祖木
延從毌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左賢王父涉歸
以勳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涉歸死廆代領
部落以遼東僻遠徙於徒何之青山穆帝之世
頗爲東部之患左賢王普根擊走之乃修和親
晉愍帝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平文
之末廆復使衆部擊破之王浚稱制以廆爲
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廆以
非王命所授拒之廆死子元眞代立

元眞小字萬年名犯恭宗廟諱元眞既襲弟仁
叛於遼東之平郭與元眞相攻元眞討斬之乃
號年爲元年自稱燕王置官如魏武輔漢故事
石虎率衆伐元眞元眞擊走之建國二年帝納
元眞女爲后元眞襲石虎至於高陽掠徙幽冀
二州三萬戶而還四年元眞遣使朝貢城和龍
城而都焉元眞征高麗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
麗王釗父利墓載其屍幷其母妻珍寶掠男女
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釗單馬遁走

後稱臣於元眞乃歸其父死又大破宇文闥地千里徙其部民五萬餘家於昌黎元眞死子儁統任

儁字宣英既襲位號年爲元年聞石氏亂乃礪甲嚴兵將爲進取之計鑿山除道入自盧龍剋薊城而都之進剋中山常山大破冉閔於魏昌廉臺擒之閔太子叡固守鄴城進師攻鄴剋之建國十五年儁僭稱皇帝置百官號年元璽國稱大燕郊祀天地十六年遣使朝貢儁自薊遷都於鄴號年爲光壽儁死子暐統任

暐字景茂儁之第三子也既僭立號年建熙暐政無綱紀時人知其將滅有神降於鄴自稱相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僭晉將桓溫率衆伐暐至於枋頭暐叔父垂擊走之垂有大功暐不能賞方欲殺之垂怒奔苻堅堅遣將王猛伐鄴擒暐封新興侯後拜尚書太祖之七年苻堅敗於淮南垂叛攻苻丕於鄴暐弟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將軍張永步騎五千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遣子鉅鹿公叡伐泓泓弟中山王沖先爲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有衆二萬泓大破叡軍斬叡沖爲堅將竇衝所破棄其步衆率鮮卑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

稷今天誘其衷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乘輿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堅怒責暐曰卿雖曰破滅其實若歸柰何因王師小敗猖悖若是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暐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喻垂及泓沖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

數之咎而暗忽遂使謂泓曰今秦數已終社稷
不輕勉建大業可以吳王爲大將軍領司徒承
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
安年號燕興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
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太弟承制
行事置百官沖去長安二百里堅遣子平原公
暉拒之沖大破暉軍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沖
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納之寵冠後庭沖
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

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及其母卒葬之
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
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蒔梧竹數
十万株於阿房城以待鳳皇之至沖小字鳳皇
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城焉暐乃入見堅稽首謝
曰弟沖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
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
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術

……會天大雨不
得殺羊言暐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群臣莫之
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暐之遣諸弟起兵
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由伏兵而堅殺之時鮮卑在城者猶
有千餘人暐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
之曰官今使吾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
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將
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
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乃誅暐父子

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廆弟
運遲孫永
永字叔明暐既爲苻堅所并永徙於長安家貧
夫妻常賣靴於市及暐爲堅所殺也沖乃自稱
尊號以永爲小將沖與左將軍苟池大戰於驪
山永力戰有功斬池等數千級堅大怒復遣領
軍將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敗
之俘掠鮮卑万餘而還悉坑之又敗沖右僕
射慕容憲於灞滻之間定果勇善戰沖深憚之

納永計穿馬埳以自固遷永黃門郎沖毒暴關
中人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及堅出如五
將山沖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
之末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
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煙
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
舉煙關中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
復虜西人呼徒何為白虜沖果據長安樂之忘
歸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

課農築室為久安之計衆咸怨之晉國元年沖
左將軍韓延因民之怨殺沖立沖將段隨為燕
王改年昌平沖之入長安王嘉謂之曰鳳皇鳳
皇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沖敗其
左僕射慕容恒與永潛謀襲殺段隨立宜都王
子顗為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三十餘万
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為武
衛將軍恒弟護軍將軍韜陰有貳志誘顗殺之
于臨晉恒怒去之永與武衛將軍刁雲率衆攻

韜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永執而戮之韜懼出
奔恒營恒立慕容沖子瑤為帝號年建平衆悉
去瑤奔永永執瑤殺之立慕容泓之子忠為帝
改年建武忠以永為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
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進築燕
熙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為大都督大
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河東王稱藩於
垂永以苻丕至平陽恐不能自固乃遣使求丕
假道還東丕不許率衆討永永擊丕走之進據長

子永僭稱帝號年中興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
釗請救於永永謀於衆尚書郎勃海鮑遵曰徐
觀其斃卞莊之舉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彊
弱勢殊何斃之有不如救之成鼎峙之勢可引
兵趣中山晝多疑兵夜倍其火彼必懼而還師
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
不從釗敗降永永以釗為車騎大將軍東郡王
歲餘謀殺永永誅之垂遣其龍驤將軍張崇攻
永弟武鄉公友於晉陽永遣其尚書令刁雲率

衆五万屯潞川垂停鄴月餘不進永衆絕道伐
之乃攝諸軍還於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
關攻永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
次多於臺壁永遣其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次
多等垂將平規擊破之永率衆五万與垂戰於
臺壁南為垂所敗奔還長子嬰城固守大逸豆
歸部將潛為內應垂勒兵密進永奔北門為前
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已下刁雲大
逸豆歸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民戶及服御

圖書器樂珍寶垂盡獲之
垂字道明元真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目而謂
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
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於儁故儁不能平
之及即王位以垂嘗墜馬傷齒改名為缺外以慕
郤缺為名內實惡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
垂為名焉年十三為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
儁平中原垂為前鋒累戰有大功及儁尊號拜
黃門郎出為安東將軍冀州牧封吳王以侍中右禁將

軍錄留臺尚書事鎮龍城大收東北之和歷位鎮東
平州征南大將軍荊兗二州牧司隸校尉以車
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暐
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
敗於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
之厚也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許之遂起兵
攻苻丕於鄴乃引漳水以灌之不沒者尺餘丁
零翟斌怨垂使人夜往決堰水潰故鄴不拔垂
稱燕王置百官年號燕元引師去鄴開苻丕西

歸之路丕固守鄴城請援於司馬昌明垂怒曰
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南賊規固鄴都不可
置也乃復進師丕乃棄鄴奔并州垂以兄子魯
陽王和為南中郎將鎮鄴垂定都中山登國元
年垂僭稱大位號年為建興建宗廟社稷於中
山垂有幽冀平州之地垂遣使朝貢三年太祖
遣九原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太祖
遣陳留公虔使於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
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絕行人垂議討慕

容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
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
火必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既行
終不能久安意蓋知太祖之興也而不敢言先
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謝罪垂不許遼怒遂
自號大魏天王有衆數萬屯於滑臺與垂相擊
遼死子釗代之及垂征釗滑臺釗奔長子垂議
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有釁連歲征役士
卒疲怠請待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

德固勸垂征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吾計決矣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克
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垂率步騎七萬伐永
剋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寇時太祖幸河南
宮乃進師臨河築臺告津奮揚威武連旍沿河
東西千有餘里是時陳留公虔五萬騎在河東
要山截谷六百餘里以絶其左太原公儀十萬
騎在河北以承其後略陽公遵七萬騎塞其南
路太祖遣捕寶中山行人一二盡擒馬步無脫

寶乃引船列兵亦欲南渡中流大風卒起漂寶
船數十艘泊南岸擒其將士三百餘人太祖悉
賜衣服遣還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太
祖斷其行路父子問絶太祖乃詭其行人之辭
令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兄弟聞之
憂怖以爲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往往間言皆欲
爲變初寶至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
靳安以爲大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
安對曰今天變人事咎徵已集速去可免寶遂

大恐安退而告人曰今皆將死於他鄉尸骸委
於草野爲烏鳥螻蟻所食不復見家矣冬十月
寶燒船夜遁是時河冰未成寶謂太祖不能度
故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太祖進軍
濟河留輜重簡精鋭二萬餘騎急追之晨夜兼
行暮至參合陂西寶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
上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勁是追軍將至
之應宜設警備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寶乃使人
防後先不撫循軍無節度將士莫爲盡心行十

餘里便皆解鞍寢臥不覺大軍在近前驅斥候見寶軍營還告其夜太祖部分眾軍相援諸將羅落東西為犄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眾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眾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奔走太祖縱騎騰躡大破之有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鎮壓死傷者萬數寶及諸父兄弟單馬迸散僅以身免於是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羈矣其遺迸去者不過千餘人生擒其王公文武將吏數

千獲寶寵妻及宮人器甲輜重軍資雜財十餘萬計垂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夕沒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為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山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號哭聲震山川垂慙忿嘔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

寶字道祐小字庫勾垂之第四子也少而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己及為太子砥礪自脩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為克保家業垂妻段氏謂垂

寶資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今託之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必難作此自家事宜深圖之垂弗納寶聞之深以為恨寶既僭位年號永康遣麟逼其母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繼守大統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后謀廢嫡

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寶中書令眭邃執意抗言寶從之而止皇始元年太祖南伐及克信都寶大懼太祖軍於栢肆寶夜來犯營太祖擊破之寶走還中山率萬餘騎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被圍率眾赴難逆寶於路寶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殺之農弟高陽王隆勸寶收會不獲會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治兵圍之侍御郎高雲夜襲敗會會奔中山[illegible]字封陽公會至

中山爲慕容普驎所據寶率衆自龍城而南將
攻中山衆憚征逃潰寶還龍城垂舅蘭汗據之
寶南走奔薊汗遣使誘迎寶寶至殺之將南奔叔
父范陽王德聞德稱制退潛碑陽汗復遣迎寶
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壻也必謂無二
乃還龍城汗殺之及子弟等百餘人汗自稱大
都督大單于昌黎王號年青龍以盛汗之壻哀而
宥之

盛字道運寶之長子也封爲長樂公歷散
騎常侍左將軍寶既僭立進爵爲王拜征北大
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僕射蘭汗之殺寶也以
盛爲侍中左光祿大夫盛乃間汗兄弟使相疑
害李旱衞雙劉志張真等皆盛之舊昵汗太子
穆並引爲腹心盛要結旱等因汗穆等酒醉克
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爲建平又號年爲長樂盛
改稱庶民大王盛以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
纖介嫌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
上下震懼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含猜離或

前將軍段璣等夜潛禁中鼓譟攻盛盛聞變起
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賊闇中擊盛傷
之遂輦升殿申約禁衞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之
未至而盛死

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之少子也群臣與盛伯
母丁氏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遂廢盛子定
迎熙而立之熙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騰苑廣
袤十餘里役徒二万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
五百步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
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妻苻氏
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暍死者
太半熙遊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
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熙盡殺
寶諸子改年爲建始又爲其妻起承華殿負土
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
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嘗季夏思凍魚鱠仲冬
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之以大辟其
昏也如此及苻氏死熙擁其屍而撫之曰體已

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絕息久而乃蘇悲號
擗踊斬衰食粥大斂之後復啓而交接制百官
哭臨沙門素服令有司案檢有淚者以為忠孝無
淚者罪之於是群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為淚焉
及葬熙被髮徒跣步從轜車高大毀城門而出
長老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矣中衛
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立夕陽公
雲為主

雲寶之養子復姓高氏年號正始跋又殺雲自

立雲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遼西
歸降太祖以懿為征東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
坐反伏誅元真少子德

德字玄明雅為兄垂所重桓溫之至枋頭也德
與垂擊走之苻堅滅暐以德為張掖太守垂稱
尊號封為范陽王拜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尋
遷司徒寶既即位以德鎮鄴後拜丞相寶既東
走群寮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既拔中
山太祖遣衛王儀攻鄴德率戶四万南奔滑臺

自稱燕王號年為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
廣叛於乞活堡德留兄子和守滑臺率眾攻廣
斬之而和長史李辯殺和以城來降德無所據
乃謀於眾其給事黃門侍郎張華劉藻勸取彭城
而據之其尚書潘聰曰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
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
用武之國宜攻取據之以為關中河內也德從
之引師克薛城徐兗之民盡附之以其南海王
法為兗州刺史鎮梁父進克莒城以潘聰為徐

州刺史鎮莒城北伐廣固司馬德宗幽州刺史
辟閭渾聞德將至徙民八千餘戶入廣固遣司
馬崔誕率千餘人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屯
柳泉誕豁皆承檄遣子降德渾懼攜妻子北走
德追騎斬之渾少子道秀自歸請與父俱死德
曰渾雖不忠而子能孝其特赦之德入都廣固
僭稱尊號號年建平汶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
寢疾兄子超請祈汶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出汶水
所知超固請終不許立超為太子德死超僭立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既僭位號年
太上超青州刺史北地王鍾兗州刺史南海王
法等起兵叛超超討平之超南郊柴燎煙起而
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煙滅國
其亡乎天賜五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超超將
公孫五樓勸超拒之於大峴超曰但令度峴我
以鐵騎踐之此成擒也太尉桂林王鎮曰若如
聖旨必須平原用馬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
猶可退守不宜縱敵自貽窘逼臣以爲天時不

如地利拒之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出而告人
曰主上酷似劉璋今年國滅吾必死之超收鎮
下獄裕入大峴超拒之於臨朐乃赦鎮而謝之
超戰於臨朐爲裕所敗退還廣固裕攻圍之廣
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隕于廣固城裕
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臨渭氐苻健字建業本出略陽臨渭祖懷歸爲
部落小帥父洪字廣世洪之生也隴右霖雨百
姓苦之時有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

曰洪年十二而父死代爲部帥羣氐附之以爲盟主
劉曜拜洪爲寧西將軍率義侯徙之高陸進爲
氐王石虎平秦隴表在勸拜冠軍將軍率溫陽作
又從之枋頭還光烈將軍進爵爲侯穆遷冠軍
大將軍進封西平公討平梁犢進征車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略陽公冉閔之亂秦雍從民
西歸憑洪爲主衆至十餘乃自稱大將軍大單
于三秦王既而爲其將麻秋所鴆臨死謂健曰
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以一同天下退

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西健從之
健初名羆字世建又避石虎外祖張羆之名故
改焉健便弓馬善於事人石虎深愛之歷位翼
軍校尉鎮軍將軍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關中
雄傑皆應之健密圖關中懼洪之知也乃繕宮
室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既而自稱征西
大將軍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
濟遣弟輔國將軍雄率步騎五千入自潼關兄子
揚武將軍菁自率衆七千自軹關入河東執菁手

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
相見也濟訖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
將軍張先逆健于潼關雄擊破之洪盡衆關中
之衆以拒健健聞而笑之遇秦之臨健曰小往
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
諸君知不此則漢祖居秦之機也健長驅至長
安杜洪奔司竹健遂入都建國十四年乃僭稱
天王號年皇始國號大秦置百官健尋自稱皇
帝桓溫率衆伐長安次于灞上健弟雄擊溫破

之溫乃引衆東還健遣其太子萇追溫比至潼
關屢敗之萇亦為流矢所中死關中大飢蝗蟲
生於華澤西至隴山百草皆盡牛馬至相噉毛
虎狼食人行路斷絶十八年健死于生僭立
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
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
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
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驚鞭之生曰性耐刀
矟不堪鞭捶洪曰汝為尒不已吾將以汝為奴

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
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
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如此
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
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絶一時初健之長子死生
母強氏意在少子柳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
故立之生既僭立號年壽光雖在諒闇遊飲自
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在
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殺五百餘人朝饗羣

臣酣飲奏樂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
行酒既而生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射
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汙服失冠
生以為樂長安大風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
乃止生推告賊者刳出心胃生舅強平切諫
生鑿其頂而殺之虎狼大暴從潼關至于長安
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以害人自其
元年秋至于二年夏殺七百餘人民廢農桑
内外恟懼其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

飽當自止終不累年爲惡也天將助吾行誅以
施刑教但勿犯罪何爲怨天生如阿房遇人共
妹行者逼令爲淫固執不從生怒殺之其尚書
僕射賈玄石形貌美偉生與妻登樓望見玄石
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也乃誅玄
石生宵夜食棗過多至旦病使太醫程延診脈
延曰陛下食棗多無他苦也生曰嘻汝非聖人
焉知吾食棗乃殺之常從輿上溲便奮者謂之
天雨生既眇其目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

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
可勝紀太白犯東井其臣奏曰東井秦也太白
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
渴耳何所怪乎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
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
洛門東是月生以謠夢之故誅太師魚遵父子
一十八人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宅在
洛門之東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
人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

之法者苻法也生耽湎於酒無復晝夜其臣朝
謁源盡請見生曰知其帝須待飲訖因醉問
左右曰吾統天下已來汝等何所聞乎或對曰
聖明宰世子育百姓罰必有罪賞必有功天下
唯歌太平未聞有怨生曰汝媚吾也引而斬之
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生曰汝謗吾
也亦殺之使宮人與男女倮交於殿前引羣臣
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爓雞豚鵝鴨數
十爲羣放之殿下剝人面皮令其歌舞動看親

戚殺害略盡王公在者以疾告歸得度一日如
過十年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
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
旦而侍婢以告法與弟堅率壯士數百人入雲
龍門宿衛者皆捨仗歸堅廢生爲越王俄而殺
之
堅字永固一字文玉雄第三子也既殺苻生以
位讓其兄清河王法法固以推堅於是去皇帝
之號僭稱天王號年永興以法爲丞相東海公

尋以疑忌殺之改年爲　露時建國二十二年
也堅從弟晉公柳反於蒲坂魏公廋反於陝燕
公武反於安定堅弟趙公雙反於上邽皆討平
之慕容垂奔於堅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三十
八年改爲建元堅遣使生恬朝貢使尚書令王
猛伐鄴堅親率大衆以繼之克鄴擒慕容暐堅
使其右將軍楊安攻克漢中仍平蜀又遣其武
衛將軍苟萇西伐涼州降張天錫遣其子長樂
公丕攻克襄陽堅觀其史見母苟氏通李威

之事慙怒乃焚其書堅南伐司馬昌明戎卒六
十万騎二十七万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
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
之衆至于彭城東西万里水陸齊進運漕万艘
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堅弟陽平公融攻壽春
克之融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越逸宜速
進軍堅大悅捨大軍于項城輕騎八千兼道赴
之堅與融登城望昌明將謝石軍又望八公山
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

少乎憮然有懼色謝石欲戰苻融陳逼肥水石
遣使謂融曰君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
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也融於是麾軍却陳欲因其
濟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馬倒見殺
軍遂大敗謝石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
單騎遁還淮北初謡言曰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
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諸軍悉潰唯其冠軍慕容
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收集離散比至洛陽
衆十餘万行未及關垂有貳心說堅請巡撫

燕代并求拜墓許之垂遂殺堅驍騎將軍石越
鎮軍將軍毛當引丁零之衆攻堅子長樂公丕於
鄴慕容泓沖起兵華澤堅遣子叡距前後擊泓
爲泓所敗長安兒夜哭三旬沖又擊殺堅將姜宇
於灞上遂屯阿房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
此虜何從而出其彊若斯大言責沖曰爾輩群
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既厭
奴苦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使者
稱有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

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
於一朝忽為此變沖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
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
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
曩好終不使既往之事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
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長
安大饑人民相食姚萇叛於北地與沖連和合
攻長安有羣烏數万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
占者以為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每夜有人

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
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還尋求不見人跡先是
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
永道曰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
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
者正訓予也遣其衛將軍楊定擊沖於城西為
沖所擒堅彌懼付永道以後事率騎數百出如
五將宣告州郡期救長安月餘永道率將母妻
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武都遂假道入司馬昌

明慕容沖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其將
吳忠圍之堅眾奔散獨左右十數人神色自若
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兵至執堅及其夫
人張氏與少女寶錦送詣姚萇萇因之將害焉
堅自以平生遇萇厚忿之厲聲大罵謂萇曰
豈公羌奴所宜見殺寶錦姚萇乃縊堅於
新平佛寺永道既奔晉自明處之江州桓玄以為
梁州刺史後為劉裕所誅永道名犯高祖廟諱
堅子丕字永叔堅以為征東將軍冀州牧封長

樂公鎮鄴為慕容垂所逼丕乃去鄴率男女六
萬餘口進如潞川堅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
王騰迎丕入據晉陽堅既為姚萇所殺太祖九
年丕乃僭稱尊號改年太安先是王猛子幽州
刺史永亦率眾赴之丕以永為司徒錄尚書事
張蚝為司空王騰為驃騎傳檄遠近率多應之
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守壺關率眾四萬進據
平陽將討姚萇攻而慕容永請假道東歸丕弗許
怒曰永乃戎之馬將[?]亂京織禍傾社稷承凶

繼逆方謀進歸是而可忍孰可恕使其丞相
王永討之戰于襄陵永大敗不衆潰散纂率
騎數千南奔東垣爲司馬昌明將馮該所殺
丕族子登字文高雄勇險不羈行於殿郡之奇
也長而折節頗覽書傳堅以爲殿上將軍長安令坐事黜
爲狄道長及關中亂登奔於枹罕羣氐殺河州
牧毛興推衛平爲安西將軍河州刺史平以登
爲長史既而枹罕諸氐以衛平年老議欲廢之
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氐有啖青者謂諸將曰

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猶豫一旦事發返爲
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諸君決之
衆咸以爲然因大饗青抽劍而前曰衛公將老
不足以成大事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疏屬請共
立之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征羌諸軍
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率衆五万
東下隴據南安馳使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如其所稱而授之
後與姚萇戰于胡空堡丕死登國元年

登僭稱尊號隴東號年太初置百官以堅神
主於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車建黄旗虎賁之
士三百人以衛每戰必告繕甲治兵引師而
東皆刻鉾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
長矛鉤刃爲方圓大陳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
人自爲戰所向無前登每聞萇營四面大哭哀
聲動人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何
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登進攻安定萇襲其
輜重獲登妻毛氏將殺之毛氏哭罵萇殺之登

聞姚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乃
盡衆而東以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待之登求
不得爲緯所敗奔於平涼入馬毛山姚興攻之
登戰死
子崇奔於湟中僭稱尊號改年延初爲乞
伏乾歸所殺
羌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
柯回助魏將姜維於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
西羌都督父弋仲少英毅永嘉之亂東徙榆眉

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平襄公烈帝之五年弋仲
率部衆隨石虎遷于清河之灄頭勒以弋仲爲
奮武將軍封襄平公昭成時弋仲死子襄代屯
於譙城慕容儁以襄爲豫州刺史丹陽公進屯
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爲司馬聃將桓溫所
敗奔於河東後爲苻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
人萇第二十四從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之敗
也萇率子弟降於苻堅從堅征伐頗有戰功歷
寧幽兗三州刺史封益都侯邑五百戶苻堅伐

司馬昌明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
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
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
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
察之堅默然及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
將軍叡討之戰敗爲泓所殺時萇爲叡司馬懼
罪奔馬牧聚衆萬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
秦王號年白雀數月之間衆至十餘萬與慕容
沖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至五將山萇執而殺

之登國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自號大秦年曰
建初改長安曰常安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自擊
苻登登敗之萇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
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後宮宮人迎萇刺鬼誤
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
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
或稱臣或稱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
枉臣萇死子興襲位祕不發喪
興字子略萇長子也既滅苻登乃發喪行服僭

稱皇帝於槐里號年皇初天興元年興去皇帝
之號降稱天王號年洪始興克洛陽以其弟東
平公紹鎮之三年興遣使朝貢太祖遣謁者僕
射張濟使於興興又大破乞伏乾歸乾歸遂入抱罕
後盡獲馬六万匹乾歸降於興太祖遣軍襲興高
平公沒弈干干棄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屈丐
奔於秦州追至於瓦亭長安大震興懼與大議將寇
其臣咸以爲不可興不從天興五年　遣其
弟義陽公平率衆四万侵平陽攻乾壁　十餘

日壁中衆少失井乃陷之六月太祖將討平遣
毗陵王順等三軍六万騎爲先鋒七月車駕親
征八月次於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闚
軍爲太祖前鋒將長孫肥所擒匹馬不返平遂
退走太祖至追及於柴壁平固守太祖圍之
興乃悉舉其衆救平太祖聞興將至增築重圍
內以防平之出外以距興之入又截汾曲爲南
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太祖以步騎三万餘人渡
蒙坑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晝夜行北引未及安營

太祖軍卒至興衆怖擾太祖詔毗陵王順以精
騎衝擊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興退走
四十餘里太祖引還平竟不敢出但使人燒圍
數百步而已太祖知興氣挫乃南絕蒙坑之口
東杜新坂之隘守天渡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
將坐甲而擒之太祖乃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里
以備芻牧者九月興至汾西北下憑岡爲壘以
自固興又將數千騎於西岸關視太祖營來積
材從汾上流下之欲以毀浮橋官軍鉤取以爲薪

蒸興還壘太祖度其必攻西圍乃命修塹增廣
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不及棄之斬中而還又
分其衆臨汾爲壘即道水門與平相望太祖因
截水中興內外隔絕士衆喪氣於是平糧盡窘
急夜悉衆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
譟爲平接援太祖簡諸軍精銳屯汾西固守南
橋絕塞水口興夜聞鼓譟冀平力戰突免平聞外
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
圍平引不得出窮迫乃將二妾赴水而死興安

軍不敢救揚武將軍由重等將士四千餘
人隨平投水太祖令泅水鉤捕無得免者平衆
三万餘人皆斂手受執擒興尚書右僕射狄伯
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忠將
軍雷星康官北中郎將康猥興從子伯禽已下
四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興遂來赴救自熙其
窮力不能免舉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頻
遣使請和太祖不許乃班師興還長安憂悲數
万頭鬭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

讖者曰今雀闕成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
殿有聲如牛吼有一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
入宮一入于市求之不得先是譙縱略有益寧
之地僭稱尊號遣使稱藩於興興以縱爲蜀王
加九錫永興三年興遣周寶朝貢五年興遣使
朝貢幷請進女太宗許之興中子廣平公弼有
寵委之朝政興疾篤長子泓侍疾於中弼集宮
數千人被甲死欲殺泓自立興諸子姪外鎮者聞
之皆起兵討弼興疾瘳不忍誅弼免官而已神

瑞元年興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朝
貢三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泰
奉其西平公主於太宗帝以后禮納之興復以
弼爲中軍大將軍配兵三万屯於渭北興又疾
甚弼遣其黨姚武伯等率衆攻端門泓時侍疾
遣兵拒之興力疾臨前殿殺弼弼黨乃散泰常
元年興死泓僭立
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既僭位號年永和赫連
屈丐攻泓秦州又剋安定遂據雍城司馬德宗

將劉裕伐泓裕遣將檀道濟至洛陽泓弟陳留
公洸以城降泓弟太原公懿反於蒲坂泓從弟
齊公恢反於頻北皆舉兵伐長安泓既有內難
裕遂長驅入關泓戰敗請降送於建康市斬之
略陽氐呂光字世明本出略陽父婆樓苻堅太
尉光年十歲遊戲好戰陳之法爲諸兒所推身
長八尺四寸肘有肉印從王猛征討稍遷破虜
將軍堅以光爲驍騎將軍率衆七千討西域所
經諸國莫不降附光至龜茲王帛純拒之西域

諸胡救帛純者七十餘万人光乃結陳爲勾鎖
之法戰於城西大破之斬級万餘帛純逃走降
者三十餘國光以駝二千餘頭致外國珍寶及
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万餘匹而
還苻堅以光爲涼州刺史梁熙遣兵拒之光擊破熙軍
遂入姑臧斬熙自號護羌校尉涼州刺史登國
初又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酒泉
公主簿尉祐姦佞傾薄光寵任之譖殺姚皓尹
景等名士十餘人於是遠近失望人懷離貳四

年光私稱三河王遣使　置其官司丞郎已下
徧攝州事號麟嘉元年是始初光僭稱天王置
百官改號龍飛立子紹為太子遣使朝貢光疾
甚立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光死長子纂殺
紹僭立
纂字永緒既自立號咸寧元年纂弟大司馬洪
名犯顯祖諱以猜忌不容起兵攻纂纂殺之縱
兵大掠纂笑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何如纂侍中
房晷對曰先帝始崩太子以幽逼致殂山陵甫

訖大司馬疑懼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拔刃雖洪
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且洪妻陛下
弟婦也洪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小人汙辱
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歔欷流涕纂謝
之乃收洪妻子纂暴虐任情遊田無度耽荒酒
色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或有諫者纂
皆不納又性多猜忌忍於殺戮纂從弟超殺纂
纂弟緯單馬入城超殺之而立其兄隆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初超讓位於隆隆難

之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得中下乃僭位改神
鼎元年超使纂妻楊氏與侍婢數人殯纂於城
西超慮楊持珍寶出使人搜之楊氏責超曰郎
君兄弟手刃相屠新婦旦夕死人用金寶何為
超慚而退楊氏國色超將妻焉謂其父桓曰后
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之楊氏曰大人本賣
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復可使女辱於二
氐乎乃自殺沮渠蒙遜禿髮傉檀頻來攻擊河
西之民不得農植穀價湧貴斗直錢五千文人

相食餓死者千餘口姑臧城門晝閉樵採路斷
民請出城乞為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恐沮
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屍盈于衢路戶絕者十
有九焉屢為蒙遜攻逼乃請迎於姚興遣齊難
率眾迎之隆遂降焉至長安尋復為興所誅
史臣曰夷狄不恭作害中國帝王之世未曾無
也劉淵等假竊名目狼戾為梗汙辱神器毒螫
黎元其為亂也多一至於此　怨積禍盈旋傾巢穴
天意其俟大人乎

列傳第八十三　魏書九十五

僭晉司馬叡　賨李雄

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伷伷生冗從僕射琅邪恭王覲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馬仍爲覲子由是自言河內溫人初爲王世子又襲爵拜散騎常侍頻遷射聲越騎校尉左右軍將軍從晉惠帝幸臨漳其叔繇爲成都王穎所殺叡懼禍遂走至洛迎其母俱

歸陳國東海王越收兵下邳假叡輔國將軍越謀迎惠帝於長安復假叡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使鎮下邳尋加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假節當鎮壽陽且留下邳及越西迎惠帝留叡鎮後平東府事當遷鎮江東屬陳敏作亂叡以兵少因留下邳永嘉元年春敏死秋叡始到建業五年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以會稽戶二萬增封加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六月王彌劉曜寇洛陽懷帝至平陽晉司空荀

藩晉司隸校尉荀組推叡爲盟主於是輒改易郡縣假置名號江州刺史華軼北中郎將裴憲並不從之叡自稱鎮東將軍都督江北五郡軍事與軼連和叡遣左將軍王敦將軍甘卓周訪等擊軼斬之憲奔于石勒六年叡檄四方稱與穆帝俱討劉淵次會平陽建興元年晉愍帝以叡爲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持節王如故叡改建業爲建康七月叡以晉室將滅潛有他志乃自大於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又爲

丞相叡號令不行政刑淫虐殺督運令史淳于伯行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柱二丈三尺歷頭流下四尺五寸其直如弦時人怨之平文帝初叡自稱晉王改元建武立宗廟社稷置百官立子紹爲太子叡以晉皇王而祀南郊其年叡僭即大位改爲大興元年凡朝廷之儀都邑之制皆准模王者擬議中國遂都於丹陽因孫權之舊所即丹陽揚州之地去洛二千七百里地多山水陽鳥攸居厥土塗泥厥田惟下下所謂島

要荒服者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邦
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東南
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
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
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春秋時為吳越之地吳越
僭號稱王僻遠一隅不聞華土楚申公巫臣竊
妻以奔教其軍陣然後乃知戰伐由是晚與中
國交通俗氣輕急不識禮教盛飾子女以招遊
客此其土風也戰國時則并於楚故地遠恃險
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秦末項羽起江南故
衡山王吳芮從百越之兵越王無諸身率閩中
之衆以從滅秦漢初封芮為長沙王無諸為閩
越王又封吳王濞於朱方逆亂相尋亟見夷滅
漢末大亂孫權遂與劉備分據吳蜀權阻長江
殆天地所以限內外也叡因擾亂跨而有之中
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為貉子若狐貉類云巴
蜀蠻獠谿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蛇魚

鼈嗜慾皆異江山遼闊將數千里叡羈縻而已
未能制服其民有水田少陸種以罟網為業機
巧趨利恩義寡薄家無藏蓄常守飢寒地既暑
濕多有腫泄之病障氣毒霧射工沙蝨蛇虺之
害無所不有叡割有揚荊梁三州之土因其故
地分置十數州及諸郡縣郡縣戶口至有不滿
百者遣使韓暢浮海來請通和平文皇帝以其
僭立江表拒不納之是時叡大將軍王敦宗族
擅勢權重於叡遂為上下了無君臣之分叡侍
中劉隗言於叡曰王氏彊大宜漸抑損敦聞而
惡之惠帝時叡改年曰永昌王敦先鎮武昌乃
表於叡曰劉隗前在門下遂秉權寵今輒進軍
指討姦醜宜速斬隗首以謝遠近朝梟隗首諸
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
伊尹之訓殷道復昌賢智故有先失後得者矣
敦又移告州郡以沈充為大都督護東吳諸軍
叡乃下書曰王敦恃寵敢肆狂逆方朕於太甲
欲見囚于桐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當親

入逆詔光祿勳王含率其子瑜以
郡于武昌敦以其司空王導爲前鋒
大都督尚書陸曄爲軍司以廣州刺史陶侃爲
江州梁州刺史甘卓爲荊州使其率衆掎躡敦
後以太子右率周莚率中軍三千人討沈充敦
至溯州表尚書令刁協黨附宜加誅戮叡遣右
將軍周札戍于石頭札潛與敦書許爲應
敦使司馬楊朗等入于石頭札見敦朗等既
據石頭叡征西將軍戴淵鎮北將軍劉隗率衆
攻之戴淵親率士鼓衆陵城俄而鼓止息朗等
乘之叡軍敗績隗協入見叡叡遣其避禍二人
泣而出隗還淮陰後奔石勒協奔江乘爲賊追
兵所害叡師敗敦自爲丞相武昌郡公邑万戶
朝事大小皆關諮之敦收戴淵及叡尚書左僕
射周顗並斬于石頭皆叡朝之望也於是改易
百官及諸州鎮其餘轉徙黜免者過百數或朝
行暮改或百日半年敦所昵沈充錢鳳等所言
必用所譖必死敦將還武昌其長史謝鯤曰公

不朝天子今下私議敢問君能[illegible]乎對曰鯤
近入覲王上側席待公遲得相見公宜省穆然必
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
君等數百人何損朝廷遂不朝而去敦召安南將
軍甘卓湘州譙王承爲軍司並不從敦遣從母弟
南蠻校尉魏乂率江夏太守李恒攻承於臨湘
旬日城陷斬承送于武昌敦從弟王廙使賊迎
之害于車中先是王敦表疏一旨不遜叡以示
丞曰敦言如此豈有臣哉對曰陛下不早裁之
難將作矣敦惡之令南陽太守周慮襲殺甘卓叡
畏迫於敦居常憂戚發病而死
子紹僭立改年曰太寧王敦將篡諷紹徵己乃
爲書曰孤子紹頓首天下事大紹以眇身弗克
負荷哀憂孔疚如臨于谷實賴家宰以濟艱難
公邁德樹勳遐邇歸懷任社稷之託居總己之
統然道里長遠江川阻深動有介石之機而回
旋所愍矣公宜入輔朝政得旦
亦欲以爲然以公高亮忠允至志

憂國苟其宜然便當以奚處之期於靜國寧
民要之括囊無咎無譽但恐闇同此志竊便遂剋近
期以副翹企之懷紹甚憚於敦若此後便兼太
常應詹拜敦丞相武昌郡公奏事不名入朝不
趨劍履上殿敦於是屯於蕪湖敦乃轉王導為
司徒自領揚州刺史以兄含子應為武衛將軍
以自副武敦無子養應為後敦疾踰年故召含
還欲屬以後事是時敦令紹宿衛之兵三番休
二紹務欲襲敦微行察敦營壘及敦疾紹屢遣

大臣參問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敦
疾甚紹召其司徒王導中書監庾亮丹陽尹溫
嶠尚書卞壺密謀討之導嶠及右將軍卞敦其
據石頭光祿勳應詹都督朱雀桁南諸軍事尚
書令郗鑒都督從駕諸軍事紹出次于中堂敦
聞兵起怒欲自將困不能坐召其黨錢鳳鄧岳
周撫等率眾三万指造建業含謂敦曰此事吾
便當行於是以含為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克之
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為天子便盡卿

乞敕身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初紹謂敦已
死故敢發兵及下詔數日敦猶能與王導書復
自手筆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太真溫嶠
字也紹剋見之咸共駭懼含等兵至溫嶠輒燒
朱雀桁以挫其鋒紹使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
軍陳嵩段秀弟秀率壯士千人逆含等戰于
江寧斬其前鋒將何康殺數百人敦聞康死軍
不獲濟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微群從中才
兼文武者皆早死今年大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

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乃復臥使術士郭
璞筮之卦成對曰不能佳敦既疑璞勸嶠亮等
舉事又聞其惡於是殺璞敦疾轉困語其舅羊
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
然後營葬初敦啟歛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
之及疾甚見刁協甘卓為祟遂死王應祕不發
喪裹屍以席埋於齋中與其將諸葛瑤等縱酒
淫逸沈充將万餘人來會含等充臨行顧謂其
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能歸也紹平西軍祖約

率衆于淮南逐吳所置淮南太守任台紹將
劉遐蘇峻濟自滿洲合相率渡兵應詹並擊大
破之周撫斬錢鳳沈充將吳儒斬充紹遣御史
劉尋發敦瘞斬屍梟首朱雀桁紹死
子衍嗣立號年曰咸和衍歷陽太守蘇峻不順
於衍衍護軍庾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晁錯
所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速而禍小不
削反遲而禍大乃以大司農徵之令峻弟逸領
峻部曲徵書至峻怒曰庾亮專權欲誘殺我也

阜陵令匡術樂安人任讓並為峻謀主勸峻誅
亮乃使使推崇祖約共討亮約大喜於是約命
兄逖子沛國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將兵
會峻峻使其黨韓光光名犯恭宗廟諱入姑孰
殺于湖令陶馥殘掠而還衍假庾亮節為征討
都督使其右衛將軍趙胤左將軍司馬流率衆
次于慈湖韓光襲殺流殺之衍以其驍騎將軍
鍾雅為前鋒監軍假節率舟軍拒峻宣城內史
桓彝統吏士次于蕪湖為韓光敗之大掠宣城

縣而還江州刺史溫嶠使督護王愆期西陽太
守鄧岳鄱陽太守紀睦等以舟軍赴于建業愆
期岳次直瀆峻督衆二萬濟自橫江登牛渚山
愆期等邀擊不制峻至蔣山衍假領軍卞壼
節率諸將陳兵衍之將以兵弱為峻所敗卞壼
及其二子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
守陶瞻散騎侍郎任台等皆死死者三千餘人
庾亮兵敗與三弟奔溫嶠峻遂焚衍宮群賊
突掠百官奔散唯有米數萬石而已無以自供峻

逼衍大赦庾亮兄弟不在赦限峻以祖約為太
尉尚書令加侍中自為驃騎將軍領軍將軍錄
尚書事於是建業荒殘悉奔投吳會者十八九溫
嶠聞之移軍征鎮州郡庾亮至益口嶠分兵配
給又招衍荊州刺史陶侃欲共討峻侃不從曰
吾疆埸外將本非顧命大臣今日之事所不敢
當嶠將佗子為峻所害嶠愛復喻侃曰蘇峻遂得志
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地乎賢子既沒天
下為公痛心況慈父之情哉侃乃許之蘇峻也

於于湖衍母庾氏憂怖而死蘇峻聞兵起自姑
孰還建業屯于石頭使其黨張瑾管商率衆拒
諸軍逼遷衍於石頭衍哀泣升車宮人盡哭大臨
從行者皆莫不流涕峻以倉屋為宮使鄉人許方
為司馬督將兵守衛陶侃庾亮溫嶠率舟軍二
萬至于石頭俄引還次于蔡洲沙門浦庾亮守
白石壘朝峻將万餘人攻之亮等逆擊峻退
吳國內史庾冰率三吳之衆驟戰不勝瑾商等
破庾冰前軍於無錫焚掠吳興義興宣城內
史桓彝糾率吏民力戰不勝為峻所殺祖約為
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乃奔于歷陽長史
人賈寧勸峻殺王導等諸大臣峻不從乃改
計叛峻王導使袁耽潛諷納之謀衍出奔溫
嶠嶠命盤貸于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
士衆乃糧食也惟欲得老民為主耳今比戰皆
北良將在今若無食民便欲西歸先是嶠慮
侃不赴故以甘言招侃嶠乃卑辭謝之且曰今
者騎虎之勢可得下乎賊垂滅願公留思侃怒

少北其將李陽說曰今事若不捷雖有粟焉得
而食之公宜割見儲以濟大軍乃以米五万石
供軍祖渙龍驤盜口欲以沮溫嶠之兵渙過皖攻
譙國內史桓宣不克乃還蘇峻并兵攻大業大
業水竭飲糞汁諸將謀救之慮不能當其欲
水陸攻峻陶侃以舟師攻石頭溫嶠庾亮陳于
白石峻子碩以數十騎出戰峻見碩騎乃捨其
衆自以四馬北下突陳陳堅乃還軍士彭世李
千投之以矛峻墜馬遂梟首臠割之焚其骸骨
任讓及諸賊帥復立峻弟逸求峻屍弗獲乃發
衍父母冢剖棺焚屍匡術率其徒據苑城以降
韓晃蘇碩等率衆攻苑中飢穀石四万諸將
攻石頭蘇碩及其武王世子休率勁賊亂盧張
偏等數十人擊李陽於祖浦退走碩等追之庾
冰司馬滕含以銳卒自後擊之碩逸等潰奔
于曲阿含入抱衍始得出奔溫嶠之舟是時兵
破之後宮室灰燼議欲遷都王導不從乃止衍
改年咸康建國中衍死中書監庾冰率衍子

千齡　初岳之立當改元
庾冰立號而晉初已有改作又如之乃爲建
元頃之或告冰曰子作年號乃不視讖此讖
云建元之末丘山崩丘山岳也冰瞿然又而
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遂不復改
岳死庾冰欲立司馬昱驃騎將軍何充立岳
子聃號年曰永和聃安西將軍桓溫率所統
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聃威力微弱不能
控制也及石虎死聃征北將軍褚裒以舟軍

至下邳西中郎將陳逵進據淮南石遵聞裒
至下邳使其司空李農領萬餘騎逆圍裒護
王龍於薛執龍送于鄴又殺李邁龍及之
驍將三軍喪氣乃引還陳逵聞之震懼焚
淮南而走桓溫表廢聃揚州刺史殷浩聃憚
溫乃除其名溫遂率所統諸軍步騎四萬自
鄖越關中至灞上苻健與五千餘人守長安
小城是歲大儉溫軍人懸磬健深溝堅壁清
野待溫溫軍食盡乃退苻健遣子萇頓櫟

敗之初溫入灞上其部將揚武將軍順陽太守
薛珍勸溫徑進逼城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
有所獲溫退珍乃還放言於衆自矜其銳而咎
溫之持重溫慙忿殺之聃又改年曰升平聃死
無子
立衍子丕號年隆和時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
那得久改爲興寧又謠曰雖復改興寧亦自無
聊生丕死
弟奕立號年曰太和桓溫率衆北討慕容暐至

金鄉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軍自清水入河
慕容垂逆擊破之獲其將吏役溫之北引也先命
西中郎將袁真交趙悅開石門而袁真等停於
梁宋石門不通糧竭溫自枋頭回軍垂以步騎
數万追及襄邑大敗溫軍溫遂歸罪袁真除名
削爵收鄧傳其子僕于等於梁國內史朱憲真
據壽陽以叛真諸子兄弟擁兵自守招誘陸城
戍將陳郡太守朱輔數千人遣參軍與慕容暐通慕
容暐又遣使西降苻堅具死輔立其嫡子瑾

爲使持節建威將軍豫州刺史瑾弟四五人皆
領兵嶂令陳文報㬎亮口以觀釁桓溫遣督護
竺瑤以軍沂淮伐瑾瑤次于肥口屢戰慕容暐
假瑾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瑾弟冰等皆
郡守四品將軍朱輔亦望之溫乃伐瑾瑾等拒
戰於是築長圍守之城中夜潰遂平瑾初溫任
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氣曾臥對親僚撫
枕而起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後悉衆北討冀成陵奪之勢及枋頭奔敗知民

望之去已既平瑾問中書郎郗超曰足以雪枋
頭之恥乎超曰此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
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愜民望
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溫既宿有此謀深納超言
溫自廣陵將旋鎮姑孰至于白石乃言其主奕
少同閹人之疾初在東海琅邪國親近嬖人相
龍朱靈寶等並侍卧內而美人田氏孟氏遂生
三男將致疑惑然莫能審其虛實至是將建儲
立王溫因之以定廢立之計遂率百寮並還朝

堂溫率衆入屯宮門進坐殿庭使督護竺瑤
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步下
西堂登犢車群臣拜辭皆殞涕侍御史將百餘
人送出神虎門入東海第於是迎司馬昱而立
之
昱簡文帝也昱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既僭立改
年曰咸安以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入殿進丞
相其大司馬等並如故留鎮建業以弈爲海西
縣公溫常有大志昱忌不自安謂中書郎郗超

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
父愔爲會稽太守超假還東昱謂之曰致意尊
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衞思
患豫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又誦庾闡詩云志
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因泣下昱疾與溫書曰
吾遂委篤足下便入與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
於此今者惙然勢不復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
旣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艱難而昌明幼冲眇
然非阿衡輔導之訓當何以經濟世國家計

一託於公是死
子昌明僭立徐州小吏盧悚殺其妖衆男女二
百向晨攻廣莫門詐言海西公還由万春雲龍
門入殿略取三廂及武庫甲仗時門下東校並
假兼在直吏士駭愕不知所為游擊將軍毛安
之先入雲龍門討悚中領軍桓祕將軍殷康止
車門入會兵攻之斬五十六級捕獲餘黨死者
數百人前殿中監許龍與悚皆遣人至吳許迎
弈弈不從昌明改年曰寧康徵溫入朝又詔溫
嘉靖六年補刊　魏書傳八四　十七
無拜尚書謝安等於新亭見溫皆敬溫拜墓
得病還姑孰溫自歸寢疾諷求備物九錫謝安
已令吏部郎袁彥伯撰策文文成安輒勾點令
更治改既屢引日乃謀於尚書僕射王彪之彪
之云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小遲回
其事安從之溫死苻堅遣苻雅率將王統朱彤
楊安姚萇步騎五萬向駱谷伐昌明秦州刺史
楊纂纂請救於梁州刺史楊亮亮遣參軍卜靖
赴之敗走朱彤至梁州亮望風奔散於是堅遂

有梁益二州昌明上下昔不惡怖建國三十九
年昌明改年曰太元元年太祖七年苻堅大衆
討昌明令其國曰東南平定指日當以司馬昌
明為尚書僕射可速為起第於前後擒張天錫
等皆豫築甲第至而居之堅至淮南大敗奔退
是時昌明年長嗜酒好內而昌明弟會稽王道
子任居宰相昏醟尤甚狎昵諂邪于時一[illegible]構
內外風俗頹薄人無廉恥左僕射王珣兒婚門
客車數百乘會聞王雅為太子少傅回以詣雅
魏書傳八四　十八
者非才高雅素有寵人情去就若此皇始元年昌
明死子德宗僭立初昌明耽於酒色末年殆為
長夜之飲醒治既少外人罕得接見故多居內
殿流連於樽俎之間以嬖姬張氏為貴人寵冠
後宮威行閫內於時年幾三十昌明妙列妓樂
陪侍嬪少乃笑而戲之云汝以年當廢吾已屬
諸姝少矣張氏潛怒昌明不覺而戲逾甚向夕
昌明稍醉張氏乃多潛飲宦者內侍而分遣焉
至暮昌明沉醉臥張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既

絕而賂貨左右云以魘死時道子昏縻子元顯
專政遂不窮張氏之罪
德宗既立改年為隆安以道子為太傅揚州牧
中書監加殊禮黃鉞羽葆鼓吹又增田仗百人
入殿既而內外衆事必先關於道子尚書僕射
王國寶輕薄無行為道子所親權傾朝廷擅取
東宮兵以配己府道子以王緒為輔國將軍琅
邪內史又輒并石頭之兵屯于建業緒猶領其
從事中郎居中用事寵幸當政德宗兗州刺史

王恭惡國寶王緒之亂政也乃要荊州刺史殷
仲堪剋期同舉王恭表德宗曰國寶身負莫大
之罪謹陳其狀前荊州刺史王忱國寶同產弟
世受任西藩不幸致喪國寶求假奔赴遂不即
路慮臺糾察懼於黜免乃毀冠改服變為婦人
與婢同載入詣相王又先帝暴崩莫不驚號而
國寶靦然了無哀容方犯閤叩扉求行姦計欲
詐為遺詔矯弄神器彰暴于外莫不聞知讒疾
二司比過於讎敵樹立私黨遍於府朝兵食資儲

歛為私積販官鬻爵威恣百城收聚不逞招集
亡命輔國將軍王緒頑凶狂狡人理不齒同惡
相成共竊名器自知禍惡已盈怨集人鬼規為
大逆蕩覆天下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衷君側之
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恭表至道子密欲討恭
以元顯為征虜將軍內外諸軍潛加嚴備而國
寶惶懼不知所為乃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
雨各散而歸緒勸國寶殺王珣然後南征北伐
弗聽反問計於珣既而懼懾遂上表解職尋復

悔懼詐稱德宗復其本官道子既不能拒恭等
之兵亦欲因以委罪乃收國寶付廷尉殺之斬
王緒於市以悅恭等司徒左長史王廞遭母喪
居吳恭板行吳國內史廞乃徵發吳興諸郡兵
國寶既死王恭使廞反於喪廞謂因緣事際可
大得志乃據吳郡遣子弟率衆擊恭以女為貞
烈將軍亦置官屬領兵自衛恭遣司馬劉牢之
討平之德宗譙王尚之兄弟復說道子以為藩
伯彊盛宰相權弱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然

之分遣腹心跨據形要由是內外騷動王恭深
慮禍難復密要殷仲堪西中郎將庾楷廣州刺
史桓玄同會建業玄等響應恭抗表傳檄以江
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爲事端仲堪遣龍驤將
軍南郡相楊佺期舟師五千發江陵桓玄借兵
於仲堪亦給五千人於是德宗戒嚴加道子黃
鉞遣右將軍謝琰拒恭等元顯爲征討都督衆
軍繼進前軍王珣領中軍府衆次于北郊以尚
之爲豫州刺史率弟恢之允之西討楷等皆執

白虎幡居前王恭遣劉牢之爲前鋒次于竹里
初道子之謀恭也啗牢之以重賞牢之斬恭別
帥顏延延弟強送二級於謝琰琰與牢之俱進
襲恭恭奔于曲阿爲湖浦尉所執送建業尚之
與庾楷子鴻戰于牛渚斬鴻前鋒將殷萬鴻遁
還歷陽尚之猶不敢濟桓玄佺期奄至橫江尚
之等退恢之所領外軍皆沒玄等徑造石頭仲
堪繼在蕪湖建業震駭道子殺恭於倪塘桓玄
等於是走還歷陽是年冬德宗遣使朝貢并乞

也尋知牢之已濟乃曰孤不恥走於是乃走緣
道多遺珍寶牢之將士爭取之不得窮追恩復
入於海初三吳困於兵亂皆企望牢之高素等
既至放肆抄暴百姓咸怨毒失望爲孫恩徃海
妖衆轉復從之既破永嘉臨海復入山陰謝琰
戰歿於是建業大震遣冠軍將軍東海太守桓
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廣陵相高雅之等東討
恩吳興太守庾桓慮妖黨復發大行誅戮殺男
女數千人孫恩復破高雅之於餘姚雅之走還

山陰元顯自爲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
六州本官悉如故封子彥章爲東海王食邑八與
四方餘戶淸選友學臣寮吏兵一同宗國孫恩
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万劉牢之隔在山陰衆
軍懼不敢旋恩遂徑向建業德宗惶駭遽召豫
州刺史司馬尚之于時中外洶擾而元顯置酒
高會道子唯日祈于鍾山恩來漸近百姓忷懼
尚之率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時泝風不得
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

戍石頭以外皆專之於荊江自江以西則受命
於豫州京口暨于江北皆兗州刺史劉牢之等
所制德宗政令所行唯三吳而已恩既作亂八
郡盡為賊場及丹陽諸縣處處蜂起建業轉成
蹙弱且妖惑之徒多潛都邑人情危懼恒慮大
兵竊發於是衆軍戒嚴劉牢之其衛將軍謝琰
討之恩等禁令不行肆意殺戮士庶死者不可
勝計或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者輒支解
之其虐如此驃騎長史王平之死未葬恩剖棺

焚屍以其頭為穢器牢之率軍討破之琰[illegible]
吳興賊徒遁走驅逼士庶奔于山陰諸妖[illegible]
家婦女尤甚未得去者皆盛飾嬰兒投之於水
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復就汝也賊餘
走散邑屋焚毀郛郭之中時見人跡經月乃漸
有歸者謝琰留屯烏程遣其將高素助牢之牢
之率衆軍濟江初孫恩聞八郡響應也告諸官
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業
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據浙江不失作句踐

師請討姚興二年夏德宗又遣使朝貢以元顯
為揚州刺史道子有疾元顯[illegible]已弗得[illegible]參從故
稱以自授而道子弗知既瘳乃大怒以元顯已
拜故弗復改於是內外政事一決元顯道子少
而耽酒治日甚希至是無事俾晝作夜時謂道
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千兩輻湊東第門
可設雀羅矣元顯年少頓居權重驕奢淫暴是
[illegible]讖之初德宗新安太守孫泰以左道惑衆
誅泰兄子恩竄于海嶼妖黨從之至是轉衆

攻上虞殺縣令衆百許人徑向山陰會稽內史
王凝之事五斗米道恩之來也弗先遣軍乃稽
顙于道室跪而咒說指麾空中若有處分者官
屬勸其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出兵凡諸津
要各有數萬人矣恩漸近乃聽遣軍比兵出恩
已至矣戰敗凝之奔走[illegible]執之旬日恩衆數
萬自號平東將軍逼人士為官屬號其黨[illegible]妖
惑並殺守令而應之[illegible]內史桓謙
出奔吳興太守謝邈[illegible]害德宗以來內外乖

僭晉尚之尚在建業復聞牢之不還不上乃
走舍郁洲恩別帥盧循攻沒廣陵虜掠去桓
玄聞孫恩之逼也乃建牙戒嚴表求征討時恩
去未達玄表復至元顯等大懼急遣止玄使桓
密使自結於元顯說玄大失人情衆不爲用若
朝廷遣軍已當內應元顯得書大喜遣張法順
謀于劉牢之牢之同許焉於是徵兵裝艦將謀
西討德宗改年曰元興以元顯爲大都督討玄
玄軍至元顯不戰而敗父子並爲玄所殺後改

年爲大亨天興六年十月德宗遣使朝京師德
宗封桓玄爲楚王玄尋逼德宗手詔禪位德宗
出居永安宮玄既受禪封德宗爲南康平固縣
王居之尋陽天賜元年德宗在姑孰二月至尋
陽其彭城內史劉裕殺玄徐州刺史桓脩與劉
毅等舉兵討玄玄敗走尋陽擁德宗兄弟至於
江陵又走荊州荊州別駕王康產南郡相王騰
之迎德宗入南郡府桓玄死玄將桓振復襲江
陵斬王康產及騰之將殺德宗玄揚州刺史新

安王桓謙苦禁之乃止時盧循執德宗廣州刺
史吳隱之自號平南將軍廣州刺史令其黨徐
道覆據始興餘郡皆以親黨居之德宗復僭立
於江陵改年義熙尚書陶夔迎德宗達于板橋
大風暴起龍舟沈沒死者十餘人德宗發江陵
至尋陽其益州刺史毛璩參軍譙縱反攻涪城
尅之遂以益州叛德宗發姑孰還建業六
月太祖遣軍攻德宗鉅鹿太守賀申申舉城降
永興二年盧循復起於嶺南殺德宗江州刺史

何無忌於石城咸欲以德宗北走知循未下乃
止裕令撫軍劉毅討循敗於桑落洲步走而還
裕嘗出超諸葛長民等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
從神瑞二年德宗遣廣武將軍玄文石齊朝貢
太宗初劉裕征姚泓三年太宗遣長孫道生娥
清破其將朱超石於石河擒騎將楊豐斬首千
七百餘級三年德宗死
弟德文僭立四年改年曰元熙五年禪位
於劉裕封德文爲零陵王德文后河內褚氏兄

李之弟淡之雖德文姻戚而盡心於裕德文
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內人密加毒害前
非一及德文被廢因於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
氏共止一室慮有鴆毒每自煮食於前六年劉裕
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褚氏褚
氏出別宮於是兵乃踰垣而入進藥於德文德
文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人身乃以被掩
殺之自叡之僭江南至於德文之死君弱臣彊
不相羈制賞罰號令皆出權寵危亡廢奪無歲

相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也
賨李雄字仲儁蓋廩君之苗裔也其先居於巴
西宕渠秦并天下爲黔中郡薄賦其民口出錢
三十巴人謂賦爲賨因爲名焉後徙櫟陽祖慕
魏東羌獵將慕有五子輔特庠流驤晉惠時關
西擾亂頻歲大飢特兄弟率流民數萬家就穀
漢中遂入巴蜀時晉益州刺史趙廞反叛特兄
弟起兵誅之晉拜特宣威將軍長樂鄉侯流奮
威將軍武陽侯流民閻式等推特行鎮北大將

軍承制封拜流行鎮東將軍俄而特爲晉益州刺史
羅尚所攻昭帝七年特自稱大將軍大都督號
年建初戰敗爲尚所殺流代統兵事流字玄通
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流將死以後事屬雄雄
特少子也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十年僭稱成
都王號年建興置百官時涪陵人范長生頗有
術數雄篤信之勸雄即尊號十二年僭稱皇帝號
大成改年爲晏平拜長生爲天地太師領丞相
西山王又改年爲玉衡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

使朝貢與穆帝請分天下雄捨其子而立兄盪
第四子班爲太子烈帝六年雄死
班代統任雄子期殺班而自立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昭成帝立爲王恒驤子壽自
涪城襲克成都廢期爲邛都公期自殺
壽字武考初爲雄大將軍封建寧王以南中十
二郡爲建寧國至期徙封漢王既廢期自立改
年爲漢興又改號曰漢昭成建國元年也壽寵廣漢
太守李乾與大臣謀欲廢壽壽懼令子廣與大

匠明與大殿前中書閣鄴中殷實宮觀美麗石虎以
罰御下控制邦域壽甚深用欣慕其吏民有小
過輒殺之以立威名又以郊甸未實城邑空虛
工匠器械事用不足乃徙民三丁已上於成都
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
水入城務於奢侈百姓疲於使役民多嗟怨思
亂者十室而九其尚書左僕射蔡興直言切諫
壽以為誹謗誅之其臣龔壯作詩七首託言應
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
之話言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
明政法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
化自以勝之也及壽疾病見李期蔡興為祟遂
死子勢統任

勢字子仁既立改年為太和遣使朝貢又改為
嘉寧勢弟漢王廣以勢無子請為太弟勢不許
廣欲襲勢勢使其太保李弈襲廣於涪城剋之
貶為臨邛侯廣自殺勢既驕吝荒於酒色至
殺人而取其妻又納李弈女為后耽於淫樂不

恤國事夷獠叛亂掠至戌削其年老儉性多忌
害誅殘大臣刑罰酷濫斥外父祖舊臣親任近
習左右小人因行威福脩飾室宇群臣諫諍一
無所納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
加相國董皎太都督以名位優之實望與分災
責勢在國十年司馬桓溫伐之勢降於溫先
是頻有怪異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遊入草
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能動搖
不能言廣漢馬生角各長寸半有馬駒一頭二
身共耳無目二陰一牝一牡又有驢無皮毛飲
食數日而死江南雨血地生毛江源又生草高
七八尺華葉皆赤子青如牛角涪陵民藥氏婦
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李漢家舂米米自
中跳出斂舉箕中又跳出寫置簞中童謠曰
橋頭關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又曰有客有
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誰周云我死後三十年
當有異人入蜀由之而亡蜀亡之歲去周亡三
十二年周又著讖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特

攻難得歲在玄宮付相剋卒如其言

史臣曰司馬叡之竄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跼天蹐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矣

列傳第八十四　魏書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五　魏書九十七

島夷桓玄　海夷馮跋

島夷劉裕

島夷桓玄字敬道本譙國龍亢楚也僭晉大司馬溫之子溫愛之臨終命以為後年七歲襲封南郡公登國五年為司馬昌明太子洗馬玄志氣不倫欲以雄豪自許朝廷以溫有陵虐之迹故抑玄兄弟出為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是始初司馬昌明死子德宗立道子擅權信任尚書僕射王國寶國寶所親謀削荊州刺史殷仲堪令推德宗兗州刺史王恭為盟主以討國寶仲堪從之會恭使亦至相結於中路約同大舉並抗表起兵尋平王國寶等天興初德宗以玄為使持節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後王恭復與德宗豫州刺史庾楷共起兵以討其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玄及龍驤將軍楊佺期荊州刺史殷仲堪等率眾應恭玄等至於石頭於時德宗征

虜將軍司馬元顯元顯時年十六仍守石頭列舟艦斷淮
口道子出軍將士忽有馬驚軍中擾亂人
馬赴江者甚衆良久乃定玄等不知建業危弱
且王恭尋敗玄甚懼乃回軍于蔡洲王恭司
馬劉牢之率北府軍來次新亭於是德宗以桓
脩為荊州仲堪為廣州玄為江州佺期為雍
州刺史郗恢為尚書仲堪回師南旋乃使人徇
于玄等軍曰若不各散歸大軍至江陵當悉
戮餘口仲堪偏將劉系先領二千隸于佺期
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乃狼狽而走庭楷亦棄
衆奔于西軍玄等遂輕舟追仲堪至尋陽而推
玄為盟主盟於夏口德宗加玄都督荊州四郡
以玄兄西昌公偉為輔國將軍南蠻校尉寵玄
兄弟欲以侵削荊雍先是荊州大水仲堪倉廩
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
史郭銓當之鎮路經夏口玄遣銓為前驅玄發夏
口與仲堪書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頓兵江口
若相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爾便當率軍入

江別與桓偉書令克期為內應偉惶遽以書示
仲堪仲堪執偉為質遣從弟遹龍驤將
軍殷遹振威將軍劉山民等率衆七千至西江
口玄聞遹至復與其黨將永道領帳下擊之遹
等敗走玄頓巴陵收其兵而館其穀復破楊廣
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
駭震城內大飢以胡麻為廩初仲堪之得玄
書也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
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全軍無緣委城逆
走其後佺期聲言來收集已有儲
矣可有數萬人百日糧佺期信之乃率步騎八
千既至仲堪惟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
敗矣不過見仲堪使人於艦上橫射玄玄軍亦
射之佺期乃退玄乃渡軍於馬頭命其諸軍進
破殺仲堪殺楊廣佺期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
企生等德宗以玄為持節都督荊司雍秦梁益
寧江八州及揚豫八郡諸軍事後將軍荊江
二州刺史玄大論功賞以長史卞範之領南郡

社委以心膂之任乃斷上流禁商旅德宗下詔
曰豎子桓玄故大司馬不臧之息少懷狡惡長
而不悛遂與王恭協同奸謀阻兵內侮三方雲
集志在問鼎闚擬神器賴祖宗威靈宰傅神略
忠義奮發罪人斯殄玄等猖狂失圖回舟遁逝
便宜乘命殲除奸凶于時同異之論用惑朝策
遂使王心廢撓寵授非所猶冀玄當洗濯胸腑
小懲大誡而狼心弗革悖慢愈甚割據江湘擅
威荊郢矯命稱制與奪任手又對侍中王謐放

八十五　四

肆醜言欲縱凶毒陵上京無君之心形於音
翰不臣之迹日月彌著是可忍也孰不可懷宜
明九伐以寧西夏尚書令後將軍元顯可為征
討大都督督十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以劉牢之為前鋒行征西將軍權領江州
命司馬尚之入沔水玄聞元顯處分甚駭懼欲
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東下玄甚狐疑範之
苦勸玄乃留桓偉守江陵率軍東下至夏口乃
建牙傳檄因索揚州刺史元顯凶暴之狀自幼

於社稷[illegible]如[illegible]用居喪無一日之哀褒
絰為胥征之服絲竹於殯[illegible]色於罔極
之日劫略王國寶[illegible]一朝坐房此基惡之始
驕悖視聽者矣相王有疾[illegible]無[illegible]悚懼幸災擅命
揚州竊授遂乃父子同錄比肩連[illegible]既專權重
多行險慝恐相王知之杜絕視聽惡聲無聞後
興言[illegible]方機[illegible]重委之厲孽國典朝政紛紜淆
亂又諷[illegible]尚書[illegible]使普敬錄公錄公之位非盡敬
之所[illegible]朝禮又歎賊陵縱破軍殄

八十五　五

民之後已為都督親則刺史於[illegible]宜降之日輒加
崇進[illegible]六年古今未[illegible]此宰相懲惡已獨解錄
推稱[illegible]歸之有在[illegible]借逆未有若斯之甚
者最妾之僭殆同六禮乃偽尚書僕射為媒人
長史為迎客[illegible]同[illegible]長秋所謂撫若之
心偏聽而發入口觀伎[illegible]令子女至人家宿廣
突歸妻嫁封迺今甫見易[illegible]之欲[illegible]靈以來忽
有支解之刑[illegible]城之[illegible]一
經而斬又以四歲[illegible]曲[illegible]之封吳興[illegible]

之後橫復若斯之調妖惑[illegible]與寧[illegible]此皆屠虐[illegible]
程昧孫泰供其膳在夜思[illegible]宗孫泰[illegible]北備秦
承其我劣得行威福雖加誅[illegible]深既多加之以
苦發樂屬枉濫者衆驅逐徙撥死叛殆盡改號
元興以爲己瑞[illegible]之符命以[illegible]尤著否極必
亨天爲其[illegible]不義不昵勢必崩喪取亂[illegible]
在斯會三軍文武憤踊即路玄亦失荊楚人情
而師出不順其兵雖强[illegible]爲用恒有回師之
計既過尋陽不見東軍[illegible]乃定於是遂鼓行

九一五　六

而進徑至姑孰又克[illegible]牢之遣子敬宣詣
玄請降玄大[illegible]至新亭元
顯棄船退入國子堂列陣[illegible]宣陽門前元顯欲挾
德宗出戰而軍中相驚[illegible]言玄已及南桁乃回軍
赴宮既至中堂一時潰散元顯奔東府惟張法
順一騎隨之玄乃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
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都督荊江二州
公如故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
長史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入殿於是收

道子付廷尉免爲庶人徙于安城郡殺元顯并
其子及豫州刺史司馬尚之吏部郎袁遵張法
順等[illegible]於豫章徙尚之弟丹陽尹恢之
輔國將軍允之及國寶兄子緒諸子于交廣州以
牢之爲會稽內史將欲解其兵也初敬宣既
隨入東府至是求歸玄與牢之受命乃遣之
敬宣既至牢之知將不免欲襲玄衆皆離散乃
於班瀆北走縊於新洲傳首建鄴敬宣奔於江
北玄白德宗大赦改年爲大亨玄讓丞相荊江

八十五　七

徐三州及錄尚書事乃改授太尉都督中外揚
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綠綟綬加袞冕之
服劍履之禮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增班劍六十
人甲仗二百人入殿玄乃鎮姑孰既而大築府
第田遊無度政令屢改驕侈肆欲朋黨羣逆
亂內外朝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左僕射桓謙
及丹陽尹卞範之玄大賦三吳富室以賑飢民
猶不能濟也東郡既用兵因以飢饉死者[illegible]
衆三吳戶口減半會稽則十三四臨海永嘉死

散殆盡諸桓貴賤皆以雜寶佩金玉相守閉門
而死玄自封豫章郡公食安成七千五百戶後
封桂陽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既
而殺道子玄削奪德宗供奉之具務盡約陋
殆至飢寒雖殺逆未至君臣之體盡矣進位大
將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奏事不名又表云曰
率諸軍命諸藩方兵掃平關洛德宗不許之玄
本無資力但好為大言既不辦行乃云奉詔故
止玄既與仲堪分先作輕舸服玩并制書畫

之具或諫曰今之行也必無戰鬥輜重自可
相運不煩復有制造玄曰書畫服玩宜恒在左
右且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眾咸
笑之玄所親仗惟桓偉而已先欲徵還以自副
貳偉既死玄甚懼懼初玄常以其父王業垂成
以己弱冠不及前構常懷恨憤及司馬元顯死便有
四方之志欲建業無復居下之心及偉死慮
己單弱益欲速成大業卞範之徒既慮事
變自率甘成共催促於是殷仲文等並已撰

集策命德宗詔以玄總百揆封南郡南平
宜都天門零陵營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
為楚王備九錫之禮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
刺史如故遣司徒王謐授祖國印綬光祿大夫
武陵王司馬遵授璽紱德宗先遣百寮問
請又云當親率數輸十二月德宗禪位於玄大
赦所部稱永始元年初欲改年為建始左丞王
納之曰建始者晉趙王倫之號也於是易為永
始復同王莽始貴之年玄又遷鄴宮遂風迅激

旌旗服章儀飾一皆傾偃其月酷寒此日尤甚
多行苛政而時施小惠迎溫神主進于太廟玄
遊行無度至此不出殿上施金顏流蘇絳帳頗
類輀車王莽仙蓋大廟郊齋皆一日而已又其
廟祭不及於祖以玄曾祖已上名位不顯故不
列序且以王莽立九廟見譏前史遂以一廟矯
之又毀備晉小廟以崇其太廟其庶母蒸嘗靡有
定所慢祖忘親時人知其不永是月玄出遊水
南飄風飛其儀蓋又欲造大輦使容三十人坐

以二百人輿之玄驕逸荒縱不恤時事奏案停積了不省覽或親細事手注直官自用令史制度紊亂出于司存皆不暇省晝夜遊獵文武困之直侍之官皆繫馬省中依下之吏留供土木之役朝士勞瘁百姓力屈民之思亂十室而八德宗彭城內史劉裕因是斬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與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收眾濟江玄加桓謙征討都督召侍官皆入止省中玄移還上宮百僚步從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遣頓丘太守吳甫

記　八十五　十

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裕裕於江乘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外示閑暇而內懷恇怯及聞二將已沒志意荒窘計無所出日與巫覡術道士為厭勝之法乃謂眾曰朕其敗乎黃門郎曹靖對曰神怒民怨臣實甚懼玄曰民怨可然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諫玄使桓謙何澹之屯于東陵門卞範之屯覆舟山西眾

合二万又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卒利器援助謙等謙等大敗玄聲言赴戰將子姪出南掖門西至石頭先使殷仲文具船於津遂相與南走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粥咽不能下玄子昇五六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玄挾德宗發尋陽至江陵西中郎將桓石康納之張幔屋止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為尚書僕射殷仲文為徐州其餘各顯用玄謂諸侍臣曰卿等並并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

記　八十五　十一

詎見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逾甚殷仲文諫之玄大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可施之以恩也荊江郡守以玄播越咸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怒不受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在道自作起居注敘其拒劉裕事自謂經略舉無遺失諸將違節度以至於敗不暇謀議軍事惟誦述宣傳之劉毅等追

其冠軍將軍劉毅毅從弟建威追之玄留其黨庾仄為常
裝輕舸於舫側故其兵人莫有鬬志玄乃棄衆
而走餘衆以次崩散遂與德宗還江陵初玄留
德宗小妻子巴陵殷仲文與玄同舟乃説玄求別
舫收集散軍遂以德宗妻歸于建鄴玄入江陵
城南平太守馮該勸玄更戰玄欲出漢中投梁
州刺史桓希夜中處分將發城內已亂禁令不
行將親近腹心百許人出城北至城門左右即
於闇中斫玄面前後相殺交橫盈路玄僅得至

船德宗入南郡府玄既下船猶欲走漢中玄屯
騎校尉毛脩之誘以入蜀遂與石康等泝江而
上達枚回洲為　益州參軍費恬等迎射之箭如
雨下玄中流矢子昇輒拔之益州督護馮遷抽
刃而登玄艦玄曰是何人也敢殺天子遷曰我
自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玄首并石康等斬昇
于江陵市傳送玄首梟于朱雀門玄既敗桓謙
匿於沮中桓振逃于華容之浦陰聚黨數千人
晨襲江陵克之桓謙亦聚衆而出振既至問玄

子昇所在知昇已死欲殺德宗謙苦禁之於是
為玄舉哀謚為武悼皇帝謙率群官復立德宗
振自為都督八州鎮軍將軍荊州刺史謙復本
職又加江豫二州刺史後德宗益州刺史毛璩
殺桓希於漢中桓振寇江陵為唐興所斬其餘
親從或當時擒獲或奔散外境數年之間並敗
滅之

海夷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伐本出長樂信都
慕容永僭號長子以跋父安為將永為垂所滅

安東徙昌黎家于長谷跋飲酒至一石不亂母
弟素弗次丕次洪皆任俠放逸不修行業跋恭
慎勤稼穡既家昌黎遂同夷俗後慕容熙僭號
以跋為殿中左監稍遷衛中郎將後坐事逃亡
陬而熙政殘虐民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等
二十三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
龍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
以跋為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事皆決跋兄弟太宗初雲為左右所

殺跋乃自立爲燕王置百官號年太平時永
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之太宗
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爲跋所留語在什門傳泰
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敕日自寅至申跋太史
令張穆以爲兵氣言於跋曰大魏威制六合而
聘使隔絶自古鄰國未有不通之理違義致忿
取敗之道恐大軍卒至必致吞滅宜還魏使奉
脩職貢跋不從太宗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
率衆二萬討之跋嬰城固守不克而還神麚二

年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爲世子攝
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妾宋氏規立其子受居
深忌翼謂翼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
翼遂還宋氏矯絶內外遣閹人傳問翼及跋諸
子大臣並不得省疾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
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亂乃言於
跋弟文通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文通襲位翼
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男百餘人悉爲文通
所殺

文通跋之少弟也本名犯顯祖廟諱高宗僭號
以爲征東大將軍領中領軍封汲郡公跋立爲
尚書左僕射改封中山仍爲領軍內掌禁衛外
總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劉義隆交通延
和元年世祖親討之文通嬰城固守文通營丘
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世祖徙其
三萬餘戶于幽州文通尚書郭淵勸其歸誠進
女乞爲附庸保守宗廟文通曰負釁在前忿彩
已露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文

通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鎭肥如以後妻
慕容氏子王仁爲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
公邈相謂曰大運有在家國已亡又慕容之譖
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
會世祖使給事中王德休示成敗崇遣邈入朝
世祖遣兼鴻臚李繼持節拜崇假節侍中都督
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
校尉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
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

已下文通遣其將封羽□□□□世祖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凡城降徙其三千餘家而還文通遣其尚書高顒請罪乞以季女充掖庭世祖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文通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言於文通曰雖結婚和通而未遣侍子魏若大舉將有危亡之慮夫以重山之隘劉禪銜璧長江之難孫皓歸命況魏之強於晉燕弱於吳蜀願時遣世子以恭大國之命然後收離集散□□恩惠分賑倉廩以濟民之

列傳八十五 十六

勸督農桑以慰□□庶必□□而更安社稷可以永保文通大怒殺之世祖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蹙削上下危懼文通太常陽岷復勸文通請罪乞降速令王仁入侍文通曰吾未忍為此若事不幸且欲東次高麗以圖後舉岷曰魏以天下之衆擊一隅之地以臣愚見勢必土崩且高麗夷狄難以信期始雖相親終恐為變若不早裁悔無及也文通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盧孟光率衆迎之入和

龍城脫其敝褐取文通精仗以賦其衆文通乃擁其城內士女入于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閑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尾而渡宿軍地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長一尺二寸文通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文通慚怒稱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文通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

列傳八十五 十七

其侍人質任王仁文通忿怨之謀將南奔世祖又徵文通於高麗高麗乃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文通子朗朗子熙在外戚傳

島夷劉裕字德輿晉陵丹徒人也其先不知所出自云本彭城彭城人或云本姓項改為劉氏然亦莫可尋也故其猶與叢亭安上諸劉了無宗次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恒以賣履為業意氣楚剌僅識文字樗蒲傾產為時賤薄嘗負刁逵社錢三萬經時不還逵以其無行錄

而徵責無已王謐以錢代還事方得了甚不脩廉隅天興二年僭晉司馬德宗遣其輔國將軍劉牢之東討孫恩裕應募始為牢之參軍恩北寇海鹽裕追勝之以功稍遷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劉牢之討桓玄裕參其軍事牢之降裕為玄從兄脩中兵參軍孫恩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為主玄遣裕征之裕破循于東陽永嘉循浮海奔逸加裕彭城內史及桓玄廢德宗而自立裕與弟道規劉毅何無忌潛謀舉兵桓

脩弟弘鎮廣陵道規為弘中兵毅先為之佐天賜初裕與何無忌等詐獵城門開率衆斬玄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其日劉毅道規等亦斬弘因收衆濟江河內太守辛扈興恒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亦與裕剋是日取玄毅兄邁時在建業毅遣周安穆報之邁懼而告玄玄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裕率衆宿于竹里遇甫之於江乘裕執長刀直入其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使桓謙屯東

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裕又破之玄大懼乃挾子姪浮江南走裕入鎮石頭以德宗司徒王謐為錄尚書領揚州刺史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鎮軍將軍徐州刺史令道規等率衆追玄裕因是相署名位通顯尚書王嘏等迎德宗焚桓溫神主於宣陽門外誅殺尚書左僕射王愉及其子綏納等裕以司馬遵為大將軍承制入居東宮公卿以下莫不畢拜乃大赦惟玄一族不在例是夜司徒王

謐逃走裕以其素有恩議者謂綏宜誅之裕以其償錢之惠固請免之乃遣丹陽君孟昶迎之無忌道規至桑落洲破桓玄諸將進據尋陽加裕都督江州劉毅復敗桓玄於崢嶸洲玄乃棄衆單舸奔走挾德宗奔于江陵裕領青州刺史四伏百人入殺毅等平巴陵德宗復位於江陵改年曰義熙及還建業裕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節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詐不受乃出鎮丹徒改授都督十六州餘如故又

領兖州乃解青州盧循破廣州裕仍以循為廣
州刺史其黨琅邪人徐道覆為始興相裕又都
督交廣二州又封裕豫章郡公邑萬戶絹三萬
匹加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裕揚
州刺史錄尚書事居於東府裕遣劉敬宣伐蜀
為譙道福所敗乃免敬宣官裕自降為中軍將
軍開府如故永興初慕容超大掠淮北執德宗
陽平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驅掠千餘家
而歸裕乃伐超遂屠[illegible]執超斬其王公以下

以六十五　二十

三千人納口萬餘馬二千匹夷其城隍送超于
建業斬之裕是行也徐道覆勸盧循令乘虛而
出循從之於是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奔走
江州刺史何無忌率軍至豫章戰歿于時羣議
欲令德宗北徙渡江循遂寇湘中破劉道規於
長沙敗劉毅於桑落洲席卷而下裕將孟昶諸
葛長民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昶謂事必不
濟乃自殺裕發居人治石頭城道覆等至即欲
焚新亭白石焚舟而上盧循曰大軍未至孟

昶便逆自殺以此而推建業應有變何杖[illegible]
守之不可要不齊也乃屯軍於蔡洲循乃率衆數
萬上南岸至于丹陽郡遂進焚京口金城姑孰
寇掠塗中及江寧蕪湖循以阮賜為豫州刺史
裕守軍大軍尚靖宣城內史毛脩之破賜於姑
孰獲其輜重賜乃退又加裕太尉中書監黃鉞
裕受黃鉞餘循既不戰乃告道覆曰師老矣可
還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以三分有二之勢與
下流爭衡猶[illegible]也乃自蔡洲南退還道輔

以八十五　二十一

國將軍仲德逆之裕又遣建威將軍孫季
高率衆自海道襲番禺裕自以舟師南伐季高
乘海襲行奄至番禺循不以海道為防既至而
覆其巢乃大驚季高來方而上四面攻之仍屠其
城盧循父嘏及長史孫建之並以輕舟奔始興
循與道覆從蔡洲而下裕衆軍擊之循等還尋陽
循欲遁於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諸軍乘勝
而鼓之循與衆徑還廣州道覆還始興裕還為
太子太傅揚州牧[illegible]二十人[illegible]官如故徐道覆至

始興徑據山間聚衆等攻之道覆先於是于始
後自殺盧循至番禺收衆攻李南劉藩北沈山
于討之循奔走餘衆從道龍編合浦克之進攻
交阯六州刺史杜慧度屢戰克捷循投水而死
裕自爲太尉中書監裕殺尚書左僕射謝混兗
州刺史劉藩裕既權重便懷異志以荊州刺史
劉毅頗有勇略又據上流之所心異之遂自
討毅遣參軍王鎮惡等襲江陵鎮惡至豫章口
焚毅舟艦毅五　八不能抗鎮惡馳入外城于

時毅病乃阻內　鎮惡焚諸門攻之毅徒乃潰
毅自北門出走縊于道側斬屍於市誅其子姪
裕至江陵誅南蠻校尉郗僧施衛軍諸議謝邵
等裕本寒微不參士伍及擅時政便肆意殺戮
以威懼下初以刁逵縛之怨誅其兄弟又以
王愉謝混郗僧施之徒並皆時望遂忘言之分
荊州爲湘州裕自紛皆裕還於東府召諸葛長
民屛人閑語密令壯士丁旿等出自幔後於座
拉之長民墜地死於牀側亦以才雖見忌也荊

州刺史司馬休之頗得衆心裕內懷忌憚神麛
二年率衆討之追龍驤將軍蒯恩等爲前軍裕
進領荊州刺史加黃鉞雍州刺史魯宗之率其
子軌會休之于江陵軌等軍敗乃與休之俱奔
襄陽裕自領南蠻校尉休之等奔姚興裕爲太
傅揚州牧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
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餘如故裕又領平
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增督南秦州尋督中外
諸軍事裕志傾晉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

許乃西伐姚泓自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
尋領北雍州刺史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增班劒爲
四十人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給
鼓吹一部左僕射劉穆之爲左僕射領軍中軍
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謂龍驤將
軍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
曰吾今不克咸陽誓不濟江而公九錫不至者
亦卿之責矣裕率衆軍至彭城加領北將軍徐
州刺史遣中兵參軍沈林子自汴入河冠軍檀

道濟與王鎮惡等步出淮肥裕遣將王仲德沈濟入
河德宗封裕十郡為宋公加相國九錫僭擬魏
晉故事王鎮惡進至宜陽獨攻潼關沈林子自
襄邑屯于陝城姚泓諸將不能抗始裕入河西
太宗遣將軍娥清長孫嵩等屯於河畔裕遣
朱超石劉榮祖等渡河長孫道生破之擒斬其
將楊豐等裕遣將軍王仲德趙倫之率沈田子
等入武關屯軍青泥沈林子由秦嶺會田子於
堯柳城姚泓率衆數万不戰而還裕至閿鄉鎮

列傳八十五　　廿四

惡至渭橋破泓軍於橫門裕至長安執姚泓以
歸斬于建業市裕以其子義真為雍州刺史鎮
咸陽進裕為宋王增十郡置百官一擬舊制裕
還彭城赫連屈丐掠渭陽義真遣沈田子率衆
討之田子退軍壓上鎮惡往就田子議之田子
斬鎮惡於幕下又殺其兄弟從兄弟七人田子馳
還云鎮惡有異志義真長史王脩執而斬之義
真與左右多為不法王脩每裁制之左右咸怨
真曰王脩以關中叛今食又足欲謀反

叛宜早圖之義真遂使左右殺脩之以朱
齡石為雍州刺史代義真義真發自長安將士走江東諸
將競收財貨大敗於灞上赫連昌率衆追之既至
青泥義真大敗僅以身免長安司馬毛脩之並被
擒獲參軍段橫名犯高祖廟諱單馬負義真走
歸朱齡石亦棄長安奔就龍驤將軍王敬先于
曹公故壘既而城陷被執見殺德宗死裕立德
宗弟德文裕又自增十郡裕遣司馬傅亮起建
業令德文已入輔德文大懼禪其位遂自號為宋改年

島夷傳八十五　　二十五

永初初歸秦常五千匹裕既僭立頻請和通大
宗許之六年裕遣其中軍將軍沈範索季孫等
朝貢七年五月裕死
子義符僭立太宗以其禮敬不足遣山陽公奚
斤等率步騎二万於滑臺渡河南討義符司州
刺史毛德祖遣司馬翟廣領步騎三千來拒司
空奚斤以千餘騎御陳留太守嚴稜率衆降仍
攻滑臺其東郡太守王景度奔走斬其司馬陽
瓚德祖又遣其將竇晃屯守輜重于石濟奚斤

於土樓大破虜等乘勝徑至虎牢義符遣其將
杜坦等與徐州刺史王仲德次湖陸太宗詔安
平公叔孫建等軍於泗瀆口義符兗州刺史徐
琰委尹卯城奔退於是泰山諸郡悉棄戍而走
太宗詔蒼梧子公孫表等復攻虎牢義符遣將
檀道濟率師赴救八年義符改年為景平奚斤
進攻金墉義符河南太守王涓之出奔太宗南
巡至鄴奚斤自金墉還圍虎牢太宗又詔安平
公叔孫建等東趣青州其刺史竺夔等東陽城

濟南太守垣苗自梁鄒奔[illegible]奚斤分軍攻潁川
太守李元德奔還項城斤又遣騎破高平郡所
統五縣略居人二千餘家叔孫建以時暑班師
檀道濟王仲德向青州遂不敢進太宗至虎牢
因幸洛陽乃北渡河斤克虎牢擒德祖及其滎
陽太守翟廣[illegible]義符豫州刺史
劉粹屯項城不敢進斤遣步騎至許昌潁川太
守索元德奔項城遂圍汝陽太守王公度[illegible]圍
而出仍破邵陵[illegible]而還[illegible]

空徐羨之尚書令傅亮領軍謝晦等專其朝政
收其廬陵王義眞徙于新安郡殺之義符昏暴
失德羨之等勒兵入殿時義符在華林舟中兵
士競進殺其侍者扶義符出東閤廢為營陽王
遂徙于吳郡於金昌亭殺之
亮等立義符弟荊州刺史義隆號年元嘉遣使
趙道生朝貢二年徐羨之傅亮等歸政於義隆
不許三年義隆信其侍中王華之言誅羨之傅
亮并其將檀道濟等討荊州刺史謝晦晦率

衆東下謀廢義隆以討王華為辭破義隆將
到彦之及聞道濟將至晦衆崩散晦走江陵乃
擒其弟遯等北走至安陸延頭為戍主光順之
所執斬于建業秋八月義隆使其殿中將軍吉恒
朝貢神䴥二年又遣殿中將軍孫橫之朝貢三
年又遣殿中將軍田奇朝貢并遣其右將軍到
彦之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
入河驍騎將軍[illegible]虎牢又遣其豫州刺史
劉德武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屯彭城為後繼到

彥之寇碻磝分軍向虎牢及洛陽世祖詔河南
諸軍收衆北渡以避之冠軍將軍安頡等
率衆自盟津渡攻金墉義隆建武將軍杜驥出
奔遂乘勝進攻虎牢陷之斬其司州刺史尹沖
叔孫建大破竺靈秀追至湖陸四年頡攻滑臺
彥之與王仲德等焚舟棄甲走歸彭城義隆又
遣檀道濟救滑臺叔孫建長孫道生擊之道濟
至高梁山頡等攻剋滑臺擒其司徒從事中郎
朱脩之等道濟走奔歷城夜乃遁還義隆青州

刺史蕭思話亦棄鎮奔于平昌其東陽積聚為
百姓所焚延和元年五月義隆又遣趙道生朝
貢二年二月詔兼散騎常侍宋宣使於義隆且
為皇太子結親九月義隆遣趙道生貢馴象一
太延二年三月義隆遣使曾元紹朝貢義隆忌
其司空檀道濟遂誅之道濟臨死脫幘投地曰
乃復壞汝万里長城三年三月義隆遣其散騎
常侍劉熙伯朝貢且論 幣六月義隆女死不
果為婚五年十一月義隆遣黃延年獻馴象

初義隆徙其弟大將軍義康於豫章二年武
龍驤將軍巴東扶令育詣義隆理義康義隆大
怒收付獄殺之四月義隆遣使黃延年朝貢十二
月義隆又遣黃延年朝貢是歲義隆梁州刺史
劉眞道將裴方明攻擊楊難當難當捨仇池將
妻子來奔三年世祖詔琅邪王司馬楚之等討
之西安將軍古弼平西將軍元齊等邀義隆秦
州刺史胡崇之於濁水破擒之餘衆奔漢中義
隆方追當兒子文德為秦州刺史武都王戍茄

蘆城獮平之四年義隆遂殺眞道方明五年義隆
復遣使奉貢六年其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以
才學而不見用太子詹事范曄以家門淫汙為
世所薄與熙先及外甥謝綜謀殺義隆立其弟
前大將軍義康丹陽尹徐湛之告之乃誅曄等
徙義康於安成郡御史監守七年詔諸軍掠濟
陰金鄉等七縣并驅其民冀二州民户而還北
地人蓋吳聚衆反於義隆以吳為安西將軍雍
州刺史封北地公虜亂雍州詔諸軍討平之

義隆好行小計肩動遊民內起山苑窮侈極麗役使百姓江南苦之九年正月義隆遣使獻孔雀十一年二月世祖欲獮於雲中復發使告義隆勿相猜阻義隆請奉詔世祖南巡義隆邊城閉門拒守世祖忿之乃攻懸瓠分遣使者安慰降民其不服者誅戮之義隆汝南南頓汝陽潁川太守並棄城奔走義隆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遣參軍劉泰之臧肇之殿中將軍尹懷義程天祚等以千餘騎至汝陽永昌王仁擊破之斬泰之

肇之執天祚等義隆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其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等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及駿水陸並進太子左衛率臧質統驍騎將軍王方回安蠻司馬劉康祖右軍參軍梁坦造許洛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太尉江夏王義恭為諸軍節度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威將軍劉洪宗向汧隴護軍將軍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杜坦竟陵太守劉德願向武關義隆

王公妃主及其朝士牧守下逮富人通出私財以助軍費死及毒異充隊三價發戎行揚南徐兗江州四分之一建威司馬申元吉趣泗濟蕭斌至碻磝王玄謨遣軍主王馬息攻滑臺右軍蕭鑠遣安參軍梁坦等進軍小索世祖詔諸軍援滑臺大破王玄謨等王玄謨走還碻磝蕭斌進申坦與梁坦垣護之據兩當城退還歷下及車駕渡河梁坦退走棄甲山積申坦奔車駕發滑臺過碻磝義隆又

遣雍州刺史竟陵王誕率其將薛安都柳元景等入盧氏進攻弘農詔洛州刺史張提率衆度崤蒲城鎮將何難於風陵堆濟河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閿鄉元景退走十二月車駕從東安山出下邳義隆鄒山戍主魯陽陽平二郡太守崔邪利降楚王建南康侯杜道儁進軍清西至留城義隆鎮軍劉駿參軍馬文恭至蕭城軍主稽玄敬至留城並為覘所見官軍俱時退走永昌王仁攻懸瓠拔之獲義隆守將趙淮過項城

校尉武戍執其戍主進攻壽陽劭起兵於孫叔敖
冢掠馬頭鍾離二郡義隆遣左軍將軍劉康祖
赴壽陽與仁相遇仁大破之盡坑其衆斬康祖
傳首京師壽春獲其將胡盛之王羅漢等以所斬
首使軍士曳之遶城三匝積之城西高與城齊
劉鑠乃焚四郭廬舍嬰城固守車駕至盱眙淮
泗義隆遣輔國將軍臧質率師至盱眙質頓軍城
北六軍於上流濟淮質遣司馬胡崇之等率所
領於山上立營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城前大浦

詔攻二軍斬崇之熙祚等及佗首數千級衆悉
赴水死淮南之民皆詣軍降高涼王那出山陽
永昌王仁於壽陽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風靡
車駕登於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江義隆大懼
欲走吳會建業士女咸荷擔而立義隆遣黃延
年朝於行宮獻百牢貢其方物并請和求進女
於皇孫世祖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初義隆
欲遣軍侵境其臣江湛徐湛之贊成其事而義隆
太子劭與蕭思話沈慶之諫義隆曰昔檀道濟

到彥之無利而反今將帥之衆不及於前不可
以動兵甲時湛等在坐乃使徐湛之詰難慶
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
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義隆大笑
謀不納慶之言至是登石頭城樓而望甚有憂
色歎曰若檀道濟在豈應至此劭乃委罪於江
徐[illegible]此自有意不關二人也正平元年正
月世祖大會於瓜步既而許和好詔班師其江北
之民[illegible]數萬[illegible]凡所克南兗豫徐兗青冀

六州其兵鋒[illegible]不可勝[illegible]義隆江北蕭條
境內擾攘義隆恐義康爲亂遣使殺之葬以侯
禮義隆慚恚歸罪於下降[illegible]司[illegible]
城王友並免所居職[illegible]義隆遣其將軍孫
[illegible]等朝貢興安九年義隆[illegible]將軍蕭思話
率其將張永等攻碻磝[illegible]破之永等退
走思話[illegible]山道軍尚書
韓茂率騎追[illegible]義隆又遣雍
州刺史臧質向[illegible]陝梁州刺史劉秀之輔國將

寧楊文德出汗中豫州刺史[illegible]孫[illegible]遣騎破之
秀之等僅以身免臧質柳元景[illegible]安都等至關
城並相繼敗走是年義隆太子劭及始興王休
明令女巫嚴道育呪詛義隆事發義隆慍愧自
失廢於政事乃議黜劭殺濬屢召尚書僕射
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侍中王僧綽等謀議僧
綽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惟願以義割恩略小
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不可使難
上慮後取笑千載義隆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

八十五　三十四

亡可不殷勤三思義康始死人謂我無復慈愛
之道僧綽又云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易於裁
弟難於廢子義隆默然休明母潘有寵於義隆
義隆以廢立之謀告之潘請赦濬許之遂告休明
休明馳報劭劭知已當廢遂夜召左右隊主陳
叔兒詹叔兒齊帥張超之任建之等擁二千餘人被
甲自衛又召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
弩將軍王正見又呼左軍長史蕭斌劭曰朝廷
信讒當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當入殺

卿等必不得異乃遍拜告衆衆皆驚不得荅袁
淑良久曰自古無此類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於
是左右咸云伏聽令旨明晨斬淑劭守萬春門
乃告門者曰我受敕入有所收可助我督後隊
令速劭又詐義隆敕云魯秀謀反汝明可守闕
將兵入討也故士卒信之超之等率十餘人走
入雲龍門拔刃徑登含章殿義隆夜與徐湛之
屏人閑語時猶未開門戶兵無侍衛義隆迫急
以几自障兵刃交下五指俱落超之斬義隆徐

八十五　三三五

湛之爲亂兵所害劭分遣掩江湛斬之休明
時在西州來屯中堂劭又使兵殺休明母是日
劭登殿受璽綬下書曰徐湛之江湛殺逆無
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衂心肝破裂
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卜世靈祚永享無窮思
與億兆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
爲太初元年劭弟駿時爲江州刺史先以西陽
蠻反義隆令東宮步兵校尉沈慶之襄陽太
守柳元景司空中兵參軍宗慤並討之駿出次

五洲斬劭使於軍門司徒義宣雍州刺史臧質
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駿以沈慶之柳元景宗
慤爲前軍駿諮議參軍顏竣爲主謀劭乃拜義
隆託疾不出臧質子敦逃走劭乃悉召諸王及
大臣從入城內移南岸百姓渡淮資賤悉不驅
逼建業騷亂駿軍發尋陽檄至劭乃移駿數子
於侍中省義宣諸男於大倉屋以兵守之使其
將魯秀王羅漢等爲水陸之備休明反蕭斌爲
之謀主焚除淮中船舫駿至南洲頓漂洲令柳

元景等擊劭劭衆崩潰劭奔走還宮義恭單馬奔
駿勸即位劭大怒遣休明就西省殺義恭子南
豐王朗等十二人
駿乃僭即大位于新亭於是擒劭休明並梟首
大桁暴屍於市經日壞爛投之水中男女妃妾
一皆從戮時人爲之語曰遙望建康城小江逆
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興光元年駿改
年曰孝建其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啓駿曰今
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庶人父

子殊產八家而五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
不相恤又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
易其風俗駿不能革臧質貽書遣使說荊州
刺史南郡王義宣曰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威
自古豈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義宣使要
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司州刺史魯
秀等剋秋起兵爽時昏醉即日便戴黃標稱建
平元年板義宣爲天子遣信至建業迎弟瑜由
是駿知爽反惶懼欲遣迎義宣其竟陵王誕執

誡不許乃遣左衞將軍王玄謨率衆討爽領軍
將軍柳元景鎮軍將軍沈慶之討義宣臧質子
戍大雷馳報義宣抗表以誅元景爲名遣軍就
質使爽與質會于江上玄謨屯兵梁山義宣率
衆至尋陽與質俱下雍州刺史朱脩之不從義
宣臧質進計曰今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
人守梁山玄謨必不敢動下官浮舟外江直向
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其諮議劉諶之曰
質不求前驅必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

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義宣不從義宣遣劉諶
之就質步攻東壘義宣進白鵝湖赴梁山
西岸玄謨拒質駿將宋越之薛安都又擊破之
義宣衆潰因風放火焚其舟艦義宣閉船大泣
因而逃逸走至江陵荊州司馬竺超民具儀服
迎之左右相率潰散超民送付刺姦朱脩之於
獄殺之太安二年駿改年爲大明駿於新亭造
中興佛寺設齋忽有一僧形貌有異衆皆愕然
問其名答云名惠明從天安寺來言訖倏然而

滅乃改爲天安寺至天安初而彭城歸國四年
駿遣其將殷孝祖寇濟州高宗遣清水公封敕
文等擊走之又詔征西將軍皮豹子擊孝祖於
清東五年豹子還遂掠地至高平大獲而還駿
以其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得士庶之心內畏
忌之誕不自安乃治城多聚糧仗駿大怒貶誕
爵爲侯遣兗州刺史垣閬給事中戴明寶襲之
誕遣衆出戰斬垣閬誕表駿曰往年元凶禍逆
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搆難

臧質協從朝野恍惚咸懷憂懼陛下欲遣百官
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方賜從社稷獲
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殷勤屢加榮寵驃騎揚
州旬日移授恩秩頻煩復賜徐兗仰屈皇輿遠
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此何以忘庶希偕老永相
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小人來相掩襲
不任枉酷即加誅翦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
勒部曲鎮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
罪便成胡越陵鋒奮戈万沒豈顧定蕩之期莫

在旦夕右軍宣簡及武昌王皆以無罪並遇枉
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闈之醜豈可一
二臨紙悲塞不知所言駿以沈慶之爲車騎討
誕勞軍人賜以公爵慶之軍敗退傷者十四五
駿大怒將自往久乃扶之斬誕傳首誕母殷夫
人並自殺城內誅者數千人或先鞭殺而行戮
並移首於石頭南岸以爲京觀積於九層高夜
聞哀哭之聲駿令亂其骸骨路人爲淚
之聲布於歐越東揚州刺史顏竣以誅告舞戲

之駿勳遣殺其殺和平元年六月駿使其散騎常
侍明僧暠朝貢二年三月又使其散騎常侍尹
顯朝貢駿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叛將除駿參
軍尹玄慶斬休茂并其嫡子諸郡士族婚官點雜
者悉黜為將吏而人情怨怨並不服役逃竄山
湖聚為寇盜侍中沈懷文苦諫不納三年三月
駿使其散騎常侍朝貢以沈懷文數直
諫付廷尉殺之駿寵姬殷貴妃死贈貴妃謚曰宣及
葬給轀輬車九旒黃屋左纛羽葆鼓吹班劍

虎賁龍轜之服功役為端山造宏麗之墓且莫
以衆寶繡帷珠瑩靈車者傾國之盛古今莫
有駿自殷死常懷悲惻神情罔罔廢事盡
親至殷靈床酌奠酒飲之既而慟哭流連不能
自反其耽惛若此四年攜子為江之榜口又游
湖縣之滿山並與母同行宣　貴五年三月
大飢人食草木皮葉親屬相互　販鬻劫掠蜂起
死者不可勝數是年駿死
子子業立性兇悖抵其　字子業小字

白溺人間多見那可往其家語侍者曰將刀
來破我腹那得生如馨兒六年改為永光以奄
人華願兒為散騎常侍遊其忿同越騎校尉戴
法興優柔裁制願兒深以為怨或謂法興為真
天子子業為贋天子願兒具以聞子業乃殺法
興驃騎將軍柳元景尚書左僕射顏師伯欲廢
子業立太宰義恭以告沈慶之慶之告子業子
業出其不意襲義恭殺之割剔支體抽裂心藏挑其眼
睛投之蜜中謂之鬼目粽又殺柳元景顏師伯

并諸子及兄弟乃改年為景和子業除去喪禮
服錦繡之衣以石頭城為長樂宮東城為未央
宮北邸為建章宮南宅為長楊宮子業自以昔
在東宮不為駿所愛及即位常欲毀其墓乃遣
發駿所寵殷氏冢殷死駿為之造新安寺於是
壞之復欲誅諸遠近尼僧遣使殺其新安王子
鸞臨死歎曰惟願後身不復生天王家義恭既
誅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大懼遣典籤蘧法生啓
求還建業子業謂法生曰義陽與太宰反我正欲誅

之法生懼禍走還彭城子業遣沈慶之率師伐
昶法生至彭城昶便總甲諸郡不從昶知事不
捷遂來奔子業淫其姑稱爲謝氏爲貴嬪夫
人加以殊禮虎賁劍戟出警入蹕鸞輅龍旂
在貴妃之上即武帝第十女其新蔡長公主
也子業矯云主薨空設喪事而實納之時其姊
山陰主大見愛狎淫恣過度謂子業曰妾與陛
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百數而妾
惟一駙馬事不均平乃可如此子業爲主置面
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
食湯沐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每
出遊與群臣陪乘吏部褚淵以有風貌子業使
淵侍主子業皆令廟別畫其祖父形像曾入裕
廟指裕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次入義
隆廟指義隆像曰此渠亦不惡但末年中不免
兒所去頭次入其父駿廟指駿像曰此渠大好
色不擇尊卑顧謂左右曰渠大齇鼻如何不齇
之即令畫工齇駿像鼻其父子淫悖皆此所無

也子業又殺沈慶之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即其
新蔡主壻其湘東王彧及建安王休仁山陽王
休祐常被猜忌並欲誅之休仁每以調謔悅之
故得推遷不死彧休祐形體肥大遂以籠盛稱
之彧尤肥號曰豬王廷尉劉曚妾懷孕子業迎
入宮冀其生男立爲太子及其生子遂爲大赦
子業召其南平王鑠妃江氏偶諸左右江不從
子業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猶不從乃鞭一
百殺其子敬猷等或說云湘州有天子氣子業
將南行以厭之未行前欲悉誅諸叔時彧被拘
秘書省與子業左右阮佃夫等謀廢子業子業
出華林園共巫竹林堂前射鬼佃夫時爲內監
乃以告外監典事朱幼主衣壽寂之細鎧主姜
產之等寂之抽刀而前產之繼進子業引弓射
寂之不中寂之乃斬其首
彧既誅子業變遽不知所爲休仁推立彧彧時
失履徒跣登西堂備天子儀服呼諸大臣入見
帝既即位稱令施行或以豫章王子尚及山陰

主爲子業所狎殺之十二月僧即位改元爲
泰始先是子業欲殺其弟子勛曰閻汝與何邁
謀共廢我汝自量體氣何如孝武勢當遣使
送藥與汝子勛長史鄧琬錄事參軍陶亮等
起兵遣其黨俞伯奇出頓大雷巴東太守孫仲
之至于平石與陶亮並統前軍始或未知子勛
起兵加子勛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符至尋陽鄧
琬乃投於地攘袂而起曰殿下當開端門何黃
閤之有與陶亮等徵兵馳檄建牙於桑尼時雍

州刺史袁顗便勸子勛即位琬乃立宗廟設壇
場遣人與法服立子勛爲天子即位江州號義
嘉元年子勛以袁顗爲尚書左僕射鄧琬爲尚
書右僕射左司馬張悅爲領軍將軍吏部尚書
州郡並加爵號或乃遣領軍將軍王玄謨討之復
遣其將沈攸之劉懷珍出據虎檻初或聞四方反
亂甚憂遂不知所爲休仁前鋒決勝於是始有
防禦之軍攸之等至江州斬子勛或處子勛弟
松滋侯子房等十人大終不相服休仁遂勸除之

因誅駿駿子路休之等以子房兄弟於是殺
駿子安陸王子綏及子房臨海王子頊永嘉王
子仁始安王子真邵陵王子元淮南王子孟臨
賀王子産晉熙王子輿及子起子期子悅子項初
駿二十八男十六餘先早夭及子業所殺子鸞等至是
盡殆無矣骨肉相殘若此之甚或南新蔡太
守常珍奇本[illegible]降顯祖詔遣西河公元石
京兆侯張窮奇[illegible]援之自[illegible]年正月或遣
其散騎常侍[illegible]散騎侍郎[illegible]朝貢初或

遣其征東張永[illegible]沈攸之以大衆迎其徐州
刺史薛安都安都[illegible]降顯祖
詔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率騎一万救之
永等前後奔敗斬首凍沒死者不可勝數又
其兗州刺史畢衆敬亦來降款至是徐兗及淮
西諸郡青齊二州相率歸附或又遣其中領軍
沈攸之大子左衛[illegible]劉勔[illegible]彭城兗州刺史申
其等守無鹽[illegible]薛安都略有廣平順陽義成扶
風諸郡沈攸之至下邳與元等戰敗而走初

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請舉州歸
命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率衆援之文秀
等復叛歸彧白曜進軍圍城二年克歷城復進
圍彧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豐朝貢彧遣沈
文秀弟文靜自海道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其
城為將軍楊之度所攻破後白曜克東陽城彧遣其員外散
騎常侍王希龍朝貢四年六月彧又遣員外散
騎常侍劉航朝貢延興元年彧於巖山射雉休
祐從在後與其左右相失彧遣壽寂之率諸壯

士追躡休祐縱令墮馬拉而殺之乃揚聲曰驃
騎墮馬死召司徒休仁宿尚書下省爾夜而殺之
自彧立之後民庶凋敝而宮殿器服多更興造
初其即位軍人多被超越或有不與戎勤爵名
受賞阮佃夫等並被信委凡所談笑言無不行
抽進阿黨或受不次之位故佃夫左右乃有四
軍五校羽林給事等官皆市井傭販之人謟附
而得至綱紀不立風政頹敝境內多難民庶散
然遂廣募義勇並為部曲於是官品淪穢士人

人淆亂民衆[illegible]司州
刺史垣叔通為益州刺史叔通極為貪斂囊槖
之貨過數千金知彧好財先送家資之半彧猶
嫌少及叔通至[illegible]彧先令獄官留
之於[illegible]不得出叔通[illegible]其蒸然
後原[illegible]
人謂叔通[illegible]宮內大集而裸婦人
而觀之以為歡笑王氏以扇障面獨無所言
彧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何獨不視王

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
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歡適實與此不同
彧大怒遣王起[illegible]多所忌諱
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
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騧馬字為馬邊瓜
以騧似禍字故也嘗以南苑借張永言且給三
百年期訖更申其事類如此又以宣陽門之名
不善甚諱之其太后停屍漆牀移出東宮見之
怒甚免中庶子官局以下坐死者數十人內

外□慮犯恨人不自保移□治權必祭十神文
士為辭祝事如□祭又更忍虐好殺左右失旨
忤意往往有剝斷截者時遣□孤淮泗軍旅
不自□□累積多府藏空虛內外百官普斷祿俸
而戎奢費過度務為彫侈每所造制必為正
御三十副御三十次副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
枚於內騷然人不堪命或又以寺□□□有膽決
乃殺之又追降休仁休祐為庶人絕其屬籍諸
子徙遠郡休祐母邢妻江付廷尉殺之遷員外

散騎侍郎田康員外散騎侍郎祖德朝員又殺
其□□□休若改王為秦豫又遣田康及員外
散騎侍郎劉惠秀朝員或又殺太子太傅王景
文當其族盛也或死
子□□立改□□元徽是遣員外散騎常侍田惠
紹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員其司空桂陽王
休範奔尋陽□舉兵右衛將軍蕭道成率衆軍出
頓新亭越騎校尉張敬兒斬休範首其左右皆
散道成遣送其首途中遇賊遂棄於水中休範

之徒乃詐　猶在新亭於是□□奔赴驗候
迎是夜休範　黑騾等又攻新亭東廟休範
參軍□張等破二縣六曾竊掠人物放諸徒隸
由是徒黨復盛燒東宮掖門乃領兵右府昱
將陳顯達率所領至杜姥宅破黑騾軍主全景
淵進平白鶴宣陽津陽二門斬黑騾等皆盡其
員外散騎常侍明年改元徽員外散騎侍郎江山圖
朝員五年又改元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散騎
侍郎魚□□□□□承明初□建平王景素據京

□□□□□□□道成□□將□□盤龍殿中將
軍張倪奴討之攻陷京口斬景素太和初昱
以其母數諫責之遂使太醫煮藥欲鴆之左右
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
昱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初昱母陳氏本李道兒
妾或納之生昱故世中皆呼昱為李氏子昱每
自稱劉將軍或自名為李統□直閤將軍申伯
宗步兵校尉朱幼司徒左長史沈勃等欲廢昱
昱親率□杖捕之乃與□才□手殺勃等閹

門閱雅莫不窮戲從狂走逸宮不捨晝夜股
心所寄數十年以並皆執刀為之牙爪路行逢
人使加斫刺或入人家劫略財賄往來倏忽狀若
鬼魅是業懼振並重閉自守又捶拍鐵鑿鋸
之屬常以自隨或有忤意輒加酷暴捶陰刺
心剖腹之誅日有十數常見卧屍流血然後為
樂無所誅害則憂思苦莫於擢舉殿上養驢
數十頭造露車以銀為校或乘以出入在小
袴褶無帶挾刀劍與數十舍人通好自齎私服

臨之常入塩肆飲酒輒與左右歌叫略無終大
剣自居衛內外畏懼人不自保昱往新安寺夕
乃還與從殿於氈幄與左右楊玉夫楊萬年等自
其醉眠乃於幄斬之左右陳奉伯稱敕開承明
門出送首於直閤王敬則夜送昱首與中領軍
蕭道成道成率左右數十數人稱昱行還迷閤
承明門入殿去其皇太后令廢昱為蒼梧王
立昱弟揚州刺史安成王準初或晚年痿疾
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

及生男皆殺其母而以其宮人所愛者養之準
即桂陽王休範子也荊州刺史沈攸之與貞外討
道成準既立昇明元年攸之遣其貞外散騎常侍李祖
貞外散騎侍郎胡白武赴闕朝貢并貢方物等同
連表奏稱丹陽尹劉秉中領軍劉韞前湘州刺史
王蘊等以道成專恣相謀誅之共推攸之為主要
外沈攸之以為外援十二月攸之於江陵起兵
之沈攸之貞外散騎常侍何[illegible]貞外散騎侍郎孔
[illegible]外散騎常侍[illegible]

慶貞外散騎侍郎苟昭先朝貢淮北請和牒稱
成廢準於東邸道成僭立封準為汝陰郡王尋殺之
丹陽

史臣曰桓玄倮張馮劉乃厥窮凶極逆為
天下笑其夷楚之常性乎

列傳第八十五　魏書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六　魏書九十八

島夷蕭道成　島夷蕭衍

島夷蕭道成字紹伯晉陵武進楚也僭晉以
武進之東城爲南蘭陵郡縣遂爲蘭陵人父承之
常隨宗人蕭思話征伐久乃得爲其橫野司馬
以軍功任劉義隆位至右軍將軍道成少好武
事初從散冗僕射前後爲討蠻小帥以堪
勤爲劉彧知與沈攸之從襄陽啓之自隨任以統戎
稍遷左軍中郎參軍尋任禁內以勤謹大見親賞至

談堤大敗而死劉彧將閣開府儀同職王建安令駮
死子業以爲後軍將軍左閤子業死劉彧除右
軍將軍時子業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會稽太
守尋陽王子房等並舉兵彧加道成輔國將軍
東討平定諸縣晉陵太守袁標吳郡太守顧琛
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徐州刺史薛
安都遣從子索兒率衆度淮徵道成拒索兒以
功封西陽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子勛遣臨川
內史張淹自南安入彧欲擾劉三吳劉彧遣道

成率三千人統軍主沈思仁拒淹淹便奔走張
永沈攸之大敗於彭城劉彧以道成爲冠軍將
軍督諸軍事假節戍淮陰彧死子昱以道成爲
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
護軍褚淵領軍劉勔參掌機事尋解衛尉加侍
中戍石頭城劉休範舉兵以討道隆等爲名
濟數日便率大衆屆秦淮下道成等率衆拒
戰斬平之以道成爲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兗
兗徐青冀五州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侯

如故後進爵爲公增邑二千戶劉昱凶虐日甚
道成與直閤王敬則並左右楊玉夫同謀殺昱
迎弟準立之改年爲昇明時太和元年也道成
移鎮東城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進位侍中司空
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侍御都督刺史加故封
竟陵郡公五千戶給班劍三十人又進督豫司
二州荊州刺史沈攸之起兵討道成道成率衆
入鎮朝堂司徒袁粲若與據石頭城與尚書令
劉秉前湘州刺史王蘊謀討道成道成殺粲秉要攸之

逵下將為內應不克粲與子最俱死哀其父子以
城走於額擔湖王蘊走向鬪場並見擒攸之至
于夏口敗走與第三子中書郎文和單騎南奔
華容縣俱自縊死道成又為太尉增封三千戶
班劍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道成將有大志時
侍中王儉請閒勸之道成曰卿言何我今當依
事相啓言辭雖厲而意色甚悅儉諷動在位乃
加道成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

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使持節侍中太尉驃
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詐辭
殊禮重申前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進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之禮
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綠綟綬其
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於是建
齊臺置百官以東府為齊宮又增封十郡進公
為王尋僭大號封其主劉準為汝陰王未幾而
死於是高祖詔梁郡王嘉督二將出淮陰隴西

公琛督三將出廣陵河東公薛虎子三將出壽
春以討之元操等攻其馬頭戍剋之道成遣其
徐州刺史崔文仲攻陷茌眉戍詔遣尚書游明
根討之又遣平南將軍郎大檀三將出朐城將
軍白吐頭二將出海西將軍元泰二將出連口
將軍封延三將出角城鎮南將軍賀羅出下蔡
道成梁州刺史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保寇
武興關城氐帥楊鼠擊破之叔保還南鄭梁郡
王嘉破道成將盧紹之玄元度於朐山下蔡戍

主棄城遁走又詔昌黎王馮熙為西道都督與
征南將軍桓誕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自下蔡
東出鍾離道成游擊將軍桓康於淮陽破之道
成豫州刺史垣崇祖破下蔡昌黎王馮熙擊破
之梁郡王嘉大破道成將俘獲二万餘口送京
師道成遣後軍參軍車僧朗朝貢先是劉準遣
使殷靈誕苟昭先來反而道成僭立及僧朗至
朝廷處之靈誕之下僧朗與靈誕競前後降人
解奉君遂於朝會日刺僧朗詔加殯斂送喪令還

子賾僭立改年為永明賾遣其驍騎將軍劉纘
前將軍張謨朝貢八年又遣兼員外散騎常侍
司馬憲兼員外散騎侍郎庾蓽朝獻九年遣輔
國將軍劉纘兼通直郎裴昭明朝貢十年又遣昭
明與冠軍參軍司馬迪之朝貢賾初爲太子時
特爲道成所愛每欲廢之賴王敬則和諧賾性貪
惏嘗謂人曰唯崔慧景知我貧賾嘗在益州
刺史劉悛宅晝臥見悛自捧金澡盤面廣三尺

愛翫龍金澡盤受四升外以充送賾因以奉獻賾
納之其奸利若此賾游獵無度其殿中將軍邯
鄲超上表諫賾殺之十三年遣平南參軍顏幼
明兼從僕射劉思效朝貢十四年賾巴東王子
響殺長史劉寅司馬席恭穆諮議殺賾遣丹陽
尹蕭順之討殺之十五年二月遣兼員外散騎常
侍裴昭明兼員外散騎侍郎謝竣朝貢九月又遣
司徒參軍蕭琛范縝朝貢十六年復遣琛與司
徒參軍范雲朝貢又遣車騎功曹虞臣南豫州

別駕何憲朝貢十七年賾雍州刺史王奐與南
雍長史劉興祖論衆罪賾以興祖付獄令送還
建業奐輒於獄殺之而云自死賾怒遣其直閤
將軍曹道剛梁州刺史曹虎收奐奐閉門拒戰
司馬黃瑤起於城內起兵攻奐殺之奐子秘書
丞肅肅弟秉奔降賾子長懋死立其孫南郡王
昭業為太孫賾遇疾斬絕其子竟陵王子良在
殿內昭業未入中書郎王融戎服於中書省閤
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賾既蘇昭業入

殿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賾死
昭業立十數日收融付廷尉殺之昭業生而為
其叔子良所養矜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
無賴群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妻何氏擇
其中美貌者皆與交通密就富商大賈取錢無
數既與子良同居未得肆意子良移西邸昭業
獨住西州每至昏夜輒開後閤與諸小人共至
諸營署恣淫宴凡諸不逞皆迭加爵位許以南
面之日便即施行皆疏官位名號於黃紙與

之各各囊盛許南面之日則便施行其師史仁祖侍書胡
天翼聞之相與謀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
若於營署為異人所毆打及為犬物所傷豈
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已七十餘生
寧足吝也數日仁祖天翼皆自殺昭業父長懋
自患及死昭業侍奉哀容號毀過禮及還私室
與所親愛歡笑酣飲備諸滋味葬畢立為皇太
孫截壁為閤於妃房內往何氏間每入輒彌時
不出賾至東宮昭業迎拜號慟絕而後蘇賾自

魏書列傳八六　二…一

下輿抱持之[illegible]愛隆重[illegible]昭業在西州令女巫
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其父死謂由楊氏之力
倍加敬信楊氏子珉亦有美貌何氏尤愛悅之
昭業呼楊氏為婆劉氏以來民間亦作楊婆兒
歌蓋為此也及在東宮賾有疾令楊氏日夕祈
禱令賾早死與何氏書夾紙中作一大喜字作
小喜三十六字遶之賾臨崩[illegible]昭業[illegible]大業謂
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以後勿
復委人臨死執昭業手曰若憶翁當好作

[illegible]者再拜而死子良[illegible]書昭業疑其徒
虎賁中郎將潘敞以百人屯太極西階以防
之大斂之始昭業使人備[illegible]眾[illegible]雖畏威
從者莫不哽咽流涕及成服後[illegible]選第子
[illegible]茱十
日便毀[illegible]龍駒
[illegible]於其處[illegible]稱疾
不出者數日多聚名[illegible]以[illegible]之賾將
[illegible]門昭業[illegible]便[illegible]入閤便

魏書列傳八六　八

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illegible]內外時司空王敬
則聞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使如此不當忽忽邪
坦之曰此政當是內人哭聲耳響徹自賾葬後
昭業微服而出遊走里市又多往其父母陵隧
中與群小共作鄙藝擲塗賭跳放鷹走狗諸雜
狡獪日日輒往以此為常朝事大小皆斷於尚
書令蕭鸞[illegible]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
出三億萬金銀布帛絲綿不可稱計至此歲末
所用過半皆賜與左右斷[illegible]

庫空盡昭業在內常著紫綿紅繡雜衣或錦帽
改年為隆昌以黃門郎周奉叔為冠軍將軍青
州刺史奉叔諂諛為事昭業甚悅之而專恣跋
扈無所忌憚常從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闥門衛
莫敢訶止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徐龍駒自
東宮齋帥以便佞見寵擢造遨邪以取容媚凡
諸鄙賤雜事皆龍駒所勸誘也昭業本為龍駒置
美女伎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
向案代昭業畫勅左右侍直與昭業不異閹人

因請誅之楊珉及母亦並下獄死珉及母為昭
業所寵恩情特隆賞賜傾府藏珉為何氏所幸
常居中內侍蕭鸞初令衛尉蕭諶從北[illegible]
坦之請誅珉何氏與昭業同席坐流涕覆面謂
坦之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乃耳
語於昭業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昭業
呼何氏曰阿奴暫起去因之乃曰外聞並云楊
珉與皇后有情閒彰遐邇此事自古所無恐必
誤官事昭業不得已乃許之俄勅原之已行刑

益州刺史劉悛罷　昭業以其贖奉不豐
收付廷尉將加大辟悛弟尚書郎繪乞以身代
得不死禁錮終身昭業與其父寵姬霍氏淫通
納之後宮蕭鸞謀廢之率衆而入時昭業裸身
與霍氏相對聞兵至拔劍起拒蕭鸞[illegible]自殺之左
右死者十餘人
鸞立其弟昭文自為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
驃騎大將軍開府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加班劍
三十人封宣城郡公二千戶以兵五千人出鎮

東城殺其鄱陽王鏘隨郡王子隆遣中護軍王玄
邈殺昭文南兖州刺史安陸王子敬豫州刺史
王廣之殺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又殺湘州刺
史南平王銳郢州刺史晉熙王銶南豫州刺史
宜都王鏗鸞加黃鉞進授都督中外諸軍太傅
領大將軍揚州牧增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
鼓吹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封宣城郡
王食邑五千戶使持節中書監錄尚書並如故
又殺昭文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廬陵

王子卿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乃廢昭文為
海陵王尋死鸞篡僭立焉
鸞字景栖其叔父道成寵愛之過於諸子蕭賾
未為尚書左僕射甚親委之賾死遂秉朝政既
殺昭業專權酷暴殘戮賾等子孫既而自立時
太和十八年也號年建武其宣德太僕劉朗之
游擊將軍劉璩之坐不賑給兄子致使隨母他
嫁免官禁錮時論者謂以尊義之由鸞以篡弒始篡
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高祖詔行征南將
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大將軍劉昶出義陽
徐州刺史元衍出鍾離平南將軍劉藻出南鄭
車駕南伐十九年鸞將龍陽縣開國侯王曇自渦
陽來降左將軍元麗大破鸞將擒其寧州刺史
董巒車駕濟淮幸八公山巡淮而東發鍾離將
臨江水司徒馮誕薨乃詔班師遣使臨江數鸞
罪惡鸞殺其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
子貞二十一年車駕討鸞鸞將胡松李萬
陽太守王嗣之後將軍□祖悅等二十五將來降

大破鸞軍於江北獲其將軍王伏保等車駕遂
巡沔東而還鸞將王曇紛等萬餘人寇南青州
黃郭戍戍主崔僧淵擊破之悉虜其衆又寇新野
城斬鸞輔國將軍新野太守劉忌鸞湖陽戍主
蔡道福赭陽戍主成公期及軍主胡松舞陰戍
主輔國將軍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瑶起
及直閤將軍軍主鮑舉南鄉太守席謙並委戍
走擒瑶起鮑舉鸞又殺其河東王鉉臨賀王子
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
王子夏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車駕幸南陽
進攻宛北城拔之征南將軍南陽太守房伯玉
以城降又大敗鸞平北將軍崔慧景黃門郎蕭
衍於鄧城斬獲首虜二萬有餘鸞聞之恐怖遂疾甚
乃大赦改年為永泰其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
舉兵將以誅鸞鎮北諮議謝朓敬則女夫也告
之敬則敗而死鸞死
子寶卷僭立二十三年寶卷改元為永元遣
其太尉陳顯達崔慧景攻馬圈城詔前將軍

元英討之寶卷遣兵寇順陽詔振威將軍慕容
平城率騎討之顯達進攻馬圈城高祖南伐詔
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顯達戰敗顯達
夜走斬其左軍將軍張千順賊將蔡道福成公
期等數萬人棄順陽遁走寶卷昏狂政出羣豎
其始安王遥光據東府反不克見殺又殺其右
僕射蕭坦之左衛將軍曹虎領軍將軍劉暄尋
殺司空徐孝嗣右僕射沈文季前撫軍長史沈
昭略其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襲建業不

果而死其明初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
降寶卷遣其衛尉蕭懿為征虜將軍豫州刺史
步道伐壽陽頓軍小峴詔遣軍司李焕及統軍
奚康生楊大眼等率衆入壽陽驃騎大將軍彭
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率步騎十萬赴之寶卷
遣將胡松李居士率衆萬餘屯死虎陳伯之水
軍泝淮而上以逼壽春勰肅大破之斬首萬數
陳伯之又寇淮南勰破之肥口豫州刺史田益
宗破寶卷將吳子陽劉元起於長風寶卷遣衛

尉崔慧景率諸軍自廣陵水路欲赴壽陽慧景
見寶卷狂虐不復自保及得舉江欣然迴路慧
景子覺時為直閤與之密期慧景至廣陵遂
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便回軍還向廣陵闕
衛司馬崔恭祖納之因率衆濟江遂攻建業寶卷
嬰城自守寶卷豫州刺史蕭懿破慧景擒殺
之慧景既死寶卷便自得志無所忌憚日出
遊走與茹法珍梅蟲兒等及左右應勑捉御刀
之徒並專國命民間謂之刀勑寶卷每常輕騎

戎服往此諸家與之讌飲此等並有吉凶寶卷
輒往弔慶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惟置空宅
而已所往之處既無定所有司常慮得罪東行
驅西而人亦出驅北面人旦或應出夜便驅遣
吏司奔馳叫呼盈路老少震驚啼號塞路處處
禁斷不知所適疾患困篤者悉輿去之其有無
人輿者輒偷道側有司又加捶打絕命者相繼
還宮之時常至半夜左右輒入富室取物蕩盡
前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

營衛及家人還凡食飲寢眠都如此若非一寶卷酷亂逼其尚書令蕭懿雖有大功忌而殺之并殺其弟衛尉蕭暢世宗遣征虜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三万人圍寶卷輔國將軍北新安義昌二郡太守胡景略於建安城剋之擒景略寶卷雍州刺史蕭衍舉兵襄陽舉兵伐之南荊州行事蕭穎胄應衍十一月穎胄叛寶卷以南康王寶融為天子於是寶融僭即帝位穎胄為侍中尚書令衍為左僕射都督征討諸軍征東

大將軍仍持節如故穎胄請封寶卷為零陽縣侯寶融不許又封涪陵王七月穎胄監八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假衍黃鉞蕭衍軍至河口郢州嬰城自守寶卷又殺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穎黃門郎蕭寅寶卷督將以其內外不堪其酷內謀太守王靈秀等於石頭迎寶卷弟寶寅寶寅率城內文武向其臺城百姓空巷隨從者万數會日暮城門閉不克衍兵至新亭所在棄寶卷降之衍兵入臺寶卷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卧未

及暉閱兵入衛出北掖欲還後宮清曜閣已閉閹人禁防黃泰平刀傷寶卷膝仆地顧曰奴反也直後張齊斬首送衍衍追封東昏侯廢其皇后太子為庶人衍殺寶卷弟湘東王寶晊衍又殺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其建安王寶寅來奔寶融至姑孰衍逼寶融禪位於己封為巴陵王宮于姑孰衍使害寶融尋死

島夷蕭衍字叔達亦晉陵武進楚也父順之蕭賾光祿大夫衍少輕薄有口辯歷王儉衛軍府戶曹屬累遷為蕭鸞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南伐蕭鸞諸軍圍襄陽衍時率眾來援為武衛將軍宇文福所破單騎走免蕭鸞末出為輔國將軍雍州刺史鸞死子寶卷立殺衍兄懿衍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西上衍云之郡實令襲衍山陽至荊州為蕭穎胄所殺景明二年衍乃與穎胄同推寶卷弟荊州刺史寶融為主明年中興衍東下其年十二月剋建業殺寶卷及其弟立衍為大司馬錄尚書

蓋揚州刺史建安郡公邑万戶三年又自稱相
國揚州牧封十郡為梁王衍尋僭立自稱曰梁
號年天監五月揚州小峴戍主党法宗襲衍大
峴戍破之擒其龍驤將軍邾菩薩送京師衍又
遣將張囂之寇揚州軍擊破之斬二千餘級四
年二月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戍主奇道
顯攻衍陰山戍破之斬其戍主龍驤將軍都亭侯梅
興祖仍攻白藁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吳道
爽等獲數千級衍又遣其徐州長史潘伯鄰屯

軍淮陵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又據九山盜遣寧
並擊破之斬伯鄰擒明素衍將吳子陽寇白沙
中山王英大破之擒斬十數衍梁州刺史平陽
縣開國侯崔遠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陳虎
牙來降正始元年正月衍將趙祖悅屯據東關
江州刺史陳伯之擊破之二月衍將姜慶真襲
陷壽春外郭州軍擊走之中山王英圍衍鍾離
衍遣冠軍張惠紹率衆軍送糧於鍾離任城王
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邀擊於邵陽大破之生

擒惠紹并其驍騎將軍邵陽縣開國男趙景悅
等十將斬獲數千級惠紹衍舅子也衍乃移書
求之朝議欲示威懷遂聽惠紹等還二月元英
破衍將王僧炳於樊城八月英又攻衍義陽克
之破衍將馬仙琕擒其冠軍將軍蔡靈恩等十
餘將九月衍寧州刺史田道龍義州刺史張宗
之遣使內附十一月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
遷以漢中內附詔尚書邢巒率衆赴之二年四
月巒頻破衍軍遂入劍閣執其輔國將軍范始

男送京師巒又遣統軍王足破衍諸將斬其輔
國將軍馮文豪等六月衍遣將王超宗寇邊揚
州刺史薛真度大破之俘斬三千級七月王足
又大破衍衆斬其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王明
達等三十餘將俘虜二千五百人九月衍湘州
刺史楊公則率衆寇壽春揚州刺史元嵩擊破
之斬獲數千級三年正月衍徐州刺史昌義之
寇梁城江州刺史王茂先寇荊州屯河南城平
南將軍陳伯之擊茂之平南將軍楊大眼敗茂

先並大破之斬其輔國將軍王花俘斬千計辛茂
先進潰追奔至於漢水拔其五城將軍王文福
略衍司州俘獲千餘口而還五月衍將蕭昞寇
淮陽張惠紹寇宿豫蕭昺寇梁城韋叡寇合肥
平南將軍奚康生破惠紹斬其徐州刺史宋黑
七月衍徐州刺史王伯敖入寇陰陵中山王英
大破之斬將二十五人首虜五千衍又遣將桓
和屯孤山冠軍將軍桓方慶屯固城龍驤將軍[illegible]將軍
據道儀屯荻家山八月安東將軍邢巒遣[illegible]和破

魏書列傳八十六　二九

之將軍元恒攻克固城統軍畢祖朽攻拔孤山
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有餘衍又遣張惠紹
屯宿豫蕭昞屯淮陽九月都督邢巒大破之斬
其大將藍懷恭等二十餘人惠紹蕭昞並棄戍
南走追斬數万級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
右僕射柳惔徐州刺史昌義之等屯據梁城中
山王英大破之宏等棄城沿淮東走追奔至於
馬頭衍冠軍將軍馬頭戍主朱思遠棄城走擒
衍將三十八人斬獲五万有餘十月衍征虜將

軍馬仙琕率衆三万寇義陽郢州刺史婁悅以
州軍擊走之永平元年十月懸瓠城民白早生
據州反叛衍遣將齊苟仁等四將以助之詔尚
書邢巒率騎討之巒攻克懸瓠斬早生擒苟仁
俘衍衆三千餘人初早生之反也世宗遣主書
董紹銜詔宣慰紹為早生所執送之於衍衍乃
歷齎遣紹令奉書朝廷請割宿豫內屬以求和
好時朝議或有異同世宗以衍辭雖款順而不
稱藩詔有司不許十二月衍寧朔將軍張齊等

魏書列傳八十六　二一

率衆寇楚城中山王英破擒之衍將馬仙琕據
金山郢州刺史婁悅擊走之三年正月中山王
英攻克衍長薄戍殺傷數万仍攻拔武陽關擒
衍雲騎將軍松滋縣開國侯馬廣冠軍將軍遷
陵縣開國子彭甕驍騎將軍當陽縣開國伯徐
元秀等二十六將俘獲七千餘人又進攻黃峴
西關衍將軍馬仙琕棄西關李元履棄黃峴遁
走四年春三月衍琅邪郡民王万壽等斬衍輔
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帶朐山戍主劉晣

沛將士四十餘人以城內屬徐州刺史盧昶遣孫郯城戍副張天惠率衆赴之而衍郁洲已遣二軍以拒天惠天惠與力戰等內外夾擊俘斬數百級仍遣琅邪戍主傅文驥入城據守衍又遣將張稷馬仙琕圍文驥詔昶率衆赴之而文驥以糧盡降衍失利而還延昌二年二月郁州徐玄明斬送衍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州內附三年六月衍遣衆寇九山荊州刺史楊叔業大破之斬其元旅將軍蔡

令孫□軍將軍唐□負□將軍藍次孫四年三月衍寧州刺史任□率衆寇關城益州長史成興孫擊破之熙平元年正月衍遣其恒農太守王定世等寇邊都督元志破之斬定世悉俘其衆衍豫州刺史趙祖悅率衆數万偷據硤石詔鎮南將軍崔亮□□平討克之斬祖悅傳首京師衍衡州刺史張齊寇益州刺史傅豎眼討之斬其將任太洪齊遁走初衍每欲稱兵境上闚伺邊隙常為諸將摧破雖懷進趣

之計而勢力不從遂於浮山堰淮規為壽春之害肅宗詔鎮南將軍崔亮率諸將討之大破衍衆於是秋九月堰自潰決漂其緣淮城戍居民村落十餘万口流入於海正光元年衍改稱普通至三年其弟子西豐侯正德棄衍來奔尋復亡歸衍初怒之改其姓為悖氏既而復其封為臨賀王五年九月衍將裴邃襲據壽春外郭刺史長孫稚擊走之孝昌元年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衍遣豫章王綜鎮彭城綜

衍之第二子也初衍文業因納其六月而吳氏先有孕後生綜衍謂為己子甚寵愛之綜既長母密告綜綜遂潛圖叛衍既鎮彭城及大軍往討綜乃拔身來奔餘衆退走國軍追躡殺獲十計衍初聞之哭氣絕其為愍惋云其子其病風所致時人咸笑之三月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入寇梁州刺史傅豎眼遣子敬紹率衆大敗之擒斬三千人休儒等逃走四月衍益

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等率衆圍小劍戍益州刺史邴虬遣子子達行臺魏子建遣別將淳于誕拒擊之五月誕等大破文熾斬二万擒其次將蕭世隆等十二人文熾走免是歲衍又改年為大通二年七月衍將元樹湛僧珍等寇壽春又攻逼新野詔都督魏承祖討破之三年二月衍將成景儁寇彭城行臺崔孝芬率諸將擊走之建義元年衍遣其將曹義宗寇荊州大都督費穆大破之生擒義宗檻送京師初尒

朱榮入洛北海王顥奔於衍衍以顥為魏主資顥士馬令其大將陳慶之部率送顥永安二年夏遂入洛陽車駕還討破之陳慶之一身走免自餘部衆皆見俘執閏月巴州刺史嚴始欣據州入衍衍遣將蕭玩張惠紹等率衆赴援都督元景夏率益梁二州軍討之三年正月斬始欣衍衆敗走又斬蕭玩等首俘獲万餘人普泰元年春南青州刺史茄候遣部將何文率步騎三千擊衍守將於琅邪擒其寧朔將軍徐亮二

州刺史沈預斬其猛將軍齊州刺史劉相如永熙元年夏衍遣其鄱陽王元樹及譙州刺史朱文開入據譙城東南道行臺樊子鵠率諸軍攻克之擒元樹文開等送於京師天平元年十月衍雄信將軍紀耕率衆入寇螭嶀都督曹仲尼破走之斬其軍主沈建陶莊等二年正月衍將湛僧珍寇南兗州州軍擊破之行臺元晏又破湛僧珍於項城虜其[illegible]刺史楊瞟二月衍司州刺史陳慶之郢州刺史田朴特等寇邊豫

州刺史堯雄擊走之五月衍仁州刺史黃道始寇北徐州徐州刺史任祥討破之十月衍將梁季儁寇單父祥又大敗之俘斬万餘人十一月衍雍州刺史蕭恭遣將柳仲禮寇荊州刺史王元軌破之於牛飲斬其將張殖王世興是年衍又改號為大同三年五月豫州刺史堯雄攻衍白苟堆鎮克之擒其北平太守苟元曠十月行臺侯景攻陷衍楚城獲其楚州刺史桓和元象四年九月衍青冀二州刺史徐子彥寇圍城

南青州刺　陸景元與主定之光其徐州刺史傅
和以城降衍衍資送和令申意於齊獻武王求
通交好王志綏邊遠乃請許之四年夏衍遣其
散騎常侍張皐通直常侍劉孝儀通直常侍崔
曉朝貢二年夏又遣散騎常侍沈山卿通直常
侍劉研朝貢興和二年春又遣散騎常侍柳[illegible]
通直常侍劉[illegible]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
陸晏子通直常侍沈景徽朝貢是年衍改號大
同三年夏又遣散騎常侍明少遐通直郎謝藹

朝貢四年春又遣散騎常侍袁狎通直常侍賀
文發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劉孝勝通直
常侍謝景朝貢武定元年夏又遣散騎常侍沈
衆通直常侍殷德卿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
侍蕭確通直常侍陸緬朝貢二年秋又遣散騎
常侍徐君房通直常侍庾信朝貢四年夏又遣
散騎常侍蕭瑳通直常侍賀德瑒朝貢五年春
又遣散騎常侍謝藺通直常侍鮑至朝貢朝廷
亦遣使報之十餘年間南境寧息六年衍又改

號爲中大同其年又改爲太清是歲司徒侯景
反遣使通衍請其拯援衍惑景遊說遂絕貢使
衍子綱及朝臣並切諫以爲不可衍不從乃遣
其兄子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北兗州刺史胡
貴孫等寇逼徐州與侯景爲聲援仍堰泗水以
灌彭城齊文襄王遣行臺慕容紹宗儀同三司
高岳潘相樂等率衆討之紹宗檄衍境內曰夫
乾坤交泰明聖興作有冥運行之力俱盡變化
之途抱識含靈融然並至是形賦命混而同往

所以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万
國受賜而無迹豈徒擊壤共耳目易其心慮悟以
風雲一其文軌使夫日月之照不私雨露之施
均洽運諸仁壽之域納於福祿之林自晉政多
僻金行淪蕩中原作戰鬭之場生民爲鳥獸之
餌則我皇魏握玄帝之圖納乘靈之祉奮靈軍
而自北策龍御以圖南致衍上帝援溺下土拯
物殛死淫水不作運神器於循環定寶命於跌
蹶恢之以武功振之以文德宇內及可封之俗

負首鼠兩端之心沙漠荒忽之外瀚海羈縻之
表方志所不傳荒經所不綴炎不紲谷鈞山依
風託水共仰中國之聖同欣大道之行唯夫三
吳百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其有由焉自僞晉
之後劉蕭作賊擅僭一隅號令自已惟我祖宗
馭宇愛民重戰未極其臣之意不窮節將之兵
聊遣行人降以尺一圓首已築黃屋輒去其肆
几杖置之度外蕭衍輕險有素士操莫聞睥睨
君親自少而長好亂樂禍惡直醜正巧用其短

以少爲多誇言大言以驚俗驅射邪辟口
兵以作威曲體齊府搖脣鼓舌假當朝之顧指
邀在位之餘論遂汙辱冠帶偷竊藩維及寶卷
昏狂下不堪命曾無匹而有犯之節遂滅人倫
在三之禮憑妖假怪鬼語神言稱兵指闕傾朝
鴆主陵虐孤寡龔黃惡士民天不悔禍姦醜得志
內恣彫靡外逞殘賊嶇國之兵道糊口之衆
南出五嶺北防九江屯戍不解役無寧歲死亡
矢刃之下夭折霜露之中哭泣者無已傷痍者

不絕託身人上忽下如草遂使頑嚚子弟肆行
蛭虐狡猾群小縱極人林剝割蒼生肌肉略盡
刳剔黔首骨髓俱盡猛虎未方其害饑役臣僕
其禍慄慄朋飲投死無地至於矯情飾詐事非
一緒書教滿機竟致戎華雜亂盜賊蜂起沾清靜
至乃大興寺塔廣講舍堂昭陽到景華珠衙壁
峻峻列門乃使輸捨民力盡其筋骨延壇達
石悲歌擔輸死而可祈世同仙化智伐謀踈曾
不自揆衍相之流翻爲己害乎亡齊之亂忽

爲戎首害共赴茲卒聞其事姦廢嫡宗
樹愚子朋黨路開彼我側目疾視扼腕十室而
九翹足有待良亦多人一紀於茲十家多故始
則市朝之變成有烏鴉之災神祇痛傷蕭蘭
震於是故相國齊獻武王威天壤之慘黷激
雲雷以慨然仗高義而奪民於大節以成務
有匡國定亂之圖非爲一時貪取之事於是殷
略紛紜霸業伏世湯武道隆貸于康邦皇上秉
籙受圖天臨日鏡道隨玄運德與神行既而元

苛懷舞蹈之風[illegible]之會遂解執繫南冠
倫以好睦[illegible]舟車遄瀾[illegible]徼相望欣然
旨泰反[illegible]還[illegible]不待[illegible]陸雖[illegible]長[illegible]我
始罷戰息民兩獲其泰王者之信明[illegible]如四時[illegible]
以[illegible]人君父二三其德[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不惜哉民
[illegible]一介役[illegible]出自[illegible]身名淪沒[illegible]或可紀直
以邏馳[illegible]見[illegible]小人[illegible]逆[illegible]名位及
平[illegible]之際[illegible]四百[illegible]不赦[illegible]胡[illegible]
人成扳籍其服膺主久有丹頸之期所天蹈族
滅之[illegible]雖不能[illegible]左右以[illegible]圖猶當[illegible]顏
後至[illegible]形於色而趣利改圖速如[illegible]投身麾
下甘爲僕隸獻武[illegible]其[illegible]錄其小誠得厠
五命之[illegible]不預在一隊之後參跡[illegible]馳庶其來效
[illegible]鞭利鍛術以制之既關[illegible]經略以
河南[illegible]之地非兵戰之衝[illegible]存犄角聊示旗
鼓[illegible]效[illegible]以遊[illegible]軍機催勤[illegible]
兵統[illegible]別行司存而[illegible]遂其[illegible]違
軍紀仍自[illegible]心潛[illegible]爲亂[illegible]負恩[illegible]棄德

同血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崩[illegible]毋如脫屣
卉少弟不如遄[illegible]陸陸[illegible]成行慕姜[illegible]之
爽言[illegible]伯奉之[illegible]轉跳梁[illegible]大欲誰[illegible]之
梟[illegible]同醜欲擬[illegible]顧[illegible]其倫[illegible]遠[illegible]劇
右委命[illegible]逆[illegible]定君臣之分[illegible]結[illegible]之
親授以名器之[illegible]救其[illegible]之死[illegible]人轂援假
人卑[illegible]而忘恩背[illegible]交[illegible]側
首無託以金陵[illegible]之[illegible]南[illegible]之地甘辭
卑[illegible]進[illegible]身[illegible]可知矣叛豎[illegible]命
豈[illegible]大夫[illegible]我[illegible]於上官蔽
於下[illegible]叛邑[illegible]好
人而[illegible]大勢成敗有恒
兆不假離朱之目不[illegible]聊[illegible]刺[illegible]之
說且吐伐謀之言今帝道休明[illegible]皇猷允塞四民
樂業百靈效祉雖上和[illegible]而伊[illegible]繼[illegible]文
經武虎視龍驤[illegible]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鋭
擊刺猶[illegible]電[illegible]如風雨控弦躍馬固敵是求
蠕蠕昔[illegible]征吉固於我

國家深敦隣附毀[illegible]晉文之禮樞綱絕
之義保衛出於故地有絲唯其多少存其亡之
之業成其與大之基深仁厚德鏤其骨髓引領
思報[illegible]如一足吐谷渾深執忠孝膠漆不渝乃
與仰[illegible]今[illegible]路出中以嬌好仍李如歸蝸蝸
境斜界黃河望道[illegible]百[illegible]里曾冰涸積北
風轉[illegible]貫鏑角之時酒[illegible]方猛[illegible]之利北
谷渾投彼以逆彊兵[illegible]傾河及部落通順峽
驅龍池[illegible]種類[illegible]以[illegible]方依隊[illegible]其移運
[illegible]八十六
加以獨孤如願擁衆秦中治兵劫[illegible]備
西擬內當腹心救首救尾疲於奔命豈暇稱兵
東指出師函谷且秋風[illegible]國有恒防關河形
勝之際山川襟帶之所盟刑精兵基峙岳立又
實旋河陰之北累獲亡山之走衆無一旅僅以
身歸就其不顧根本[illegible]進趣斯則一勞永逸
天贊我也言之且[illegible]月經天衆世所知義非
徒語持此量之理有可[illegible]而後其遊辭[illegible]非虛
誕大景網羅廝備之[illegible]部伍之夫遺風[illegible]

之會逢馳救恩[illegible]日後任在三吏邑啓千社揣身
量分又當出是而乃[illegible]大[illegible]離散不已夫豈
徒衛[illegible]可捨揚度其衆狀[illegible]死不暇乃闓
侍東[illegible]城老賊[illegible]其謀[illegible]揚
[illegible]在[illegible]之衆招[illegible]舉
孜[illegible]以為斷仍知張旗月南面假名死而後已
此[illegible]我[illegible]不悛嘗
[illegible]戚[illegible]之老而[illegible]蔑任義
以猖狂之[illegible]神人而[illegible]然將踐[illegible]國之蹤且
[illegible]八十六 三十二
遠見侯[illegible]撤今徵發大半役[illegible]徐部領不盈一擁川
覬覦小利此而可忍孰不可[illegible]兵內戰危出不
待[illegible]奉朝規[illegible]茲九伐扛鼎拔樹之衆超乘
投石之旅練甲乘途波聚霧合虎班龍文之逸
[illegible]蒲稍之題嘯天陸野躡影追風振旅南轅
長驅[illegible]號非直[illegible]吳鼠面一麾魚駭乘此而往
青[illegible]將歸且衍虛網其[illegible]有外持險躁之風
俗兼輕[illegible]子孫蕭綸[illegible]無商臣之
佷[illegible]失志之憤當[illegible]專[illegible]外[illegible]中潰今

逆天時幕府師行以禮兵動以義弔民伐罪理
有存焉其有知機審變翻然鵲起立功者去
危就安賞典未忘事必加等若某威所至敢有
拒違天兒已十歲從古義今三禮四義之將豹
虎熊羆之士深衍逋偽信納叛亡違上慢來貢
興伐役其不合怒作色如赴私讎茹肝涉血義
不旋踵攻戰之日畢若有神莽秸麻亂匪且伊
夕以彼由師危卒望義軍鋒何異蛣蜣被甲螂
蛆舉尾正恐揚鼓一揮並有僨仆推先事喻情備

知餘罪去侯無稀禍福由人斯蓋丈夫肉食之
秋壯士封侯之會夏冰可折時不再來凡百君
子勉求多福檄之所到咸共申省知我國行師
之意冬十二月紹宗高岳等大破衍衆寒山擒
淵明貞孫等俘斬五万其凍溺燒之而死不可
勝數衍既慙悔六年復遣使羊珍孫求闕乞和
并脩弔書於齊文襄王文襄王欲以威德懷之
許其通而不復其報衍於是遣其散騎常侍謝
挺通直散騎侍郎徐陵詣闕朝貢班等未及還而侯

景舉兵襲衍衍留班等不許其主正德交通許
推為主景密遣招正德衍令正德率軍拒景正德因
而迎之景濟江立以為主以趣建業衍好人佞
己未年尤甚或有云國家強盛者即便忿怒有
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悅是以其朝臣左右皆
承其風旨莫敢正言初景之將渡江也衍沿道
軍戍皆自啓列而中領軍朱异恐忤衍意且謂
景不能渡遂不爲聞景至蠡湖乃大驚駭乃令
其子綱守中書省中軍事悉以委之又逼居民

入城百姓因相剽掠不可禁止衍令直從監僉
悉皆入城又放囚徒以錢帛召募人以充建康廷尉諸囚
欲抑令入城以充防捍諸徒因放火燒治一時
散走衍又遣惡人無計唯令其王公已下分屯諸
門諸所藏錢帛皆入聚德陽堂以充軍實景既至
便圍其城縱火燒其門長圍築土山以攻衍衍
亦於城內起山以應之衍令文武進士人身負二
上石於是其王侯朝貴悉自負以從綸亦欲自
負衍以綸爲大示有所乃止衍宗室人出戰素

無號令初或斬覓勝後必奔北景嘗立言曰城中非
無菜但無鹽耳以戲衍之衍太官及軍人無柴
乃發取尚書省武庫左右藏以充用衍州鎮外
援雖有至者而景圍柵深固內外斷絕衍救落
人出戰常爲景所執獲有一小兒請以飛鵶傳
致消息綱乃作數千丈繩綴紙鵶於繩端縛書
其背又題鵶曰若有得鵶送援軍者賞銀百兩
綱出太極殿因西北風而縱之賊放數鵶景令走
馬射殺之竟不能達也衍城內大饑人相食米

魏書傳八十六　二十五

一斗八十萬皆以人肉雜牛馬而賣之軍人共
於德陽堂前立市屠一牛得絹三千匹賣一狗
得錢二十萬皆燻鼠捕雀而食之至是雀鼠皆
盡死者相枕初有盜取其池魚者衍猶大怒勑
付廷尉既而宿昔都盡其不識事宜如此景久
攻未拔而衍外援雖多各各乖張無有總制更
相嫉忌不肯奮擊唯衍子邵陵王綸軍於鍾山
決戰戰敗而走景狼狽衍求和衍信之
乃割江西四州授景景爲詐許陽王復其朝貢與
部下歃血盟誓許引軍還石　衍乃勑援軍
令下諸軍初不受詔後密爲乃從衍又令援軍
以船着艘給景將縱其步又勑付二宮衍
求安侯確咸方頗有
所憚景乃謂衍曰確咸方頗關岸罵笑
子自與汝和我終不與汝我今便不敢去若召
此二人入城者吾當解圍衍復遣徵確等確
等不從衍又爲手書與諸軍云確若不入者宜
以軍法從之確等不得已乃赴衍景復謂衍曰

魏書傳八十六　二十六

始有西信至北軍已度江若奪鍾離我今便無委
足處求權借廣陵譙州待征復兩城還以此州
相歸衍又許之景外示欲和伺其懈怠衍君臣
上下信景誠許所有城鎮景皆收之後知非實
更狼狽設備有甚於初城轉危急衍等計窮乃
復遣使呼景景更詭云今時既熱便不能得去
巫當留京師爲朝廷立效耳而悉力大攻七
年三月遂拔京城衍至建業縱軍士前後虜掠
金庫所有皆掃地盡景乃從數百騎見衍獻

歎流涕因請丟貫火爲作義兒還以衍爲主令正
德通啓云前爲景所擒使攝四海辭不獲免權
總万機令景既入輔乞解僧濫以王還邸自景
圍建業城中多有腫病死者相繼無復板木乃
刳柱爲棺自雲龍神虎門外積屍重疊血汁漂
流無復行路及景入城悉聚尸焚之煙氣張天
臭聞數十里初城中男女十餘万人及陷存者
纔二三千人又皆帶疾病蓋天亡之也衍雖爲
景所餓殺而衍爲景殺聞歷百餘日衍子荆州

刺史湘東王繹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各擁兵自
守坐看衍之懸危竟不奔赴始景渡江至陷城
之後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爲景
軍人所掠或自相賣鬻漂流入國者蓋以數十
万口加以飢饉死亡所在塗地江左遂爲丘墟
矣初衍崇信佛道於建業起同泰寺又於故宅
立光宅寺於鍾山立大愛敬寺兼營長干二寺
皆窮工極巧殫竭財力百姓苦之令設齋會自
以身施同泰寺爲奴其朝臣三表不許於是內

外百官共斂珍寶而贖之衍每禮佛捨其法服
著乾陀袈裟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誡有事佛
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其臣下奏表上書亦
稱衍爲皇帝菩薩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
皆責其上禮獻物多者便云稱職所貢微少言
爲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競事聚斂劫剝細民
以自封殖多妓妾粱肉綺羅百姓怨苦咸不聊
生又發召兵士皆須鎖械不爾便即逃散其王
侯貴人奢淫無度弟兄子姪侍妾或及千數至

乃同相贈遺其風俗頹喪綱紀不舉若此衍自
以持戒乃至祭其祖禰不設牢牲時人皆竊云
雖僣司王者然其宗廟實不血食矣衍未敗前
災其同泰寺衍祖父墓前石麟一旦亡失人識者
咸知其將滅也及衍子綱弟後殺之衍之
親屬並見屠害矣

史臣曰二菁競途流之中同蝸角之戰或年纔
三紀或身不獲終當以偷名江徼自擬王者老之
遂言所未前聞苟以踐致貢而延世夫差乎長

而後死丙冠方之豈越不乃劣乎

列傳第八十六　　魏書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七　　魏書九十九

私署涼州牧張寔　鮮卑乞伏國仁

鮮卑禿髮烏孤　私署涼王李暠

盧水胡沮渠蒙遜

張寔字安遜安定烏氏人父軌字士彥晉散騎常侍以晉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求為涼州乃除持節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桓帝西略也軌遣使貢其方物晉加號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一千戶永嘉五年晉以軌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尋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愍帝即位進拜司空封西平公邑三千戶後拜侍中太尉涼州牧軌年老多疾拜寔撫軍大將軍副涼州刺史未幾軌風病積年子寔代行州事閉絕音問莫能知者軌臨殂識天文安州內有賊與疾仰視曰無能為害終如其言寔代統任愍帝拜為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劉曜陷長安寔自稱侍中司空大都督涼州牧承制行事

于時天下喪亂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唯涼州
獨全寔自恃衆強轉爲驕恣平文皇帝四年寔
爲左右閻沙等所殺先是謠曰蛇利砲蛇利砲
公頭墜地而不覺寔所住室梁間有人象而無
頭久之乃滅寔惡之未幾見殺寔弟茂統任
茂字成遜私署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平西
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誅閻沙等百餘
人遣使朝貢茂妻弟賈摸兄弟謀害茂茂殺
之劉曜上隴茂懼而降曜以爲太師涼王茂卒

無子寔子駿統任
駿字公庭自稱使持節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
牧西平公遣使朝貢煬帝時隴西人辛晏以枹
罕降之駿遂有河南之地至於狄道與石勒分
境駿築南城起謙光殿於其中窮珍極巧又四
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南曰朱陽赤殿西
曰正德白殿北曰玄武黑殿服章器物皆依色
隨四時居之其旁有直省寺署一依方色其奢
僭如此民以勞怨駿議治石田參軍索孚諫曰

凡爲治者動不逆天機作不破地德昔后稷之
播百穀不壅山林禹決江河不逆流勢今欲徙
石爲田運土殖穀計所損用畝盈百石所收不
過三石而已竊所未安駿怒出孚爲伊吾都尉
有石隕於破胡燋而碎聲如擊鼓聞七百里其
氣上黑如煙煙中如赤風駿少而淫佚常夜
出微行於邑里少年皆化之性又貪惏有圖
秦隴意以穀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充者簿賣
田宅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海西

郡湟河晉興廣武此十一郡爲涼州以長子重華
爲刺史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城漢
中八郡爲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爲刺史敦
煌晉昌高昌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
三郡三營爲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爲刺史駿
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諸
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之官官號皆擬天朝
而微辨其名舞六佾建豹尾車服旌旗一如王
者軌保涼州險遠之力[illegible]盛忌

之乃逼淫駿弟鑒令自殺日是夫人情駭既而
見駿爲世子遂死時建國九年也子重華統任
重華字泰林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
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石虎遣麻秋率衆
渡河城於長最涼州震動司馬張耽薦主簿謝
艾於重華重華任之艾擊斬秋將基安等
俘斬乃五千人重華遣使朝貢自署丞相涼王
領秦雍涼三州牧重華死子曜靈統任
曜靈字元舒年十歲自稱大司馬涼州牧以重華兄祚
爲撫軍將軍輔政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說焉
氏以曜靈幼弱須立長君馬氏從之遂廢曜靈而
立祚曜靈尋爲祚所殺

祚字太伯既統任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涼公尊
爲姦虐駿及重華子女未嫁者皆婬之涼州人
士咸賦牆茨初重華末年有蠡斯蟲集安昌門
外緣至逆行都尉常據諫曰蠡斯宜是祚小字今
乃逆行災之大者願出之重華曰子孫繁昌之
徵何爲災也吾昨夢祚積公方委以周公之重

輔世子祚終殺曜靈自署 涼王立宗廟
置百官號和平元年遣使朝貢 加執以王
號盡殺御史於酒泉郡中丁琪 諫禍祚斬
琪於闕下廢諸神祀山川枯竭 五郡司人
婁過其門以下不得衣細帛庶人 不得畜奴
婢乘車馬百姓怨憤有光狀如車蓋聲若如雷
震動城邑仲夏降霜有神降於玄武與人
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其福利祚不信之衆知
祚必敗而祚恭虐彌甚明年祚河州刺史張瓘

起兵討祚驍騎將軍宋混聚衆應瓘混進攻
姑臧祚遣侍中索孚代瓘有士著云師出必
敗并陳祚三不道祚以妖言惑衆斬之爲驍騎
曰我死之後軍敗於外王死於內祚族之宋混至
姑臧領軍趙長等開閤門應之入殿稱万歲祚
以長等破混也出勞之長以槊刺祚中額祚奔
入爲廚士徐黑所殺暴尸道左城內咸稱万歲
瓘等立重華少子玄靚統任
玄靚字元安自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王

以瓘爲尚書令涼州牧東攻不□爲尚書僕射
瓘性猜惡賞罰由以愛憎無復綱紀郎中殷郇
諫瓘益衆瓘謂曰虎生三日能食肉不須人教
由是莫有言者瓘與玄靚參乘出城城北大將
三冢俱折瓘惡之乃日日殺鷄鴨樹私恩而都
街殺人朝朝不絕以爲亂者十七而九東苑大
冢上忽有池水城東大澤地忽火然廣數里乃
殺猪雞牛羊等以應水火之變瓘謀誅宋混等廢
玄靚自立先是太白守輿鬼占者以爲州分當

有暴兵故瓘欲厭之於是宋混率衆攻瓘瓘先
殺其子二十口乃自殺玄靚以混爲驃騎大將
軍尚書令混病死弟澄代輔政以宣折帶石
山玄靚欲除之弟名化世不諱同世人異此山
者破家身之兆云妄曰變有此也宋馬死之馬倒
傷足御史房屋柱自燃燃折截一柱之本剝字也
石木右主宋字合本未燃未破 存者之大
以近防之又所乘馬五匹一夜中 尾禿人曰
尾之爲字也尸下毛毛去尸絕 [illegible]玄安曰

其以付天知何以何亦幾玄安司馬張邕起兵
殺玄安誅宋氏先是謠曰滅宋者田土下邕也
一名野邕刑殺過差內外復恩爲亂將敗於天
錫因民心起兵殺邕以冠軍大將軍輔政玄靚
庶母郭氏以天錫擅權與張氏疎宗謀誅之事
發天錫殺玄靚而自立
天錫字純嘏一名公純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
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王有火鉄於泥中天
錫既立荒昏不恤民務元日與嬖人宴飲既

晦守不朝賀又不省其母從事中郎張慮
輿櫬以諫錄日求大觀天錫不納昭成末苻堅遣
將苟萇伐涼州破之天錫降於堅初隴西謠曰
劉新婦簸米石析炊穀濤瀾張兒張
兒食之口正披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歌
之劉曜石虎並伐涼州不克至堅而降之也
天錫至長安堅拜爲尚書堅敗於壽春天錫
奔建康

鮮卑乞伏國仁出於隴西其先如弗其部

出五代祖祐鄰并兼諸部部衆漸盛父司繁率
部落降於苻堅以為南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
勇士川司繁死國仁代統任苻堅之伐司馬昌
明以國仁為前將軍領騎先鋒及堅之敗國仁
叔步頹叛於隴右堅令國仁討之步頹大悅迎
而推之招集部落衆十餘萬太祖初私署大都
督大將軍大單于秦河二州牧號年建義置
官屬分部內為十二郡築勇士城以都之國仁
死

魏書九十九 八二

弟乾歸字□□統其衆自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
王改年為太初置百官登國中遷於金城南門
自壞乾歸惡之還於苑川尋為姚興所破乃奔
抱罕遂降姚興興以乾歸為河州刺史其後乾歸復
尋還苑川乾歸乃背姚興私稱秦王置百官
年號更始遣使請援太宗許之後乾歸田於五
谿梟集其手尋為兄子公府所殺子熾磐殺
公府代統任
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為永康後稱

後傉檀於樂都滅之乃私署秦王置百官改年
為建洪後遣其尚書郎莫胡積射將軍乞伏又
寅等貢黃金二百斤請伐赫連昌世祖許之及
世祖平統萬熾磐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渥頭弟
安遠將軍度質於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
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闐奉表貢其方物熾磐死
子暮末統任
暮末字安石跋既立改年為永弘其尚書隴西
辛進曾隨熾磐遊於後園進彈烏丸誤傷暮

魏書九十九 列傳八十七 九

末母面至是殺進并五族二十七人暮末弟殊羅
蒸熾磐左夫人禿髮氏暮末知而禁之殊羅懼
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禿髮氏盜門鑰於內鑰
誤門者告暮末收其黨與盡殺之欲鞭什寅什
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怒刳其腹投屍
於河什寅母弟白養及去列頗有怨言又殺
之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民多叛人思亂矣後
為赫連定所逼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世祖世
祖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暮末乃焚城

吕毁寶興率戶万五千至高昌谷為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世祖遣使迎之赫連定將軍[illegible]固諫以為不宜内徙暮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兄北平公韋代率衆一万攻南安城内大饑人相食神䴥四年暮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illegible]

郭

鮮卑禿髮烏孤八世祖匹孤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死子壽闐統任初壽闐[illegible]於被中乃名禿髮[illegible]被[illegible]樹機能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高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咸寧中又斬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盡有涼州之地後為部民沒骨所殺從弟務丸統任務丸死孫思復鞬統任思復鞬部衆稍盛思復鞬死子烏孤統任呂光治初呂光拜烏孤益州牧左賢王烏孤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年號太初天興初烏孤又稱武威王徙治樂都署[illegible]騎將軍已下分立郡縣烏孤因酒走馬馬倒傷脅笑曰幾為呂光父子所喜既而遂死

弟涼州牧西平公利鹿孤統任徙治西平改年建和使使朝貢署弟車騎將軍傉檀[illegible]軍人大懼傉檀下馬據胡牀衆情乃安戰破姚秦軍二千餘級利鹿孤私署百官自丞相以下利鹿孤死

傉檀統任私署涼王還于樂都年號洪昌遣使朝貢天賜中傉檀[illegible]姚興以傉檀為涼州刺史[illegible]據姑臧[illegible]均石為[illegible]所敗[illegible]又為赫連屈丐所破於陽武[illegible]數千騎[illegible]南山幾為追騎所得[illegible]東西寇至乃徙三百里内民於姑臧姚興[illegible]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抄掠傉檀因分[illegible]大破之弼乃退還傉檀[illegible]又自署涼王署百官改[illegible]嘉平求與[illegible]代沮渠[illegible]為沮渠蒙遜所敗於[illegible]單馬[illegible]姑臧[illegible]蒙遜所滅乃保于樂都[illegible]以兵[illegible]

言試傉檀以子保周爲質於蒙遜蒙遜乃還
神瑞初傉檀襲擊之弗克失有擒獲而乞
伏熾磐若乘虛襲樂都克之執傉檀子虎臺等
傉檀聞之曰若歸熾磐便爲奴僕矣豈忍見妻子
在他懷中也引衆而西衆皆離散傉檀曰蒙遜
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
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乎既乃歎曰吾老矣寧
見妻子而死遂降熾磐熾磐待以上賓之禮用
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所殺之傉檀入

子賀後來奔自有傳
李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狄道人也漢前將
軍廣之後仍祖弇仕晉相國從事中郎北地太守
祖弇張祚武衛將軍父昶早卒暠遺腹子也暠
始中呂光建康太守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
太守孟敏爲沙州刺史暠爲效穀令敏死敦煌
護軍郭謙等推暠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業
私稱涼王暠許臣於業業以暠爲鎮西將軍大
程中暠私署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秦涼二

州牧涼公年號庚子居敦煌遣使朝貢天賜
致年建初遷於酒泉咸修職貢暠死子歆統任
歆字士業自稱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
牧涼公號年嘉興元年大破沮渠蒙遜於解支
澗獲七千餘級遣使朝貢歆聞蒙遜南伐乞伏
乃起兵攻張掖其母 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
地狹民希以蒙遜驍武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
以來經略有兼并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
歸之度德量力春秋之義先王遺令深慎兵戰

保境寧民俟時而動猶在耳奈何忘之必
行也非唯師敗國亦亡矣歆不從蒙遜率步騎三
万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亹擊歆戰于懷
城爲蒙遜所敗左右勸歆還酒泉歆曰吾違太
后明敎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見吾母
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爲蒙遜所殺蒙遜
遂克酒泉歆之未敗有一大蛇從南門而入至
歆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
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敦煌父老令狐熾夢一

白頭公帢衣而謂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歆弟敦煌太守恂復自立于敦煌[illegible]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攻恂于敦煌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請降不許城陷恂自殺蒙遜克敦煌恂兄翻子寶後入國自有傳

胡沮渠蒙遜本出臨松盧水其先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蒙遜滑稽有權變頗曉天文為諸胡所歸呂光殺其伯父西平太守羅仇蒙遜率眾萬餘屯於金山與從兄男成[illegible]太守[illegible]成共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稱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封臨池侯男成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自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illegible]蒙遜威名微踈遠之天興四年蒙遜內不自安[illegible]為安西太守蒙遜欲[illegible]其眾乃[illegible]以叛逆業殺之蒙遜[illegible]眾陳欲復[illegible]成素有恩信眾情怨憤泣而從之蒙遜因[illegible]殺

業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號年永安居張掖永興中蒙遜克姑臧遷居之改號玄始元年自稱河西王置官[illegible]丞郎以下頻遣使朝貢蒙遜寢於新臺閹人王懷祖斫蒙遜傷足蒙遜妻孟氏擒懷祖斬之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有校書郎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此太常中蒙遜克李歆滅敦煌後改年承玄神䴥中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曰伏惟陛下天縱[illegible]於二儀洪基降於三代然鍾運多難九服紛擾神旗暫掃車書未同上靈降祐[illegible]有道純風殊方[illegible]而[illegible]生[illegible]率土齊欣臣誠弱才效無可錄遇重光恩竭力命自於投老得覩盛化畢[illegible]遇偏[illegible]極前後奉表貢使相望天若杳然收無旋返未審[illegible]不御達[illegible]天聽尚遂未蒙[illegible]職[illegible]無地[illegible]年侍郎[illegible]還奉[illegible]三接之恩始[illegible]

臣之心有類今極難之餘問喬唯始誘勸既加
引納彌篤老臣見存遐外無棄仰荷恩慈之仁
俯蹈康哉之詠然商胡後至奉公卿皆被引歷
數安危之機薦以武融知命之美顧惟情懷寶
深悚惕何者臣不自揆遠託大蔭庶微誠上宣
天鑒下降若蒙同朱庭百辟陛賀高踰先至之
請詞步知機之前但世難尚殷情願未遂主衣
銜憾常懷不暢許到於國欽誠莫表致感群后
[illegible]公卿辭自[illegible]抑引[illegible]不在同獎之例
不達狂狡之心延首一隅係同四極臣竊觀符
瑞候察天時未有過於皇魏踰於陛下加以靈
啟聖姿幼登天位英咪作於成康道化踰於文
景方將振神綱以掩六合濯玄澤以潤八荒況
在秦隴棄荒之餘直是老臣盡效之命後蒙遜
遣子安周內侍世祖遣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蒙
遜為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
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冊曰昔我皇
祖冑自黃軒總御群才攝服戎夏疊曜重光

不殞其舊逮于太祖應　協運大業唯新奄有
區宇受命作魏降及太宗廣闢崇基[illegible]民阜
朕承天緒思廓宇縣然時運或否雰霧四張赫
連跋扈於關西大檀陸梁於漠北戎夷負阻江
淮未賓是用自東徂西戎軒屢駕賴宗廟靈長
將士[illegible]四方漸[illegible]表
無思[illegible]運[illegible]略[illegible]與朕協同厥功洪
茂[illegible]不路嵩
一隅有民[illegible]拱極之
[illegible]典
任土貢珍愛子入侍[illegible]著[illegible]懽
王乃祖乃父有土有民[illegible]功德則無二於[illegible]將
古氏族則始因於世[illegible]
不非上分民建為藩輔[illegible]以周成[illegible]公以秦
東海[illegible]太公啟齊[illegible]之武
[illegible]城西[illegible]封王為
涼王受茲素土苴以白茅用建[illegible]社稷魏室藩
輔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夫功高則爵尊德厚則

任重又加命王入贊百揆謀謨帷幄出征不懷
登攝侯伯其以不傳行征西大將軍仗鉞秉旄
鷹揚河右遠袪王略懷柔荒隅北盡于窮髮南
極於庸岷西被于崐嶺東至于河曲王實征之
以夾輔皇室又命王建國置將相群卿百官承
制假授除文官刺史以下選武官撫軍以下建天
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欽哉惟
時往踐乃職祗服朕命協亮天工俾九德咸事
無忝庶官用終爾顯德對揚我太祖之休烈崔

浩之辭也蒙遜又改稱承和元年延和二年四
月蒙遜死遣使監護喪事謚曰武宣王蒙遜性
忌忍於刑戮閨庭之中略無風禮
第三子牧犍統任自稱河西王遣使請朝命先
是世祖遣李順迎蒙遜女為夫人會蒙遜死牧
犍受蒙遜遺意送妹於京師拜右昭儀改稱承
和元年世祖又遣李順拜牧犍使持節侍中都
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

號嫂

詔不許牧犍尚世祖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
表謝獻馬五百匹黃金五百斤繇又表請公主
及牧犍母妃后定號朝議謂禮母以子貴妻從
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內
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詔從之牧犍遣其
將軍沮渠旁周朝京師世祖遣侍中古弼尚書
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侍
牧犍乃遣封壇朝於京師太延五年世祖遣尚

書賀多羅使涼州且觀虛實以牧犍雖稱蕃致
貢而內多乖悖於是親征之詔公卿為書讓之
曰王外從正朔內不捨僭罪一也民籍地圖不
登公府任土作貢不入司典罪二也既荷王爵
又授偽官竊假名器罪三也
朝廷志在懷遠固違聖略切稅商胡以斷行旅
罪四也揚言西戎高自驕大罪五也坐自封殖
不欲入朝罪六也北託叛虜南引仇池憑援谷
渾提攜為姦罪七也承勅過限輒假徵授罪八

也然敵
九也既不遵帝室寵駙功舊方恣淫蒸姪其嫂
罪十也既違伉儷之體不篤婚姻之義公行酖
毒規害公主罪十一也備防候守熙要有
如寇讎罪十二也為臣如是其可恕乎先令後
誅王者之典也若親率羣臣委贄郊迎謂斯上
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又其次也如其
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
厥中自求多福也官軍濟河牧犍曰何故爾也

用其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蠕蠕又
遣弟董來率兵萬餘人拒官軍於城南戰退牧
犍至姑臧遣使喻牧犍令出牧犍聞蠕蠕內侵
於善無幸冀駕返旆遂嬰城固守牧犍兄子祖
踰城出降具知其情世祖乃分軍圍之攻牧犍
兄子萬年率麾下又來降城拔牧犍與左右文
武面縛請罪詔釋其縛徙涼州民三萬餘家于
京師初太延中有一父老投書於敦煌城東門
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

七年又於震電之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
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山名在姑臧南山祀
有司防泥陷不通牧犍征南大將軍董來曰征者有
北平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牧犍立果七年而
滅如其言牧犍姪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於李
氏牧犍姊共毒公主上遣解毒醫乘傳救公主
得愈上徵李氏牧犍不遣厚送居於酒泉上大
怒既克猶以妹婿待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禮葬
焉又為蒙遜置守冢三十家後授牧犍征西大

將軍王如故初官軍未入之間牧犍使人斫開
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閉小民
因之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其君人等
其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上乃窮竟其事搜其
家中悉得所藏器物牧犍父子多蓄毒藥
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為左道朋行
淫佚曾無愧顏始罽賓沙門曰曇無讖東入鄯
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
曼頭陁林私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

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世祖聞諸行人言曇無讖之術乃召曇無讖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拷訊殺之至此帝知之於是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宗族唯万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是年人又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牧犍死牧犍與主訣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禮謚曰哀王及公主薨詔與牧犍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親寵得襲母爵為武威公主

蒙遜子秉字季義世祖以其壻拜東雍州刺史險詖多端宜其君中遂與河東蜀薛安都謀逆至京師付其兄弟扼而殺之

万年祖從以先降万年拜安西將軍張掖王祖為廣武公万年後為冀定二州刺史復坐與祖謀逆與祖俱死初牧犍之敗也弟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世祖遣鎮南將軍奚眷討之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乃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及其城初無諱圍酒泉絜輕之出城

與語為無[illegible]所執[illegible]圍酒泉[illegible]圍之[illegible]又圍張掖不能克退保臨松[illegible]世祖下詔諭之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諱[illegible]其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遣[illegible]統師兵士于健三年春世祖遣兼鴻臚[illegible]持節策拜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尋以無諱復規叛逆復遣鎮南將軍南陽公奚眷討酒泉克之無諱遂謀渡流沙遣[illegible]西擊鄯善鄯善王恐懼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遂與連戰不能克退保東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渡流沙士卒渴死者太半仍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闞爽為李寶舅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善遣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無諱留安周住鄯善從焉耆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拒無諱無諱將衛興奴詐誘爽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因留高昌

五年夏無諱病死安周代立後為蠕蠕所并

史臣曰周德之衰九雍離析成分割稱州郡以尊極不足張寔等介在人外地實戎墟大享縣張駿懷不遜其不知量固為甚矣禿髮相吞終為擒滅宜哉

列傳第八十七　　魏書九十九

列傳第八十八　　魏書一百

高句麗　百濟
勿吉　失韋
豆莫婁　地豆于
庫莫奚　契丹
烏洛侯

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

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
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
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
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
外孫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
並浮為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
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
一人著納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
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為氏焉初朱蒙在

夫餘時妻懷孕朱蒙逃後生一子字始閭諧及
長知朱蒙為國主即與母亡而歸之名之曰閭
達委之國事朱蒙死閭達代立閭達死子如栗
代立如栗死子莫來代立乃征夫餘夫餘大敗
遂統屬焉莫來子孫相傳至裔孫宮生而開目
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宮曾孫位
宮亦生而視人以其似曾祖宮故名為位宮高
句麗呼相似為位位宮亦有勇力便弓馬魏正
始中入寇遼西安平為幽州刺史毌丘儉所破

其玄孫乙弗利利子釗烈帝時與慕容氏相攻
擊建國四年慕容元真率衆伐之入自南陜戰
於木底大破釗軍乘勝長驅遂入丸都釗單馬
奔竄元真掘釗父墓載其屍并掠其母妻珍寶
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城而還自後
釗遣使來朝阻隔寇讎不能自達釗後為百濟
所殺世祖時釗曾孫璉始遣使者安東奉表貢
方物并請國諱世祖嘉其誠款詔下帝系名諱
於其國遣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為都督遼

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
開國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
事云遼東南一千餘里東至柵城南至小海北
至舊夫餘民戶參倍於前魏時其地東西二千
里南北一千餘里民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
帛及皮土田薄塉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
飲食其俗婬好歌舞夜則男女群聚而戲無貴
賤之節然潔淨自喜其王好治宮室其官名有
謁奢太奢太兄小兄之號頭著折風其形如弁

旁揷鳥羽貴賤有差立則反拱跪拜曳一脚行
步如走常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其公會衣服
皆錦繡金銀以爲飾好蹲踞食用俎机出三尺
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卽果下也後貢使相尋
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時馮文通率衆
奔之世祖遣散騎常侍封撥詔璉令送文通璉
上書稱當與文通俱奉王化竟不送世祖怒欲
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待後擧世祖乃止而文
通亦尋爲璉所殺後文明太后以顯祖六宮未

備勅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嫁求以弟
女應旨朝廷許焉乃遣安樂王眞尚書李敷等
至境送幣璉惑其左右之說云朝廷昔與馮氏
婚姻未幾而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之
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詐又遣假散
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審死者聽更選宗淑
璉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會顯祖崩乃
止至高祖時璉貢獻倍前其報賜亦稍加焉時
光州於海中得璉所遣詣蕭道成使餘闕三字

闕高祖詔責璉曰道成親弑其君竊號江左朕
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
外交遠通簒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
過掩卿舊款卽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祗承明憲
輯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十五年璉死年百餘
歲高祖擧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
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謚
曰康又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遼海
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

國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
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禮雲上書辭疾惟遣
其從叔升于隨使詣闕嚴責之自此歲常貢獻
正始中世宗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悉弗進
曰高麗係誠天極累葉純誠地產土毛無愆王
貢但黃金出自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爲
勿吉所逐涉羅爲百濟所幷國王臣雲惟繼絕
之義悉遷于境內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實兩賊
是爲世宗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

虜實得征之瓶罄罍恥誰之咎也昔方貢之愆
責在連率卿宜宣朕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略
揃披害羣輯寧東裔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
失常貢也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為舉哀於東堂
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
開國公高句麗王又拜其世子安為安東將軍
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正光
初光州又於海中執得蕭衍所授安寧東將軍
衣冠劍佩及使人江法盛等送於京師安死子

延立出帝初詔加延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
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
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天平中詔加延侍中驃
騎大將軍餘悉如故延死子成立訖於武定末
其貢使無歲不至

百濟國其先出自夫餘其國北去高句麗千餘
里處小海之南其民土著地多下濕率皆山居
有五穀其衣服飲食與高句麗同延興二年其
王餘慶始遣使上表曰臣建國東極豺狼隔路

雖世承靈化莫由奉藩瞻望雲闕馳情罔極涼
風微應伏惟皇帝陛下協和天休不勝係仰之
情謹遣私署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
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投舫波
阻搜徑玄津託命自然之運遣進萬一之誠冀
神祇垂感皇靈洪覆克達天庭宣暢臣志雖旦
聞夕沒永無餘恨又云臣與高句麗源出夫餘
先世之時篤崇舊款其祖釗輕廢鄰好親率士
衆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應機馳擊矢石

暫交梟斬釗首自尒已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
終餘燼奔竄醜類漸盛遂見陵逼構怨連禍三
十餘載財殫力竭轉自孱踧若天慈曲矜遠及
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鄙女執掃後
宮并遣子弟牧圉外廄尺壤匹夫不敢自有又
云今璉有罪國自魚肉大臣彊族戮殺無已罪
盈惡積民庶崩離是滅亡之期假手之秋也且
馮族士馬有鳥畜之戀樂浪諸郡懷首丘之心
天威一舉有征無戰臣雖不敏志效畢力當率

所統承風嚮背遐且高麗□□逆詐非□慕愧畏品
藩單之□內懷□□□突之行或南通劉氏或
北約蠕□其相脣齒謀陵王略昔唐堯至聖致
罰丹水□帝稱仁不捨塗言消流之水宜早塞
塞今若不取將貽後悔去□及年後臣西界小
石山北國海中見屍十餘并得衣器鞍勒視之
非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
路以沈于海雖未委虛實□懷憤恚昔宋戮申舟
楚莊徒跣鷂撮放鳩信陵不食□亂敵建名美隆

無已夫以區區偏鄙猶慕乃代之信況陛下合
氣天地勢傾山海□今小敵蹄塞天遠今上所
得鞍一以爲實驗顯祖以其僻遠冒險朝□□
遇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復還詔曰得表聞
之無恙甚善卿在東隅□五服之外不遠山海
歸誠魏闕欣嘉至意用戢于懷朕承万世之業
君臨四海統御群生今□宇內清一八表歸義襁
負而至者不可稱數風俗□□和士馬之盛皆餘
禮等親所聞見卿與高麗不穆屢致陵犯苟能

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寇讐也前所遣使浮
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返存亡達
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較舊乘非中國之物
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略權要已
具別旨又詔曰知高麗□□侵軼卿□□□□君
之舊怨棄息民之大德兵交累載□□□□從
兼申胥之誠國有楚越之急乃應展義扶微乘
機電舉但以高麗稱藩供職日久於彼雖
有自昔之□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

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未□朱周故往年遣禮等
至平壤欲驗其由狀然高麗奏請頻煩辭理俱
詣行人不能抑其請司法□以成其責故聽其
所啓詔禮等還若今復違□則過咎益露後雖
自陳無所逃罪然後興師討之於義爲得九夷
之國世居海外道暢則奉藩□戢則保境而羈
縻著於前典楛貢曠於□時卿備陳□□□形
貝列往代之迹俗殊事□□貌乖表洪規大略
其致猶在今中夏平一宇內□□□□□陵威東

緬懸旌域表拯荒黎於偏方舒皇風於遠服良由高麗即敘未及卜征今若不從詔旨則卿之來謀載協朕意元戎啟行將不云遠便可豫率同興具以待事時遣報使速究彼情師舉之日卿為鄉導之首大捷之後又受元功之賞不亦善乎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又詔璉護送安等安等至高句麗璉稱昔與餘慶有讎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使安等從東萊浮海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強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地下濕築城穴居屋形似冢開口於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車馬佃則偶耕車則步推有粟及麥穄菜則有葵水氣鹹凝鹽生樹上亦有鹽池多豬無羊嚼米醞酒飲能至醉婦人則布裙男子豬犬皮裘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罷便以為定仍為夫婦俗以人溺洗手面頭插虎豹尾善射獵弓長三尺箭長尺二寸以石為鏃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濕若秋冬以其屍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常七八月造毒藥

傅箭鏃射禽獸中者便死煮藥毒氣亦能殺人國南有徒太山魏言大白有虎豹羆狼害人人不得山上溲汙行逕山者皆以物盛去延興中遣使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泝難河西上至太沵河沈船於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句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請其可否詔敕三國同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

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達其國九
年復遣使侯尼支朝獻明年復入貢其傍有大
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
伏國匹黎尒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伏真國
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二
年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十七年又
遣使人婆非等五百餘人朝獻景明四年復遣
使侯力歸等朝貢自此迄于正光貢使相尋尒
後中國紛擾頗或不至興和二年六月遣使石

久云等貢方物至於武定不絕
失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龍
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
行三日有蓋水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
大周回三百餘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
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
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㮈水國土下濕語與
庫莫奚契丹豆莫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穄唯食
猪魚養牛馬俗又無羊夏則城居冬逐水草亦

多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
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徵三殺人者責馬
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
赤珠為婦人飾穿挂於頸以多為貴女不得此
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聚哭三年尸則置於林
樹之上武定二年四月始遣使張焉豆伐等獻
其方物迄武定末貢使相尋
豆莫婁國在勿吉國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舊北
扶餘也在失韋之東東至於海方二千里其人

土著有宮室倉庫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
為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性強勇
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以六畜名官邑落有豪
帥飲食亦用俎豆有麻布衣制類高麗而幅大
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
其家人為奴婢俗淫尤惡妬婦妬者殺之尸其
國南山上至腐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或言
本穢貊之地也
地豆于國在失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

皮為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延興二年八月遣使朝貢至于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頻來犯塞高祖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

庫莫奚國之先東部宇文之別種也初為慕容元真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民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為寇鈔登國三年太祖親自出討至弱洛水南大破之獲其四部落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群狄諸種不識德義互相侵盜有

犯王略故往征之且鼠竊狗盜何足為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既而車駕南還雲中懷服燕趙十數年間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高宗顯祖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高祖初遣使朝貢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于鈔掠詔書切責之二十二年入寇安營二州邊民擊走之後復款附每求入塞與民交易詔曰庫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二州邊民參居交易往來並無疑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爾遠竄今雖款附猶在塞外不亦請入塞與民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聽而不虞或有萬一之警不容依先任其交易事宜限節交市之日州遣上佐監之自是已後歲常朝獻至於武定末不絕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中國軍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

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多為寇盜真君以來求朝獻歲貢名馬顯祖時使莫弗紇何辰奉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群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天府遂求為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懼其侵軼其

莫弗賀勿于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万餘口驅徙雜畜求入内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饑高祖矜之聽其入關市糴及世宗肅宗時恒遣使貢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青氊爲上服人給青氊兩匹賞其誠款之心餘依舊式朝貢至齊受禪常不絕

烏洛侯國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民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爲之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爲飾民尚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于難水其地小水皆注於難東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謂北海也世祖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民多祈請世祖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室之壁而還

史臣曰夷狄之於中國羈縻而已高麗歲修貢職東藩之冠榮哀之禮致自天朝亦爲優矣其他碌碌咸知款貢豈牟馬內向東風入律者也

列傳第八十八　魏書一百

列傳第八十九　　魏書一百一

氐　吐谷渾
宕昌　高昌
鄧至　蠻
獠

氐者西夷之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也秦漢以來世居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以其地為武都郡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或謂之白氐或謂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漢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勇健多計略始徙居仇池仇池地方百頃因以為號四面斗絕高七里餘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豐水泉煮土成鹽騰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為百頃氐王千萬孫名飛龍漸強盛晉武帝假平西將軍無子養外甥令狐茂搜為子惠帝元康中茂搜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羣氐推以為主關中人士流

移者多依之愍帝以為驃騎將軍左賢王茂搜死子難敵統位與弟堅頭分部曲難敵自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難敵死子毅立自號使持節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堅頭子盤為使持節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臣於晉晉以毅為征南將軍三年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眾自立為仇池公臣於石虎後稱藩於晉永和十年改初為天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三王因侍直手刃殺初初子國率左右誅三王及宋奴復自立為仇池公桓溫表國為秦州刺史國子安為武都太守十二年國從叔俊復殺國自立國子安叛苻生殺俊復稱藩於晉晉安死子世自立為仇池公晉太和三年以世為秦州刺史弟統為武都太守世死統廢世子纂自立統一名德纂聚黨襲殺統自立為仇池公遣使詣簡文帝以纂為秦州刺史晉咸安元年苻堅遣楊安伐纂執之徙其民於關中空百頃之地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狗逃奔

苻堅以妻併奴子定拜為尚書領軍苻堅之
敗關右擾亂定盡力於堅堅死乃率眾奔隴右
徙治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
夷夏得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稱藩於
晉孝武即以其自號假之後以為秦州刺史登
國四年遂有秦州之地自號隴西王後為乞伏
乾歸所殺無子佛狗子盛先為監國守仇池乃
統事自號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
武王分諸氐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

郡縣遂有漢中之地仍稱藩于晉天興初遣使
朝貢詔以盛為征南大將軍仇池王隔礙姚興
不得歲通貢使盛以兄子撫為平南將軍梁州
刺史守漢中劉裕永初中封盛為武都王泰常末盛死
私謚曰惠文王子玄統位玄字黃眉自號征西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雖稱藩
於劉義隆仍奉晉永熙之號後始用義隆元嘉
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終為晉臣汝善
事宋帝故玄奉焉玄善於待士為流舊所懷始

光四年世祖遣大鴻臚公孫軌拜玄為征南大
將軍都督梁州刺史南秦王玄上表請比內藩
許之玄死私謚孝昭王子保宗統位初玄臨終
謂弟難當曰今境候未寧方須撫慰保宗沖昧
吾授卿國事其無墜先勳難當固辭請立保宗
以輔之保宗既立難當妻姚氏謂難當曰國險
宜立長君反事孺子非久計難當從之廢保宗
而自立稱藩于劉義隆難當拜保宗為鎮南將
軍鎮宕昌以次子順為鎮東將軍秦州刺史守

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被繫先是四方流人
以仇池豐實多往依附流人有許穆之郝恢之
二人投難當並改姓為司馬穆之自云名飛龍
恢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晉室近戚康之尋為人
所殺時劉義隆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理義
隆遣刺史蕭思話代任難當以思話未至遣將
舉兵襲梁州破白馬遂有漢中之地而思話
使其司馬蕭承之先驅進討所向剋捷遂平梁
州因又附義隆難當後釋保宗遣鎮童亭保宗

難當兄保熾歸京師世祖拜保宗征南大將軍秦
州牧武都王尚公主保熾鎮西將軍晉壽公
後遣大鴻臚崔頤拜難當為征南大將軍儀同
三司領護西羌校尉秦梁二州牧南秦王難當
後自立為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立妻為王后世
子為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貢獻於劉義
隆不絕尋而其國大旱多災異降大秦王復為
武都王太延初難當立保宗為鎮上邽世祖遣車騎大
將軍樂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諸軍取上邽又

詔諭難當難當奉詔攝守尋而傾國南寇規有
蜀土襲義隆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獲雍州流
人七千餘家還于仇池義隆怒遣將裴方明等
伐之難當為方明所敗棄仇池與千餘騎奔上
邽世祖遣中山王辰迎之詣行在方明既剋仇
池以保宗弟保熾守之河間公齊擊走之先是
詔保宗鎮上邽又詔鎮駱谷復其本國保宗弟
文德先逃氐中乃說保宗令叛事泄齊執保宗
送京師詔難當殺之氐羌立文德屯于濁水文
德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求援
於義隆義隆封文德為武都王遣偏將房亮之
等助之齊逆擊禽亮之文德奔守葭蘆武都陰
平氐多歸之詔淮陽公皮豹子等率諸軍討之
文德走漢中收其妻子僚屬資糧及保宗妻公
主送京師賜死初公主勸保宗反人問曰背父
母之邦若何公主曰禮婦人外成因夫而榮事
立據守一方我亦一國之母豈比小縣之主以
此得罪高宗時拜難當營州刺史還為外都大

官卒諡曰忠子和隨父歸國別賜爵仇池公子
德襲難當爵早卒子小眼襲例降為公拜天
水太守卒子天眼小字傳小眼子公熙襲爵正
光中尚書右丞張普惠為行臺送租於南秦東
益二州公熙俱行至南秦以氐反不得進遣
公熙先慰氐東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險薄
密令訪察公熙果有潛謀將為叛亂子建仍報
普惠令其稱疾普惠急追公熙竟不肯赴東出
漢中普惠表劾其事公熙大行賄賂終得免罪

後為假節別將與都督元志守岐州為秦賊莫折天生所虜死於秦州文德後自漢中入統汧隴遂有陰平武興之地後為劉義隆荆州刺史劉義宣所殺保宗之誅也子元和奔劉義隆以為武都白水太守元和以城歸順高宗嘉之拜征南大將軍武都王內徙京師元和從叔僧嗣復自稱武都王於葭蘆僧嗣死從弟文度自立為武興王遣使歸順顯祖授文度武興鎮將既而復叛高祖初征西將軍皮歡喜攻葭蘆破之斬文度首文度弟弘小名鼠犯顯祖廟諱以小名稱鼠自為武興王遣使奉表謝罪貢其方物高祖納之鼠遣子苟奴入侍拜鼠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將軍西戎校尉武都王鼠死從子後起統任高祖復以鼠爵授之鼠子集始為白水太守後起死以集始為征西將軍武都王集始後朝于京師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漢中郡侯武興王賜以車旗戎馬錦綵繒纊等尋還武興進號鎮南將軍加督

梁湘等五州諸軍事後[illegible]武興集始遂入蕭鸞景明初集始來降還復爵位歸守武興死子紹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虜將軍漢中郡公武興王贈集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安王紹先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義見夏侯道遷以漢中歸順也蕭衍白馬戍主尹天保率眾圍之道遷求援於集起集義二人貪保邊藩不欲救之唯集始弟集朋心願立功率眾破天保全漢川集朋之力也集義見梁益既定恐武興不得久為外藩遂扇動諸氐推紹先僭稱大號集起集義並稱王外引蕭衍為後安西將軍邢巒遣建武將軍傅豎眼攻武興剋之執紹先送于京師遂滅其國以為武興鎮復改鎮為東益州前後鎮將唐法樂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衷氐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為憂正光中詔魏子建為刺史以恩信招撫風化大行遠近款附如內地焉後唐永代子建為州未幾氐人悉反永棄城東走自

此後爲氏地其後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爲王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
弈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
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涉歸之存
也分戶七百以給吐谷渾吐谷渾與若洛廆二
部馬鬬相傷若洛廆怒遣人謂吐谷渾曰先公
處分與兄異部何不相遠而馬鬬相傷吐谷渾
曰馬是畜耳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鬬鬬在
馬而怒及人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之外若

嘉靖十年刊　一覆作八一九　九

洛廆悔遣舊老及長史七那樓追謝留之吐谷
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先公之世卜筮之
言云有二子當享福祚並流子孫我是卑庶理
無並大今以馬致乖殆天所啓諸君試驅馬令
東馬若還東我當隨去即令從騎擁馬令回數
百步欻然悲鳴突走而西聲若頹山如是者十
餘輩一回一迷樓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復人
事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並應昌盛廆當
傳子及曾玄孫其間可百餘年我及玄孫間始

當顯耳於是遂西附陰山後假道上隴若洛廆
追思吐谷渾作阿干歌徒河以兄爲阿干也子
孫僭號以此歌爲輦後鼓吹大曲吐谷渾遂徙
上隴止於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洮水
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而居以肉
酪爲糧西北諸種謂之阿柴虜吐谷渾死有子
六十人長子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
刻暴爲昂城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體呼子葉
延語其大將紇拔泥曰吾氣絕棺斂訖便速去

嘉靖十年刊　一覆作八一八　十

保白蘭地既險遠又土俗懦弱易控御葉延小
兒欲授餘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
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也抽
劍而死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
草爲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嗥叫泣
涕其母曰讎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
朝自苦葉延嗚咽若不自勝答母曰誠知無益
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
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祖弈洛韓始封

昌黎公吾爲公孫之子案禮公孫之子得以王
父字爲氏遂以吐谷渾爲氏焉葉延死子碎奚
立性淳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
之碎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爲世子委之
事號曰莫賀郎華言父也碎奚遂以憂死視連
立以父憂思不遊娛酣宴十五年死弟視羆立
死子樹洛干等並幼弟烏紇提立而妻樹洛干
母生二子慕璝利延烏紇提一名大孩死樹洛
干立自號車騎將軍是歲晉義熙初也樹洛干

死弟阿豺立自號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部內有
黃沙周回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阿豺兼
并羌氐地方數千里號爲强國田于西彊山觀
墊江源問於羣臣曰此水東流有何名由何郡
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
壽出宕渠號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會于海阿
豺曰水尚知有歸吾雖塞表小國而獨無所歸乎
遣使通劉義符獻其方物義符封爲澆河公未及
拜受劉義隆元嘉三年又加除命又將遣使朝貢

會暴病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先公車騎捨其
子虔以大業屬吾吾豈敢忘先公之舉而私於
緯代其以慕璝繼事阿豺有子二十人緯代長
子也阿豺又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折之地
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
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
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
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兄子慕璝立先是
阿豺時劉義隆命竟未至而死慕璝又奉表通

義隆義隆又授隴西公慕璝招集秦涼亡業之
人及羌戎雜夷衆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漢北交
涼州赫連部衆轉盛世祖時慕璝始遣其侍郎
謝太寧奉表歸國尋討禽赫連定送之京師世
祖嘉之遣使者策拜慕璝爲大將軍西秦王慕
璝表曰臣誠庸弱敢竭情效俘禽僭逆獻捷王
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
賞願垂鑒察亮其單款臣頃接寇逆疆境之人
爲賊所抄流轉東下今皇化混一求還鄉土乞佛

曰遠寇略寒張華等三人家弱在此分乖可
愍願并救遣使恩洽遐荒存亡感戴世祖詔公
卿朝會議答施行太尉長孫嵩及議郎博士二
百七十九人議曰前者有司處以為秦王荒外
之君本非政教所及來則受之去則不禁乙歲
遠被西秦王慕璝奉義畏威稱臣納貢求受爵號議
者以為古者要荒之君雖人土眾廣而爵不擬
華夏陛下加寵王官乃越常分容飾車旗班同
上國至於繒絮多少舊典所無皆臨時以制

豈賞自漢魏以來撫接荒遐頗有故事呂后遺
單于御車二乘馬二駟單于答馬千匹其後匈
奴和親敵國通繒絮不過數百呼韓邪稱臣身
自入朝始至方伯今西秦王若以土無桑蠶便
當上請不得言財不周賞昔周室衰微齊侯小
白一匡天下有賜胙之命無益土之賞晉侯重
耳破楚城濮唯受南陽之田為朝宿之邑西秦
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人因時來使侵入秦涼
未有經略拓境之勳爵登上國統秦涼河沙四

州之地而云土不增廓比之聖朝於弱周而自同
於五霸無厭之情其可極乎西秦王忠款於朝
廷原其本情必不至此或左右不敏因致斯累
檢西秦流人賊時所抄悉在蒲坂今既稱藩四
海咸泰天下一家可敕秦州送詣京師隨後遣
還所請乞佛三人昔為賓國之使來在王庭國
破家遷即為臣妾可勿聽許制曰公卿之議未
為失西秦王所收金城枹罕隴西之地彼自
取之朕即與之便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

絹綿隨使疎數增益之非一匹而已自是慕璝
貢獻頗簡又通于劉義隆義隆封為隴西王太
延二年慕璝死弟慕利延立詔遣使者策謚慕
璝曰惠王後拜慕利延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
改封西平王以慕璝子元緒為撫軍將軍時慕
利延又通劉義隆義隆封為河南王世祖征
涼州慕利延懼遂率其部人西遁沙漠世祖以
慕利延兄有禽赫連定之功遣使宣喻之乃還
後慕利延遣使表謝書奏乃下詔褒獎之慕利

延兄子緯代懼慕利延害己與使者謀欲歸國
慕利延覺而殺之緯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歸
京師請兵討慕利延世祖拜叱力延歸義王詔
晉王伏羅率諸將討之軍至大母橋慕利延兄
子拾寅走河西伏羅遣將追擊之斬首五千餘
級慕利延走白蘭慕利延從弟伏念長史䩭鳩
黎部大崇娥等率衆一万三千落歸降後復遣
征西將軍高涼王那等討之於白蘭慕利延遂
入于闐國殺其王死者數万人南征罽賓遣使

通劉義隆求援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
釧等物義隆賜以牽車七年遂還舊土慕利延
死樹洛干子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其居止出
入竊擬王者拾寅奉修貢職受朝廷正朔又受
劉義隆封爵號河南王世祖遣使拜為鎮西大
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後拾寅自恃險遠頗不
恭命通使于劉彧獻善馬四角羊彧加之官號
高宗時定陽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蘭多有金
銀牛馬若擊之可以大獲議者咸以先帝忿拾

寅兄弟不穆使晉王伏羅高涼王那再征之竟
不能克拾寅雖復遠遁軍亦疲勞今在白蘭不
犯王塞不為人患非國家之所急也若遣使招
慰必求為臣妾可不勞而定也王者之於四荒
羈縻而已何必屠其國有其地安曰臣昔為澆
河戍將與之相近明其意勢若分軍出其左右
拾寅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牛馬草盡人無所
食衆必潰叛可一舉而定也從之詔陽平王新
成建安王穆六頭等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給事

中公孫拔及安出北道以討之拾寅走南山諸
軍濟河追之時軍多病諸將議賊已遠遁軍容
已振今驅疲病之卒要難冀之功不亦過乎衆
以為然乃引還獲駝馬二十餘万顯祖復詔上
黨王長孫觀等率州郡兵討拾寅軍至曼頭山
拾寅來逆戰觀等縱兵擊敗之拾寅宵遁於是
思悔復修藩職遣別駕康盤龍奉表朝貢顯祖
幽之不報其使拾寅部落大饑屢寇澆河詔平
西將軍廣川公皮歡喜率敦煌枹罕高平諸軍

為前鋒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為大都督以討之
觀等軍入拾寅境芻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詣
軍表求改過觀等以聞顯祖以重勞將士乃下
詔切責之徵其任子拾寅遣子斤入侍顯祖尋
遣斤還拾寅後復擾掠邊人遣其將良利守洮
陽枹罕所統枹罕鎮將西郡公楊鍾葵貽拾寅
書以責之拾寅表曰奉詔聽臣還舊土故遣良
利守洮陽若不追前恩求令洮陽貢其土物辭
旨懇切顯祖許之自是歲修職貢太和五年拾

魏傳八十九　十七

寅死子度易侯立遣其侍郎時真貢方物提上
表稱嗣事後度易侯伐宕昌高祖讓之賜錦綵一
百二十匹喻令悛改所掠宕昌口累部送時還
易侯並奉詔死子伏連籌立高祖欲令入朝表
稱疾病輒修洮陽泥和二城而置戍焉文明太后
崩使人告凶伏連籌拜命不恭有司請伐之高
祖不許群臣以其受詔不敬不宜納所獻高祖
曰拜受失禮乃可加以告責所獻土毛乃是臣
之常道杜棄所獻便是絕之縱欲改悔其路無

由矣詔曰朕在位二十年未有征討而吐谷渾
卒表取其洮陽泥和二戍時以此既邊將之常
而便聽許及偏師致討二戍望風請降執訊二
千餘人又得婦女九百口子婿可悉還之伏連
籌乃遣世子賀虜頭朝于京師禮錫有加拜伏
連籌使持節都督西垂諸軍事征西將軍領護
西戎中郎將西海郡開國公吐谷渾王麾旗章
綬之飾皆備給之後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
使於伏連籌伏連籌謂禮曰昔與宕昌通和恆

魏傳八十九　十八

見稱大王已則自名今忽名僕而拘執此使將
命偏師往問其意禮曰君與宕昌並為魏藩而
比輒有興動殊違臣節當發之日宰輔以為君
若反迷知罪則克保藩業脫守愚不改則禍難
將至伏連籌默然及高祖崩遣使赴哀盡其
誠敬伏連籌內修職貢外并戎狄塞表之中號
為強富准擬天朝樹置官司稱制諸國以自誇
大世宗初詔責之曰梁州表送卿報宕昌書
彌邕與卿並為邊附語其國則鄰藩論其位則

同列而擁書君衣名報爲邑見有司以國有常刑
殷勤請討旣懸險遠多故輕相抄掠故先寬此
意竟自是伏連籌內修職貢至終世
宗世至于正光犛牛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
至後秦州城人莫折念生反河西路絕涼州城
人萬于菩提等東應念生囚刺史宋穎穎密遣
求援於伏連籌伏連籌親率大衆救之遂獲保
全自爾以後關徼不通貢獻路絕伏連籌死子
夸呂立始自號爲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

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恒處穹廬隨水草畜牧
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
尚書及郎將將軍之號夸呂椎髻毦珠以皂爲
帽坐金師子牀號其妻爲恪尊衣織成裙披錦
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冠其俗丈夫衣服略
同於華夏多以羅冪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
貫珠貝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矟國無
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罰殺人
及盜馬者死餘則徵物以贖罪亦量事決杖刑
人必以氈蒙頭持石從高擊之父兄死妻後母
及嫂等與突厥俗同至于婚貧不能備財者輒
盜女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
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亦知種田
有大麥粟豆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蕪菁大
麥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
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
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吐
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

千里世傳青海驄者是也土出犛牛馬多鸚鵡
饒銅鐵朱砂地兼鄯善且末興和中齊獻武王
作相招懷荒遠蠕蠕旣附於國夸呂遣使致敬
獻武王徵以大義徵其朝貢夸呂乃遣使人趙
吐骨眞假道蠕蠕頻來又薦其從妹靜帝納以
爲嬪遣員外散騎常侍傅靈檦使於其國夸呂
又請婚乃以濟南王匡孫女爲廣樂公主以妻
之此後朝貢不絕
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國俗風與吐谷渾同不

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蘇子狀若中國苟杞子
北又有阿蘭國與鼠獸同不知鬭戰忽見異人
舉國便走土無所出大養群畜體輕工走逐之
不可得
其又有女王國以女為主人所不至其傳云然
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
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為邊
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
自為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

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織犛牛尾及羖
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戰伐之時乃
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
牧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
即以繼母叔母及嫂弟婦等為妻俗無文字但
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
祭天有梁懃者世為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
焉懃孫彌忽世祖初遣子彌黃奉表求內附世
祖嘉之遣使拜彌忽為宕昌王賜彌黃爵甘松

侯彌忽死孫虎子立其地自仇池以西東西千
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萬餘
落世修職貢頗為吐谷渾所斷絕虎子死彌治
立虎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渾吐谷渾遣兵送羊
子欲奪彌治位彌治遣使請救顯祖詔武都鎮
將宇文生救之羊子退走彌治死子彌機立遣
其司馬利住奉表貢方物度易侯之叛圍武都
彌機遣其二兄率眾救武都破走文度高祖時
遣使子橋表貢朱砂雌黃白石膽各一百斤自

此後歲以為常朝貢相繼後高祖遣鴻臚劉歸
謁者張察拜彌機征南大將軍西戎校尉梁益
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後朝于京師殊無風禮
朝罷高祖顧謂左右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也宕昌王雖為邊方之主乃不如中國一
吏於是改授[illegible]復以西戎校尉梁州刺史王如故
賜以車騎戎馬錦綵等遣還國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東西
二千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漢武

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
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
昌壘故以為國號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
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為高昌
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
之去敦煌十三日行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地多
石磧氣候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
多五果又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
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

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多蒲萄酒俗
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
寇非貴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貪
汙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世祖時有闞
爽者自為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騎侍郎王恩
生等使高昌為蠕蠕所執真君中爽為沮渠無
諱所襲奪據之無諱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
為蠕蠕所并蠕蠕以闞伯周為高昌王其稱王
自此始也太和初伯周死子義成立歲餘為其

從兄首歸所殺自立為高昌王五年高車王可至
羅殺首歸兄弟以敦煌人張孟明為王後為國
人所殺立馬儒為王以鞏顧禮麴嘉為左右長
史二十一年遣司馬王體玄奉表朝貢請師迎
接求舉國內徙高祖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保
率騎千餘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
榛水儒遣禮嘉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
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禮等還高昌安保亦還
伊吾安保遣使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復

遣顧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
昌百六十里而高昌舊人情戀本土不願東遷
相與殺儒而立麴嘉為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
人既立又臣于蠕蠕那蓋顧禮與義舒隨安保
至洛陽及蠕蠕主伏圖為高車所殺嘉又臣高
車初前部胡人悉為高車所徙入於焉耆焉耆
又為嚈噠所破滅國人分散眾不自立請王於
嘉嘉遣第二子為焉耆王以主之熙平元年嘉
遣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師

仍求內徙乞軍迎援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
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失期而反於後十
餘遣使獻珠像白黑貂裘名馬鹽枕等款誠備
至惟賜優旨卒不重迎三年嘉遣使朝貢世宗
又遣孟威使詔勞之延昌中以嘉為持節平西
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
平初遣使朝獻詔曰卿地隔關山境接荒漠頻
請朝援徙國內遷雖來誠可嘉即於理未怡何
者彼之甿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

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今
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
神龜元年冬孝亮復表求援內徙朝廷不許正
光元年肅宗遣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於嘉嘉
朝貢不絕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
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博士肅
宗許之嘉死贈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子堅立於
後關中賊亂使命遂絕普泰初堅遣使朝貢除
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伯王如故又加衞

將軍至永熙中特除儀同三司進為郡公後遂
隔絕

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為羌豪因地名號自稱鄧
至其地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
以南土風習俗亦與宕昌同其王像舒治遣使
內附高祖拜龍驤將軍鄧至王遣貢不絕鄧至
之西有赫羊等二十國時遣使朝貢朝廷皆授
以雜號將軍子男渠帥之名

蠻之種類蓋盤瓠之後其來自久習俗叛服前
史具之在江淮之間依託險阻部落滋蔓布於
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往往有焉
其於魏氏之時不甚為患至晉之末稍以繁昌
漸為寇暴矣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
族類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
略為丘墟矣太祖既定中山聲教被于河表泰
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

襄尉之拜南雍州刺史魯陽侯延興中大陽蠻酋桓誕擁沔水以北滍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内屬高祖嘉之拜誕征南將軍東荆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誕字天生桓玄之子也初玄西奔至枚回洲被殺誕時年數歲流竄大陽蠻中遂習其俗及長多智謀爲群蠻所歸誕既内屬治於朗陵太和四年王師南伐誕請爲前驅乃授使持節南征西道大都督討義陽不果而還十年移居潁陽十六年依例降王爲公十七

年加征南將軍中道大都督征竟陵遇遷洛師停是時蕭賾征虜將軍直閤將軍蠻酋田益宗率部曲四千餘戶内屬襄陽酋雷婆思等十一人率戶千餘内徙求居大和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令有沔北之地蠻人安堵不爲寇賊十八年誕入朝賞遇隆厚卒謚曰剛子暉字道進位龍驤將軍東荆州刺史襲爵景明初大陽蠻酋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戶内附詔置四郡十八縣暉卒贈冠軍將軍三年魯陽蠻魯北燕等

聚衆攻逼潁川詔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徙万餘家於河北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四年東荆州蠻樊素安反僭帝號正始元年素安弟秀安復反李崇楊大眼悉討平之三年蕭衍沔東太守田清喜擁七郡三十一縣戶萬九千遣使内附乞師討衍其雍州以東石城以西五百餘里水陸援路請率部曲斷之四年蕭衍永寧太守文雲生六部自漢東遣使歸附永平初東荆州表字闕太守桓叔

興前後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万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鎮東府長史酈道元檢行置之叔興即暉弟也延昌元年拜南荆州刺史居安昌隷於東荆二年蕭衍遣兵討江沔破掠諸蠻百姓擾動蠻自相督率二万餘人頻請統帥爲聲勢叔興給一統并威儀爲之節度蠻人遂安其年蕭衍雍州刺史蕭藻遣其將蔡令孫等三將寇南荆之西南沿襄沔上下破掠諸蠻蠻酋西衍龍驤將軍雷樊石廉以叛衍來請援叔

興與石廉曹叔珍等統蠻夏二万餘人擊走之斬令孫等三將藻又遣其新陽太守邵道林於沔水之南石城東北立清水戍為抄掠之基叔興遣諸蠻擊破之四年叔興上表請不隸東荊許之蕭衍每有寇抄叔興必摧破之正光中叔興擁所部南叛蠻首成龍強率戶數千內附拜為刺史蠻帥田午生率戶二千內徙揚州拜為郡守蕭衍義州刺史邊城王文僧明鐵騎將軍邊城太守田官德等率戶万餘舉州內屬拜僧明平南

將軍西豫州刺史封開封侯官德龍驤將軍義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僧明官德並入朝蠻出山至邊城建安者八九千戶義州尋為蕭衍將裴邃所陷衍定州刺史田超秀亦遣使求附請援歷年朝廷恐輕致邊役未之許會超秀死其部曲相率內附徙之六鎮秦隴所在反叛二荊西郢蠻大擾動斷三鵶路殺都督寇盜至於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蕭衍遣將圍廣陵樊城諸蠻並為前驅自汝水以南處處鈔劫恣其暴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其暴滋甚又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万家小者千戶更相崇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謩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蘭干

蘭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不敢遠行能卧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并鼻飲死者豎棺而埋之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謝其母母得狗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平常劫掠賣取豬狗而已親戚比鄰指授相賣被賣者號哭不

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捕逐指若亡叛獲便縛
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為賤隸不敢稱良矣亡失
兒女一哭便止不復追思惟執楯持矛不識弓
矢用竹為簧羣聚鼓之以為音節能為細布色
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
淫祀所殺之人美鬢髯者必剝其面皮籠之於
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
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為器
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建國

中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
中攻破郡縣為益州大患勢內外受敵所以亡也
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
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
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為編戶蕭衍梁益二州歲
歲伐獠以自裨潤公私頗藉為利正始中夏侯
道遷舉漢中內附世宗遣尚書邢巒為梁益二
州刺史以鎮之近夏人者安堵樂業在山谷者
不敢為寇後以羊祉為梁州傅豎眼為益州祉

性酷虐不得物情蕭衍輔國將軍范季旭與獠
王趙清荊率眾屯孝子谷祉遣統軍魏胡擊走
之後蕭衍寧朔將軍姜白復擁夷獠入屯南城
梁州人王法慶與之通謀眾屯於固門川祉遣
征虜將軍闕二字討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
和後以元法僧代傅豎眼為益州法僧在任貪
殘獠遂反叛勾引蕭衍軍圍逼晉壽朝廷憂之
以豎眼先得物情復令乘傳往撫獠聞豎眼至
莫不欣然拜迎道路於是而定及元恒元子真

相繼為梁州並無德績諸獠苦之其後朝廷以
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
巴酋嚴始欣為刺史又立隆城鎮所綰獠二十
萬戶彼謂北獠歲輸租布又與外人交通貿易
巴州生獠並皆不順其諸頭王每於時節謁見
刺史而已孝昌初諸獠以始欣貪暴相率反叛
攻圍巴州山南行臺魏子建勉諭即時散罷自是獠諸
頭王相率詣行臺者相繼子建厚勞賚之始欣
見中國多事又失彼心慮獲罪譴時蕭衍南梁

州刺史陰子春扇惑紹欣謀將南叛紹欣
族子愷時為隆城鎮將密知之嚴設邏候遂禽
蕭衍使人并封紹欣唯言鐵券刀劍衣冠之屬
表送行臺子建乃啓以鎮為南梁州愷為刺史
發使執紹欣因於南鄭遇子建見代梁州刺史
傅豎眼仍為行臺豎眼久病其子敬紹納紹欣
重賂使得還州紹欣乃起衆攻愷害滅之據城
南叛蕭衍將蕭玩率衆援接時梁益二州並遣
將討之攻陷巴州執紹欣遂大破玩軍及斬玩

以傅豎眼表為刺史後元羅在梁州為蕭衍所陷自
此遂絕

史臣曰氐羌蠻獠風俗各異嗜欲不同言語不
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然
而外寧必有內憂覽之者不可不誡慎也

列傳第八十九　　魏書一百一

魏收書列傳第八十九亡此史臣論蓋略北史

夏書稱西戎即序　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
致其貢物也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
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
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
西至西海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
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為勞弊中國
其官時置時廢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復

詳記焉太祖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
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
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奇貨於天府太祖
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
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
歷太宗世竟不招納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
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
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世祖以西域漢世雖
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

知絕遠大賢不可克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
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憚遐嶮遠貢方物
當與其進安可豫抑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
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爲蠕蠕所
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
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琬等受詔便
道之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
王得朝廷所賜拜受甚悅謂琬曰傳聞破洛那
者舌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

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
於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烏孫王爲發導
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琬明東還烏
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
國自後相繼而來不間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
初世祖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令
護送至姑臧牧犍恒發使導路出於流沙後使
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謂使者曰我君
承蠕蠕吳提妄說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

馬疫死大敗而還我禽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
大喜宣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稱
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強若更有魏使勿復
恭奉西域諸國亦有貳者牧犍事主稍以慢惰
使還具以狀聞世祖遂議討牧犍涼州既平鄯
善國以爲脣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爲魏
所滅次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
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
歷年不入後平鄯善行人復通始琬等使還京

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西域自漢武
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中爲十六國分
其地爲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葱
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
爲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內諸小渠
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
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
玉門渡流沙北行一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
從沙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

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
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焉自琬所不傳
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其與前
使所異者錄之
鄯善國都扜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
里所都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
堆路至太延初始遣使來獻四年遣其弟素延
耆入侍及世祖平涼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
敦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

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還俱會
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剋退保
東城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
周鄯善人頗剽劫之令不得通世祖詔散騎常
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
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
善人衆布野度歸勅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
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釋
其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都世祖大悅厚待

之是歲拜交趾公韓拔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
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
十里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
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且末西北方
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
至唯老駝豫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
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氊擁蔽鼻口其風迅駛
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
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二千里去朱俱波千
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
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内有
大城五小城數十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
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
駝騾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
自外風俗物産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
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

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
為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趺處
雙跡猶存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
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自高昌以
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
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
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亦有大水
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真君中世祖詔
高涼王那擊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懼驅其部

落渡流沙那進軍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闐
殺其王死者甚眾顯祖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
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
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到城下
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延望救援顯祖詔公
卿議之公卿奏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
性惟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為所拒當已旋矣雖
欲遣師勢無所及顯祖以公卿議示其使者亦
以為然於是詔之曰朕承天理物欲令萬方各

安其所應敕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雖復
遣援不救當時之急已停師不行汝宜知之朕
今練甲養卒一二歲間當躬率猛將為汝除患
汝其謹警候以待大舉先是朝廷遣使者韓羊
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經于闐
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假言慮有寇不達羊
皮言狀顯祖怒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
使朝獻

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

万二千里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
闐

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
呼犍在于闐西去代万二千九百七十里太延
初遣使來獻自後貢使不絕

權於摩國故烏秅國也其王居烏秅城在悉居
半西南去代一万二千九百七十里

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去代一万二
千九百八十里

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去代一万五十
里其地北接蠕蠕本通使交易世祖初始遣使
朝獻詔行人王恩生許綱等出使恩生等始度
流沙為蠕蠕所執恩生見蠕蠕吳提持魏節不
為之屈後世祖切讓吳提吳提懼乃遣恩生等
歸許綱到敦煌病死朝廷壯其節賜謚曰貞初
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
國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
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

表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遺甚厚及臣繼立
亦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
輒陳私艱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民
饑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
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
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耆倉給
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貢
且彌國都天山東于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一万
五百七十里本役屬車師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
時舊國也去代一万二百里其王姓龍名鳩尸
卑那即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胤所都城方二
里國內凡有九城國小人貧無綱紀法令兵有
弓刀甲矟婚姻略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
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並翦髮以為首飾
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尤重
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
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

有駝馬養蠶不以為絲唯充綿纊俗尚蒲萄酒
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東
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
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恃地多險頗剽劫中國使
世祖怒之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約齎輕糧取
食路次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回尉犁
二城拔之進軍向員渠鳩尸卑那以四五万人
出城守險以拒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尸鳩
卑那衆大潰盡虜之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

其為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譎詭不識之物橐駝馬牛雜畜巨萬時世祖幸陰山北宮度歸破焉耆露板至帝省訖賜司徒崔浩書曰萬度歸以五千騎經萬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其人初鳩尸卑那走山中猶覬城不拔得還其國既見盡為

度歸所剋乃奔龜茲龜茲以其婿厚待之

龜茲國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其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牀所居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刖一足稅賦准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風俗婚姻喪葬物產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溫為異又出細氈饒銅鐵鉛麖皮氍毹沙鹽綠鹽胡粉安息香良馬犎牛等東有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黃河也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帳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其東闕城戍寇竊非一世祖詔萬度歸率騎一千以擊之龜茲遣烏羯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度歸擊走之斬二百餘級大獲駝馬而還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土多孔雀群飛山谷間人取養而食之

孳乳如雞鶩其王家恆有千餘隻云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如餬餔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自後每使朝貢

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去代一萬五百里役屬龜茲

溫宿國居溫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十里役屬龜茲

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溫宿北去代一萬六百五

千里役屬龜茲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万八百里其國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使朝貢

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万一千二百五十里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高宗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其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錦綿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勝兵二千人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鏺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万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為藥即石流黃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

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舌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

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蝗蟲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世祖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為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貢獻

者至拔國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万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及師子

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万二千六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橐駝其國東有山名都羨滿山出金玉亦多鐵

悉万斤國都悉万斤城在迷密西去代一万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國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師子每使朝貢

忸密國都忸密城在悉万斤西去代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馬自此每使朝貢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克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無使朝獻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万河經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銀鍮石珊瑚琥珀車渠馬瑙多大真珠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㲲毼毹氍毹赤麞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

能噉火。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為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王死，眾乃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

立以為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囋，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關禁；地卑，掌文書及眾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槊、圓排、劍、弩、弓箭，戰兵乘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刖若髡，或翦半鬢，及繫排於項，以為恥辱；犯強盜者，繫之終身；姦

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輸銀錢。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為妻妾，自餘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為醜穢矣。百姓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人，即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為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

祭其先死者。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

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為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
萬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伽色尼國都伽色尼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
二千九百　土出赤鹽多五果
薄知國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南去代一萬三千
三百二十里多五果
牟知國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
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

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
呼似密國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
萬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銀琥珀有師子多五果
諸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
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果
早伽至國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
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植取稻麥於鄰國
有五果
伽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

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麥有五果
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
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貢自是不絕
伽倍國故休密翕侯都和墨城在莎車西去代
一萬三千里人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翕侯都雙靡城在伽倍西
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人居山谷間
鉗敦國故貴霜翕侯都護澡城在折薛莫孫西
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人居山谷間

弗敵沙國故肸頓翕侯都薄茅城在鉗敦西去
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閻浮謁國故高附翕侯都高附城在弗敵沙南
去代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
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
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
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
五國盡役屬之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

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万一千五百里

大秦國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猶渤海也而東西與渤海相望蓋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王所王自聽之然後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冤枉詣王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讓責大則黜退令其舉賢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其土宜五穀桑麻人務蠶田多璆琳琅玕神龜白馬朱鬣明珠

夜光璧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為堂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回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

阿鉤羌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為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波路國在阿鉤羌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濕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鉤羌同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

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罽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糞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為器物市用錢他畜與諸國同每使朝獻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万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國中有薄提城周帀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副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帀七十里宜五穀蒲萄唯有馬駝騾國王有黃金殿殿下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帀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金白真檀石蜜蒲萄土宜五穀世宗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

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

織作布土宜五穀世宗時其國王伏陁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那國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國中間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犛牛蒲萄五果土宜五穀

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馬許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

庶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十万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任死便授之其國無車有輿多

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要斬盜一責十死者富者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冢內其人凶悍能鬬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使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遂絕初熙平中肅宗遣王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語與于闐相類役屬嚈噠

渴槃陁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嚈噠

鉢和國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麨飲

麥酒服氈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嚈噠一道西南趣烏萇亦爲嚈噠所統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嚈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

烏萇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為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王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事極華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為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乾陁國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為嚈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臨國已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鬬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鬬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謂雀離佛圖也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為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皁巾丈夫剪髮錦袍名為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助祭奉佛為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驢犎牛黃金硇沙甜香阿薛那香瑟瑟麞皮氍毹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致十石連年不敗大延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史臣曰西域雖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來深得羈縻勿絕之道耳

魏收書西域傳亡此卷全寫北史西域傳而不錄安國以後案隋書西域傳云康國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此改大業字爲太延蓋行人妄改

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何段就六眷
高車

蠕蠕東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爲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閒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紇突隣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而役屬於國後世祖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爲蠕蠕車鹿會既爲部帥歲貢馬畜貂豽皮冬則徙度漠南夏則還居漠北車鹿會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跋提死子地粟袁立地粟袁死其部分爲二地粟袁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縕紇提別居西邊及昭成崩縕紇提附衞辰而貳

於伐登國中討之蠕蠕社崙率部西走追之及於大
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帥
屋擊各收餘落遁走遣長孫嵩及長孫肥追之
度磧嵩至平望川大破屋擊禽之斬以徇肥至
涿邪山及匹候跋跋舉落請降獲縕紇提子曷
多汗及曷多汗兄誥歸之社崙斛律等并宗黨
數百人分配諸部縕紇提西遁將歸衛辰太祖
追之至跋那山縕紇提復降太祖撫慰如舊九
年曷多汗與社崙率部衆棄其父西走長孫肥

輕騎追之至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盡殪其衆
社崙與數百人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去其
庭五百里令其子四人監之既而社崙率其私屬執
匹候跋四子而叛襲匹候跋跋諸子收餘衆亡依
高車斛律部社崙凶狡有權變月餘乃釋匹候
跋歸其諸子欲聚而殲之密舉兵襲匹候跋殺
之匹候跋子啓拔吳頡等十五人歸于太祖社崙
既殺匹候跋懼王師討之乃掠五原以西諸部
北度大漠太祖以啓拔吳頡為安遠將軍平棘侯社

崙與姚興和親太祖遣材官將軍和突襲黜弗
素古延諸部社崙遣騎救素古延突逆擊破之
社崙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
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為軍軍置
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
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捶撻無文記
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為記其西
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強部帥曰拔也稽舉兵
擊社崙社崙逆戰於頞根河大破之後盡為社

崙所并號為彊盛隨水草畜牧其西則焉耆之
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
大磧其常所會庭則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
其寇抄羈縻附之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丘豆
伐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蠕
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
立諡既死之後不復追稱太祖謂尚書崔玄伯
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為頑嚚每來抄掠駕牸牛
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

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
其子終於不易遂為敵所虜今社崘學中國立
法置戰陳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
矣天興五年社崘聞太祖征姚興遂犯塞入參
合陂南至豺山及善無北澤時遣常山王遵以
萬騎追之不及天賜中社崘從弟悅代大那等
謀殺社崘而立大那發覺大那等來奔以大那
為冠軍將軍西平侯悅代為越騎校尉易陽子
二年夏社崘寇邊永興元年冬又犯塞二年太

宗討之社崘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
衆部落立社崘弟斛律號藹苦蓋可汗魏言姿
質美好也斛律北并賀術也骨國東破譬歷辰
部落三年斛律宗人悅侯咄觝干等數百人來
降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邊安靜神瑞元
年與馮跋和親跋聘斛律女為妻將為交婚斛
律長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女小遠適憂思生
疾可遣大臣樹黎勿地延等女為媵斛律不許
步鹿真出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令汝女為媵遠

至他國黎遂共結謀令勇士夜就斛律穹廬伺
其出執之與女俱嬪于和龍乃立步鹿真步
鹿真立委政樹黎初高車叱洛侯者叛其渠帥
導社崘破諸部落社崘德之以為大人步鹿真
與社崘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妻告
步鹿真叱洛侯欲舉大檀為主遺大檀金馬勒
為信步鹿真聞之歸發八千騎往圍叱洛侯叱
洛侯焚其珍寶自刎而死步鹿真遂掩大檀大
檀發軍執步鹿真及社拔絞殺之乃自立大檀

者社崘季父僕渾之子先統別部鎮於西界能
得衆心國人推戴之號牟汗紇升蓋可汗魏言
制勝也斛律父子既至和龍馮跋封為上谷侯
大檀率衆南徙犯塞太宗親討之大檀懼而遁
走遣山陽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衆凍死墮
指者十二三及太宗崩世祖即位大檀聞而大
喜始光元年秋乃寇雲中世祖親討之三日二
夜至雲中大檀騎圍世祖五十餘重騎逼馬首
相次如堵焉士卒大懼世祖顏色自若衆情乃

安先曰又大檀弟大那與社崙爭國敗而奔大檀
以大那子於陟斤爲部帥軍士射於陟斤殺之大檀
恐乃還二年世祖大舉征之東西五道並進平
陽王長孫翰等從黑漠汝陰公長孫道生從白
黑兩漠間車駕從中道東平公娥清次西從栗
園宜城王奚斤將軍安原等西道從尒寒山諸
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絕漠討之
大檀部落駭驚北走神䴥元年八月大檀遣子
將騎万餘人入塞殺掠邊人而走附國高車追

擊破之自廣寧還追之不及二年四月世祖練
兵于南郊將襲大檀公卿大臣皆不願行術士
張淵徐辯以天文說止世祖世祖從崔浩計而行
會江南使還稱劉義隆欲犯河南謂行人曰汝
疾還告魏主歸我河南地即當罷兵不然盡我
將士之力世祖聞而大笑告公卿曰龜鼈小豎
自救不暇何能爲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
便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上策也吾行决矣
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平陽王長孫翰從西

道向大娥山同會賊庭五月次于沙漠南舍輜
重輕襲之至栗水大檀衆西奔弟匹黎先典東
落將赴大檀遇翰軍翰縱騎擊之殺其大人數
百大檀聞之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跡西
走莫知所至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布
野無人收視世祖緣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
壘六月車駕次於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
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
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諸部殺大檀

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万俘獲首虜及戎馬百
餘万匹八月世祖聞東部高車屯巳尼陂人畜
甚衆去官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往討
之暨巳尼陂高車諸部望軍降者數十万大檀
部落衰弱因發疾而死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
魏言神聖也四年遣使朝獻先是北鄙候騎獲
吳提南偏邏者二十餘人世祖賜之衣服遣歸
吳提上下感德故朝貢焉世祖厚賓其使而遣
之延和三年二月以吳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

人納吳提妹為夫人又進為左昭儀吳提遣其兄禿鹿傀及左右數百人來朝獻馬二千匹世祖大悅班賜甚厚至太延二年乃絕和犯塞四年車駕幸五原遂征之樂平王丕河東公賀多羅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宜都王穆壽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復為二道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車駕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刻石記行不見蠕蠕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五年車駕

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壽輔景穆居守長樂王嵇敬建寧王崇二萬人鎮漠南以備蠕蠕吳提果犯塞壽素不設備賊至七介山京邑大駭爭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之於吐頹山吳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歸與北鎮諸軍相守敬崇等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獲之乞列歸歎曰沮渠陷我也獲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其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吳提聞而遁走道生追之至于漠南而還真君四年車駕幸漠南分四道樂

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五將為中軍後繼車駕至鹿渾谷與賊將遇吳提遁走追至頞根河擊破之車駕至石水而還五年復幸漠南欲襲吳提吳提遠遁乃還吳提死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十年正月車駕北伐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車駕與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賀真別部帥介綿他拔等率千餘家來降是時軍行數千

里吐賀真新立恐懼遠遁九月車駕北伐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與諸軍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真悉國精銳軍資甚盛圍那數十重那掘長圍堅守相持數日吐賀真數挑戰輒不利以那眾少而固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那引軍追之九日九夜吐賀真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車駕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盡收其人戶畜產百餘萬自是吐賀真遂單弱遠竄邊疆息警矣太安四年

車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
大漠吐賀真遠遁其莫弗烏朱駕頹率衆數千
落來降乃刊石記功而還世祖征伐之後意存
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竄不敢復南和平五年吐
賀真死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
自稱永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鎮遊軍大破其衆
皇興四年予成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子推東
陽公元丕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軍出
東道汝陰王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爲前鋒隴

西王源賀督諸軍爲後繼諸將會車駕於女水
之濱顯祖親誓衆詔諸將曰用兵在奇不在衆
也卿等爲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
千人挑戰多設奇兵以惑之虜衆奔潰逐北三
十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
可稱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
川遂作北征頌刊石紀功延興五年予成求通
婚娉有司以予成數犯邊塞請絕其使發兵討
之顯祖曰蠕蠕譬若禽獸貪而亡義朕要當以

信誠待物不可抑絕也予成知悔前非遣使請
和求結婚援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曰所論婚
事今始一反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
爻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娉君子所以重人
倫之本也不敬其初令終難矣予成再懷譎詐終
顯祖世更不求婚太和元年四月遣莫何去汾
比拔等來獻良馬貂裘比拔等稱伏承天朝珍
寶華麗甚積求一觀之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
金玉文繡器物御廄文馬奇禽異獸及人間所

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歷觀焉比拔見之自相
謂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二年二月又遣
比拔等朝貢尋復請婚焉高祖志存招納許之
予成雖歲貢不絕而款約不著婚事亦停九年
予成死子豆崘立號伏古敦可汗魏言恒也自
稱太平元年豆崘性殘暴好殺其臣侯醫垔石
洛候數以忠言諫之又勸與國通和勿侵中國
豆崘怒誣石洛候謀反殺之夷其三族十六年
八月高祖遣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並爲都督

領軍斛律桓等十二將七萬騎討豆崘部內高
車阿伏至羅率衆十餘萬落西走自立為主豆
崘與叔父那蓋為二道追之豆崘出自浚稽山
北而西那蓋出自金山豆崘頻為阿伏至羅所
敗那蓋累有勝捷國人咸以那蓋為天所助欲
推那蓋為主那蓋不從衆彊之那蓋曰我為臣
不可焉能為主衆乃殺豆崘母子以屍示那蓋
那蓋乃襲位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魏言
悅樂也自稱太安元年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

汗可汗魏言緒也自稱始平元年正始三年伏
圖遣使紇奚勿六跋朝獻請求通和世宗不報
其使詔有司敕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崘是大
魏叛臣往者包容暫時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損
疇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漢跨據中原指清八表
正以江南未平權寬北掠通和之事未容相許
若脩藩禮款誠昭著者當不孫爾也永平元年
伏圖又遣勿六跋奉函書一封并獻貂裘世宗
不納依前喻遣伏圖西征高車為高車王彌俄

突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魏言
彰制也自稱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醜奴遣
沙門洪宣奉獻珠像延昌三年冬世宗遣驍騎
將軍馬義舒使於醜奴未發而崩事遂停寢醜
奴壯健善用兵四年遣使俟斤尉比建朝貢熙
平元年西征高車大破之禽其王彌俄突殺之
盡并叛者國遂強盛二年又遣俟斤尉比建紇
奚勿六跋鞏顧禮等朝貢神龜元年二月肅宗
臨顯陽殿引顧禮等二十人於殿下遣中書舍

人徐紇宣詔讓以蠕蠕藩禮不備之意初豆崘
之死也那蓋為主伏圖納豆崘之妻候呂陵氏
生醜奴阿那瓌等六人醜奴立後忽亡一子字
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尼引副升牟妻是豆渾地
万年二十許為醫巫假託神鬼先常為醜奴所
信出入去來乃言此兒今在天上我能呼得醜
奴母子欣悅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施帳屋齋潔
七日祈請天神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
在天上醜奴母子抱之悲喜大會國人號地万

為聖女納為可賀敦授夫副升牟爵位賜牛馬羊三千頭地万既挾左道亦有姿色醜奴甚加重愛信用其言亂其國政如是積歲祖惠年長其母問之祖惠言我恒在地万家不嘗上天上天者地万教也其母具以狀告醜奴醜奴言地万懸鑒遠事不可不信勿用讒言也既而地万恐懼譖祖惠於醜奴醜奴陰殺之正光初醜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絞殺地万醜奴怒欲誅具列等又阿至羅侵醜奴醜奴擊之軍敗還

為母與其大臣所殺立醜奴弟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俟力發示發率衆數万以伐阿那瓌阿那瓌戰敗將弟乙居伐輕騎南走歸國阿那瓌母候呂陵氏及其二弟尋為示發所殺而阿那瓌未之知也九月阿那瓌將至肅宗遣兼侍中陸希道為使主兼散騎常侍孟威為使副迎勞近畿使司空公京兆王繼至北中侍中崔光黃門郎元纂在近郊並申宴勞引至闕下十月肅宗臨顯陽殿引從五品以上清官皇宗藩

國使客等列於殿庭王公以下及阿那瓌等入就庭中北面位定謁者引王公以下升殿阿那瓌位於藩王之下又引將命之官及阿那瓌弟并二叔位於羣官之下遣中書舍人曹道宣詔勞問阿那瓌啓云陛下優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預會但臣有從兄在北之日官高於二叔乞命升殿詔聽之乃位於阿那瓌弟之下二叔之上宴將罷阿那瓌執啓立於座後詔遣舍人常景問所欲言阿那瓌求詣御前詔引之阿那瓌再

拜跪曰臣先世源由出於大魏詔曰朕已具之阿那瓌起而言曰臣之先逐草放牧遂居漠北詔曰卿言未盡可具陳之阿那瓌又言曰臣先祖以來世居北土雖復隔越山津而乃恭慕大化未能時宜者正以高車悖逆臣國擾攘不暇遣使以申遠誠自頃年以前漸定高車及臣兄為主故遣鞏顧禮等使來大魏實欲虔脩藩禮是以曹道芝北使之日臣與主兄即遣大臣五人拜受詔命臣兄弟本心未及上徹但高車從而

侵暴中有姦臣因亂作逆殺臣兄立臣爲主裁
過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足次倉卒輕身投
國歸命陛下詔曰具卿所陳理猶未盡可更言
之阿那瓌再拜受詔起而言曰臣以家難輕來
投闕老母在彼万里分張本國臣民皆已迸散
陛下隆恩有過天地求乞兵馬還向本國誅翦
叛逆收集亡散陛下慈念賜借兵馬老母若在
得生相見以申母子之恩如其死也即得報讐
以雪大恥臣當統臨餘人奉事陛下四時之貢

不敢闕絶陛下聖顔難覩故有拔陳但所欲言
者口不能盡言別有辭啓謹以仰呈願垂昭覽
仍以啓付舍人常景具以奏聞尋封阿那瓌朔
方郡公蠕蠕王賜以衣冕加之軺蓋祿從儀衛
同于戚藩十二月肅宗以阿那瓌國無定主思
還綏集啓請切至詔議之時朝臣意有同異或
言聽還或言不可領軍元叉爲宰相阿那瓌私
以金百斤貨之遂歸北二年正月阿那瓌等五
十四人請辭肅宗臨西堂引見阿那瓌及其伯

叔兄弟五人升階賜坐遣中書舍人穆弼宣勞
阿那瓌等拜辭詔賜阿那瓌細明光人馬鎧二
具鐵人馬鎧六具露絲銀纏槊二張并白毦赤
漆槊十張并白毦黑漆槊十張并幡露絲弓二
張并箭朱漆柘弓六張并箭黑漆弓十張并箭
赤漆楯六幡并刀黑漆楯六幡并刀赤漆鼓角
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黃紬被褥三十具私府
繡袍一領并帽內者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
并帽內者雜綵千段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內中

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百子帳十
八具黃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麨八石榛
麨五石銅烏錥四枚柔鐵烏錥二枚各受二斛
黑漆竹榼四枚各受五升婢二口父草馬五百
匹駝百二十頭牸牛一百頭羊五千口朱畫盤
器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給之詔侍中崔光黃
門元纂郭外勞遣阿那瓌來奔之後其從父兄
俟力發婆羅門率數萬人入討示發破之示發
走奔地豆于爲其所殺推婆羅門爲主號彌偶

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靜也婆羅門以兄將軍懷朔鎮
將楊鈞表傳聞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瓌同堂兄
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
迎其弟輕往虛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
以送其入北二月肅宗詔舊經蠕蠕使者牒云
具仁往諭婆羅門迎阿那瓌復藩之意婆羅門
殊自驕慢無遜避之心責具仁禮敬具仁執節
不屈婆羅門遣大官莫何去汾俟斤丘升頭六
人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

論彼事勢阿那瓌慮不敢入表求還京會婆羅
門為高車所逐率十部落詣涼州歸降於是蠕
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七月阿那瓌啟云投化
蠕蠕元退社渾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
到鎮云國土大亂姓姓別住迭相抄掠當今北
人鵠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還令
督率送臣磧北撫定荒人脫蒙所請事必克濟
詔付尚書門下博議八月詔兼散騎常侍王遵
業馳驛宣旨慰阿那瓌并申賜賚九月蠕蠕後

主俟匿伐來奔懷朔鎮阿那瓌兄也列稱規望
乞軍并請阿那瓌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
書令李崇侍中侯剛尚書左僕射元欽侍中元
乂侍中安豐王延明吏部尚書元脩義尚書李
彥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給事黃門侍郎張烈給
事黃門侍郎盧同等奏曰竊聞漢立南北單于
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御難為國藩籬今
臣等參議以為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
泉敦煌北西海郡即漢晉舊障二處寬平原野

彌沃阿那瓌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
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其爵號及資給
所須唯恩裁處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阿那瓌
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以示威刑請沃野懷
朔武川鎮各差二百人令當鎮軍主監率給其
糧仗送至前所仍於彼為其造構功就聽還諸
於北來在婆羅門前投化者令州鎮上佐準程
給糧送詣懷朔阿那瓌鎮與使人量給食稟在
京館者任其去留阿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詔給

朔州麻子乾飯二千斛官駝運送婆羅門居於西海既是境內資衞不得同之阿那瓌等新造藩屏宜各遣使持節馳驛先詣慰喻并委經略肅宗從之十二月詔安西將軍廷尉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嚈噠嚈噠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爲州軍所討禽之三年十二月阿那瓌上表乞粟以爲田種詔給万石四年阿那瓌衆大飢入塞寇抄肅宗詔尚書左丞元孚兼行臺尚書持

節喻之孚見阿那瓌爲其所執以孚自隨驅掠良口二千公私驛馬牛羊數十万北遁謝孚放還詔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等率騎十万討之出塞三千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俟匿伐至洛陽肅宗臨西堂引見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詔贈使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廣牧公是歲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諸鎮相應孝昌元年春阿那瓌率衆討之詔遣牒云具仁齎雜物勞賜阿那瓌阿那瓌拜受詔命勒衆十万

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頻戰克捷四月肅宗又遣兼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馮儁使阿那瓌宣勞班賜有差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敕連頭兵豆伐可汗魏言把攬也十月阿那瓌復遣郁久閭彌娥等朝貢三年四月阿那瓌遣使人鞏鳳景等朝貢及還肅宗詔之曰北鎮羣狄爲逆不息蠕蠕主爲國立忠助加誅討言念誠心無忘寢食今知停在朔垂與尒朱榮隣接其嚴勒部曲勿相暴掠又近得蠕蠕主啓更欲

爲國東討但蠕蠕世居北漠不宜炎夏今可且停聽待後敕蓋朝廷慮其反覆也此後頻使朝貢建義初孝莊詔曰夫勳高者賞重德厚者名隆蠕蠕主阿那瓌鎮衞北藩禦侮朔表遂使陰山息警弱水無塵刊跡狼山銘功瀚海至誠既篤勳緒莫酬故宜標以殊禮何容格以常式自今以後讚拜不言名上書不稱臣太昌元年六月阿那瓌遣烏句蘭樹什伐等朝貢并爲長子請尚公主永熙二年四月出帝詔以范陽王

莊之長女琅邪公主許之未及婚帝入關齊獻
武王遣使說之阿那瓌遣使朝貢求婚獻武王
方招四遠以常山王妹樂安公主許之改為蘭
陵公主瓌遣奉馬千匹為娉禮迎公主詔宗正
元壽送公主往北自是朝貢相尋瓌以齊獻武
王威德日盛請致愛女於王靜帝詔王納之自
此塞外無塵矣
匈奴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遠
屬也世為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

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
婦女披長襦及足而無裙秋收烏頭為毒藥
以射禽獸莫槐虐用其人為部人所殺更立其
弟普撥為大人普撥死子丘不勤立尚平文女
丘不勤死子莫廆立本名犯太祖諱莫廆遣弟
屈雲攻慕容廆廆擊破之又遣別部素延伐
慕容廆於棘城復為廆所破時莫廆部
眾強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憚之莫廆死子
遜昵延立率眾攻慕容廆於棘城廆子翰先戍

於外遜昵延謂其眾曰翰素果勇必為人患宜
先取之城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翰聞之使
人詐為段末波使者逆謂遜昵延曰翰數為吾
患久思除之今聞來討甚善戒嚴相待宜兼路
早赴遜昵延以為信然長驅不備
至於伏所為翰所虜翰馳使告廆乘勝遂進及
晨而至廆亦盡銳應之遜昵延見而方嚴率眾
逆戰前鋒始交而翰已入其營縱火燎之眾乃
大潰遜昵延單馬奔還悉俘其眾遜昵延父子

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為天所相每
自誇大及此敗也乃卑辭厚幣遣使朝獻于昭
帝帝嘉之以女妻焉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
伐慕容廆廆拒之惠帝二年乞得龜屯保澆水
固壘不戰遣其兄悉拔雄拒廆子仁于柏林仁
逆擊斬悉拔雄廆又攻乞得龜克之乞得龜單
騎夜奔悉虜其眾乘勝長驅入其國城收資財
億計徙部民數萬戶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
於平郭至是而乞得龜為別部人逸豆歸殺之

得歸而自立與慕容晃相攻擊遣其國相莫渾
伐晃而莫渾荒酒縱獵爲晃所破死者万餘人
建國八年晃伐逸豆歸逸豆歸拒之爲晃所敗
殺其驍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遁漠北遂奔高麗
晃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自此散滅矣
徒何段就六眷本出於遼西其伯祖日陸眷因
亂被賣爲漁陽烏丸大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
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
口中日陸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

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飢庫辱
官以日陸眷爲健使將之詣遼西逐食招誘亡
叛遂至強盛日陸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
務目塵代立即就六眷父也據有遼西之地而
臣於晉其所統三万餘家控弦上馬四五万騎
穆帝時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數爲己用深德
之乃表封務目塵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浚
使務目塵率万餘騎伐石勒於常山封龍山下
大破之務目塵死就六眷立就六眷與弟匹磾

從弟末波等率五万餘騎圍石勒於襄國勒登
城望之見將士皆釋仗寢臥無警備之意勒因
其懈怠選募勇健穿城突出直衝末波生擒之
置之座上與飲宴盡歡約爲父子盟誓而遣之
末波既得免就六眷等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浚
歸于遼西自此以後末波常不敢南向溲焉人
問其故末波曰吾父在南其感勒不害己也如
此就六眷死其子幼弱匹磾與劉琨世子羣奔
喪匹磾陰卷甲而往欲殺其從叔羽鱗及末波

而奪其國末波等知之遣軍逆擊匹磾劉羣爲
末波所獲磾走還薊懼琨圖己因
執而害之匹磾既殺劉琨與羽鱗末波自相攻
擊部衆乖離欲擁其衆徙保上谷阻軍都之險
以拒末波等平文帝聞之陰嚴精騎將擊之匹
磾恐懼南奔樂陵後石勒遣石虎擊之
擒文鴦匹磾遂率其屬及諸塢壁
降于石勒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遼西末波死
國人立日陸眷弟護遼爲主烈帝時假護遼驃

騎大將軍幽州刺史大單于北平公弟鬱蘭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勃海公建國元年石虎征護遼於令支護遼奔于密雲山遂投慕容皝皝殺之鬱蘭奔石虎以所徙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鬱蘭死子龕代之及冉閔之亂龕率衆南移據齊地慕容儁使弟玄恭帥衆伐龕於廣固執龕送之薊儁盲其目而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敕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

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嘷呼因穿臺下為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也妹不從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嘷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為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鬬無行陳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褻黷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為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闌馬令女黨恣取上馬袒乘出闌馬主立於闌外撫手懽呼馬不墜者即取之墜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

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極取良馬父母兄弟雖惜終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憐之其畜產自有記識雖闌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震所埋羖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帀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

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綴之有
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
引弓佩刀挾矟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
死及疫癘則為之祈福若安全無佗則為報賽
多殺雜畜燒骨以燎走馬遶旋多者數百而男
女無小大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樂死喪
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
羊畜産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
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強大常與蠕蠕

為敵亦每侵盜于國家太祖親襲之大破其諸
部後太祖復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停駕簡
輕騎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馬牛羊
二十餘萬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巡
幸分命諸將為東西二道太祖親勒六軍從中
道自駮髯水西北徇略其部諸軍同時雲合破
三十餘落衛王儀別督將從西北絕漠
遺迸七部於是高車大懼諸部
大校獵以高車為圍騎

徒遮列周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至平
城即以高車眾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
包白登屬之西山尋而高車姪利曷莫弗敕力
犍率其九百餘落內附拜敕力犍為揚威將軍
置司馬參軍賜穀二萬斛後高車解批莫弗幡
豆建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內附亦拜為威遠將
軍置司馬參軍賜衣服歲給廩食蠕蠕社崙破
敗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北侵入高車之
地斛律部部帥倍侯利患之曰社崙新集兵貧

馬少易與耳乃舉眾掩擊入其國落高車昧利
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息寢臥不起
社崙登高望見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
走而脫者十二三倍侯利遂來奔賜爵孟都公
倍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奮戈陷陣有異於眾北
方之人畏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
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眾如此善用五
十蓍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命其
子曷堂內侍及倍侯利卒太祖悼惜葬以國禮

論曰忠壯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万騎北襲高車餘種袁紇烏頻破之太祖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麤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為部落後世祖征蠕蠕破之而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將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絜等諫世祖不聽乃遣原等并發新附高車合万騎至于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万落獲馬牛羊亦百餘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

草畜牧蕃息數年之後漸知粒食歲致獻貢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于賤氈皮委積高宗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衆至數万大會走馬殺牲遊遶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於此會車駕臨幸莫不忻悅後高祖召高車之衆隨車駕南討高車不願南行遂推袁紇樹者為主相率北叛遊踐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討大敗而還又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為都督討之繼先遣人慰勞樹者樹者入蠕蠕尋悔相率而降高

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簿干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為蠕蠕所役屬豆崘之世蠕蠕亂離國部分散副伏羅阿伏至羅與從弟窮奇俱統領高車之衆十餘萬落太和十一年豆崘犯塞阿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衆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為王國人號之曰候

婁匐勒猶魏言大天子也窮奇號候倍猶魏言儲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在南豆崘追討之頻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十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云蠕蠕為天子之賊臣諫之不從遂叛來至此而自竪立當為天子討除蠕蠕高祖未之信也遣使者于提往觀虛實阿伏至羅與窮奇遣使者薄頡隨于提來朝貢其方物詔員外散騎侍郎可足渾長生復與于提使高車各賜

史.13 2.3

繡袴褶一具雜綵百疋窮奇後為嚈噠所殺虜
其子彌俄突等其眾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
詔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威撫納降戶置之高
平鎮阿伏至羅長子蒸阿伏至羅餘妻謀害阿
伏至羅阿伏至羅殺之阿伏至羅又殘暴大失
眾心眾共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為主歲餘嚈
噠伐高車將納彌俄突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
突而立之彌俄突既立復遣朝貢又奉表獻金
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匹駝十頭詔使者慕

容坦賜彌俄突雜綵六十匹世祖詔之曰卿遠
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嘉蠕蠕嚈
噠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
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往來路絕姦勢不
得妄令羣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彌
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為伏圖
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先是
高昌王麴嘉表求內徙世宗遣孟威迎之至伊
吾蠕蠕見威軍怖而遁走彌俄突聞其離駭追

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孟
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及諸方物詔
東城子于亮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赤紬
十匹雜綵六十匹彌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
叱賀真貢其方物肅宗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
奴戰敗被禽醜奴繫其兩腳於駑馬之上頓曳
殺之漆其頭為飲器其部眾悉入嚈噠經數年
嚈噠聽彌俄突弟伊匐還國伊匐既復國遣使
奉表於是詔遣使者谷楷等拜為鎮西將軍西

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匐復大破蠕蠕蠕蠕主
婆羅門走投涼州正光中伊匐遣使貢方物詔
朱畫步挽一乘并幔褥鞦鞍一副織成各一枚
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伊
匐後與蠕蠕戰敗歸其弟越居殺伊匐自立天
平中越居復為蠕蠕所破伊匐子比適復殺越
居而自立興和中比適又為蠕蠕所破越居子
去賓自蠕蠕來奔齊獻武王欲招納遠人上言
封去賓為高車王拜安北將軍肅州刺史既而

疾死初太祖時有吐突隣部在女水上常與解
如部相爲脣齒不供職事登國三年太祖親西
征度弱洛水復西行趣其國至女水上討解如
部落破之明年春盡略徙其部落畜產而還
又有紇突隣與紇奚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長
帥擁集種類常爲寇於意辛山登國五年太
祖勒衆親討焉慕容驎率師來會大破之紇
突隣大人屈地鞬紇奚大人庫寒等皆舉部歸
降皇始二年車駕伐中山軍於柏肆慕容寶

夜來攻營軍人驚散走還於國路由并州遂反將
攻晉陽并州刺史元延討平之紇突隣部帥匿
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復聚黨反於陰館
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克死者數千人太祖聞之
遣安遠將軍庾岳還討匿物尼等皆殄之又
有侯呂隣部衆萬餘口常依險畜牧登國中
其大人叱伐爲寇於苦水河八年夏太祖大破之
并禽其別帥焉古延等
薛干部常屯聚於三城之間及滅衞辰後其

部帥太悉伏望軍歸順太祖撫安之車駕還衞
辰子屈丐奔其部太祖聞之使使詔太悉伏執
送之太悉伏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窮而歸
寧與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太祖大怒車駕親
討之會太悉伏先出擊曹覆寅官軍乘虛屠
其城獲太悉伏妻子珍寶徙其人而還太悉
伏來赴不及遂奔姚興　幾而歸嶺北上郡以
西諸鮮卑雜胡聞而皆應之天賜五年屈丐蠶
刼掠服之及平統萬薛干種類皆得爲編戶

又密屯山鮮卑別種破多蘭部世傳主部落
至木易于有武力壯勇劫掠左右西及金城東
侵安定數年間諸種患之太興二年遣常山王
遵討之於高平木易于將數千騎棄國遁走盡
徙其人於京師餘種分迸其後爲赫連屈丐所
滅又黜弗素古延等諸部富而不恭天興五年
材官將軍和突率六千騎襲而獲之又越勒倍
尼部永興五年轉牧跋那山西十月遣奚斤討
破之徙其人而還

史臣曰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固亦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陲窺擾鄣塞之際猶皆東胡之餘緒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兆形集醜行小蕃大風馳鳥赴倏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耀武驅其畜産收其部落翦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鋭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而然也

列傳第九十一　魏書一百三

魏收書列傳第九十一

自序

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字子胡幼孤有志操博涉經史成帝世位終鉅鹿太守仍家焉歆子悅字處德性沈厚有度量舉上黨城趙國李孝伯見而重之以女妻焉征濟陰太守以善政稱悅子子建字敬忠釋褐奉朝請遷太尉從事中郎初世祖時平氐遂於武興立鎮將改為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乖失人和群氐作梗遂為邊患乃除子建為東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風化大行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構逆眾號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為城人數當行陳盡皆驍果安之足以為用急之腹背為患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肅宗優詔從之於是人情分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內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

衆勝屯於呂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
衆威名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乃間使上聞爾
宗甚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故於
是威振蜀土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所節度
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敬和中心以爲愧在洛大
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
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爲豎眼因爲行臺子建將
還氐民莫不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喻
諸氐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

子建徐加慰譬翻曰方得前行吏人聽還一無
所受而東益氐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城而走
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撝及
鉅鹿人耿顯皆沒落氐手及知子建之客並追
衣物還之送出白馬遐邇愛所被如此自國家
開華陽等郡梁州邢巒益州傅豎眼及子建爲
最初子建爲前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
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爲弈棊時人謂
爲耽好子建每曰棊於機權廉勇之際得之深

矣且吾未爲卿用博亦何可過及一臨邊事凡經
五年未曾對局還洛後俄拜常侍衛尉卿初元
顥內逼莊帝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僖曰北海
自絕社稷稱藩蕭衍吾老矣豈能爲陪臣遂攜
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苦風痺及此遂甚以
卿任有務屢乞身辭除右光祿大夫邢杲
之平太傅李延寔子侍中彧爲大使撫慰東土
時久感其恩義故褒其門子建亦往候別延寔曰
小兒今行何以相助子建曰益以盈滿爲誡延

寔悵然久之及莊帝殺尒朱榮遇禍於河陰者
其家率相弔賀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建之
女壻往亦見焉子建謂婿弟盧道虔曰朝廷誅
翦權強凶逆尚梗未聞有奇謀異略恐不可濟
此乃生人之始弔賀無乃忽忽及永安之後李
氏宗族流離或遇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祿
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自出爲藩
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潔
己不以財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

贍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存重慎不雜交遊唯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相親昵及疾篤顧勑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遽篨裸身又非吾意氣絕之後斂以時服吾生年契闊前後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定行於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祔合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二年春卒于洛陽孝

義里舍時年六十三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文靜子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值四方多難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以父功除太學博士及尔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

主客郎中前廢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草稿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起居注并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出帝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㥄從齊獻武王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㥄為帝登阼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㥄深忿忌時前廢帝殂令收為詔㥄

乃宣言收普賀出帝殺前帝帷幄一日造詔優為褒美貞以前廢帝之七書為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為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出帝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既寒苦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胡服而騎宮人及諸妃主雜其間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

雅正帝手詔報答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
老武猶應逐兔初獻武王固讓天柱大將軍
帝敕收為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
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
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
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為庭竹賦以致己
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
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帝猜忌獻武內有間隙收
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

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獻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
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蕭衍昕風流文辯收
辭藻富逸衍及其群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
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
所重至此衍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
來復何如耳文襄啟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
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帝宴
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
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

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
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恧焉自南北和好書下紙
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蕭衍後使其
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
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南人復書依
以為體後獻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為
啟啟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獻武指收曰此人當
復為崔光四年獻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
子如曰魏收為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

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
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
以為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
加兼著作郎靜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
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
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
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
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
盡意有未及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

救恭主客郎接蕭衍使謝珽徐陵侯景叛入梁寇坐
城衍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
喻之範得書乃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
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
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
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
第參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
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
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

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授
詔撰魏史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
郡事初帝令群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
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
隆之總監之隆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
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淵撰代記
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雅高允程駿李彪崔
光李琰之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
表志傳書猶未出世宗時命邢巒追撰高祖起

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
焉下訖肅宗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
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
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
之尚書郎高孝幹博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
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
代史籍表而上聞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
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
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

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
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
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
百三十卷分爲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
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焉

魏列傳第九十二　魏書一百四

前上十志啓　魏書一百五

臣收等啓昔子長命世偉才孟堅冠時特秀憲
章前誥裁勒墳史紀傳之間申以書志緒言餘
迹可得而聞叔峻刪緝後劉紹統削撰季漢十
志實範遷固表蓋闕焉曹氏一代之籍了無具
體典午終世之筆罕云周洽假復事播四夷盜
聽閭有小道俗言要奇好異考之雅舊咸乖實
錄自永嘉喪圮中原淪覆偏偽小書殆無可取
魏有天下跨蹤前載顧未克讓善始令終陛下
極聖窮神奉天屈己顧眄百王指掌萬世深存
有魏撫運之業永念神州人倫之緒乃乎爾奉
明詔刊著魏籍編紀次傳備聞天旨竊謂志之
為用綱羅遺逸載紀不可附傳非宜理切必在
甄明事重尤應標著搜獵上下總括代終置之
衆篇之後一統天人之迹偏心未識輒在於此是
以晚始撰錄彌歷炎涼採舊增新今乃斷筆
時移世易理不刻舟登閣名邑論叙殊致河溝
往時之切釋老當今之重藝文前志可尋官氏

魏代之所去取此致率愚心謹成十志二十
卷請續於傳末并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卷臣
等妨官秉筆迄無可採塵黷旒冕愆深冰谷
謹啓
十一月持節都督梁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梁州
刺史前著作郎富平縣開國子臣魏收啓
平南將軍司空司馬修史臣辛元植
冠軍將軍國子博士修史臣刁柔
陵江將軍尚書左主客郎中修史臣高孝幹
前西河太守修史臣綦毋懷文

天象志一第一　魏書一百五

夫在天成象聖人是觀日月五星象之著者變
常舛度徵咎隨焉然則明晦暈蝕疾餘犯守飛
流欻起彗孛不恒或皇靈降臨示譴以戒下或
王化有虧感達於天路易稱天垂象見吉凶觀
乎天文以察時變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
時是故有國有家者之所祗畏也百王興廢之
驗萬國禍福之來兆勤雖微罔不必至著於前

載不可得而備舉也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
天文志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
分爲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也今以在天諸
異咸入天象其應徵符合隨而條載無所顯驗
則闕之云
太祖天興五年八月天鳴
六年九月天鳴
皇始二年十一月壬辰日暈有佩璚占曰兵起天
興元年九月烏丸張超收合亡命聚黨三千餘
家據勃海之南皮自號征東大將軍烏丸王鈔
掠諸郡詔將軍庾岳討之
天興三年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占曰外國侵
土地分五年五月姚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
四万來侵平陽乾壁爲平所陷
六年四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占曰兵稍出十月
太祖詔將軍伊謂率騎二万北襲高車大破之
天賜五年七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占曰后死六
年二月夫人劉氏薨後謚爲宣穆皇后

太宗神瑞二年八月庚辰晦日有蝕之
世祖始光四年六月癸卯朔日有蝕之占曰諸
侯非其人神䴥元年二月司空奚斤監軍侍御
史安頡討赫連昌擒之於安定其餘衆立昌弟
定爲主走還平涼斤追之爲定所擒將軍丘堆
棄甲與將高涼王禮東走蒲坂世祖怒斬堆
神䴥元年十一月乙未朔日有蝕之
太延元年正月己未朔日有蝕之
四年十一月丁卯朔日有蝕之
太平真君元年四月戊午朔日有蝕之
三年八月甲戌晦日有蝕之
六年六月戊子朔日有蝕之占曰有九族夷滅
七年正月戊辰世祖車駕次東雍州庚午圍薛
永宗營壘永宗出戰大敗六軍乘之永宗衆潰
斬永宗男女無少長皆赴汾水而死
七年六月癸未朔日有蝕之占曰不臣欲殺八
年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謀反伏誅
十年夏四月丙申朔日有蝕之

六月庚寅朔日有蝕之占曰將相誅十一年六
月己亥誅司徒崔浩
十二年十二月辛未日南北有珥
高宗興安元年十一月己卯日出赤如血
二年二月日暈
興光元年七月丙申朔日有蝕之
和平元年九月庚申朔日有蝕之
三年二月壬子朔日有蝕之占曰有白衣之會
六年五月癸卯高宗崩

顯祖皇興元年十月己卯朔日有蝕之
二年四月丙子朔日有蝕之占曰將誅四年十
月誅濟南王慕容白曜
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占曰尊后有憂三年夫
人李氏薨後諡思皇后
三年十月丁酉朔日有蝕之
高祖延興元年十二月癸卯日有蝕之占曰有
兵二年正月乙卯統萬鎮胡民相率北叛遣寧
南將軍交阯公韓拔等滅之

三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蝕之
四年正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占曰有崩主天下
改服有大臣死五年十二月己丑征北大將軍
城陽王壽薨六年六月辛未顯祖崩
七月丙寅日有背珥
五年正月丁酉白虹貫日有珥一
承明元年三月辛卯日暈五重有二珥
太和元年冬十月辛亥朔日有蝕之
二年正月辛亥日暈東西有珥

二月乙酉晦日有蝕之占曰有欲反者近三月
遠三年四年正月癸卯洮陽羌叛枹罕鎮將討
平之
九月乙巳朔日有蝕之占曰東邦發兵四年十
月丁未蘭陵民桓富殺其縣令與昌慮桓和北
連太山羣盜張和顏等聚黨保五固推司馬朗
之爲主詔淮陽王尉元等討之
三年春正月癸丑日暈東西有珥有佩戟一重
北有偃戟四重後有白氣貫日珥狀如車輪京

師不見兗州以聞
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占曰大臣誅四月雍州
刺史宜都王目辰有罪賜死
四年正月辛酉日東西有珥北有佩日暈貫兩
珥
五年正月庚辰日暈中東西有珥南北並白氣長
一丈廣二尺許北有連環暈又貫珥內復有直
氣長三丈許內黃中青外白暈午後成散乃滅
七月庚申朔日有蝕之

七年十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八年正月戊寅有白氣貫日占曰近臣亂十年
三月丁亥中散梁衆保等謀反伏誅
十一年十一月丁亥日失色
十二年十二月戊戌白虹貫日
十三年十二月乙亥朔日十五分蝕八占曰有白
衣之會十三月己未安豐王猛薨
十四年十二月己巳朔未時雲氣斑駁日十五分
蝕一占曰有白衣之會九月癸丑文明太皇太

后崩
十五年正月癸亥晦日有蝕之占曰王者將兵
天下擾動十七年六月丙戌高祖南伐
十七年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
十八年五月甲戌朔日有蝕之
二十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二十三年六月己卯日中有黑氣占曰內有逆
謀八月癸亥南徐州刺史沈陵南叛
十一月甲申日中有黑氣大如桃

世宗景明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
七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二年四月癸酉日白午及未再暈內黃外白
七月癸巳朔日有蝕之
八月戊辰日赤無光中有黑子一
三年正月乙巳日中有黑氣如鵝子中酉復見
又有二黑氣橫貫日
二月辛卯日中有黑氣大如鵝子
七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正始元年十二月丙戌黑氣貫日
壬子日有冠珥內黃外青占曰天下喜三年正
月丁卯皇子生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甲辰日左右有珥內赤外黃
辛亥日暈外白內黃
十月乙巳日赤無光
十二月乙卯日暈內黃外青東西有珥北有背
巳時白虹貫日
永平元年三月巳酉日南北有珥外青內黃暈

不匝西北有直氣長丈餘北有白虹貫日
八月壬子朔日有蝕之
二年八月丙午朔日有蝕之
丁卯日旁有黑氣形如月從東南來衝日如
此者一辰乃滅
三年二月甲子日中有黑氣二
十二月乙未日交暈中赤外黃東西有珥南北
白暈貫日皆匝
四年十一月癸卯日中有黑氣二大如桃占曰

天子崩延昌四年正月丁巳世宗晏駕
十二月壬戌朔日有蝕之在牛四度占曰其國
叛兵發延昌二年正月庚辰蕭衍郁洲民徐玄
明等斬送衍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
以州內附
延昌元年二月甲戌至于辛巳日初出及將沒
赤白無光明
五月己未晦日十五分蝕九占曰大旱民流千
里二年春京師民飢死者數万口

二年閏月辛亥日中有黑氣占曰內有逆謀二
年十一月丁巳幽州沙門劉僧紹聚衆反自號
淨居國明法王州郡捕斬之
五月甲寅朔日有蝕之京師不見恒州以聞
三年三月庚申日交暈並色內赤黃外青白南
北有佩可長二丈許內赤黃外青白西有白暈
貫日又日東有一抱長二丈許內赤黃外青
肅宗熙平元年三月戊辰朔日有蝕之
丁丑日出無光至丁酉時占曰兵起神龜元年

正月秦州羌反二月己酉東益州氐反七月河
州氐却鐵忽聚衆反自稱水池王
四月甲辰卯時日暈帀西有一背內赤外黃南
北有珥內赤外黃漸滅
十二月己酉日暈北有一抱內赤外白兩傍有
珥北有白虹貫日
神龜元年三月丁丑白虹貫日占曰天下有來
臣之衆不三年十一月乙酉蠕蠕莫緣梁賀侯
豆率男女七百口來降

二年正月辛巳朔日有蝕之
正光元年正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占曰有大臣
亡七月丙子殺太傅領太尉清河王懌
二年五月丁酉日有蝕之夏州以聞
三年正月甲寅日交暈內赤外青有白虹貫暈
外有直氣長二丈許內赤外青
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占曰秦邦不臣五年六
月秦州城人莫折大提據城反自稱秦王
十月己巳太史奏自八月已來不晴埃掩日日出
三丈色赤深刺無光曜
十月己丑朔日有蝕之占曰有小兵在西北
四年二月己卯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
四年十一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五年閏月乙酉日暈內赤外青南有珥上有
抱兩背內赤外青
三月丁卯日暈三重外青內赤占曰有謀上主
孝昌元年十一月庚申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反
自稱宋王

十二月丙申日暈南北有珥上有兩抱一背
孝昌二年十二月丙戌白虹刺日不過虹中有
一背占曰有臣背其主一曰有反城二年九月
己卯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據城南叛
三年十一月戊寅辰時日暈東面不合其色內
赤外黃東西有珥內赤外黃兩北去暈一尺餘
有一背長一丈餘廣三尺許內赤外黃
莊帝永安二年三月甲戌未時日暈三重內黃
赤外青[illegible]暈東西兩處不合其狀如抱

五月辛酉日暈東西兩處不合
辛未中時日南有珥去尺餘有一背長三丈
許廣五尺餘內赤外青
七月丙寅直東去日三尺許有一背長二丈餘
內赤外青半食頃從北頭漸滅至半須臾還如
初見內赤外青其色分炳
十月己酉朔日從地下蝕出十五分蝕七虧從
西南角起占曰西夷欲殺後有大兵必西行三
年四月丁卯雍州刺史爾朱天光討擒万俟醜

奴蕭寶夤於安定送京師斬之
三年五月戊戌辰時日暈而內赤外白暈內有
兩珥西有白虹貫日東北有一背內赤外青南
有一背內赤外青東有一抱內青外赤京師不
見青州表聞
六月辛丑日暈白虹貫日
前廢帝普泰元年三月丁亥日月並赤赭色天
地溷濁
六月己亥朔日蝕從西南角起雲陰不見定相

二州未聞占曰主弱臣強以將政時爾朱世隆兄
弟專擅威福
後廢帝中興二年二月辛丑辰時日暈東西不
合其色內赤外青南北有珥西北去暈一尺餘
有一背長二丈許可廣三尺內赤外青
十一月日暈西南重上有背長三丈餘內青外赤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日暈再重上有兩背一尺
許
癸丑午時日南有珥去日一尺餘有一背長三

丈許廣五尺內赤外青
十月辛酉朔日從地下蝕出虧從西南角起占
曰有兵大行永熙二年正月甲午齊獻武王自
晉陽出討爾朱兆丁酉大破之於赤洪嶺兆遁
走自殺
永熙二年四月己未朔日有蝕之在丙虧從正
南起占曰有陰謀三年五月辛卯出帝為斛斯
椿等所佞閒構猜於齊獻武王託討蕭衍
徵發河南諸州之兵天下怪惡之語在斛斯椿

傳
三年四月癸丑日有蝕之占曰有亂殺天子者
七月丁未出帝爲斛斯椿等迫脅遂出於長安
孝靜元象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占曰
大臣死八月辛卯司徒公高敖曹戰歿於河陰
六月己丑日暈一重有兩珥上有背長二丈餘
十一月己巳辰時日暈南面不合東西有珥背
有白虹至珥不徹
二年十二月己丑巳時日暈帀白虹貫日不徹

興和二年閏月丁丑朔日有蝕之占曰有小兵
七月癸巳元寶炬廣豫二州行臺趙繼宗南青
州刺史崔康寇陽翟鎮將擊走之
武定三年冬十一月壬申日暈兩重東南角不
合西南東北有珥西北有兩重背東北西北有
白氣并有兩珥中間有一白氣東西横至珥
十二月乙酉日見天微有白雲日暈東南角不合
西南東北有珥西北有一背去日一尺
五年正月己亥朔日有蝕之從西南角起占

不有崩喪必有臣亡 毀巡丙午齊獻武王
薨
二月辛丑日暈帀西北 暈貫日并有一珥一
抱
六年十一月庚寅朔日有 虧從西北角起

天象志一第一 魏書一百五

太祖皇始二年六月庚戌月掩太白在端門外
占曰國受兵九月慕容賀驎率三萬餘人出寇
新市十月太祖破之於義臺塢斬首九千餘級
天興元年十一月丁丑月犯東上相
二年五月辛酉月掩東上相
八月壬辰月犯牽牛占曰國有憂三年二月丁
亥皇子聰薨
三年三月乙丑月犯鎮星在牽牛

七月己未月犯鎮星在牽牛
辛酉月犯哭星
四年三月甲子月生齒占曰有賊臣五年十一
月秀容胡帥前平原太守劉曜聚衆為盜遣騎
誅之
七月丁卯月犯天關
十月甲子月犯東次相
五年四月辛丑月掩房一星在東井
五月丙申月犯太微

七月己亥月犯歲星在左角
十月戊申月暈左角將帝討姚興弟平於乾壁
克之太史令晁崇奏角蟲將死上慮牛疫乃命
諸軍併重焚車丙戌車駕北引牛大疫死者十
八九官車所馭巨犗數百同日斃於路側首尾
相屬麋鹿亦多死
乙卯月犯太微占曰貴人憂六年七月鎮西大
將軍司隸校尉毗陵王順有罪以王還第
十一月庚申月與太白同入羽林

六年正月掩氐西南星
六月甲辰月掩北斗魁第四星
十月乙巳月犯軒轅第四星
十一月辛巳月犯熒惑
天賜元年二月甲辰日月掩歲星在角占曰天下
兵起二年四月蠕蠕犯塞邊夜召兵將旦賊走乃
罷
四月甲午月掩軒轅第四星占曰女主惡之六
年七月夫人劉氏薨後謚宣穆皇后

五月壬申月掩斗魁第二星
二年三月壬辰月掩左執法
丁酉月掩心前星
四月己卯月犯鎮星在東壁占曰貴人死四年
五月常山王遵有罪賜死
七月己未月掩鎮星
八月丁巳月犯斗第一星占曰大臣憂三年七月
太尉穆崇薨
十月丁巳月掩鎮星在營室

三年二月己丑月犯心後星
四月癸丑月犯太微西上將
己未月犯房南第二星占曰將相有憂四年五
月誅定陵公和跋
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占曰左將軍死六年三月
左將軍曲陽侯元素延死
十二月丙午月掩太白在危
四年二月庚申月掩心後星
五年五月丁未月掩斗第二星占曰大人憂六

年十月戊辰太祖崩
太宗永興元年二月甲子月犯昴占曰胡不安
天子破匈奴二年五月太宗討蠕蠕社崘社崘
遁走
九月壬寅月犯昴
閏月丁酉月犯昴
二年三月丁卯月掩房南第二星又掩斗第五
星
五月甲子月掩斗第五星

己亥月掩昴
六月己丑月犯房南第二星
七月乙亥月犯輿鬼
八月甲申月犯心前星
三年六月庚子月犯歲星在畢占曰有邊兵五
年四月上黨民勞聰士臻聚衆爲盜殺太守令
長相率外奔
八月乙未月犯歲星在參
四年春正月壬戌月行畢蝕歲星

癸亥月掩房北第二星
閏月庚申月行昴犯熒惑
七月月蝕熒惑
八月戊申月犯泣星
十月辛亥月掩天關占曰有兵五年六月護澤
民劉逸自號征東將軍三巴王署置官屬攻逼
建興郡元城侯元屈等討平之
五年三月戊辰月行參犯太白
四月癸卯月暈翼軫角

七月庚午月掩鈎鈐占曰喉舌臣憂五年三月
散騎常侍王洛兒卒
八月庚申月犯太白占曰臣憂兵神瑞元年二月
赫連屈丐入寇河東殺掠吏民三城護軍張昌
等要擊走之
九月己丑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神瑞元年
十二月蠕蠕犯塞
十月乙巳月犯畢占曰貴人有死者泰常元年
三月長樂王處文薨

十一月丙戌月蝕房北第一星
十二月甲辰三暈東井
神瑞元年正月丁卯月犯畢占曰貴人有死者
泰常元年四月庚申河間王脩薨
二月戊申月蝕房第一星
三月壬申月蝕左角
五月壬寅月犯牽牛南星
六月丙申月掩氐
七月庚辰月犯天關

八月丁酉月蝕牽牛中大星
己酉月犯西咸占曰有陰謀神瑞二年三月河
西飢胡屯聚上黨推白亞栗斯爲盟主號大單
于稱平元年四月詔將軍公孫表等五將討
之
二年三月丁巳月入畢占曰天下兵起泰常二
年三月常山民霍季自言名載圖讖持一黑石
以爲天賜玉印誑惑聚黨入山爲盜州郡捕斬
之

四月己卯月犯畢陽星
七月辛丑月犯畢占曰貴人有死者泰常元年
十二月南陽王良薨
八月壬子月犯氐
十月甲子月暈畢
十一月月暈軒轅
戊午月犯畢陽星
泰常元年五月甲申月犯歲星在角
六月己巳月犯畢占曰貴人死二年十月豫章

王華薨
七月月犯牛
十月丙戌月入畢占曰有邊兵二年二月司馬
德宗譙王司馬文思自江東遣使詣闕上書請
軍討劉裕太宗詔司徒長孫嵩率諸將徼擊之
二年五月丙子月犯軒轅
八月己酉月犯牽牛占曰其地有憂三年司馬
德宗死
丁卯月犯太微

十一月癸未月犯東井西頭第一星占曰
諸侯貴人死一曰有水三年八月雁門河內大
雨水復其租稅五年三月南陽王意文薨
二年正月戊申月犯輿鬼積尸己酉月犯軒轅
權星占曰女主有憂五年六月丁卯貴嬪杜氏
薨後謚密皇后
四月壬申月犯鉞星在張
五月癸亥月犯太白於東井
七月丁巳月犯東井

九月丙寅月犯熒惑在張翼
十一月庚申月犯太白在斗
十二月庚辰月犯熒惑於太微
四年正月丙午月犯太微
三月壬寅月犯太微
五月丙申月犯太微占曰人君憂八年十一月
太宗崩
十二月丁巳月犯太白入羽林
五年十一月辛亥月蝕熒惑在亢占曰韓鄭地

軍敗八年九月劉義符潁川太守李元德驚
入許昌太宗詔山陽侯周幾擊之元德遁走
元年二月己亥月蝕南斗杓星
五月丙辰月暈在角亢
二年正月丁卯月犯南斗占曰大臣憂三月河
南王曜薨
三月壬戌月犯南斗
五月丙午月犯軒轅
六月辛巳月犯房占曰將相有憂八年六月巳

亥太尉宜都公穆觀薨
世祖始光元年正月壬午日犯心中央大星
二年三月丙子月犯熒惑在虛
十二月丁酉月犯軒轅
神䴥三年夏四月壬戌月犯軒轅
六月月犯歲星
四年十月丙辰月掩天關占曰有兵延和元年
七月世祖討馮文通於和龍
十二月月犯房鈎鈐

延和元年三月月犯軒轅
四月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二年二月征西
將軍金崖與安定鎮將延普及涇州刺史狄子
玉爭權舉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驅掠平民
據險自固世祖詔平西將軍安定鎮將陸俟討
獲之
五月月犯軒轅掩南斗第六星
七月丙午月蝕左角
三年二月庚午月犯畢口而出月暈昴五車

又參占曰貴人死五月甲子陰平王求薨
閏月己亥月入東井犯太白占曰憂兵七月辛巳
世祖行幸陽城命諸軍討山胡白龍于西河克
之太延元年二月壬子月犯右執法占曰執法
有憂十月尚書左僕射安原謀反伏誅
十月丙午月犯左執法
二年正月庚午月犯熒惑占曰貴人死三年正
月癸未征東大將軍中山王纂薨
三月月犯太微東蕃第一星

三月癸亥月犯太微掩左執法又犯上相占曰將
相有免者太延二年三月丙戌新興王俊略陽
王羽皆有罪並黜爲公
三年正月月犯東井占曰將相死戊子太尉北
平王長孫嵩薨乙巳征南大將軍丹陽王叔孫
建薨
九月丙申月暈太微
十一月戊戌月掩太白
四年四月己卯月犯氐

十一月丁亥月犯東井占曰將軍死真君二年
九月戊戌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薨
五年六月甲午朔月見西方
七月月掩鎮星
真君元年十二月月犯太微
二年六月壬子朔月見西方
三年三月癸未月犯太白占曰有變兵四年正月
征西將軍皮豹子等大破劉義隆將於樂鄉擒
其將王奐之王長卿等

五年五月甲辰月犯心後星
六年四月月犯心占曰有亡國是月征西大將
軍高涼王那討吐谷渾慕利延於陰平軍到曼
頭城慕利延驅其部落西渡流沙那急追之故
西秦王慕璝世子被囊逆軍距戰那擊破之慕
利延遂西入于闐
七年八月癸卯月犯熒惑又犯軒轅
十一月月犯軒轅
八年正月庚午月犯心大星

九年正月月犯歲星
十一年正月甲子月入羽林
正平元年正月月入羽林
高宗太安四年正月己未月入太微犯西蕃
三月月犯五諸侯
六月癸酉朔月生西方
八月月入南斗
九月月犯軒轅
月月犯氐

五年正月月掩軒轅又掩氐東南星
六月月犯心前星
十二月月犯左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和平二年
四月侍中征東大將軍河東王閭毗薨
和平元年正月丁未月入南斗
三月月掩軒轅占曰女主惡之四月保皇太后
常氏崩
六月戊子月犯心前星
十一月壬辰月犯右執法

二年正月月犯心後星
九月月犯心大星
三年三月壬寅月犯心後星
八月月犯哭星
四年四月月掩軒轅女御星
五年二月甲申月入南斗魁中犯第三星
三月庚子月入輿鬼積尸
六年七月月犯心前星
九月月犯軒轅右角

顯祖天安元年六月甲辰月犯東井
十月癸巳月掩東井
皇興元年正月丙辰月犯東井北轅東頭第二
星
八月辛酉月蝕東井南轅第二星占曰有將死
三年正月司空平昌公和其奴薨
十月癸巳月在參蝕
二年四月丙辰月犯牽牛中星
三年十二月乙酉月犯氐
五年七月辛巳月犯東井

高祖延興元年十月庚子月入畢口占曰有赦
二年正月乙卯曲赦京師及河西南至秦涇西
至枹罕北至涼州及諸鎮
二年正月壬戌月犯畢占曰天子用法九月辛
巳統萬鎮將河間王閭虎皮坐貪殘賜死
閏月丙子月犯東井占曰有水是年以州鎮十
一水旱免民田租開倉賑恤
庚子月犯東井北轅

三年八月己未月犯太微占曰將相有憂其期
不出三年承明元年二月司空東郡王陸定國
坐事免官爵
十二月戊午月蝕在七星京師不見統萬鎮以
聞
四年正月己卯月犯畢占曰貴人死五年十二
月城陽王長壽薨
二月癸丑月犯軒轅
甲寅月犯歲星占曰飢太和元年正月雲中飢

詔開倉賑恤
九月乙卯月犯右執法占曰大臣有憂承明元
年六月大司馬大將軍安成王万安國坐矯詔
殺部長奚買奴於苑中賜死
五年三月甲戌月掩鎮星
八月乙亥月掩畢占曰有邊兵太和元年正月
秦州略陽民王元壽聚衆五千餘家自號爲衝
天王二月詔秦益二州刺史武都公尉洛侯討
破之尋獲其妻子送京師

十月癸卯月入軒轅中犯第三星
承明元年四月甲戌月蝕尾
太和元年二月壬戌月在井暈參南北河五車
二星三柱熒惑
三月甲午月犯太微
戊辰月蝕尾下入濁氣不見
五月丁亥月犯軒轅大星
丙午月入太微
八月庚申月入南斗犯第三星

戊寅月入太微犯屏南星
十月乙丑月蝕昴京師不見兗州以聞占曰貴
臣誅是月誅徐州刺史李訢
十二月癸卯月犯南斗
二年七月庚辰月犯太微東蕃南頭第一星京
師不見定州以聞
甲申月犯房又犯太微
八月壬午月入南斗占曰大臣誅十二月誅南

九月庚申陰雲開令月在昴月蝕
十月戊戌月入南斗口中占曰大臣誅三年四
月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有罪賜死
十一月甲子月犯鎮星
十二月戊戌月入南斗口中
三年正月壬子月暈觜參兩肩五車五星畢東
井占有赦十一月大赦天下
二月庚寅月犯心
三月庚戌月入南斗口中占曰大臣誅九月定

州刺史安樂王長樂有罪徵詣京師賜死
乙卯月入南斗口中
十一月癸未月犯心
十二月月犯心
十二月丙戌月犯太微左執法占曰大臣有憂
四年正月襄城王韓頹有罪削爵徙邊
四年正月丁未月在畢暈五車參兩肩五車東井
丁巳月犯心占曰人伐其主五年二月沙門法
秀謀反伏誅

二月己卯月犯軒轅北第二星
辛巳月犯太微左執法占曰大臣有憂明月頓
丘王李鍾葵有罪賜死
壬午月蝕
乙酉月掩熒惑
五年二月癸卯月犯入太微西蕃南頭第一星
二月甲辰月在翼暈東南至軫須臾西北有偏
白暈從五車二星東井北河北河輿鬼柳北斗

紫微宮攝提翼星
戊戌月犯心京師不見濟州以聞
七月戊寅月犯昴卯占有白衣之會六年正月
任城王雲薨
六年正月癸亥月在畢暈畢觜參兩肩五車三星胃
昴畢京師不見兗州以聞
己巳月在張犯軒轅大星
辛未月蝕
五月戊申月入南斗口中

戊寅月犯昴
七月丁卯月蝕
十一月辛亥朔月寅見東方京師不見平州以
聞
七年五月辛卯月犯南斗
八年正月辛巳月在畢暈東井歲星觜參兩肩
五車
三月己丑月犯心
四月丁亥月蝕斗
癸亥月犯昴相州以聞占曰有白衣之會十一
年五月南平王渾薨
五月丁亥月在斗蝕盡占曰飢十二月詔以州
鎮十五水旱民飢遣使者循行問所疾苦開倉
賑恤
九年正月丁丑月在參暈觜參兩肩東井北河
五車三星占曰水是年冀定數州水民有賣男
女者
戊申月犯東井占曰貴人死一曰有水十月侍

中司徒彭城王勰見害京師及州鎮十二
水旱傷稼
四月丁未月犯心
十一月戊寅月蝕
十年十一月辛亥月犯房
十一年正月丙午月犯房鉤鈐
二月癸亥月犯東井
三月丙申月三暈太微
庚子月蝕氐占曰饑是年五穀不登聽民出
關就食開倉賑恤
六月乙丑月犯斗
丙寅月犯建星
七月丁未月入東井
八月己巳月蝕胃占曰有兵是月蠕蠕犯塞遣
平原王陸叡討之
九月戊戌陰雲離合月在胃蝕
十一月乙巳月入氐
十二月戊午月及熒惑合於東壁

甲子月入東井犯天關
十二年正月戊戌月犯左角
二月壬戌月暈太微
丁卯月犯氐
四月癸丑月犯東井占曰將死九月司徒淮南
王他薨
壬戌月犯氐與歲星同在氐
癸亥月犯房
六月丁巳月入氐犯歲星

魏志二　三十二

七月乙酉月犯房
庚寅月犯牽牛
庚子月犯畢
九月月蝕盡
十一月己未月犯東
丙寅月犯左角占曰下有兵十一年正月蕭
蹻蹟衆寇邊淮陽王僧儁擊走之
十二月甲申月犯畢
乙未月犯氐

丙申月犯房
十三年正月甲寅月入東井
壬戌月掩牽牛
二月己丑月在角十五分蝕七
三月庚申月犯歲星
四月丙戌月犯房
六月乙酉月掩牽牛
乙未月犯畢占曰貴人死十二月司空河東王
苟頹薨

魏志二　三十三

七月丁未月入氐
戊申月犯楗閉
八月丙戌天有微雲月在未蝕占曰有兵十四
年四月地豆于頻犯塞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
頤擊走之
九月丁巳月掩畢
庚申月入東井
十月己卯月掩熒惑又掩畢
丁酉月犯楗閉

十二月壬午月入東井
十四年二月甲戌月犯畢
六月甲戌月犯亢
八月乙亥月犯牽牛
辛卯月犯軒轅占曰女主當之九月文明皇太
后馮氏崩
十月壬午月入東井
戊子月犯太微
十一月戊戌月犯鎮星

乙卯月犯太微右執法
十二月庚辰月犯軒轅
癸未月掩太微左執法
十五年正月己酉月在張蝕
三月丙申月掩畢占曰有邊兵十六年八月
陽平王頤右僕射陸叡督七將三方騎擊討
蠕蠕
四月庚午月犯軒轅
癸酉月犯太微東蕃上將占曰貴人有憂者

汝王楨以貪殘賜死
癸未月犯歲星
五月庚子月掩太微左執法占曰大臣憂十七
年二月南平王霄薨
丁未月掩建星
七月乙未月犯太微東蕃
辛丑月掩建星
癸卯月犯牽牛
九月乙未月犯牽牛占曰大臣有憂十七年元闕

[illegible]死 人臣疑當作昊[illegible]
癸未月入太微犯右執法占曰大臣憂十七年
八月三老山陽郡開國公尉元薨
十月甲午月犯鎮星
戊申月犯軒轅
十一月乙巳月犯畢
辛未月入東井
十二月辛卯月蝕盡
十六年二月甲辰月入氐

三月己卯月入羽林
四月壬辰月入大微
丙午月入羽林
五月壬子月掩南斗第六星
甲戌月入羽林
六月戊子月犯熒惑占曰貴人死十九年五月
廣川王諧薨
己丑月入太微
丁酉月掩建星

丁未月入畢占曰有邊兵十九年正月平南將
軍王肅頻破蕭鸞軍於義陽降者万餘
七月甲戌月入畢
丁丑月犯軒轅
八月壬辰月犯建星
壬寅月犯畢
甲辰月入東井
戊申月犯軒轅占曰女主當之二十年十月廢
皇后馮氏

辛亥月入太微犯右執法
九月癸亥月掩鎮星
十月辛卯月入羽林
癸亥月入東井
十一月甲子月犯畢
壬申月入大微
丁丑月入氐
十二月丁酉月在斗蝕占曰國有大事兵起十
七年八月己丑車駕發京師南伐步騎三十餘

万
十七年正月己丑月犯軒轅
壬申月犯氐
三月甲午月入太微
壬寅月掩南斗第六星
四月癸丑月入太微占曰大臣死十九年二月
辛酉司徒馮誕薨
壬寅月入羽林
五月甲午月犯南斗第六星

乙丑月掩建星

六月甲午月在女蝕占曰旱二十年以南北州郡旱遣侍臣循察開倉賑恤

七月壬子月入太微占曰有反臣二十年二月恒州刺史穆泰謀反伏誅多所連及

丙辰月入氐

癸亥月犯南斗第六星

庚申月犯建星

八月庚寅月犯哭星

辛卯月入羽林

丁酉月入畢占曰兵起十九年二月車駕南伐鍾離

辛丑月犯輿鬼

乙巳月入太微犯屏星

十月壬午月犯建星

甲午月入東井

十一月壬子月犯哭星

辛丑月犯東井前星

丁卯月入太微占曰大臣死十月反臣二十一年四月大將軍宋王劉昶薨廣州刺史薛法護南叛

壬申月入氐

十二月辛巳月入羽林

乙未月入太微

己亥月入氐

十八年二月甲午月入氐

四月庚申月在斗蝕

六月丁卯月入東井

十九年三月己卯月犯軒轅占曰女主當之二十一年十月追廢貞皇后林氏為庶人

二十年七月辛巳月掩鍵星

十月丙午月在畢蝕

二十一年三月丁酉月犯屏星

四月庚午月掩房星

六月丁卯月掩斗魁

十二月乙亥月掩心

二十二年五月丙申月犯軒轅占曰女主當之
二十三年詔賜皇后馮氏死
二月乙丑月與歲星熒惑合於右掖門內
丁卯月在角蝕占曰天子憂二十三年四月高
祖崩
七月乙酉月掩心
九月庚申月蝕昴
二十三年二月壬戌月在軫蝕
六月癸未月掩房南頭第二星

甲申月掩箕北頭第一星
八月月在壁蝕于巳上
十一月癸丑月在畢暈昴觜參五車
十二月己卯月掩昴
辛巳月掩五車
世宗景明元年正月丙辰月在翼蝕十五分蝕
三
十二月癸未月暈太微既而有白氣長一匹廣
二尺許南至七星俄而月復暈北斗大角

丁亥月暈角亢房
二年正月甲辰月暈井觜參兩肩昴畢五車占曰
貴人死大赦二月甲戌大赦天下五月壬子廣
陵王羽薨
二月丙子月掩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三年四
年十月皇后于氏崩
癸未月掩房南頭第二星丙戌月入南斗距星
南三尺占曰吳越有憂十二月蕭寶卷直後張
齊殺寶卷

五月丙午月掩心第三星
戊申月掩斗魁第三星
七月辛亥月暈婁內五車外黃轅昴畢天船大陵
卷舌奎婁
三年正月甲寅月入斗去魁第二星四寸許占
曰吳越有憂四月蕭衍又廢其主寶融
四月癸酉月乘房南頭第二星
己亥月暈在角亢氐房心
六月戊戌月掩南斗第二星

八月壬寅月暈畢外青內黃觜參昴畢婁胃五車占
曰貴人死乙卯三老元丕薨
己酉月犯軒轅
十一月己巳月蝕井盡
十二月壬辰月掩昴占曰有白衣之會正始二
年四月城陽王鸞薨
乙未月暈參井鎮星占曰兵起四年氐反行梁
州事楊椿左將軍羊祉大破之
丙申月掩鎮星又暈

四年正月庚申月暈胃昴參五車
二月辛亥月掩太白
三月辛酉月暈軒轅太微西垣帝坐
四月丙申月掩心大星
五月丁卯月在斗從地下蝕出十五分蝕十二
占曰飢正始四年八月敦煌民飢開倉賑恤
六月癸卯月犯昴占曰有白衣之會永平元年
三月皇子昌薨
丁未月掩太白

七月戊午月犯房六星
壬申月犯昴畢觜參東井五車五星占曰旱有
大赦正始元年正月丙寅大赦改年六月詔以
旱撤樂減膳
十二月丁亥月暈昴畢婁胃
己未月暈太微帝坐軒轅
庚子月暈房心亢氐占曰有軍大戰正始元年
荆州刺史楊大眼大破羣蠻樊秀安等
正始元年正月乙卯月暈觜胃昴畢五車二星

丁巳月暈婁胃昴畢
戊戌月暈五車三星東井南河北河輿鬼鎮星
二月甲申月暈昴畢參左肩五車
二年九月癸未月在昴十五分蝕十占曰飢四
年九月司州民飢開倉賑恤
十二月丙子月暈白西兩珥內赤外青東有白
虹長二丈許西有白虹長一匹北有虹長一丈
餘外赤內青黃虹北有背外赤內青黃
三年正月辛巳月暈東太微帝坐軒轅右角[illegible]

星
三月庚辰月在氐蝕盡
十月甲寅月犯太白
永平元年五月丁未月犯畢占曰貴人有死者
九月殺太師彭城王勰
六月巳巳月掩畢
十一月癸酉月犯左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四年
三月壬戌廣陽王嘉薨
二年正月甲午月在翼十五分蝕上二

十一月丙戌月掩畢大星
三年正月戊子月在張蝕
閏月乙酉月在危蝕
十一月壬寅月犯太白
十二月壬午月在張蝕
四年四月癸酉月暈太微軒轅占曰小赦延昌
一年八月諸犯罪者恕死徙流已下減降
辛卯月犯太白於胃
八月癸丑月掩輿鬼

丁巳月入太微占曰大臣死延昌元年三月巳
未尚書左僕射安樂王詮薨
辛酉月犯太白
十月壬午月失行黄道北犯軒轅大星
甲申月入太微
十一月乙巳月犯畢占曰為邊兵十一月戊申詔
李崇爲康生治兵壽春以討朐山之冠
延昌元年二月庚午月暈東井輿鬼軒轅大星
三月辛丑月在翼軫須臾之間再成再散

壬寅月犯太微
乙巳月暈角亢房心鎮歲
九月丁卯月及熒惑俱在七星
十月癸酉月暈東井五車畢參占曰大旱一曰
爲水二年四月庚子出絹十五萬疋賑恤河南
飢民五月壽春水
十二月戊戌月犯熒惑於太微占曰君死不出
三年四年正月世宗崩
二年正月庚子月暈暈暈東有遝環繞亢房

鎮織女天棓紫宮北斗
二月己巳月暈熒惑軒轅太微帝座占曰旱六
月乙酉青州民飢詔開倉賑恤
四月丙申月掩鎮星
己亥月在箕從地下蝕出還生一分漸漸而滿
占曰飢三年四月青州民飢開倉賑恤
六月乙巳月犯畢左股占曰有邊兵二年六月
南荊州刺史栢叔與破蕭衍軍於九江
七月戊午月掩鎮星

十月丙申月在參蝕盡占曰軍起三年十一月
詔司徒高肇為大將軍率步騎十五万伐蜀
三年二月乙酉月暈畢昴太白東井五車
四月癸巳月在尾從地下蝕出十五分蝕十四
占曰旱飢熙平元年四月瀛州民飢開倉賑恤
九月丁卯月犯太微屏星
十月壬寅月犯房第二星
十二月丙午月掩熒惑
四年五月庚戌月犯太微占曰貴人多憂九月安

定王燮薨
九月乙丑月犯太微
十月癸巳月入太微占曰大臣死熙平二年二
月太保領司徒廣平王懷薨
閏月戊午月犯軒轅占曰女主有憂之神龜元年
九月皇太后高尼崩于瑤光寺
肅宗熙平元年八月己酉月在奎十五分蝕八
占曰有兵神龜元年二月南秦州氐反遣龍驤
將軍崔襲持節諭之

十二月戊戌月犯歲星
甲辰月暈東井觜參五車占曰大旱一曰水二
年十月庚寅幽冀滄瀛四州大飢開倉賑恤
二年二月丁未月在軫蝕
四月癸卯月犯房
八月癸卯月在婁蝕盡
九月癸酉月犯畢占曰貴人有死者神龜元年
四月丁酉司徒胡國珍薨
十月癸卯月暈昴畢觜參五車四星

甲辰月暈畢右股觜參五車三星東井占曰天
下飢大赦神龜元年正月幽州大飢死者甚衆
開倉賑恤又大赦天下
十一月戊戌月暈觜參東井
壬子月犯心小星
神龜二年二月丙辰月在參暈井觜參右肩歲
星五車四星占曰有相死十二月司徒尚書令
任城王澄薨
八月辛未月犯軒轅

十二月庚申月在柳十五分蝕十
正光元年正月戊子月犯軒轅大星占曰女王
有憂七月丙子元叉幽靈太后於北宮
十二月甲寅月蝕占曰兵外起二年正月南秦
州氐反二月詔光祿大夫邴虯討之
二年五月丁未月蝕占曰旱飢三年六月帝以
炎旱減膳撤懸
七月乙卯月在昴北三寸
九月庚戌月暈胃昴畢五車二星

辛亥月暈昴畢觜參兩肩五車五星占曰有赦
三年十一月丙午大赦天下
十月辛卯月掩心大星
十一月己酉月在井蝕
乙卯月犯昴
三年正月甲寅月掩心距星
二月丁卯月掩太白京師不見涼州以聞
甲戌月在張暈軒轅太微右執法歲星
四月丁丑月掩心距星

九月丙午月在畢暈卯畢觜參兩肩五車四星
四年正月戊戌月在井暈東井南河轢觜參右
肩一星五車一星
七月乙巳月在胃暈胃昴畢觜占曰貴人死
四年十一月丁酉大保崔光薨
八月乙亥月在畢掩熒惑
五年二月庚寅月在參暈畢觜參兩肩東井熒惑
五車一星占曰兵起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大提
據城反自稱秦王詔雍州刺史元志討之

閏月壬辰，月入張，暈軒轅、太微西蕃。占曰：天子
發軍自衞。孝昌三年正月己丑，詔以外戒嚴，將
親出討。
癸巳，月在翼，暈太微、張、翼、軫。占曰：士卒多亡，又一
曰士卒大聚。十月，營州城人劉安定、就德興反，
執刺史李仲遵，其部下王惡兒斬安定以降，德
興東走，自號燕王。
八月丙申，月在昴，暈胃、昴、五車三星、畢、觜觿、參
一肩。

十二月癸未，月在婁，暈太白、奎、婁、胃、昴。
孝昌元年九月丁巳，月蝕。
十月丙戌，月在畢，暈昴、畢、觜觿、兩肩、五車二星。
二年八月甲申，月在胃，掩鎮星。
閏月癸酉，月掩鎮星。
三年正月戊辰，月犯熒惑、鎮星於婁，相去七寸許，光
芒相及。占曰：國破，期不出三年。一曰天下有大
喪。武泰元年二月癸丑，肅宗崩。四月庚子，尒朱
榮害靈太后及幼主，又害王公已下。

癸酉，月在井，暈觜、參、兩肩、南北河、五車兩星。占
曰：有赦。七月己丑，大赦天下。
武泰元年三月庚申，月掩畢大星。
庚午，月在軫，暈太微、角。
莊帝建義元年七月丙子，月在畢，掩大星。
永安元年十一月丙寅，月在畢大星東北五寸
許，光芒相掩。
十二月辛卯，月在婁，暈奎、歲星、胃、昴。
癸巳，月掩畢大星。

二年三月乙卯，月入畢口。占曰：大兵起。壬戌，詔
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與齊獻武王討邢杲。
四月己丑，月在翼，入太微，在屏星西南，相去一
尺五寸，須臾下沒。
辛卯，月在軫，暈大微、軫、角。
乙丑，月在危。
八月乙丑，月在畢左股第二星北，相去二寸許，
光芒相掩，須臾入畢。占曰：兵起。三年正月辛丑，
東徐州城民呂文欣等反，殺刺史行臺樊子鵠。

討之
十月辛亥月在畢暈畢昴觜鎮星背參井五車四
星占曰兵起大赦三年二月万俟醜奴遣其大
行臺尉遲菩薩寇岐州大都督賀拔岳可朱渾
道元大破之四月大赦天下
甲子日在參蝕
十二月丙寅月掩畢右股大星
乙丑月熒惑同在軫
丁巳月在畢暈畢昴觜及鎮星背參井五車四星

占曰大赦三年九月大赦天下
癸亥月在翼暈軒轅翼太微占曰有赦三年十
月戊申皇子生大赦天下
乙丑月在軫掩熒惑
三年正月己丑月入太微蝕熒惑
辛卯月行太微中暈太微及熒惑
壬辰月在軫掩熒惑
四月戊午月暈太微
五月甲申望前月蝕於午洪範傳曰天子微弱

大法尖中不能立功成事前月蝕望前時尒朱
榮等擅朝也
六月乙巳月在畢大星北二寸許光芒相掩
八月庚申月入畢口犯左股大星
辛丑月入軒轅后星北夫人南直東過太白犯
次妃占曰人君死又為兵起十二月尒朱兆入
洛執帝殺皇子亂兵汙辱後宮殺司徒公臨淮
王彧
九月庚寅月在參暈昴畢觜參井熒惑鎮二星五車

三星
十月辛亥月暈東壁
十一月辛丑月在太白北中不容指
前廢帝普泰元年正月己丑月在角暈軫角亢
亦連環暈攝提北斗杓三星大角織女
五月甲申月蝕盡
己未月犯畢右股第一星相去三寸許光芒相
及又入畢口
十月癸丑月暈畢昴觜參東井五車三星占曰有

赦是月齊獻武王推立後廢帝大赦天下
後廢帝中興元年十一月甲申月暈
二年四月戊寅月在貫蝕
出帝太昌元年六月癸未日有戴珥
九月甲寅月入太微犯屛星
十月丙子月在參蝕
永熙二年十一月乙丑月在畢暈昴觜參兩肩
五車五星
三年三月戊戌月在元蝕
八月庚午月在畢暈昴畢觜參五車四星占曰
大赦是月戊辰大赦天下
孝靜天平元年十二月庚申月在畢暈昴畢觜
參兩肩五車五星
閏月庚子月掩心中央星
二年三月暈北斗第二星占曰羅黃兵聚是
月齊獻武王討山胡劉蠡升斬之三年并肆汾
建諸州霜儉
壬申月在婁太白在月南一寸許至明漸漸相

離
八月己卯月在心去心中央大星西南七寸許
十一月戊辰月在心掩前小星
三年春正月丁卯月掩軒轅大星
二月丁亥月蝕
八月癸未月蝕
十月丁丑月在熒惑北相去五寸許
四年二月壬申月掩五車東南星
庚辰月連環暈北斗
八月癸未月掩五車東南星
元象元年二月丁卯月掩軒轅大星
六月癸卯月蝕
十一月己亥陰雲斑駁月在昴暈胃昴畢占曰大
赦興和元年五月大赦天下
丁未月在翼暈太微軒轅左角軫二星
十一月庚午月在井暈五車一星及東井南北
河占曰有赦興和元年十一月大赦改年
興和元年八月辛丑月在畢暈畢觜參兩肩五

車
九月丁巳月在斗犯魁第二星相去三寸許光
芒相及
丁卯月掩昴
十二月甲午月蝕
二年八月己酉月犯心中央大星
三年春正月辛巳月在畢暈東井參兩肩畢西
轢昴五車五星占曰大赦武定元年正月大赦
改元

四月壬辰月蝕
八月丁巳月在胃暈畢歲星昴婁胃五車一星
須臾暈缺復成
四年十一月壬午月在七星暈熒惑軒轅太微
帝坐
十二月壬寅月在昴暈昴畢五車兩星占曰有
赦武定二年三月齊獻武王歷冀定二州
朝以今春元旱請蠲懸租賑窮乏死罪以
皆原宥

武定元年三月丙午日蝕
四年正月己未月蝕軫
六月癸巳月入畢中
九月癸亥月在翼暈軒轅太微帝坐熒惑占曰
兵起是月北徐州山賊鄭子定自號郎中倫陷
州城儀同斛律平討平之
五年正月乙巳月犯畢大星昴東井觜參五車
三星占曰大赦五月丁酉朔大赦天下
戊辰月在張暈軒轅大星太微入庭

七年九月戊午月在斗掩歲星占曰吳越有憂
是歲侯景破建業杰人餓死及流亡者不可勝
數
十二月丁卯月蝕

太祖皇始元年夏六月有星彗于髦頭彗所以去穢布新也皇天以黜無道建有德故或憑之以昌或繇之以亡自五胡蹂躪生人力正諸夏百有餘年莫能建經始之謀而底定其命是秋太祖啓冀方之地寔始芟夷滌除之有德教之音人倫之象焉終以錫類長代脩復中朝之舊物故將建元立號而天街彗之蓋其祥也先是有大黃星出于昴畢之分五十餘日慕容氏太史丞王先曰當有真人起於燕代之閒大兵鏘鏘其鋒不可當冬十一月黃星又見天下莫敵是歲六月木犯哭星木人君也君有哭泣之事是月太后賀氏崩至秋晉帝殂

二年六月庚戌月掩金于端門之外戰祥也變及南宮是謂朝廷有兵時燕王於慕容寶已走和龍秋九月其弟賀麟復糾合三万衆寇新市上自擊之大敗燕師于義臺悉定河北而晉桓玄一衛內侮其朝廷日夕戒嚴是歲正月火犯哭星占有死喪哭泣事辛丑歲占曰大臣誅十月熒惑犯上相占[illegible]王恭等[illegible]將軍[illegible]殷仲堪[illegible]

天興元年八月戊辰木晝見胃胃趙代墟也天之事成為有國今晝見者並明而干陽也天象若曰且有負海君實能自濟其德而行帝王事是月始正封畿定權量肆禮樂頒官秩十二月群臣上尊號正元日遂禋上帝于南郊由是魏為北帝而晉氏為南帝

元年十月至二年五月月再掩東蕃上相祖所以蕃輔王室而定君臣位天象若曰今下陵上替而莫之或扶將焉用之哉且曰中坐成刑賞

人奪勢於啟拓玄由是殺殷仲堪等制上流之衆晉室由是遂卑是歲五月辰星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當之三年三月至七月月再犯填星于奎占曰[illegible]又犯哭星為兵喪其後代七月為屠大之日鎮所以正綱紀也[illegible]為[illegible]有子和者在吳越既而晉太后李氏[illegible]命江南仍有無故云

三年三月有星孛于奎而歷閣道至紫微西蕃入北斗魁犯太陽守循下轢南宮履帝坐遂由端門以出奎是封豕剝所由生也又彭徐州之次桓玄國焉劉裕興天象若曰君德之不燼人之無援且有權其篡盜其名器之守而

孽食之者矣又將由其天步係其帝庭而出號施令焉至四年二月甲寅有大流星衆多西行歷牛虛危絕漢津貫太微紫微虛危主靜人牽牛主農政皆負國之陽國也天象若曰黎元喪其所食失其所係命卒至流亡矣上不能恤又將播遷以從之其後晉人有孫恩之難而桓玄踵之三吳連兵荐飢西奔死亡者万計竟為晉主而流之尋陽既又劫之以奔江陵是歲一月甲子月生角占曰有兵歲星七月丁卯月犯天關關所以制蠻夷也月犯之是為兵起十月甲子月又犯東井上將占州之[illegible]玄敗金陵殺司馬元顯太傅道子是歲秀容胡帥亦聚衆反伏誅

五年四月辛丑月掩辰星在東井月為陰國之兵辰象戰闘占曰所直野軍大起戰不勝亡地家臣死冬十月帝伐秦師于蒙坑大敗之遂舉乾壁關中大震其上將姚平赴水死是月戊申月暈左角太史令晁崇奏角蟲將死上慮牛疫乃命諸軍并重焚車丙戌車駕北引牛大疫死者十有八九官車所御巨犗數百同日斃於路側首尾相屬麋鹿亦多死者

五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晝見經天九月己未又犯進賢太白為疆侯之誅犯五諸侯所以興勤形也是時桓玄擅征伐之柄專殺諸侯以弱其本朝卒以子君之服而代奪之故皇天若誡焉若曰夫進賢興功大司馬之官守也而今何殘之君於何有焉是冬十月客星白若粉絮出自南宮之西十二月入太微亂氣所由也以距之之氣而乘於陽之天庭適足以驅除焉亦明年君將五百年得諸侯而不終是歲五月丙申月犯太微十月乙卯又犯之月為刑象太微正陽之庭不當橫行其中是謂胡度門將陰小帝亦桓玄之誅也又占曰貴人有失之者明年七月錄尚書大將軍出陵王順以罪廢黜也

五年七月己亥月犯歲星在鶉火且齊帝國之墟也至天賜元年二月甲辰又掩之在角角為外朝而歲星君也天象若曰有彊大之臣下君之庭以挾其主而播遷于外是歲桓玄之師敗績于劉裕玄劫晉帝以奔江陵至五月玄死桓氏之黨復攻江陵陷之凡再劫天子云先是六年六月甲辰月掩斗魁第四星至天賜元年五月壬申又掩斗魁第三星二年八月丁巳又犯斗第一星斗為吳分大人當之將相戮宮中有自賊晉及桓玄伏誅貴臣畫戮死者江南兵革大饑歲乃定故簡其事

天賜二年四月己卯月犯鉞星在東壁七月己

未又犯之七月丁巳又掩之在室夫室星所以
造宮廟而鎮司空也占曰土功之事興明年六
月發八部人自五百里內繕脩都城魏於是始
有邑居之制度或曰北宮後庭人主所以庇衛
其身也鎮主后妃之位存亡之基而是時堅冰
之漸著矣故犯又掩再三焉占曰臣賊君邦大
喪是歲三月丁酉月犯心前星三年二月月犯
心後星四年二月又犯之心主嫡庶之禮占曰
亂臣犯主儲君失位庶子惡之先是天與六年

冬十月至元年四月月再掩軒轅占曰有亂妨
政后妃執其咎三年五月壬寅熒惑犯氐氐宿
宮也天戒若曰是時蠱惑人主而與內亂之萌
矣亦自我天視而脩省焉及六年七月宣穆后
以彊死太子微行人間既而有清河万人之難

三年八月火犯斗丁亥又犯建斗為大人之事建為經綸之始
正天所以建劉業君時劉裕且傾晉祚而清河之釁方作矣帝
猶不悟至是歲九月火犯哭星其象若曰將以內亂至于哭泣
之事焉由是言之皇天所以劃劫殺之主孰密而罕能蠲覆以
自悟
悲夫

二年八月甲子熒惑犯少微庚寅犯右執法癸
亥執法十一月丙戌太白掩鉤鈐皆南邦
也火象方伯金爲彊侯少微以官賢材而
宣之化執法者威令所由行也天象若曰
夫祿去公室所由來漸矣始則奪其賢材以爲
其本朝終以干其鈐鍵而席其威令焉至三年
十二月丙午月掩太白于危危齊分也占曰其
國以戰亡丁未金火皆入羽林四年正月太白
晝見是謂或稱王師而干君明者占曰天下
兵起魯邦受之二月癸亥金火土水聚于奎婁

徐魯之分也四神聚謀所以章委替之政定霸
王之命五月己丑金木晝見于參天意若曰是將
自植攻伐以齊辰其主而代御之云爾八月辛丑
熒惑犯執法九月逆犯進賢與桓氏同占是時
燕慕容超衆育晉魯之墟不務脩德而驟侵
晉邊六年四月劉裕以晉師伐之大敗燕師
于臨朐進克廣固執慕容超以歸戮諸建康於
是專其兵威若食漆棲箕奮之形由此而著矣

二月月掩左執法三年四月又犯西蕃上將己未犯房次相六
月火犯房次將三年七月太尉穆崇薨四年誅定陵公和跋

曰大兵在楚越之閒陸昔之至五年火犯天江占曰水賊作亂六月金犯上將又犯左執法其後盧循作亂於上流晉將何無忌戰死左僕射孟昶仰藥卒劉裕自伐率衆僅乃克之

六年六月金火再入太微犯帝座蓬字客星及他不可勝紀太史上言且有骨肉之禍更政立君語在帝紀冬十月太祖崩夫前事之感大即後事之災深故常之季年妖怪特甚是歲二月金九月月三犯昴昴為髦頭會胡爲之徵也十二月辛丑金犯木於奎占曰其君有兵亂者氓而草莽相戮于晉是歲四月火犯木于東井其占斬且以攻安定秦也興自將救之自是結伐不息或曰水火之合內亂之形也明年提王誅反賊元

太宗永興二年五月己亥月掩昴昴為髦頭之兵虜君憂之是月蠕蠕社崙圍長孫嵩于牛川上自將北擊之社崙遁走道死六月甲午太白晝見占曰為不臣七月月犯太微占曰亂臣在內明年五月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誅之是歲三月至秋八月月三掩南斗第五星斗吳分也且曰驕大之臣有下天祿者大人憂之是月丁未太白犯少微晝見九月甲寅進犯左執法占曰且有杖其鞭刑以戮社稷之徵而專威令者徵在南朔先是三月丁卯月掩房次將六月己丑又如之八月甲申犯心前星占曰服軛者當之君失馭徵在豫州

時劉裕誅翦晉室四年九月丁卯殺僕射謝混因襲荊州刺史劉毅于江陵夷之明年三月又誅晉豫州刺史諸葛長人其君託食而已是歲八月壬子火犯軒轅大星名曰有亂易政女君憂三年十一月丙午金犯哭星今秦地四年八月戊申月犯哭星申晉地是月晉后王氏死其後姚主薨

三年六月庚子月犯歲星在畢八月乙未又犯之在參四年正月又蝕在畢直歲星之陽參在山河之右歲星所以阜農事安万人也占曰月仍犯之逆萌阻兵而荐飢是歲六月癸巳金木合于東井七月甲申金犯土于井占曰其國內兵有白衣之會十一月土犯井十二月癸卯土犯鉞土主疆理之政存亡之機也是爲土地分裂者戮死之君徵在秦邦至五年十二月丙午火土皆犯井占曰國有兵喪之禍主出走是月壬辰歲填熒惑太白聚于井將以建霸國之命也其地君子憂小人流又自三年四月至五年三月熒惑三下犯主命者將天而國從焉是時雍州假王霸之號者六國而赫連氏據朔方之地

尤爲彊暴若存食關中秦人勞命諸夏疑間歲姚
興薨而難作于內明年劉裕以晉師伐之秦師
連戰敗績執姚泓以歸戮諸建康既而遣守內
構長安淪覆焉或曰白占兵並河山之北皆昴
是參畢之郊也五年四月己丑上黨群盜外叛六月
濩澤人劉逸自稱三巴王七月河西胡曹龍入
蒲子號大單于十月將軍劉潔魏勤擊之吐京叛
胡失利勤力戰死潔爲所虜明年赫連屈子寇
蒲子三城諸將擊走之其餘災波及晉魏仍其

兵革之禍二年九月土犯畢爲渭陽之兵三年七月木犯土于參占曰戰敗土也氐君死四年十月犯天關其災同上參外主巴蜀其後晉師伐蜀殺其主譙縱先是四年閏月月犯歲在畢七月又蝕之五年將軍奚斤討越勤大破之明年禿髮氏降于西秦其君傉檀被鴆死
神瑞元年十一月填入東井犯天尊星祥也天象
若曰土失其性水源將壅而施于天尊所以福
矜寡之萌也先是去年九月至于五月歲再犯
軒轅大星八月庚寅至二年三月填再犯鬼積
尸歲星主農事軒轅主雷霆風雨之神返覆由
之所以告黃祗也土爰稼穡衆爲物之精氣北

討秘越鄰新人將以鎮西烈焉一曰大旱是後
京師比歲霜旱五穀不登詔人就食山東以粟
帛賑之語在崔浩傳先是月犯歲于畢占曰飢在晉代之小其徵又亂主秦旱在晉邦至二年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一夜忽亡失之不知所在語在崔浩傳既而關中大旱見驗相同是歲四月
癸丑流星晝見中天西行占曰營頭所首野有
覆軍流血西行謫在秦邦而魏人覬之亦王師
之戒也天若戒魏師曰是擁衆而西固欲于君
之明而代奪之爾姑息人以觀釁無庸舉焉先
是五年三月月犯太白于參八月庚申又犯之

參魏分野占曰彊侯作難國戰不勝九月己丑
月犯左角是歲三月壬申又蝕之是謂以剛晉
之兵合戰而偏將戮徵在兗州二年四月太白
入昴月犯畢而再入之占曰大戰不勝是將受
魏邦受之六月己巳有星孛于昴南天象若曰
且有驅除之雄勿用距之于朔方矣明年七月
劉裕以舟師泝河九月裕將戎滑臺兗州刺史
尉建以畏懦斬時崔浩以力戰上難違衆議詔
司徒嵩率師逆之又晉人鬭于畔城遙師敗績

語在崔浩傳裕既定關中遽歸受禪既而赫連
氏并之遂竊尊號云自元年正月至泰常元年十月月三犯畢昴入之再犯畢陽星占曰邊兵起貴人有死者元年十二月熒惑犯軍上白將大破之二年上黨胡叛詔五將討平之泰常元年長樂河間南陽王皆薨二年叔孫建又襲常山霍季聚衆反伏誅
二年四月辛巳有星孛于天市五月甲申彗星
出天市掃帝座在房心北帝所以建國均人心
宋分也國且殊號人將更主矣革而爲宋乎先
是往歲七月月犯鉤鈐十一月月食房上相至
元年二月又如之天象若曰尚尸鈐鍵之位君

憑而尊之者又將及矣是歲月金木合于冀
占曰是有內兵楚邦受之至泰常二年正月晉
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爲劉裕
所襲皆出奔走是歲十月鎮星守太微七十餘
日占曰易代立王其三年三月癸丑太白犯五
諸侯如裕氏之占七月有流星孛于少微以入
太微自劉氏之霸三微少微以加南宮矣始以
方伯專之中則霸形干之又今午政除之馴而
三積堅冰至焉是月辰星見東方在翼甚明大

冀楚邦也是爲家臣干明賊人其昌[illegible]五年十[illegible]辰
星出而明盛非常至泰常二年十二月庚戌彗星滅歸而見尤色明盛是爲彊臣有不覆令者宇是又如之亦三至是歲白[illegible]星以貪比海亦覬覦大與之兆九月長彗星孛于北斗鞣紫微中
酉入南宮凡八十餘日十二月彗星出自天津
入太微遲北斗干紫宮犯天棓八十餘日及天
漢乃滅語在崔浩傳是歲晉安帝殂後年而宋
基之夫晉室雖微泰始之遺俗也蓋皇天有以
原始篤終以衣王道之淪喪故猶著三微之戒
焉神瑞二年四月木入南宮加右執法五月火又如之八月金入白東門掩守執法泰常元年六月又由掖門入太微

五月火犯執法是年夫尊而月掩之二年八月土又入太微犯執法內留二百餘日九月金又犯右執法十月火犯上將因留左掖門內二十日乃逆行四年三月出西蕃又還入之繞填星成句巳四月丙午行端門出皆晉氏之禍也自晉滅之後太微有兵喪應魏國也
泰常三年十月辛巳有大流星出昴歷三台津乃
分爲三須臾有聲占曰車騎滿野非喪即會明
年四月帝有事于東廟蕃服之君以其職來祭
者蓋數百國也是歲正月己酉月犯軒轅四月
壬申又犯填星在張四年五月辰星又犯軒轅大星
占曰國有憂夫君受之明年五月貴人姚氏薨

是爲昭哀皇后六月貴嬪杜氏薨是爲密后是 二年九月火犯軒轅三年八月金又犯之占同也

四年自正月至秋七月月行四犯太微天象若曰太微粹陽之天庭月者臣也今横行輸之不已甚乎先是元年五月月歲星在角是歲七月月又犯歲星明年宋始建國後年而晉主殂裕鴆之也昔桓氏之難月再干歲星再劫其主至是亦再犯之而再劫其君極其幽逼之甚而濟以簒殺之禍斯謂之甚矣 先是三年九月月犯火于翼尾十二月又犯火于太微是歲五月月犯太白在井十月又犯之在斗且再犯井星晉有兵水大喪諸侯有死者七月雨河內大水五年三月南陽王意之死十一月西方金氣爲沮渠所滅晉君亦殂奉守亡之應

五年十一月乙卯熒惑犯填星在角角外朝也土爲紀綱火主內亂會于天門王綱將紊占曰有死君逐主后妃宜黜之十二月月蝕熒惑在亢亢內庭也占曰君臣冤而亂作于內其臣以兵死是月客星見于翼翼楚邦也占曰國更服遂有急將軍或謀反者六年正月月食南斗杓星十月乙酉金土斗關于亢占曰內兵且喪更立王

公又兗州陳鄭之墟也有攻城野戰之象明年至十年正月犯南斗二月壬戌又犯之斗爲人君受命又是分是歲五月宋武殂秋九月魏師侵宋北鄙十一月攻滑臺克之明年拔虎牢陷金墉許昌遂啓河南之地八年宋太后蕭氏死既大臣專權遷殺其主末皆伏誅 自五年八月至七年十一月熒惑一守軒轅再犯進賢再犯房心一犯鍵閉及房皆失君大臣又氐房守諸陽門司南王太尉務廢相及羣而宋氏廢臣秉黨以施其主是以誅瑕云或曰火犯土方爲飢故明官守一歲宋雷事六歲死者十一曰蔑各謂以宋亂人

六年六月至午有大流星出紫宮占曰上且行

幸此有大君之使明年駕幸橋山祠黃帝東過幽州命使者觀省風俗十月上南征八年春步自鄴侍從絕霸山至東郡觀兵成皋及自河內登太行山幸高都歙至晉陽焉

九年二月辛巳有星孛于虛危向河津占曰玄枵所以飾民祀也宗廟並起司人妖更謀有易政之象十一月甲寅彗星出室掃北斗及于門占曰內亂君親室上令將動衆挫有七功之當其地又齊衞也八年正月彗星出奎南長三丈

東南掃河峯焉若仍受之兵徧方之地占曰兆此
之兵伐之君絕嗣天下饑七年十二月帝命諸
將侯叔孫建徇定齊地八年春築長城距五原
二千餘里置守卒以備蠕蠕冬十月大饑十二
月己巳上崩于西宮明年宋廢其主由是南邦
日蹙是亦衞之地盡為兵衝及世祖即政遂并淮
沂以負東海云八年二月丙寅火守斗亦南邦之逋也十一月彗星出于上司空司空主疆理稅式且曰有土功災兵事後年赫連氏于是太武征之取所奔之地由是征伐四克提封萬里云
世祖始光元年正月壬午月犯心大星心為宋

分中星者君也月為大臣主刑事是歲五月宋
權臣徐羨之謝晦傅亮放殺其主而立其弟宜
都王是為宋文帝至十月火犯心天戒若曰是
復作亂以干其君矣十月壬寅大流星出天將
軍西南行殷殷有聲占曰有禁暴之兵上將符
戰以所首名之三年正月歲星食月在張張周
國之分歲之於月少君之象今反食之且誅強
大之臣是月羨之等戮死謝晦興江陵之甲以
伐其君宋將檀道濟帥師御之晦人奔潰以誅

或曰是歲上伐赫連氏入其郛夏都直伐西河亦奔其巢也
二年五月太白晝見經天占曰時謂亂紀革人
更王六月己丑火入羽林守六十餘日占曰禁
兵大起且有反臣之戒
三年十月有流星出西南而東北行光明燭地
有聲如雷鳥獸盡駭占曰所發之野有破國遷
君西南直夏而首于代都焉著而有聲盛怒也
四年五月辛酉金水合于西方占曰兵起大戰
先是三年正月宋人有謝氏之難王卒盡出冬

十一月上伐赫連昌入其郛徙萬餘家以歸是
歲復攻之六月大敗昌于城下昌奔上邽遂拔
統萬盡收其器用虜其母弟妻子由是威加四
隣北夷震焉
神䴥元年五月癸未太白犯天街占曰六夷髦
頭滅二年五月太白晝見占曰大兵且興彊國
有弱者是月上北征蠕蠕大破之虜獲以鉅萬
計遂降高車以實漠南闢地數千里云
三年六月火犯井鬼入軒轅占曰秦憂兵亂有

列宿又畢鎭之應丙子有大流星出危南入羽
林占曰兵起負海國與王師合戰是歲自三月
至十月太白再犯歲星月又犯之占曰有國之
君或罹兵刑之難者凡歲鎭十二月丙戌流星
大如甕長二十餘丈大如數十斛船色正赤光
燭人面自天船及河抵奎大星及于壁占曰天
船以濟兵車奎爲徐方東壁衞也是爲宋師之
祥昭盛者事大也是歲六月宋將到彥之等侵
魏自南鄙淸水入河泝流而西列屯二千餘里

九月帝用崔浩策行幸統萬遂襲赫連定於平
涼十二月克之悉定三秦地明年大師涉河攻
滑臺屠之宋人宵遁是時赫連定轉攻西秦戮
其君乞伏慕末吐谷渾慕容璝又襲擊定虜之
以彊死者再君焉是歲二月定州大饑詔開倉
賑之或曰奎星羽獵理兵象也流星抵之而著
大是爲大人之事矣十月上大閱于漠南甲騎
五十萬旌旗二千餘里又明盛之徵又四年金火入東井火又犯天尸
明年五月又犯鬼占曰秦有兵喪而亡秦夏山戎
是歲且渠蒙遜死然三揚州皆爲宋之叛中也

巳午三月有大流　西行光燭地長六七丈
食頃乃滅後有聲占曰大兵從之是時諸將方
逐宋師至歷城不又有聲驟辭之象也四月辛
未太白晝見于胃胃趙分五月太白犯天關
十月丙辰又掩之天關外主勃碣山河之陰竊
焉占曰兵革起九月丙寅有流星大如斗赤色
發太微至北斗而滅太微禮樂之庭且有昭德
之舉而述宣王命是以帝車受之是月壬申有
詔徵范陽盧玄等三十六人郡國察秀孝數百

人且命以禮宣喻申其出處之節明年六月上
伐北燕舉燕十餘郡進圍和龍徙豪傑三萬餘
家以歸又四年八月金入太微疾出白將兵象明年正月庚午
火入鬼占曰秦有亡君四月己丑太白晝見爲不臣
兵從秦王赫連昌已
叛走伏誅之應也
延和元年七月有大流星出參左肩東北入河
沒滅參主兵政晉魏之墟也山河所首推之大兵
將發于魏以加燕國八月癸未太白犯心前星
乙酉又犯心明堂占曰有亡國近期二年十二
月有流星大如斗光尾長二十餘丈奔君之象北

歲連兵東討至太延二年三月燕後主馮文通去國奔高麗元年四月月犯左角五月月掩斗七月月食左角皆占曰兵大起其後征西將軍金崖安定鎮將延普涇州刺史狄子玉爭權崖與子玉舉兵攻普不克據胡空谷反平西將軍陸俟討擒之三年三月丙辰金晝見在參魏邦戒也閏月戊寅金犯五諸侯占曰四滑起官兵起亂疑己丑月入井犯太白占曰兵起合戰秦邦受之七月上幸隰城詔諸軍討山胡白龍入西河九月克之伏誅者數千人而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方擅威福後竟以廢是歲二月庚午月犯畢口而出因掌昴及五車占曰貴人死五月戊子[illegible]

魏書志三　十九

平王未薨死

太延元年五月月犯右執法九月火犯太微上將又犯左執法十月丙午月犯右執法二年二月月犯東蕃上相三月月及太白俱犯右執法及上相三年八月火犯左執法及上將五年二月木逆行犯執法皆大臣譴也元年十月左僕射安原謀反誅三年正月征東大將軍中山王纂太尉北平王長孫嵩鎮南大將軍丹陽王叔孫建皆薨其後宋大將軍義康坐徙豫章誅其黨與僕射殷景仁亦尋卒[illegible]年正月月犯火月后妃也三年七月木犯軒轅至五年七月月掩填星並女主譴也眞君元年太后竇氏殂宋袁皇后亦殂歲[illegible]出軒轅女主有屬宮者其後沮渠氏失國實公主譖啓釁端

二年五月壬申有星孛于房占曰名山崩有亡國八月丁亥木入鬼守積尸十一月辛亥又犯鬼鬼秦分夫戒若曰涼君淫奢無度財力窮矣將覆國身爲戮焉年正月四年十一月月皆犯井亦爲秦有兵喪三年正月壬午有星晡前晝見東北在井左右色黃大如橘魏師之應也黃星出于燕墟而慕

魏書志三　二十

容氏滅今復見東井涼室亡乎四年四月己酉華山崩華山西鎮也天又若曰星孛于房既有徵矣鎮傾而國從之先是元年十二月金犯羽林二年十二月至四年十一月火再入之五年五月太白晝見胃昴入羽林遂犯畢畢又邊兵也六月上自將西征秋八月進圍姑臧九月丙戌沮渠牧犍帥文武將吏五千餘人面縛來降明年悉定涼地或曰星孛于房爲大臣之事三鐘將也火入鬼犯軒轅又[illegible]穆壽不成[illegible]元年已來將相[illegible]書天象星官君死

四年十月壬戌大流星出文昌入紫宮有聲如雷天象若曰將相或以全師御衛帝宮者其害所近有震驚之象焉明年六月帝西征詔大將軍黎敬等師衆二萬屯漠南以備暴寇九月蠕蠕乘虛犯塞遂至七介山京師大駭司空長孫道生等并力拒之虜乃退走是月壬午有大流星出紫微入貫索長六丈餘占曰有大君之命貫索賊人之牢也明年帝命侍臣行郡國觀風俗問其所疾苦云

真君二年七月壬寅熒惑犯鉞鎮者國家所安危而爲之綱紀者也其與鈇鉞之戮而君反焉自元年十一月至此月歲星三犯房上相歲星爲人君金反覆由之循省鈎鈐之備也天若戒輔臣曰凉邦卒滅敵國殫矣而猶挾震主之威負百勝之討盍思盈亢之戒乎是時司徒崔浩方恃國鈞且有寵於上明年安西李順備五刑之誅而由浩鍛成之後八年竟族滅無後夫天哀賢良而不以明訓風矣罪非省躬以先覺覺不悲哉浩誅之明年牛有暴移之禍後年而闕作

三年三月癸未月犯太白占曰大兵起合戰九月乙丑有星孛于天牢入文昌五車經昴畢之間至天苑百餘日與宿俱入西方天象若曰且有王者之兵狄逐除穢頭之域矣貴臣預有戮焉明年正月征西將軍皮豹子大敗宋師于樂鄉九月上北伐樂平王丕統十五將爲左軍中山王辰統十五將爲右軍上自將中軍蠕蠕可汗不敢戰亡追至頞根河虜二萬餘騎而還中山王辰等八將軍坐後期皆斬或曰昴畢貴人多死十一月太保盧魯元死

年二月樂平王丕薨

六年二月太白熒惑歲星聚于東井占曰三星合是爲驚立絕行其國內外有兵與喪改立王公九月盧水胡蓋吳擁杏城反僭署百官雄虜皆響從關內大震十一月將軍叔孫拔敗吳師于渭北至七年正月太白犯熒惑占曰兵起有大戰時上討吳黨於河東虜之遂幸長安二月

吳軍見殺于太城乘馬遁去復收合餘燼八月乃夷之五年五月月犯心六年四月又如之占曰兵起宋邦是月太白入軒轅占曰有反臣是冬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誅詔高涼王那徇淮泗殺其人河北焉
九年正月火水皆入羽林占曰禁兵大起四月太白晝見經天十年五月彗星出于卯北此天所以滌除天街而禍髦頭之國也時閒歲討蠕蠕是秋九月上復自將征之所捕虜凡百餘万矣是歲七月太白犯哭星占曰天子有哭泣事明年春皇子晃薨
十年十月辛巳彗星見于太微占曰兵喪並興國亂易政臣賊主至十一年正月甲子太白晝見經天四月又如之占曰中歲而再干明兵事尤大且革人更王之應也是歲十月甲辰熒惑入太微十二月辛未又犯之癸卯又如之占曰臣將戮主君將惡之仍犯事荐也先是八年正月庚午月犯心大星九年正月犯歲星是歲九月太白又犯歲星至正平元年五月彗星見卷舌入太微卷舌讒言之戒六月辛酉彗星進逼帝坐七月乙酉犯上相拂屏出端門滅于翼軫

辛酉在陽門[illegible]軍將不出八月于房者篡弑之亂也天象若曰夫膚受之訴興是為亂階卒至戎夷主相而專其大號雖南面之君由還及焉先是去年十月上南征絕河十二月六師涉淮登瓜步山觀兵騎士六十万列屯三千餘里宋人兇懼饋百牢焉是年正月盡舉淮南地俘之以歸所夷滅甚衆六月帝納宗愛之言皇太子以殭死明年二月愛殺帝于永安宮左僕射蘭延等以建議不同見殺愛立吳王余為主尋又殺之荐從之驗也閒歲宋太子劭坐蠱事泄亦殺其君而僭立劭弟武陵王駿以上流之師討平之疾于翼軫之徵也是歲七年八月月犯歲八月至十一月又犯軒轅大星正月太白經天九月火犯太微十月宗愛[illegible]伏誅高宗踐阼至十一月錄尚書元壽尚書令長孫渴侯以爭權賜死太尉黎司徒弼又皆自左遷之季于宰相之應也明年五月太后崩

高宗興安二年二月有星孛于西方占曰兄孛者非常惡氣所生也內不有大亂外且有大兵至興光元年二月有流星大如月西行占曰奔星所墜其下有兵光盛者尤大先是京兆三杜元

建寧王崇濟南王麗濮陽王閭若文永昌王
仁相次謀反伏誅是歲宋南郡王義宣及魯爽
臧質以荊豫之師構逆大將王玄謨等西討盡
夷之或曰彗加太微翼軫之餘禍也春秋星孛之
變或炎連三國之君其流炎之所及二十餘
年而後弭至是彗干天庭二太子首亂三君為
戮侯王宰死者幾數十人由此言之皇天疾威
之誠不可不惕也
太安元年六月辛酉有星起河鼓東流有尾跡

光明燭地河鼓為蕃險之兵負海之象也昭盛
為人君之事星之所往君且從之閒一歲帝東
遼西登碣石以臨滄海復所過郡國一年又尾
迹之徵是歲五月火入斗斗主形命之養其後三吳荐飢仍歲疾疫
二年夏四月熒惑犯太白占曰是謂相鑠不可
舉事用兵成師以出而禍其雄之家也明年宋
將殷孝祖侵魏南鄙詔征南將軍皮豹子擊之
宋軍大敗或曰金火合主喪事明年十月金又犯哭星十二月征東將軍中山王託真薨
三年十一月熒惑犯房鉤鈐星是謂彊臣不御

王者有憂之至四年正月月入太微犯西蕃三月
又犯五諸侯占曰諸侯大臣有謀反伏誅者是
月太白犯房月入南斗皆宋分占曰國有憂臣
為亂十一月長星出於奎色白蛇行有尾跡既
滅變為白雲奎為徐方又魯分也占曰下有流
血積骨明年宋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據廣陵作
亂宋主親戎白夏涉秋無日不戰及城陷悉屠
之
四年八月熒惑守畢直微垣之南占曰歲饑至

五年二月又入東井占曰旱兵飢疫大臣當之
六月太白犯鉞占曰兵起更立朔是歲二月司
空伊馛薨十二月六鎮雲中高平雍秦飢旱明
年改年為和平至六月諸將討吐谷渾什寅遂
絕河窮躡之會軍大疫乃還是歲三月流星數萬西行占曰小流星百數四面行者庶人遷之象既而吐谷渾息國西遁大軍又隨躡之
四年九月月犯軒轅十二月月犯氐至五年正月
月掩軒轅又掩氐東南星皆后妃之府也和平
元年正月丁未歲犯鬼鬼為死喪歲星人君也

是爲君有喪事。六月，犯軒轅。四月戊戌，皇太
后崩於壽安宮。宋志云人間宣言人主惟務不修故謫見又五年十一月月犯左執法明年十
一月又犯之占曰大臣有憂和平二年征東將軍司東王閭歐薨十日八月庚午王淩伏誅
和平元年十月，有長星出於天倉，長丈餘，饑祥
也。二年三月，熒惑入鬼，是謂穀稿不成，且曰万
人相食，其後定相阻飢，宥其田租。時三吳亦仍
歲凶旱，死者十二三。先是元年四月太白犯東
井，井鬼皆秦分，雍州有兵亂。自元年六月，月犯
心大星三，犯前後子房心，宋分，時宋君虐其諸

魏六三　二二二

弟，後宮多喪子女，繼天哭泣之聲，相冊皇太后詔
諸將討雍州叛氐，大破之。宋雍州刺史海陵王
休茂亦稱兵作亂。簡歲而木主，廢嗣子淫昏，政
刑紊焉。先是二年十月八太白入氐六日出起後宮有白奏令一年五月歲星主犯上將占曰上將憂三年八月月
犯哭星皆宋群也是歲宋良王万壽及征東大將軍尙書宋孟薨
二年三月辛巳，有長星出天津，色赤，長匹餘，滅
而復出，大小百數。天津，帝之都船，所以渡神通
四方，光大且衆爲人君之事。天象若曰：是將有
千乘万騎之舉而絶道大川矣。是月，發卒五千

餘通河西獵道。後年八月，帝校獵于河西，宋主
亦大閱舟師，延狩江右云。
二年九月，太白犯南斗。斗，吳分，占曰君死，更政，
大臣有誅者。十一月，太白犯填，填女君也，且曰
有內兵白衣會。至三年九月，火犯積尸，占曰貴
人憂之，斧鉞用。十月，太白犯歲星，歲爲人君，而
以兵喪干之，凡有死君篡殺之禍。是月，熒惑守
軒轅，占曰女主憂之，宮中兵亂。十一月，歲入氐，
氐爲正寢，歲爲有國之君，占曰諸侯王有來入

魏書列傳九　二八二

宮者。五年二月，月入南斗魁中，犯第四星，占曰
大人憂，太子傷，宮中有白賊者，又大赦。既而宋
孝武及宋后相繼崩殂，少主行誅輔臣，屢連戚
屬，群下相與殺之而立宋明帝。江南大饑，且仍
有肆眚之令焉。先是二年六月太白犯東井七月又入井四年五月金火皆犯上將五年六月火又
入井占曰大臣憂斧鉞用六年七月月犯心前星是月宋殺少主其後有乙□之難
五年七月丁未，歲星守心，心爲明堂，歲爲諸侯，
爲長子，入而守之，立君之象。占曰凡五星守心，
皆爲宮中亂賊，群下有謀立天子者。七月己酉

有流星長丈餘入紫微經北辰第三星而滅占曰有大喪九月丁酉火入軒轅十一月長星出織女色正白彗之象也女主專制將由此始是以天視由之長星彗之著易政之漸焉冬熒惑入太微犯上將十二月遂守之占曰公侯謀上且有斬臣六年正月乙未有流星長丈餘首五車抵紫宮西蕃乃滅天象若曰群臣或僭竊刑而干黃轅之任矣且占曰政亂有奇令四月太白犯五諸侯占曰有專殺諸侯者五月癸卯上

崩于太華殿車騎大將軍乙渾矯詔殺尚書楊實年等于禁中戊申又害司徒平原王陸麗明年皇太后定策誅之太后臨朝自馮氏始也或曰心爲宋分是歲六月歲星晝見于南斗斗爲天祿吳分也天象若曰或以諸侯干君而代奪之是冬宋弒帝而以皇弟踐阼孝武諸子舉兵攻之四方響應尋皆伏誅有太白之刑與歲星之祐焉皇興三月有流星西行不可勝數至明乃止至六月巳卯又有流星各西南行星衆而小庶人象也星之所首人將從之及宋討孝武諸子大兵首向四[illegible]

[illegible]元年正月戊子太白[illegible]也肅殺干之爲稼穡不登六月熒惑犯鬼占曰旱饑疾疫金革用八月丁亥太白犯房占曰霜雨失節馬牛多死九月甲寅熒惑犯上將太白犯南斗第二星占曰貴人將相有誅者十一月己酉太白又犯歲星或曰歲爲諸侯太白主兵刑之政再干之事將也是歲九月州鎮十一旱饑十月宋氏六王皆戮死明年宋師敗于呂梁江南阻饑年且大疫其後東平王道符擅殺

副將及雍州刺史據長安反詔司空和其奴討滅之九月詔賜六鎮孤貧布帛宋主以後宮服御賜征北將士後歲夏旱河決州鎮二十七皆饑尋又天下大疫元年六月太白犯左執法十月火又犯之占曰大臣有憂爾君之刑用是歲六月月犯井十月又掩之皇興元年正月月犯井鉞第二星八月又蝕之占曰貴人當之有將死水旱將也道符作亂之明年司空和其奴太宰李峻皆薨皇興元年四月太白犯輿鬼星占曰有攻城略地之事六月壬寅太白犯鬼秦分也二年正月六白犯熒惑占曰大兵起是時鎮南大將軍尉元

征虜大將軍慕容白曜略定淮北明年徐州羣
盜作亂元又討平之後歲星占月上黨王觀西征
吐谷渾又大破之
二年九月癸卯火犯太微上將占曰上將誅先
是元年六月熒惑犯氐是歲十一月太白又犯
之是爲內宮有憂逼之象占曰天子失其宮四
年十月誅濟南王慕容白曜明年上迫於太后
傳位太子是爲孝文帝 宋志以爲先是此年月氣犯左角占曰天子惡之又上遜位太后 宋明帝亦殂

高祖延興元年十月庚子月入畢口畢魏分占
曰小人罔上大人易位國有拘主反臣十二月
辛卯火犯鉤鈐鉤鈐以統天駟火爲內亂天象
若曰人君失馭或以亂政乘之矣乙巳鎮星犯
井天井者天下之平也而女君以干之是爲后
竊刑柄占曰天下無主大人憂之有過賞之事
焉二年正月月□畢丙子月犯東井庚子又如
之占曰天下有貴 令貴人多死者
三年八月月犯 叙又 陰不制之象也□□勝

馮太后宜淫于朝昵近小人而附益之所費以
鉅萬億計天子徒尸位而已二年九月河間王
閭虎皮以貪殘賜死其後司空東平郡王陸麗
坐事發爲兵既而宮車晏駕 或曰月入畢口爲赦令二年正月曲赦京師及東梁諸鎮是及月犯井皆爲水災且畢并也是歲九月州鎮十一水旱詔免其田租開倉賑之
四年九月己卯月犯畢七月丙申太白犯歲星
在角丁卯太白又入氐太白有母后之幾主兵
喪之政以干往於外朝而及其宿宮是將有劫
殺之虞矣三月癸丑月犯軒轅中央又犯歲星

月爲強大之臣妃主女之象始由后妃之府而
干少陽之君示人主以戒敬之備也五年二月
甲戌月掩填星天象若曰是又僻行不制而棄
其紀綱矣且占曰貴人强死天下亂三月癸未
金火皆入羽林占曰臣欲賊主諸侯之兵盡發
八月乙亥月掩畢十一月月入軒轅食第二星
至承明元年四月月食尾五月己亥金火皆入
軒轅庚子相逼同光皆后妃之謫也天若言曰
母后之釁幾貫盈矣人君忘祖考之業慕匹夫

之孝其如宗祀何是時猷文不悟至六月暴崩
實有酖毒之禍焉由是言之皇天有以覩微霜
之萌而爲之成象久矣其後文明皇太后崩孝
文皇帝方脩諒陰之儀篤孺子之慕竟未能述
宣春秋之義而懲供人之黨是以胡氏循之卒
傾魏室豈不哀哉或曰太白犯歲於天門以臣
伐君之象金火同光又兵亂之徵時宋主昏狂
公侯近戚冤死相繼既而桂陽建平王並稱兵
内侮矢及宮闕僅乃戡之尋爲左右楊玉夫等

所殺或曰月犯歲鎮金火入軒轅皆僭祥也月掩畢主邊兵四年州鎮十三饑又比歲蝗旱大和元年雲中又饑開倉賑之先是四年四月甲午有大星西流彤彤有聲十一月辛未又如之是歲五月宋桂陽王反于江州間歲沈攸之反于江陵皆爲大兵西伐時以江南内攜又詔五將伐蜀
太和元年五月庚子太白犯熒惑在張南國之
次也占曰其國兵喪並興有軍大戰人主死壬
申水土合于翼皆入太微主令不行之象也占
曰女主持政大夫執綱國且内亂群臣相殺九
月丁亥太白晝見經天光色尤盛更姓之祥也
三年九月火犯鬼占曰主以淫泆失政相死之

三年三月月犯心心爲天王又宋分三月塡星
逆行入太微留左掖門内占曰土守南宮必有
破國易代逆行者事逆也自元年三月至二年
六月月行五犯太微與劉氏篡晉同占又自元
年八月至三年五月月行六犯南斗入魁中斗
爲大人壽命且吳分是時馮太后專政而宋將
蕭道成亦擅威福之權方圖劉氏宋司徒袁粲
起兵石頭沈攸之起兵江陵將誅之不剋皆爲
所殺三年四月蕭簒其君而自立是爲齊帝是

年五月又弑宋君于丹陽宮又元年十月月犯昴爲刑獄事二年六月月犯房占曰貴人有謀者或曰月犯斗亦大臣之謫也其後李惠伏誅宜都長樂王並賜死又元年十一月壬戌月在井暈參畢兩眀五車占曰大赦至八月大赦天下三年正月壬子又暈觜參昴畢五車東井至十月大赦天下
三年自五月至十二月月三入斗魁中四年五
月庚戌七月己巳又如之六年二月又犯斗魁
第二星占曰其國大人憂不出三年七月丁未
十月丙申月再犯心大星自四年正月至六年
二月又五干之斗爲爵祿之柄心爲布政之宮
月行干而躪之亦以將矣其占曰月犯心亂臣

在位不亡君之形人主以善事除殃是時太后將危少主者數矣帝春秋方富而承事孝敬動無違禮故竟得免咎至六年三月而齊主殂焉或曰月犯斗其國兵憂必又豫州也時比歲連兵南討五年二月大破齊師于淮陽又敗齊下蔡軍大敗之先是二年八月金犯軒轅四年二月又犯軒轅第二星六年正月又犯軒轅大星八月又犯軒轅左角左角后宗也是時太后擅朝而內寵之姪婦又將黨擅天者言曰是無周南之風不足訓也故月太白襲之三年九月庚子太白犯左執法十一月丙戌月犯之四年二年辛巳月又犯之九月壬戌太白

天 魏志三　三二五

又犯之五年二月癸卯月犯太微西蕃上將至六年十月乙酉熒惑又犯之夫南宮執法所以糾淫慝成肅雍而上將朝廷之輔也天象若曰王化將沲淫風幾興固不足以令天下矣而廷臣莫之糾弼安用之文明太后雖獨厚幸臣而公卿坐受榮賜者費亦巨億蓋近乎素餐焉其三年九月安樂王長樂下獄死隴西王源賀薨四年正月廣川王略薨襄城王韓頹徙邊十月頓丘王李鍾葵賜死其後任城王雲中山王叡又薨比年死黜相繼蓋天譴存焉四年春月又掩火亦大臣死黜之祥也又比年月再犯昴亦為獄事與白衣之會也五年九月辛巳填犯辰星于軫占曰為饑為內亂且有塹川溢水之變是歲京師大霖雨州鎮十二饑至六年七月丙申又大流星起東壁光明燭地尾長二丈餘東壁土功之政也是月發卒五萬通靈丘道十月己酉有流星入翼尾長五丈餘七星中州之羽儀翼南國也天象若曰將擇文明之士使于楚邦焉明年員外散騎常

三二六

侍李彪使齊始通二國之好焉四年正月丁未月在畢畢參井五車赦祥也四月辛延尉獄錄囚徒明年二月大赦是月月在翼有歸曰帶侵五車東井軒轅北河黑星此十常填犒提六年正月癸亥月在畢暈參兩肩五車胃昴畢至甲戌天下大赦江南嗣君即位亦大赦改元七年六月庚午辰時東北有流星一大如太白北流破為三段十月己亥星隕如虹是時太后專朝且多外嬖雖天子由倚附之故有干明之讁焉破而為三席勢者衆也昔春秋星隕如雨而群陰起霸其後漢成帝時亦日晦冥衆星行隕燿燿如雨而王氏之禍萌至是天妖復見又

與元后同符矣

十年八月辰時有星落如流火三道戊寅又有流星出日西南一丈所西北流大如太白至午西破為二段尾長五尺復分為二入雲間仍見者事者也後代其踵而行之以至於分崩離析乎先是七年十月有客星大如斗在參東似孛占曰大臣有執主之命者且歲旱饑貴十年九月熒惑犯歲星歲主農事火星以亂氣干之五稼旱傷之象也占曰元陽以饉人不安自八年

至十一年黎人阻饑且仍歲災旱八年二月壬巳月在畢豐井歲星犯熒惑五車占曰有兵饑貴其年六月大赦冬州鎮十五水旱人饑九年正月月在參辛角參兩肩五車為大赦將水戊申月犯井為水祥也是歲冀定數州大水人有鬻男女者京師及州鎮十二水旱傷稼明年大饑

十一年三月丁亥火土合于南斗填為廢霸之漸斗為經始之謀而天視由之所以為大人之戒也占曰其國內亂不可舉事用兵是時齊主持諸侯王酷甚雖酒食之饋猶裁之有司故天若言曰非所以保根固本以貽長代之謀也內亂由是興焉五月丁酉太白經天晝見庚子逆

犯畢畢又邊兵也是歲蠕蠕寇邊明年齊將陳達伐我南鄙陷濮陽開歲而齊君子子響為有司所御遂憤怒而反伏誅及齊主殂而西昌侯篡之萬武子孫所在棊布皆拱手就戮亦齊君自為之云十一年六月乙丑月犯十丙寅逆犯建星亦圍始之墓也十一年七月月犯牛十三年六月又犯之明年八月又犯之牛斗吳分占曰國有憂大饑歲亦江南兵饑之應也

七月癸丑太白犯軒轅大星八月甲寅又犯之皆女君之謫也天象若曰軒轅以母萬物由后妃之等先人也是國多殲復將安用之其物類

之感又稼穡之不滋條也是歲年穀不登聽人出關就食明年州鎮十五皆大饑詔開倉賑之間歲太后崩是歲月入井金又犯之占曰陰陽不和有水旱且大旱其後連年水旱而民流亡竹歲穀荒儉也饑也

十二年三月甲申歲星逆行入氐甲申又皆有分也占曰諸侯王而外為天子者逆行者其事逆也先是去年十月歲辰太白合于氐是謂驚立絕行改立王公是歲四月月犯氐與歲同舍六月丁巳月又入氐犯歲星月為彊大之臣歲為

火表也與歲同心內宮而干犯之彊宗擅命逼
奪其君之象也再干之其事荐至
十三年三月庚申月犯歲十五年六月又犯之
歲星不在宿宮甚爲彊侯之譴江南太子賢王
相次薨歿既而齊武帝殂太孫幼沖西昌輔政
竟殺二君而篡之月再犯于氐及逆行之效也
歲日月犯木蝕拜也時比歲穢不登又十一年正月戊戌月犯左角十一月丙寅又如之七月金又犯左角角爲外朝且兵政也占曰不出三年天下有兵主子死大君死之至十四年有子蕭淪喪而篡室亂
十二年四月癸丑月火金會于井辛酉金犯火

甲戌火水又俱入井皆兩賜失節萬物不成假
也且曰王業將易諸侯貴人多死是歲月行四
入氐十月辰星入之閏月丁丑火犯氐乙卯又
入之占曰大旱歲荒人且相食國易政君失宮
遠期五年氐又女君之府也是歲雨雍及豫州
旱饑明年州鎮十五大饉至十四年太后崩時
江南比連歲災雨至十七年有劫殺之禍誅死
相踵焉是歲月三犯房十三年四月又犯之七月至十月再犯鍵閉占曰有亂臣不出三年伐其主自十二年七月至十四年八月月再犯斗又犯之凡六犯斗且犯之吉十一年九月司徒吳越分也畢爲分且曰吉凶人

南王偽貴十三年秀州人王言及…寧安皇王征司空首賴孟彪十四年十…字及厚貴子翔把孫京兆王庫高麗人

天象志一第三　　魏書一百五

魏收書天象志第一卷載天及日變第二卷
載月變第三第四卷歷載星變今此二卷天
日月星變編年總繫魏及南朝禍咎益魏收
志第三第四卷亡後人取他人所撰志補足

之魏澹書世已無本据目錄作西魏帝紀而
元善見司馬昌明劉裕蕭道成皆入列傳此
志主東魏而晉宋齊梁君皆稱帝號亦非魏
澹書明矣唐書經籍志有張太素魏書一百
卷故世人疑此二卷爲太素書志崇文總目
有張太素魏書天文志二卷今亦亡矣惟聪
文館有史館舊本魏書志第三卷前題朝議
郎行著作郎脩國史張太素撰太素唐人故
諱世民等字

太和十二年十一月戊午太白犯歲又犯火喪
疾之祥占曰國無兵憂則君有白衣之會其實
火又犯木占曰內無亂政則主有喪戚之故十
二月壬寅太白犯填占曰金爲喪祥后妃受之
十三年二月熒惑犯填占曰火主凶亂女君應
之皆文明太后之譴也先是十一年六月甲子
歲星晝見十二月甲戌又晝見是歲六月又如
之歲而麗于大明少君象也是時孝文有仁聖

之表而太后分權以干冒之及帝春秋方壯始
將經緯禮俗財成國風故比年女君之譴屢見
而歲星容盛至于不可掩奪矣且占曰木晝見
主有白衣之會是歲九月丙午有大流星白五
車北入紫宮抵天極有聲如雷占曰天下大凶
國有喪宮且空夫五車君之車府也天象若曰
是將以喪車有千乘万騎而舉者夫有舉其事
昭盛至十四年三月填星守哭泣占曰將以女
君有哭泣之事四月丙申火犯鬼喪祥也六月

有大流星從紫宮出西行天象又曰人主將以
喪車而出其宮八月月太白皆犯軒轅九月癸
丑而太皇太后崩帝哭三日不絕聲勺飲不入
口者七日納菅屨徒行至陵其反亦如之哀毀
骨立杖而後起雖殊俗之萌矯然知感焉自九
月至于歲終凡四謁陵又荐出紫宮之驗也十
年十一月月犯填星十二月月犯軒轅十五年十月月犯填又犯軒轅八月又犯之九月月犯填星十七年正月月又犯軒轅皆
女君之象也是時林貴人以故事死又馮貴人爲后而其姊譖之至二十年后坐廢黜以憂死幽后繼立又以淫亂不終
十三年十二月戊戌填星辰星合于須女女齊

吳分占曰是爲壅沮主令不行且有陰親者至
十四年三月庚申歲星守牛占曰其君不愛親
戚貴人多喪又饉祥也是歲太白三犯熒惑十
月太白入氐十一月有大流星從南行入氐甲
申齊邦之物也金火相鑠爲兵喪爲大人之譴
天象若曰宿宮有兵喪之故盛大者循而殘之
處其寢廟之中矣至十五年三月壬子歲犯填
在虛三月癸巳木火土三星合宿于虛甲午火
土相犯虛齊也占曰其國亂卑敗內外兵喪故

立侯王九月乙丑太白犯斗第四星戊子有大流星起少微入南宮至帝坐主有盛大之臣乘賢以侮其君者且占曰大人易政至十七年正月戊辰金木合于危危亦齊也是爲人君且罹兵喪之變四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占曰有擅刑以殘賊諸侯者至七月齊武帝殂西昌侯以從子干政竟殺二君而自立是爲齊明帝於是高武諸子王侯數十人相次誅夷殆無遺育矣雖繼體相循實有準命之禍故天譴仍見云自十五年至十七年月行七犯建星建星爲忠臣之鎋經代之謀又吳之分也十五年再犯牽牛十六年至十七年又四犯南斗是謂臣干天祿且曰大人憂死者又十五年七月金入太微十七年火入太微宮反白之歲是歲月行四入太微十七年六入太微比歲凡十犯之而齊君夷其宗室亦猶月之臨甚也

魏志四　三

十五年四月癸亥熒惑入羽林十六年二月壬子太白入羽林占曰天下兵起三月己卯四月丙午五月甲戌十月辛卯月行皆入羽林十七年四月壬寅八月辛卯十二月辛巳又如之先是陽平王頤統十二將軍騎士七万北討蠕蠕是歲八月上勒兵三十餘万自將擊齊由是比歲皆有事于南方十五年三月掩畢十一月又犯之十六年五月及七月月再入畢八月十一月又再犯之十七年八月又入畢畢爲邊兵占曰貴人多死十五年六月濟陰王鬱賜死十七年南平王霄三老尉元皆死十八年安定王休薨十九年司徒馮誕太師馮熙廣川王諧皆死

十七年二月庚戌火土合于室室星先王所以制宮廟也熒惑天視填爲司空聚而謀之其相宅之兆也且緯曰人君不失善政則火土相扶卜洛之業庶幾興矣是歲九月上罷擊齊始大議遷都冬十月詔司空穆亮將作董爵繕洛陽宮室明年而徙都之於是更服色殊徽號文物大備得南宮之應焉凡五星分野是歲號朱鳥之宿而填以軒鼓寓之皆周鎮大之分室又并州之分是爲步自并州而經始洛邑之祥也

[illegible]十年補刊　魏志四　四

十七年二月丁丑太白犯井辛丑又犯鬼五月戊午晝見九月又如之是謂兵祥雍州也是月火木合于婁婁爲徐州占曰其地有亂萬人不安八月辛巳熒惑入井占曰兵革起明年二月詔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大將軍劉昶出義陽徐州刺史元衍出鍾離平南將軍劉藻出南鄭皆所雍徐方之分後八年正月平南王

丑木火合于掖門內是夕月行逮之三月丙午木火俱出掖門外再合一犯月行逮之后妃有咎焉明年四月宮車晏駕夫太微禮樂之庭也時帝方脩禮儀正喪服以經人倫之化竟未就而崩少君嗣立其事復寢縉紳先生咸哀慟焉故天視奉而修之是以徘徊南宮蓋皇天有以著慎終歸厚之情或曰合于天庭南方有反臣之戒是時齊明帝殂比及三年而亂兵四交宮掖既而蕭衍弑之竟覆齊室云二十二年十一月有孛星照地至天津而滅占曰君有操斧之臣人君以大兵行二十二年而上南伐是歲之正月有流星大如三斗瓶起于東北而光燭地天棓乃滅有聲如雷天棓天子先驅占曰兩中貴人有死者且大赦至三月上南征不豫詔武衛而誅洛陽臺死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壬辰有大流星起軒轅左角東南流色黃赤破為三段狀如連珠相隨至翼左角后宗也占曰流星起軒轅女主後宮多讒死者翼為天庭之羽儀王室之蕃衛彭城國焉又占曰流星于翼貴人有憂擊是時彭城王勰以忠規輔政皆連世宗京兆王愉恭也而修

成王之業由高祖之道蕭衍興兵而內侮將於納高肇之譖明年彭城王竟廢後數年高氏又鴆于后而以貴嬪代之由是小人道長讒亂之風作矣夫天之風戒肇于履端之始而沒身不悟以傷魏道豈不哀哉或曰軒轅主后土之養氣而庇祐下人也故左角謂之少人焉天象若曰人將喪其所以致養幾至流亡離析矣是歲北鎮及十七州大饑人多就食云是歲十一月癸未暈太微歷紀有白氣長一丈于南北七星紀而月復暈北斗大角為君以兵自衛又赦解也且為完君之戒時蕭衍亡少王於江陵改元大赦乘代金陵以長圍逼之又二年正月月暈井參觜畢五車占曰貴人死大赦是歲廣陵王羽薨二月至秋再大赦嘉靖十年刊

二年正月己未金火俱在參光芒相掩為兵喪為逆謀大人憂之野有破軍殺將參徐方也三月丁巳有流星起五諸侯入五車至天潢散絕為三光明燭地五車所以輔衰替之君也流星自五諸侯于之諸侯且霸而脩兵車之會分而為二距之疑之君幾將並立焉疑此以為流星出五車諸侯有及者至五月咸陽王禧以謀反賜死戊午填星在井犯鉞相去一寸占曰人君有戮死者非蕭衍起兵襄陽將討東昏之

亂是月推南康王寶融為帝踐阼于江陵於是齊有二君矣至八月戊午火又合于翼楚分也十一月甲寅金水俱出西方占曰東方國大敗時蕭衍已舉夏口平尋陽遂公流而東東主之師連戰敗績於是長圍守之十二月齊將張稷斬東昏以降又戮主之徵至三年正月火犯房北星光芒相接癸巳填星逆行守井北轅西星皆大臣賊主更政立君之戒也三月金水合於須女女齊分金水合為兵誅二月丁酉有流

星起東井流入紫宮至北極而滅東井雍州之分衍憑之以興且西君之分使星由之以抵辰極是為禪受之命且為大喪是月齊諸侯相次伏誅既而西君錫命衍受禪于建康是為梁武帝戊辰而少主殂自二年至三年月六犯斗既七月火犯斗皆吳分也時江南北兵大饑又連兵北鄙負敗相近又一年七月熒惑入斗外黃轄昴畢天船大陵卷舌望舡為徐兗又致祥也且曰多死喪三月青州徐兗饑死萬餘人七月大赦三年八月月暈外青內黃蝕昴畢參胃五車占曰貴人多死十二月月犯昴環月太侍平陽王至建德年正月大赦

三年八月丙戌有大流星起天中北流大如二

斗器占曰有天子之使出自中京以臨北方至四年九月壬戌有大流星起五車東北流占曰有兵將首于東北是歲二月辛亥三月丁未月再掩太白皆大戰之象也庚辰揚州諸將大破梁師于陰陵十一月左僕射源懷以便宜安撫北邊明年二月又大破梁師于邵陵九月蠕蠕犯邊復詔源懷擊之是歲七月月掩昴畢觜參井三車占曰旱大赦又再掩軒轅大微明年正月月暈五車東井輿鬼畢昴星廣及月大赦改元六月以京陽召蠕蠕賊睹

正始元年正月戊辰流星如斗起相星入紫宮抵北極而滅夫紫宮后妃之內政而由輔相干之其道滲矣且占曰其象著大有非常之變至三年六月癸丑有流星如五斗器起織女抵室而滅占曰王后憂之有女子白衣之會往反營室實歸後庭焉三年正月己亥有大流星起天市垣西貫從蕃入北極市垣之西又公卿外朝之理也占曰以臣犯主天下大凶明年高肇欲其家擅寵乃譖殺于后及皇子昌而立高嬪為后先是景明四年七月太白犯軒轅大星至二年六月太白犯昴占曰人君有白衣之會同上

三年六月丙辰太白晝見占曰陰國之兵强八月梁師寇邊攻陷城邑秋九月安東將軍邢巒大破之宿豫斬將三十餘人捕虜數万十月甲寅月犯太白又大戰之象明年中山王英敗績于淮南士卒死者十八九又元年五月月暈胃昴畢五車戊午又暈五車東井兩河鬼輿星二月甲申又暈昴畢觜參二年正月月暈太微軒轅昔為兵叛是月孛子生大赦天下

四年七月己卯有星孛于東北占曰是謂天讒大臣貴人有戮死者凡孛出東方必以晨乘日而見亂氣蔽君明之象也昔魯哀公十三年十

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明年春秋之事終是謂諸夏微弱蠻夷迭霸田氏專齊三族擅晉卒以弒其君明而代奪之陵夷遂為戰國天下横流矣今孛星又見與春秋之象同天戒若曰是居太陽之側而干其明者固多穢德可埽除矣而君不悟衰替之萌將繇此始乎是歲高肇譖殺于后及皇子明年又譖殺諸王天下冤之擧故東夷之俘而驟更先帝之法累構不測之禍干明孰甚焉魏氏之悖亂自此始也

永平元年三月戊申熒惑在東井月行掩之相距七寸光芒相及室壁四輔后之內宮人之所以衛其身也天象若曰且有重大之臣屏藩王室者將以讒賊之亂死於內宮又曰諸侯相謀五月癸未填星逆行太微在左執法西是為后黨專政太上執綱而逆行侮法以啓蕭牆之內是月月犯畢六月又掩之占曰貴人有死者庚辰太白歲星合于柳柳為周分且占曰有內兵以賊諸侯八月京兆王愉出為冀州刺史恐

不見容遂舉兵反以誅尚書令高肇為名與安樂王詮相攻于定州九月太師彭城王勰死于禁中愉亦死之或曰柳豫州分所合之野謀兵有戰野拔邑事至十一月丙子流星起羽林南大如桃色赤有黑氣東南引如一匹布横北斷學占曰禁兵起所首石之是歲豫州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降梁遣尚書邢巒擊之十二月拔懸瓠斬早生

二年三月丁未有流星徑數寸起自天紀之于市垣光燭地有尾跡長丈餘凝著天天象若曰政失其紀而亂加乎人汝以前矣是將以地震反政徵地震者下土不安之應也是月火入鬼

距積尸五寸積尸人之精爽而炎氣加之妖祥
也四月乙丑金入鬼去積尸一寸又以兵氣干
之殭死之祥也踰逼者事甚鬼主驕亢之戒故
金火薦災其人以數百而懼之五月太白犯歲光
芒相觸占曰兵大亂歲饑不出三年七月庚辰
有流星起騰蛇入紫宮抵北極而滅天戒若曰
彼光後王道者變以亂陰陽之變矣將有水旱
之沴地震之祥而後災加焉上極爲明年夏四月
平陽郡大疫死者幾三千人平陽鬼星之分也
秋州郡二十大水冀定旱饑四年朐山之役喪
師殆盡其後繁畤桑乾靈丘秀容鴈門地震陷
裂山崩泉湧殺八千餘人延昌三年詔曰比歲
山鳴地震于今不已朕甚懼焉至正月宮車晏
駕七年十一月丙戌月奄畢大星至三年八月火犯積尸占曰貴人死又饑疫祥也比年水旱災疫是月中山王英薨
明年春司徒廣陽王嘉薨
二年九月甲申歲星入太微距右執法五寸光
明相及十二月乙酉逆行入太微掩左執法三
年閏月壬申又順行犯之相去一寸保章圖曰

臣擅命歲星犯執法是時高肇方爲尚書令故
歲星仍由之所以示人主也天若言曰政刑
之命亂矣彼居上華之位者且將反復而觀省
焉今雖厚而席之適所以爲禍資耳且占曰中
坐成刑遠期五年閏五歲而肇誅四年四月庚午星至五月入太微距右執法三寸光芒相接變成犯軒轅大星天視也始由鉤鈐而省執法之位其象若曰是君后黨而擅帝宮之命君其辟塋爲其起災歲星同也
四年十二月戊戌有流星起張西南行殷殷有聲
入參而滅張河南之分參爲兵事占曰流星自
東方來至伐而止有來兵大敗吾軍有聲者怒
也先是去年十一月月犯太白是歲歲犯之在
胃八月辛酉又犯之胃爲徐方大戰之象也十
月戊寅有大流星孛于羽林南流色赤如珠落下
入濁氣孛然而流王師潰亂之兆先是梁朐山
鎮殺其將來降詔徐州刺史盧昶援之十二月
昶軍大敗於淮南淪覆十有餘万是歲七月乙巳有流星起北斗君前西北疾入有聲至北極而滅占曰不出其年兵起且亡君而是歲有朐山之役昶輕衆而奔潰
四年十二月己巳歲星犯房上相相距一寸光

芒相及王延昌元年三月丙申歲星在鉤鈐東
五寸距鍵閉三寸丙午又掩房上相天象若曰
天鈐鍵之變君上所宜獨操非駿服所當共也
先是高肇以尚書令而歲星三省執法是歲至
升爲司徒猶怏怏不悅而識星又再犯之所以
示人主審矣閒二歲而上崩肇亦誅或曰不與房合主喪
木又元年二月月犯軒轅十月又犯井五度月畢皆木星
縱被之迎自元年二月至閏至六月兩木二年四月庚子出
須十五万西駿西入五月州
晉三二次入分陸下誅也
二年四月庚午熒惑犯軒轅大星十月壬申月

失行犯軒轅大星至延昌元年三月填星在氐
守之九十餘日占曰有德令拜太子女主不居
宮王十月立皇太子賜爲父後者爵羨孝友之
家至二年三月乙丑填星守房占曰女主有黜
者以地震爲地震者陰盈而失其性也四月
丙申月掩填七月戊午又如之是爲后妃有
相遷奪者且三女主死之時比歲地震至三年
八月太白又犯軒轅十二月月掩熒惑占不君
之徵也時高后席寵凶悍雖人主猶畏之致

動搖故世宗胤嗣幾絕明年上崩后廢爲尼降
居瑤光寺尋爲胡氏所害以厭大變也
延昌元年八月己未有流星起五車西南流入
畢畢邊兵也占曰有兵車之事以所直名之至
二年十一月戊午又有流星起五車西南流殷
殷有聲憑怒者盛也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西
南流分而爲二又偏師之象也至三年六月辛
巳太白晝見占曰西兵大起有王者之喪十一
月大將軍高肇伐蜀益州刺史傅豎眼出北巴

平南羊祉出涪安西奚康生出緜竹撫軍甄琛
出劍閣命帝崩旋師先是元年二月己酉木土相犯
日先作事者敗兵起必受其殃一年九月太白犯執法是爲
大將軍有罪誅辭者先是二年二月梁郁洲人徐玄明斬大將
張稷來降及肇
出征退亦就戮
元年三月乙未有流星起太陽守歷北斗入紫
宮抵北極至帝蓋而滅太陽守所以弼承帝車
大臣之象令使尾由之以語天極之位臣執國
命將由此始乎且占曰天下太凶主室其空先
是去年八月至十月月再入太微是歲三月又

如之十二月甲戌月犯火于太微占曰君死又
出三年貴人奪權失勢二年三月辛酉熒惑又
犯太微占曰天下不安有立君之戒九月丁卯
入太微犯屏星明年正月而世宗崩於是王室
遂卑政在公輔 二年二月月犯昴五車入東井占主叛是月太白失行在天關占有關梁之兵自不利明年正月肅宗立大赦天下二月梁將任太洪帥衆寇關城
四年五月庚戌九月乙丑十月癸巳月皆犯太
微中歲而驟于之彊臣不御執法多門之象也
閏月戊午月犯軒轅又女主之譴十一月庚寅

木火會于室相距一尺至甲午火徙居東北亦
相距一尺室爲後宮火與木合曰內亂環而營
之或淫事于逼諸侯之象占曰姦臣謀大將戮
若有夷族之害以赦令除之先是三年九月太
白犯執法是歲八月領軍于忠枉戮僕射郭祚
九月太后臨朝淫放日甚至逼幸清河王懌其
後羽林千餘人焚征西將軍張彝第害死者百
數朝廷不能討於是大赦原羽林亦營室之故
魏收以爲月犯太微大臣有死者其後攸定王懌月犯軒轅女主憂之其六年胡太后高氏崩于瑤光寺營室又主土功也胡太后害高氏以厭天變乃以后禮葬之

四年十月太白犯南斗斗爲吳分占曰大兵起
先是三年四月有流星起天津東南流轢虛危
天津主水事且曰有大衆之行其後梁遣浮山
堰以害淮泗諸將攻之是歲閏月有大流星起
一星南流色正赤光明燭地尾長丈餘歷南河
至東井七星河南之分也流星出之有兵起旋
及東井將以水禍終之又占曰所與城等是
時鎮南崔亮攻梁師于硤石明年二月鎮東蕭

寶夤大破梁淮北軍九月淮堰決梁人十餘萬
口皆漂入海
肅宗熙平元年三月丙子太白犯歲星十二月
甲辰月犯歲星是謂彊盛之陰而陵少陽之君
歲又諸侯也天象若曰始由內亂于之終以戚
刑及之是歲正月熒惑犯房四月庚子又逆行
犯之癸卯月又犯房占曰天下有喪諸侯起霸
將相戮十二月大流星起織女東南流長且三
丈光明照地占曰王后憂之有女子白衣之會

是歲高太后殂司徒國珍薨中宮再有喪事其
後僕射于忠司徒任城王澄疾病既而太后幽逼
清河中山王懌死或曰月太白犯歲星饑將也大犯房陳兵滿野有饑謂且大赦又元年十二月
月癸丑熒惑犯井五車占曰米旱有赦至二年正月大赦十月尚書倉大饑是月月犯參五車占曰饑赦明年幽州大饑死者數千人自正月不雨至六月是歲西夷反叛兵大出又赦改元
二年六月癸丑有大流星出河鼓東南流至牛
十一月流星起河鼓色黃赤西南流長可二丈
有光照地至神龜元年四月壬子有流星起河
鼓西北流至北斗散滅河鼓鼓旗之應也故流

星出之兵出入之兵入昔宋泰始初大流星出
自河鼓西南行竟夜有小星百數從之既而諸
侯同時作亂至是三出河鼓秦州羌呂苟兒及南
秦氐吳益氐皆反七月河州人却鐵忽聚眾反又
起白稱水池王詔行臺源子恭及諸將四出征
之朝故天應屢見云
神龜二年四月甲戌大流星起天市垣西東南
流轢尾光明燭地天象若曰將作大眾而從后
妃之事矣以所首名之是歲九月太后幸嵩高

或曰市垣所以均國風尾幽州也明年詔尚書
長孫稚撫巡北蕃觀省風俗二月丙辰月在參犯井前熒惑星五車占曰有死相且赦明年諸王多伏辜又大赦
二年八月己亥太白犯軒轅是月月又犯之至
正光元年正月月又犯軒轅大星四月庚戌金
火合于井相去一尺占曰王者易君失政大臣
首亂將相戮死以用師大敗五月丙午太白犯
月相距三寸占曰將相相攻秦國有戰七月太
白犯角角天門也是為兵及朝廷占曰有謀不

成破軍斬將是月侍中元叉矯詔幽太后于北
宮殺太傅清河王懌八月中山王熙起兵誅元
叉不克遇害明春衛將軍奚康生謀討叉于禁
中事泄又死是冬諸將伐氐官軍敗績
正光元年九月辛巳有彗星光爛如火出于東
方陰動爭明之異也感精符曰天下以兵相威
以勢相乘至威疑亂起布衣從衡禍未庸息帝
宮其空昔正始中天讖寺于東北是歲而攝提
復周故天象若曰天讖之亂萌有自來矣彗星除

之象今則著矣戰國之禍將由此作乎閏三年而北鎮擾亂關中逆之日是姦雄鼎沸羣軍相躡其實之所及且二十餘年而猶未弭焉（梁書曰九月乙寶有星晨見東方光如火占曰國皇見有內難兵喪則年武州及乙亥去辛巳見六日而其方觀之其氣蓋同矣始于其明以妖南國野又彗而布之以除[illegible]）

二年四月甲辰火土相犯於危十一月辛亥金土又相犯于危危存亡之機太白司兵熒惑司亂而玄枵司人土下之所係命也三精游聚群臣叶謀以濟已復之運焉占曰天下方亂早兵

大起王后專制有虛國徙王至四年四月己未火土又相犯于室是謂後宮內亂且占曰欲殺主天子不以壽終或曰魏氏軒轅之嗣坤星之物也赤靈爲母白靈爲子經綸建國之命所以俾檮亂之君也其受之者將在并州與有齊之國乎其後太后淫昏天下大壞上春秋方壯誅諸佞臣由是鄭儼等諫懼遂說太后煬帝既而介朱氏興于并州終啓齊室之運卜洛之業遂丘墟矣（二年十月月掩心大星至三年正月月掩心距星四月丁丑又犯之占曰[illegible]）

（歲而肅宗崩）

三年七月庚申有大流星如五斗器起王良東北流長一丈許王良主車騎且曰有軍涉河昭成者事大是日月在昴北三寸十一月乙卯又如之是謂兵加匈奴且胡王之讁也先是蠕蠕阿那瓌失國詔北鎮師納之是歲八月蠕蠕後主累奔懷朔鎮間歲阿那瓌背約犯塞詔尚書令李崇率騎十萬討之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而還（一年九月庚戌月暈胃昴畢至東辛亥又暈之占曰國三年有赦至三年九月月在畢暈昴畢觜參五車是歲[illegible]）

（夏大旱十二月大赦）

三年二月丁卯月掩太白京師不見涼州以聞占曰天下大兵起涼州獨見災在秦也三月癸卯有大流星起西北角流入紫宮破爲三段光明照地角星主外朝兵政流星由之將大出師之象若曰將以兵革之故王室分崩入抵紫宮天下大凶有虛國之象四月癸酉有大奔星歷紫微入北斗東北首光明燭地殷然如雷盛燃之象也皆以所直名之至四年八月乙亥月左

距掩熒惑又逆城兵亂之戒也十月乙卯太白
入斗口距第四星三寸光芒相掩占曰大兵起
將戮辱又吳分也五年正月沃野鎮人破落汗
拔陵反臨淮王彧征之敗績于五原六月莫折
大提反於秦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又大敗於隴
東明年南方諸將頻破梁師至八月杜洛周起
上谷其後鮮于脩禮又定州王師比歲北征冀
方大震既而葛榮承之竟陷河北 五年二月日在參六度昏參五東井癸酉八月又暈之閏月月在張暈翼軫軒轅太微占曰兵關士卒多逃走一曰士卒大聚又北斗將權是時戰鬬也兵相熒惑又有羽內外戒嚴將親征自六月至六月大歲天下十月月在畢暈昴畢觜參東井明年春又大赦

先是二年九月歲星犯左執法至三年正月癸丑又逆
行犯之相去四寸光芒相及五月丙辰歲星又
掩左執法是時官者劉騰與元叉叶謀遂摠百
揆之任故歲星反復由之與高肇同占至四月
二月騰死又由是失援其年十一月庚戌歲星
犯參上相相距二寸光芒相掩五年四月己丑
歲星又逆行犯之明年靈太后反政又遂廢黜
昔高肇爲尚書令而歲星三省之及升于上相

歲星亦再循之至是三犯執法而騰死再于上
相而叉敗矚宦之禍異代同符矣
孝昌元年五月太白犯軒轅八月在張角盛大
占曰有暴骼之兵張河南也十二月火入鬼又
犯之占曰大賊在大人之側后以淫泆失政又
秦分也二年正月癸卯金木相犯於牛十一月
戊申又相犯于女歲所以建國均人女爲婺妻
生爲農夫天象若曰是將罹以寇戎而喪其耕
織之務矣且曰有亂兵大戰而波及齊吳是歲

八月甲申月在胃掩鎮星閏月癸酉又掩之三
年正月戊辰又掩之是爲女君有罹兵刑之禍
著㳺于之事甚而衆也又占曰天下大喪无主
貴人兵死國以滅亡又二年三月奔星大如斗
出紫微東北流光照地占曰王師大出邦去其
君六月有奔星如斗起大角入紫宮而滅棟星
以肆覲群后而敷政令于四方也今天號由之
以韶天極不以逆乎且有空國徙王之戒焉十
月有星入月中而滅占曰入而無光其國卒滅

星反出者亡國復立是歲四月至三年九月熒惑再犯軒轅大星武泰元年正月又逆行之占曰主命將失女君之象亂逆之災三月庚申月掩畢大星占曰邊兵起貴人多死若是時淫風滋甚王政盡弛自大河而北極關而西覆軍屠邑不可勝計既而蕭寶夤叛于雍州梁師驟伐淮泗連兵責士萬姓嗷嗷喪其樂生之志矣是歲二月帝竟以暴崩四月尒朱榮以大兵濟河執太后及幼主沈諸中流害王公以下二千遂專權於晉陽以令天下焉二年正月癸酉月在井晉陽參西河王軍七月大赦明年少主立又大赦

莊帝永安元年七月癸亥太白犯左角相距四寸光芒相掩兵及朝廷之象占曰大戰不勝貴人有來者其謀不成至二年閏月熒惑入鬼犯積尸占曰兵起西北有鈇鉞之誅是歲北海王顥以梁師陷考城執濟陰王暉業乘虛遂勝遂入洛陽至七月王師大敗之顥竟戮死有謀不成之驗明年尒朱兆入洛擊反虜莊帝後幽崩

寶夤于安定克之咸伏誅

二年十一月熒惑自鬼入太微西掖門犯上將出東掖門犯上相東行累日句巳去來復逆行而西十二月乙丑月又掩之至三年正月癸未逆行入東掖門己丑月入太微襲熒惑辛卯月行太微中又暈之三月己卯在右執法北一尺五寸留十四日至壬辰月又掩之復順行而東四月戊午月又干太微而暈己未熒惑出端門在左執法南尺餘而東自魏興以來未有循環反復若此之祥也是時孝莊將誅權臣有興復魏室之志是以誠發於中而熒惑咨謀於上焉其占曰有權臣之殘有大兵之亂貴人以彊死而天下滅亡至五月己亥太白在參晝見參為晉陽之墟天意若曰于明之釁於是乎在矣七月甲午有彗星晨見東北方在中台東一丈長六尺色正白東北行西南指丁酉距下台上星西北一尺而晨伏庚子夕見西北方長尺東南指漸移入氐至八月己未不漸見癸亥滅占曰彗

出太階有陰謀姦宄與凡天事覊之徵形以戒告人主始滌公輔之機而芟除之權臣將滅之象再于太陽之明而後陵奪之逆亂後興之象也三月而見者變近亟也宄于內宮者反仇其上也近期在衡遠期一年先是二月壬申有大流星相隨西北尾迹不絕以千計西北直晉陽之墟而微星庶人所以載皇極也人從而君從之是月戊戌有大奔星白極東貫紫宮而出影迹隨之還君之應至九月上誅太原王榮上黨

王天穆于明光殿是夕尒朱氏黨攻西陽門不克退屯河陰十二月洛陽失守帝崩于晉陽自是南宮板蕩胡殺之禍相踵先是永安元年七月丙子十一月丙寅十二月癸巳月皆掩畢大星至二年三月乙卯月入畢口八月乙丑又距畢左股二寸光芒相掩須臾入畢口十二月丙辰掩畢右股大星三年六月乙巳又犯畢大星八月庚申入畢口犯左股大星是月辛丑太白犯軒轅明年五月月又犯畢右股遂入之畢星

所以建魏國之命也占曰天下有變其君大憂邊兵起上將戮月游于之事甚而衆及尒朱兆作亂奉長廣王爲主号年建明明年二月又廢之而立節閔六月高歡又推安定王爲帝於信都復黜之後更立武帝於是三少主相次崩殂又洛陽再陷六宮汙辱有兵及軒轅之效焉永安二年十月辛亥十二月丁巳月皆在畢暈昴畢占複星皆參五車普泰元年正月己丑月在角暈參角五車亢軫暈斗大角幾安十月又暈昴畢皆參井五軍是將辟數之令徵月掩蹕

節閔普泰元年五月辛未太白出西方與月並

間容一指戰祥也先是去年十一月辛丑月在太白北不容一指占曰有破軍殺將主人不勝既而尒朱氏南侵王師敗績至是又與月合幾將復之乎十月甲寅金火歳土聚于觜參甚明大晉魏之墟也且曰兵喪並起霸君興焉是時渤海王歡起兵信都改元中興至十一月己卯奔星如斗起太微東北流光明燭地有聲如雷占曰大臣有外事以所首事命之或曰中國失君有立王遷主著而有聲者盛怒也是時尒朱

氐成師北伐明年三月癸巳火逆行犯氐占曰
天子失其宮閏月庚寅歲星入鬼犯天尸占曰
有戮死之君既而尒朱兆等大敗于韓陵覆師
十餘万四月武帝即位比及歲終凡殺三帝
孝武永熙元年九月太白經天十一月辛丑有
大流星出昴北東南流轢轢貫參光明照地有
聲如雷天象若曰將有肆頭之兵憑陵塞垣與
大司馬合戰明年正月丁酉渤海王歡追擊兆
等于赤洪嶺大破之尒朱氏殲焉

二年四月太白晝見九月丁酉火木合于翼相
去一寸光芒相掩占曰是謂內亂姦臣謀人主
憂甲寅金火合于軫相去七寸光芒相及占曰
是謂相鑠不可舉事用兵翼軫南宮之蕃又荊
州也至三年三月癸巳有奔星如三斛瓮起軫
瓜西流入市垣有光燭地迸流如珠尾跡數丈
廣且三尺凝著天狀如蒼白雲須臾屈曲蛇行
匏瓜為陰謀星大如甕為發謀舉事光盛且大
人貴而衆也以所首名之且為天飾王者更均

封疆是時衛將斛斯椿等方說上伐高歡荊州刺史
賀拔岳亦與謀焉高歡知之亦以晉陽之甲來赴
七月上自將十餘萬次河橋望歡軍憚之不敢
戰遂西幸長安至十月渤海王更奉孝靜為主
改元天平由是分為二國更均封疆之應也是
月歡命侯景攻荊州拔之勝南奔是年三月庚子木與行在左執法北一寸光芒相掩五月甲申又在執法西半寸丁令占不見占曰臣擅命改政更元十二月上崩由是高歡宇文泰擅權兩閏又二年十一月乙丑三年八月庚午十二月庚申月皆在畢昴主東西金星自三年一月至明年正月東西疆凡四大赦
三年五月己亥熒惑逆行掩南斗魁第二星遂

入斗口先是元年十一月熒惑入斗六十餘日出
而逆行復入之六十日乃去斗大人之事也占
曰中國大亂道路不通天下皆更元易政吳越
之君絕嗣是歲東西帝割據山河遂為戰國比
十月至正月梁魏三帝皆大赦改元或曰斗為
壽命之養而火以亂氣干之耄荒之戒也是時
梁武帝年已七十矣怠於聽政專以講學為業
故皇天殷勤著戒又若言曰經遠之謀替矣將
以逆亂終之而勦其天祿焉夫天懸象示之且

猶不悟其後攝提復周卒有侯景之亂云十二
月梁人元慶和爲魏王屯平鄴中正月東南行臺元晏大
破之六月豫州刺史堯雄又大破梁師於南頓十月梁攻譙
徐州刺史任祥又大破之斬虜万餘級十一月柳仲禮寇
荊州諸將又大敗之時梁軍頻歲敗故累有負敗之應
東魏孝靜天平二年有星孛于大微歷下台及
室壁而滅南宮成周之墟孝文之餘烈也孛星
由之易政徙王之戒天象若曰王城爲墟盍釐
幾變而台階持政有代奪之漸乎且抵于營室
更都之象也是後兩霸專權皆以北俗從事河
南新邑遂爲戰爭之郊間三歲至興和元年九

魏書志四　三十

月發司州卒十七萬營鄴都十月新宮成天平元年閏十二
月月掩心大
星二年八月又犯之相去七寸十一月又掩心小星相互逼主
之象且占曰以臣伐主應以善事除殃時兩雄不并勢不一定務以
人臣取容而已至興和二年八月
月又犯心大星後數年而禪代
元象二年七月壬戌金土合于七星癸亥遂犯
七星七星河南之分金而犯土將有封畿之戰
且占曰其分士地先是去年十二月癸丑太白
食月是歲三月壬申太白又與月合相距一寸
大戰之祥也月象疆大之國而金合之秦師將
勝焉十二月有流星從天市垣西流長且一丈

有星三年正月渤海王歡攻夏州克之十月
丁丑二月犯火占曰大將有關死者十二月大都
督竇泰入潼關明年宇文泰距擊斬之十月遂
及渤海王歡戰于沙苑歡軍敗績捕虜万餘是
月獨孤信拔洛陽
三年十一月熒惑犯歲星占曰有内亂臣誅王
至四年正月客星出于紫宮占曰國有大變二
月壬申八月癸未月再掩五車東南星占曰兵
起道不通十一月太白晝見占曰軍興爲不臣

魏書志四　三十一

五年二月庚戌二月甲子填星逆順行再犯上
相上相司徒也六月太白入東井占曰秦有兵
大臣當之至元象元年七月太白在柳晝見柳
河南也八月辛卯有大流星出房心北東南行
長且三尺尾迹分爲三段軍破爲三之象也先
是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金墉西帝及宇文泰
自將救之是月陳于河陰泰以中軍合戰大克
司徒高昂死之既而左右軍不利西師由是敗
績斬將二十餘人降卒六万是月西帝大傅梁

景叡據長安反關中大震尋皆伏誅天平三年正月元象元年
二月月掩軒轅大星五年西魏文帝后乙弗廢立蠕蠕女爲
明年五月火犯軒轅大星既而乙弗遇害其後蠕蠕后又死二
氏爲皇后元象元年十月月犯昴畢閏丁未在翼大足
軒轅左角十一月在井暈玉車南歲東西主見三大赦
興和元年二月壬子火犯井占曰秦有兵亂晉
人當之四月又入鬼亦兵喪之祥也又七地之
分也至二年十一月甲戌太白在氐與填星相
犯氐鄭地也至四年七月壬午火木合于井相
去一尺占同天平明年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
武牢西叛宇文泰帥衆援之戊申及渤海王戰

于邙山西軍大敗虜其將校四百餘人俘斬六
万餘級元年八月月在畢暈亦畢萬五二年正月大赦二年正月至八月又再暈之歲星在畢四年十一月月
暈軒轅大微壬申又暈四月月犯東井皆兵饑赦祥也明年東西臣皆大赦是年三月高歡入朝之秋冬元年高歡家之死罪巳下皆宗之
先是元年十月辛卯有彗星出于南斗長丈
餘至十一月丙戌距太白三尺長丈餘東南指
二月乙卯至婁始滅占曰彗出南斗之主皆誅
其上疑又吳分始自微末終成著大而與兵星
合焉天戒若曰夫劫殺之萌其事由來漸矣而
人君辨之不早終以兵亂横流不可撲滅焉婁

又徐方之災亂之所自招也至三年四月己丑
金木相犯于奎丙午火木又相犯于奎奎爲徐
方所以虞暴防之寇也歲主進國之命而省人
君之差敗火主亂金主兵三精游而聚謀所以
哀矜下土而示驅除之戒也是時梁主衰老太
子賢明而不能授之以政蕭由是領軍朱异等
浸侵明德之權至武定五年侯景竊河南六州
而叛又與連衡而附益之是歲十二月梁師敗
績于彭城擒虜五万餘級江淮之間始蕭然愁

歎矣明年師大敗陷溺以十万數景遂舉而濟
江三吳大荒道殣流離者太半淮表二十六州
咸內屬焉昔三精聚謀於危九年而高氏霸至
是聚謀於奎而蕭氏亡亦天之大數云爾
武定二年四月丁巳熒惑犯南宮上將戊寅又
犯右執法占曰中坐成刑金火尤甚四年四月
庚午金晝見六月癸巳月入畢九月壬寅太白
在左執法東南三寸許是爲執法者五年正月
月犯畢大星貴人之禍也先是九月大丞相歡

圍王壁不克是月歡薨于晉陽辛亥侯景反僕
射慕容紹宗擊之六月淮南三王謀反誅明年
紹宗攻王思政于頴川晋滿四年九月月在翼[illegible]大微帝坐五年二月[illegible]
畢參井五車五月在張又犯軒轅入微坊共帝屢動東西而北[illegible]於大梁
七年九月戊午月掩歲星在斗斗為天廟帝王
壽命之期月由之以干歲星是為大人有累殺
死亡之禍是歲梁武帝以憂逼殂明年而齊帝
後年西主文帝及梁簡文又終天下皆有大故
而江表尤甚八年三月甲午歲鎮太白在虛危

齊分是為驚立絕行臣立王公熒惑又從而入
之四星聚焉五月丙寅帝禪位于齊是歲西王
大統十六年也是時兩主立而東帝得全魏之
墟於天官為正昔宋武北伐四星聚奎及西伐
秦四星聚井四星聚參而渤海始霸四星聚危
而文宣受終由是言之帝王之業其有徵矣其
後六年西帝禪于周室天文史失其傳也

地形志二上第五　　魏書一百六

夏書禹貢周氏職方中畫九州外薄四海析其
物土制其疆域此蓋王者之規摹也戰國分并
秦吞海內割裂都邑混一華戎漢興即其郡縣
因而增廣班固考地理馬彪志郡國魏世三分
晋又一統地道所載又其次也自劉淵石勒傾
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亂隨所跨擅闕三字
長吏相侵貪彼此不恒犬牙未足論繡錯莫能
比魏定燕趙遂荒九服夷翦逋偽一國一家遺

之度外吳蜀而已正光已前時惟全盛戶口之
數比夫晉之太康倍而已矣孝昌之際亂離尤
甚恒代而北盡為丘墟崤潼已西煙火斷絕齊
方全趙死如亂麻於是生民耗減且將大半永
安末年胡賊入洛官司文簿散棄者多往時編
戶全無追訪今錄武定之世以為志焉州郡創
改隨而注之不知則闕內史及相仍代相沿規
自明莊寇難紛綸攻伐餘廣啓土逾衆王公錫
社一地累封不可備舉故總以為郡其淪陷諸

史175 788

州戶據永熙綰籍無者不錄焉

司州 治鄴城魏武帝國於此太祖天興四年置相州天平元年遷都改

領郡十二 縣六十五

戶三十七万一千六百七十五

口一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三十五

魏尹 故魏郡漢高帝置二漢屬冀州晉屬司州天興中屬相州天平初改爲尹

領縣十三

戶一十二万二千六百一十三

口四十三万八千二百二十四

鄴 二漢晉屬天平初[illegible]陽[illegible]中置臨漳[illegible]有兩門[illegible]武[illegible]城[illegible]部西部天平中[illegible]為[illegible]万余[illegible]今世號天平渠

臨漳 天平初分鄴并內黃斥丘肥鄉置有[illegible]山[illegible]城[illegible]城斥丘城列人城[illegible]林壘澤有左部東部都尉

繁陽 二漢屬晉屬頓丘真君六年併頓丘太和十九年復天平二年屬治繁陽城

列人 前漢屬廣平後漢屬晉屬[illegible]天平初屬

昌樂 太和二十一年分魏置永安元年置郡天平中罷郡有昌城

武安 二漢屬晉屬廣平天平初屬

臨水 晉置屬廣平真君六年併鄴太和二十一年復屬

魏 二漢晉屬

平邑 天平二年分[illegible]城置

易陽 二漢屬趙國晉屬廣平天平初屬有易陽城

元城 二漢屬晉屬陽平天平初屬有沙鹿山

斥章 前漢屬廣平後漢屬鉅鹿晉屬廣平真君三年併列人太和二十年復天平初屬

貝丘 [illegible]天平二年分館陶置治趙城有東中郎將治有空[illegible]城[illegible]城

陽平郡 魏文帝黃初二年分魏置治館陶城

領縣八

戶四萬七千四百四十四

口十六萬二千七十五

館陶 二漢屬魏郡晉屬有館陶城

清淵 二漢屬魏郡晉屬有清淵城

樂平 二漢屬東郡晉屬前漢清縣後漢章帝更名有樂平城

發干 二漢屬東郡晉屬有發干城

臨清 太和二十一年置

武城 永安中置天平元年罷二年復有武城

武陽 漢晉屬東郡曰東武陽後改屬

陽平 二漢屬東郡晉屬永嘉後併樂平太和二十一年復有陽平城崗城鄃縣子陵武溝水白馬淵

廣平郡 漢武帝為平干國宣帝改為廣平國後漢建武中省屬鉅鹿晉武帝[illegible]初一年復改治曲梁城

領縣六

戶二萬三千七百五十

口十萬三千四百三

平恩 二漢屬魏郡晉屬治平恩城有康基澤

曲安 孝明中分平恩置治曲安城

邯鄲 二漢屬趙國晉屬後屬魏真君六年屬有紫山

廣平 前漢屬後漢屬鉅鹿晉屬後罷太和二十年復治廣平城

曲梁 前漢屬後漢屬魏晉屬

廣年 前漢屬後漢屬鉅鹿晉屬永嘉後罷太和二十年復治廣年城

汲郡 晉武帝置治枋頭

領縣六

戶二萬九千八百八十三

口十万二千 百九十七

比修武孝昌中分南修武置公神育河陶河漦小泉有易城有清陽泉馬泉丁金山五里泉七里泉人馬鳴泉重泉郡飛安陽城 南修武二漢屬河內晉屬有董家其城宜陽城 汲二漢屬河內晉罷後魏太和十二年復治汲城有比干墓太公廟陵城 興 朝歌二漢屬河和二十年恒農人寧戶歸國乃置義州於城中內晉屬有朝歌城確方城大方山其水白溝水天井溝苑城新城伏羲祠 山陽二漢晉屬河內後屬有山陽城南比二武陽城孝昌二年置郡初治共城後移治山陽城尋罷 獲嘉二漢屬河內晉屬後省太和二十三年後治新洛城有獲嘉城

廣宗郡太和十一年立尋罷孝昌中復

領縣三

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二

口五万五千八百九十七

廣宗後漢屬鉅鹿晉屬安平中興中屬南廣宗尋罷後屬有廣宗城建始城建德城 武強真君三年併信都太和二十一年復有武城 經後漢晉屬安平真君二年併南宮後復屬

東郡秦置治滑臺城晉改爲濮陽後復天興中置兗州太和十八年改

領縣七

戶三万五百二十一

口十万七千 百一十七

東燕二漢屬東郡晉屬濮陽後有燕城堯桐伍子胥祠 平昌孝昌二年分白馬置治平昌城 白

馬二漢屬東郡晉屬濮陽後屬有白馬城瓦亭城 涼城有涼城南中城西王母祠 酸棗二漢晉屬陳留後屬有酸棗城野山白沙淵望氣臺五馬淵 長垣二漢晉屬陳留後真君八年併外黃景明二年復有平丘城匡城蒲城子路祠長垣城衛靈公祠龍城 長樂武泰初分濟城置有盤

北廣平郡永安中分廣平置

領縣三

戶一万六千六百九十一

口九万一千一百四十八

南和前漢屬廣平後漢屬鉅鹿晉屬後併任太和二十年復有左陽亭沙陵南和城一名嘉和城安豐城 任前漢屬廣平後漢屬鉅鹿晉屬有堰平鄉城究鄉城豐城堰相祠 襄國秦爲信都項羽更名二漢

屬趙國晉屬後併任太和二十年復有襄國城

林慮郡永安元年置

領縣四

戶一万三千八百二十一

口五万二千三百七十二

林慮二漢屬河內晉屬汲郡前漢名隆慮後漢避殤帝名改焉真君六年併朝歌太和二十一年復有陵陽河東流爲垣 臨淇天平初分朝歌林慮共縣置有王梓溜源河東流爲淇水黎川枋掘殺黎城其城 共二漢屬河內晉屬汲太平中罷有共城堯平陂栢門山栢門水南名太清水有栢山白鹿山 魏德天平二年分朝歌置有泉山令泉

頓丘郡晉武帝置

領縣四

戶一万七千二十二

口八万七千六十三

頓丘太和中僑汲郡餘民在城外者景明中置有魚陽廩帝顓頊冢帝嚳冢曰觀後漢光武改有高國城衛慶叔冢子路冢蒯聵冢孔悝冢衛祖冢衛靈公冢武山城 衛國二漢屬東郡晉屬[illegible] 臨黃真君三年併衛國太和十九年復有宫城黃城衛前臺邑御水 陰安二漢屬魏郡晉屬頓丘真君三年併衛國太和十九年復有陰安城審食其冢

濮陽郡晉置天興中屬兗州太和十一年屬齊州孝昌末又屬西兗天平初屬

領縣四

戶一万八千六百六十四

口五万五千五百一十二

廩丘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濟陰晉屬濮陽有平角亭左伯桃冢晉公明冢 濮陽二漢屬東郡晉屬 城陽二漢晉屬濟陰後屬有穀丁河雷澤 鄄城二漢屬濟陰晉屬

黎陽郡孝昌中分汲郡置治黎陽城

領縣三

戶一万三千九百八十

口五万四百五十七

黎陽二漢晉屬魏郡後罷孝昌中復屬有黎陽山 東黎永安元年分黎陽置 頓丘二漢屬東郡晉屬頓丘太和十八年屬又後屬永安元年分入内黃天平中罷

清河郡漢高帝置

領縣四

戶二萬六千三十三

口十二萬三千六百七十

清河二漢晉屬前漢曰厝後漢安帝改爲甘陵晉改有河城 貝丘二漢晉屬 侯城太和十二年置有侯城 武城二漢晉曰東武城屬後改有武城有閶闔

定州太祖皇始二年置安州天興三年改

領郡五　縣二十四

戶一十七萬七千五百一

口八十三萬四千二百七十四

中山郡漢高帝置景帝三年改爲國後改

領縣七

戶五萬二千五百九十二

口二十五萬五千二百四十一

盧奴州郡治二漢屬中山相治焉七置新城宫有苦鄉城樂陽坊真君七年併新市景明元年復屬有[illegible]城有恆山嘉山黑山堯山黃山 上曲陽前漢屬常山後漢屬中山晉屬常山 魏昌二漢晉屬前漢曰苦陘後漢章帝改

爲漢昌魏文帝改有漢昌城安城 新市 二漢晉屬有相如冢慕容垂城新市城 毋極 二漢屬晉罷太和十二年復治毋極城有新城寡婦臺 安喜 二漢晉屬前漢曰安險後漢章帝改有天井澤安喜城趙貞祠 唐 二漢晉屬有左人城寡婦城唐水恒山祠

常山郡 漢高帝置曰恒山郡文帝諱恒改爲常山後漢建武中省眞定國屬焉孝昌建初中爲淮陽永元二年復

領縣七 戶五萬六千八百九十 口二十四萬八千六百二十二

九門 二漢晉屬有常山城九門城有安樂壘蒲趙神西陽亭明堂神 眞定 前漢屬眞定國後漢晉屬故東垣漢高帝十一年改有趙佗祠 行唐 二漢晉曰南行唐屬後改太和十四年置唐郡二十一年罷郡立熙平中移讀遊城治唐城 蒲吾 二漢晉屬有蒲陽城 靈壽 二漢晉屬有祈山西王母祠慈水 井陘 二漢晉屬有回星戍 石邑 前漢屬後漢罷晉復屬有石邑城

鉅鹿郡 秦置後漢建武中省廣平國屬焉

領縣三 戶二萬七千一百七十二 口一十三萬二百三十九

曲陽 二漢晉屬趙國曰下曲陽後改有臨平城眞鄉城曲鄉城有堯祠青丘 藁城 前漢屬眞定後漢屬晉罷太和十二年復有肥壘 鄡 二漢晉屬有鄡城安定城有西門豹祠神有青丘宇丘堯丘馳丘靈丘

博陵郡 漢桓帝主

領縣四 戶二萬七千八百一十二 口一十三萬五千七

饒陽 前漢屬涿後漢屬安平晉屬有饒口城博陵城三良神饒陽城劉台安平城有權女青人神 安平 前漢屬涿後漢屬安平晉 深澤 前漢屬涿後漢屬安平晉屬二漢晉曰南深澤後改有女媧神祠 安國 二漢屬中山晉屬博陵郡七年併深罷孝明二年復有藍石城安國城

北平郡 孝昌中分中山置治北平城

領縣三 戶一萬三千三十四 口六萬五千一百二

蒲陰 二漢晉屬中山前漢曰曲逆章帝改名有蒲陰城安國城安陽亭泉神 北平 二漢晉屬中山有北平城木門城 望都 二漢晉屬中山有高昌城胡陽城伊祁山有堯神孫山

冀州 後漢治高邑袁紹曹操爲冀州治鄴晉治信都晉世郡續治房次慕容垂治信都皇始二年平信都置

領郡四 縣二十一 戶一十二萬五千六百四十六 口四十六萬六千六百一

長樂郡漢高帝置爲信都景帝二年爲廣川國明帝更名樂成安帝改曰安平晉改

領縣八

戶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三

口十四万三千一百四十五

堂陽前漢屬鉅鹿後漢晉屬安平國後屬有新立 東強前漢屬清河後漢罷晉復屬廣川神瑞二年併廣川太和二十二年後屬有棗強城 扶柳前漢屬後漢晉屬安平國真君三年併堂陽景明元年復 索盧晉屬廣川神瑞二年併廣川太和二十二年復屬有索盧城 廣川前漢屬信都後漢屬清河晉屬廣川後屬 南宮前漢屬信都後漢晉屬安平後屬 信都二漢晉屬有武陽城安城併陽城 下博二漢晉屬

勃海郡漢高帝置世祖改爲滄水郡太和二十一年復

領縣四

戶三万七千九百七十二

口十四万四百八十二

南皮二漢晉屬有勃海城 東光二漢晉屬 脩前漢屬信都脩後改有董仲舒祠 安陵晉置屬

武邑郡晉武帝置

領縣五

戶二万九千七百七十五

口二十四万四千五百七十九

武遂前漢屬河間後漢屬晉屬安平後屬 阜城前漢屬勃海後漢屬晉屬勃海後屬有阜城城 灌津前漢屬信都後漢晉屬安平後屬有竇氏家 武邑前漢屬信都後漢晉屬安平後屬 武強興光元年併武邑太和十八年復有武強淵

安德郡太和中置後併勃海中興中復

領縣四

戶二万二千二百一十六

口六万八千三百九十六

平原二漢晉屬真君十一年併高大和二十一年復後屬勃海後屬 安德二漢晉屬平原後屬勃海後屬 繹

幕二漢晉屬清河真君二年併武城太和二十一年復後屬 鬲二漢晉屬平原後屬勃海後屬治鬲城

并州漢晉治晉陽晉末治壁後治晉陽皇始元年平仍置

領郡五 縣二十六

戶十万七千九百八十三

口四十八万二千一百四十

太原郡

領縣十

戶四万五千六

口二十万七千五百七十八

晉陽 二漢晉屬真君九年罷榆次屬焉有介子推祠屈產有縣甕山一名龍山晉水所出東入汾有晉王祠梗陽城同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二水合道故以同過西南入汾出帝求泉中鄉郵亭北大狐突祠初齊獻武王止置晉陽宮 祁 漢晉屬有祁城有祁奚墓周黨冢太谷水趙襄子城 榆次 二漢晉屬真君九年併晉陽景明元年復有鹿臺山祠長寧水西北合同過 中都 二漢晉屬有榆次城平郵亭有中都城祠 鄔 二漢晉屬後罷太和十九年復有中鄔城大谷山慮水入區夷澤 平遙 二漢晉曰平陶後改有京陵 受陽 晉屬樂平真君九年罷屬焉 沾 二漢晉屬上黨晉屬樂平真君九年罷屬為有夾山涂水出 城平遙成過山 陽 晉屬樂平真君九年罷屬有大陵城文谷水 長安 太和二十年置真君中省有二陵 角城 陽邑 二漢晉屬真君九年罷景明二年復有白壁嶺樊陽水入長山徐水

上黨郡 秦置治壺關城前漢治長子成皋作亂治壺關慕容暐治安民城後遷壺關城皇始元年遷治安民真君中復治壺關有伯陽祠劉公祠上黨關石井關

[illegible]

領縣五

戶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七

口一十萬四千四百七十五

屯留 二漢晉屬有屯留城鳳凰山一名天冢山大王山上有祠龍豫祠有鼓山遏澤淇沙河絳水自谷出東北入濁漳名交漳今五城陽水源出二把山東流合東壺水東南入絳水 長子 二漢晉屬有康山丹水所出有長子城堯城師城長城漳水東流至梁北入濁漳羊頭山下神農泉北有穀關即神農得嘉穀處有泉北流至陶鄉名陶水合羊頭山水北流入濁漳有鮑宣冢 壺關 二漢晉屬後罷太和十三年復有陽坂柏林山雞鳴嶺一名大山有赤壤川其地寒而早霜曾殷門名天門微子城織鼓山五馬門令狐徵君墓臨祠 寄氏 二漢屬晉屬

縣沾復有狗氏城一坦山北有水源一谷東南流入綿水有八孔泉上黨谷有解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充 [illegible] 令周府有方山伏牛山 樂陽 晉泰中分長子置有望天嶺絳水所出有堯廟

鄉郡 石勒分上黨置武鄉郡後罷延和二年置

領縣四

戶一万六千二百一十

口五万五千九百六十一

襄垣 二漢晉屬上黨有五 [illegible] 陽城 二漢晉屬上黨真君中安民有涅 [illegible] 東南入 [illegible] 水 [illegible] 山神祠襄城臨川城 鄉 郡治晉屬上黨真君九年罷襄陽屬焉有武鄉城釋武榆社城方山上有堯廟三臺嶺有李陽泉有古麻池 銅鞮 二漢晉屬上黨有銅鞮城石梯水東行入漳有御石鼎與李陽所爭池

高顯城 [illegible] 堆有堯祠

樂平郡 後漢獻帝置真君九年治大原晉昌二年復治沾城

領縣三

戶一万八千二百六十七

口六万八千一百五十九

遼陽 晉屬真君九年併轑陽屬焉有轑陽城黃澤嶺遼陽城有象山祠石嶺入風嶺 石艾 前漢屬太原後漢屬晉昌六年復 有井陘 樂平 晉屬真君九年罷樂平二年復有 [illegible] 開 [illegible] 董卓 城 [illegible] 祠

襄垣郡 建義元年置治襄垣城

領縣四
戶七千五百一十三
口三萬六千五百六十七
襄垣郡治建義元年分鄉郡之襄垣置有安民城襄垣城 五原建義元年分鄉郡之銅鞮置 建義建義元年分上黨之屯留置有鹿臺山叉祠 刈陵二漢晉曰涅屬上黨真君十一年改後屬有伏牛山刈陵城一壁山積布山銅鞮城武甲城步城有涉小臺壁
瀛州太和十一年分定州河間高陽冀州章武浮陽置治趙都軍城
領郡三
戶十萬五千五百四十九

口四十五萬一千五百四十二
高陽郡晉置高陽國後改
領縣九
戶三萬五百八十六
口十四萬一百七
高陽前漢屬涿後漢屬河間國晉後有都神高陽城 博野有博陸城俊城武城中鄉城 蠡吾前漢屬涿後漢屬中山晉屬有清苑城額頭城蠡吾城石羊城 易前漢屬涿漢晉屬河間後屬有易京 扶輿前漢屬涿後漢罷晉復屬前漢晉曰樊輿後罷太和中改後屬 新城二漢晉曰北新城前漢屬中山後漢屬涿晉屬 鄉前漢屬河間後漢罷晉復屬有樂鄉城 永寧有班姬神石門神 清苑高祖太和元年

章武郡晉置章武國後改
領縣五
戶三万八千七百五十四
口十六万二千八百七十
成平前漢屬勃海後漢晉屬河間國後屬治京城有平城樂平城 平舒前漢屬勃海後漢屬河間國晉屬曰平舒有章武城平城神有城頭神里城神 束州前漢屬勃海後漢屬河間國晉屬有束州城 文安前漢屬勃海後漢屬河間國晉屬有文安平曲城廣陵趙君神 西章武正光中分滄州章武置有章武城

河間郡漢文帝置河間國後漢光武併信都和帝永元二年復晉仍為國後改
領縣四
戶三万五千八百九
口十四万八千二百六十五
武垣前漢屬涿郡後漢晉屬有武垣城小陵城 樂城二漢晉屬勃海治河間城有獻王陵二王陵 中水前漢屬涿郡後漢晉屬河間國 鄚後漢晉屬治陵城有鄚城
殷州孝昌二年分定相二州置治廣阿
領郡三 縣十五
戶七万七千九百四十三
口三十五万七千一百一十六

趙君[illegible]後漢建武中復後改

領縣五

戶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九

口十四万八千三百一十四

平棘二漢屬常山，晉屬。有平棘城。房子二漢屬常山，晉屬。有房子城、固申城、平州城、[illegible]祠。元氏二漢屬常山，晉屬。前[illegible]後[illegible]。有元氏城、大嶺山。高邑二漢屬常山，晉屬。後[illegible]改。屬有堰亭、祠漢光武即位壇，有高邑城。欒城太和十一年分平棘置，治關城。有欒城。

鉅鹿郡永安二年分定州鉅鹿置，治舊楊城。

領縣四

戶二万三千九百九十七

口五万八千五百四十九

廮陶二漢、晉屬，治廮陶城。有天州城。宋子二漢屬，後罷，永安二年復，治宋子城。西經永[illegible]二十分經縣置，有邑城、三女神。廮遙永安二年分廮陶置，治楊城。有歷城。

南趙郡太和十一年為南鉅鹿，屬定州。十八年屬相州，後改，孝昌中屬。

領縣六

戶三万二千四十六

口十五万一百一十三

平鄉晉屬，後罷，景明二年復，治鉅鹿城。有平鄉城。南欒二漢屬鉅鹿，晉罷[illegible]

太和二十一年復，有南欒城。鉅鹿二漢、晉屬，[illegible]。柏人二漢、晉屬，有柏人城、栢鄉城。廣阿前漢屬鉅鹿，後罷，太和十二年復。有廣阿城、堯臺、大陸陂、鉅鹿祠。中丘前漢屬常山，後漢、晉屬趙國，晉亂罷，太和二十一年復。有中丘、柏陽城、鵲山祠。

滄州熙平二年分瀛、冀二州置，治饒安城。

領郡三　縣十二

戶七万一千八百三

口二十五万一千八百七十九

浮陽郡太和十一年分渤海、章武[illegible]州罷[illegible]熙平二年復。

領縣四

戶二万六千八百八十

口九万八千四百五十八

浮陽[illegible]章武

饒安二漢、晉屬渤海，[illegible]入為今名之。有[illegible]西鄉、茅[illegible]冢。高城二漢、晉屬渤海，[illegible]東西[illegible]。合口有浮水。武二漢屬渤海，晉屬章武，後屬[illegible]章武城，有漢武帝臺、[illegible]水入海。有志水、大家祠、[illegible]海神、[illegible]麻姑神。

樂陵郡[illegible]後改

領縣四

戶二万四千九百九十八

口八万五千二百八十四

樂陵郡治二漢屬平原後罷晉初置熙興中屬太和中罷入樂陵城東鄉城白鹿泉神 陽信二漢屬勃海晉屬治陽信城有豐山神祠 厭次二漢屬平原後漢曰富平孝明帝更名晉屬樂陵治爲領城有沛宮祠有漢城東方朔之號碑城中有鐵柱神羊關城 濕沃前漢屬千乘國後罷晉復屬治亂城有故闊閻延鄉城后女城

安德郡中興初分樂陵置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般界

領縣四

戶一万九千九百二十五

口六万八千一百三十七

般二漢晉屬平原後屬勃海熙平中屬樂陵後屬治般城有故般河 重合二漢晉屬勃海天平元年併安陵太和十八年復後屬勃海熙平中屬樂陵後屬治重合城有安康冢勞城通墓 重平前漢屬勃海後罷孝昌中復屬有安陽歆冢 平昌二漢晉屬平原後漢曰西平昌後罷太和二十二年復屬勃海熙平中屬樂陵後屬治平昌城

肆州治九原天賜二年爲鎮真君七年置州

領郡三 縣十

戶四万五百八十二

口十八万一千六百三十三

永安郡後漢建安中置新興郡永安中改

領縣五

戶二万二千七百四十八

口一十七万四千一百八十五

定襄前漢屬定襄後屬雲中晉屬新興真君十年併雲中九原晉罷屬新興永安中屬有趙武靈王祠介君神山石神關門山聖人祠皇天神定襄城撫城 陽曲二漢晉屬太原永安中屬有羅陰城陽曲澤 平寇真君七年併三堆羽方定陽屬焉永安中屬有雞頭山神祠三會河 蒲子始光三年置真君七年併平河屬焉永安中屬有粟山祠 驢夷二漢屬太原後漢曰慮虒晉罷太和十年復改永安中屬有恩陽城驢夷城君城代王神祠

秀容郡永興二年置真君七年併肆盧敷城二郡屬焉

領縣四

戶一万一千五百六

口四万七千[illegible]十四

秀容永興二年置有秀容城肆盧城石蚨山神赤郊神山神護君神風神 石城永興二年置有大穀石神 肆盧治新會城真君七年併屬秀容有清天神大羅山吉城太邦城 敷城真君七年屬太和置年改治敷城有石谷山亞角神牛輪泉神

雁門郡秦置光武建武十五年罷二十七年復天興中屬司州太和十八年屬

領縣二

戶六千三百二十八

口三万四百三十四

原平前漢屬太原後漢晉屬雁門後屬有樓煩城廣武城靜樂神亞澤神 廣武前漢屬太原後漢晉屬有

幽州城治薊

領郡三　縣十八

戶三万九千五百八十

口十四万五百三十六

燕郡故燕漢高帝為國昭帝改為廣陽郡宣帝更為國後漢光武併上谷和帝永元六年復為廣陽郡晉改為國後改

領縣五

戶五千七百四十八

口二万二千五百五十九

薊二漢屬廣陽晉屬有燕昭王陵燕惠王陵桑山神尖陵城　廣陽二漢屬廣陽晉屬有廣陽城　良鄉二漢屬涿晉屬范陽後屬治良鄉城有大防山神　軍都前漢屬上谷後漢屬廣陽晉屬有觀石山軍都關昌平城　安城前漢屬勃海後廢屬廣陽晉屬有安次城長道城

范陽郡漢高帝置涿郡後漢章帝改

領縣七

戶二万六千八百四十八

口八万八千七百七十

涿二漢屬涿晉屬有涿城督亢陂城　固安二漢屬涿晉屬有固安城陽城舍亭三公亭臺　范陽二漢屬涿晉屬有長城范陽城縣門故　長鄉晉屬有長鄉城　方城前漢屬廣陽後漢屬涿晉屬有

臨鄉城方城韓侯城　容城前後漢屬涿晉屬後罷太和中復　遒二漢屬涿晉屬有遒城南北二遒城

漁陽郡秦始皇置真君七年併北平郡屬焉

領縣六

戶六千九百八十四

口二萬九千六百七十

雍奴二漢屬晉屬燕國後屬真君七年併泉州屬焉有泉州城雍奴城　路二漢屬晉屬燕國後屬真君七年併安樂平谷後有白屬焉有界山神　無終二漢晉屬右北平後屬有無終城狼山　漁陽二漢晉屬罷後復有白陽城卑城楊花山　土垠二漢晉屬右北平後屬有北平城　徐無二漢晉屬右北平後屬有徐無城

營州孝昌中置營州建義元年改治白狼城

領郡十二　縣三十一

戶二萬八千三百四十九

口十萬三十九

平陽郡晉分河東置真君四年置東雍州太和十八年罷改置

領縣五

戶一萬五千七百三十四

口五萬八千五百七十二

禽昌二漢屬河東晉屬平陽故北屈也神䴥元年世祖禽赫連昌仍置禽昌郡真君二年改七年併永安屬焉有乾城郭城　平陽二漢屬河東晉屬真君六年併禽昌太和十一年復有晉永高梁城龍子城堯廟　襄

□□□□屬河東晉□□□□治蒲陵城 臨汾 二漢屬河東晉屬□真君七年併泰平太和十一年復 泰平 真君七年

晉□□泰平故齊城

北絳郡 孝昌三年置治絳

領縣二

戶一千七百四十

口六千二百九十二

新安 後漢屬恆農晉屬河南後罷孝昌二年復後屬 北絳 二漢屬河東晉屬平陽二漢晉曰絳後罷太和十二年復改屬

永安郡 建義元年治永安城

領縣二

戶二千九百二十二

口一萬五百四十

永安 二漢屬河東晉屬平陽前漢曰彘順帝改真君七年併臨汾正始二年復屬治仇池壁有霍山祠 趙 楊 二漢屬河東晉屬平陽後罷太和二十一年復後屬治楊城有岳陽山東明神祠

北五城郡 興和二年置

領縣三

戶二百一十二

口八百六十四

平昌 興和二年置 石城 興和二年置 北平昌 興和二年置

定陽郡 興和四年置

領縣三

戶四百九十八

口一千九百四十一

平昌 興和四年置 西五城 興和四年置 敷城郡 天平四年置

領縣一

戶九十

口三百五十九

敷城 天平四年置 河西郡 天平四年置

領縣一

戶二百五十六

口一千一百四十四

夏陽 天平四年置 五城郡 天平中置

領縣三

戶四百一十一

口一千六百一十八

北輿 天平二年置 南輿 天平二年置 永安 元象元年置

西河郡 舊汾州西河民孝昌二年爲胡賊所破遂居平陽界還置郡

領縣三

戶一千七百六十一

口四千九百九十七

永安 孝昌中置治白坑城 隰城 孝昌中置 介休 孝昌中置

魏書志五 二二四

冀氏郡 建義元年割平陽郡置

領縣二

戶一千三百二

口五千三百一十六

冀氏 建義元年割禽昌襄陵置有冀氏城 合陽 建義元年置有合陽城

南絳郡 建義初置治會交川

領縣二

戶八百三十六

口二千九百九十一

南絳 太和十八年置屬正平郡建義初屬 小鄉 建義元年罷有小鄉城

義寧郡 建義元年置治東陽城

領縣四

戶二千四百七十八

口八千四百六十六

圁城 建義元年置治陶谷川 義寧 建義元年分禽昌置 安澤 建義元年置 泌源 建義元年置郡治

懷州 天安二年置太和十八年罷天平初復

領郡二 縣八

魏書志五 二二五

戶二萬一千七百四十

口九萬八千三百一十五

河內郡 漢高帝置

領縣四

戶九千九百五

口四萬二千六百一

野王 二漢晉屬州郡治有太行山華岳神 沁水 二漢晉屬治沁城有沁水濟水 河陽 二漢晉屬後罷孝昌中復 軹 二漢晉屬治軹城有軹關

武德郡 天平初分河內置

領縣四

戶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五

口五萬五千七百一十四

平皐二漢晉屬河內，有平皐城、安昌城。溫二漢晉屬河內，有溫泉水。懷二漢晉屬河內，有長陵城、懷城。州二漢晉屬河內，有雍城、中都城、金城。

建州慕容永分上黨置建興郡，眞君九年省，和平五年復，永安中罷郡置州，治高都城。

領郡四　縣十

戶一萬八千九百四

口七萬五千三百

高都郡永安中置

領縣二

戶六千四百九十九

口二萬七千六百三十五

高都二漢晉屬上黨，後屬。陽阿二漢屬上黨，晉罷，後復屬。有武斷關。

長平郡永安中置，治泫氏城。

領縣二

戶五千四百一十二

口二萬二千七百七十八

高平永安中置，治高平城。玄氏二漢晉屬上黨，郡治。有羊頭山。

安平郡

領縣二

戶五千六百五十八

口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七

端氏二漢屬河東，晉屬平陽，後屬。眞君七年省，太和二十年復。濩澤二漢屬河東，晉屬平陽，後屬。

泰寧郡永安中置，治濩澤縣。

領縣四

戶一千三百三十五

口五千二百三十

東永安　西河　西濩澤　高延

汾州延和三年爲鎮，太和十二年置州，治蒲子城，孝昌中陷，移治西河。

領郡四　縣十

戶六千八百二十六

口三萬一千二百一十

西河郡漢武帝置，晉亂罷，太和八年復，治兹氏城。

領縣三

戶五千三百八十八

隰城 二漢晉屬太原中改興安中置太和八年復有虎頭城隰城有木瓜山鄔城有郭林宗墓介休城太岳山祠 介休 二漢屬太原晉屬西河太和八年 永安 太和十七年分隰城置

吐京郡 眞君九年置孝昌中陷寄治西河

領縣二

戶三百八十四

口一千五百十三

新城 世祖名嶺東太和二十一年改 吐京 世祖名朔武太和二十一年改

五城郡 正平二年置孝昌中陷寄治西河

領縣三

戶二百五十七

口一千一百

五城 世祖名京軍太和二十一年改有雞鳴 平昌 世祖名刑軍太和二十一年改有白馬谷 石城 世祖為定陽太和二十一年改

定陽郡 舊屬東雍州延興四年分屬焉孝昌中陷寄治西河

領縣二

戶七百九十七

口三千二百八

定陽 延興四年置 昌寧 延興四年置有定陽二城

東雍州 世祖置太和中罷天平初復

領郡三 縣八

戶六千二百四十一

口二萬四百

邵郡 皇興四年置邵上郡太和中併河內孝昌中改復

領縣四

戶五十二

口二百五十八

白水 有王屋山 清廉 有清廉山白馬山 長平 有長平山 西太平

高涼郡

領縣二

戶四千四百四十五

口二萬一千八百五十三

高涼 太和十一年分龍門置有高涼城 龍門 故皮氏二漢晉屬河東太和十年改有龍門城

正平郡 故南太平神䴥元年改為征平太和十八年復

領縣二

戶一千七百四十四

口八千三百八十九

聞喜 二漢晉屬河東後屬有周陽城 曲沃 太和十一年置

安州 皇興二年置治方城天平中陷元象中寄治幽州北界

領郡三 縣八

戶五千四百五

口二萬三千一百四十九

密雲郡 皇始二年置治提攜城

領縣三

戶二千二百三十一

口九千一十一

密雲 眞君九年併方城屬焉 要陽 前漢屬漁陽後漢晉罷後屬有桃花山 白檀

郡治

廣陽郡 延和元年置益州眞君二年改為郡

領縣三

戶二千八

口八千九百一十九

廣興 延和二年置眞君九年併方城山屬 燕樂 州郡治延和九年置眞君九年併永樂

方城 世祖太元年置

安樂郡 延和元年置交州眞君二年罷州置

領縣二

戶一千一百六十六

口五千二百一十九

土垠 眞君九年置 安市 二漢晉屬遼東眞君九年併當平屬焉

義州 興和二年置治咸陣城

領郡七 縣十九

戶三千四百二十八

口一万六千七百六十四

五城郡 永安中置屬司州天平中屬并州武定五年屬

領縣三

戶二千一百

口一万七千六十九

隰城 永安中置有劉皇帝廟神堂 介休 永安中置 五城 永安中置

泰寧郡 興和中置

領縣三

戶二百二十八

口一千一百二十七
泰寧興和中置　義興興和中置　郃陽興和中置
新安郡興和中置
領縣三
戶三百九十四
口一千五百九十五
西垣興和中置　新安興和中置　東垣興和中置
澠池郡興和中置
領縣三

戶一百六十六
口八百二十八
北澠池興和中置　俱利興和中置　西新安興和中置
恒農郡興和中置
領縣三
戶九十三
口五百四十三
恒農興和中置　北陜興和中置　肴山興和中置
宜陽郡興和中置

領縣三
戶一百六十九
口六百八十六
宜陽興和中置　南澠池興和中置　金門興和中置
金門郡興和中置
領縣一
戶二百七十八
口一千二百一十七
北陸興和中置

南汾州
領郡九　縣十八
戶一千九百二十二
口七千六百四十八
北吐京郡
領縣四
戶八十八
口三百五十一
平昌　北平昌　石城　吐京

西五城郡
領縣三
戶二百四十七
口一千一百一十八
昌寧　平昌
西五城
南吐京郡
領縣一
戶三十二
口七十三

新城
西定陽郡
領縣一
戶四十二
口一百四十
洛陵
定陽郡
領縣一
戶五十四

口一百九十
永寧
北鄉郡
領縣二
戶二百九
口七百五十九
龍門　汾陰
五城郡
領縣二

戶二百一十四
口八百八十四
五城　平昌
中陽郡
領縣二
戶四百六十八
口一千六百三十七
洛陵　昌寧
龍門郡

領縣二
戶五百七十八
口二千四百九十六
西太平 汾陽
南營州 孝昌中營州陷永熙二年置寄治英雄城
領郡五 縣十一
戶一千八百一十三
口九千三十六
昌黎郡 永興中置

領縣三
戶五百九
口二千六百五十八
龍城 永熙中置 廣興 永熙中置 定荒 興和中置
遼東郡 永熙中置
領縣二
百六十五
口二千六百三十四
太平 永熙中置 新昌 永熙中置

建德郡 永熙中置
領縣二
戶一百七十八
口八百一十四
石城 永熙中置 廣都 興和中置
營丘郡 天平四年置
領縣三
戶五百一十二
口二千七百二十七
富平 天平四年置 永安 元象中置 帶方 元象中置

樂良郡 天平四年置
領縣一
戶四十九
口二百三
永樂 興和二年置
東燕州 太和中分恒州東部置燕州孝昌中陷天平中領流民置寄治幽州宣都城
領郡三
戶一千七百六十六

口六千三百一十七

平昌郡 孝昌中陷，天平中置

領縣二

戶四百五十

口一千七百一十三

万言 天平中置　昌平 天平中置，有臨泉

上谷郡 天平中置

領縣二

戶九百四十二

口三千九十三

平舒 孝昌中陷，天平中置　居庸 孝昌中陷，天平中置

徧城郡 武定元年置

領縣二

戶三百七十四

口一千五百一十三

廣武 武定元年置　沃野 武定元年置

營州 治和龍城。太延二年為鎮，真君五年改置。永安末陷，天平初復。

領郡六　縣十四

戶一千二十一

口四千六百六十四

昌黎郡 晉分遼東置，真君八年併冀陽屬焉

領縣三

戶二百一

口九百一十八

龍城 真君八年併柳城、昌黎、棘城屬焉。有堯祠、榆頭城、徒何水　廣興 真君八年併徒何、永樂、燕昌屬焉。有雞鳴山、石城、大柳城　定荒 正光末置。有雞鳴山、松山

建德郡 真君八年置，治白狼城

領縣三

戶二百

口七百九十三

石城 前漢屬右北平，後罷。真君八年併遼陽、路、大樂屬焉。有白鹿山祠　廣都 真君八年併白狼、建德、望平屬焉。有令支城　陽武 正光末置。有合城

遼東郡 秦置，後罷。正光中復，治固都城

領縣二

戶一百三十一

口八百五十五

[illegible]平 二漢晉屬[illegible]後罷正光中復有青山 新昌 二漢晉屬[illegible]後罷正光中復

樂良郡 前漢武帝置二漢晉曰樂浪後改罷正光末復治連城

領縣二

戶二百一十九

口一千八

永洛 正光末置有烏山 帶方 二漢屬樂浪晉屬帶方後罷正光末復屬

冀陽郡 真君八年併昌黎武定五年復

領縣二

戶八十九

口二百九十六

平剛 柳城

營丘郡 正光末置

領縣二

戶二百八十二

口七百九十四

富平 正光末置 永安 正光末置

平州 晉置治肥如城

領郡二 縣五

戶九百七十三

口三千七百四十一

遼西郡 秦置

領縣三

戶五百三十七

口一千九百五

肥如 二漢晉屬有孤竹山祠碣石武王祠令支城黃山濡河武歷山陽角山林榆山太身山 海陽 二漢晉屬有揃山新婦山清水 陽樂 二漢晉屬真君七年併令支含資屬焉有

北平郡 秦置

領縣二

戶四百三十

口一千八百三十六

朝鮮 二漢晉屬樂浪後罷延和元年徙朝鮮民於肥如復置屬焉 新昌 前漢屬涿後漢晉屬遼東後屬焉有盧龍山

恒州 天興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孝昌中陷天平二年置寄治肆州秀容郡城

領郡八 縣十四

代郡 秦置孝昌中陷天平二年置

領縣四

平城 二漢晉屬鴈門後屬 太平 武周 二漢屬鴈門晉罷後復屬 永

固善無郡 天平二年置

領縣二

善無 前漢屬鴈門後漢晉屬定襄後屬 沃陽

梁城郡 天平二年置

領縣二

參合 前漢屬代後漢晉屬定襄後屬 裋鴻 一本作䄻鴻

繁畤郡 天平二年置

領縣二

崞山 二漢晉曰崞屬鴈門後改屬 繁畤 二漢晉屬鴈門後改屬

高柳郡 永熙中置

領縣一

安陽 二漢曰東安陽屬代郡晉屬後改屬 高柳 二漢屬代郡晉罷後復屬

北靈丘郡 天平二年置

領縣二

靈丘 前漢屬代後漢晉罷後復屬 莎泉

內附郡 天平二年置

靈丘郡 天平二年置

朔州 本漢五原郡延和二年置爲鎮後改爲懷朔鎮孝昌中改爲州後陷今寄治并州界

領郡五 縣十三

大安郡

領縣二

狄那 捍殊

廣寧郡

領縣二

石門 中川

神武郡

領縣二

尖山 殊頹

太平郡

領縣三

太平 太清 永寧

附化

領縣四

附化 息澤 五原 廣牧

雲州 舊置朔州後陷永中改寄治并州界

領郡四　縣九

盛樂郡永熙中置

領縣二

歸順永興中置州郡治　還安永熙中置

雲中郡秦置

領縣二

延民永興中置　雲陽永熙中置

建安郡永熙中置

領縣二

永定永熙中置　永樂永熙中置

眞興郡永熙中置

領縣三

眞興永熙中置　建義永熙中置　南恩永熙中置

蔚州永安中改懷荒禦夷二鎮置寄治并州郡縣界

領郡三　縣七

始昌郡永安中置

領縣二

干門永安中置　蘭泉永安中置

忠義郡永安置

領縣二

葦池永安中置　楊柳永安中置

附恩郡天平中置

領縣二

西涼天平中置　利石天平中置　化政天平中置

顯州永安中置治分州六壁城

領郡四　縣四

定戎郡永安中置治永城

武定八年肅州

領縣二

零山永安中置　陽林永安中置

建平郡永安中置州治

領縣二

昇原永安中置　赤谷永安中置

眞君郡天平中置治東多城

武昌郡武定四年置治閣城

廓州武定元年置治肆州鄴城界郭城

領郡二

廣安郡武定元年置

永定郡武定六年置

建安郡武定元年置

武州武定元年置治鴈門川武定三年始立州城

領郡三 縣四

吐京郡武定八年置

領縣二

吐京武定二年置 新城武定三年置

齊郡武定元年置州治

領縣二

昌國武定元年置 安平武定元年置

新安郡武定元年置

西夏州寄治并州界

領郡二

太安郡

神武郡

寧州興和中置寄治汾州介休城

領郡四

武康郡武定四年置治東多城

靈武郡武定元年置

初平郡武定元年置

武定郡武定元年置

靈州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鎮孝昌中改後陷西天平中置寄治汾州隰城界領郡縣闕

前自恆州已下十州永安已後禁旅所出戶口之數並不得知

地形志第二上第五 魏書一百六

常山郡注云後漢建初中爲淮陽永元二年復今案後漢書章帝建初四年四月徙常山王昞爲淮陽王和帝永元二年五月紹封故淮陽王昞子側爲常山王昞傳云徙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昞自常山徙封淮陽非改常山爲淮陽蓋魏收之誤

兗州 後漢治山陽昌邑魏晉治廩丘劉義隆治瑕丘魏因之

領郡六　縣三十一

戶八万八千三十二

口二十六万六千七百九十一

泰山郡 漢高帝置

領縣六

戶二万六千八百

口九万一千八百七十三

鉅平 二漢晉屬治平陽城有亭亭山祠雲雲山祠陽關城鉅平城祝丘防城龍山祠　奉高 二漢晉屬有尹文山岱岳祠王符山故明堂基　博平 二漢晉曰博屬後改有博平城防城龍山祠野旬山牟山祠五丁胥廟　嬴 二漢晉屬有馬丘山祠汶水出焉居阜城銅冶山　牟 漢晉屬有萊蕪城平州城牟城望石山　梁父 二漢晉屬有菟裘澤相來山在北泉父城龜山羊續碑貞女山祠雲母山

魯郡 秦置為薛郡高后改為魯國皇興中改

領縣六

戶一万五千一百六十

口四万七千三百二十九

魯 二漢晉屬有牛首亭五父衢尼丘山房山魯城叔梁紇廟孔子墓廟沂水泗水季武子臺顏母祠魯昭公臺伯禽冢晉文公冢魯恭王陵宰我冢兒寬碑　汶陽 二漢晉屬有泰杜亭龜山禺山春舒城汶陽城　鄒 二漢晉屬有叔梁紇城嶧山鄒山　陽平 劉駿置魏因之有崇城　新陽 前漢屬東海後罷劉駿復魏因之

高平郡 故梁國漢景帝分為山陽國武帝改為郡晉武帝更名

領縣四

戶一万一千一百二十四

口二万五千八百九十六

高平 二漢屬山陽晉屬有茅鄉城故後漢章帝更名有泚水千秋城胡陸城齊城高平山承匡山伏羲廟　方與 二漢屬山陽晉屬有乃虵城　金鄉 後漢屬山陽晉屬有金鄉山東巨卿冢碑　平陽 南平陽二漢屬山陽晉屬有平陽城漆城白馬淵

任城郡 後漢章帝分東平為任城國晉永嘉後罷神龜元年分高平置

領縣三

戶八千五十

口二万一千七百八十九

任城 前漢屬東平後漢晉屬有台城亢陽城華陽城　亢父 前漢屬東平後漢晉屬有亢父城女媧冢風伯祠　鉅野 二漢屬山陽晉屬高平後屬有鉅野城武安城武口城任山祠

東平郡 故梁國景帝分為濟東國武帝改為大河郡宣帝為東平國後漢晉仍為國後改

領縣七

戶二万七百五十二

口六萬二千八百一十

無鹽二漢、晉屬，有鹽山、[illegible]山，鹽城南、章城、[illegible]。范 有[illegible]。須昌 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屬，治須昌城，有[illegible]。

壽張 有部城。平陸 二漢、晉屬，曰東平陸，後改。有厭次城。富城 二漢、晉屬，有富城、[illegible]城、武強城。

剛 前漢屬泰山，後漢、晉屬，[illegible]。晉曰剛平，後改。治剛城。

東陽平郡 故東平地，劉裕置，劉駿後魏因之。治平陸城。

領縣五

戶六千一百四十六

口二萬八千九十四

元城 劉義隆置，魏因之。有寧陽城。樂平 劉義隆置，魏因之。有青山祠、[illegible]水。頓丘 劉駿置，魏因之。

館陶 劉義隆置，魏因之。有[illegible]陽城。平原 劉駿置，魏因之。有吉城、[illegible]野澤。

青州 後漢治臨菑，司馬德宗治東陽，魏因之。

領郡七　縣三十七

戶七萬九千七百五十三

口二十萬六千五百八十五

齊郡 秦置

領縣九

戶三萬八千一百四十八

口八萬二千一百

臨淄 二漢、晉屬。[illegible] 益都 [illegible]

般陽 [illegible] 平昌 前漢屬[illegible]

廣饒 [illegible] 西安 [illegible] 安平 二漢、晉曰東安平，後改。[illegible] 廣川 有牛山、[illegible]、[illegible]山、齊桓公冢、[illegible]

北海郡 [illegible]治平壽城。

領縣五

戶一萬七千五百八十七

口四萬六千五百四十九

下密 前漢屬[illegible]，後漢[illegible]，晉屬。[illegible] 平壽 [illegible] 膠東 前漢曰[illegible]，後漢屬北海，晉[illegible]

樂安郡 漢高帝置[illegible]，和帝更[illegible]改。

領縣四

戶五千九百一十六

口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九

千乘 前漢屬千乘，後漢、晉屬。博昌 前漢屬千乘，後漢、晉屬。安德 般

渤海郡 故[illegible]置，魏因之。

領縣三

戶五十二百七十九
口一萬三千七百五
重合 脩 長樂有王陵冢
高陽郡故樂安地劉義隆置魏因之
領縣五
戶六千三百二十二
口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七
高陽 新城 鄚 安次 安平
河間郡劉義隆置魏因之

領縣六
戶五千八百三十
口一萬四千八百一十八
阜城 城平 武垣 樂城 章武有舜之冢 南
皮劉駿置魏因之有望海臺
樂陵郡故千乘地劉義隆置魏因之
領縣五
戶十千九百七十一
口一萬八千五百一十五

陽信有千乘城博昌城 樂陵有姑城 厭次 新樂 濕沃
齊州治歷城劉義隆置冀州皇興三年更名
領郡六 縣三十五
戶七万七千三百七十八
口二十六万九千六百六十二
東魏郡劉駿置魏因之治歷城後徙臺城
領縣九
戶一万九千一百三十
口七万三千五百七十

蠡吾劉駿置魏因之有龍山 頓丘劉駿置魏因之有鳥巢峽 肥鄉有上陵城巨合城 聊
城有臺城營城 衛國有甘城湯水鎮 博平有七女城[illegible]大台山 安陽有[illegible]
東魏有峰山出錫有葛池尸水 臨邑劉駿置魏因之有刀環水鵲山隰陰城
東平原郡劉駿置魏因之治梁鄒
領縣六
戶一万三千九百二十九
口四万四百三
平原有黃山 高南有高苑城平原城 臨濟有鄒平城新城 茌平有城 廣
宗有胡山平鄒城 高唐

東清河郡劉裕置魏因之治盤陽城
領縣七
戶六千八百一十
口二万二千五百七十四
清河 繹幕有鬲水 鄃有漢平號冢金雀山 零 武城國城 貝丘有萊蕪城 饒陽晉屬青州太和十八年分屬
廣川郡劉裕置魏因之
領縣三
戶三千九百四十五
口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

武強 索盧 中水有長城三柳山
濟南郡漢文帝爲濟南國呂后爲郡後漢建武中復爲國晉改
領縣六
戶二万一十七
口六万八千八百二十
歷城二漢晉屬有華不注山巨山舜山祠娥英祠 著二漢晉屬治著城 平陵二漢晉屬曰東平陵後改有章丘城洛盤城平陵城女郎山祠 土鼓二漢屬晉罷後復有龍盤山 逢陵有於陵城 朝陽二漢屬後漢曰東朝陽後改晉屬樂安後屬有朝陽城

太原郡劉義隆置魏因之
領縣四
戶一万二千五百六十
口五万八百二十三
太原司馬德宗置魏因之有井城有原城湯坦城 祝阿二漢屬平原晉屬濟南後屬有原城陽城 山茌二漢晉屬泰山後屬有岱山從山格馬山 盧前漢屬太山後漢晉屬濟北有盧城平陰城孝子堂
鄭州天平初置潁州武定七年改治潁陰城
領郡三 縣九
戶六万二千一百七十三
口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四十二

許昌郡天平元年分潁川置
領縣四
戶二万五千三百二十七
口一十万四千四百六十三
許昌二漢晉屬潁川曰許魏改許昌有許昌城有西平城 扶溝前漢屬淮陽後漢晉屬陳留後屬有扶溝城 鄢陵二漢晉屬潁川有鄢陵城馬陵城 新汲二漢晉屬潁川有新汲城
潁川郡秦置漢高改曰韓國

領縣三
戶二万二千四十四
口一十万五千九百九
長社 二漢晉屬潁川有長社城長平城聖馬臺雞鳴城鍾皓墓白鴈陂 臨潁 二漢晉屬後併潁陰興和中復有臨潁城
潁陰 二漢晉屬劉義隆置君七年併臨潁元象二年復有荀爽墓鍾繇西二城陳羣城
陽翟郡
領縣二
戶一万四千八百二
口六万三千八百七十
黃臺 興和元年分陽翟置有黃臺城黃臺岡 陽翟 二漢屬潁川晉屬河南後屬興和元年屬有陽翟城
城禹山祠赤少澗九山祠呂不韋墓
濟州 治濟北碻磝城泰常八年置
領郡五　縣十五
戶五万三千二百一十四
口一十四万五千二百八十四
濟北郡 漢和帝置
領縣三
戶九千四百六十七

口二万九千三百九十九
臨邑 二漢屬東郡晉屬濟北有鄉城臨邑城吳城 東阿 二漢屬東郡晉屬濟北有東阿城衛城齊城 盧
前漢屬泰山後漢晉屬濟北有柳舒城鼓城盧子城
平原郡 漢高帝置皇始中屬冀州太和十一年分屬武泰初屬南冀州永安中罷州
領縣四
戶二万二千二百五十
口五万九千四百三十七
聊城 二漢屬東郡晉屬平原魏置太平鎮後罷有王城郡縣治有聊城 博平 二漢屬東郡晉屬平原有博平城桑亭 茌平 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濟北晉屬平原治館城有茌平城陽城 西聊 分聊城置孝昌中有畀太台聊城
東平郡 太常中置太和末罷建義中復治壽城
領縣二
戶八千八百九十六
口二万五千一百三
范 二漢屬東郡晉屬濟北後屬治秦城有范山高陽城鹽城雲城 壽張 前漢曰壽良屬東郡光武改後漢晉屬兗州東平後屬有
南清河郡 晉泰常中分平原置治甚城
領縣三

戶一万一百三十五

口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五

鄃 二漢、晉屬清河，太和中屬平原，治鄃城。 零 二漢、晉屬清河，太和中屬平原，後屬。治零，有肯城。 高唐 二漢、晉屬平原，後罷，景明二年復。

東濟北郡 孝昌三年置

領縣三

口二千四百六十四

口六千六百七十八

肥城 前漢屬泰山，後漢屬濟北，晉罷，後復屬。治肥城，有孝子城、濟北故城。 蛇丘 前漢屬

泰山，後漢、晉屬濟北，後屬。

光州 治掖城。皇興四年分青州置，延興五年罷為鎮，景明元年復。

領郡三 縣十四

戶四万五千七百七十六

口一十六万九百五十一

東萊郡 漢高帝置

領縣四

戶一万九千一百九十五

口六万二千四百四十四

山。郡治。二漢屬，晉罷，後復。有旅山祠、秀陽山、斧山。 西曲城 二漢曰西城，屬東萊，後改。有倉石山。 東曲城 皇興中分曲城置。有五日山。 盧鄉 二漢、晉屬。有高君山、方山。

長廣郡 晉武帝置。治膠東城。

領縣六

戶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三

口五万一千五百六十七

昌陽 二漢屬東萊，後罷，晉惠帝復，後屬。有昌陽城、望石山、凡馬祠、玉、濟、浮游水。 長廣 前漢屬琅邪，後漢屬東萊，晉屬。有馬山祠、即墨城、萊王山祠、金泉山、昌水、古水。 不其 前漢屬琅邪，後漢屬東萊，晉屬。有牢山、鳥青山。 挺 前漢屬膠東，後漢屬北海，晉屬。有樂毅城。 即墨 二漢、晉屬。郡治。前漢屬膠東國，後漢屬北海，晉屬。有三戶山、膠水。

當利 二漢、晉屬東萊，後罷，後屬。有當利城。

東牟郡 孝昌四年分東郡陳留置，治雉丘。

領縣四

戶一万七百四十八

口四万七千三百三十八

牟平 二漢屬東萊，晉罷，後復。有之罘山、成山、牟城。 黃 二漢、晉屬東萊。有黃城、萊山祠。 惤 二漢、晉屬東萊。有弦城、羅山。 觀陽 前漢屬膠東，後漢屬北海，後罷，興和中復。有淳于城、觀陽城、昌城、牛山、耳山。

梁州 天平初置，治大梁城

領郡三　縣七

戶四万三千八百一十九

口一十八万一千九百三

陽夏郡孝昌四年分東郡陳留置治雍丘城

領縣五

戶一万六千五百四十九

口六万三千五百五十九

陽夏前漢屬淮陽後漢屬陳國晉初併梁惠帝復真君七年併扶溝太和十二年復治陽夏城有大小扶溝

雍丘二漢晉屬陳留郡治有岡城戍陵城高陽城少姜城葵城白楊陂　濟陽二漢晉屬陳留延和二年置徐州皇興初罷有濟陽城外黃城東昏城桂城　圉城二漢晉曰圉前漢屬淮陽後漢晉屬陳留後罷景明元年復後改有高城　襄邑二漢晉屬陳留後罷景明元年復有承匡城襄陵鄉

開封郡天平元年分陳留置治開封城

領縣二

戶八千二百七

口三万六千六百二

開封二漢屬河南晉屬滎陽皇興八年併扎陵景明元年復孝昌中屬東留有開封城陳留城孔族城

尉氏二漢晉屬陳留興安二年併苑陵太安三年復治尉氏城有廢尉亭

陳留郡漢武帝置太和十八年罷孝昌中復

領縣三

戶一万九千六百十二

口八万二千七百四十一

浚儀州郡治二漢晉屬後罷孝昌二年復有信陵君冢張耳冢黃仲舒冢趙孟冢晏嬰冢倉垣城宋水在大梁城東分為蔡水梁聖女祠雉臺　封丘二漢晉屬真君九年併酸棗景明二年復治封丘城有封丘臺百海　小黃二漢晉屬真君八年併外黃太和中復有昭靈后冢陳勝冢小黃城

豫州劉義隆置豫州治懸瓠城皇興中改

領郡九　縣三十九

戶四万一千一百七十二

口九万六千九百一十六

汝南郡漢高帝置

領縣八

戶一万四千八百八十九

口三万七千六十一

上蔡州郡治二漢晉屬有武陵城　臨汝劉裕置經円太和西城　平輿二漢晉屬有古平輿城

安城二漢晉屬　西平二漢屬晉屬　北宜陽一漢屬晉屬後屬陳郡陽城　陽安漢二

保城劉駿置魏因之

潁川郡太和年復

領縣三
戶八千三百九十六
口二万六百四十
邵陵二漢屬汝南晉屬有邵陵城鄧城 臨潁二漢晉屬潁川後屬有丘尘陵城 曲陽前漢屬東海後漢晉罷後復屬下邳晉罷後復屬有華丘桐陽城
汝陽郡
領縣三
戶七千二百五十四
口一万五千二百四十五
汝陽郡治二漢晉屬汝南後屬有章華臺 武津有武津城 征羌後漢屬汝南後屬

義陽郡永安三年置郢州天平四年罷州置
領縣五
戶一千七百九十
口四千三百九十五
義陽 清丘有鍾離城 平陽有馬卿城 真陽有宜春城 安陽後漢屬汝南晉罷後復屬有真陽城
新蔡郡晉置孝昌中陷後復治石母臺
領縣二

戶一千九百一十七
口四千七百七十八
新蔡二漢屬汝南晉屬汝陰孝昌中陷後復之永安中陷武定中復有蔡城 鮦陽二漢屬汝南晉屬汝陰孝昌中陷後復屬 固始二漢屬汝南晉屬汝陰前漢曰寢後漢光武更名後屬
初安郡延興二年置孝昌中陷後復
領縣四
戶二千二十六
口五千九百二十二
新懷有樂山 安昌前漢屬汝南後屬 懷德有清水山鍾山浮石山 昭越有

襄城郡晉武帝置治襄城
領縣三
戶一千四百四十六
口四千六百十三
義綏 遂寧 武陽
城陽郡太和三年置後罷武定初復
領縣五
戶五百四十六
口一千三百八十八

安定 淮陰 眞陽 建興 建寧
廣陵郡 興和中分東豫州置
領縣五
戶一千九百六
口三千二百二十四
宋安 興和中置 光城 興和中置 安蠻 興和中置 新蔡 興和中置 汝南 興和中置
北豫州 後漢治譙魏治汝南安城晉治項司馬德宗置司州蔡常中復治虎牢太和十九年罷置東中府天平初罷改復
領郡三 縣十二
魏書志六 十七
戶四万七百二十八
口一十八万二千五百五十一
廣武郡 天平初分滎陽置治中左城
領縣五
戶一万五千五百九十六
口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九
曲梁 孝昌中分密置有武陵城曲梁城 原武 二漢屬河南晉罷孝昌中復屬有五島城胡城司馬眉原武城
陽武 二漢屬河南晉屬滎陽天平初屬有陽武城黃池 中牟 二漢屬河南晉屬滎陽天君八年併陽武景明元年復天平初屬有中牟城管城清渦
苑陵 二漢屬河南晉屬汝天平初屬有新鄭

屬 苑陵城
滎陽郡
領縣五
戶二万一千四百七十三
口九万二千三百一十
滎陽 二漢屬河南晉屬有滎陽山梅陵城敖倉廣武城石門城晉叔虞祠并信祠舜祠 成皋 二漢晉屬河南後屬 京 二漢屬河南晉屬有万石山梅亭高陽城晉城亭木京水吳亭 密 二漢屬河南晉屬汝密城有承雲山青池谷熊耳山大騩山子產墓禹冢祠 卷 二漢屬河南晉屬眞君八年併太和十一年復有卷城
成皋郡 天平元年分滎陽置
領縣二
魏書志六 十六
戶二千六百六十
口一万五千七百四十
西成皋 天平元年分滎陽之成皋置州郡治有虎牢城漢高祖壇祀水成皋城 鞏 二漢晉屬河南天平初屬有長羅川鞏城九山祠
徐州 後漢治東海郡魏晉治彭城
領郡七 縣二十四
戶三万七千八百一十二
口一十万八千七百八十七

彭城郡 漢高帝置楚國宣帝改後復爲楚後漢章帝改爲彭城國晉改

領縣六

戶六千三百三十九

口二万三千八百四十一

彭城 前漢屬楚國後漢晉屬有寒山孤山磨山黃山山九里山桓魋冢亞父冢楚元王冢龔勝冢

呂 前漢屬楚後漢晉屬有呂梁城茱萸山僮陽城明星故龍泉塘石頭山項羽山

薛 二漢晉屬魯國後屬有奚仲山奚仲廟薛城孟嘗君冢

龍城 有楚王墓龍城赤唐陂龍城

留 二漢晉屬有微山留城微子冢張良冢祠東城薛城戚夫人冢

睢陵 前漢屬臨淮後漢晉屬下邳[illegible]陰武定五年屬有睢陵城[illegible]黃山祠[illegible]山

南陽平郡 治沛縣界後寄治彭城

領縣三

戶三千七十一

口六千三百五十八

襄邑　陽平　濮陽

蕃郡 孝昌三年置元象二年併彭城武定五年復

領縣二

戶四千三百九十二

口二万八千八百四十二

蕃 二漢晉屬魯國後屬合蕃城

永興 熙平初置屬建昌郡太和十九年併彭城武定二年屬 永

福 皇興初置屬[illegible]年罷郡屬彭城武定[illegible]屬

沛郡 故秦泗水郡漢高帝更名後漢爲國晉改

領縣三

戶四千四百一十九

口二万二千二百七十八

蕭 二漢晉屬有蕭城漢高祖廟谷水華山

沛 二漢晉屬有漢高祖廟沛城呂母冢

相 漢晉屬有相城相山[illegible]

蘭陵郡 晉置後罷武定五年復治永城

領縣四

戶十千四百二十四

口二万五千七百七十六

昌慮 二漢晉屬東海後屬有[illegible]山[illegible]山三孤山

承 二漢晉屬東海後屬有抱犢山承城坊山

蘭陵 二漢晉屬東海後屬有蘭陵山石孤山荀卿冢

合鄉

北濟陰郡 劉駿置魏因之治單父城

領縣三

戶八千五百四十六

口二万一千九百八十八

豐 二漢晉屬沛後屬有豐城漢高祖舊宅廟碑

離狐 晉亂置郡治有軍實公祠[illegible]漢高祖祠[illegible]

城武 前漢屬山陽後漢晉屬濟陰後屬治郜城

碭郡 孝昌二年置治下邑城

領縣二

戶三千六百二十一

口八千七百五十四

安陽 孝昌二年置治麻城 碭 二漢屬梁國晉罷後復屬治會城

西兗州 孝昌三年置治定陶城後徙左城

領郡二 縣七

戶三万七千四百七

口一十万三千八百九十四

沛郡 興和二年置治孝昌城

領縣三

戶七千五百七十一

口二万三百一十四

考

巳氏 前漢屬梁國後漢晉屬濟陰後屬有郝中城安陽城 新安 興和中置

濟陰郡

領縣四

戶二万九千八百三十六

口八万三千五百八十

定陶 二漢晉屬有定陶城 離孤 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屬有離孤城 冤句 二漢晉屬治冤

向城有南陽城 乘氏 二漢晉屬有大野城汉江城康城

南兗州 正光中置治譙城

領郡七 縣二十一

戶三万七千一百三十

口一十万五千五百三十九

陳留郡

領縣二

戶六千二百三十

口一万六千七百四十九

小黃 劉裕置魏因之有曹嵩墓曹騰父祠 浚儀 有城父城 谷陽 有苦城陽都陂老子

廟城 阜 東燕 有燕宋城馬唐冢 武平 正始中置有武平城賴鄉城天平二年置頓武穿七年罷

梁郡 故秦碭郡漢高帝為梁國後改治梁國城

領縣二

戶一万三百五十九

口二万五千九百九十五

襄邑 二漢晉屬陳留後屬治明城 睢陽 二漢晉屬郡治

下蔡郡太和十七年置孝昌中陷興和中復
領縣四
戶三千二百六十二
口七千九百七十三
樓煩孝昌中陷興和中復 下蔡前漢屬沛後屬孝昌中陷興和中復 臨淮永平二年置孝昌中
陷興和中復 龍亢二漢屬沛晉屬譙後罷永安三年復屬孝昌中陷興和中復
譙郡二漢縣屬沛晉以為郡太昌中陷武定中復
領縣三
戶五千一百三十二

口二万二千九百九十一
蒙二漢晉屬梁國後屬 蘄二漢屬沛晉屬 寧陵前漢屬陳留後漢晉屬梁郡後屬孝昌中陷後復
北梁郡
領縣二
戶八千二百三十一
口四万一千七百三十八
城安孝昌中置郡治有蚊陂城 萍陽孝昌中置治九仁城
沛郡延昌中置正光中陷後復治蕭城
領縣二

戶一千八百四十八
口四千五百六十五
蕭延昌中置治台蘭城 相延昌中置
馬頭郡司馬德宗置魏因之正光中陷天平中復治建興城
領縣三
戶一千九百六十八
口五千五百二十八
蘄正光中陷天平中復 巳吾後漢屬陳留正光中陷興和平步右平石城 下邑前漢晉屬梁國
孝昌元年置陷復興和中還屬郡

廣州永安中置治魯陽武定中陷治襄城
領郡七 縣十五
戶二万八千六百九十六
口九万六千七百八十
南陽郡
領縣二
戶七千四百八十九
口二万六千七百二十八
南陽有大別山祠 墩汎自有峽城

順陽郡太和中置縣後改

領縣二

戶二千四十五

口七千二百五十二

龍陽太和十七年置 龍山太和十七年置有龍山

定陵郡永安中置

領縣三

戶三千六百九十

口八千七百五十六

北舞陽皇興元年置有木陂 雲陽太和十一年置 西舞陽天安元年置正光中罷興和二年復

魯陽郡太和十一年置鎮十八年改為荊州二十二年罷置

領縣二

戶二百四十五

口七百七十五

山北太和十一年置有應山應城 河山太和二十一年置

汝南郡永安元年置治苻壘城

領縣二

戶七百八十三

口二千三百四十四

汝南太和十八年置 苻壘太和中置有沙水

漢廣郡永安中置

領縣二

戶六千二百

口八千一十七

昆陽二漢屬穎川晉屬襄城後屬有黃城昆陽城新安 高陽太和元年置有滍水南襄城東西二滍城高陽山民城首山祠

襄城郡晉置

領縣二

戶八千二百四十四

口四万二千八百七十八

繁昌晉屬有繁昌城犨鄉城安陽城陽城陂 襄城二漢屬穎川晉屬有頻陽城繁工城

膠州永安二年置治東武陵

領郡二 縣十四

戶二万六千五百六十二

口六万三百八十二

東武郡永安二年置

領縣三

戶八千六百一十七

口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七

姑幕二漢屬琅邪晉屬城陽後罷永安中復屬有劇昔山公冶長墓　扶其永安中置有常山祠伏其水泒城雲母山盧水　梁鄉永安中置有梁鄉城五弩山膠水出焉紀丘山琅邪臺秦始皇碑興和中屬臨海郡尋罷屬焉

高密郡漢文帝為郡西國宣帝更為高密國後漢併北海晉惠帝復劉駿併北海延昌中復

領縣五

戶七千五百五

口一万六千一百五十三

魏書志六　二十七

高密前漢屬高密後漢屬北海晉屬城陽後屬有高密城鄭玄冢　夷安前漢屬後漢屬北海晉屬城陽後屬有夷安城夷安澤　黔陬前漢屬琅邪後漢屬東萊晉屬城陽後屬有黔陬城野艾山祠　平昌前漢屬琅邪後漢屬北海晉屬城陽太和初屬平昌郡延昌中屬治平昌城有龐盧山山有井一與荊水通　東武二漢屬琅邪晉屬城陽後屬治平昌城

平昌郡魏文帝置後廢晉惠帝復

領縣六

戶一万四百四十

口二万五千四百七十二

昌安前漢屬高密後漢屬北海晉屬城陽後屬有石泉亭昌安城　淳于二漢屬北海晉屬城陽後屬有淳于城鐵山　營陵二漢屬北海晉屬琅邪後屬有營陵城廣縣城　安丘二漢屬北海晉屬琅邪有石學墓碑原慕　朱虛前漢屬琅邪後漢屬北海晉屬琅邪後屬有九山丹水所出　琅邪二漢屬琅邪晉罷後復復有琅邪臺

洛州太宗置太和十七年改為司州天平初復

領郡六　縣十二

戶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九

口六万六千五百二十一

洛陽郡天平初置

魏書志六　二十八

領縣二

戶三千六百五十九

口一万五千七百七十二

洛陽二漢晉屬河南太和十七年併尚天平初置　緱氏二漢晉屬河南大和十七年併洛陽天平初復屬有緱氏城

河陰郡元象二年置

領縣一

戶三千七百六十七

口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五

河陰晉置大宗併洛陽正始二年復屬河南

新安郡天平初置
領縣三
戶四百九十
口一千九百一十一
新安二漢屬恒農晉屬河南太和十一年改為郡十九年復後屬 東垣二漢晉屬河東後屬河南
二漢晉屬河南後屬
中川郡太平初置
領縣二
戶二千七十八

口八千二百二十五
堙陽太和十三年分潁陽置 潁陽天安二年置
河南郡秦置三川守漢改為河南郡後漢晉為尹後罷司馬德宗置後罷太宗復太和中遷都為尹天平初改
領縣一
戶三千六百四十二
口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五
宜遷天平二年置
陽城郡孝昌二年置
領縣三

戶三千四十三
口一万一千八百八十三
陽城二漢屬潁川晉屬河南後屬正光中復有少室山嵩高山許由墓啟母廟 潁陽二漢屬潁川後屬
康城孝昌中分陽城置有陽城縣箕山許由冢荊山鄭子產廟
南青州分團城郡置為東徐州太和二十二年改
領郡三 縣九
戶一万五千二十四
口四万五千三百二十二
東安郡二漢縣晉惠帝置

領縣三
戶四千六百四十
口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一
蓋二漢屬泰山晉屬琅邪後屬有東安城靈山廟 新泰有蒙山 發干有危山廟
東莞郡晉武帝置
領縣三
戶九千六百二十
口二万六千五百六
莒前漢屬城陽後漢晉屬琅邪後屬有莒城 東莞二漢晉屬琅邪晉屬琅邪後屬有古城

義塘郡武定七年置，治黃郭城

領縣三

戶七百六十四

口二千二百六十五

義塘武定七年置 歸義武定七年置，有盤山鹽倉 懷仁武定七年置，有吳山、歸山、呂城

北徐州永安二年置

領郡二 縣五

戶一萬四千七百八十一

口四萬一百二十五

東泰山郡皇興二年分泰山置，屬兗州，永安中罷

領縣三

戶五千七

口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一

南城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屬泰山，有東安城、武城、關石山 新泰二漢、晉屬泰山，後罷，有岐山

武陽二漢、晉屬南武陽，屬泰山，後改，有顓臾城、蒙山

琅邪郡泰置，後漢建武中省，城陽國以其縣屬

領縣二

戶九千七百七十四

口二萬二千七百四十四

即丘前漢屬東海，後漢屬琅邪，有繒城、臨沂城、即丘城、魯國山、廟、王休徵冢 費前漢屬東海，後漢屬泰山，晉屬，有費城

北揚州天平二年置，治項城

領郡五 縣十九

戶九千八百四十五

口三萬二千二百三十九

陳郡漢高帝置為淮陽國，後漢章帝更名陳國，晉初併梁國，後復改

領縣四

戶三千二十四

口七千六百八十九

項二漢屬汝南，晉屬梁國，後屬，有方城 長平前漢屬汝南，後漢屬陳國，晉屬，有長平城、苦陽 西華二漢屬汝南，晉初省，惠帝永康元年復，後屬潁川，後復治西華城 襄

邑合思都城

南頓郡晉惠帝置

領縣四

戶二千五百二十

口七千二百六十五

南頓二漢晉屬汝南，後屬。有頓城、南頓城、淳光武廟。　和城有陽丘。　平鄉有平鄉城。

新蔡二漢屬汝南，晉屬汝陰，後屬。

汝陰郡晉武帝置，太和十八年為東郢州，後罷。治杜亭城。

領縣三

戶一千七百九十四

口八千四百九十八

汝陰二漢屬汝南，晉屬汝陰。　宋前漢曰新郪，屬汝南，後漢改。晉屬汝陰，後罷，太和元年復屬。　許昌

丹陽郡

領縣四

戶二千一百四十四

口七千九百三十一

秣陵有大水。　邵陵　南陽　白水

陳留郡武定六年置，及縣。

領縣四

戶三百六十七

口七百七十五

小黃　宋　雍丘　新蔡

東楚州司馬德宗置宿豫郡，蕭衍改立東徐州，後陷。世宗初收之，為鎮。後陷。武定七年復，改為宿豫郡。

領郡六

戶六千五百三十一

口二万七千一百三十二

宿豫郡

領縣四

戶一千六百五十五

口七千三百七

宿豫武定七年置。　新昌武定七年置。　臨泗武定七年改蕭衍平原、清河置，有東西二竹城。

濠夷

高平郡治大徐城。

領縣四

戶九百二十

口三千九十六

高平武定七年改蕭衍東平、下邳、清河、歸義四郡置。　朱沛武定七年改蕭衍朱沛、城安、曲[illegible]二郡置，有[illegible][illegible]郡[illegible][illegible]。　白水武定七年改蕭衍淮陰郡置。　無[illegible]　木邑蕭衍[illegible]郡下，武定七年改[illegible]平、招丘十四縣置。

淮陽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四

戶一千六百一十七
口七千二百七十七
角城武定七年改蕭衍臨清天水浮陽三縣置有呂武城 綏化武定七年改蕭衍綏化呂梁二縣置有梁南城 招義武定七年改蕭衍恩撫郡二縣置 淮陽武定七年改蕭衍西淮郡七縣置
晉寧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四
戶一千二百二十二
口五千二十二
臨清武定七年置 魏興武定七年改蕭衍梁興郡沂濮義二縣置有鵠城 留城武定七年改蕭衍下邳扶風清河三郡置 招慶武定七年改蕭衍蘭陵郡十縣置有晉寧城

安遠郡武定七年改蕭衍安遠戍置治安遠城
領縣二
戶五百八十
口二千三百八十二
鉅鹿郡治武定七年改蕭衍鉅鹿郡六縣置 淮浦武定七年改蕭衍太山郡四縣置有淮浦
臨沭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二
戶五百二十五

口二千一百七
臨沭 招遠有朐偷城
東徐州孝昌元年置永熙二年州郡陷武定八年復治下邳城
領郡四 縣十六
戶六千二百八十一
口三万六百六十五
下邳郡
領縣六
戶一千一百四十六

口三千七百三十九
下邳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屬有泗水巨川神祠 良城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屬有葛山 僮前漢屬臨淮後漢晉屬 坊亭武定八年改晉寧置 柵淵武定八年分宿豫置 歸正武定七年置有陳珪墓
武原郡武定八年分下邳置
領縣三
戶二千八百一十七
口二万五十五
武原前漢屬楚國後漢罷屬彭城後屬有武原城徐偃王墓 開遠武定八年分良城置有睢

蘭陵山 艾山武定八年上分僮置

郯郡秦置漢高改東海後漢為國晉復武定八年改治郯城

領縣四

戶一千二百一十九

口三千三百八

郯二漢晉屬有建陵山合有海王神白馬澤馬嶺山 臨沂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屬琅邪武定八年復 建陵前漢屬東海晉陵山郡

歸昌武定年置

臨清郡孝昌三年置蚼西郡武定八年改

領縣三

戶一千五百一十七

口三千五百六十三

下相前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後屬 睢陵武定七年置有睢水 歸義武定七年置

海州劉子業置青州武定七年改治龍沮城

領郡六 縣十九

戶四千八百七十八

口二万二千二百一十

東彭城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三

戶八百

口三千四百六十九

龍沮蕭衍置魏因之有即丘城房山 安樂蕭衍置彭城郡武定七年改有伊萊山神聖母祠

勃海蕭衍置清河縣武定七年改屬東海郡有海神

東海郡蕭衍改置郡武定七年復

領縣四

戶一千二百四十二

口五千九百四

贛榆前漢屬琅邪後漢晉屬 安流蕭衍置部昌縣武定七年改 廣饒蕭衍置魏因之

下密蕭衍置魏因之有安丘府

海西郡蕭衍置東海郡武定七年改置

領縣三

戶八百六十

口三千九百五十

襄賁二漢晉屬 海西武定七年分襄賁置 臨海蕭衍置魏因之

沭陽郡蕭衍置潼陽郡武定七年改

領縣四

戶一千三百[illegible]

口七千五百八十三
下城武定七年置有涇濟神 臨渚武定七年置 懷文武定七年置 朐武武定七年置有武都山
琅邪郡
領縣三
戶三百五十六
口二千三百七十
海安蕭衍置魏因之有陸屋山蓋石山 朐二漢屬東海晉曰臨朐蕭衍改為招遠武定七年復有朐城朐山郡治 山寧蕭衍北謝郡武定十年改置
武陵郡

領縣二
戶二百七十三
口七百三十三
上蔡蕭衍置郡武定七年改置 洛要蕭衍高郵郡武定七年改內戍陽城
東豫州太和十九年置治新息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
領郡六 縣十六
戶三千九十九
口一万一千一十二
汝南郡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
領縣五
戶一千六百二十九
口六千四百八十二
南新息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 北新息 安陽 汝陽 長平
東新蔡郡
領縣四
戶二百四十七
口六百七十七
固始太和二年置孝昌中陷武定七年復 鮦陽太和二十三年置孝昌中陷武定七年復 苞

信建昌中陷武定七年復 汝陽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
新蔡郡孝昌中陷武定七年復
領縣二
戶四百六十五
口一千五百一十三
苞信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 長陵
弋陽郡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
領縣一
戶一百三十七

口五百三十三

弋陽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有弋陽城黃水

長陵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三

戶三百八十七

口一千三百六十三

長陵蕭衍置魏因之　苞信蕭衍置魏因之　安寧蕭衍置魏因之有期思城汾水鼓嶺

陽安郡

領縣一

戶二十二

口一百三十一

永陽

義州蕭衍置武定七年內屬

戶二百一十五

口三百二十二

潁州孝昌四年置武泰元年陷武定七年復

領郡二十　縣四十

戶三千六百一

口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三

汝陰弋陽二郡蕭衍置雙頭郡縣魏因之

領縣七

戶一千六百六十五

口六千七十八

汝陰　陳留蕭衍置魏因之有高塘陂鹽谷陂　樓煩建義中陷武定七年復　宋蕭衍置魏因之有制亭城　弋陽　新息太和十九年置弋陽後陷武定七年復蕭衍置新息合弋陽郡魏因之　期思蕭衍置魏因之

北陳留潁川二郡蕭衍為陳州武定七年改置

領縣五

戶三百五十一

口一千二百七十二

許昌蕭衍置魏因之　圉城　雍丘有建校水　陳留　小黃有安陽城

財丘梁興二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四

戶二百八十三

口一千六十九

梁興蕭衍置魏因之有艾亭丘　財丘　泗城蕭衍置魏因之　汝陽蕭衍置魏因之

西恒農陳南二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三
戶二百三十一
口八百六十四
恒農 胡城蕭衍置魏因之有狐丘郵亭二陂神廟 南頓蕭衍置魏因之有周八東頓城
東郡汝南二郡治牛心城
領縣二
戶一百四十七
口六百二十二

白馬 濟陽蕭衍置魏因之有石厝城
清河南陽二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三
戶一百三十二
口五百五十五
清河蕭衍置魏因之 南陽 汝南蕭衍置魏因之
東恒農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三
戶一百一十九

口四百四十
滎陽 陽武蕭衍置魏因之 淮陽武定七年置有平陸
新蔡南陳留二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一
戶三百五十七
口一千二百四十二
鮦陽蕭衍置魏因之
滎陽北通二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四

戶一百七十七
口四百七十二
北通 臨淮蕭衍置魏因之 臨沂 汝陰蕭衍置魏因之
汝南太原二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四
戶八十七
口四百六
平豫 安城蕭衍置魏因之 太原 新息蕭衍置魏因之
新興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四
戶一百一十二
口三百二十四
安城 郡治。蕭衍置，魏因之。都亭 蕭衍置，魏因之。新興 蕭衍置，魏因之。義興 蕭衍置，魏因之。
譙州 孝明中置渦陽郡，孝昌中陷。武定七年復置州，治渦陽城。
領郡七 縣十七
戶二千六百一十七
口七千八百二十一
南譙郡 司馬昌明置，魏因之。
領縣四
戶四百七十六
口一千七百三十四
渦陽 武定六年置。有北平城、譙肥故城。 茅岡 武定六年置。有石山祠。 栢橋 武定六年置。 蜀坡 武定六年置。
沐郡 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二
戶二百五十三
口八百二十九

蒲阬 有阿山。 潁川
龍亢郡 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二
戶三百三十三
口一千六十六
蔦山 武定六年置。 龍亢 武定六年置。
蘄城郡 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二
戶三百二十四
口七百六
廣平 武定六年置。有故平城、譙城。 蘄城 武定六年置。有蘄城。
下蔡郡 蕭衍潁川郡，武定六年改置。
領縣二
戶三百四十
口八百七十八
黃城 蕭衍黃城戍，武定六年改置。 肥陽 蕭衍置陵縣，武定六年改。有大澤城、石子湖。
臨渙郡 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三

戶七百九
口二千六十二
白犨治白犨城 丹城治費城 湊北有石城
蒙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二
戶一百八十一
口五百四十六
蒙山有丹城蒙山祠 蒙治郡
北荊州武定二年置

領郡三 縣八
戶九百三十三
口四千五十六
伊陽郡武定二年置治伏流城後陷寄治州城
領縣一
戶四十八
口二百八十三
南陸渾
新城郡天平中置治孔城後陷從治州城

領縣二
戶三百三十一
口一千四百八十四
新城二漢晉屬河南 北陸武定五年置
汝北郡孝昌二年置治陽人城天平二年罷武定元年復移治[illegible]五年[illegible]年復治[illegible]
領縣五
戶五百五十四
口二千二百八十九
石臺有平州城 南汝原有汝水石墨水 汝城 東汝南有石堆山黃陂[illegible]

梁有寧城洋
陽州天平初置寄治武定初復
領郡二 縣七
宜陽郡孝昌初置屬州天平初屬
領縣三
宜陽 西新安孝昌三年置 東亭
金門郡天平初置
領縣四
金門 南澠池 南陜 盧氏

南司州 蕭衍置司州正始元年改為郢州永昌三年陷蕭衍又改為司州武定七年復改置

領郡二　縣七

齊安郡 正始元年置

領縣三

保城 劉駿置魏因之有雞山廟　酈 有石城山有霸山廟　齊安 正始元年置

義陽郡 蕭衍文帝置後罷晉武帝復

領縣二

平陽 有師不　義陽 晉屬

宋安郡 劉義隆置魏因之

領縣二

樂寧 有朱陽關雞頭山　東隨 有黃峴關長子山廟

楚州 蕭衍置北徐州武定七年改治鍾離城

領郡十二　縣二十九

彭沛二郡

領縣三

南陽 有曲陽城　中陽　洛陽

馬頭郡

領縣二

蘄　平預

沛郡

領縣三

蕭　相　巳吾 有當塗山荆山

安定郡

領縣四

僕陽　臨涇　新豐　南陽

廣梁郡

領縣一

相邑

魯郡 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三

鄒　碭　魯

北譙郡 台陰陵城

領縣二

南蔡　北譙 有苟甫城龍淵

濟陽郡

領縣四

樂平 睢陽 頓丘 齊丘
北陽平郡
領縣二
陽平 濮陽
鍾離陳留二郡
領縣五
燕（有孤山 有石山） 朝歌（有九山城 黃溪水） 零 浚儀 灌丘（有郡陽城）
合州（蕭衍置魏因之治合肥城）
領郡八 縣十七

汝陰郡（治州）
領縣二
汝陰 天水
南頓郡
領縣二
南頓 和城
南梁郡
領縣二
慎 南高

（闕字）梁郡
領縣二
北蒙 北陳
南譙郡
領縣二
蘄 郡陵
廬江郡
領縣三
潛（有野父山） 北始新 南始新

西汝南郡
領縣二
安城（有金牛山） 新野
北陳郡
領縣二
西華（有野王城 舒水） 陽夏
霍州（蕭衍置 魏因之）
領郡十七 縣三十六
安豐郡（治洛步城）

領縣一
安豐 治郡
平原郡
領縣一
清化
北潁川郡
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梁興郡

領縣一
陽夏 治郡
陳郡
領縣三
開 陽夏 鮦陽
北陳郡 治衛山城
領縣一
陽夏
扶風郡 治扁濮城

北沛郡
領縣五
沛 曲陽 相 順 新蔡 治郡
南陳郡 治州
領縣二
南陳 治玄陳城 邊水
新蔡郡
領縣三
汝陽 新蔡 固始

岳安郡
領縣二
安戎 義興
邊城郡 治麻步山
領縣一
史水
西邊城郡
領縣三
史水 守樓 開化

西沛郡 領縣三

蕭 沛 平陽

淮南郡 領縣三

淮南 新興 清河

樂安郡 領縣三

新蔡 樂安 潁川

南潁川郡 領縣一

譙

睢州 蕭衍置潼州武定七年平改置治取慮城

領郡五 縣十二

淮陽郡 武定六年置 領縣二

淮陽 武定六年置 睢陵 武定六年置有馬牙城

穀陽郡 治穀陽城太和中置鎮世宗初罷置穀陽郡孝昌中陷武定六年復改

領縣二

連城 武定六年置有豪城蔵水 高昌 武定六年置郡治有項羽祠

睢南郡 蕭衍置潙郡武定六年改

領縣二

解城 武定中改蕭衍淮陽置有五丈陂杜驛城 新豐 武定六年置

南濟陰郡 治竹邑城孝昌中陷蕭衍為睢州武定五年復

領縣二

頓丘 定陶 有諸陽山

臨潼郡 治臨潼城孝昌中陷武定六年置

領縣四

晉陵郡 郡治武定六年置 取慮 州治 寧陵 武定六年置 夏丘 武定六年置有夏丘城

南定州 蕭衍置魏因之治東龍城

領郡五 縣七

弋陽郡 州治

領縣二

汝南 期思

汝陰郡 治汝陰城

領縣一

汝陰

安定郡　領縣一

安定

新蔡郡 治新蔡城　領縣一

新蔡

北建寧郡　領縣二

建寧　陽武

西楚州 蕭衍置魏因之治楚城　領郡三　縣七

汝陽郡 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一

義陽 蕭衍置魏因之

仵城郡 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二

城陽 蕭衍置魏因之　淮陰 蕭衍置魏因之

城陽郡 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四

淮陰 蕭衍置魏因之　平春 蕭衍置魏因之　義興 蕭衍置魏因之　胶城 蕭衍置魏因之

蔡州 治豫州汝陽縣新蔡城　領郡二　縣四

新蔡郡 治四望城　領縣二

南趙　新蔡

汝南郡 治白馬澗

領縣二

新息　南頓

西淮州 蕭衍置魏因之治豫州界白苟堆　領郡一　縣二

淮川郡 治州　領縣二

真陽　梁興

譙州 蕭衍置魏因之治新昌城　領郡四　縣十五

高塘郡治高塘城
領縣四
平阿 盤塘 石城 蘭陵
臨徐郡治葛城
領縣三
懷德 烏江 鄰
南梁郡
領縣四
俱 梁 蒙 譙

新昌郡州治
領縣四
赤湖 荻港 溥陽 頓丘
揚州治漢治歷陽魏治壽春晉治建業晉亂置揚州劉裕蕭道成並同之景明中改孝昌中陷武定中復
領郡十 縣二十一
梁郡州治
領縣二
崇義有楚城韓城 蒙有馬頭城
淮南郡
領縣三
壽春故芍有倉陵城 汝陰有楊泉城少灌水 粟
北譙郡永平元年置
領縣二
安陽 北譙
陳留郡
領縣二
浚儀有竹城 雍丘有曹城
北陳郡

領縣一
長平有沙陵城
邊城郡
領縣二
期思郡治有九日山豐城
新蔡郡
領縣二
新蔡郡治有大蘇山 固始有大城陂
安豐郡

領縣二
安豐（有[illegible]城） 松玆（有關城[illegible]）
下蔡郡
領縣二
下蔡 樓煩
潁川郡
領縣三
相 西華（有澤水） 許昌（有大石山）
淮州（蕭衍置，魏因之，治淮陰城）

領郡四 縣九
盱眙郡（治盱眙城）
領縣三
盱眙（郡治） 陽城 直瀆
山陽郡（治山陽城）
領縣二
山陽（郡治） 左鄉
淮陰郡
領縣三

富陵 懷恩（州郡治） 魚口
陽平郡（治陽平城）
領縣一
太清（郡治）
仁州（蕭衍置，魏因之，治赤坎城）
領郡一 縣二
臨淮郡
領縣二
己吾（州郡治） 義城

光州（蕭衍置，魏因之，治光城）
領郡五 縣十
北光城郡
領縣二
光城（州治） 樂安
弋陽郡
領縣二
北弋陽（郡治） 南弋陽
梁安郡

領縣一

濟陽郡治 陽城

南光城郡

領縣二

光城郡治 南樂安

宋安郡治大城

領縣二

樂寧郡治 宋安

南朔州蕭衍置魏因之治青陂城

領郡六 縣六

梁郡

領縣一

新息

新蔡郡

領縣一

鮦陽

邊城郡治石廣城

領縣一

邊城

義陽郡

領縣一

義陽

新城郡治新城有關城

領縣一

新城

黃川郡

領縣一

安定

南建州蕭衍置魏因之治高平城

領郡七 縣十七

高平郡

領縣四

高平 譙 弋陽 義昌

新蔡郡

領縣二

新蔡 安定

宕郡
領縣三
陳留右郡 京兆 頳川
魯郡
領縣二
魯 義興
南陳郡
領縣二
南陳 環城

光城郡
領縣三
光城 邊城 婆水
清河郡
領縣一
清河
南郢州析置魏因治赤石關
領郡三 縣七
定城郡

領縣二
宇婁 邊城
邊城郡
領縣一
茹由
光城郡治赤石城
領縣一
光城
沙州蕭衍置魏因之治白沙關城

領郡二 縣二
建寧郡
領縣一
建寧
齊安郡
領縣一
梁豐
北江州蕭衍置魏因之治鹿城關
領郡一

義陽郡 領縣一
義陽 州郡治
齊昌郡 領縣一
齊昌
新昌郡 領縣一
興義

梁安郡 治梁城 領縣一
梁興
光城郡 領縣一
光城
齊興郡 領縣一
西平

湘州 蕭衍置魏因之治大治關城 領郡三 縣三
安蠻郡 領縣一
新化 州郡治
梁寧郡 領縣一
灄陽
永安郡

領縣一
新城
汴州 蕭衍置魏因之治汴城 領郡二 縣四
沛郡 領縣三
蕭 穎川 相
臨淮郡 領縣一

州〔汾〕

財州 武定八年置，治□。州因縣始城

前件自陽州已下二十八並緣邊新附地居

險遠故郡縣戶口不闕

地形志二中第六　　魏書一百六

地形志二下第七　　魏書一百六

雍州 漢改曰涼，治隴陽，那隴縣，後治長安

領郡五　縣三十一

京兆郡 秦爲內史，漢高帝爲渭南郡，武帝爲京兆尹，後漢因之，屬司隸，魏改屬

領縣八

長安 漢高帝置，二漢、晉屬，有昆明池、周靈臺、鎬池、彪池水。杜 二漢、晉屬，二漢曰杜，晉曰杜城，後改。鄠 二漢屬右扶風，晉屬始平，真君七年分屬，□水出焉。山北 有風涼原，有苦谷，產水出焉，有杜城。新豐 漢高帝置，二漢、晉屬，有驪山、戲亭、首谷水。霸城 郡治，二漢、晉曰霸陵，晉改，屬，有軹道亭、霸門、鮮原、灞水、溫泉、大安□阪。陰般 二漢屬定安，晉屬，真君七年併新豐，太和十一年復，有灞門亭、齊合水、源水。藍田 二漢、晉屬馮翊，真君七年併新豐，太和八年 物□

城，太和十一年復，有白鹿原

馮翊郡 故秦內史，漢高帝二年更名河上郡，九年復爲內史，武帝爲左內史，後爲左馮翊，後改

領縣六

高陸 郡治，二漢曰高陵，屬馮翊，晉屬，有蒲水。頻陽 秦置，二漢、晉屬，有武城，南有原鹽池也。萬年 漢高帝置，二漢、晉屬，京兆，後屬，有泰且水。蓮芍 二漢、晉屬，有據城、下邽城。廣陽 景明元年置。郃 太和二十二年置

扶風郡 故秦內史，漢高帝二年更名爲中地郡，九年復爲內史，武帝太初中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後改，世祖真君年中併始平郡，復爲

領縣五

好畤郡治前漢屬後漢晉罷後復有武都城　始平魏置晉屬始平有溫泉新市城　美陽
槐里二漢晉屬始平周曰大丘秦名廢丘漢高帝改有板橋泉　盩厔漢武帝置屬後
漢晉罷後復真君七年併武功屬焉

咸陽郡

領縣五

石安石勒置秦孝公築渭城名咸陽宮有蘭皓祠安陵城杜郵亭竇氏泉周文王祠　池陽郡治二漢屬左
馮翊晉屬扶風後屬有鄭白渠　靈武前漢屬北地後漢罷晉後真君七年分屬焉
寧夷有甘泉九嵕山　涇陽真君七年併石安景明二年復屬

北地郡魏文帝分馮翊之祋栩置

領縣七

富平真君八年罷泥陽弋居屬焉有北地城漢武帝祠　泥陽二漢晉屬真君七年併富平景明元年復
有慈城山　弋居二漢屬晉罷後復真君七年併富平後復　雲陽二漢屬左馮翊晉罷後後屬有甘泉水雲陽宮
銅官真君七年置有關山石槃山　土門景明元年置有土門山　宜君真君七年置有宜君水

岐州太和十一年置治雍城鎮

領郡三　縣八

平秦郡太延二年置

領縣三

雍二漢晉屬右扶風後屬有周城　周城真君六年置　橫水真君十年分周城置

武都郡太延年置

領縣三

平陽真君六年置有斜谷五丈原郿塢　南田　高車

武功郡太和十一年分扶風置

領縣二

美陽二漢晉屬扶風真君七年罷併屬焉後屬有岐山大白山美原廟谿谷邰亭　漢西太和十一年分好畤置有岐山武都城

秦州治上封城

領郡三　縣十二

天水郡漢武帝置後漢明帝改為漢陽郡晉復

領縣五

上封前漢屬隴西後漢屬漢陽晉晉屬犯太祖諱改有渭水縣　新後漢屬漢陽晉屬真君八年併安夷後屬
平泉　當亭真君八年置

略陽郡晉武帝分天水置

領縣五

安戎前漢曰戎邑屬天水後漢晉罷後改屬有董城　綿諸前漢屬天水後漢晉罷後復屬有揄亭　隴
城前漢屬天水後漢屬漢陽晉罷後復屬有隴城峪陽城　清水前漢屬天水後漢罷晉復屬　阿陽
前漢屬天水後漢屬漢陽晉罷太和十一年復屬

漢陽郡真君七年分天水置

領縣三
黃瓜真君八年置有始昌城 陽廉有鄣松山 階陵
南秦州真君七年置仇池鎮太和十二年為梁州正始初置治洛谷城
領郡六 縣十八
天水郡真君七年置
領縣三
水南郡治真君二年置 平泉真君三年置 平原
漢陽郡真君五年置
領縣二

穀泉 蘭倉郡治真君三年置有當牛山黃帝祠
武都郡漢武帝置
領縣四
石門郡治真君九年置有羌道城 白水真君九年置郡後改 東平真君九年置 孔提
武階郡
領縣三
北部 南五部太和四年置郡後改 赤萬太和四年置郡後改
脩武郡
領縣四

平洛太和四年置 和樹太和八年置 下辯二漢晉屬武都郡太和四年分屬焉 廣長郡太和四年置
仇池郡
領縣二
階陵真君四年置有牛頭山 倉泉太和四年置
南岐州
領郡三
固道郡延興四年置
廣化郡
廣業郡

東益州治武興
領郡七 縣十六
武興郡
領縣四
景昌 武興州郡治 石門 武安
仇池郡
領縣二
西鄉 西石門
槃頭郡

領縣二
武甘　萇舉
廣萇郡
領縣二
萇廣　新巴
廣業郡
領縣二
廣業　廣化
梓潼郡
領縣二
華陽　興宋
洛叢郡
領縣二
武都　明水
益州正始中置
領郡五　縣十
東晉壽郡司馬德宗置魏因之
領縣四

黃　石亭　晉安司馬德宗置魏因之　晉壽晉惠帝置梓潼後屬
西晉壽郡
領縣一
陰平
新巴郡司馬德宗置魏因之
領縣一
新巴司馬德宗置魏因之
南白水郡
領縣二
始平　京兆
宋熙郡
領縣二
興樂　元壽
巴州郡縣闕
梁州蕭衍梁秦二州正始初改置
領郡五　縣十四
晉昌郡
領縣三

龍亭 有安國山 勢山 漢水 興勢 ……置 南城

褒中郡

領縣三

褒中 二漢晉屬漢中後罷永平四年復屬 武鄉 延昌元年置 有牛頭山 廉水

安康郡 劉準置 魏因之

領縣二

安康 二漢曰安陽屬漢中晉武帝更名屬魏興郡後屬 有直水 寧都

漢中郡 蕭衍置

領縣三

南鄭 二漢晉屬 漢陰 有胡城 城固 二漢晉屬

華陽郡

領縣三

華陽 有黃牛山 蕭衍置 水 有何城 沔陽 二漢晉屬漢中 後屬 有馬城 黃沙城 諸葛亮廟 嶓冢 自晉…… 有嶓冢山……

南梁州 治郡 闕

東梁州

領郡三 縣四

戶一千二百二十二

金城郡

領縣一

戶二百八十六

直城

安康郡

領縣

戶六百一十八

安康

魏明郡

領縣二

戶三百一十八

漢陽 寧都

涇州 治臨涇城

領郡六 縣十七

安定郡 漢武帝置太和十一年罷右坐郡以其縣屬

領縣五

安定 前漢屬 後漢晉罷 後復 有銅城 臨涇 二漢晉屬 有臨涇城 朝那 ……

烏氏 二漢晉屬 有 烏氏城 陽邑城 …城 石堂 ……

隴東郡

領縣三
涇陽 前漢屬安定後漢晉罷後復屬有涇水出焉白城方山仙淵箕山 祖居 前漢屬北地後漢屬安定
戎晉罷後復屬 撫夷 前漢屬安定後漢晉罷後復屬
新平郡 後漢獻帝建安中置
領縣四
白土 二漢屬上郡晉屬金城後屬有岐亭 爰得 二漢屬安定後漢晉罷後屬有爰得城東陽城 三泉
二漢屬安定晉罷後復屬有延壽城 高平 二漢屬安定晉罷後復屬有石門山
隨平郡
領縣二
鶉觚 前漢屬北地後漢晉屬安定後有五原亭臺山 東槃
平涼郡
領縣二
鶉陰 郡治前漢屬安定後漢屬武威晉罷後復屬有凡亭下陽川平涼城 陰密 前漢屬安定後漢晉屬安定
平原郡
領縣一
陰槃 二漢屬安定晉屬京兆後屬有安武城安武城
河州 有大統開平真君六年置鎮後改治枹罕
領郡四 縣十四

金城郡 漢昭帝置後漢建安十九年併隴西孝明復
領縣二
榆中 二漢晉屬 大夏 二漢屬隴西晉屬晉興皇興三年改為郡後復屬有白水金柳城
武始郡 晉分隴西置
領縣三
勇田 真君八年置郡後改 狄道 二漢屬隴西晉屬 陽素
洪和郡
領縣三
水池 真君四年置郡後改 藍川 真君八年置郡後改 覃州 延興四年置
太和十年置州
臨洮郡 二漢晉屬隴西真君六年改置

領縣三
龍城 太和十年置 石門 太和九年置 赤水
渭州
領郡三 縣六
隴西郡 秦置
領縣二
襄武 首陽
南安陽郡

領縣二
桓道　中陶
廣寧郡　領縣二
彰　新興眞君八年罷中陶禄部莫武屬焉
原州太延二年置鎮正光五年改置并置郡縣治高平城　領郡二　縣四
高平郡　領縣二

高平　里亭
長城郡　領縣二
黃石　白池
涼州漢置治隴神䴥中為鎮太和中復　領郡十　縣二十
戶三千二百七十三
武安郡　領縣一

戶三百七十三
宜盛
臨杜郡杜一作社　領縣二
戶三百八十九
安平　和平
建昌郡　領縣三
戶六百五十七

榆中　治城　蒙水
番和郡　領縣二
戶一百三十九
彰　燕支
泉城郡　領縣一
戶七十二
新陽

廣興郡 領縣三 戶三百八十五

晏然 馬城 北

武威郡 孝武帝置 領縣二 戶三百四

林中 襄城 有武始[illegible]

昌松郡 領縣三 戶三百九十七

溫泉 揟次 本又作 莫口

東涇郡 領縣一 戶一百九十

台城

梁寧郡 領縣二

園池 戶三百三十一

貢澤

鄜州 闕郡縣

瓜州 闕郡縣

華州 太和十一年分秦州之山山澄城白水置 領郡三 縣十三

華山郡 領縣五

華陰 前漢屬京兆後漢晉屬弘農後屬有華山集仙館巨靈祠潼關北鄉城重泉城 鄭 二漢晉屬京兆

夏陽 二漢晉屬馮翊後屬故少梁秦更名有梁山龍門山黑水祠 敷西 太和十一年分夏陽置有武平城高平城 郃陽 二漢晉屬馮翊後罷太和二十年復屬

澄城郡 真君七年置 領縣五

澄城 真君七年置有古城衙城 五泉 真君七年置有五泉水漯水石谷城 三門 真君七年置有陽苑城 宮城 真君七年置 南五泉 太和十一年置

白水郡 太和二年分澄城置 領縣三

姚谷 太和二年置有黃崖山 白水 太和二年置有五龍山粟邑城 南白水 太和二十一年置有白水

北華州 太和十五年置東秦州，後改。治杏城
領郡一 縣七 戶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七
中部郡 領縣四 戶八千九百二十四
中部 此興有翅因之 石保 有回女山 狄道 有狄兒城、陵石山 長城 有五部城
敷城郡 領縣三 戶五千六百七十二
敷城 有女陰山 洛川 真君中置 定陽

豳州 皇興二年為華州，延興二年為□，太和十一年改為班州，十四年為邠州，二十年改為豳
領郡三 縣十
西北地郡 秦昭王置 領縣三
彭陽 二漢屬安定，晉罷，後復屬 富平 二漢、晉屬北地，後屬。有神泉、靈州城、彭獄山 安武 前漢屬安定，後漢、晉罷，後復屬
趙興郡 真君二年置

領縣五
陽周 前漢屬上郡，後漢、晉罷，後復屬。有橋山黃帝冢、陽周城、高平城、狄水 獨樂 前漢屬上郡，後漢、晉罷，後復屬
定安 真君二年置 趙安 真君二年置 高望 真君二年置。有高望山
襄樂郡 太和十一年置 領縣二
襄樂 前漢屬北地，後漢、晉罷，後復屬 膚施 二漢屬上郡，晉罷，後復屬。有五龍山、黃帝祠
夏州 赫連屈丐都，始光四年平，為統萬鎮，太和十一年改置，治大夏
領郡四 縣九
化政郡 太和十二年置

領縣二
革融 巖綠 一本作巖綠
闡熙郡 太和十二年置 領縣二
山鹿 新圃
金明郡 真君十二年置 領縣三
永豐 真君十三年置 啓寧 廣洛 真君十年
代名郡 太安二年置

領縣二

呼酋 太安二年置有橫水　渠搜 太和二年置

東夏州 延昌二年置　領郡四　縣九

徧城郡 太和元年置　領縣二

廣武 前漢屬太原後漢晉屬鴈門又屬有三城偏城　沃野 二漢屬朔方晉罷後復屬

朔方郡 漢武帝置　領縣三

魏平　政和　朔方 二漢屬晉罷後復有黃堠澤

定陽郡 二漢屬上郡太安中改置　領縣二

臨戎 二漢屬朔方晉罷後復屬　臨真 有丹陽山白泉

上郡 秦置　領縣二

石城　因城

秦州 神䴥元年置雍州延和元年改太和中罷天平初復修降　領郡三　縣七

河東郡 秦置治蒲坂　領縣三

安定 太和元年置　蒲坂 二漢晉屬有雷首山　南解 二漢晉曰解屬後改有桑泉城

北解 太和十一年置有張楊城　猗氏 二漢晉屬河東後屬有介山

北鄉郡　領縣二

北猗氏 太和十一年置有解城　汾陰 二漢晉屬河東後屬有后土祠

陝州 太和十一年置白陝城八年罷天平初復後陷　領郡五　縣十二

恒農郡 前漢置以避顯祖諱改曰恒　領縣三

陝中　北陝 二漢晉曰陝屬有曲沃城郡芝祠　崤 太和十一年置有三崤山白楊谷

西恒農郡　領縣一

恒農 二漢晉屬恒農後屬有桃林

澠池郡　領縣二

俱利　北澠池 太和十一年置有馬頭山俱利城土耳山

石城郡 正始二年置縣後改

領縣一

同堤

河北郡

領縣四

北安邑 二漢晉曰安邑屬河東後改太和十一年置為郡十八年復屬 南安邑 太和十一年置有中條山

河北 二漢晉屬河東後屬有河北城有蒲水首陽山伯夷叔齊墓 大陽 二漢晉屬河東後屬有大陽城

洛州 太延五年置荊州太和十一年改治上洛城

領郡五 縣七

上洛郡 晉武帝置

領縣二

上洛 前漢屬弘農後漢屬京兆晉屬有洛水南秦水漢高祖祠四皓祠高求祠 拒陽

上庸郡 皇興四年置東上洛永平四年改

領縣二

商 前漢屬弘農後漢屬京兆晉屬上洛後屬有京城 豐陽 郡治太安二年置有岡地

魏興郡 太延五年置

領縣一

陽亭 太和五年置

始平郡 景明元年置

領縣一

上洛

長和郡 景明元年置

領縣一

南商

荊州 後漢治漢壽魏晉治江陵太延中治上洛太和中治穰城

領郡八 縣四十八

南陽郡 秦置

領縣十

宛 二漢晉屬有清水淯水 新城 太和二十二年置有覆釜山赤石山 冠軍 漢武帝置二漢晉屬有湍水羊

舞陰 二漢晉屬有舞山 酈 二漢晉屬有大谷騎鼓山 育陽 二漢晉曰育陽屬有司馬呂明改

西平 有精山赭山 湼陽 二漢晉屬有湼 上陌 西鄂 二漢晉屬有精山華城張

順陽郡 魏分南陽置曰南鄉郡晉改為順陽魏因之

領縣五

南鄉 後漢屬南陽晉屬南鄉 丹水 前漢屬弘農後漢屬南陽晉屬南鄉 臨洮 有洮山

槐里 順陽 二漢屬南陽晉置所博山也後漢明帝改

新野郡 晉惠帝置

領縣三

穰二漢屬南陽晉屬義陽後屬 新野二漢屬南陽晉屬義陽後屬 池陽

東恒農郡太和中置

領縣六

西城二漢屬漢中晉屬魏興後屬 北鄖有長山 南鄉 左南鄉有丹亭山

上洛 東石

漢廣郡

領縣二

南舞陽二漢屬潁川晉屬襄陽二漢晉曰舞陽後改屬有漢廣城 西舞陽

襄城郡

領縣九

方城有赭陽城七石山 郟城有岸石山 伏城有廣陽山 舞陰有唐山

清水 冀陽有飛泉 鄭 北平有回城 赭城有陵中山

北清郡

領縣二

武川有湖城旗鳴山棘山 北雉二漢晉曰雉屬南陽後改屬有西鄂城

恒農郡

領縣四

國 恒農 南鄖 北鄖

襄州孝昌中置

領郡六 縣二十

襄城郡蕭衍置魏因之治赭陽城 方城 翼陽

領縣六

方城 郟城 伏城 舞陰 翼陽 赭城

舞陰郡孝昌中置

領縣二 南定 東舞陽

舞陰 安陽

南安郡太和十三年置鄖州十八年改為南中府天平初罷府興之後陷

領縣四

安南 南舞 葉 南定

期城郡孝昌中置

領縣四

西舞陽 東舞陽 南陽 新安

北南陽郡孝昌中置為宜義郡後改州治

領縣二太和十二年置鄖州十八年為南中府天平初罷府興後

北平 白水

建城郡太和十八年置景明末罷郡置戍永熙二年復

領縣二

赭陽　北方城

南襄州

領郡三　縣五

西淮郡

領縣二

鍾離　襄城

襄城郡

領縣二

陳陽　上馬

北南陽郡

領縣一

南陽

南廣州

領郡五　縣七

襄城郡

領縣一

襄城

魯陽郡

領縣二

冠軍　繁昌

高昌郡

領縣一

高陽

南陽郡

領縣一

南陽

襄城郡

領縣二

扶城　南陽

郢州

領郡三　縣八

安陽郡

領縣四

眞陽　安陽　清陰一本作青丘　淮陰

城陽郡
領縣三
平春　義陽　義興
汝南郡
領縣一
上蔡
南郢州
領郡十二　縣二十九
北遂安郡

領縣一
新安
馮翊郡
領縣四
山陽　彭城　城　建安
江夏郡
領縣二
匿陽　郢陽
闕字子郡

領縣四
南新陽　西新　北新陽　新興
香山郡
領縣二
北新安　郇陽
永安郡
領縣二
永安　南新興
新平郡

領縣二
闕字城　安城
永安郡
領縣二
劉剛　上城
宕都郡
領縣三
西新化　東平陽　安城
宜民郡

領縣三
西新安　新安　平陽
南遂安郡
領縣一
安興
郡
領縣三
東新市　西新市　長安
析州

領郡五　縣十二
脩陽郡
領縣二
蓋陽　脩陽
固郡
領縣三
懷襄　南鄉　固
朱陽郡
領縣二

黃水　[illegible]
南上洛郡
領縣二
單水　南上洛
析陽郡
領縣二
西析陽　東析陽

地形志下第七　魏書一百六

大聖通天地之至理極生民之能事體妙繫於
神機作範留於器象然則制物成法故其賾可
尋推變有因而化生以驗昔黃帝採竹昆崙之
陰聽鳳岐陽之下斷自然之物寫自然之音音
既協矣黃鍾以立數既生矣氣亦徵之於是乎
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用皆出於茲矣三
古所共行百王不能易漢孝武置協律之官元
帝時京房明六十律事爲密矣王莽世徵天下

嘉靖十年補刊　一四九二八　一一

通鍾律之士劉歆總而條奏之最爲該博故班
固取以爲志後漢待詔嚴嵩頗爲知律至其子
宣不傳遂罷魏世杜夔亦以通樂制律晉中書
監荀勗持變律校練八音以謂後漢至魏尺長
古尺四分有餘又得古玉律勗以新律命之謂
其應合遂改晉調而散騎侍郎阮咸譏其聲高
永嘉以後中原喪亂考正鍾律所未聞焉其存
於東晉聲器而已魏氏平諸僭偽頗獲古樂高
祖處其永爽太和中詔中書監高閭脩正音律

又未能定閭出爲相州刺史十八年閭表曰書
稱同律度量衡論云謹權量審法度此四者乃
是王者之要務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以律爲
首豈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氣故也孔子曰
移風易俗莫尚於樂然則樂之所感其致遠矣
今調音制樂非律無以克和然則律者樂之本
世臣前被敕理樂與太宗博士孫惠蔚太樂祭
酒公孫崇等考周官國語及後漢律曆志案京
房法作準以定律吹律以調絲案律寸以孔竹

魏書一〇八　二一

八音之別事以粗成本書既三奏備在前文臣年
垂七十日就衰頹恐一朝先犬馬竟無絲髮之
益使律法長絕遺恨沒世是以慺慺惓惓不敢
忘怠近在鄴見崇臣先以其聰敏精勤有挈壺
之智雖非經國之才頗長推考之術故臣舉以
教樂令依臣先共所論樂事自作鍾磬志議二
卷器數爲備可謂世不乏賢今崇徒教樂童書
學而已不恭樂事臣恐音律一曠精賞實難習
業差怠轉乖本意今請使崇參知律呂鍾磬之

事觸類而長之成益必深求抑臣先所奏三表
勘後漢律曆志陛下親覽以求厥衷俱然易了
又著作郎韓顯宗博聞彊識頗有史才粗解音
律亦求令時往參知臣雖在外官竊慕古人舉
善之義愚意所及不能自已雖則越分志在補
益願不以言廢人詔許之景明四年并州獲古
銅權詔付崇以爲鍾律之準永平中崇更造新
尺以一黍之長累爲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
脩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爲一分而中尉

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
競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
用成分體九十黍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
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迄武定
未有諸律者

曆者數之用探靈測化窮微極幽之術也所以
上齊七政下授万方自軒轅以還迄於三代推
元革統厥事不一也秦世漢興曆同顓頊百有
餘年始行三統後漢孝章世改從四分光和中

易以乾象魏文時用韓翊所定至明帝行楊偉
景初終於晉朝無所改作司天測象今古共情
啓端歸餘爲法不等協日正時俱有得失太祖
天興初命太史令晁崇脩渾儀以觀星象仍用
景初曆歲年積久頗以爲疎世祖平涼土得趙
敺所脩玄始曆後謂爲密以代景初真君中司
徒崔浩爲五寅元曆未及施行浩誅遂寢高祖
太和中詔祕書鍾律郎上谷張明豫爲太史令
修綜曆事未成明豫物故遷洛仍歲南討而宮

車晏駕世宗景明中詔太樂令公孫崇太樂令
趙樊生等同共考驗正始四年冬崇表曰臣頃
自太樂詳理金石及在祕省考步三光稽覽古
今研其得失然四序遷流五行變易帝王相踵
必奉初元改正朔殊徽號服色觀于時變以應
天道故易湯武革命治曆明時是以三五迭隆
曆數各異伏惟皇魏紹天明命家有率土戎軒
仍動未遑曆事因前魏景初曆術數差違不協
晷度世祖應期輯寧諸夏乃命故司徒東郡公

崔浩錯綜其數浩博涉淵通更修歷術兼著五
行論是時故司空咸陽公高允該覽群籍贊明
五緯并述洪範然浩等考察未及周密高宗踐
祚乃用敦煌趙𢾺甲寅之歷然其星度稍爲差
遠臣輒鳩集異同研其損益更造新歷以甲寅
爲元考其盈縮晷象周密又從約省起自景明
因名景明歷然天道盈虛豈曰必協要須參候
是非乃可施用太史令辛寶貴職司玄象頗閑
祕數祕書監鄭道昭才學優贍識覽該密長兼

國子博士高僧裕乃故司空允之孫世綜文業
尚書祠部郎中宗景博涉經史前兼尚書郎中
崔彬微曉法術請此數人在祕省參候而伺察
晷度要在冬夏二至前後各五日然後乃可取
驗臣區區之誠冀效万分之一詔曰測度晷象
考步宜審可令太常卿芳率太學四門博士等
依所啓者悉集詳察延昌四年冬侍中國子祭
酒領著作郎崔光表曰易稱君子以治歷明時
書云歷象日月星辰乃同律度量衡孔子陳後

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春秋舉先王之正時
也履端於始又言天子有日官是以昔在軒轅
容成作歷逮乎帝唐羲和察影皆所以審農時
而重民事也太和十一年臣自博士遷著作忝
司載述時舊鍾律郎張明豫推步歷法治己丑
元草剏未備及遷中京轉爲太史令未幾喪亡
所造致廢臣中修史景明初奏求奉車都尉領
太史令趙樊生著作佐郎張洪給事中領太樂
令公孫崇等造歷功未及訖而樊生又喪洪出

除涇州長史唯崇獨專其任暨永平初亦已略
舉時洪府解停京又奏令重修前事更取太史
令趙勝太廟令龐靈扶明豫子龍祥共集祕書
與崇等詳驗推建密歷然天道幽遠測步理深
候觀遷延歲月滋久而崇及勝前後並喪洪所
造歷爲甲午甲戌二元又除豫州司馬靈扶亦
除蒲陰令洪至豫州續造甲子己亥二元唯龍
祥在京獨修前事以皇魏運水德爲甲子元兼
校書郎李業興本雖不預亦和造歷爲戊子元

三家之術並未申用故貞靜處士李謐私立曆法言合紀次求就其兄瑒追取與洪等所造遞相參考以知精麤臣以仰測晷度實難審正又求更取諸能筭術兼解經義者前司徒司馬高綽駙馬都尉盧道虔前冀州鎮東長史祖瑩前并州秀才王延業謁者僕射常景等日集秘書與史官同檢疏密并朝貴十五日一臨推驗得失擇其善者奏聞施用限至歲終但世代推移軌憲時改上元今古考準或異故三代課步始卒各別臣職預其事而朽邁已甚既謝運籌之能彌愧意筭之藝由是多歷年世茲業未成公私負責俯仰慙靦靈太后令曰可如所請延昌四年冬太傅清河王懌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散騎常侍尚書僕射元暉侍中領軍江陽王繼奏天道至遠非人情可量曆數幽微豈以意輒度而議者紛紜競起端緒爭指虛遠難可求衷自非建標準影無以驗其眞僞頃永平中雖有考察之利而不累歲窮究遂不知影之[illegible]差

失則參臣等[illegible]今年至日更立表木明伺晷度三載之中足知當否今是非有歸爭者息競然後採其長者更議所從神龜初光復表曰春秋載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又曰履端于始歸餘于終[illegible]所以推二氣考五運成六位定七曜審八卦立三才正四序以授百官于朝万民于野陰陽剛柔仁義之道罔不畢備是先代重之垂於典籍及司馬遷班固司馬彪著立書志所論備矣謹案[illegible]之作也始自黃帝辛卯爲元迄于大魏甲[illegible]有餘代歷祀數千軌憲不等遠近殊術[illegible]消息盈虛覘步疏密莫得而識焉去延昌[illegible]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張洪故太史令張明豫息盪寇將軍龍祥校書郎李業興等三家並上新曆各求申用臣學缺章程藝謝籌運而竊職觀閣誨忝厥司奏請廣訪諸儒更取通數兼通經義者及太史並集祕書與史官同驗疏密并請宰輔群官臨檢得失至於歲終密者施用　詔聽可付太傅太尉公

清河王臣懌等以天道至遠非卒可量請立表
候影期之三載乃採其長者更議所從又蒙敕
許於是洪等與前鎮東府長史祖瑩等研窮其
事今來三年再歷寒暑積勤構思大功獲成謹
案洪等三人前上之歷并駙馬都尉盧道虔前
太極採材軍主衛洪顯殄寇將軍太史令胡榮
及雍州沙門統道融司州河南人樊仲遵定州
鉅鹿人張僧豫所上總合九家共成一歷元起
壬子律始黃鍾考古合今謂為最密昔漢武帝

元封中治歷改年為太初即名太初歷魏文帝
景初中治歷即名景初曆伏惟陛下道唯先天
功邁稽古休符告徵靈蔡炳瑞壬子北方水之
正位龜為水畜實符魏德脩母子應義當麟趾
請定名為神龜歷今封以上呈乞付有司重加
考議事可施用并藏秘府附於典志肅宗以歷
就大赦改元因名正光歷班於天下其九家共
修以龍祥業興為主
壬子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積十六
萬六千五百七算外入甲申紀來至隱公元年
己未積四萬五千三百七算外
壬子元以來至今大魏正光三年歲在壬寅積
十六萬七千七百五十七算外壬子歲入甲申紀
以來至今孝昌一年歲在丙午積四萬六千五
百五十四算外從壬子元以來至今大魏孝昌
三年歲次丁未積十六萬七千七百五十六
算上壬子歲入甲寅紀以來至今大魏孝昌
三年歲次丁未積四萬六千五百五十六算

上
章歲五百五 古十九年七閏閏餘盡為章積至多年月盡之日月見東方日蝕先晦既復愛曆以同天象二百年多一日三百年多一日半晦朔失故先儒及緯文皆言三百年斗歷改憲假天減閏五百五年減閏餘一九千五百九十五年減一閏月劉從傳公五年至今日蝕不失晦朔二日合朔書多閏餘成月餘盡為章
章閏一百八十六 五百五年閏月之數其中減閏十九分之一
章月六千二百四十六 五百五年所有月之數并閏月
蔀法六千六十 十二章為一蔀至此年小餘成日為蔀法
斗分一千四百七十七 四分度法得一千五百一十五真古法今減二十八者真據公五年以來減七日有奇謂為最近一百一十三歲減朔日減之太深是以三十餘年改從四千也

紀法六万六百 上部成紀大餘十也

統法十二万一千二百 紀成統大餘二十

元法三十六万三千六百 三統成元大餘盡

日法七万四千九百五十二 十二乘章月為日法章月一年之閏分

周天分二百二十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七 以度法通三百六十五度内小分

氣法二十四 歲中十二節十二氣有初中分為二十四

經月大餘二十九小餘三万九千七百六十九 日法除周天分得之日法者一節之月數周天分者一節之日歲以周月除累日得一月二十九及餘是周天分即為月通

會數百七十三餘二万二千二百八 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為一會以二十三乘五月内二十得一百二十三以乘周天分以二十三乘日法除之得一百七十三及餘

會通一千二百九十八万九千九百四 以日法乘會數内會餘

周日二十七餘四万一千五百六十二 以分一日除周天得十七日及餘

通周二百六万五千二百六十六 日法乘周日二十七内周餘

小周六千七百五十一 月一日行十三度乘章歲内章閏也

月周八万一千一十二 以十二乘小周即月行度同

推月朔術第一

推積月 術曰置入紀年算外以章月乘之如章歲為積月不盡為閏餘閏餘滿三百一十九以上其歲有閏

推朔積日 術曰以通數乘積月為朔積分分滿日法為積日不盡為小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為大餘命以紀算外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

推上下弦望 術曰加朔大餘七小餘二万八千六百八十小分一小分滿四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一大餘滿六十去之即上弦日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後月朔

推二十四氣術第二

推二十四氣 術曰置入紀年以來算外以餘數乘之為實以部法除之所得為積沒不盡為小餘以六旬去積沒不盡為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日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一千三百二十四小分一小分滿氣法二十四從小餘一小餘滿部法從大餘一大

餘滿六十去之命如上即次氣日

推閏　術曰以閏餘減章歲五百五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一百八十六得一月餘半法已上亦得一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筭外閏月月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爲正

冬至十一月中　小寒十二月節　大寒十二月中
立春正月節　雨水正月中　驚蟄二月節
春分二月中　清明三月節　穀雨三月中
立夏四月節　小滿四月中　芒種五月節

夏至五月中　小暑六月節　大暑六月中
立秋七月節　處暑七月中　白露八月節
秋分八月中　寒露九月節　霜降九月中
立冬十月節　小雪十月中　大雪十一月節

推合又交會月蝕去交度　術曰置入紀朔積分朔以交會差分并之（今用甲申紀差分七百四十一万八千七百八十四也）以會通去之所得爲積交餘不盡者以日法除之所得爲度餘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却去交度及餘

次月去交度　術曰加度二十九日度餘三万九千七百六十九除如上則次月去交度及分

求望去交度　術曰加度十四日度餘五万七千三百六十半度餘滿日法從度滿會數去之亦除其餘餘若不足減者減度一加會虛則望去交度及分朔望去交度分如朔望合數十四度度餘五万七千三百六十半已下入交限數一百五十八度度餘四万七百九十九半以上者朔則交會望則月蝕

甲子紀（合朔日月如合璧交中）
甲戌紀（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四十九度
度餘三万六千七百四十四
甲申紀（合朔月在日道表）　交會差九十八度
度餘七万三千四百八十八
甲午紀（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一百四十八度
度餘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八
甲辰紀（合朔月在日道表）　交會差二十四度

度餘四万八千八百一十六
甲寅紀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七十四度
度餘一万六百八
求交道所在月以十一月朔却去交度及餘減
會數及餘餘若不足減者減一度加入法乃減
之乃以十一月朔小餘加之滿日法除去之從
日一餘爲日餘命起往年十一月如歷月大小
除之不滿月者爲入月筭外交道日交在望前
者其月朔則交會望則月蝕交在望後者亦其
月月蝕後月朔則交會交正在望者其月月蝕
既前後朔皆交會交正在朔者日蝕既前後望
皆月蝕
求後交月及日以會數及餘加前入月日及餘
餘滿日法從日一如歷月大小除之命起前蝕
月得後交月及餘
推月在日道表裏　術曰置入紀朔積分又
以紀交會差分加之今用甲申紀交會差分七百四十一万八千七百八十四倍會
通去之餘不滿會通者紀首裏者則天正十一

月合朔月在日道裏紀首表者則月在表
會通者紀首表者則月在裏紀首裏者則月在
表黃道南爲表北爲裏又其滿會通者去之餘如
日法而一即往年天正十一月朔却交度及餘
以却去交度及餘減會數及會餘會餘若不足
減者減一度加日法乃減餘爲前去度乃餘又
以十一月朔小餘加之滿日法從度一命起十
一月如歷月大小除之不滿月者爲入月日及
餘筭外交道日若十一月朔月在日道裏者此交爲出外後交爲入內十一月朔在表者此交爲入
內者交爲出外一出一入爲常法也其交在朔後望前者朔月在日道
表望在裏與十一月同望則反是若交在望後朔前
者望在表與十一月同後月朔則異矣若先交會後月蝕者朔月在日道裏
望在表朔在裏則望在裏其先月蝕後交會者望在表則朔在裏也望在裏則朔在表矣
推交會起角　術曰其月在外道先會後交
者虧從東南角起先交後會者虧從西南角起
其月存內道先會後交者虧從西北角起先交
後會者虧從西北角起合交中者蝕之既其月
蝕在日之衝起角亦如之凡日月蝕去交十五

爲限十以下是蝕七十以上虧蝕微少光影相
接而已

推蝕分多少第三　術曰置入交限十五度以朔
望去交日數減之餘則蝕分

推合朔入歷遲疾盈縮第四

推合朔入歷遲疾　術曰置入紀以來朔日
積分又以紀遲疾差分并之（今用甲申紀遲疾差分一百八十一万千七百九十二）以通周如一爲積周不盡者以日法約之爲
日不盡爲日餘命日筭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

月合朔入歷日

甲子紀　遲疾差二十四日　日餘六万
三千五百六十八

甲戌紀　遲疾差二十四日　日餘四万
二千二百五十六

甲申紀　遲疾差二十四日　日餘二万
九百四十四

甲午紀　遲疾差二十三日　日餘十万
四千五百八十四

甲辰紀　遲疾差二十三日　日餘五万
三千二百七十二

甲寅紀　遲疾差二十三日　日餘三万
一千九百六十

求次月入歷日　術曰加一日日餘七万三
千一百五十九日餘滿日法從日日滿二十七
去之亦除餘如周日餘日餘若不足減一日加
周虛日滿二十七而餘不滿周日日餘者爲入
歷值周日法滿去之爲入歷一日

求望入歷　術曰加十四日日餘五万七千三
百六十半又加得後月歷日

月行遲疾度及分	損益率
盈縮并	盈縮積分
一日十四度二百六十一分	益六百八十
盈初	
二日十四度三百分	益六百一十九
盈六百八十	盈積分七千五百
五十	

三日十四度(二百四十六分) 益五百五十五
盈一千二百九十九 盈積分一万四千
四百二十二
四日十四度(一百七十一分) 益四百九十
盈一千八百五十四 盈積分二万五百
八十四
五日十四度(九十九分) 益四百一十八
盈二千三百四十四 盈積分二万六千
二十四

六日十二度(四百七十一分) 益二百八十五
盈二千七百六十二 盈積分三万六百
六十五
七日十三度(二百六十六分) 益八十
盈三千四十七 盈積分二万三千
八百二十九
八日十三度(六十一分) 損一百二十五
盈三千一百二十七 盈積分三万四千
七百一十七

九日十三度(四百一十九分) 損二百五十二
盈三千二 盈積分三万三千
三百二十九
十日十二度(三百三十分) 損三百五十三
盈二千七百五十 盈積分三万五百
三十
十一日十二度(二百三十七分) 損五百五十四
盈二千三百九十七 盈積分二万六千
六百一十二

十二日十二度(一百三十六分) 損五百五十五
盈一千九百四十二 盈積分二万一千
五百七十二
十三日十二度(三十五分) 損六百五十六
盈一千三百八十八 盈積分一万五千
四百一十
十四日十一度(四百六十四分) 損七百三十一
盈七百三十二 盈積分八千一百
二十七

十五日十二度三十六分 益六百五十五
縮初
十六日十二度二百九分 益五百八十二
縮六百五十五 縮積分七千一百
七十二
十七日十二度一百八十九分 益五百二
縮一千二百三十七 縮積分一万三千
七百三十四
十八日十二度二百九十分 益四百一

縮一千七百三十七 縮積分一万九千
三百七
十九日十二度二百九十二分 益二百九十九
縮二千一百四十 縮積二万三千
七百五十九
二十日十二度四百九十六分 益一百九十五
縮二千四百三十九 縮積分二万七千
七十九
二十一日十三度一百一十八分 益六十八

縮二千六百三十四 縮積分二萬九千
一百四十四
二十二日十三度二百三十三分 損五十七
縮二千七百二 縮積分二萬九千
九百九十九
二十三日十三度三百八十八分 損二百二
縮二千六百四十五 縮積分二萬九千
三百六十六
二十四日十四度二十九分 損三百四十八

縮二千四百四十三 縮積分二萬七千
一百二十三
二十五日十四度一百七十四分 損四百九十二
縮二千九十五 縮積分二萬三千
二百五十九
二十六日十四度三百八十七分 損六百六
縮一千六百二 縮積分一萬七千
七百八十六
二十七日十四度二百一十二分 損六百三十一

縮九百九十六　縮積分一万
五十八
周日十四度三百三十九分小分九千六百八十四　損六百五十小分九千百八十四分
縮三百六十五　縮積分四百五十二
推合朔交會月蝕定大小餘　術曰以入歷
日餘乘所入歷下損益率以小周六千七百五
十一除之所得以損益盈縮積分加之爲定積
分值盈者以減本朔望小餘值縮者加之滿日
法者交會加時在後日減之不足減者減上一

日加下日法乃減之交會加時在前日月蝕者
隨定大小餘爲定日加時
推加時　術曰以時法六千二百四十六除
定小餘所得命以子起筭外朔望加時有餘不
盡者四之加法得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半又
有餘者三之如法得一爲強半法以上排成之
不滿半法棄之以強并少爲少強并半爲半強
并太爲太強得二強者爲少弱以定并少爲半
弱以之并半爲太弱以之并太爲一辰弱隨所在
辰命之則其強弱日之衝爲破月常在破下蝕
入歷值周日者　術曰以周日月餘乘損率
以周日度小分并之以歷日餘乘之爲實以
小周乘周日日餘爲法實如法得一以減
積分有餘者以加本朔望小餘小餘滿日法從
大餘一是爲朏後日推加時如上法
推日月合朔弦望度術第五
推日度　術曰置入紀朔積日以日度法乘
之滿周天去之餘以日度法爲度不盡爲餘

命度起斗十二度牛前十二度在斗十五度也宿次除之不
滿宿者筭外即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
推日度又法　術曰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斗分一千四百七十一以冬至去朔日數減一
餘以減周天度及冬至小餘減斗分不足減者減
度一加日度法乃減之命起如上即所求年天
正十一月朔日夜半日所在度
求次月日所在度　術曰月大加三十度月
小加二十九度求次合加一度宿次除之逕斗

去其分一千四百七十七
推合朔日月共度　術曰以章歲乘朔小餘
以章月除之所得爲大分不盡小分以加夜半
日度分分滿日度法從度命起如前即所求年
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共度
求次月合朔共度　術曰加度二十九大分
三千二百一十五小分二千四百五十五小分
滿章月從大分大分滿日度法從度宿次除之
逕斗除其分則次月合朔日月共度

推月度　術曰置入紀朔積日以月周八万
一千一十二乘之滿周天去之餘以日度法約
之爲度不盡爲度分命度起牛前十二度宿次
除之不滿宿者筭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
夜半月所在衆及分
唯月度又一法　術曰以小周乘朔小餘爲
實以章歲乘日法爲法實如法得一爲度不滿
法者以章月除之爲大分不盡爲小所得以減
合朔度及分餘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

月所在度及分
求次月度　術曰小月加度二十二分二千
六百五十一大月加度三十五分四千八百八
十三分滿日度法從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筭
次月所在度
求次日月行度　術曰加度十三分二千二
百三十二分滿日度法從度宿次除之逕斗去
其分
求弦望日所在度　術曰加合朔度七大分

二千三百一十八小分五千二百九十八微分
微分滿三從小分小分滿章月從大分大分滿
日度法從度命如上則上弦日所在度又加得
望下弦後月合朔
斗二十六度　牛八度　女十二度　虛十度
危十七度　室十六度　壁九度
北方玄武七宿九十八度一千四百七十七分
奎十六度　婁十二度　胃十四度　昴十一度
畢十六度　觜二度　參九度

西方白虎七宿八十度

井三十三度　鬼四度　柳十五度　星七度

張十八度　翼十八度　軫十七度

南方朱鳥七宿一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氐十五度　房五度

心五度　尾十八度　箕十一度

東方倉龍七宿七十五度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六千六十分度之一千四百七十七

通分得二百二十一万三千七百七十七名曰周天分

五行没滅易卦氣候上朔術第六

推五行用事日水火木金土各王七十三日小餘二百九十五小分九微分三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立即其用事始求土者置立春大小餘及分以木王七十三日小餘二百九十五小分九微分三加之微分滿五從小分一小分滿氣法二十四從小餘一小餘滿蔀法從大餘一大餘滿六十去之命以紀得季春土王日又加土王十八日小餘一千五百八十八小分二十微分二滿從命如上即得立夏日求次如法又一法求土王用事日各置四立大小餘及分各減大餘十八小餘一千五百八十八小分二十微分二命以紀筭外即四立土王日若大餘不足減者加六十而後減之小餘不足減者減取大餘一加蔀法乃減之

推没滅　術曰因冬至積日有小餘者加積一以没分乘之如没法而一爲積日不盡爲没餘以六旬去積日餘爲没日命以紀筭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没日

求次没　術曰加没日六十九没餘二万七百六十四没餘滿没法三万一千七百七從没日一没日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筭外即次没日一歲常有五没或六没小餘盡者爲滅日又以冬至去朔日加没日冬至小餘從蔀法從没日命日起天正十一月如歷月大小除之不足除

者入月筭命以朔筭外即冬至後沒日求次沒加沒沒日六十九沒餘三千九百五十九沒分三万四千六百九十七分滿沒法從沒餘滿蔀從沒日命起前沒月歷日大小除之即後沒日及餘

推四正卦　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坎卦用事日春分即震卦用事日夏至即離卦用事日秋分即兌卦用事日

求中孚卦加冬至小餘三千五百三十小分九

微分一微分滿五從小分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蔀法從大餘命以紀筭外即中孚卦用事日其解加震咸加離賁加兌亦如中孚加坎

求次卦加坎大餘六小餘五百二十九小分十四微分四微分滿五從小分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蔀法從大餘命以紀筭外即復卦用事日大壯加震姤加離觀加兌如中孚加坎

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正月小過蒙益漸泰二月需隨晉解大壯三月訟豫蠱革夬四月旅師比小畜乾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姤六月鼎豐渙履遯七月恒節同人損否八月巽萃大畜賁觀九月歸妹无妄明夷困剝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

四正為方伯中孚為三公復為天子屯為諸侯謙為大夫睽為九卿外還從三公周而復始

九三應上九清淨微溫陽風九三應上六絳赤決溫陰雨六三應上六白濁微寒陰雨六三應上九麴塵決寒陽風諸卦上有陽爻者陽風上有陰爻者陰雨

推七十二候　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虎始交日加大餘五小餘四百四十一小分八微分一微分滿三從小分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蔀從大餘命以紀筭外所候日

冬至	虎始交	芸始生	荔挺出
小寒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大寒	鴈北向	鵲始巢	雉始雊
立春	雞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雨水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鴈來
驚蟄　始雨水　桃始華　倉庚鳴
春分　鷹化鳩　玄鳥至　雷始發聲
清明　電始見　蟄蟲咸動　蟄蟲啓戶
穀雨　桐始花　田鼠為鴽　虹始見
立夏　萍始生　戴勝降於桑　螻蟈鳴
小滿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芒種　靡草死　小暑至　螳蜋生
夏至　鵙始鳴　反舌無聲　鹿角解

小暑　蟬始鳴　半夏生　木槿榮
大暑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立秋　腐草化螢　土潤溽暑　涼風至
處暑　白露降　寒蟬鳴　鷹祭鳥
白露　天地始肅　暴風至　鴻鴈來
秋分　玄鳥歸　群鳥養羞　雷始收聲
寒露　蟄蟲附戶　殺氣浸盛　陽氣始衰
霜降　水始涸　鴻鴈來賓　雀入大水化為蛤
立冬　菊有黃華　豺祭獸　水始冰

小雪　地始凍　雉入大水化為蜃　虹藏不見
大雪　冰益壯　地始坼　鶡旦不鳴

術曰：因冬至虎始交後五日一候。

推上朔法：置入紀年，減一加八，以六律乘之，以六千去之，餘為大餘，以甲子算外上朔日。

推五星六通術第七

上元壬子以來，至春秋隱公元年己未，積十六万六千五百七算外；至今大魏熙平二年歲次丁酉，積十六万七千七百四十五算外。

木精曰歲星，其數二百四十一万六千六百六十。

火精曰熒惑星，其數四百七十二万五千八百四十八。

土精曰鎮星，其數三百二十九万一千二十一。

金精曰太白，其數三百五十三万八千一百三十一。

水精曰辰星，其數七十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二。

推五星：置上元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周天乘

百二十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七乘之名為六通
之實以蔀法除之所得為冬至積日不盡為小
餘以旬六去積日不盡為大餘命以甲子筭外
即冬至日以章歲五百五除冬至小餘所得命
子筭外即律氣加時
五星各以其數為法除六通實所得為積合不
盡為合餘以合餘減法餘為入歲度分以日度
約之所得即所求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晨夕合
度筭及餘其金水以一合日數及合餘減合度

筭及餘得一者為夕見無所得為晨見其度餘
不足減減合度筭一加日度法乃減之命起牛
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筭外即天正十
一月冬至後晨夕合度及餘
求星合月及日　置冬至朔日數減一以加
合度筭以冬至小餘加度餘度餘滿日度法去
之加度　合度筭變成合日筭餘為日餘命起
天正十一月如歷月大小除之不滿月者筭外
星合月及日有閏計之

求後合月及日　以合終日數及餘如前入
月筭及餘餘滿日度從日歷月大小除之起前
合月筭外即後合月及日其金水以一合日數
及餘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後合度　以行星度及餘加前合度筭及
餘餘滿日度從度命起前合度宿次除之不滿
宿者筭外即後合度及餘逆計去其分一千四
百七十七
歲星合終日數三百九十八合終日餘四千七

百八十行星三十三度度餘二千三百三周虛
一千二百八十
歲星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十六日餘二千三百
九十一行星二度餘四千六百八十一半去日十
三度半晨見東方順疾日行五十七分之十一
五十七日行十一度順遲日行九分　五十七日
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七日而旋逆日行七分
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復留二十　日復順
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復疾日行十一

分五十七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遲
十六日日餘二千三百九十行星二度餘四千
六百八十一半與日合凡一見三百六十六日
行星二十八度在日前後伏三十二日餘四千
七百八行星五度度餘三千三百三復終於晨
見
熒惑合終日數七百七十九合終日餘五千一
十八周虛九百五十二行星四十九度度餘二
千一百五十四

熒惑晨與日合在日後伏七十一日餘五千五
百八十四行星五十五度度餘四千八百四十五
半去日十六度晨見東方順疾日行二十三分
之十四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順遲
日行二十三分之十二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
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
七六十二日退十度復留十一日復順疾日行
十四分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
前夕伏西方順七十一日日餘五千五百八十四行

星五十五度度餘四千八百四十五半而與日
合凡一見六百三十六日行星三百三度在日
前後伏一百四十三日餘五千一百八行星一
百一十一度餘三千六百四十一過周四十九
度度餘二千一百五十四復終於晨見
鎮星合終日數三百七十八日餘三百四十一
行星十二度餘四千九百二十四周虛五千七
百一十九

鎮星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十八日日餘一百七
十半行星二度餘二千四百六十二去日十五
度半晨見東方順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
行七度而留不行三十六日而旋逆行十七分
之一一百二日退六度復留三十六日復順日
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行七度在日前伏西
方順十八日日餘一百七十半行星二度餘二
千四百六十二而與日合凡見三百四十二日
行星八度在日前後伏三十六日日餘三百四
十一行星四度度餘四千九百二十四復終於

晨見
太白金再合終日數五百八十三日日餘五千
一百五十一周虛九百九行星二百九十一度
（亦曰一合日數）度餘五千六百五半（亦曰一合日餘）
太白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六日退四度去日十
度晨見東方逆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留
不行八日順遲日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日
行三十三度順疾日行一疾十三分之二九十一
日行一百五度大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三

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後晨伏東方
順四十一日餘五千六百五半行星五十一度
度餘五千六百五半而與日合凡見東方二百
四十四日行星二百四十度在日後伏四十一
日餘五千六百五半行星五十一度餘五千六
百五半而與日合（見西方亦如之）夕與日合在前伏四十
一日餘五千六百五半行星五十一度餘五千
六百五半去日十度夕見西方順疾日行一度
十二分之三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度順遲
日行一度十二分之一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
順遲日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日行三十三
度而留不行八日而旋逆日行三分之二九日
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六日退四度而與日
合凡再見四百八十日行星四百八十度在日
前後伏八十三日餘五千一百五十一行星一
百三度度餘五千一百五十一過周二百一十
八度度餘三千六百七十四復終終於晨見
再合終日數一百一十五餘五千二

百八十二行星五十七度（亦曰一合日數）餘五千六百七
十一（亦曰一合日餘）周虛七百七十八
辰星與日合在日後伏十一日退六度去日十
七度晨見東方而留不行四日順遲日行七分
之五七日行五度順度日行一度三分之一十
八日行二十四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七日
餘五千六百七十一行星四十四度餘五千六
百六十一而與日合凡見東方二十九日行星
二十二度在日後伏伏二十八日餘五千六百七

十一行星三十四度餘五千六百七十一而與
日合見西方亦然
辰星夕與日合在日前伏十七日餘五千六百
七十一行星三十四度餘五千六百七十一去
日十七度夕見西方順疾日行一度三分之一
十八日行二十四度順遲日行七分之五七日
行五度而留四日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
退六度而晨與日合凡再見五十八日行星四
十六度在日前後伏五十七日餘五千二百八
十二行星六十九度餘五千二百八十二復終
於晨見

斗一至牛五星紀丑　牛五至危五玄枵子
危五至壁三陬訾亥　壁三至婁八降婁戌
婁八至畢二大梁酉　畢二至井五實沈申
井五至鬼三鶉首未　鬼三至張七鶉火午
張七至軫一鶉尾巳　軫一至亢三壽星辰
亢三至心四大火卯　心四至斗一析木寅

律曆志三上第八　魏書一百七

律曆志三下第九　魏書一百七

孝靜世壬子曆氣朔稍違熒惑失次四星出伏曆
亦乖舛興和元年十月齊獻武王入鄴復命李業興
令其改正立甲子元曆事訖尚書左僕射司馬子
如右僕射隆之等表曰天地剖判日月運行剛
柔相摩寒暑交謝分之以氣序紀之以星辰弦望
有盈缺明晦有脩短古先哲王則之成化迎日推
筴各有司存以天下之至重盡生民之能事先天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及卯金受命年曆屢改當
塗啟運日官變業分路揚鑣其門非一駁議回互曆定
交錯不等豈是人情淺深苟相違異蓋亦天道盈
縮欲止不能正光之曆既行於世發元壬子置差令
朔測影清臺懸炭之期或爽候氣重室布灰之
應少差伏惟陛下當璧膺符大橫協兆乘機虎變
撫運龍飛苞括九隅牢籠四海來王百靈受
職大丞相渤海王降神挺生固天縱德負圖作宰
知機成務撥亂反正決江疏河敘肩以勳臣勳彰濟
世功成治定禮樂惟新以履端歸餘術數未盡

乃命兼散騎常侍勃海臣李業興與大丞相府東
閤祭酒夷安縣開國公臣王春大丞相府戶曹
參軍臣和貴興等參共刋正但日月五星有疾徐進
步有遲速不可以一方知難得以一途揆大丞相
主簿臣孫搴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臣辟前
給事黃門侍郎臣季景勃海王世子開府諮
議參軍事定州大中正臣崔暹通業興息國子學
生屯留縣開國子臣子述等並令參預定其是
非臣等職司其憂猶恐未盡竊以蒙戎為飾必

藉衆腋之華輪奐之室寧止一枝之用必集名
勝更共修理左光祿大夫臣盧道約大司農卿
彭城侯臣李諧左光祿大夫東雍州大中正臣
裴獻伯散騎常侍西兗州大中正臣溫子昇太
尉府長史臣陸操尚書右丞城陽縣開國子臣
盧元明中書侍郎臣李同軌前中書侍郎臣邢
子明中書侍郎臣宇文忠之前司空府長史建
康伯臣元仲悛大丞相法曹參軍臣杜弼尚書
左中兵郎中定陽伯臣李溥濟尚書起部郎中

臣辛術尚書祠部郎中臣元長和前青州驃騎
府司馬安定子臣胡世榮太史令盧鄉縣開國
男臣趙洪慶太史令臣胡法通應詔左右臣張
喆員外司馬督臣曹魏祖太史丞郭慶太史博
士臣胡仲和等或器標民譽或術兼世業並能
顯微闡幽表同錄異共詳考古今共成此曆甲子為
日始子為天正命曆置元從此起運屬興和
以年號為目豈獨太初之年於漢代景初冠於魏
曆而已謹以封呈乞付有司依術施用詔以新

曆示齊獻武王田曹參軍信都芳芳關通曆術
駮業興曰今年十二月二十日新曆在營室十
三度順疾天上歲星在營室十一度今月二十
日新曆鎮星在角十一度留天上鎮星在亢四
度留今月二十日新曆太白在斗二十五度晨
見逆行天上太白在斗二十一度逆行便為差
殊業興對曰歲星行天伺候以來八九餘年恒
不及二度今新曆加二度至於夕伏晨見纖毫
無爽今日仰看如覺二度及其出沒還應如術

鎮星自造壬子元以來歲常不及故加壬子七
度亦知猶不及五度適欲并加恐出沒頓校十
度十日將來永用不合處多太白之行頗來頗
遲取其會歸而已近十二月二十日晨見東方
新舊二曆推之分寸不異行星三日頓疾四度
如此之事無年不有至其伏見還依術法又芳
唯僕十二月二十日星有前却業興推步已來
三十餘載一算千歲之日月星辰有見經史者
與洛州趙猷劉義隆廷尉卿何承天劉駿南徐

州從事史祖沖之參校業興甲子元曆長於三
曆一倍考洛京已來四十餘歲五星出沒歲星
鎮星太白業興曆首尾恒中及有差處不過一
日二日一度兩度三歷之失動校十日十度熒
惑一星伏見體自無常或不應度祖沖之曆多
甲子曆十日六度何承天曆不及三十日二十
九度今歷還與壬子同不有加增辰星一星沒
多見少及其見時與歷無外舍亦依壬子元
不改太白辰星唯起夕合爲異業興以天道高

遠測步雖共五行伏留推考不易人目所闚未
能盡其但取其見伏大歸略其中間小謬如此
曆便可行若專據所見之驗不取出沒之效則
曆數之道其幾廢矣夫造曆者節氣之與朔望弦
於千年之間閏餘斗分推之於毫釐之內必使
盈縮得衷間限數合周日小分不殊錙銖陽曆
陰曆纖芥無爽損益之數驗之交會日所居度
考之月蝕上推下減先定此條然後曆元可求
猶甲子雖值又雖值甲子於後有差如此踳駁

參錯不等今曆發元甲子七率同遵合璧連珠
其言不害法理分明情謂爲可如芳所言信亦
不謬但一合之裏星度不驗者至若合終必還
依術鎮星前年十二月二十日見差五度今日
差二度太白前差四度今全無差以此準之見
伏之驗尋效可知將來永用大體無失芳又云
以去年十二月中算新曆其鎮星以十二月二
十日在角十一度留天上在亢四度留是新曆
差天五度太白歲星並各有差校以壬子舊曆

鎮星差天五度太白歲星亦各有差是相府差
天爲多新曆差天爲少凡造曆者皆須積年累
日依法候天知其疏密然後審其近者用作曆
術不可一月兩月之間能正是非若如熒惑行
天七百七十九日一遲一疾一留一逆一順一
伏一見之法七頭一終太白行天五百八十三
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歲星行天三百九十八
日七頭一終鎮星行天三百七十八日七頭一
終辰星行天一百一十五日晨夕之法七頭一

終造曆者必須測知七頭然後作術得七頭者
造曆爲近不得頭者其曆甚疎皆非一二日能
知是非自五帝三代以來及秦漢魏晉造曆者
皆積年久測術乃可觀其舊卒造者當時或近
不可久行若三四年作者初雖近天多載恐失
今甲子新曆業與潛構積年雖有少差校於壬
子元曆近天者多若久而驗天十年二十年間
比壬子元曆三星行天其差爲密獻武王上言
之詔付外施行

上元甲子以來至春秋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
積二十九万二千七百三十六筭上
甲子之歲入甲戌紀己來積十二万四千一百
三十六筭上
上元甲子以來至大魏興和二年歲在庚申積
二十九万三千九百九十七筭上
甲子之歲入甲戌紀至今庚申積十二万五千
三百九十七筭上
元法一百一万一千六百 三統之數

統法三十三万七千二百 三紀之數
紀法十六万八千六百 千年爲紀日數之十
部法一万六千八百六十 三十一乘章歲得日餘皆無此之年數
度法一万六千八百六十 三十乘章歲得此數
日法二十万八千五百三十 二十乘章日得此數
氣時法一千四百日五 八分之一
章歲五百六十二 二千九章十一年歲閏餘一一万一百七十八年歲右一閏月
章閏二百七 五百六十二年之閏月數
章月六千九百五十一 五百六十二年之月數

章中六千七百四十四 月除閏月數
周天六百一十五万八千一十七 度法為度，十分之數
通數六百一十五万八千一十七 日法通二十九日內經月餘之數
没分六百一十五万八千一十七 術數通周沒六十九內分五万七千
一百八十 四得此數
餘數八万八千四百一十七 度法通一年一五內斗分之數
没法八万八千四百一十七 一年之內成一年之外分數
斗分四千一百一十七 從斗分周天至此不成度之分
虛分九万七千八百八十三 經月二十九日外少此不滿三十日
天日六十一 小日九十

小分法二十四 二十四氣除周天分之數也
歲中十二 十二月之中氣
會數一百七十三 月一出一入黃道之日數，周餘六十三分月之二十也
會餘六万七千一百一十七 百七十三日外不成日之分
會通三千六百一十四万二千八百七 以日法通百七十二
乃會餘之數
會虛十四万一千四百一十三 會餘之外不安度之數
周日二十七 周天用日月行數
周餘十一万五千六百三十一 周天用日外不及

通周五百七十四万五千九百四十一 日法通二十七日分
周虛九万二千八百九十九 周餘外不成日之數
小周七千五百一十三 月一日行之數
月周二十二万五千三百九十 通小周內度數
朔望合數十四 日半經月日數
度餘十五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半 半經月日餘
入交限數一百五十八度 月出入黃道減十月之數
度餘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半 減十月小餘之外

推月朔弦望術第一

推積月　術曰：置入紀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章月乘之，章歲如一，所得為積月，不盡為閏餘。閏餘三百五十五以上，其年有閏。餘五百一十五以上，進退在天正十一月前後，以冬至定之。

推積日　術曰：以通數乘積月，為朔積分。日法如一，為積日，不盡為小餘。以六旬去積日，不盡為大餘，命大餘以紀，令命以甲戌紀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

求次月朔　術曰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十一万六百四十七滿除如上命以紀筭外即次月朔日其小餘滿虛分九万七千八百八十三者其月大減者其月小

求上下弦望　術曰加朔大餘七小餘七万九千七百九十四小分一小分滿四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筭即上弦日又加得望下弦後月朔

推二十四氣閏術第二

推二十四氣　術曰置入紀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餘數乘之蔀法如一爲積沒不盡爲小餘以六旬去積沒不盡爲大餘命以紀筭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日

求次氣術　術曰加大餘十五小餘三千六百八十四小分一小分滿小分法二十四從小餘小餘滿蔀法從大餘一命如上筭外即次氣日

推閏　術曰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二百七得一月餘半法以上亦得一月數起天正十一月筭外即閏月閏月有進退以無中氣定之

推閏又法　術曰以歲中乘閏餘加章閏得一盈章中六千七百四十四數起冬至筭外中氣終閏月也盈中氣在朔若二日即前月閏

冬至十一月中　小寒十二月節　大寒十二月中
立春正月節　雨水正月中　驚蟄二月節
春分二月中　清明三月節　穀雨三月中

立夏四月節　小滿四月中　芒種五月節
夏至五月中　小暑六月節　大暑六月中
立秋七月節　處暑七月中　白露八月節　秋分八月中
寒露九月節　霜降九月中　立冬十月節
小雪十月中　大雪十一月節

推合朔却去度表裏術第三

推合朔却去交度　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分又以所入紀交會差分并之（甲戌紀交會差分二千六百五十二万二千六百）以會通去之所得爲積交不盡者以日法

紀之爲度不盡者爲度餘即所求年天正十一
月朔却去交度及度餘
甲子紀 紀首合朔日月合壁交中
甲戌紀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表 交會差二百二十七度
度餘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
甲申紀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八十一度
度餘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一
甲午紀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三十四度
度餘十九万二千三百一十三

甲辰紀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表 交會差一百六十一度
度餘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二
甲寅紀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 交會差一百一十五度
度餘二十万二千八百七十四
求次月却去交度 術曰加度二十九度餘十
一万六百四十七度餘滿日法從度度滿會數
去之亦除其會餘即次月朔却去交度及度餘
求望却去交度 術曰加度十四度餘十五萬九
千五百八十八半滿除如上即望却去交度

及度餘
推月在日道表裏 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
分又以紀交會差分并之倍會通去之餘以會
通減之得一減者爲月在日道裏無所得者爲
月在日道表
求次月表裏 術曰加次月度及度餘加表滿
會數及會數餘則在裏加裏滿會數及會餘則
在表
推交道所在日 術曰以十一月朔却去交度

及餘減會數及會餘會餘若不足減者減一度加
日法乃減之又以十一月朔小餘加之滿日法從
度餘爲度餘即是天正十一月朔前去交度
及餘如曆月大小除之起天正月十一月不滿
月者爲入月筭外交道所在日又以歲中乘入
月小餘日法除之所得命以子筭即交道所在
辰其交在望前者其月朔則交道望則月蝕交
在望後者其月月蝕後朔交會交正在望者其月
月蝕既前後朔交會交正朔者日蝕既前後月

望皆月蝕
求後交月及日　術曰以會數及會餘加前入月筭及餘餘滿日法從日日如曆月大小除之起前交月筭外即後交月及日以次放之
推交會起角　術曰其月在外道先會後交者虧從東南角起先交後會者虧從西南角起其月在內道先會後交者虧從西北角起合交中者蝕之既其月蝕在日之衝起角亦如之
推蝕分多少　術曰其朔望去交度及度餘如

入交限數一百五十八度度餘十一万六千五十八半以上者以減會數及會數餘餘為不蝕度若朔望去交度如朔望合數十四度度餘十五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半以下者即是不餘度皆以減十五餘為餘蝕分朔望去交度盡者蝕之既

推合朔月蝕入遲疾曆盈縮術第四

推合朔入遲疾曆　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分又以所入紀遲疾差分并之 甲戌紀遲疾分二百三十五万三千一百九十一 以遲周去之所得日餘周不盡者以日法約之為日不盡者為日餘命日筭外即所求年天正月十一月合朔入曆日

求次月入曆日　術曰加一日日餘二十万三千五百四十六日蝕滿日從日法日滿周日及周餘去之命如上筭外即次月入曆日

求望入曆　術曰加日十四日餘十五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半滿除如上筭外即望入曆

日月行遲疾度及合	損益率	盈縮并率	盈縮積分
一日十四度四百二分	益七百五十七	盈初	
二日十四度三百三十十四分	益六百八十九	盈七百五十	盈積分二万一千一十
三日十四度二百四十六十一分	益六百一十七	盈一千四百三十六	盈積分四万一百三十五
四日十四度一百九十分	益五百四十五	盈二千六十二	盈積分五万七千二百

三十二
五日十四度一百一十一分　益四百六十六
盈二千六百七　盈積分七万二千三
百六十
六日十三度五百二十二分　益二百一十五
盈三千七十三　盈積分八万五千二
百九十四
七日十三度二百九十六分　益八十九
盈三千三百八十八　盈積分九万四千三
魏書志九　十六
十七
八日十三度六十八分　損一百三十九
盈三千四百一十七　盈積分九万六千
五百七
九日十二度四百八十六分　損二百八十三
盈三千三百二十八　盈積分九万二千六
百四十九
十日十二度三百七十九分　損三百九十
盈三千五十五　盈積分八万四千七百

九十四
十一日十二度三百六十七分　損五百二
盈二千六百六十五　盈積分七万二千九
百六十九
十二日十二度一百九十一分　損六百一十八
盈二千一百六十三　盈積分六万三十六
十三日十二度四十分　損七百二十九
盈一千五百四十五　盈積分四万二千八百
八十三
魏書志九　十七
十四日十二度五百一十五分　損八百一十六
盈八百一十六　盈積分二万一千六百
四十九
十五日十二度三十八分　益七百三十一
縮初
十六日十二度一百二十二分　益六百三十六
縮七百三十一　縮積分二万二百九十
十七日十二度二百一十一分　益五百五十八
縮一千三百六十七　縮積分三万八千一百

二十
十八日十二度一百二十四分 益四百四十五
縮一千九百三十五 縮積分五萬三千七百
十九日十二度四百三十五分 益三百三十四
縮二千三百八十 縮積分六万六千五
十九
二十日十二度五百五十五分 益二百一十四
縮二千七百一十四 縮積分七万五千三
百二十九

二十一日十二度一百二十八分 益七十九
縮二千九百二十八 縮積分八万一千二百
六十九
二十二日十二度二百七十分 損六十三
縮三千七 縮積分八万三千四百
六十二
二十三日十二度四百三十二分 損二百二十五
縮二千九百四十四 縮積分八万一千七
百一十三

二十四日十四度三百二十六分 損三百八十八
縮二千七百一十九 縮積分七万五千四
百六十八
二十五日十四度一百九十四分 損五百四十九
縮二千三百三十一 縮積分六万四千六
百九十九
二十六日十四度三百一十九分 損六百七十四
縮一千七百八十二 縮積分四万九千四
百六十一

二十七日十四度一百一十六分 損七百一
縮一千一百八 縮積分三万七百五
十四
周日十四度三百七十九分 損七百三十四
縮四百七 縮積分一万一千二
百九十七
推合朔交會月蝕定大小蝕 術曰以入曆
日餘乘所入曆下損益率以小周七千五百一
十三除之所得損益盈縮積分爲定積分積分

盛者以減本朔望小餘縮者加之加之滿日法
者交會加時在後日減之不足減者減一日加
日法乃減之交會加時在前日月蝕者隨定大
小蝕餘為定日加時

推加時

術曰以歲中乘定小餘日法除之所得命以子
算外朔望加時有餘不盡者四之如法得一為
少二為半三為太半又有餘者三之如法得一
為強半法以上排成一不滿半法棄之以強并

少為少強并半為半強并太為太強得二強者
為少弱以之并少為半弱以之并半為太弱以
之并太為一辰弱隨所在辰而命之即其強弱
日之衝為破月常在破下蝕

推日月合朔弦望度第五

推日度　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日以日度法
一万六千八百六十乘之滿周天去之餘以日
度法約之為度餘命起牛前十二度宿次除之
不滿宿者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
日所在度及分

推日度又法

術曰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斗分四千一百一
十七以冬至去朔日數減之以減周天度冬至
小餘減斗分斗分不足減者減一度加日度法
乃減之命起如上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
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

求日次月次日所在度　術曰月大者加度三
十月小者加度二十九各日者加度一宿次除之
逕斗除其分

推合朔日月共度　術曰以章歲五百六十二
乘朔小餘以章月六千九百五十一除之所得
為大分不盡為小分以加夜半日度分分滿日
度法從度命如上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
合朔日月共度

術曰加度二十九大分八千九百四十五小分
六千九百一十九小分滿章月從大分大分滿
日度法從度宿次除之逕斗去其分算外即次

月合朔日月共度

推月度 術曰置入紀朔積日以周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九十乘之滿周天去之餘以日度法約之爲度餘爲度分命起牛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筭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

推月度又法 術曰以小周乘朔小餘爲實章歲乘日法爲法實如法得一爲度不滿法者以章月除之爲大分餘爲小分所得以加合朔度及度分筭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

求月次月度

術曰月小加度二十二分七千三百七十二月大加度三十五分一万三千五百八十三分滿日度法從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筭外即月次月所在度

求月次日度

術曰加度十三分六千二百一十分滿日度法從度除如上筭外即月次日所在度

求弦望日所在度

術曰加合朔度七大分六千四百五十一小分三千四百六十一微分二微分滿四從小分小分滿章月從大分大分滿日度法從度又命如上筭外即上弦日所在度又如得望下弦後月合朔

求弦望月所在度 術曰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五小分五千二百二十五微分一滿除如上筭外即上弦日月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朔

斗二十六度 牛八度 女十二度

虛十度 危十七度 室十六度

壁九度

北方玄武七宿九十八度分四千一百一十七

奎十六度 婁十二度 胃十四度

昴十一度 畢十六度 觜二度

參九度

西方白虎七宿八十度

井三十三度　鬼四度　柳十五度

星七度　張十八度　翼十八度

軫十七度

南方朱鳥七宿一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氐十五度

房五度　心五度　尾十八度

箕十一度

東方倉龍七宿七十五度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一万六千八百六十分度之四千一百一十七通之得六百一十五万八千一十七名曰周天

推土王減沒卦候上朔術第六

推土王日

術曰置四立大小餘各減其大餘十八小餘四千四百二十小分十八微分一大餘不足減者加六十乃減之小餘不足減者減一日加蔀法之小分不足減者減小餘一加小分法二十四乃減之微分不足減者減小分一加五然後皆減之命以紀筭外即四立前土王日

推土王又法

術曰加冬至大餘二十七小餘六千六百三十一小分六微分三微分滿五從小分小分滿小分法從小餘小餘滿蔀法從大餘一命以紀筭外即季冬土王日

求次季土王日　術曰加大餘九十一小餘五千二百四十四小分六小分滿小分法從小餘小餘滿蔀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筭外即次季土王日

推減沒　術曰因冬至積沒有小餘者加積沒一以沒分乘之以沒法八万八千四百一十七除之所得為積日不盡為沒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為沒日命以紀筭外即所求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沒日

求次沒

術曰加沒日六十九沒餘五万七千二百四十

四沒餘滿沒法從沒日沒日滿六十去之命以
紀算外即次沒日餘盡者爲滅
求次沒　術曰加沒日六十九沒餘一万九百
一十五沒分六万二千二百八十五沒分滿沒
法從沒餘沒餘滿部法從沒日命起前沒月昏
月大小除之不滿月者即後沒日及沒餘沒分
命日如上算外即次沒日
推四正卦　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坎卦用事
日春分即震卦用事日夏至即離卦用事日秋

分即兌卦用事日中孚因坎卦
求次卦
術曰加坎卦大餘六小餘一千四百七十三小
分十四微分四微分滿五從小分小分滿小分
法從小餘小餘滿部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
之命以紀算外即復卦用事日
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
十二月屯謙睽升臨
正月小過蒙益漸泰
二月需隨晉解大壯
三月豫訟蠱革夬
四月旅師比小畜乾
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姤
六月鼎豐渙履遯
七月恒節同人損否
八月巽萃大畜賁觀
九月歸妹无妄明夷困剝
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

四正爲方伯中孚爲三公復爲天子屯爲諸侯
謙爲大夫睽爲九卿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
九三應上九清淨微溫陽風九三應上六降赤
決溫陰雨六三應上六日澤寒陰雨六三應上
九麴塵決寒陽風諸卦上有陽爻者陽風上有
陰爻者陰雨
推七十二候　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虎始交
日加大餘五小餘一千二百二十八微分一微
分滿三從小分小分滿小分法從小餘小餘滿部

部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筭外
依次候日
冬至 虎始交 芸始生 荔挺生
小寒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大寒 鴈北向 鵲始巢 雉始雊
立春 鷄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雨水
魚上負冰 獺祭魚 鴻鴈來
驚蟄 始雨水 桃始華 倉庚鳴

春分 鷹化為鳩 玄鳥至 雷始發聲
清明 電始見 蟄蟲咸動 蟄蟲啓戶
穀雨 桐始華 田鼠化為鴽
虹始見
立夏 萍始生 戴勝降桑 螻蟈鳴
小滿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芒種 靡草死 小暑至 螗蜋生
夏至 鵙始鳴 反舌無聲 鹿角解
小暑 蟬始鳴 半夏生 木槿榮

大暑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立秋 腐草化為螢 土潤溽暑
涼風至
處暑 白露降 寒蟬鳴 鷹祭鳥
白露 天地始肅 暴風至 鴻鴈來
秋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雷始收聲
寒露 蟄蟲附戶 殺氣浸盛 陽氣日衰
霜降 水始涸 鴻鴈來賓
雀入大水化為蛤

立冬 菊有黃華 豺祭獸 水始冰
小雪 地始凍 雉入大水為蜃
虹藏不見
大雪 冰益壯 地始坼 鶡旦鳴
推上朔 術曰置入紀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六律乘之以六旬去之不盡者命以甲子筭上即上朔日
推五星見伏術第七
上元甲子以來至春秋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

積二十九万二千七百三十六筭
上元甲子以來至今大魏興和二年歲在庚申
積二十九万三千九百九十七筭
木精曰歲星其數六百七十二万二千八百八
十八
火精曰熒惑其數一千三百一十四万九千八
十三
土精曰鎮星其數六百三十七万四千六十一
金精曰太白其數九百八十四万三千八百八

十二
水精曰辰星其數一百九十五万三千七百一
十七
推五星　術曰置上元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
周天乘之爲五星之實各以其數爲法除之所
得爲積合不盡爲合餘以合餘減法餘爲入歲
度分以日度法約之所得即所求年天正十一
月冬至後晨夕合度筭及度餘其金水以一合
日數及合餘減合度筭及度餘得一者爲晨無

所得者爲夕若度餘不足減者減合度筭一加
日度法乃減之命起牛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
滿宿者筭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晨
夕合度及度餘
徑推五星　術曰置上元以來盡所求年減一
如法筭之合度餘滿日度法加合度筭一合度
筭滿合終日數去之亦以合終日餘減合度若
不足減者減合度筭一加周虛積年盡所得即
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晨夕合度筭及度

餘其求水及命度皆如上法
求星合月及日　術曰置冬至去朔日數減一
加合度筭冬至小餘以加合度餘合度餘滿日
度去去之加合度筭一合度筭變成合日筭合
度餘爲日餘命日起天正十一月如曆月大小
除之不滿月者筭外即星合月及日有閏以閏
計之
求後合月及日　術曰以合終日數及合終日餘
加前入月筭及餘餘滿日度法後日一日如曆月

大小除之起前合月筭外即後合月及日共金水以
合日數及一合日餘加之加夕得晨加晨得夕也
求後合度　術曰以行星度餘加前合度及度
餘度餘滿日度法從度命起前合度宿次除之
不滿宿者筭外即後合度餘逆斗除其分其分
四千一百一十七
歲星合終日數三百九十八合終日餘一萬二千
六百八周虛三千二百五十二行星三十三
度度餘九千四百九十一

歲星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十六日日餘六千八
百四行星二度度餘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五晨
見東方順疾日行五十八分之十一五十八日行
十一度順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而
留不行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
四日退十二度復留二十五日復順遲日行九
分五十八日行九度復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
八十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十六日日
餘六千八百四行星二度度餘一萬三千一百

七十六而與日合
熒惑合終日數七百七十九合終日餘一万五
千一百四十三周虛一千七百一十七行星四
十九度度餘六千九百九
熒惑晨與日合在日後伏七十一日日餘一万
六千一行星五十五度度餘一万三千九百四
十三晨見東方順疾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一
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順遲日行十二
分九十一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

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
度復留十一日復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
行四十八度復順疾日行十四分一百八十四
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七十
一日日餘一万六千二行星五十度度餘一万
三千九百四十三而與日合
鎮星合終日數三百七十八合終日餘九百八
十、周虛一万五千八百七十九行星十二度
度餘一万三千七百二十四

鎮星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十八日日餘四百九
十行星二度度餘六千八百六十二晨見東方
順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行七度而留不
行三十六日而旋逆日行十七分之一一百二日
退六度復留三十六日復順日行十二分之一
八十四日行七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十八日
日餘四百九十一行星二度度餘六千八百六
十二而與日合
太白合終日數五百八十三合終日餘一万四

千五百二周虛二千三百五十八行星二百九
十一度（亦曰一合日數）度餘万五千六百八十一（亦曰一合日數）
太白夕與日合在日前伏四十一日日餘一万
五千六百八十一行星五十一度度餘一万五
千六百八十一夕見西方順疾日行一度十三
分之三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度順遲日行
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五度順大疾日
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留
不行八日而旋逆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

在日前夕伏西方伏六日退四度而與日晨合
太白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六日退四度晨見東
方逆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而留不行八
日順日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日行三十三
度順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
百五度順大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三九十一
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四十
一日日餘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行星五十一
度度餘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而與日夕合

辰星合終日數一百一十五合終日餘一万四
千八百一十八周虛二千四十四行星五十七
度（亦曰一合日數）度餘一万五千八百四十八（亦曰一合日數）
辰星夕與日合在日前伏十七日日餘一万五
千八百四十八夕見西方順疾日行一度三分
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順遲日行七分之五
七日行五度而留不行四日在日前夕伏西方
逆十一日退六度而與日晨合
辰星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十一日退六度晨見

東方而留不行四日順遲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順疾日行一疾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七日日餘一万五千八百三十八行星三十四度度餘一万五千八百四十八而與日夕合

五星歷步　術曰以術法伏日度及餘加星合日度及餘餘滿日度法一万六千八百六十得一從令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及餘以星行分母乘見度分日度法如一得一分不盡半法以

上亦得一以加所行分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故母如一為當行分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盡度除斗分以行母為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十四

求五星行所在度　術曰以行分子乘行日數分母除之所得即星行所在度

律曆志下第九　魏書一百七

禮志四之一第十　魏書一百八

夫在天莫明於日月在人莫明於禮儀先王以安上治民用成風化苟或失之斯亡云及聖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慾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隆殺長幼衆寡之節本於人心會於神道故使三才惟穆百姓允諧而淳澆世殊質文異設損益相仍隨時作範秦滅儒經漢承其弊三代之禮蓋如綫耳劉氏中興頗率周典魏晉之世抑有可知自永嘉擾攘神州蕪穢禮壞樂崩人神

殲殄太祖南定燕趙日不暇給仍世征伐務恢疆宇雖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於經國軌儀互舉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闕遺高祖稽古率由舊則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朝章國範煥乎復振早年厭世叡慮未從不爾劉馬之迹夫何足數世宗優遊在上致意玄門儒業文風顧有未洽墜禮淪聲因之而往肅宗已降魏道衰羸太和之風仍世凋落以至於海内傾圮綱紀泯然嗚呼魯秉周禮國以克固齊臣撤器降人折謀治

身不得以造次忘治國亦可而須臾忽也初自
皇始迄於武定朝廷典禮之迹故總而錄之
太祖登國元年即代王位於牛川西向設祭告
天成禮
天興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壇兆告祭天
地祝曰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
之靈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珪以不
德纂戎前緒思寧黎元龔行天罰殪劉顯屠衛
辰平慕容定中夏羣下勸進謂宜正位居尊以

副天人之望珪以天時人謀不可久替謹命禮
官擇吉日受皇帝璽綬惟神祇其丕祚於魏室
永綏四方事畢詔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羣臣奏
以國家繼黃帝之後宜為土德故神獸如牛牛
土畜又黃星顯曜其符也於是始從土德數用
五服尚黃犧牲用白祀天之禮用周典以夏四
月親祀于西郊徽幟有加焉
二年正月帝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
帝配為壇通四陛為壝埒二重天位在其上南

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壇內壝內四帝各於其
方一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
斗司中司命司祿司民在中壝內各因其方其
餘從食者合一千餘神餟在外壝內藉用藳秸
玉用四珪幣用束帛牲用黝犢器用陶匏上帝
神元用犢各一五方帝共用犢一日月等共用
牛一祭畢燎牲體左於壇南巳地從陽之義其
瘞地壇兆制同南郊明年正月辛酉郊天癸亥
瘞地於北郊以神元竇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

壝內四瀆大川於外壝內后土神元后牲共用
玄牲一玉用兩珪幣用束帛五岳等用牛一祭
畢瘞牲體右於壇之北亥地從陰也乙丑赦京
師畿內五歲刑以下其後冬至祭上帝于圜丘
夏至祭地于方澤用牲幣之屬與二郊同
冬十月平文昭成獻明廟成歲五祭用二至二
分臘牲用太牢常遣宗正兼太尉率祀官侍祀
置太社太稷帝社於宗廟之右為方壇四陛祀
以二月八月用戊皆太牢句龍配社周棄配稷皆

有司侍祀立祖神常以正月上未設藉於端門内祭牲用羊豕犬各一又立神元思帝平文昭成獻明五帝廟於宮中歲四祭用正冬臘九月牲用馬牛各一太祖親祀宮中立星神一歲一祭常以十二月用馬薦各一牛豕各二雞一太祖初有兩彗星見劉后使占者占之曰祈之則當掃定天下后從之故立其祀又立（字闕二）神十二歲一祭常以十一月各用牛一雞三又立王神四歲二祭常以八月十月各用羊一又置獻

明以上所立天神四十所歲二祭亦以八月十月神尊者以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又於雲中及盛樂神元舊都祀神元以下七帝歲三祭正冬臘用馬牛各一祀官侍祀明年春帝始躬耕籍田祭先農用羊一祀日於東郊用騂牛一秋分祭月於西郊用白羊一

天賜二年夏四月復祀天于西郊爲方壇一置木主七於上東爲二陛無等周垣四門門各依其方色爲名牲用白犢黄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百官及賓國諸部大人畢從至郊所帝立青門内近南壇西内朝臣皆位於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於青門之外后率六宮從黒門入列於青門内近北並西面廪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之東西面選帝之十族子弟七人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壇搖鼓帝拜后肅拜百官内外盡拜祀訖復拜拜訖乃殺牲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七禮畢而返自是之後歲一祭

太宗永興三年三月帝禱于武周車輪二山初清河王紹有寵於太祖性凶悍帝每以義責之弗從帝懼其變乃於山上祈福於天地神祇及即位壇兆後因以爲常祀歲一祭牲用牛帝皆親之無常日

明年立太祖廟于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之亦無常月兼祀皇天上帝以山神配旱則禱之多有效是歲詔郡國於太祖巡幸行宮之所各立壇祭以太牢歲一祭皆牧守侍祀又立太

祖別廟於宮中歲四祭用牛馬羊各一又加置天日月之神及諸小神二十八所於宮內歲二祭各用羊一後二年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及親行貙劉之禮別置天神等二十三於廟左右其神大者以馬小者以羊華陰公主帝姊也元紹之為逆有保護功故別立其廟於太祖廟垣後因祭薦焉又於雲中盛樂金陵三所各立太廟四時祀官侍祀

泰常三年為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依五行數各為方壇四陛埒壝三重通四門以太皞等及諸佐隨配侑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之日牲各用牛一有司主之又六宗靈星風伯雨師司民司祿先農之壇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立春之日遣有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脯棗栗無牲幣又立五岳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有牲及幣四瀆唯以牲牢準古望秩云其餘山川及海若諸

神在州郡者合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祀官詣州鎮遍祀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其界內祈謁其祭皆用牲王畿內諸山川皆列祀次祭各有水旱則禱之

明年八月帝嘗於白登廟將薦熟有神異焉太廟博士許鍾上言曰臣聞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饗親伏惟陛下孝誠之至通於神明近嘗於太祖廟有車騎聲從北門入殷殷轞轞震動門闕執事者無不肅慄斯乃國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咸知聖德之深遠

辛未幸代至鴈門關望祀恒岳後二年九月幸橋山遣有司祀黃帝唐堯廟明年正月南巡恒岳祀以太牢幸洛陽遣使以太牢祀嵩高華岳還登太行五月至自洛陽諸所過山川群祀之後三年二月祀孔子於國學以顏淵配神䴥二年帝將征蠕蠕省郊祀儀四月以小駕祭天神畢帝遂親戎大捷而還歸格於祖禰徧告群神

九月立密皇太后廟於鄴后之舊鄉也置祀官太常博士齋郎三十餘人侍祀歲五祭

太延元年立廟於恒岳華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歲時祈禱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幣

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爲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眞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云石廟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

先妣配祝曰天子燾謹遣敞等用駿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靈自啓闢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翦凶醜拓定四邊沖人纂業德聲弗彰豈謂幽遐稽首來王具知舊廟弗毀弗亡悠悠之懷希仰餘光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瓞時惟多祐敢以丕功配饗于天子子孫孫福祿永延敞等旣祭斬樺木立之以置牲體而還後所立樺木生長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謂魏國感靈祇之應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餘里

明年六月司徒崔浩奏議神祀多不經案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餘復重及小神請皆罷之奏可

十一年十一月世祖南征逕恒山祀以太牢浮河濟祀以少牢過岱宗祀以太牢至魯以太牢祭孔子遂臨江登瓜步而還

文成皇帝即位三年正月遣有司詣華岳修廟立碑數十人在山上聞虛中若音聲聲中稱万

歲云

和平元年正月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幸遼西望祀醫無閭山遂緣海西南幸冀州北至中山過恒岳禮其神而返明年帝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恒岳

四月旱下詔州郡於其界內神無大小悉洒掃薦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以牲牢至是羣祀先廢者皆復之

顯祖皇興二年以青徐旣平遣中書令兼太常

高允奉玉幣祀於東岳以太牢祀孔子
高祖延興二年有司奏天地五郊社稷已下及諸神合一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万五千五百顯祖深愍生命乃詔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羣品而咸秩處廣用牲甚乖大神聰明正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苟誠感有著雖行潦菜羮可以致大嘏何必多殺然後獲祉福哉其命有司非郊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無用牲於是羣祀悉用酒脯

先是長安牧守常有事於周文武廟四年坎地埋牲廟玉發見四月詔東陽王丕祭文武二廟以廟玉露見若即而埋之或恐愚民將為盜竊勑近司收之府藏

六月顯祖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七易世則更兆其事無益於神明初革前儀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

太和二年旱帝親祈皇天日月五星於苑中祭之夕大雨遂赦京師

三年上祈於北苑又禱星於苑中

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詔有司依禮具儀於是羣官議曰昔有虞親虔祖考來格殷宗躬謁介福逌降大魏七廟之祭依先朝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祀事稽合古王禮之常典臣等謹案舊章并採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屨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別集為親拜之儀制可於是上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

十年四月帝初以法服御輦祀於西郊

十二年十月帝親築圜丘於南郊

十三年正月帝以大駕有事於圓丘五月庚戌車駕有事於方澤壬戌高祖臨皇信堂引見羣臣詔曰禮記祭法稱有虞氏禘黃帝大傳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稱不王不禘論曰禘自既灌詩頌長發大禘爾雅曰禘大祭也夏殷四時祭

礿禘烝嘗周改禘爲祠祭義稱春祭秋嘗亦夏
殷祭也王制稱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其禮傳之
文如此鄭玄解禘天子祭圜丘曰禘祭宗廟大
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合羣毀廟
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
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
祭而後禘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圜
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解禘
祫稱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

后稷不稱禘宗廟稱禘禘祫一名也合而祭之
故稱祫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
五年一禘總而互舉之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
一禘一祫斷可知矣禮文大略諸儒之說盡具
於此卿等便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左丞郭
祚中書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等對曰鄭氏之
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
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圓
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

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
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犆礿於嘗於烝則
祫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儀曹
令李韶中書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對稱禘祭圓
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祫之祭與王義同
與鄭義同者以爲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
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稱祖其所自
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稱禘自既灌事似據
爾雅稱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

皆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唯夏殷夏祭稱
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
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
遂生兩名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祭之故言禘祫
總謂再殷祭明不異也禘祫一名也其禘祫止
於一時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一歲而
三禘愚以爲過數帝曰尚書中書等據二家之
義論禘祫詳矣然於行事取衷猶有未允監等
以禘祫爲名義同王氏禘祭圓丘事與鄭同無

所聞然尚書等與鄭氏同兩名兩祭並存並用
理有未稱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禘
事有難從夫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
卑之序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
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世盡則
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
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
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祫
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禘

祫為一祭王義為長鄭以圜丘為禘與宗廟大
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並為
一名從王禘是祭圜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
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
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禘則依禮文先禘而後
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為世法
高閭曰書稱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祀
禮無明文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晉諸儒
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間或稱易之

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世代
所宗或云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有十一
家自晉已來逮于聖世以為論者雖多皆有所
闕莫能評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為一
位而祭之比勑臣等評議取衷附之祀典臣等
承旨披究往說各有其理較而論之長短互有
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衆疑則從多令惑則仍
古請依先別處六宗之兆總為一祀而祭之帝
曰詳定朝令祀為事首以疑從疑何所取正昔

石渠虎閣之議皆準類以引義原事以證情故
能通百家之要定累世之疑況今有文可據有
本可推而不評而定之其致安在朕躬覽尚書
之文稱肆類上帝禋於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
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
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
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煙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必
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
故稱禋以關其他故稱六以證之然則肆類上

帝禋于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圓丘五
帝在焉其牲幣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
一祭而六祀備焉六祭既備無煩復別立六宗之
位便可依此附令永爲定法
十四年八月詔曰丘澤初志配尚宜定五德相
襲分敘有常然異同之論著於往漢未詳之說
疑在今史羣官百辟可議其所應必令合衷以
成萬代之式中書監高閭議以爲帝王之作百
代可知運代相承書傳可驗雖祚命有長短德

政有優劣至於受終嚴祖殷薦上帝其致一也
故敢述其前載舉其大略臣聞居尊據極允應
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爲正統神州爲帝宅苟位
當名全化迹流洽則不專以世數爲與奪善惡
爲是非故堯舜禪揖一身異尚魏晉相代少紀
運殊桀紂至虐不廢承歷之敘厲惠至昏不闕
周晉之錄計五德之論始自漢劉一時之議三
家致別故張蒼以漢爲水德賈誼公孫臣以漢
爲土德劉向以漢爲火德以爲水德者正以嘗

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矣以土德
者則以亡秦繼曆相即爲次不推逆順之異也
以爲火德者懸證赤帝斬蛇之符棄秦之暴越
惡承善不以世次爲正也故以承周爲火德自
茲厥後乃以爲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爲土德
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爲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
趙爲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燕爲木德秦承燕
木生火故秦爲火德秦之未滅皇魏未克神州
秦氏既亡大魏稱制玄朔故平文之廟始稱太

祖以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之陽若繼晉晉亡
已久若棄秦則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
事爲明驗故以魏承秦魏爲土德又五緯表驗
黃星顯彩考氏定實合德軒轅承土祖未事爲
著矣又秦趙及燕雖非明聖各正號赤縣統有
中土郊天祭地肆類咸秩明刑制禮不失舊章
奄岱踰河境被淮漢非若齷齪邊方僭擬之屬
遠如孫權劉備近若劉裕道成事繫蠻夷非關
中夏伏惟聖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統曆

功侔百王，光格同於唐虞，享祚流於周漢，正位中境，奄有萬方。今若并棄三家，遠承晉氏，則蔑中原正次之實。存之無損於此，而有成於彼；廢之無益於今，而有傷於事。臣愚以為宜從尚黃，定為土德。又前代之君，明賢之史，皆因其可褒褒之，可貶貶之。今議者偏據可絕之義，而不錄可全之禮。所論事大，乖之千載，宜并集中祕羣儒，人人別議，擇其所長，於理為悉。祕書丞臣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為：尚書閭議，繼近秦氏。

臣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正次，慨彼非緒。輒仰推帝始，遠尋百王。魏雖建國君民，兆朕振古，祖黃制朔，綿迹有因。然此帝業，神元為首。案神元、晉武，往來和好。至于桓、穆，洛京破亡。二帝志摧聰、勒，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威并、冀。是以晉室銜扶救之仁，越石深代王之請。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終平燕氏，大造中區。則是司馬祚終於郟鄏，而元氏受命於雲代。蓋自周之滅及漢正號，幾六十年，著符尚赤。後雖張、賈殊議，暫疑而卒從火德，以繼周氏。排虐嬴以比共工，蔑暴項而同吳廣。近蠲謬偽，遠即神正，若此之明也。寧使白蛇徒斬，雕雲空結哉！自有晉傾淪，暨登國肇號，亦幾六十餘載，物色旗幟，率多從黑。是又自然合應，玄同漢始。且秦并天下，革創法度，漢仍其制，少所變易。猶仰推五運，竟踵隆姬。而況劉、石、苻、燕，世業促褊，綱紀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豈可異漢之承木，捨晉而為土邪？夫皇統崇極，承運至重，必當推協天緒，考審王次，不可

雜以僭竊，參之彊狡。神元既晉武同世，桓、穆與懷、愍接時。晉室之淪，平文始大，廟號太祖，抑亦有由。紹晉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茲偽僭，豈非惑乎？臣所以慺慺惜之，唯垂察納。詔令群官議之。

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侍中、吏部尚書、中山王王元孫，侍中、尚書、駙馬都尉、南平王馮誕，散騎常侍、都曹尚書、新泰侯游明根，散騎常侍、南部令

鄧侍祖秘書中散李愷尚書左丞郭祚右丞霸
城子衛慶中書侍郎封琳中書郎泰昌子崔挺
中書侍郎賈元壽等言臣等受勅共議中書監
高閭秘書丞李彪等二人所議皇魏行次尚書
高閭以石承晉爲水德以燕承石爲木德以秦
承燕爲火德大魏次秦爲土德皆以地據中夏
以爲得統之徵皇魏建號事接秦末晉既滅亡
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即而承之彪等據神
元皇帝與晉武並時桓穆二帝仍脩舊好始自

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趙終平慕容晉祚終於
秦方大魏興於雲朔據漢棄秦承周之義以皇
魏承晉爲水德二家之論大略如此臣等謹共
參論伏惟皇魏世王玄朔下迄魏晉趙秦二燕
雖地據中華德祚微淺並獲推叙於理未愜又
國家積德脩長道光萬載彪等職主東觀詳究
圖史所據之理其致難奪今欲從彪等所議宜
承晉爲水德詔曰越近承遠情所未安然考次
推時頗亦難繼朝賢所議宜朕能有違奪便可

依爲水德祖申臘辰
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
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
仰惟先朝舊事舛駁不同難以取準今將述遵
先志具詳禮典宜制祖宗之號定將來之法烈
祖有創基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爲祖宗百
世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爲
太祖道武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爲烈祖比
功校德以爲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爲太祖與顯

祖爲二祧餘者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
始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
難言夫生必有終人之常理朕以不德忝承洪
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于地爲昭穆之
次心願畢矣必不可豫設可垂之文示後必令
遷之司空公長樂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會事
在於今推功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
日久無宜闕一虛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
可垂文示後理衷如此不敢不言詔曰理或如

此比有閒隙當爲文相示

八月壬辰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饗

又詔曰禮云自外至者無主不立先朝以來以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置松栢樹設五帝坐此既無可祖配揆之古典實無所取可去此祀

又探策之祭既非禮典可悉罷之

戊午詔曰國家自先朝以來饗祀諸神凡有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群祀務從簡約昔漢高

之初所祀衆神及寢廟不少今日至于元成之際匡衡執論乃得減省後至光武之世禮儀始備饗祀有序凡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神聰明正直不待煩祀也又詔曰明堂太廟並祀祖宗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崞山鷄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馮宣王誕生先后復因在官長安立廟宜異常等可勑雍州以時供祭又詔曰先恒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戶井竈中霤每神皆有此四十神計不須立悉可罷之

甲寅集羣官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出於東而行禮於西尋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祕書監薛謂等嘗論此事以爲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意謂朔朏二分何者爲是尚書游明根對曰考案舊式推校衆議宜從朏月

十一月己未朔帝釋禫祭於太和廟帝衮冕與祭者朝服既而帝冠黑介幘素紗深衣拜山陵而還宮庚申帝親省齋宮冠服及郊祀俎豆癸亥冬至將祭圜丘帝衮冕劍舄侍臣朝服辭太和廟之圜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還之太和廟乃入甲子帝衮冕辭太和廟臨太華殿朝羣官既而帝冠通天絳紗袍臨饗禮帝感慕樂懸而不作丁卯還廟陳列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衮冕辭太和廟之太廟百官陪從奉臣

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王侯
牧守四海蕃附各以其職來祭
十六年正月戊午詔曰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
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時
無田之士薦以仲月况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
哉自頃烝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
此孟月植礿於太廟但朝典初改衆務殷湊無
遑齋潔遂及於今又接神饗祖必須擇日今禮
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勑太常令剋日以聞

二月丁酉詔曰夫崇聖祀德遠代之通典秩闕
一字中古之近規故三五至仁唯德配享夏殷
私已稍用其姓且法施於民祀有明典立功垂
惠祭有恒式斯乃異代同途奕世共軌今遠遵
明令憲章往則比於祀令已為決之其孟春應
祀者頃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仍以仲月而饗
祀焉凡在祀令者其數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
興魏魏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
無為之化可祀於廣寧夏禹御洪水之災建天

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万
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之廟已於中省當別勑
有司饗薦之禮自文公已上可令當界牧守各
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
丙午詔有司剋吉亥備小駕躬臨千畝官別有
勑
癸丑帝臨宣文堂引儀曹尚書劉昶鴻臚卿游
明根行儀曹事李韶授策孔子崇文聖之謚於
是昶等就廟行事既而帝齋中書省親拜祭於

廟
九月甲寅朔大享於明堂祀文明太后於玄室
帝親為之詞
十月己亥詔曰夫先王制禮所以經綸万代貽
法後昆至乃郊天享祖莫不配祭然而有節白
登廟者有為而興昭穆不次故太祖有三層之
宇已陵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展虔祀
禮或有褻慢之失嘉樂頗涉野合之譏今授衣
之旦享祭明堂玄冬之始奉烝太廟若復致齋

白登便為一月所為事成聚濟四詳二理謂宜
省一白登之高未若九室之美幃次之華未如
清廟之盛將欲廢彼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
可具勑有司但令內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道
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白太宗諸帝昔無殿
宇因停之
十八年南巡正月次殷比干墓祭以太牢
三月詔罷西郊祭天
十九年帝南征正月車駕濟淮命太常致祭又

詔祀岱岳
三月癸亥詔曰知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時
奉寧可剋三月三日己巳內奉遷於正廟其出
金墉之儀一準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
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
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已上侍官五
品已上及宗室奉迎六月相州刺史高閭表言
伏惟太武皇帝發孝思之深誠同渭陽之遠感
以鄴土舅氏之故鄉有歸魂之舊宅故為密皇

后立廟於城內歲時祭祀置廟戶十家齋官三
十人春秋烝嘗冠服從事刺史具威儀親行薦
酌升降揖讓與七廟同儀禮畢撤會而罷今廟
殿虧漏門牆傾毀簠簋故敗行禮有闕臣備職
司目所親覩若以七廟惟新明堂初制配饗之
儀備於京邑者便應罷壞輟其常祭如以功高
特立宜應新其靈宇敢陳所見伏請恩裁詔罷
之
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山議定圓丘己卯帝在

合溫室引咸陽王禧司空公穆亮吏部尚書任
城王澄及議禮之官詔曰朝集公卿欲論圓丘
之禮今短晷斯極長日方至案周官祀昊天上
帝於圓丘禮之大者兩漢禮有參差魏晉猶亦
未一我魏氏雖上參三皇下考叔世近代都祭
圓丘之禮復未考周官為不刊之法令以此祭
圓丘之禮示卿等欲與諸賢考之厥衷帝曰夕
牲之禮無可依準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裸
神誠是一日之事終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

外散騎常侍劉芳對曰臣謹案周官牧人職正
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祕書令李彪曰
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以不臣聞魯人
將行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注曰先人以
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理但朕先以郊
配意欲廢告而卿引證有據當從卿議
帝又曰圜丘之牲色無常準覽推古事乖互不
一周家用騂解言是尚晉代靡知所據舜之命
禹悉用先辭復言玄牡告于后帝今我國家時

用夏正至於牲色未知何準祕書令李彪曰觀
古用玄似取天玄之義臣謂宜用玄至於五帝
各象其方色亦有其義帝曰天何時不玄地何
時不黃意欲從玄
又曰我國家常聲鼓以集衆易稱二至之日商
旅不行后不省方以助微陽微陰今若依舊鳴
鼓得無闕寢鼓之義員外郎崔逸曰臣案周禮
當祭之日雷鼓雷鼗八面而作猶不妨陽臣竊
謂以鼓集衆無妨古義

癸未詔三公衮冕八章太常鷩冕六章用以陪
薦
甲申長至祀昊天於委粟大夫祭 疑
二十年立方澤於河陰仍遣使者以太牢祭漢
光武及明章三帝陵

禮志四之一第十　魏書一百八

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秘書丞孫惠蔚上言臣
聞國之大禮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
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
毀有恒制尊卑有定體誠慤著於中百順應於
外是以惟王創制為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為不
刊之式暨秦燔詩書鴻籍泯滅漢氏興求拾綴
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饋食
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

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
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今之取證惟
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自
餘經傳雖時有片記至於取正無可依攬是以
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為朝典然持
論有深淺及義有精浮故令傳記雖一而探意
乖舛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應靈誕載玄思
洞微神心暢古禮括商周樂宣韶濩六籍幽而
重昭五典淪而復顯舉二經於和中一卯公於

洛邑陛下睿哲淵凝欽明道極應必世之期屬
功成之會繼文垂則寔惟下武而祫禘二殷國
之大事蒸嘗合享朝之盛禮此先皇之所留心
聖懷以之永慕臣聞司疑宗初開致禮清廟敢
竭愚管輒陳所懷謹案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
祫嘗祫烝鄭玄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
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魯禮三
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
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

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祫
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
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
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
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
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察記傳
之文何鄭祫禘之義略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
祫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古

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爲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孔王異議六八殊制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即禮取鄭捨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神祏外食太祖明年春享祇禘群廟自茲以後五年爲常又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於古爲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節通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宜減時祭以從要省然大禮久廢群議或殊以臣觀之理在無怪何者心制既終二殺始祫禘之正寔在於斯若停而闕之唯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覩盛事何以宣昭令問垂式後昆乎皇朝同等三代治邁終古而令徽典缺於昔人鴻美慚於往志此禮所不行情所未許臣學不鈎深思無

經遠徒聞章句竊所未立但飲澤聖時銘恩天造是以妄盡區區冀塵露所陳蒙允請付禮官集定儀注詔曰禮貴循古何必改作且先聖人遵綿代恒典豈朕沖闇所宜革之且禮祭之議國之至重先代碩儒論或不一可付八坐五省太常國子參定以聞七月侍中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言奉旨集議僉以爲禘祫之設前代彝典惠蔚所陳有允舊義請依前剋展享清宮其求省時祭理實宜爾但求之鮮注下逼列國兼時享之敬事難輒省請移仲月擇吉重聞制可

十一月壬寅改築圜丘於伊水之陽乙卯仍有事焉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肅宗即位三月甲子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祫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祫宜存古典案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案杜預

亦云卒哭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宣后以
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時行
而猶未禘王肅韋誕並以爲今除即吉故特時
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於是
停不殷祭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
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二年秋七月
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祫謹準
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
祫祭應停宜待年終乃後祫禘詔曰太常援引
古今並有證據可依請

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端上言謹案
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
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
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
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大禘郊祖宗謂祭
祀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
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是故周人以
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二祧訖於周世配祭不毀

案擬祀歷雖無廟配食禘　謹詳聖朝以太祖道
武皇帝配圓丘道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
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顯
祖獻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廟既毀
上帝地祇配祭有式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所興至
重不敢專決請召群官集議以聞靈太后令
曰依請於是太師高陽王雍太傅領太尉公清
河王懌太保領司徒公廣平王懷司空公領尚
書令任城王澄侍中中書監胡國珍侍中領著

作郎崔光等議竊以尚德尊功其來自昔郊稷
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
業剋清禍亂德濟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
祖孝文皇帝大聖膺期惟新魏道刑措勝殘功
同天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議施行
七月戊辰侍中領軍將軍江陽王繼表言臣功
緦之內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曾孫然
道武皇帝傳業無窮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
郊祀百世不遷而　曾玄之孫烝嘗之薦不預拜

於廟庭靈路之感闕陪奠於階序今七廟之後
非直隔歸胙之靈五服之孫亦不霑出身之叙
校之墳史則不然驗之人情則未允何者禮云
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臣曾祖是帝世數未遷便
疎同庶族而孫不預祭斯之爲屈今古罕有昔
尭敦九族周隆本枝故能磐石維城御侮於外
今臣之所親生見隔棄豈所以楨幹根本隆建
公族者也伏見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
祖之服以爲資蔭至今行之相傳不絶而況曾

祖爲帝而不見錄伏願天鑒有以照臨令皇恩
洽穆宗人咸叙請付外博議永爲定準靈太后
令曰付八座集禮官議定以聞四門小學博士
王僧奇等議案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
業之初基二祧不毁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
遠冑豈得同四廟之親哉故禮記婚義曰古者
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毁教於公宮祖廟既毁
教于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毁

雖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
列於庶人賤無能也鄭注云赴告於君也實四
廟言五者容顯考爲始封君子故也鄭君別其
四廟理協二祭而四廟君在猶止假屬之內可
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毁服盡豈得同於此例
乎敢竭愚昧請以四廟爲斷博士李琰之
議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鄭氏
注昭穆咸在謂同宗父子皆來古禮之制如是
其廣而當今儀注唯限親廟四愚竊疑矣何以

明之設使世祖之子男於今存者既身是戚蕃
號爲重子可得賓於門外不預碑鼎之事哉又
因宜變法禮有其說記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毁
爲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注曰實四廟而言五
者容顯考始封之君子今自太祖之廟在仍通
其曾玄侍祠與彼古記甚相符會且國家議親
之律指取天子之玄孫乃不旁準於時后至於
助祭必謂與世主相倫將難均一壽有短長世
有延促終當何時可得齊同謂 廟之制率

史175 11o

從議親之條祖祧之序則各聽盡其玄孫使得駿
奔堂壇肅承禘祫則情理差通不宜復各爲例
令事事舛駁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
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暉奏臣等參量瑛之等識
雖爲始封君子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
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云昭穆謂同宗父子
皆來也言未毀及同宗則共四廟之辭云未絕
與父子明崇五屬之稱大子諸侯繼立無殊吉
凶之赴同止四廟祖祧雖存親級彌遠告赴拜

爲典記無文斯由祖遷於上見仁親之義疏宗
易於下著五服之恩斷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
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
拜薦寧容輒預高祖孝文皇帝聖德玄覽師古
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緦宗即之人情
冥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
沿今古不革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議禮記祭法
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
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

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毀迭遷之義其在四廟
也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六曰見親疏之殺焉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
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倫注云昭穆咸在同
宗父子皆來指謂當朝父子爲羣不數於昭穆
也若一公十子便爲羣公子豈待數公而立稱
乎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有所
援引然與朝議不同如依其議匪直太祖曾玄
諸廟子孫悉應預列既無正據竊謂太廣臣等

愚見請同僧奇等議靈太后令曰議親律注云
非唯當世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乃明親
親之義篤骨肉之恩辛尚書以遠及諸孫太廣
致疑百僚助祭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玄不
預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族
之近更疏於羣辟先朝舊儀草創未定刊制律
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執
十二月丁未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
度支尚書崔亮奏謹案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

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沾服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慶是諸侯旅見之義若禘廢朝會孔子應云五而獨言四明不廢朝賀也鄭玄禮注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鄭志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八月歸不及於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祫明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

宮傳曰禘於武公謹案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喪畢祫禘似有退理詳考古禮未有以祭事廢元會者禮云吉事先近日脫不吉容改筮三旬尋攝太史令趙翼等列稱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請移禘祀在中旬十四日時祭移二十六日猶曰春禘又非退義祭則無跳怠之譏三元有順軌之美既被成旨宜即宣行臣等伏度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君舉必書惡貽後誚輒訪引古籍竊有未安臣等學缺通經識不稽古備位樞納可否必陳冒陳所見伏聽裁衷靈太后令曰可如所執

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頻屬年飢遂寢至是復議之詔從五室及元叉執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時疑其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案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

王者立四廟鄭玄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德然後爲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有太祖乃得爲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鄭玄云實內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爲釋高祖爲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又喪服

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玄云謂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準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

處爲太祖而以猶在祖位故唯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乃備此又依準前軌若重規襲矩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君正位而遽見遷毀且三世已前廟及於五玄孫已後祀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秦公跡爵列土大啓河山傳祚無窮永同帶礪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內名

班昭穆之序雖應爲太祖而尚在禰位不可遠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夫循文責實理古允當若飾宗祐得禮爲美不可苟薦虛名取盛多數求之經記竊謂爲允又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朝制令名準大夫案如禮意諸侯奪宗武始四時蒸嘗正於秦公之廟博士盧觀議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已下降殺以兩庶人無廟死爲鬼焉故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是以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至於禘祫乃合食太祖之宮大傳曰別子爲祖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說不得祖禰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謂世世祖受封

之君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
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
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愚以爲遷若遷於
太祖廟毀者從太祖而毀之若不遷太祖不須
廢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封故復見乃毀之節何
以知之案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
正祖爲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
君六世已前虛而蔑主求之聖旨未爲通論曾
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唯四祖考不與焉明太

祖之廟必不空置禮緯曰夏四廟至子孫五殷
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見夏無始祖
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有后稷及文
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即大禹之身言子謂啓誦
之世言孫是迭遷之時禹爲受命不毀親湯爲
始君不遷五主文武爲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
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觀遠
祖漢侍中植所說云然鄭玄馬昭亦皆同爾且
天子逆加二祧得并爲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爲

不得爲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似成王
之於二祧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
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
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雖王侯用禮文節
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爲太祖
世居子孫今立五廟竊謂爲是禮緯又云諸侯
五廟親四始封之君或上或下雖未居正室無
廢四祀之親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實殷湯時制不爲難也

聊復標牓略引章條爲證不足以待大問侍中
太傅清河王懌議太學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
各率異見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
立神位之事也良由去聖久遠經禮殘缺諸儒
注記典制無因雖稽考異聞引證古誼然用捨
從世通塞有時折衷取正固難詳矣今相國秦
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

極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
爲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
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
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爲晉太
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止於高
曾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
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
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
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

孫世世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遠稽禮緯
諸儒所說近循晉公之廟故事宜依博士王延
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以待
子孫而備五廟焉又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
許慎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
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以
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
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
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平存上自天子下逮

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唯謂王侯
禮云重主道也此爲理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
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
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
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
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
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
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
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繹況臣聞君喪

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
主無貴賤紀座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
爲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
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爲主以銘神位懌又議
曰古者七廟廟堂皆別光武已來異室同堂故
先朝祀堂令云廟皆四栿五架北廟設坐東昭
西穆是以相國構廟惟制一室同祭祖考比來
諸王立廟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
差無準要須議行新令然後定其法制相國之

廟已造一室𡨋合朝令宜一即依此展其享祀詔依擇議

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遷於太廟太社石主將遷於社宮禮官云應用幣中書侍郎裴伯茂時爲祖祀文伯茂據故事太和中遷社宮高祖用牲不用幣遂以奏聞于時議者或引大戴禮遷廟用幣今遷社宜不殊伯茂據尚書召誥應用牲詔遂從之

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制兼度支尚書崔昂司農卿盧元明秘書監王元景散騎常侍裴獻伯國子祭酒李渾御史中尉陸操黃門侍郎李騫中書侍郎陽休之前南青州刺史鄭伯猷秘書丞崔劼國子博士邢峙國子博士宗惠振太學博士張毓太學博士高元壽國子助教王顯季等議案禮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親廟不容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頭各一頰室夏頭徘徊鴟尾又案

禮圖諸侯止開南門而二王後祔祭儀法執事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數既隆備物殊等準據今廟宜開四門內院南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內院牆四面皆架爲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置禮器及祭服內外門牆並用赭堊廟東門道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爲典祠廨并廚宰東爲廟長廨并置車輅其北爲養犧牲之所詔從之

禮志四之二第十　魏書一百八

魏自太祖至於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崩悉依漢魏既葬公除唯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將營山陵九月安定王休齊郡王簡咸陽王禧河南王幹廣陵王羽潁川王雍始平王勰北海王詳侍中太尉錄尚書事東陽王丕侍中司徒淮陽王尉元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等率百寮詣闕表曰上靈不弔太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土痛慕斷絕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攀號罔極臣等聞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賢制法亦務適時之宜良以世代不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已後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刊之金冊伏惟陛下至孝發衷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協大舜孝慕之德實非俯邈濟世之道本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万機事殷不可暫曠春秋烝嘗事難廢闕伏願天鑒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

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奉終之禮詔曰凶禍甫爾未忍所請休等又表曰臣等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雖虛置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缺矣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者以理貴隨時義存百姓是以君薨而即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即葬豈待同軌葬而即吉不必終喪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政術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遭罔極之艱永慕崩號哀過虞舜誠是万古之高德曠世之絕軌然天下至廣万機至殷曠之一朝庶政必滯又聖后終制已有成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伏願天鑒抑哀毀之至誠思在予之深責仰遵先志典冊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請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休等又表曰臣等頻煩上聞

仰申誠款聖慕惟遠永乖昭亮伏讀哀灼憂心
如焚臣等聞承乾統極者宜以濟世爲務經綸
天下者特以百姓爲心故万機在躬周康弗獲
申其慕漢文作戒孝景不得終其禮此乃先代
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叡聖淵識
慮及始終明誥垂於典策遺訓備于末命聿脩
厥德聖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雖欲
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
冒重陳乞垂聽訪以副億兆之望詔曰仰尋

遺旨俯聞所奏倍增號絕山陵可依典冊如公
卿所議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別當備叙在心既
葬休又表曰奉被癸酉詔書述遺誡之旨昭違
從之義遵儉葬之重式稱孝思之深誠伏讀未
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即就伏惟陛下永
慕崩號倍增摧絕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庇
心之至不敢不陳竊以爲天下之至重莫尊於
王業皇極之至貴莫重於万機至尊故不得以
常禮任已至重亦弗獲並典中情是以二漢

已降逮于魏晉葬不過踰月服不淹三旬良以
叔世事廣禮隨時變不可以無爲之法行之於
有爲之辰文質不同古今異制其來久矣自皇
代革命多歷年祀四祖三宗相繼纂業上承數
代之故實俯副兆民之企望豈伊不懷理宜然
也文明太皇太后欽明稽古聖思淵深所造終
制事合世典送終之禮既明遺誥之文載備奉
而行之足以垂風百王軌儀萬葉陛下以至孝
之誠哀毀過禮三御不充半溢晝夜不釋經帶

不思纏綿減性幾及百姓所以憂懼失守臣等
所以肝腦塗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感
徹上靈貫被幽顯況今山陵告終(闕一字)感畢月
已淹月仍不卜練比之前世理爲過矣願陛下
思大孝終始之義愍億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
遵奉終制以時即吉一日萬機則天下蒙恩率
土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祔禫之禮詔
曰比當別叙在心既而帝引見太尉丕及群臣
等於太和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右詔尚

書李沖宣旨於王等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羣官
共論政治平秩民務何圖一旦禍酷奄鍾獨見
公卿言及喪事追惟荼毒五內崩摧不對曰伏
奉明詔羣情圮絕臣與元等不識古義以老朽
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
重光世襲至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
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宗
臣所目見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
之列竊聞所傳無異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

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臣等叩
心絕氣坐不安席願暫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
事思金冊遺令奉行前式無失舊典詔曰追惟
慈恩昊天罔極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既不能待
沒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憂怖
所奏先朝成事亦所具聞祖宗情專武略未脩
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
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
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喪禮之儀古今

異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雖在衰服之中
以喪禮事重情在必行故暫抑哀慕躬自尋覽
今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且可
之高祖謂明根曰朕丁罹酷罰日月推移山
已過公卿又依金冊據案魏晉請除衰服重
聞所奏倍增號哽前者事逼山陵哀疚頓敝未
得論叙今故相引欲具通所懷卿前所表除釋
衰麻聞之實用悲恨于時親侍梓宮匍匐筵几
哀號痛慕情未暫闋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何

於人情之不足夫聖人制卒哭之禮授練之變
皆奪情以漸又聞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
喪本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明根對
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
於卜葬之初因奏練除之事仰傷聖心伏增悲
悚高祖曰卿等咸稱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
代以後未之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
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故身襲袞冕以行
即位之禮又從儲宮而登極者君德未沈臣義

不洽天下顒顒未知所僕故須備朝儀示皇極之尊及后之喪也因父在不遂即生情易之情踵以爲法諒知敦盾之化不易遵也朕少蒙鞠育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備誨雖自蒙昧粗解告旨庶望量行以免咎戾朕誠不德在位過紀雖未能恩洽四方化行萬國仰與聖訓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遂紀㳂瘵者深可痛恨高閭對曰太古既遠事難襲用漢魏以來據有成

事漢文繼高惠之蹤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猶垂三旬之禮孝景承平遵而不變以此言之不爲即位之際有所逼懼也良是君臣之道理自宜然又漢稱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今遺冊之旨同於前式伏願陛下述遵遺令以副羣庶之情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謁高祖曰漢魏之事與今不同備如向說孝景雖承昇平之基

然由嫡子即位君德未顯無異前古又父子之親誠是天屬之重然聖母之德昊天莫報思自殞滅豈從衰服而已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告羣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遺絶萬機荒廢政事羣臣所以慺慺亦懼機務之不理矣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存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寫泄悲慕上無失導誨之志下不乖衆官所請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公卿宜審思朕懷不當固執至如杜預之論雖

暫適時事於孫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孔聖稱喪與其易也寧戚而預於孝道簡略朕無取焉祕書丞李彪對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以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於前代明德不損名於往史雖論功比德事有殊絶然母子之親抑亦可擬願陛下覽前世之成規遵金冊之遺令割哀從議以親萬機斯誠臣下至心兆庶所願高祖曰既言事殊固不當仰匹至德復稱孝章從吉

不受讖前代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仰
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蓋聞孝子之居喪見美
麗則感親故釋錦而服麤衰內外和稱非虛加
也今者豈徒顧禮違議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
發於衷而欲肆之於外金冊之意已具前答故
不復重論又卒哭奉旨不忍片言從事遂非嘿
嘿在念不顯所懷今奉終之事一以仰遵遺冊
於今不敢有乖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雖無丁
蘭之感庶匪寧豈不奪至願是以謂無違旨嫌若

公所表稱先朝成式事在可準朕仰惟太祖龍
飛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曆皆以
四方未一羣雄競起故銳意武功未修文德高
宗顯祖亦心存武烈因循無改朕承累世之資
仰聖善之訓撫和內外上下輯諧稽參古式憲
章舊典四海移風要荒革俗仰遵明軌庶無徂
違而方於禍酷之辰引末朝因循之則以為前
準非是所喻高閭對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頗同
魏晉又適於時故敢仍請高祖曰卿等又稱今

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廣不可暫曠
朕以卿苦見逼奪情不自勝尋覽喪儀見前賢
論者稱卒哭之後王者得理庶事依據此文又
從遺冊之旨雖存衰服不廢萬機無闕庶政得
展罔極之思於情差申高閭對曰君不除服於
上臣則釋衰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為臣之道不
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為疑
高祖曰卿等猶以朕之未除於上不忍專釋於
下奈何今朕獨忍於親舊論云王者不遂三年

之服者屈己以寬羣下也先后之撫羣下也念
之若子視之猶傷卿等哀慕之思既不求寬朕
欲盡罔極之慕何為不可但逼遺冊不遂乃心
將欲居廬服衰寫朝夕之慕升堂緣素理日昃
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獲遂吉不害於凶凶
無妨於吉以心處之謂為可爾遺旨之文公卿
所議皆服終三旬釋衰襲吉從此而行情實未
忍遂服三年重違旨誥今處二理之際唯望至
期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得

忌日情結差申案禮卒哭之後將受變服
於朕受曰庶民及小吏此命即吉內職羽林中郎
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一品已上無衰服者
素服以終三月內職及外臣衰服者變從練禮
外臣三月而除諸王三都駙馬及內職至來年
三月晦朕之練也除凶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隨
朕所降此雖非舊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
近之別明根對曰聖慕深遠老情彌至臣等所
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正歲序改

易且足申至慕之情又近遵遺誥之意何待朞年
高祖曰冊旨速除之意慮廣及百官久曠機務
豈於朕一人獨有違奪今既依次降除各不廢
王政復何妨於事而猶奪朕朞年之心高閭對曰
昔王孫倮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不爲
不孝此雖貴賤非倫事頗相似臣敢借以爲諭
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干奏
李彪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
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高祖曰王孫士安皆誨

子以儉送終之事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
道若蓋謂慢孝忘禮肆情違度今梓宮之儉
玄房之約明器幃帳一無所陳如斯之事卿等
所忍衰服之告乃至聖心早已申下之意卿等可
苟順沖約之旨而頓絕創巨之痛縱有所涉甘
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又表稱春秋烝嘗
事難廢闕朕聞諸天子吾不與祭如不祭自先
朝以來有司行事不必躬親比之至言於事殆
闕賴蒙慈訓之恩自行致敬之禮今昊天降罰

殃禍上延人神喪恃幽顯同切想宗廟之靈亦
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仰思成訓倍增痛
絕豈忍身襲袞冕親行吉事高閭對曰古者郊
天越紼行事宗廟之重次於郊祀今山陵已畢
不可久廢廟饗高祖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未
忍之心具如前告脫至廟庭號慕自纏終恐廢
禮公卿如能獨行事在言外李彪曰三年不爲
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今欲廢禮闕樂臣
等未敢高祖曰此乃宰予不仁之說已受責於

孔子不足復言前表稱高宗徒有諒闇之
言而無可遵之式朕惟信闇默之難周公禮制
自茲以降莫能景行言無可遵之式良可怪矣
後云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
無改之道式虧三年之喪有缺朕謂服美不安
先賢有論禮畢居喪著在前典式虧之言有缺
之義深乖理衷高閭對曰臣等據案成事依附
杜預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衆議實如
明旨臣等切惟曾參匹夫七日不食天子以為

非禮及録其事唯書七日不稱三年蓋言其初
慕之心伏惟陛下以萬乘之尊不食音於五日
既御則三食不充半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腦塗
地躬行一日足以貫被幽顯豈宜衰服三年以
曠於務夫聖人制禮不及者企而及之過之者
俯而就之伏願陛下抑至慕之情俯就典禮之
重誠是臣等憧憧之願高祖曰思隆德厚則息
戀自深雖非至情内所感發然曾參之孝騰代
而有豈朕今日所庭論也又前表稱古者葬而

即吉不必終禮此乃(字闕)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
所以綱理庶政朕以為既葬即吉蓋其季俗多
亂權宜救世耳諒非光治興邦之化二漢之盛
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公卿偏
執一隅便謂經治之要皆在於斯殆非義也昔
平日之時公卿每奏稱當今四海晏安諸夏清
泰禮樂日新政和民悅蹤侔軒唐事等虞禹漢
魏已下固不足仰止聖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奪
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昔文

母上承聖主之資下有賢子之化唯助德宣政
因風致穆而已當今衆事草叔萬務惟始朕以
不德冲年踐祚而聖母匡訓以義方詔誨以政
事經綸内外憂勤億兆使君臣協和天下緝穆
上代以來何后之功得以仰比如有可擬則從
衆議堯雖棄子禪舜而舜自有聖德不假堯成
及其徂也猶四海遏密終於三年今慈育之恩
詔教之德壽之曠代未有匹擬既受非常之恩
寧忍從其常式況未殊一時而公卿欲令即吉冠

冕諸嚴行禮廟庭臨軒設懸饗賓方可尋事求
心實所未忍高閭對曰臣等遵承冊令因循前
典惟願除衰即吉親理萬機至德所在陛下欽
明稽古周覽墳籍孝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
然斟酌古今事非臣等所及李彪曰當今雖治
風緝穆民庶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
臣之虜東西二蕃雖外表細順情尚難測是以
臣等猶懷不虞之慮高祖曰魯公帶絰從師晉
侯墨衰敗寇往聖所譏亦所與所許如有不虞雖

魏書志十二　十五

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
戎旅之事以廢喪紀哉李彪對曰昔太伯父死
適越不失至德之名夫豈不懷有由然也伏願
抑至慕之心從遺告之重臣聞知子莫若父母
聖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難奪故豫造金冊明
著遺禮今陛下孝慕深遠果不可奪臣等常辭
知何所啓高祖曰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諸情備
知前論更不重敘古義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
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朕則當除衰拱默委政

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明根對曰陛下孝
侔高宗慕同大舜服喪麻以申至痛理萬機以
從遺旨興曠世之廢禮制一代之高則臣等伏
尋淵默不言則代政將曠仰順聖慕之心請從
衰服之旨東陽王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雖
衰老無識敢奏所聞自聖世以來大諱之後三
月必須迎神於西攘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
以來未之或易高祖曰太尉國老言先朝舊事
誠如所陳但聰明正直唯德是依若能以道不

魏志十二　十六

召自至苟失仁義雖請弗來大禍三月而備行
吉禮深在難忍縱即吉之後猶所不行況數旬
之中而有此理恐是先朝不得之一失未可以
為常式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但公卿執奪
朕情未忍從遂成往復追用悲絕上遂號慟群
官亦哭而辭出壬午詔曰公卿屢上啓事依據
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即吉朕仰惟恩重
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比見群
官具論所懷今依禮既虞卒哭宛此月二十日

受服以爲易服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
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已下復爲節降斷度今
古以情制衷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準申臣子
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宜不便
及變禮感痛彌深
十五年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是日高祖
及從服者仍朝夕臨始進蔬食上哀哭追感不
飯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諫經宿乃膳甲子罷朝
夕哭九月丙戌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便及

此期覽以摧絕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但世失
其義筮日永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
今將屆禮感衆不訪龜兆已企及此晦寧敢重
違冊旨以異羣議尋惟永往言增崩裂丁亥
高祖宿於廟至夜一刻引諸王三都大官駙馬
三公令僕已下奏事中散已上及刺史鎮將立
哭於廟庭三公令僕外廟既出監御令陳服
於廟陛南近侍者奉而外列於壂室前席侍中
南平王馮誕跪奏請易服進縞冠皂朝服革帶

黑褠侍臣各易以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履
遂哀哭至乙夜盡戊子質明薦羞奏事中散已
上冠服如侍臣刺史已下無變高祖薦酌神部
尚書王諶贊祝訖哭拜遂出有司陽祥服如前
侍中跪奏請易祭服進縞冠素紕白布深衣麻
繩履侍臣去幘易幘奏官易服如侍臣又引入
如前儀曲尚書游明根升廟跪慰復位哭遂出
引太守外臣及諸部渠帥入哭次引蕭賾使并
雜客入至甲夜四刻侍御散騎常侍司衛監以

上外廟哭既而出帝出廟停立哀哭久而乃還
十月太尉丕奏曰竊聞太廟已就明堂功畢然
享祀之禮不可久曠至於移廟之日須得國之
大姓遷主安廟神部尚書王諶既是庶姓不宜
參豫臣昔以皇室宗屬遷世祖之主先朝舊式不
敢不聞詔曰具聞所奏尋惟平日倍增痛絕今
遵述先旨營建寢廟既而粗就先一紬禮識司
有分移廟之日遷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親
自行事不得越局可委大姓王諶所司惟贊板

亦已時運流速奄及縞制復不得哀哭於明堂後當親拜山陵寫泄哀慕

是年高麗王死十二月詔曰高麗王璉守藩東隅累朝貢職年踰期頤勤德彌著今既不幸其赴使垂至將爲之舉哀而古者同姓哭廟異姓隨其方皆有服制今既久廢不可卒爲之衰且欲素委貌白布深衣於城東爲盡一哀以見其使也朕雖不嘗識此人甚悼惜之有司可申敕備辦如別儀

十六年九月辛未高祖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絕聲昔帝越席爲次侍臣侍哭壬申高祖以忌日哭於陵左哀至則哭侍哭如昨帝二日不御膳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監玄殿是夜徹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宮

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尚幼議者以爲童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爲衰而不裳免而不經又無要麻緦經唯有絞帶時博士孫惠蔚上書言

雖識謝古人然微涉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

禮緣情以求理尋理以推制竊謂童子在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爲不異以玉藻二簡微足明之曰童子之節錦紳并紐錦紳即大帶既有佩觿之年又有錦紐之紳此明童子雖幼已備二帶以凶類吉則晉經存焉又曰童子無緦服鄭注曰雖不服緦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長幼俱服童子爲服之緦猶免深衣況居有服之斬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常服類

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無成言故未敢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經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以便其使往則不麻不往則經如使童子本自無麻禮晉旨聽與不聽俱闕兩經唯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以此論之有經明矣且童子不杖不廬之節理儉於責疑不裳不經之制未覩其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聞之言將謂

童子時甫稚齡未就外傅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餕旨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無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質並成人受道成均之學釋菜上庠之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而惟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許嫁二十則笄觀祭祀納酒漿助奠廟堂之中視禮至敬之處其於婦容之服寧無其備以此推之則男女雖幼理應有裳但男子未冠禮謝三

加女子未出衣殊狄褖無緦之服禮文罕見童子雖不當室苟以成人之心則許其服緦之經輕猶有經斬重之麻是爲與輕而奪重非禮之意此臣之所以深疑也又衰傍有衽以掩裳際如使無裳衽便徒設若復去衽衰又不備設有齊斬之故而便成童男女唯服無衽之衰去其裳經此必識禮之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於己而立制於人是爲違制以爲法從制以誤人恐禮尚行理[illegible]　[illegible]此詔從其議

世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
令史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
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
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士孫景邕劉懷義封軌
高綽太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陽寧居等議嫡
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為品庶生二終德宜先諸
父太常卿劉芳議案喪服乃士之正禮含有天
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

別標顯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
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
通庶人以為差謬何以明之禮稽命徵曰天子
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
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既如此
分明豈得通於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
人祭於寢也兼累世承嫡方得為嫡子嫡孫耳
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別變除云為五世
長子服　也魏晉以來　[illegible]長服

經無嫡孫為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為長子三
年嫡孫期傳及注因說嫡孫傳重之義今世既
不復為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叔而持
重則可知也且準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下
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典驗之今世則
茲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
期其為士者宜依此義又云喪服雖以士為主而必
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大夫以下每條標列逮
於庶人含而不述比同士制起後疑也唯有庶

人為國君此則明以義服之輕不涉於孫祖且
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
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露為濡異識咸感承重
主嗣寧甄寢廟嫡孫之制因不同殊又古自卿
以下皆不殊承襲末代僭妄不可以語通典是
以春秋譏於世卿王制稱大夫不世此明訓也
喪服經雖無嫡孫為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為嫡
孫者豈祖以嫡服己己與庶孫同為祖服期於
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世未嘗變也準古士

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此位即古之廟士也假令
終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況乃官歷
士流當訓章之運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
位未是成人之善也又案諮國子所云喪服雖
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內全
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孫傳重專士以上此經傳
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喪服變除云父為
長子斬自天子達於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子
之明據也且承重者以其將代己為宗廟主廟

主了不云喪又其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
羊穀梁近儒小道之書至如左氏詩易尚書論
語皆有明證或是未寤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
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謂
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
得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食父故
祿也尚書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詩云惟周
之士不顯奕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
侯世謂卿大夫也斯皆正經及論語士以上世

位之明證也古皆世祿也八品者一命斯乃信
然但觀此據可謂觀其綱未照其目也案晉官
品令所制九品皆正無從故以第八品準古下
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若以其員外之資為
第十六品也豈得為正八品之士哉推考古今
謹如前議宗氏等又議喪服正文大夫以上每
顯列唯有庶人含而不言此通下之義了然無
惑且官族者謂世為其功食舊德者謂德侯者
世位興滅國繼絕世主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

絕者耳只令劉石耿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
得言世祿乎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不及
所繼求還為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
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即晉世之成規也
尚書邢巒奏依孝義詔曰嫡孫為祖母禮令者
顯士人通行何勞方致疑請也可如國子所議
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
七日而虎并數閏月詣府求上領軍元珍上言
案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

及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宥衞依律結刑五歲三
公郎中崔鴻駮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
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
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虎居喪已二十六
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即吉之月如其依
鄭玄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禮云祥
之日鼓素琴然則大祥之後喪事終矣既可以
從御職事求上何爲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
復有罪乎求之經律理實未允下更詳辨珍念

上言案士虞禮三年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
祥中月而禫鄭玄云中猶間也自喪至此凡二
十七月又禮言祥之日鼓素琴鄭云鼓琴者存
樂也孔子祥後五日彈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
歌鄭注與鄭志及踰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
爲此謂存樂也非所謂樂樂者使工爲之晉博
士許猛解三驗曰案黍離麥秀之歌小雅曰君
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若斯之類豈可謂之金石之樂哉是以徒歌謂

之謠徒吹謂之和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
謂之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
此乃所謂樂也至於素琴以示終笙歌以省哀
者則非樂矣間傳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縞麻衣
大祥之服也雜記注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黃者
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志
趙商問鄭玄答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
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徙月而樂許猛
釋六徵曰樂者自謂八音克諧之樂也謂在二

十八月工奏金石之樂耳而駮云大祥之後喪
事終矣既如此駮禫復焉施又駮云禫中鼓琴
復有罪乎然禫則黃裳未大吉也鼓琴存樂在
禮所許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韻既未徙月不
罪伊何又駮云禫中既得從御職事求上何爲
不可檢龍虎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
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閏理無可疑麻衣在
體冒仕求榮實是爲大允罪其焉捨又省依王杜
禫祥同月全乖鄭義與凶尚遠而欲速除何忽

如此者哉下府愚量鄭爲得之何者禮記云吉事
尚近日凶事尚遠日又論語云喪與其易也寧戚
而服限三年痛盡終身中月之解雖容二義尚
遠之言無嫌又檢王杜之義起於魏末晉初及越騎
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駁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爲
六徵三驗上言於晉武帝曰夫禮國之大典兆
民所日用豈可二哉今服禫者各各不同非聖
世一統之謂鄭玄說二十七月禫甚乖大義臣
每難鄭失六有徵三有驗初未能破臣難而通

玄說者如猗之此言可謂鄭義廢矣太康中許猛上
言扶鄭釋六禫解三驗以鄭禫二十七月爲得
猗及王肅爲失而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爲衰
晉武從之王杜之義於是敗矣王杜之義見敗
於晉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贊王
欲虧鄭之成軌竊所未寧更無異義還從前處
處又駁曰案三年之喪沒閏之義儒生學士猶
或病諸龍虎生自戎馬之鄉不蒙稽古之訓數
月成年便懼違緩原其本非貪榮求位而欲責

以義方未可使尒也且三年之喪再朞而大祥
中月而禫鄭玄以中爲間王杜以爲是月之中
鄭亦未爲必會經旨王杜豈於必乖聖意既諸
儒探賾先聖後賢見有不同晉武後雖從宋昌
許猛之駁同鄭禫議然初亦從程猗贊成王杜
之言二論得否未可知也聖人大祥之後鼓素
琴成笙歌者以喪事既終餘哀之中可以存樂
故也而樂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後爲
樂樂必須工爲之庶民凡品於祥前鼓琴可無

罪乎律之所防豈必爲貴士亦及凡庶府之此
義彌不通矣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爲踰月
則可矣尒則大祥之後喪事已終鼓琴笙歌經
禮所許龍虎欲宿衛皇宮豈欲合刑五歲就如
鄭義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
素冠縞紕及黃裳綵緌以居者此則三年之餘
哀不在服數之內也衰絰則埋之於地杖則棄
之隱處此非喪事終乎府以大祥之後不爲喪
事之終何得復言素琴以示終也喪事尚遠日

誠如鄭義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實爲忽忽於戚之理合在情責復以深衣素縞之時而罪同杖絰苦凷之日於禮憲未允詳之律意冒喪求仕謂在斬焉草土之中不謂除衰杖之後也又龍虎具列居喪日月無所隱冒府雖結之以禮違遂終月便奔波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遵禮敦風愛民之致乎正如鄭義龍虎罪亦不合刑忽忽之失宜科鞭五十

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懌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劉氏薨司徒平原郡開國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馬員外亡並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請下禮官議決太學博士封祖胄議喪大記云期九月之喪既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飲酒食肉不言不與人樂之鄭玄云義服恩輕以此推之明義服葬容有樂理又禮大功言而不議小功議而不及樂言論之間尚自不及其於聲作明不得也鄭復功德樂

在宮止四門博士蔣雅哲議凡三司之尊開國之重其於王服皆有厭絕若尊同體敵雖疏尚宜徹樂如或不同子姓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國子助教韓神固議夫羽旄可以展耳目絲竹可以肆遊宴之娛故於樂貴縣有哀則止若德儉如禮升降有數文物昭旂旗之明錫鸞爲行動之響列明貴賤非措哀樂於其間矣謂威儀鼓吹依舊爲允兼儀曹郎中房景先駁曰案祖胄議以功德有喪鼓吹不作雅哲議以子姓之喪必陳進之輕重理用未安聖人推情以制服據服以副心何容拜虞生之哀於神宮祭隱衰麻而奏樂大燧一移哀情頓盡反心以求豈制禮之意也就如所言義服恩輕既虞而樂正服一期何以爲斷或義服尊於正服卑如此之比復何品節雅哲所議公子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古雖有尊降不見作樂之文未詳此據竟在何典然君之於臣本無服體但恩誠相感致存隱惻是以仲遂卒

垂箜簫籥不入智悼在殯杜蕢明言豈大倫之痛
既殯而樂乎又袖固等所議以爲笳鼓不在樂
限鳴鐃以歛衆然笳而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
貴賤耳雖居喪而施而不廢粗而言之似如可
遵考諸正典未爲符合案詩云鍾鼓既設鼓鍾
伐鼛又云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此則相違豈
非樂乎八音之數本無笳名推而類之簫管之
比豈可以名稱小殊而不爲樂若以王公位重威
儀宜崇鼓吹之給不可私辭者魏絳和戎受金

魏書百八之三　十二

石之賞鍾公勳茂蒙五熟之賜若審功庸賞非於
命必行豈可陳嘉樂於齊殯之時敷鍾磬於哉
衽之後尋究二三未有依據國子職參文學令
問所歸宜明據典謨曲盡斟酌率由必衷以辨
深惑何容紛議豈中無所析剖更詳得失據典
正議秘書監國子祭酒孫惠蔚太學博士封祖
胄等重議司空體服衰麻心懷慘切其於聲樂
本無作理但以鼓吹公儀致有疑論耳案鼓吹
之制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用也有重位

茂勳乃得備作方之金石準之管絃其爲音奏
雖曰小殊然其大體與樂無異是以禮云哀戚無
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稱惟今若加台司之
儀蓋欲兼備威華若有哀用之無疑參吉便是
一人之年悲樂並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
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娛己今
既有哀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其聲寧
感之哀戚而勿作也禮兼公卿出入之儀至有
攝以采齊行以肆夏和鸞之聲佩玉之飾者所

魏書百八之三　十三

以顯槐鼎之貴彰宰輔之爲重今二公地處
尊親儀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
不樂今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述理節
情愚謂爲允詔曰可從國子後議
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表求申齊衰三年
詔禮官博議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議喪
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曰先君餘尊
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
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

厭亦得申其罔極依禮大功據喪服厭降之例
並無從厭之文今太妃既於六宮之稱加太妃
之號爲封君之母尊崇一國臣下固宜服朞不
得以王服厭屈而更有降禮有從輕而重義包
於此太學博士封偉伯等十人議案臣從君服
降君一等君爲母三年臣則朞今司空以仰厭
先帝俯就大功臣之從服不容有過但禮文殘
缺制無正條竊附情理謂宜小功庶君臣之服
不失其序外 許之差頗會禮意清河國郎中

魏書一百八之三　　一三

令韓子熙議曰案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
爲其母妻傳曰何以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
敢過大功也夫以一國之貴子猶見厭況四海之
尊固無申理頃國王遭太妃憂議者援引斯條
降王之服尋究義例頗有一途但公之庶昆弟
或爲士或爲大夫士之與大夫不得仰匹親王正
以餘厭共同可以奪情相擬然士非列土無臣
從服今王有臣復不得一準諸士矣議者仍令
國臣從服以朞語昧所以未曉高趣案不杖章

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母長子
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傳
所以深釋父卒爲祖服斬者蓋恐君爲祖朞臣
亦同朞也明臣之從朞由君服斬若由若服斬
然後朞則君服大功安得亦朞也若依公之庶
昆弟不云有臣從朞若依爲君之父母則出應
申三年此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則須去此引
此則須去彼終不得兩服功朞渾雜一圖也議
者見餘尊之厭不得過大功則令王依庶昆弟

魏書一百八之三　　一四

見不杖章有爲君之父母便令臣從服以朞此
乃據殘文守一隅而非先聖之情達禮之變矣
且從服之體自有倫貫雖秩微閽寺位卑室老
未有君服緦絰裁踰三時臣著疏衰獨涉兩歲
案禮天子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母妻長子
祖父母其餘不服也唯近臣閽寺隨君而服耳
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無所不從而降一等
此三條是從服之通旨較然之明例雖近臣之
殺亦不過君之服未有君輕而臣服重者也議

者云不有從輕而重臣之從君義包於此愚謂服問所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直是禮記之異獨此一條耳何以知其然案服問經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而大傳云從服有六其六曰有從輕而重注曰公子之妻為其皇姑若從輕而重不獨公子之妻者則鄭君宜更見流輩廣論所及不應還用服問之文以釋大傳之義明從輕而重唯公子之妻臣之從君不得包於此矣若復有君為母大功臣

從服朞當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為母大功臣從服朞何為不備書兩條以杜將來之惑而偏著一事彌結今日之疑且臣為君母乃是從徒從之禮若亡則已妻為皇姑既非從徒雖公子早沒可得不制服乎為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蓋以恩輕不能追服假令妻在遠方姑沒遇域過朞而後聞喪復可不稅服乎若姑亡必不關公子有否聞喪則稅不許日月遠近者則與臣之從君聊

自不同矣又案臣服君黨不過五人悉三月三年其餘不服妻服夫黨可直五人乎朞功以降可得無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愚謂臣有合離三諫待決妻無去就一醮終身親義既有參差喪服固宜不等故自斯之姊可得申其本服君之伯大功不可過從以著所以從麻而齊專屬公子之妻隨輕而重何關從服之臣乎理求今儻或在此必以臣妻相準未覩其津也子熙誠不能遠探墳籍曲論長智

請以情理校其得失君遭母憂臣創之竊臣之為服從君之義如何君至九月便蕭然而即吉臣猶朞年仍衰哭於君第創臣而反輕從義而反重緣之人情豈曰是哉侍中崔光學洞今古達禮之宗頃探幽立義申三年之服雖經典無文前儒未辨然推例求旨理亦難奪若臣服從朞宜依侍中之論脫君仍九月不得如議者之談耳亡祖氏焚坑禮經殘缺故今追訪靡據臨事多惑愚謂律無正條須準傍以定罪禮闕舊

文定凖類以作憲禮有朞同緦功而服如齊疏
者蓋以在心實輕於義乃重故也今欲一依喪
服不可從君九月而服周年如欲降一等兄弟
之服不可以服君母詳諸二途以取折衷謂宜
麻布可如齊衰除限則同小功所以然者重其
衰麻尊君母蹙其日月隨君降如此衰麻猶
重不奪君母之嚴日月隨降可塞從輕之責矣
尚書李平奏以謂禮臣爲君黨妻爲夫黨俱爲
從服各降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服一朞今

司空臣懌曰以尊厭之禮奪其罔極之心國臣
厭所不及當無隨降之理禮記大傳云從輕而
重鄭玄注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既舅不厭婦
明不厭者還應服其本服此則是其例詔曰禮
有從無服而有服何但從輕而重乎懌今自以
厭故不得申其過隙衆臣古無疑厭之論而
有從輕之據曷爲不得申其本制也可從尚書
及景林等議尋詔曰比決清河國臣爲君母服
朞以禮事至重故追而審之今更無正據不可

背章生條但君服既促而臣服仍遠禮緣人情
遇厭須變服可還從前判既葬除之
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于式乾殿侍中中
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與詹
事王顯中庶子侯剛奉迎肅宗於東宮入自万
歲門至顯陽殿哭踊久之乃復王顯欲須明乃
行即位之禮崔光謂顯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
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而太子立國之
常典何須中宮令也光與于忠使小黃門曲集

奏置兼官行事於是光兼太尉黃門郎元昭兼
侍中顯兼吏部尚書中庶子裴儁兼吏部郎中
書舍人穆弼兼謁者僕射光等請肅宗止哭立
於東序于忠元昭扶肅宗西面哭十數聲止服
太子之服太尉光奉策進璽綬肅宗跪受服
皇帝衮冕服御太極前殿太尉光等降自西
階夜直群官於庭中北面稽首稱万歲
熙平二年十一月乙丑太尉清河王懌表曰臣
聞百王所尚莫尚於禮於禮之重喪紀斯極世

代沿革損益不同遺風餘烈景行終在至如前
賢往哲商確有異或並證經文而論情別緒或
各言所見而討事共端雖憲章祖述人自名家
而論議紛綸理歸群正莫不隨時所宗各為一
代之典自上達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孫之儀專
擅於漢朝王肅之禮獨行於晉世所謂共同軌
文四海畫一者也至乃折旋俯仰之儀哭泣升
降之節去來闔巷之容出入閨門之度尚須畫一況
諸禮官博訪儒士載之翰令著在通法辯答乖

殊證據不明即詆訶疵謬糾劾成罪此乃簡牒
成文可具閱而知者也未聞有皇王垂範國無
一定之章英賢贊治家制異同之式而欲流風
作則永貽來世比學官雖建庠序未修稽考古
今莫專其任暨乎宗室喪禮百寮凶事冠服制
裁日月輕重率令博士一人輕尒議之廣陵王恭
比海王顥同為庶母服恭則治重居廬顥則齊
朞堊室論親則恭顥俱是帝孫語貴則二人並
為蕃國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俶為舛駮莫

有裁正懿王昵戚尚或如斯自茲已降何可紀
極歷觀漢魏喪禮諸儀卷盈數百或當時名士
往復成規或一代詞宗較然為則況堂堂四海
藹藹如林而令喪禮參差始於帝族非所以儀
刑萬國綴旒四海臣忝官台傅備位喉脣不能
秉國之鈞致斯爽缺具瞻所誚無所逃罪謹略
舉恭顥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異之失乞
集公卿樞納內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使
禮無異準得失有歸并因事而廣永為條例庶

塵岳沾河微酬萬一靈太后令曰禮者為政之
本何得不同如此可依表定之事在張普惠傳
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於瑤光寺肅宗
詔曰尼高皇太后德協坤儀徽符月晷方融壼
化奄至崩殂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及奄諱定
難是賴謨謀夫禮沿情制義循事立可特為齊
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有司奏案舊事皇太后
崩儀自復魄斂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大
后既存委俗尊禮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

之典庭局狹隘非容百官之位但昔遷奉之義
成君臣終始情禮理無廢絕輒準故式立儀如
別內外群官權改常服單衣邪巾奉送至墓列
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詔可
十一月侍中國子祭酒儀同三司崔光上言被
臺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后
群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明議云案喪服
記改葬緦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
馬融王肅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鄭及三重然而

魏書志十三　二

後來諸儒符融者多與玄者少今請依馬王諸
儒之議至尊宜服緦案記外宗為君夫人猶內
宗鄭注云為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親服至
尊也今皇太后雖上奉宗廟下臨朝臣至於為
姑不得過朞計應無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
三年亦宜有緦自餘王公百官為君之母妻唯
朞而已並應不服又太常博士鄭六議云謹檢
喪服并中代雜論記云改葬緦鄭注臣為君子
父妻為夫親見屍柩不可以無服故服緦三

年者緦於則其已無服窮許鄭氏得服緦之旨
謬三日之言如臣所見請依康成之服緦既葬
而除愚以為允詔可
二年正月二日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
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
王懌以為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
訪之於侍中崔光光從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
經典為證光據禮記縞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
有重喪不純吉安定公親為外祖又有師恩

魏書志十三　二二

太后不許公除衰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
至尊與駕奉慰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焉而不
哭是則朋友有朞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淵
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淵之喪饋練肉
夫子受之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哀則容一朞
不舉樂也孔子既大練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
由是尋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
制雖古義難追比來豁詔齊言師祖之尊是則
一朞之內猶有　　何喪服聲之所聞

宇不舉樂今太后安燕別宮所居嘉福去太極不為大遠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況在內密邇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悼子卒未葬杜蕢所以諫晉平公也今相國雖已安厝裁三月爾陵墳未乾懌以理爭為然乃從其議

孝靜武定五年正月齊獻武王薨時祕凶問六月孝靜皇帝舉哀於太極東堂服齊衰三月及將葬中練務文襄王請自發喪之月帝使侍中

陸子彰舉詔三往敦喻王固執詔不許乃從薨月

太祖天賜三年十月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

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儺之禮遂耀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鍾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黃黑別為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回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之陳凡十餘法既之前卻莫不應節陳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為盛觀自後踵以為常

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甲午冠皇太子恂於廟丙申高祖臨光極堂太子入見帝親詔之事在恂傳六月高祖臨光極堂引見群官詔曰比冠子恂禮有所闕當思往失更順將來禮古今殊制三代異章近冠恂之禮有三失一朕與諸儒

同誤二諸儒違朕故令有三誤今中原兆建百禮惟新而有此三失殊以愧歎春秋襄公將至衞以同姓之國問其年幾而行冠禮古者皆灌地降神或有作樂以迎神胙失作樂至廟庭朕以意而行拜禮雖不得降神於理猶差完司馬彪云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冠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雖非正經孔子之言與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禮此朝廷之失冠禮朕

以爲有賓諸儒皆以爲無賓朕既從之復令有
失孔所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謂太子太傅穆亮
等拜謝高祖曰昔裴頠作冠儀不知有四裴頠
尚不知卿等復何愧
正光元年秋肅宗加元服時年十一既冠拜太
廟大赦改元官有其注
輿服之制秦漢已降損益可知矣魏氏居百王
之末接分崩之後典禮之用故有闕焉太祖世
所制車輦雖參采古式多違舊章今案而書之

以存一代之迹
乘輿輦輅龍輈十六四衡轂朱班繡輪有雕虬
文虎盤螭之飾龍首銜軛鸞爵立衡圓蓋華蟲
金雞樹羽較龍游蘇建太常十有二斿畫日月
升龍郊天祭廟則乘之
乾象輦羽葆圓蓋華蟲金雞樹羽二十八宿天
階雲罕山林雲氣仙聖賢明忠孝節義遊龍飛
鳳朱雀玄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以爲飾者
皆亦圖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則

乘之
大樓輦輈十二加以玉飾衡輪雕綵與輦輅同
駕牛二十
小樓輦輈八衡輪色數與大樓輦同駕牛十二
象輦左右鳳凰白馬仙人前却飛行駕二象羽
葆旒蘇龍旂旌麾其飾與乾象同太皇太后皇
太后助祭郊廟之副乘也
馬輦重級其飾皆如之繢漆直輈六左右騑駕

天子籍田小祀時則乘之
臥輦其飾皆如之丹漆駕六馬
遊觀輦其飾亦如之駕馬十五匹皆白馬朱髦
尾天子法駕行幸巡狩小祀時則乘之
七寶旃檀刻鏤輦金薄隱起
馬輦天子三駕所乘或爲副乘
緇漆蜀馬車金薄華蟲隱起
軺軒駕駟金銀隱起出坐解合
步挽天子小駕游宴所乘亦爲副乘

金根車羽葆旒畫輈輪皆朱首絲車文采左右騑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籍田先蠶則
乘之長公主大貴公主封君諸王妃皆得乘但
右騑而已太祖初皇太子皇子皆給鸞輅立乘皆
輈龍首朱輪繡轂綵蓋朱裏龍旂九旒畫升龍
皇子封則賜之皆駕駟又有軺車緇漆紫幰朱
裏駕一馬爲副乘
公安車緇漆紫蓋朱裏畫輈朱雀青龍白虎龍
旂八旒駕三馬軺車與王同

【魏書禮志十三】 二十七

侯車與公同七旒紫蓋青裏駕二馬副車亦
如之
子車緇漆革蓋文六旒皂蓋青裏駕一馬副車
亦如之闕及公侯子陪列郊天則乘之宗廟小祀
乘軺軒而已至高祖太和中詔儀曹令李韶監
造車輅一遵古式焉
太祖天興二年命禮官捃採古事制三駕鹵簿
一曰大駕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
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

輕車介士千乘萬騎魚麗鴈行前驅皮軒闟戟
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葭唱上下作鼓吹
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平
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郎御巡
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
太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宮則
設之二至郊天地四節祠五帝或公卿行事唯四
月郊天帝常親行樂加鍾懸以爲迎送之節焉
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鴈行更爲方陣鹵簿

【魏書禮志十三】 二十八

列步騎內外爲四重列標建旌通門四達五色
車旗各處其方諸王導從在鉀騎內公在幢內
侯在步矟內子在刀楯內五品朝臣使列乘輿
前兩廂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車旒麾蓋信
幡及散官構服一皆純黑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劉騰等奏中宮僕
刺列車輿朽敗自昔舊都禮物頗異遷邑來
未復更造請集禮官以裁其制靈太后令曰付
尚書量議太常卿穆紹少卿元端博士鄭六劉

臺等議案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朱總
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
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重翟后從
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
后朝見於王所乘翟車后出桑則乘輦車后宮
中所乘謹以周禮聖制不刊之典其禮文完備
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
可踰以此言之後王輿服典章多放周式雖文
質時變輅名宜存彫飾雖異理無全捨當今聖

后臨朝親覽庶政輿駕之式宜備典禮臣等學
缺通經明無參議末輒率短見宜準周禮備造五
輅彫飾之制隨時增減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案
周禮王后有五輅重翟以從王祠厭翟以從王
饗賓客安車以朝見于王翟車以親桑輦車宮
中所乘又漢輿服志云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
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大輅於是
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御為乘輿太皇太
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車加交絡帷裳非法駕則

乘紫罽軿車雲樚文畫輈黃金塗五末蓋爪在
右騑駕三馬既諸禮圖並載秦漢已來輿服亦
云金根輅皇后法駕乘之以禮婚見廟重翟后
法駕乘之以親桑安車后駕乘之以助祭山
軿車后行則乘之紺罽軿車后小行則乘之以
哭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閤輿后出入閤
宮中小遊則乘之晉先蠶儀注皇后乘雲母安
車駕六騩案用秦漢晉皇輿儀式互見圖書雖
名號小異古今大較略相依擬金根車起自秦

造即殷之遺制今之乘輿五輅是其象也華飾
典麗容觀壯美司馬彪以為孔子所謂乘殷之
輅即此之謂也案阮氏圖云車亦飾以雲母晉
之雲母車即是一輿周之翟車其用正同安車
既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軿車案圖飾之以
紫絳罽軿車雖制用異於厭翟而實同用於今
入閤輿既替其用又同安車圖今之黑漆畫扇輦
與周之輦車其形相似竊以為秦滅周制百事
淪亡官名軌式莫不殊異漢魏因循躡踵以襲

志司空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尚書右僕射李平尚書齊王蕭寶夤尚書元欽尚書元昭尚書左丞盧同右丞元洪超考功郎中劉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中游思進三公郎中崔鴻長兼駕部郎中薛悅起部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韡騎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中石士基長兼右外兵郎中鄭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兼尚書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穎左民郎中張均金部郎中李仲東庫部郎中賈思同國子博士薛禎邢晏高諒奚延太學博士邢湛崔瓚韓景胐鄭季期國子助教韓神固四門博士楊那羅王曆荊寶王令儁吳珍之宋婆羅劉燮高顯邕杜靈儁張文和陳智顯楊湯侯越安慶賈天度毋僧樹呂太保王當百槐貴等五十人議以為皇太后稱制臨朝躬親庶政郊天祭地宗廟之禮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應更有制參詳周禮魏晉雖有文辭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為一代典臣

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及古良由去聖久遠典儀殊缺時移俗易物隨事變雖經賢哲祖述莫改伏惟皇太后叡聖淵凝照臨萬物動循典故貽則後王今輒竭管見稽之周禮考之漢晉採諸圖史驗之時事以為宜依漢晉法駕則御金根車駕四馬加交絡帷裳御雲母車駕四馬以親桑其非法駕則御紫罽軿車駕三馬小駕則御安車駕三馬以助祭小行則御紺罽軿車駕三馬以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宮中出入則御畫扇輦車案舊事比之周禮唯闕從王饗賓客及朝見於王之乘竊以為古者諸侯有朝會之禮故有從饗之儀今無其事宜從省略又今之皇居宮掖相連就有朝見理無結駟即事考實亦宜闕廢又案公主及王妃周禮所無施之於今寔合事要損益不同用捨隨時三代異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雲母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無駕六之文今之乘輿又皆駕四義符古典宜仍駕四其餘小駕宜從駕三其制用形飾備見圖

以太常國子二議爲疑，更集群官並從今議，唯
恩裁決。靈太后令曰：群官以後議折中者，便可
如奏。
太祖天興元年冬，詔儀曹郎董謐撰朝覲、饗宴、
郊廟、社稷之儀。六年，又詔有司制冠服，隨品秩
各有差，時事未暇，多失古禮。世祖經營四方，未
能留意，仍世以武力爲事，取於便習而已。至高
祖太和中，始考舊典，以制冠服，百僚六宮各有
差次。早世升遐，猶未周洽。肅宗時，又詔侍中崔

光、安豐王延明及在朝名學更議之，條章粗
備焉。
熙平元年九月，侍中、儀同三司崔光表奏：詔定
五時朝服，案北京及遷都以來，未有斯制，輙勒
禮官詳據。太學博士崔瓚議云：周禮及禮記，三
冠六冕，承用區分，獎于五緌，配飾亦別，都無隨
氣春夏之異。唯月令有青旂、赤玉、黑衣、白輅，隨
四時而變，復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黃。以此而推，
五時之冠，禮既無文，若求諸正典，難以經證。案

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及祭祀志云：迎氣五郊，自
永平中以禮讖并月令迎氣服色，因采元始故
事，兆五郊於洛陽。又云：五郊衣幘各如方色。又
續漢禮儀志，立春，京都百官皆著青衣，服青
幘，秋夏悉如其色。自漢逮于魏晉，迎氣五郊用
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
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
之冠，愚謂如漢晉用幘爲允。靈太后令曰：太傅
博學洽通，多識前載，既綜朝儀，彌悉其事，便可

諮訪以決所疑。二年九月，太傅、清河王懌、給事
黃門侍郎韋延祥奏：謹案前勑制五時朝服，嘗
訪國子議。其舊式，太學博士崔瓚等議：自漢逮
于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
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
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謂如漢晉用幘爲允。
尚書以禮式不經，請訪議事，奏勑付臣，令加考
決。臣以爲帝王服章，方爲萬世，則不可輕裁，請
更集禮官下省定議，蒙勑聽許。謹集門下及學

官以上四十三人尋考史傳並古校今一同國子前議幘隨服變冠冕弗改又四門博士臣王僧奇蔣雅哲二人以為五時冠冕宜從衣變臣等謂從國子前議為允靈太后令曰依議

禮志四之四第十三　魏書一百八

樂志五第十四　魏書一百九

氣質初分聲形立矣聖者因天然之有為入用之物緣喜怒之心設哀樂之器著於卷者其來自久伏羲絃琴農皇制瑟垂鍾和磬女媧之簧隨感而作其用稍廣軒轅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莖五英大章韶夏護武之屬聖人所以移風易俗也故在易之豫義明崇德書云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周禮圜鍾為宮黃鍾為

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奏之六變天神可得而降矣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奏之八變地示可得而禮矣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奏之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此所以協三才寧萬國也凡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

懘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
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
其財匱姦聲感人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
興焉正聲感人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
焉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
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
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不使放
心邪氣得接焉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
之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莫

不和順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
又有鞮韎任禁之樂以娛四夷之民斯蓋立樂
之方也三代之衰邪音間起則有爛漫靡靡之
樂興焉周之衰也諸侯力爭澆偽萌生淫慝滋
甚競其邪忘其正廣其器蔑其禮或奏之而心
疾或撞之不令晉平公聞清角而顛隕魏文
侯聽古雅而眠睡鄭宋齊衛流宕不反於是正
樂虧矣大樂感於風化與世推移治國之音安
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隨時隆替不常厥聲

陵歷聽諸國盛衰必舉蓋所感者著所識者深
也樂之崩矣秦始滅學經亡義絕莫採其真人
重協俗世貴順耳則雅聲古器幾將淪絕漢興
制氏但識其鏗鏘鼓舞不傳其義而於郊廟朝
廷皆協律新變雜以趙代秦楚之曲故王禹宋
曄上書切諫丙強景武顯著當時通儒達士所
共歎息矣後漢東平王蒼總議樂事頗有增加
大抵循前而已及黃巾董卓以後天下喪亂諸
樂亡缺魏武既獲杜夔令其考會古樂而柴玉

左延年終以新聲寵愛晉世荀勖典樂與郭夏
宋識之徒共加研集謂為合古而阮咸譏之金
行不永以至亡敗哀思之來便為驗矣夫大樂
與天地同和苟非達識至精何以體其妙極自
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
同斯則不襲之義也永嘉已下海內分崩伶官
樂器皆為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
之王猛平鄴入於關右苻堅既敗長安紛擾慕
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並

入中山，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為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既初撥亂，未遑創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淵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後更制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廟門，奏迎神曲，猶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陛步，以為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舊禮：孟秋祀天西郊，兆內壇西，備列金石，樂具，皇帝入兆內行禮，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東廟，用樂略與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圓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祇於北郊方澤，樂用天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群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

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造五兵、角觝、麒麟、鳳皇、仙人、長蛇、白象、白虎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車、高絙百尺、長趫、緣橦、跳丸、五案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為鍾鼓之節。世祖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

高宗、顯祖無所改作。諸帝意在經營，不以聲律為務，古樂音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務正音聲。時司樂上書，典章有闕，求集中祕群官議定其事，并訪吏民

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修廣器數甄立名品以諧八音詔可雖經衆議於時卒無洞曉聲律者樂部不能立其事彌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爲壯麗於往時矣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並爲歌章戒勸上下皆宣之管絃

七年秋中書監高允奏樂府歌詞陳國家王業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隨時歌謠不準古舊辨雅鄭也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樂所以和風改俗非雅曲正聲不宜庭奏可集新舊樂章參探音律除去新聲不典之曲增鍾縣鎧鉀之韻

十五年冬高祖詔曰樂者所以動天地感神祇調陰陽通人鬼故能關山川之風以播德於無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遲正聲頓廢多好鄭衛之音以悅耳目故使樂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釐革時弊稽古復禮庶令樂正雅頌各得其宜今置樂官實須任職不得仍令濫吹也遂簡置焉

十六年春又詔曰禮樂之道自古所先故聖王作樂以和中制禮以防外然音聲之用其致遠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風易俗至乃簫韶九奏鳳皇來儀擊拊石百獸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於聞韶正樂於返魯逮漢魏之閒樂章復闕然博採音韻粗有篇條自魏室之興太祖之世尊崇古式舊典無墜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樂失治定之雅音習不典之繁曲比太樂奏其職司求與中書參議覽其所請愧感兼懷然心喪在躬未忍闕此但禮樂事大乃爲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書監高閭器識詳富志量明允每間陳奏樂典頗體音律可令與太樂詳採古今以備茲典其內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參議也閭歷年考度粗以成立遇遷洛之役[illegible]不得施行尋屬高祖

崩不幾閭卒
先是閭引給事中公孫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
乃上言樂事正始元年秋詔曰太樂令公孫崇
更調金石燮理音準其書二卷并表悉付尚書
夫禮樂之事有國所重可依其請八座已下四
門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大樂署考論同異博
採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十月尚書李崇奏前
被旨勑以兼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并其書
表付外考試登依旨勑以去八月初詣署集議

但六樂該深五聲妙遠至如仲尼淵識故將忘
味吳札善聽方可論辨自斯已降莫有詳之今
既草刱悉不窮解雖微有詰論略無究悉方欲
商攉淫濫作範將來寧容聊爾一試便垂竹帛
今請依前所召之官并博聞通學之士更申一
集考其中否研窮音律辨括權衡若可施用別
以聞請制可時亦未能考定也
四年春公孫崇復表言伏惟皇魏龍躍鳳舉配
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靜荒嵎廓寧宇內

醜南蕩齊戎軒仍動制禮作樂致有闕如高祖孝
文皇帝德鍾後仁之期道協先天之日顧景門
以興言感簫韶而忘味以故中書監高閭博識
明敏文思優洽紹蹤成均實允所寄乃命閭廣
程儒林究論古樂依據六經參諸國志錯綜陰
陽以制聲律鍾石管絃略以完具八音聲韻事
別粗舉值遷邑崧瀍未獲周密五權五量竟不
就果自爾迄今率多褫落金石虛懸宮商未會
伏惟陛下至聖承天纂戎鴻烈以金石未協詔

臣緝理謹即廣搜秬黍選其中形又採梁山之
竹更裁律呂制磬造鍾依律並就但權量差謬
其來久矣頃蒙付并州民王顯進所獻古銅權
稽之古範考以今制鍾律準度與權參合昔造
猶新始刱若舊異世同符如合規矩樂府先正
聲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鳴之屬六十餘韻又有
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興置皇始之舞復有吳
夷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內有此七舞太和初
郊廟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竊惟周之

文武頌聲不同漢之祖宗廟樂又別伏惟皇魏四
祖三宗道邁隆周功超鴻漢頌聲廟樂宜有
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親雅量
淵遠博識洽聞者其孰能識其得失衛軍將
軍尚書右僕射臣高肇器度徽雅神賞入微淹
讚大猷聲光海內宜委之監就以成皇代典謨
之美昔晉中書監荀勖前代名賢受命成均委
以樂務崇述舊章儀刑古典事光前載豈遠乎
哉又先帝明詔內外儒林亦任高閭申請今之

所須求依前比世宗知肇非才詔曰王者功成
治定制禮作樂以宣風化以通明神理万品贊
陰陽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詳之可令太常卿
劉芳亦與主之永平二年秋尚書令高肇尚書
僕射清河王懌等奏言案太樂令公孫崇所造
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劉芳及朝之儒
學執諸經傳考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周禮不
同問其所以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以情增減
殊無準據竊惟樂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贊祖

宗之茂功垂之後王不刊之制宜憲章先聖詳
依經史且二漢魏晉歷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
而聲調差謬臣等參議請使臣芳準依周禮更
造樂器事訖之後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可芳
上尚書言詞樂諸音本非所曉且國之大事亦
不可決於數人今請更集朝彥衆辨是非明取
典據資決元凱然後營制及尚書邢巒等奏
許詔可於是芳主修營時揚州民張陽子義陽
民兒鳳鳴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顯陳成等

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鐘聲管絃
登歌聲調芳皆請令教習參取是非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觀古帝王罔不據功象德而
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廟請參
制二舞之名竊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
緣今亦須制新曲以揚皇家之德美詔芳與侍
中崔光郭祚黃門游肇孫惠蔚等四人參定舞
名并鼓吹諸曲其年冬芳又上言臣聞樂者感
物移風諷氓變俗先王所以致化黎元湯武所以

刊一版
舊誤

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神龜二年夏有司問狀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之律後雖有存曉之者斟至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授琴文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昞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衡歷出自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

有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原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微異至於清濁相宜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

遂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乖謬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是爲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林鍾爲徵則宮徵相順若均之八音

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爲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爲十二之窮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爲宮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爲宮猶用林鍾爲商黃鍾爲徵何由可諧仲儒以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不妙若如嚴高父子心賞清濁是則

爲難若依案見尺作準調弦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鍾相得案盡以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以不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爲致令攬者望風拱手又案房準九尺之內爲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爲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爲於準一寸之內亦爲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

之內乘爲二千分又爲小分以辨強弱中間至促雖復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準常尺分之內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準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

又凡絃皆須豫張使臨時不動即於中絃按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瑟調以宮為主清調以商為主平調以宮為主五調各以一聲為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方如錦繡上來消息調準之方並史文所略出仲儒所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仲儒尋準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親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準既未識其器又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為奇哉但仲儒自省膚淺才非一足正可粗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夤又奏言金石律呂制度調均中古已來尠或通曉仲儒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成敕用舊之旨輒持己

心輕欲制作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正光中侍中安豐王延明受詔監修金石博採古今樂事令其門生河間信都芳考之屬天下多難終無制造芳後乃撰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準圖二十餘事而注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

普泰中前廢帝詔錄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營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瑩表曰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言志律和聲敦叙九族平章百姓天神於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禮故樂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發其歌頌薦之宗廟則靈祇饗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協其志樂之時義大矣哉雖復沿革異時晦明殊位周因殷禮百世可知也太祖道武皇帝應圖受命光宅四海義合天

爲地緯人戎蓄聚五禮未詳太宗世祖重
輝恭宗顯祖誕隆丕基而猶經營四方匪
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緒纂無爲之
運帝圖既遠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書監高
閭草刱古樂閭尋去世未就其功閭亡之後故
太樂令公孫崇續修遺事十有餘載崇敷奏其
功時太常卿劉芳以崇所作體制差舛不合古
義請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
故東平王元匡共相論駁各樹朋黨競紛綸

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虞內難孔殷外
敵滋甚永安之季胡賊入京燔燒樂庫所有之
鐘悉畢賊手其餘磬石咸爲灰燼普泰元年臣
等奉勅營造樂器責問太樂前來郊丘懸設之
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答稱芳所造
六格北廂黃鍾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餘三廂
宮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樂人尚存又有
沽洗太蔟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韻復是夷則
於今尚在而芳一代碩儒斯文攸屬討論之日

必應考古深有明證乾龜之辨恐是歷歲稍遠
伶官失職芳久殂沒遺文銷毀無可遵訪臣等
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
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若樂六變天神可得而
禮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若
樂八變地示可得而禮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
蔟爲徵應鍾爲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
於布置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
同用一徵書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八音

克諧神人以和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七律
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莫曉其旨聖道幽
玄微言已絕漢魏以來未能作者案春秋魯昭
公二十年晏子言於齊侯曰先王之濟五味和
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
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
也服子慎注云黃鍾之均黃鍾爲宮太蔟爲商
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
賓爲變徵一懸十九鐘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鐘

八十四律即如此義乃可尋究今案周禮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鍾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獻呈漢以爲瑞復依禮圖編懸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成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太樂所用鍾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繆襲云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既亡漢成謂韶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鍾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蔟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圜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罔識其源漢以祭天魏時又以雲翹兼祀圜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記鳧氏爲鍾鼓之分磬氏爲磬倨闕一字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義以律

呂爲之劑量奏請制度經紀營造依魏晉所用四廂宮懸鍾磬各十六懸塤篪箏筑聲韻區別蓋理三稔於茲始就五聲有節八音無爽笙鏞和合不相奪倫元日備設百僚允矚雖未極万古之徽蹤實是一時之盛事竊惟古先哲王制禮作樂各有所稱黃帝有咸池之樂顓頊作承雲之舞大章大韶堯舜之異名大夏大濩禹湯之殊稱周有大武秦曰壽人及焚書絕學之後典章淪滅無可準據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迎神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樂禮容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

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
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
孝景以武德舞爲昭德孝宣以昭德舞爲盛德
光武廟奏大武諸帝廟並奏文始五行四時之
舞及卯金不祀當塗勃興魏武廟樂改云韶武
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總號大鈞也曹失其鹿
典午乘時晉氏之樂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
損益相緣徽號殊別者也而皇魏統天百三十
載至於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風章明

二十二

功德贊揚懿軌垂範無窮者矣案今后宮饗會及
五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詳攬先誥大爲紕繆
古禮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
后禮數德合王者名器所資豈同於大夫哉孝
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
衣不踰祭服論語禹卑宮室盡力於溝洫惡衣
服致美於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於天地乎失
禮之差遠於千里昔漢孝武帝東巡狩封禪還

祀泰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明其無
減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瑩等奏求造十
二懸六懸裁訖續復營造尋蒙旨判令六懸既
成臣等思鍾磬各四鎛鍾相從十六格宮懸已
足今請更營二懸通前爲八宮懸兩具矣一具
備於太極一具列於顯陽若圓丘方澤上辛四
時五郊社稷諸祀雖時日相 凝用之無闕孔子
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
之然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其升斗權量

魏書志一四　二十三

當時未定請即刊校以爲長準周存六代之樂
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用於郊廟各有所施但世
運遙緬隨時亡缺漢世唯有虞韶周武魏爲武
始咸熙錯綜風聲爲一代之禮晉無改造易名
正德今聖朝樂舞未名舞人冠服無準稱之文
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來衣服制其祭天
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
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襪黑韋鞮文舞執
羽籥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於廟庭武舞武弁

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練領袖皂領袖中衣虎文
畫合幅袴白布襪黑韋鞮文舞者進賢冠黑介
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服同上其魏晉相因
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別所故聲歌各異今
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於義不通自中原
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後舊章湮沒大武二帝
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
相傳間有施用自高祖遷居世宗晏駕內外多
事禮物不周今月所有王夏肆夏之屬二十三

【魏書志十四】　二十四

曲猶得繫奏足以闡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盛
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義光下武道契玄機業
隆寶祚思服典章留心軌物反堯舜之淳風復
文武之境土飾宇宙之儀刑納生人於福地道
德熙泰樂載新聲天成地平於是乎在樂舞之
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參廁問道呈御之日
伏增惶懼詔其樂名付尚書博議以聞其年夏
集羣官議之廷復議曰夫樂所以乘靈通化移
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聲絲竹申其歌詠

郊天祠地之道雖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
經千載而不昧是以黃帝作咸池之樂顓頊有
承雲之舞堯為大章舜則大韶禹為大夏湯為
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壽人漢為大予魏名大鈞
晉曰正德雖三統互變五運代降莫不述作相
因徽號殊別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宇奕
世載德累葉重光或以文教興邦或以武功平
亂功成治定於是乎在及主上龍飛載造景命
惟新書軌自同典刑斯一覆載均於兩儀仁澤

【魏書志十四】　二十五

被於四海五聲有序八音克諧樂舞之名宜以
詳定案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滅
學以後經禮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請以韶
武為皇始之舞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
高張四縣神來燕饗宗廟所設宮懸四廂奏舞
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廟同至尊理無減
降宜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同舊式庶
得以光贊鴻功敷揚大業詔尚書長孫稚已
下六十人同議中奏詔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

制禮以成爲號良無間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爲名今可準古爲大成也凡音樂以舞爲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別但依舊爲文舞武舞而已餘如議

初侍中崔光臨淮王彧並爲郊廟歌詞而迄不施用樂人傳習舊曲加以訛失了無章句後太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鍾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

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上之九龍所錄或雅或鄭至於謠俗四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謬舛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矣

初高祖討淮漢世宗定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荊楚四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其圓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元冬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焉

樂志五第十四　魏書一百九

夫為國為家者莫不以穀貨為本故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財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務農重穀躬親千畝貢賦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織或受其飢寒者飢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竊而犯法以至於殺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畝之內勿奪其時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既飽且富而仁義禮節生焉亦所謂衣食足識榮辱也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於干戈或斃於飢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弊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略之先以食為本使東平公儀墾闢河北自五原至于棝楊塞外為屯田初登國六年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為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是時戎車不息雖頻有年猶未足以久贍矣

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伎巧自餘悉出以配鰥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饉帝以飢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留農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囿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豐穰畜牧滋息

泰常六年，詔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

世祖即位，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又於歲時取鳥獸之登於俎用者以物膳府。

先是禁網疏闊，民多逃隱。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為細繭羅縠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始光三年，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神䴥二年，帝親御六軍，略地廣漠。分命諸將，窮追蠕蠕，東至瀚海，西接張掖，北度燕然山，大破之，虜其種落及馬牛雜畜方物萬計。其後復遣成周公萬度歸西伐焉耆，其王鳩尸卑那單騎奔龜茲，舉國臣民負錢懷貨，一時降款，獲其奇寶異玩以巨萬，駝馬雜畜不可勝數。度歸遂入龜茲，復獲其殊方瑰詭之物億萬已上。是時方隅未剋，帝屢親戎駕，而委政於恭宗。真君中，恭宗下令脩農職之教，事在帝紀。此後數年之

中，實國用足矣。

高宗時，牧守之官，頗為貨利。太安初，遣使者二十餘輩循行天下，觀風俗，視民所疾苦。詔使者察諸州郡墾殖田畝、飲食衣服、閭里虛實、盜賊劫掠、貧富強劣而罰之，自此牧守頗改前弊，民以安業。

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鏤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具珍。鍛以紫金，鏤以白銀，範圍擬載，吐燿含真。纖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其年冬，詔出內庫綾綿布帛二十萬匹，令內外百官分曹賭射。四年春，詔賜京師之民年七十已上太官廚食以終其身。顯祖即位，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賑益黎庶。至天安、皇興間，歲頻大旱，絹匹千錢。劉彧淮北青、冀、徐、兗、司五州告亂請降，命將率衆以援之。既臨其境，青、冀懷貳，進軍圍之，數年乃拔。

山東之民咸勤於征戍轉運帝深以為念遂因
民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
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
倉下三品入本州

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為
煩重將與除之尚書毛法仁曰此是軍國資用
今頓罷之臣愚以為不可帝曰使地利無窮民
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免之未幾復
調如前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斂稍輕民復

贍矣

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
尺為一匹六十尺為一端令任服用後乃漸至
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秋七月更立嚴
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檢察與
同罪

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
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
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
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
以為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
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豫懷兗陝徐
青齊濟南豫東兗東徐十九州貢綿絹及絲幽
平并肆岐涇荊涼梁汾秦安營豳夏光郢東秦
司州万年鴈門上谷靈丘廣寧平涼郡懷州邵
郡上郡之長平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
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
安黔陬縣泰州河東之蒲坂汾陰縣東徐州東

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郡之蓮芍縣咸
陽郡之寧夷縣北地郡之三原雲陽銅官宜君
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郡之離狐
豐縣東海郡之贛榆襄賁縣皆以麻布充稅

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
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
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
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
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

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奴各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

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癃殘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蒔役有土

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

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十年給事中李沖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

長長取鄉人彊謹者隣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
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亡愆則陟用陟之
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
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
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
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
此為降大率十匹為工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
為內外百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
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

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諸官通議稱善者衆高
祖從之於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詔曰夫任土錯貢
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
民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
也又隣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敎易周
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
之總條然後口笇平均義興訟息是以三典所同
隨世洿隆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復丘賦
之術鄒人獻盍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

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
公罔私富強者并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
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衆寡之別雖
建九品之格而豐埆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楷
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
每思之良懷深慨今革舊從新為里黨之法在
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即簡之要初百姓
咸以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願也事施
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十一年

大旱京都民飢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
驢及橐駝供駕輓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
六道路給糧稟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
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
特不自存者悉檢集為粥於術衢以救其困然
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間甚多餧死者時承平日
久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
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鉾十分之八外府衣物
繒布絲纊諸所供國用者以其太半班賚百司

下至工商皂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
癃者皆有差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
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
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
二糶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積財以取
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
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
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
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
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民足矣帝覽而善之
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為災
也

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
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半之
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之後復以河陽為牧場
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
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
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正光以後天下喪

亂遂為羣寇所盜掠焉
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
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恒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
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
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舊有金戶
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
彧為梁州刺史奏罷之其鑄鐵為農器兵刃在
所有之然以相州牽口冶為工故常鍊鍛為刀
送於武庫

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
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
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靈太后曾令公
卿已下任力負物而取之又數賚禁內左右所
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也自徐揚內附之後
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
疲於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郡
兵資與民和糴積為邊備有司又請於水運之
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

汾州隰郡大率尺各上閑所無寧國有殘
應機漕引自此費　省三四都將薛欽上言
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正平
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貲庸皆折公物雇車牛送
京道險人敝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
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雇價布六十匹河東
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雇價布五十
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
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
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
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
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
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
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
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雇價
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
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
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

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　汾州有租調之
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
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陂其
陸路從雷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
布五匹則於公私為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
計稱效立於公濟民為本政列於朝潤國是先
莫大禹跡決以通四載之宜有漢穿引受納百
川之用厥績顯於當時嘉聲播於圖史今校薛
欽之說雖跡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
車人其衆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舟便為闕彼防
禦元容全依其今　以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
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
綱典各租調於將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
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
共監慎如有耗損其陪徵河中缺失
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
使及上數不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列計底柱之
難號為天險迅驚千里未見其功然既陳便利

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
徵填所損今始開創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
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
有乖越別更裁量尚書崔休以為刳木為舟用
興上代鑿渠通運利盡中古是以漕輓河渭留
侯以為偉談方舟蜀漢酈生稱為口實豈直張
純之奏見美東都陳勰之功事高晉世其為利
益所從來久矣案欽所列實允事宜郢中之計
應無公理但舟檝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

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以利關中之漕
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河濟
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且鴻溝之引宋
衛史牒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迹備在舟車省
益理寔相懸水陸難易力用不等昔忝東州親
逕闕一字驗斯損益不可同年而語請諸通水運
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
次校計利饒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
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檝

若船數有闕且賃假充事比之僦直足成息耗
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閑月修治使理有可通
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為益實廣一爾暫
勞久安永逸錄尚書高陽王雍尚書僕射李崇
等奏曰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
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為公私
巨益謹輒參量備如前計庶徵召有減勞止小
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即求開興修築
或先以開治或古跡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

此冬閑月令疏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
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
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
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合米五萬三
千五十四斛九升孽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麪三
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
式供營遠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
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

關西喪失允甘正帑藏益以充二謫有司又奏內外
百官及諸蕃貢客稟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終歲
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
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孝昌二年終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
畝一斗又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
收稅有差
莊帝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
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
魏書志十五　十七
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
實官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
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聽正九品出身一千石
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
本州統若無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倉入
外州郡倉者三千石畿郡都統依州格若輸五
百石入京倉者授本郡維那其無本郡者授以
外郡粟入外州郡倉七百石者京倉三百石者
授縣維那

孝靜天平初以遷民草創資產未立詔出粟一
百三十万石以賑之三年夏又賑遷民稟各四十
日其年秋并肆汾建晉泰陝東雍南汾九州霜
旱民飢流散四年春詔所在開倉賑恤之而死
者甚衆時諸州調絹不依舊式齊獻武王以其
害民興和三年冬請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為度
天下利焉
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
而民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
魏書志一五　十八
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
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寬簡復罷其禁與百姓共
之其國用所須別為條制取足而已自後豪貴
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吝強弱相
陵聞於遠近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
王懌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群生仰惟先朝限者
亦不苟與細民競兹贏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
法或豪貴封護或近者吝守卑賤遠來超然絕
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強弱相兼務令得

所以十一之稅自古及今取輒以次所濟爲廣自尒霑洽遠近齊平公私兩宮諸鎮鹽米少及鼓咲主簿王後興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稍計後中尉甄琛啟求罷禁被敕付議尚書執奏稱琛啟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爲允詔依琛計乃爲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詳度二三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爲便防姦息暴斷遣輕重亦準前旨所置監司一同往式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以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一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十九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爲錢二百在所遣錢工備鑪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雜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隔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群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國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漢遂有輕重之異吳濞鄧通之錢收利遍於天下河西之地猶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小大之品竊尋太和之錢高祖留心（卅刃）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

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
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荊郢
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
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
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時被敕云不行之錢雖有
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
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啓奏求行土錢旨聽權
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
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

昔來繩禁愚竊或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
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
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
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良
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
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
常且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謂今之太和
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
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

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
巧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
尚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猥屬樞衡庶罄心
力常願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
邦布之入出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
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圜流無
極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
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貿臣比奏求宜下海內
依式行錢登被旨敕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

參量以爲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恒
模寧可專貿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
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至於京西京
北域內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爲難塞之
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
有負擔之難錢之爲用貫繦相屬不假斗斛之
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爲深允請並下
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並古錢內外全
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鐶鑿依律而禁河

市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州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也二年冬尚書崔亮奏恒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

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冶利並宜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錢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二市賣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偽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遷鄴之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革其弊於是詔遣使人詣諸州鎮收銅及錢悉更改鑄其文仍舊然姦僥之徒越法趨利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私民所

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鑞並不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即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為限群官參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上從之而止

食貨志六第十五　魏書一百一十

二儀既判，彙品生焉，五才兼用，廢一不可。金木水火土，咸相愛惡。陰陽所育，稟氣呈形，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春夏以生長之，秋冬以殺藏之。斯則德刑之設，著自神道。聖人處天地之間，率神祇之意。生民有喜怒之性，哀樂之心，應感而動，動而逾變。淳化所陶，以惇朴。故異章服，畫衣冠，示恥申禁，而不敢犯。其流既銳，姦黠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賞。故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舜命咎繇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則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於夏，蓋有損益。周禮：建三典，刑邦國，以五聽求民情，八議以申之，三刺以審之。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宥不識，宥過失，宥遺忘；赦幼弱，赦耄耋。周道既衰，穆王荒耄，命呂侯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五刑之屬增矣。夫疑獄氾問，與眾共之，眾疑赦

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先王之愛民如此，刑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逮於戰國，競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議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風俗凋薄，號為虎狼。及於始皇，遂兼天下，毀先王之典，制挾書之禁，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姦偽並生，赭衣塞路，獄犴淹積，囹圄成市。於是天下怨叛，十室而九。漢祖入關，蠲削煩苛，致三章之約。文帝以仁厚，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孝武世以姦宄滋甚，增律五十餘篇。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夫獄者，天下之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治獄吏非不慈仁也，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宣帝

善之痛乎獄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立獄所
以求生今之立獄所以求殺人不可不慎也于
定國爲廷尉集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
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凡三千
四百七十二條諸斷罪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
百七十二條後漢二百年間律章無大增減魏
武帝造甲子科條犯鈦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明
帝改士民罰金之坐除婦人加笞之制晉武帝
以魏制峻密又詔車騎賈充集諸儒學刪定名

魏書志十六　三

例爲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餘條晉室喪亂中
原蕩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屬崩散之後典刑泯
棄禮俗澆薄自太祖撥亂蕩滌華夏至于太和
然後吏清政平斷獄省簡所謂百年而後勝殘
去殺故推舉行事以著于篇

魏初禮俗純朴刑禁踈簡宣帝南遷復置四部
大人坐王庭決辭訟以言語約束刻契記事無
囹圄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遣神元因
循亡所革易

穆帝時劉聰石勒傾覆晉室帝將平其亂乃峻
刑法每以軍令從事民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
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駭平文承業綏集離
散

昭成建國二年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
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
皆死民相殺者聽與死家馬牛四十九頭及送
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之坐盜官物一備
五私則備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

魏書志十六　四

太祖幼遭艱難備嘗險阻具知民之情僞及在
位躬行仁厚協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網
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於民者
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是時天下民久苦兵亂畏
法樂安帝知其若此乃鎮之以玄默罰必從輕
兆庶欣戴焉然於大臣持法不捨季年災異屢
見太祖不豫綱紀褫頓刑罰頗爲濫酷

太宗即位脩廢官恤民隱命南平公長孫嵩北
新侯安同對理民訟庶政復有敘焉帝既練精

庶事為吏者浸以深文避罪
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䴥中詔司徒崔浩定律
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分大辟為二科死
斬死入絞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已
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轘之為蠱毒者
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
淵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民富者燒炭
於山貧者役於圊溷女子入舂槀其固疾不逮
于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

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已下降刑之
半八十及九歲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
論刑者部主具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
死者部案奏聞以死不可復生懼監官不
能平獄成皆呈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
絕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闕左
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公車上奏其表
是後民官瀆貨帝思有以肅之太延三年詔天
下吏民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凡庶之凶悖

者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取豪於閭閻而長
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恥貪暴猶自若也
時舉兵數親征討及行幸四方真君五年命恭
宗總百揆監國少傅游雅上疏曰殿下親覽百
揆經營內外昧旦而興諮詢國老臣職忝疑承
司是獻替漢武時始啟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而
謫徙之十數年後邊郡充實并修農戍孝宣因
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於罪人非
怒而誅之欲其從善而懲惡謫徙之苦其懲亦

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徙雖舉家投遠忻喜
赴路力役終身不敢言苦且遠流分離心或思
善如此姦邪可息邊垂足備恭宗善其言然未
之行
六年春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
依古經義論決之初盜律贓四十匹致大辟民
多慢政峻其法贓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詔曰刑
網大密犯者更眾朕甚愍之其詳案律令務求
厥中有不便於民者增損之於是游雅與中書

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盜律復舊，加故縱、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條。門誅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條。有司雖增損條章，猶未能闡明刑典。

高宗初，仍遵舊式。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訟，或議主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釀、沽、飲皆斬之，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外部州鎮，至有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窮治，有司苦加訊惻，而多相誣逮，輒劾以不敬。諸司官贓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賀上言：自非大逆手殺人者，請原其命，謫守邊戍。詔從之。

顯祖即位，除口誤，開酒禁。帝勤於治功，百僚內外，莫不震肅。及傳位高祖，猶躬覽萬機，刑政嚴明，顯拔清節，沙汰貪鄙。牧守之廉潔者，往往有聞焉。

延興四年，詔自非大逆干紀者，皆止其身，罷門房之誅。自獄付中書覆案，後頗上下法，遂罷之，獄有大疑，乃平議焉。先是諸曹奏事，多有疑請，又口傳詔敕，或致矯擅。於是事無大小，皆令據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則制可，失衷則彈詰之，盡從中墨詔。自是事咸精詳，下莫敢相罔。

顯祖末年，尤重刑罰，言及常用惻愴。每於獄案，必令覆鞫，諸有囚繫，或積年不斷。群臣頗以為言。帝曰：獄滯雖非治體，不猶愈乎倉卒而濫也。夫人幽苦則思善，故囹圄與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輕恕耳。由是囚繫雖淹滯，而刑罰多得其所。又以赦令屢下，則狂愚多僥幸，故自延興終於季年，不復下赦。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則以細捶，欲陷之則先大杖。民多不勝而誣引，或絕命於杖下。顯祖知其若此，乃為之制。其捶用荊，平其節，訊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撻脛者一分

拷悉依令皆從於輕簡也
高祖馭宇留心刑法故事斬者皆裸形伏質入
死者絞雖有律未之行也太和元年詔曰刑法
所以禁暴息姦絕其命不在裸形其參詳舊典
務從寬仁司徒元丕等奏言聖心垂仁恕之惠
使受戮者免裸骸之恥普天感德莫不幸甚臣
等謹議大逆及賊各棄市袒斬盜及吏受賕各
絞刑踣諸甸師又詔曰民由化穆非嚴刑所制
防之雖峻陷者彌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斬刑去
衣裸體男女媟見豈齊之以法示之以禮者也

今具為之制
三年下詔曰治因政寬弊由網密今候職千數
姦巧弄威重罪受賕不列細過吹毛而舉其一
切罷之於是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以防諠鬬於
街術吏民安其職業先是以律令不具姦吏用
法致有輕重詔中書令高閭集中秘官等修改
舊文隨例增減又敕羣官參議厥衷經御刊定
五年冬訖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

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
剽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
郡縣不能以情折獄乃為重枷大幾圍復以
縋石懸於囚頸傷內至骨更使壯卒迭搏之囚
率不堪因以誣服吏持此以為能帝聞而傷之
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辟者不得大枷律
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至八年始班祿制
更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是秋遣使者
巡行天下糾守宰之不法坐贓死者四十餘人

食祿者跼蹐賕謁之路殆絕帝哀矜庶獄至於
奏讞率從降恕全命徙邊歲以千計京師決
死獄歲竟不過五六州鎮亦簡
十一年春詔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而律不
遜父母罪止髡刑於理未衷可更詳改又詔曰前
命公卿論定刑典而門房之誅猶在律策違失
周書父子異罪推古求情意甚無取可更議之
刪除繁酷秋八月詔曰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極默
坐無太半之校罪有死生之殊可詳案律條諸

有此類更一刊定冬十月復詔公卿令參議之
十一年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
人子孫又無朞親者仰案後列奏以待報著之
令格
世宗即位意在寬政正始元年冬詔曰議獄定
律有國攸慎輕重損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
憲刊革令軌但時屬征役未之詳究施於時用
猶致疑舛尚書門下可於中書外省論律令諸
有疑事斟酌新舊更加思理增減上下必令周
備隨有所立別以申聞庶於循變協時永作通
制

永平元年秋七月詔尚書檢枷杖大小違制之
由科其罪失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
懌尚書邢巒尚書李平尚書江陽王繼等奏曰
臣等聞王者繼天子物為民父母導之以德化
齊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喜務於三訊
五聽不以木石定獄伏惟陛下子愛蒼生恩侔
天地疏網改祝仁過商后以枷杖之非度愍民

命之或傷爰降慈旨廣垂昭恤雖有虞慎獄
之深漢文惻隱之至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謹案
獄官令諸察獄先備五聽之理盡求情之意又
驗諸證信事多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加以拷
掠諸犯年刑已上枷鎖流徙已上增以杻械迭
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杻重械
又無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緣增加遂為恒
法進乖五聽退違令文誠宜案劾依旨科處但
踵行已久計不推坐檢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

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臣等參量造大
枷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丈通頰木各方五寸
以擬大逆外叛杻械以掌流刑已上諸臺寺州
郡大枷請悉焚之枷本掌囚非拷訊所用從今
斷獄皆依令盡聽訊之理量人彊弱加之拷掠
不聽非法拷人兼以拷石自是枷杖之制頗有
定準未幾獄官肆虐稍復重大法例律五等列
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階當刑二歲免官者
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延昌二年春尚

書邢巒奏竊詳王公已下或析體宸極或著
勳當時咸胙土授民維城王室至於五等之爵
亦以功錫雖爵秩有異而號擬河山得之至難
失之永墜刑典既同名復殊絕請議所宜附為
永制詔議律之制與八坐門下參論皆以為官
人若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復降階而
敘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即甄削便同之
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
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為

縣公公為侯侯為伯伯為子子為男至于縣男
則降為鄉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於散男
其鄉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
資出身詔從之其年秋符璽郎中高　賢弟員
外散騎侍郎仲賢叔司徒府主簿六珍等坐弟
季賢同元愉逆除名為民會赦之後被旨勿論
尚書邢巒奏案季賢既受逆官為其執戟規
亂瀛逆滋禍亂據律準犯罪當孥戮兄叔坐法
法有明典賴蒙大宥身命獲全除名還民於其

為幸然反逆坐重故支屬及體既相及事同
一科豈有赦前皆從流斬之罪赦後獨除反者
之身又緣坐之罪不得以職除流且貨賕小愆
寇盜微戾贓狀露驗者會赦猶除其名何有罪
極裂冠釁均毀冕父子齊刑兄弟共罰赦前同
斬從流赦後有復官之理依律則罪合孥戮準
赦則例皆除名古人議無將之罪者毀其室洿
其宮絕其蹤滅其類其宅猶棄而況人乎請依
律處除名為民詔曰死者既在赦前又員外非

在正侍之限便可悉聽復仕
三年尚書李平奏冀州阜城民費羊皮母亡家
貧無以葬賣七歲子與同城人張回為婢回
轉賣於鄃縣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狀案盜律掠
人掠賣人和賣人為奴婢者死回故買羊皮女
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賣人者謂
兩人詐取他財今羊皮賣女告回稱良張回利
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兩各非詐此女雖
父賣為婢體本是良回轉賣之日應有遲疑而

賣者既以有罪買者不得不坐但賣者以天性
難奪支屬易遺尊卑不同故罪有異買者知
良故買又於彼無親若買同賣者即理不可何
者賣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此亦非掠從其
真賣暨於致罪刑死大殊明知買者之坐自應
一例不得全如鈞議云買者之罪不過賣者之
咎也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之義何故得有
差等之理又案別條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
以隨從論依此律文知人掠良從其宜買罪止

於流然其親屬相賣坐殊凡掠至於買者亦宜
不等若處同流坐於法為深準律斟降合刑五
歲至如買者知是良人決便真賣不語前人得
之由緒前人謂真奴婢更或轉賣因此流洞罔
知所在家人追贖求訪無處永沈賤隸無復良
期案其罪狀與掠無異且法嚴而姦易息政
寬而民多犯水火之喻先典明文今謂買人親
屬而復決賣不告前人良狀由緒處同掠罪
太保高陽王雍議曰州處張回專引盜律檢回

所犯本非和掠保證明然去盜遠矣今引以盜
律之條處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實為乖當如
臣鈞之議知買掠良人者本無罪文何以言之
群盜彊盜無首從皆同和掠之罪故應不異明
此自無正條引類以結罪臣鴻以轉賣流漂罪
與掠等可謂罪人斯得案賊律云謀殺人而發
覺者流從者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
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詳沈賤
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為害孰甚

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科盜人賣買無唱和差
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為準例所以不
引殺人減之降從彊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
彊盜俱得為例而似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
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
原遏姦盜之本非謂市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
於盜掠之刑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
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疏為差
級尊卑為輕重依律諸共犯罪皆以發意為首

明賣買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不
賣則回無買心則羊皮為元首張回為從坐
首有沾刑之科從有極默之戾推之憲律法刑
無據買者之罪宜各從賣者之坐又詳臣鴻
之議有從他親屬買得良人而復轉賣不語
後人由狀者處同掠罪既一為婢賣與不賣俱
非良人何必以不賣為可原轉賣為難恕張回
之愆宜鞭一百賣子葬親孝誠可美而表賞
之議未聞刑罰之科已降恐非敦風厲俗以德
魏書百十一　六　十八
導民之謂請免羊皮之罪公酬賣直詔曰羊
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回雖買
之於父不應轉賣可刑五歲先是皇族有譴
皆不持訊時有宗士元顯富犯罪須鞫宗正
約以舊制尚書李平奏以帝宗磐固周布於
天下其屬籍疏遠蔭官卑末無良犯憲理
須推究請立限斷以為定式詔曰云來綿遠繁
衍世滋植籍宗氏而為不善量亦多矣先朝
既無不訊之格而空相矯恃以長違暴諸在議

請之外可悉依常法其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
監王靖等上言檢除名之例依律文獄成謂處
罪案成者寺謂犯罪逕彈後使覆檢鞫證定
刑罪狀彰露案署分兩獄理是成若使案雖成
雖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以情狀未盡或邀駕
撾鼓或門下立疑更付別使者可從未成之條
其家人陳訴信其專辭而阻成斷便是曲遂於
私有乖公體何者五詐既窮六備已立僥倖之
輩更起異端進求延罪於漏刻退希不測之恩
魏書百一一八　十九
有辨以惑正曲以亂直長民姦於下隳國法於
上竊所未安大理正崔纂評楊機丞甲休律博
士劉安元以為律文獄已成及決竟經所綰而
疑有姦欺不直於法及訴冤枉者得攝訊覆治
之檢使處罪者雖已案成御史風彈以痛誣伏
或拷不承引依證而科或有私嫌強逼成罪家
人訴枉辭案相背刑憲不輕理須訊鞫既為公
正豈疑於私如謂規不測之澤抑絕訟端則枉
滯之徒終無申理若從其案成便乖覆治之律

然未判經赦及覆治理狀真偽未分承前以來
如此例皆得復職愚謂經奏遇赦及已覆治得
為獄成尚書李韶奏使雖結案處上廷尉解送
至省及家人訴枉尚書納辭連解下鞫未檢遇
宥者不得為案成之獄推之情理謂崔纂等
議為允詔從之
熙平中有冀州妖賊延陵王買負罪逃亡赦書
斷限之後不自歸首廷尉卿裴延儁上言法例
律諸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者復罪如

初依賊律謀反大逆處置梟首其延陵法權等
所謂月光童子劉景暉者妖言惑眾事在赦後
亦合死坐正崔纂以為景暉云能變為蛇雉此
乃傍人之言雖殺暉為無理恐赦暉復惑眾是
以依違不敢專執當今不諱之朝不應行無
罪之戮景暉九歲小兒口尚乳臭舉動云為
不關已出月光之稱不出其口皆姦吏無端橫生
粉墨所謂為之者巧殺之者能若以妖言惑眾
據律應死然更不破[illegible]惑眾赦令之後方顯其

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於天下天
下焉得不疑於赦律乎書曰與殺無辜寧失有
罪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歲已下殺傷論坐
者上請議者謂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智
如尚父少惠如甘羅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議景
暉愚小自依凡律靈太后令曰景暉既經恩宥
何得議加橫罪可謫略陽民餘如奏
時司州表河東郡民李憐生行毒藥案以死坐
其母訴稱一身年老更無期親例合上請檢籍

不謬未及判申憐母身喪州斷三年服終後乃
行決司徒法曹參軍許琰謂州判為允主簿李瑒
駁曰案法例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
十已上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上請流
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檢
上請之言非應府州所決毒殺人者斬妻子流
計其所犯實重餘憲準之情律所虧不淺且憐
既懷酖毒之心謂不可參鄰人伍計其母在猶
宜闔門投畀況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禮乎且給

假窮其罪以示仁寬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
處斬流其妻子實足誡彼氓庶肅是刑章尚書
蕭寶夤奏從瑒執詔從之
舊制直閤直後直齋武官隊主隊副等以比視
官至於犯譴不得除罪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案
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載又無祿恤先朝已來
皆得當刑直閤等禁直上下有宿衛之勤理不
應異靈太后令准中正
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

民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姦亂耽惑毆
主傷胎輝懼罪逃亡門下處奏各入死刑智壽
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限處以流坐詔曰容妃
慧猛恕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尚書三公郎中崔
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劉輝者職人賞二階白
民聽出身進一階廝役免役奴婢為良案輝無
叛逆之罪賞同反人劉宣明之格又尋門下處
奏以容妃慧猛與輝私姦兩情耽惑令輝挾忿
毆主傷胎雖律無正條罪合極法並處入死其

智壽等二家配敦煌為兵天慈廣被不即施行
雖恕其命竊謂未可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
下不為喜怒增減不由親疏改易案鬬律祖父
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者
四歲刑若心有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
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一夕生
永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官
後決從者事必因本以求支獄若以輝逃避便
應懸處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流死參差

或時未允門下中禁大臣職在敷奏昔邴吉為
相不存鬬斃而問牛喘豈不以司別故也案容
妃等罪止於姦私若擒之穢席眾證分明即律
科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役
案智壽口訴妹適司士曹參軍羅顯貴已生二女
於其夫則他家之母禮云婦人不二夫猶曰不
二天若私門失度罪在於夫釁非兄弟昔魏晉
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諍之謂
在室之女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刑

斯乃不刊之令軌古今之通議律期親相隱之
謂凡罪況姦私之醜豈得以同氣相證論刑過
其所犯語情又乖律憲案律姦罪無相緣之坐
不可借輝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
眾棄之爵人於朝與眾共之明不私於天下無
欺於耳目何得以非正刑書施行四海刑名一失
駟馬不追既有詔旨依即行下非律之案理宜
更請尚書元脩義以為昔哀姜悖禮於魯齊侯
取而殺之春秋所譏又夏姬罪濫於陳國但責

徵舒而不非父母明婦人外成犯禮之愆無關
本屬況出適之妹釁及兄弟乎右僕射游肇奏
言臣等謬參樞轄獻替是司門下出納謨明常
則至於無良犯法職有司存劾罪結案本非其
事容妃慧猛姦狀罪止於刑並處極法準律未當
出適之女坐及其兄推據典憲理實為猛又輝
雖逃刑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謂加重乖律之
案理宜陳請乞付有司重更詳議詔曰輝悖法
者之罪不可縱厚賞懸募必望擒獲容妃慧猛

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誅將何
懲肅且已醮之女不應坐及昆弟但智壽慶和
知妹姦情初不防御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風
穢化理深其罰特敕門下結獄不拘恒司豈得
一同常例以為通準且古有詔獄寧復一歸大
理而尚書治本納言所屬弗究悖理之淺深不
詳損化之多少違彼義途苟存執憲殊乖任寄
深合罪責崔纂可免郎都坐尚書悉奪祿一時
孝昌已後天下淆亂法令不恒或寬或猛及介

朱擅權輕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為能至遷
鄴京畿群盜頗起有司奏立嚴制諸強盜殺人
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及
贓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小
盜贓滿十匹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侍
中孫騰上言謹詳法若畫一理尚不二不可喜
怒由情而致輕重案律公私劫盜罪止流刑而
比執事苦違好為穿鑿律令之外更立餘條通
相糾之路班捉獲之賞斯乃刑書徒設獄訟更

寇盜賊多有非所謂不嚴而治遵守
臣以為升平之美義在省刑陵遲之
法是以漢約三章天下歸德秦酷五
解禮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字名國
如當災肆赦怙終賊刑經典垂言國
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細滋煩令
防之彌堅攻之彌甚請諸犯盜之人
以明恒憲庶使刑殺折衷不得棄本
從之

遷移草創百司多不奉法貨賄公行與
文襄王入輔朝政以公平肅物大改其
定中法令嚴明四海知治矣

志第十六　魏書一百一十一

魏書一百一十二

蓋帝王者配德天地協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
顯是以克躬修政畏天敬神雖休勿休而不敢
怠也化之所感其徵必至善惡之來報應如響
斯蓋神祇眷顧告示禍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
戒德慎行弭譴咎致休禎圓首之類咸納於仁
壽然則治世之符亂邦之孽隨方而作厥迹不
同眇自百王不可得而勝數矣今錄皇始之後
災祥小大總為靈徵志

地震

洪範論曰地陰類大臣之象陰靜而不當動動
者臣下強盛將動而為害之應也
太宗泰常四年二月甲子司州地震屋室盡搖動
世祖太延二年十一月丁卯并州地震
四年三月乙未京師地震
十一月丁亥幽冀二州地震
真君元年五月丙[illegible]河東地震
高祖延興四年五月雁門崎城有聲如雷自上

西引十餘聲聲止地震
十月己亥京師地震
太和元年四月辛酉京師地震
五月統萬鎮地震有聲如雷
閏月秦州地震殷殷有聲四年正月雍州氐民
齊男王反
二年二月丙子兗州地震四年十月蘭陵民桓
富反殺其縣令
七月丁卯并州地震有聲

三年三月戊辰平州地震有聲如雷野雉皆雊
十月丁卯京師地震五年二月沙門法秀謀反
四年五月己酉并州地震
五年二月戊戌秦州地震
六年五月癸未秦州地震有聲
八月甲午秦州地震有聲如雷乙未又震
七年三月甲子秦州地震有聲
四月丁卯肆州地震有聲
六月甲子東雍州地震有聲

八年十一月丙申并州地震
十年正月辛未并州地震殷殷有聲
閏月丙午秦州地震
二月甲子京師地震丙寅又震
丙午秦州地有聲
三月壬子京師及營州地震十二年三月中散
梁衆保謀反
十九年二月己未光州地震東萊之牟平虛丘
山陷五所一處有水

二十年正月辛未并州地震
四月乙未營州地震十二月相州刺史穆泰等
在州謀反誅
二十二年三月癸未營州地震
八月戊子兗州地震
九月辛卯并州地震
二十三年六月乙未京師地震
世宗景明元年六月庚午秦州地震
四年正月辛酉涼州地震

壬申并州地震
六月丁亥秦州地震
十二月辛巳秦州地震正始三年正月秦州民
王智等聚衆二千自號王公尋推秦州主簿呂
苟兒爲主
正始元年四月庚辰京師地震
六月乙巳京師地震
二年九月己丑恒州地震
三年七月己丑涼州地震殷殷有聲城門崩
嘉靖八年補刊 魏一一二上 四
八月庚申秦州地震九月夏州長史曹明謀反
永平元年春正月庚寅秦州地震三年二月秦
州沙門劉光秀謀反
九月壬辰青州地震殷殷有聲
二年正月壬寅青州地震
四年五月庚戌恒定二州地震殷殷有聲
十月己巳恒州地震有聲如雷
延昌元年四月庚辰京師及并朔相冀定瀛六
州地震恒州之繁畤桑乾靈丘肆州之秀容鴈
門地震陷裂山崩泉湧殺五千三百一十人傷
者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牛馬雜畜死傷者三千
餘後尒朱榮強擅之徵也
十月壬申秦州地震有聲
十一月己酉定肆二州地震
十二月辛未京師地震東北有聲
二年三月己未濟州地震有聲
十一月丙戌京師地震
三年正月辛亥有司奏肆州上言秀容郡敷城
嘉靖八年補刊 魏一一二上 七 五一
縣自延昌二年四月地震於今不止尒朱榮徵也
四年正月癸丑華州地震
十一月甲午地震從西北來殷殷有聲丁酉又
地震從東北來
肅宗熙平二年十二月乙巳秦州地震有聲
正光二年六月秦州地震有聲東北引五年莫
折念生反
三年六月庚辰徐州地震孝昌元年元法僧反
孝靜武定三年冬并州地震

七年夏并州鄉郡地震

山崩

鴻範論曰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若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也

太祖天賜六年春三月恒山崩

世祖太延四年四月己酉華山崩其占曰山岳配天猶諸侯之係天子山岳崩諸侯有亡者洹渠牧犍將滅之應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乙丑齊州山茌縣太陰山

崩飛泉湧出殺一百五十九人

四年十一月丁巳恒山崩

正始元年十一月癸亥恒山崩

延昌三年八月辛巳兗州上言泰山崩頹石湧泉十七處泰山帝王告成封禪之所也而山崩泉湧陽黜而陰盛代山又齊地也天意若曰當有繼齊而興受禪讓者齊代魏之徵也

大風

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潜厥異風

太宗永興三年二月甲午京師大風五月己巳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伏誅

十一月丙午又大風五年河西叛胡曹龍張大頭等各領部衆二万入蒲子

四年正月癸卯元會而大風晦冥乃罷

五年十一月庚寅京師大風起自西方

神瑞元年四月京師大風

二年正月京師大風三月河西飢胡反屯聚上黨推白亞栗斯爲盟主

世祖太延二年四月甲申京師暴風宮牆倒殺數十人

三年十二月京師大風揚沙折樹

真君元年二月京師有黑風竟天廣五丈餘四月庚辰沮渠無諱寇張掖秃髮保周屯刪丹嶺

高宗和平二年三月壬午京師大風晦暝

高祖延興五年五月京師赤風

太和二年七月庚申武川鎮大風吹失六家羊

角而上不知所在
壬戌雍州赤風
三年六月壬辰和州大風從西上來發屋折樹
七年四月相豫二州大風
八年三月冀定相三州暴風
四月濟光幽肆雍齊平六州暴風
九年六月庚戌齊洛肆相四州及靈丘廣昌鎮
暴風折木
十二年五月壬寅京師連日大風甲辰尤甚發

屋拔樹
六月壬申京師大風
十四年七月丁酉朔京師大風拔樹發屋
二十三年八月徐州自甲寅至己未大風拔樹
閏月庚申河州暴風大雨雹
世宗景明元年二月癸巳幽州暴風殺一百六
十一人
三年閏月甲午京師大風拔樹發屋吹折閶闔
門闕

九月丙辰幽岐梁東秦州暴風昏霧拔樹發屋
四年三月己未司州之河北河東正平平陽大
風拔樹
正始元年七月戊辰東秦州暴風拔樹發屋
二年二月癸卯有黑風羊角而上起於柔玄鎮
蓋地一頃所過拔樹甲辰至於營州東入於海
四年五月甲子京師大風
永平元年四月壬申京師大風拔樹八月癸亥
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

三年五月己亥南秦州廣業仇池郡大風發屋
拔樹
延昌四年三月癸亥京師暴風從西北來發屋
折樹
肅宗熙平二年九月瀛州暴風大雨自辛酉至
於乙丑
正光三年四月癸酉京師暴風大雨發屋拔樹
四年四月辛巳京師大風
孝昌二年五月丙寅京師暴風拔樹發屋吹平

閶門屋壞永寧九層撜折於時天下所在亂
前廢帝普泰元年夏大風雨吹普光寺門屋於
地
孝靜武定七年三月潁川大風
大水
鴻範論曰大水者皆君臣治失而陰氣稽積盛
彊生水雨之災也
太祖天賜三年八月霖雨大震山谷水溢
太宗泰常三年八月河內大水

世祖延和元年六月甲戌京師水溢壞民廬舍
數百家
眞君八年七月平州大水
高祖太和二年夏四月南豫徐兗州大霖雨
六年七月青雍二州大水
八月徐東徐兗濟平豫光七州平原枋頭廣阿
臨濟四鎮大水
九年九月南豫朔二州各大水殺千餘人
十二年戊午兗豫二州大霖雨

二十三年六月青齊光南青徐豫兗東豫八州
大水
世宗景明元年七月青齊南青光徐兗豫東豫
司州之潁川汲郡大水平隰一丈五尺民居全
者十四五
正始二年三月青徐州大雨霖海水溢出於青
州樂陵之隰沃縣流漂一百五十二人
永平三年七月州郡二十大水
延昌元年夏京師及四方大水

二年五月壽春大水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徐州大水
二年九月冀瀛滄三州大水
正光二年夏定冀瀛相四州大水
孝昌三年秋京師大水
出帝太昌元年六月庚午京師大水穀水汎溢
壞三百餘家
孝靜元象元年定冀瀛滄四州大水
興和四年滄州大水

湧泉

太宗泰常五年十二月壬辰湧泉出于平城

高宗和平五年十一月鴈門泉水穿石湧出

前廢帝普泰元年秋司徒府太倉前井並溢占曰民遷流之象永熙三年十月都遷於鄴

孝靜天平四年七月并州井溢

元象元年二月鄴城西南有枯井溢

雨雹

洪範論曰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此言陽專而陰脅之陰專而陽薄之不能相入則轉而為雹猶臣意不合於君心也

高祖延興四年四月庚午涇州大雹傷稼

承明元年四月辛酉青齊徐兗大風雹

八月庚申并州鄉郡大雹平地尺草木禾稼皆盡

癸未定州大雹殺人大者方圓二尺

世宗景明元年六月雍青二州大雨雹殺麞鹿

四年五月癸酉汾州大雨雹

六月乙巳汾州大雨雹草木禾稼雉兔皆死

七月甲戌暴風大雨雹起自汾州經并相司兗至徐州而止廣十里所過草木無遺

正始二年三月丁丑齊濟二州大雹雨雪

永平三年五月庚子南秦廣業郡大雨雹殺鳥獸禾稼

雪

洪範論曰春秋之大雨雪猶庶徵之恆雨也然尤甚焉夫雨陰也雪又陰也大雪者陰之積盛甚也一曰與大水同冬故為雪耳

世祖始光二年十月大雪數尺

真君八年五月北鎮寒雪人畜凍死是時為政嚴急

高祖太和四年九月甲子京師大風雨雪三尺

世宗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武川鎮大雨雪

四年二月乙卯司相二州暴風大雨雪

九月壬申大雪

肅宗正光二年四月柔玄鎭大雪

霜

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夏先大霜

太祖天賜五年七月冀州霣霜

世祖太延元年七月庚辰大霣霜殺草木

高宗和平六年四月乙丑霣霜

高祖太和三年七月雍朔二州及枹罕吐京薄骨律敦煌仇池鎭並大霜禾豆盡死

六年四月潁川郡霣霜

七年三月肆州風霜殺菽

九年四月雍青二州霣霜

六月洛肆相三州及司州靈丘廣昌鎭霣霜

十四年八月乙未汾州霣霜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丙子夏州霣霜殺草

六月丁亥建興郡霣霜殺草

八月乙亥雍并朔夏汾五州司州之正平平陽頻暴風霣霜

二年三月辛亥齊州霣霜殺桑麥

四年三月壬戌雍州霣霜殺桑麥

辛巳青州霣霜殺桑麥

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武川鎭霣霜

六月辛卯懷朔鎭霣霜

七月戊辰東秦州霣霜

八月庚子河州霣霜殺稼

二年四月齊州霣霜

五月壬申恒汾二州霣霜殺稼

七月辛巳豳岐二州霣霜

乙未敦煌霣霜

戊戌恒州霣霜

三年六月丙申安州霣霜

四年三月乙丑豳州頻霣霜

四月乙卯敦煌頻霣霜

八月河州霣霜

永平元年三月乙酉岐豳二州霣霜

己丑并州霣霜

四月戊午敦煌霣霜
二年四月辛亥武州鎭霣霜
延昌四年三月癸亥河南八州霣霜
肅宗熙平元年七月河南北十一州霜
無雲而雷
洪範論曰雷陽也雲陰也有雲然後有雷有臣然後有君也雷託於雲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故無雲而雷示君獨處無臣民也
顯祖皇興元年七月東北無雲而雷

二年七月東北有聲如雷
世宗延昌元年二月己酉有聲起東北東南引殷殷如雷二聲而止
鼓妖
世祖太延四年十月辛酉北有聲如大鼓西北行
雷
洪範論曰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入地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地是其常經也故雷安万物安雷害万物害猶國也君安國亦安君害國亦害不當雷而雷出失節也
世祖神䴥元年十月己酉雨雷電
太延三年十月癸丑雷
四年十一月丁亥雷
高祖太和三年十一月庚戌豫州雷雨
戊申豫州大雷雨平地水三寸
四年十月戊戌雷

七年十一月辛巳幽州雷電城內盡赤
世宗景明二年十一月辛卯涼州雷七發聲
三年十二月己巳夜雷九發聲
正始元年十一月甲寅秦齊荊朔四州雷電
肅宗正光元年正月壬寅雷
震
春秋震夷伯之廟左丘明謂展氏有隱慝焉劉向以爲夷伯世大夫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也

天安元年四月震天安殿東序帝恐令
左右以衝車攻殿東西兩序屋毀之帝尋崩太華前
殿
顯祖皇興二年十一月夜雷震電
高祖太和三年五月戊午震東廟東中門屋南
鴟尾
霧
班固說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
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
咎霧

世祖太延四年二月庚子雨土如霧於洛陽
高祖太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土霧竟天六日
不開到甲夜仍復濃密勃勃如火煙辛慘人鼻
世宗景明二年二月己丑秦州黃霧雨土覆地
八月己酉濁氣四塞
四年八月辛巳涼州雨土覆地亦如霧
正始二年正月己丑夜陰霧四塞初黑後赤
三年正月辛丑土霧四塞
九月壬申黑霧四塞

延昌元年二月甲戌黃霧蔽塞時高肇以外戚
見寵兄弟受封同漢之五侯也
桃李花
庶徵之恆燠劉向班固以冬亡冰及霜不殺草
之應京房易傳曰夏暑殺人冬則物華實
世祖眞君五年八月華林園諸果盡花
高祖延興五年八月中山桃李花
承明元年九月幽州民齊淵家杜樹結實既成
一朝盡落花葉復生七日之中蔚如春狀

世宗景明四年十一月齊州東清河郡桃李花
延昌四年閏十月辛亥京師李樹花
火不炎上
[illegible]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
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爲災
高宗太安五年春三月肥如城內大火官私廬
舍焚燒略盡惟有東西二寺佛圖像舍獨不
及
高祖太和八年五月戊寅河內沁縣澤自然稍

墻至百餘步五日乃滅

世宗景明元年三月乙巳恒岳祠災

肅宗正光元年五月絲居禁災

孝昌二年夏幽州遒縣地燃

三年春瀛州城内大火燒三千餘家

出帝永熙三年二月永寧寺九層佛圖災既而時人咸言有人見佛圖飛入東海中永寧佛圖靈像所在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渤海齊獻武王之本封也神靈歸渤海則齊室將興之驗也

三月并州三級寺南門災

孝靜天平四年秋鄴閶闔門東闕災

武定三年冬汾州西河北山有火潛行地下熱氣上出

黑眚黑祥

世祖始光二年正月甲寅夜天東南有黑氣廣一丈長十丈占有兵二月慕容渴悉鄰反於北

顯祖皇興二年正月河[illegible]數里擁木陽城上昏暗如夜既而東陽城潰

世宗景明三年九月己卯夕赤氣四塞甲辰揚州破蕭衍將張囂之斬級一千

赤眚

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丁未夜有三白氣從地出須臾變爲黃赤光明照地

十六年九月丁巳昏時赤氣見於西北長二十丈廣八九尺食頃乃滅

世宗延昌元年三月丙申有赤氣見於天昏卯至戌

肅宗正光元年十一月辛未西北赤氣竟天畔似火氣京師不見涼州以聞

三年九月甲辰夜西北有赤氣似火爛東西一匝餘北鎮反亂之徵

五年五月癸酉申時西北有赤氣東西竟天如火爛

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己巳日有赤氣[illegible]

陽殿階西南角地裂屬步廊高一丈許連地如絳
紗幔自未至戌不滅帝見而惡之終有幽崩之
禍
孝靜天平三年正月己亥戌時東方有赤氣竟
三丈餘一食頃而滅
青眚
莊帝永安三年六月甲子申時辰地有青氣廣
四尺東頭緣山西北引至天半止西北戌地有
黑赤黃雲如山峯頭有青白氣廣四尺許東南引
至天半一氣相接東南氣前散西北氣後滅亦
帝執崩之徵也
夜妖
班固說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
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螣之孽
世宗正始元年六月乙巳晦
八月甲辰晝晦
人痾
劉歆說貌之不恭是謂不肅上嫚下暴則陰氣

魏書志十七　二十二

勝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
一曰民多被刑貌醜惡也班固以為六畜謂之
既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寢深也
太宗永興三年民烏蘭喉下生骨狀如羊角長
一尺餘
高祖太和十六年五月尚書李沖奏定州中山
郡毋極縣民李班虎女獻容以去年九月二十
日右手大拇指甲下生毛九莖至十月二十日
長一尺二寸
肅宗熙平二年十一月己未幷州表送祁縣民
韓僧眞女令姬從母右脇而生靈太后令付掖
庭
正光元年五月戊戌南兗州下蔡郡有大人跡
見行七步跡長一尺八寸廣七寸五分
高祖延興三年秋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
十六男
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丁卯京師民家妻產男
一頭二身四手四脚三耳

魏書志十七　二十三

大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高祖與沙門道登幸
侍中省日入六鼓見一鬼衣黄褶袴當戶欲入
帝以爲人叱之而退問諸左右咸言不見唯帝
與道登見之
顯祖皇興二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萬
世宗永平三年四月平陽之禽昌襄陵二縣大
疫自正月至是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
金沴
大和十九年六月徐州表言丈八銅像汗流於

地
永安普泰永熙中京師平等寺定光金像每流
汗國有事變時咸畏異之
永安三年二月京師民家有二銅像各長尺餘
一頤下生白毫四一頰傍生黑毛一
龍蛇之孽
鴻範論曰龍鱗蟲也生於水雲亦水之象陰氣
盛故其象至也人君下悖人倫上亂天道必有
篡殺之禍

世祖神䴥三年三月有白龍二見于京師家人
井中
眞君六年二月丙辰有白龍見于京師家人井
中龍神物也而屈於井中皆世祖暴崩之徵也
肅宗正光元年八月有黑龍如狗南走至宣陽
門躍而上穿門樓下而出魏衰之徵也
莊帝永安二年晉陽龍見於井中久不去莊帝
暴崩晉陽之徵也
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甲寅有龍跡自宣陽門
西出復入城乙卯群臣入賀帝曰國將興聽於
民將亡聽於神但當君臣上下克己爲治未足

兵象也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爲
十一月辛未恒州送馬駒肉毳
生毛
兵幾領官馬爲蟲入耳死者十

四五蟲似蚓長五寸已下大如箸

牛禍

鴻範論易曰坤為牛坤土也土氣亂則牛為怪

一曰牛禍其象宗廟將滅一曰轉輸煩則牛生

禍

世宗景明二年五月冀州上言長樂郡牛

一頭二面二口三目二耳

羊禍

鴻範論曰君不明失政之所致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三月肆州上言陽曲縣羊

生羔一頭二身一牝一牡三耳八足是高祖崩

六輔專事

世宗正始元年七月鄯善鎮送羊羔一頭兩身

八脚

二年正月鄯善鎮送八脚羊

延昌四年五月薄骨律鎮上言羊羔一頭六足

兩尾

豕禍

京房傳曰凡妖象其類足多者所任邪也京房

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邑且亂亡

高祖延興元年九月有司奏豫州刺史臨淮公

王譚表有豬生子一頭二身八足

世宗景明四年九月梁州上言大豕生子人

正始四年八月京師豚生子一頭四耳兩身八

足

延昌四年七月徐州上言陽平戍豬生子頭面

似人頂有肉髻體無毛靈太后幼主傾覆之徵

也

雞禍

鴻範論曰京房傳曰雞小畜猶小臣也角者兵

之象在上君之威也此小臣執事者將秉君之

威以生亂不治之害

高祖太和元年夏五月有司奏京師有雌雞一

頭上生冠如角與衆雞異是時文明太后臨朝

信用群小之徵

世宗正始元年四月河南有雌雞四足四翼語

在崔光傳
八月司州上言河内民席衆家雞雛近尾上復
有一頭口目具二頭皆從頸後各有二翼二足
傍行是時世宗頗任群小更有朋黨邪佞干
政之驗
延昌四年十二月洛州上言魏興太守常矯家
黃雌雞頭上肉角大如棗長寸三分角上生聚
毛長寸半
肅宗正光元年正月虎賁中郎將蘭垙家雞雄

雌二各頭上生兩角其毛雜色上聳過冠時靈
太后臨朝專政
羽蟲之孽
鴻範論曰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
太宗泰常三年十一月京師獲白梟
肅宗正光二年八月己卯獲禿鶖鳥於殿內
孝昌二年四月民有送死鴨雛一頭兩身四足
四翅兩尾
孝靜天平二年三月鵁雉飛入尚書省殿中獲

之
蝗蟲螟
鴻範論曰刑罰暴虐取利於下貪饕無厭以興
師動衆取邑治城而失衆心則蟲爲害矣
高祖太和五年七月敦煌鎮蝗秋稼略盡
六年七月青雍二州虸蚄害稼
八月徐東徐兗濟平豫光七州平原枋頭廣阿
臨濟四鎮蝗害稼
七年四月相豫二州蝗害稼

八年三月冀州相三州虸蚄害稼
四月濟光幽肆雍齊平七州蝗
六月乙巳相齊光青四州虸蚄害稼
十六年十月癸巳枹罕鎮蝗害稼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青齊徐兗光南青六州虸
蚄害稼
四年三月壬午河州大螟二麥無遺
五月光州虸蚄害稼
六月河州大蝗

七月東萊郡蚜蚄害稼
正始元年六月夏司二州蝗害稼
四年四月青州步屈蟲害棗花
八月涇州黃鼠蝗蟲班蟲河州蚜蚄班蟲涼州
司州恒農郡蝗蟲並為災
永平元年六月己巳涼州蝗害稼
五年五月青州步屈蟲害棗花
七月蝗蟲京師蚜蚄
八月青齊光三州蚜蚄害稼三分食二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青齊光南青四州蚜蚄害

稼
顯祖天安元年六月兗州有黑蟻與赤蟻交鬬
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頭而死黑主北赤主
南十一月劉彧兗州刺史畢衆敬遣使內屬詔
鎮南大將軍尉元納之大破賊將周凱等
高祖太和十年七月并州治中張萬壽表建興
濩澤縣民賈日成以去四月中養蠶有絲網成
幕中有卷物似綃帶長四尺廣三寸薄上復得

黃繭二狀如履形
世宗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喫人尫殘者一
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二人
毛蟲之孽
謂蠻常而為異也
太祖登國中河南有虎七卧於河側三月乃去
後一年蚍蜉白鹿盡渡河北後一年河水赤如
血此衛辰滅亡之應及誅其族類悉投之河中
其地遂空

孝靜元象元年正月有狼入城至砍有曹殺獲之
武定五年十二月北城銅爵臺上獲狗一
高祖太和元年五月辛亥有狐魅截人髮時文
明太后臨朝行多不正之徵也
肅宗熙平二年自春京師有狐魅截人髮人相
驚恐六月壬辰靈太后召諸截髮者使宗訓衛
將軍劉騰鞭之於千秋門外事同太和也
瑞圖外鎮王公刺史二千石令長酷暴百姓人
民怨嗟則白虎至

太宗永興三年二月京師民趙温家有白鼠以
獻
三年春於北苑獲白鼠一尋死割之腹中有三
子盡白
四年三月壬子西宮獲白鼠一
八月御府民張安獲白鼠一
神瑞二年五月帝獵于檯崘山獲白鼠一平城
獲白鼠三
六月平城獲白鼠二

八月豫章王嘉獲白鼠一
泰常元年十二月京師民獲白鼬一以獻
二年六月中山獲白鼠二
三年三月京師獲白鼠一
十一月京師獲白鼠一
世祖始光三年八月相州魏郡獲 鼠
太延元年八月鴈門獻白鼠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八月京師獲白鼠
世宗景明四年五月京師獲白鼠

正始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鼠
肅宗熙平元年四月肆州表送白鼠

靈徵志八上第十七　魏書一百一十二

魏氏世居幽朔至獻帝世有神人言應南遷於是傳位於子聖武帝命令南徙山谷阻絶仍欲止焉復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積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

高祖延興元年十一月肆州秀容民獲麟以獻王者不刳胎剖卵則至

世祖神䴥三年七月冀州獻白龜王者不私人以官尊耆任舊無偏黨之應

高宗興安二年六月營州進大龜

高祖延興元年十二月徐州竹邑戍士邢德於彭城南一百二十里得蓍一株四十九枝下掘得大龜獻之詔曰龜蓍皆與經文相合所謂靈物也德可賜爵五等

三年六月京師獲大龜

肅宗神龜元年二月獲龜於九龍殿靈芝池大赦改元

孝靜武定三年十月有司奏南兖州陳留郡民賈興逵於家庭得毛龜一

天平四年八月有巨象至於南兖州碭郡民陳天愛以告送京師大赦改年王者自養有節則至

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徐州獻黑狐周成王時治致太平而黑狐見

三年五月獲白狐王者仁智則至

六月撫冥獲白狐以獻

八年六月徐州獲黑狐以獻

十年三月冀州獲九尾狐以獻王者六合一統則見周文王時東夷歸之曰王者不傾於色則至德至鳥獸亦至

十一年十一月冀州獲九尾狐以獻

二十三年正月司州河州各獻白狐狸

十九年六月司州平陽郡獲白狐以獻

世宗景明三年十二月河州獻白狐

永平三年十月白狐見于汲郡

延昌四年四月兖州獻白狐

九月相州獻白狐

閏月汾州獻白狐二

肅宗正光二年三月南青州獻白狐二

三年六月平陽郡獻白狐

八月光州獻九尾狐

五年五月平陽郡獻白狐

孝靜帝天平四年四月西兗州獻白狐七月光州

獻九尾狐

元象元年四月光州獻九尾狐

二年二月光州獻九尾狐

興和三年五月司州獻九尾狐

十二月魏郡獻白狐

四年四月瀛州獻白狐二

武定元年七月幽州獲白狐以獻上

三年七月瀛州獻白狐二牡一牝

九月西兗州獻白狐

太和二年十一月辛秦州獻五色狗

三年三月齊州獻五色狗其五色如畫

太祖天興四年五月魏郡斥丘縣獲白鹿王者

惠及下則至

太宗永興四年九月建興郡獻白鹿

世祖神䴥元年二月定州獲白麛白麛鹿又見

于樂陵因以改元

三年二月白鹿見于代郡倒剌山

太延四年十二月相州獻白鹿

真君八年五月洛州送白鹿

高宗太安二年十月白鹿見於京師西苑

高祖承明元年六月秦州獻白鹿

太和元年正月白鹿見於秦州

三月白鹿見於青州

四年正月南豫州獻白鹿

十九年七月司州獲白鹿麑以獻

二十年六月司州獻白鹿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荊州獻白鹿

永平四年八月平州獻白鹿

延昌二年五月齊州獻白鹿

四年六月司州獻白鹿
肅宗熙平元年五月濟州獻白鹿
二年五月司州獻白鹿
神龜二年六月徐州獻白兎
孝靜元象元年六月齊獻武王獲白鹿以獻
武定元年六月兗州獻白鹿
太祖登國六年十二月上獵親獲鹿一角召問
羣臣皆曰鹿當二角今一是諸國將并之應也
高祖太和三年三月肆州獻一角鹿

神龜元年七月徐州獻一角鹿
世宗正始二年九月後軍將軍尒朱新興獻一
角獸天下平一則至
肅宗熙平元年十一月肆州獻一角獸
神龜二年九月徐州獻一角獸
高宗太安三年三月有白狼一見於太平郡議
者曰古今瑞應多矣然白狼見於成湯之世故
殷道用興太平嘉名也又先帝本封之國而白
狼見焉無窮之徵也周宣王得之而犬戎服

太宗永興四年十二月章　獻白麞王
者刑罰理則至
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懷州　麞
三年五月白麞見於豫州
二十三年正月華州獻白麞
肅宗熙平二年三月徐州獻白麞
神龜二年七月徐州獻白麞
孝靜武定七年七月瀛州獻白麞
高祖太和七年六月青州獻三足烏王者慈孝

天地則至
十三年十一月滎陽獻三足烏
十四年六月懷州獻三足烏
十五年閏月濟州獻三足烏
十七年五月冀州獻三足烏
二十年六月豫州獻三足烏
二十三年六月冀州獻三足烏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徐州獻三足烏
三年二月豫州獻三足烏

四年六月幽州獻四足烏
正始元年二月冀州獻三足烏
五月幽州獻三足烏
是月相州獻三足烏
六月定州獻三足烏
二年五月肆州獻三足烏
三年三月豫州獻三足烏
是月豫州又獻三足烏
永平元年四月豫州獻三足烏

延昌三年二月冀州獻三足烏
肅宗熙平元年四月汲郡獻三足烏
二年四月東郡獻三足烏
是月豫州獻三足烏
南兗州又獻三足烏
神龜元年八月雍州獻三足烏
二年五月潁川郡獻三足烏
正光元年四月濟州獻三足烏
是月濟州又獻三足

二年閏月東郡獻三足烏
三年五月東郡獻三足烏
潁川郡許昌縣獻三足烏
肆州獻三足烏
六月冀州獻三足烏
四年六月瀛州獻三足烏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齊獻武王獲三足烏以獻
孝靜元象二年四月京師獲三足烏
武定三年五月瀛州獻三足烏

四年四月潁州獻三足烏
五月潁州又獻三足烏
高祖太和二年七月白烏見于涼州王者宗廟
肅敬則至
九月白烏見於京師
三年五月白烏見於豫州
九月白烏見於秦州
十七年六月兗州獻白烏
二十三年十二月司州獻白烏

世宗正始二年五月司州獻白烏
三年九月頴川郡獻白烏
四年七月頴川又獻白烏
永平元年四月頴川獻白烏
延昌二年八月平陽郡獻白烏
三年六月冀州獻白烏
肅宗正光元年十月幽州獻白烏
孝靜天平二年七月齊獻武王獲白烏以獻
元象元年五月冀州獲白烏
二年八月徐州表濟陰郡廳事前槐樹烏巢於
上烏母死有鸛銜食餔烏兒不矢其時並皆長
大賞太守帛十匹
興和四年四月魏郡貴鄉縣獲白烏瀛
五月京師獲白烏是月陽夏郡獻白烏
七月北豫州獻白烏
十月瀛州獻白烏
武定元年六月東郡民獻白烏
三年五月北豫州獻白烏

是月廣宗郡獻白烏
頴州又獻白烏
六月滄州獻白烏
四年四月梁州獻白烏
五月濟州獻白烏
八月陽夏郡獻白烏
高祖太和二年二月涼州獻赤烏周武王時銜
麥至而克殷
肅宗熙平元年二月赤烏見肆州秀容郡
神龜元年四月赤烏見并州之晉陽縣
世宗景明二年十二月南青州獻蒼烏君修行
孝慈万姓不好殺生則至
正始二年五月雍州獻蒼烏
六月雍州又獻蒼烏
永平二年四月河內獻蒼烏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冀州獻蒼烏
前廢帝普泰元年五月河內獻蒼烏
孝靜興和四年五月濟州獻蒼烏

七月滄州又獻蒼烏
武定元年四月兗州獻蒼烏
五月濟州又獻蒼烏
二年五月京師獲蒼烏
三年六月京師獲蒼烏
十月光州獻蒼烏
高祖延興二年四月幽州獻白鵲
四年九月白鵲見於中山
承明元年八月定冀二州俱獻白鵲

十一月定州又獻白鵲
太和二年十一月洛州獻白鵲
肅宗熙平元年正月定州獻白鵲
正光四年正月京師獲白鵲
孝靜興和二年五月京師獲白鵲
武定二年七月林慮獻白鵲
三年六月京師獲白鵲
世祖太平眞君二年七　天有黃光洞照讖考
命謂榮光也

高宗興光元年二月有景雲五色所謂景雲太平
之應也
景明二年六月有景雲五色見於申酉之間
出帝太昌元年六月日初出有大黃氣成抱
世祖始光四年六月甘露降于太學王者德至
天和氣盛則降又王者敬老則栢受甘露王者
尊賢愛老不失細微則竹葦受
神䴥元年二月甘露降于范陽郡
二年四月甘露降于鄴

六月甘露降于平城宮
三年三月甘露降于鄴
四年五月甘露降于河西
太平眞君元年四月甘露降于平原郡
高宗太安二年七月甘露降于常山郡
和平二年七月甘露降於京師
世宗景明三年八月甘露降於青州新城縣
永平元年十月甘露降於青州益都縣
延昌二年九月甘露降于齊州清河郡

三年十月齊州上言甘露降

四年七月甘露降於京師

肅宗正光三年十月甘露降華林園柏樹

四年八月甘露降顯美縣

孝靜元象二年三月甘露降於京師

武定五年十月甘露降齊文襄王第門柳樹

六年三月甘露降於京師

四月太山郡上言甘露降

太祖天興二年七月獲嘉禾於平城縣異莖同

穎

八月廣寧送嘉禾一莖十穗平城南十里郊

嘉禾一莖九穗告于宗廟

太宗永興二年十月嘉禾生于清河郡

太常三年八月嘉禾生于渤海郡東光縣

世祖神䴥二年七月嘉禾生于魏郡安陽縣三

本同穎

高祖承明元年八月齊州獻嘉禾

太和三年九月齊州獻嘉禾

五年八月常山獻嘉禾

七年八月定州獻嘉禾

世宗景明元年七月齊州獻嘉禾

三年七月齊州獻嘉禾

四年八月冀州獻嘉禾

正始元年八月濟州獻嘉禾

二年六月東光獻嘉禾七月魯陽郡獻嘉禾八

月司州獻嘉禾

三年七月東光獻嘉禾

永平三年八月滎陽獻嘉禾

肅宗熙平二年八月幽州獻嘉禾三本同穗

正光二年七月朔州獻嘉禾

三年八月肆州獻嘉禾一根生六穗

孝靜天平三年七月魏郡獻嘉禾

四年八月并州獻嘉禾

是月京師又獲嘉禾

虞曹郎中司馬仲璨又獻嘉禾一莖五穗

元象元年八月東雍州獻嘉禾

興和三年八月青州獻嘉禾
四年八月京師再獲嘉禾
武定二年八月京師獲嘉禾
三年八月并州獻嘉禾
高祖太和三年十月徐州獻嘉瓜一蔕兩實
太祖天興二年七月并州獻白兔一王者敬耆
老則見
三年五月車駕東巡幸廣寧有白兔見於乘輿
前獲之

四年正月并州獻白兔
太宗永興三年七月獵於西山獲白兔
八月京師獲白兔
泰常元年十一月定州安平縣獻白兔
二年六月京師獲白兔
三年六月頓丘郡獲白兔
世祖始光三年五月洛州獻黑兔
神䴥元年九月章武郡獻白兔
四年二月渤海郡獻白兔

眞君七年二月青州獻白兔二
高宗和平三年十月雲中獲白兔
四年閏月酆縣獲白兔
高祖延興五年四月白兔見于代郡
承明元年八月白兔見于雲中
太和元年六月雍州周城縣獻白兔
三年三月吐京鎮獻白兔
八年六月徐州獻白兔
十八年十月豳州獻白兔

二十年七月汲郡獻黑兔
七月京師獲白兔
二十三年獲黑兔
世宗景明元年十一月河州獻白兔
三年四月潁川郡獻白兔
八月河內郡獻白兔
四年六月河內郡獻白兔
七月夏州獻黑兔
正始元年三月河南郡獻黑兔

四月魯陽郡獻白兔
二年八月東郡獻白兔
九月河內郡獻黑兔
是月肆州獻白兔東郡又獻白兔
三年七月薄骨律鎮獻白兔
九月肆州獻白兔
四年四月河內郡獻白兔
永平元年四月齊州獻白兔
五月河內獻黑兔

十月樂安郡獲白兔
二年二月相州獻白兔
延昌三年七月梁州獻白兔
四年三月河南獻白兔
八月河南又獻白兔
九月河內又獻白兔
肅宗熙平二年四月豫州獻白兔
五月東郡獻白兔
六月京師獲白兔

十一月鄯善鎮獻白兔
神龜元年六月京師獲黑兔
二年八月正平郡獻白兔
九月正平郡又獻白兔
十月京師獲黑兔
正光元年正月徐州獻白兔
五月冀州獻白兔
三年五月徐州獻白兔二
是月冀州獻白兔

孝靜天平二年八月光州獻白兔
四年十月光州獻白兔
元象元年五月徐州獲白兔
六月齊獻武王獲白兔以獻
是月濮陽郡獻白兔
興和二年四月徐州獻白兔
六月京師獲白兔
四年五月光州獻白兔
武定元年三月瀛州獻白兔

月汲郡獻白兎

六年十一月武平鎮獻白兎

太祖天興五年八月上曜軍臨見谷見白鷰

太宗永興三年六月京師獲白鷰

四年閏月京師又獲白鷰

泰常二年六月京師獲白鷰

高祖太和二年三月白鷰見於并州

八年四月白鷰集于京師

是月代郡獻白鷰

二十三年八月荊州獻白鷰

閏月正平郡獻白鷰

世宗景明三年六月涇州獻白鷰

肅宗熙平元年七月京師獲白鷰

孝靜元象元年八月西中府獻白鷰

興和二年三月京師獲白鷰

武定三年六月北豫州獻白鷰

太宗泰常八年五月鴈門郡獻白雀王者爵祿均

則白雀至

世祖神䴥元年九月汾水郡獻白雀

十月魏郡獻白雀

眞君八年五月鴈門郡獻白雀

高祖延興二年二月白雀見于扶風郡

三年五月白雀見于代郡

四年正月青州獻白雀

太和三年五月白雀見於豫州

十二年正月清河武城縣獻白雀

世宗景明三年六月滎陽郡獻白雀

十月薄骨律鎮獻白雀

四年三月敦煌鎮獻白雀

五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恒農郡獻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正始二年七月薄骨律鎮獻白雀

三年四月獲白雀於京師

十月河州獻白雀

十二月雍州獻白雀

四年二月豫州獻白雀
永平三年七月京師獲白雀
延昌三年七月河南郡獲白雀
十二月秦州獻白雀
四年五月滎陽獻白雀
八月秦州獻白雀
是月青州獻白雀
是月恒州獻白雀
是月洛陽獲白雀

十一月荊州獻白雀
肅宗熙平元年四月京師再獲白雀
七月宮中獲白雀
二年四月華州獻白雀
六年相州獻白雀
是月薄骨律鎮獻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八月薄骨律鎮又獻白雀
是月京師獲白雀

十一月京師獲白雀
神龜元年五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京師獲白雀二
八月薄骨律鎮獻白雀
二年五月徐州獻白雀
是月京師獲白雀
三年七月京師又獲白雀
正光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雀
二年六月光州獻白雀

三年四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滎陽郡獻白雀
八月濟州獻白雀
是月光州獻白雀
九月白雀見舍人省
四年六月京師獲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出帝太昌元年十四月京師獲白雀
孝靜天平二年十五月北豫州獻白雀

三年七月京師獲白雀
四年七月兗州獻白雀
元象元年五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京師獲白雀
七月肆州獻白雀
是月齊獻武王獲白雀
二年五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齊文襄王獲白雀以獻
是月南兗州獲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興和二年四月京師獲白雀
閏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光州獻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三年五月京師獲白雀
四年正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京師獲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武定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三年五月梁州獲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十月兗州獲白雀
四年六月京師獲白雀
六年六月京師獲白雀
世宗景明三年三月濟州獻赤雀周文王時銜
書至
四年五月獲赤雀於京師

永平元年四月京師獲赤雀
肅宗孝昌三年四月河南獲赤雀以獻
高宗和平四年三月冀州獻白鳩殷湯時至王
者養耆老遵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
高祖承明元年十一月冀州獻白鳩
太和二十三年七月瀛州獻白鳩
八月滎陽郡獻白鳩
世宗景明三年七月涇州獻白鳩

正始元年十月京師獲白鳩
是月建興郡獻白鳩
二年四月并州獻白鳩
七月冀州獻白鳩二
三年七月夏州獻白鳩
永平元年六月洛州獻白鳩
肅宗熙平二年九月汲郡獻白鳩
太祖天興四年春新興太守上言晉昌民賈相昔年二十二為鴈門郡吏入句注西陘見一老父謂相曰自今以後四十二年當有聖人出於北方時當大樂子孫永長吾不及見之言終而過相顧視之父老化為石人相今七十下撿石人見存至帝破慕容寶之歲四十二年

真君五年二月張掖郡上言往曹氏之世丘池縣大柳谷山石表龍馬之形石馬脊文曰大討曹而晉氏代魏今石文記國家祖宗諱著受命之符乃遣使圖寫其文大石有五皆青質白章間成文字其二石記張呂之前已然之効其三石記國家祖宗以至于今其文記昭成皇帝諱繼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記太祖道武皇帝諱應王載記千歲凡七字次記太宗明元皇帝諱長子二百二十年凡六字次記太平天王繼世主治凡八字次記皇太子諱昌封太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圖錄又授太平真君之號與石文相應太宗名諱之後有一人象攜一小兒見者皆曰上愛皇孫提攜臥起不離左右此即上象靈契真天授也於是衛大將軍樂安王範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征西大將軍常山王素征南大將軍恒農王奚斤上奏曰臣聞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故能經緯三才維建皇極三五之盛莫不同之伏羲有河圖八卦夏禹有洛書九疇至乃神功播于往古聖跡顯于來世伏惟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因天從民應期挺生上靈垂顧徵兆備集是以始光元年經天師奉天文圖錄授太平真君之號陛下深執虛沖歷年乃受精誠感于靈物信

禹協于天人用能威加四海澤流宇內濟天率
土無思不服今張掖郡列言丘池縣大柳谷山
大石有青質白章間成文字記國家祖宗之諱
著受命歷數之符王公已下羣司百辟觀此圖
文莫不感動僉曰自古以來禎祥之驗未有今
日之煥炳也斯乃上靈降命國家無窮之徵也
臣等忝遭盛化沐浴光寵無以對揚天休增廣
天地謹與羣臣參議宜以石文之徵宜告四海
令方外僣竊知天命有歸制曰此天地況施乃

先祖父之遺徵豈朕一人所能獨致可如所奏
太和元年冬十月南部尚書安定侯鄧宗慶奏
鄉郡民李飛太原民王顯前列稱嘗於京南山採
藥到遊赦谷南嶺下見有清綠石柱數百枚被詔
案檢稱所見青碧柱長者一匹相接而上或方
一尺二寸或方一尺方楞悉就其數既多不可
具數請付作曹採用奏可時人神異之
顯祖皇興三年六月尉元表臣於彭城遣別將
以八月至睢口邀賊將陳顯達有戰士於營外

五里外牧見一白頭翁乘白馬將軍呼之語稱
至十八日辰必來到此語汝將軍領衆從東北
臨入我當驅賊令走南時賊必大破宿豫淮陽
皆見無疑我當與汝國家淮畔為斷下邳城我
當驅出不勞兵力後十日此人復於彭城南戲
馬臺東二里見白頭翁亦乘白馬從東北來呼
此人謂曰我與東海四瀆太山北嶽神共行淮
北助汝二將蕩除已定汝上下喜不因忽然不
見詔元於老人前後見所為造表聞之

肅宗孝昌二年十月揚州刺史李憲表云門下
督周伏興以去七月患假還家至十一日夜夢
渡肥水行至草堂寺南遙見七人一人乘馬著
朱衣籠冠六人從後興路左而立至便再拜問
興何人興對曰李公門下督暫使硤石其人語
興君可回我是孝文皇帝中書舍人遣語李憲
勿憂賊堰此月破矣興行兩步錄興姓字令興
速白興竊聽遂還城具言夢狀七月二十七日
堰破

世祖延和三年三月樂安王範獲玉璽二文皆
皇帝璽以獻
太延二年自三月不雨至六月使有司遍請群
神數日大雨是日有婦人持一玉印至潞縣侯
孫家賣之孫家得印奇之求訪婦人莫知所在
其文曰旱疫平寇天師曰龍文細書云此神中
三字印也
高宗和平三年四月河內人張超於壞樓所城
北故佛圖處獲玉印以獻印方二寸其文曰富
樂日昌永保無疆福祿日臻長享萬年玉色光
潤模制精巧百寮咸曰神明所授非人為也詔
天下大酺三日
高祖承明元年八月上谷郡民獻玉印上有蛟
龍文
太和元年三月武川鎮獻玉印青質素文其文
曰太昌
六月雍州獻玉印
是月長安鎮獻玉印一上有龜紐下有文字色

甚鮮白有殊常玉
三年七月定州鉅鹿民獻玉印一方七分上有文
字
世宗永平元年四月瀛州民獲玉璧玉印各一
以獻
肅宗熙平二年十一月京師仍獲玉璽二
孝靜興和三年二月東郡白馬縣民獻玉印一
太宗永興三年十二月北塞候人獲玉版二以
獻王者慈仁則見
孝靜天平二年二月員外散騎常侍穆儼得玉
板一廣三寸長尺五寸頭有兩孔以獻
高祖承明元年九月京兆民獻青玉璧一雙文
色炳煥王者賢良美德則至
肅宗正光三年六月并州靜林寺僧在陽邑城
西橡谷掘藥得玉璧五珪十印一玉柱一玉蓋
一並以獻
高祖太和五年六月上邽鎮將上言於鎮城西
二百五十里射獵於營西千水中得玉車鉤三

枝二青一赤制狀甚精

孝靜興和四年七月鄴縣民獻白玉一環

肅宗熙平二年正月金出岐州橫水縣赤粟谷

太祖天興三年四月有木連理生于代郡天門關之路左王者德澤純洽八方為一則生

八月勃海上言脩縣東光縣木連理各一

十二月豫州上言木連理生于河內之沁縣

四年春河內郡木連理二

八月魏郡上言內黃縣木連理

太宗泰常元年十月范陽郡上言木連理

十一月常山郡上言木連理

三年正月勃海上言東光縣木連理

八月廣寧郡上言木連理

世祖神䴥四月九月滎陽郡上言木連理

延和二年三月樓煩南山木連理

三年九月上谷郡上言木連理

太延元年二月魏郡上言木連理

五年二月遼西上言木連理

高祖延興元年十一月祕書令楊崇奏鍾律郎李佳於京師見木生連理樹

承明元年九月并州上言木連理相去一丈二尺中有五枝相連

太和元年三月冀州上言木連理

十七年六月京師　連理

十八年十月河南上言葉縣木連理

二十三年十月并州上言百節連理生縣龔山

濟州上言木連理

十二月瀛州上言木連理

世宗景明二年正月瀛州上言阜舒縣木連理

三年正月潁川郡上言木連理

二月平陽郡上言襄陵縣木連理

四月荊州上言南陽宛縣木連理

六月徐州上言東海木連理

十月秦州上言南稻新興二縣木連理各一

四年二月趙平郡上言鶉觚縣木連理

二月齊郡上言臨淄縣木連理

四月汾州上言五城郡木連理
五月青州上言昌國縣木連理
六月恒農盧氏縣木連理
是月徐州上言梁郡下邑縣木連理
九月秦州上言當亭西縣界各木連理
正始元年五月司州上言滎陽京縣木連理
六月京師西苑木連理
七月河東郡上言聞喜縣木連理
八月河南郡上言慈水濱木連理

十月恒農郡上言崤縣木連理
十二月涼州上言石城縣木連理
二年正月汾州上言平昌縣木連理
二月司州上言崤縣木連理
九月司州上言潁川陽翟縣木連理
三年六月汾州上言永安縣木連理
是月京師木連理
七月潁川陽翟縣上言木連理
是月建德郡上言石城縣木連理

永平元年四月司州上言潁川郡木連理
二年四月司州上言恒農北陝縣木連理
三年十一月夏州上言橫鳳山木連理
延昌二年正月徐州上言建陵戍木連理
三年正月司州上言軹縣木連理
四年三月冀州上言信都縣木連理
六月京師木連理
九月雍州上言鄠縣木連理
肅宗熙平元年正月兗州上言南城縣木連理

二年十一月京師木連理
十二月敦煌鎮上言龍昌戍木連理
神龜元年正月汾州上言永安縣木連理
三月滄州上言饒安縣木連理
八月燕州上言上谷郡木連理
九月秦州上言隴西之武陽山木連理
二年六月夏州上言山鹿縣木連理
正光元年五月并州上言上黨東山谷中木連
理

十一月荊州上言汝南郡灈陽縣山木連理
二年六月齊州上言魏郡逢陵縣木連理
三年二月涼州上言榆中縣木連理
三月青州上言平昌郡木連理
八月徐州上言龍亢戍朱木連理二
四年二月揚州上言汝陰縣木連理
八月涼州上言顯美縣木連理
孝昌元年十月魏郡元城縣木連理
孝靜天平二年四月臨水郡木連理

七月魏郡木連理
三年五月司州上言清河郡木連理
四年六月廣平郡上言木連理
八月并州上言木連理
元象元年二月洛州上言木連理
五月林慮縣上言木連理
八月上黨郡上言木連理
興和元年九月前司奏西山採材司馬張神和
上言司空谷木連理

二年四月光州上言盧鄉縣木連理
武定元年閏月西兗州上言濟陰郡木連理
九月齊獻武王上言并州木連理
三年九月瀛州上言河間郡木連理
五年十一月汾州上言木連理
六年五月晉州上言木連理
八年四月青州上言東牟郡木連理
世宗景明三年七月魯陽獻烏芝王者慈仁則
生食之令人度世

太祖天興二年七月并州獻白雉周成王時越
裳氏來獻
四年正月上黨郡獻白雉
二月并州獻白雉
五月河內郡獻白雉
太宗神瑞二年十一月右民尚書周幾獲白雉
一於博陵安平以獻
泰常三年正月渤海郡高城縣獻白雉
三月渤海郡南皮縣獻白雉二

十一月中山行唐縣獻白雉
四年正月新興郡獻白雉十二月又獻白雉二
五年二月白雉見于河内郡
世祖神䴥元年二月相州獻白雉
二年二月上黨郡獻白雉
高祖延興二年正月青州獻白雉
五年正月白雉見於上谷郡
太和元年二月秦州獻白雉
三月白雉見於秦州

十一月白雉見于安定郡
二年十一月徐州獻白雉
三年正月統万鎮獻白雉
四年正月南豫州獻白雉
六年三月豫州獻白雉
八年六月齊州清河郡獻白雉
十七年正月幽州獻白雉
四月瀛州獻白雉
二十年三月兗州獻白雉

世宗景明三年正月徐州獻白雉
二月冀州獻白雉
正始三年三月齊州獻白雉
十月青州獻白雉
四年十一月秦州獻白雉
永平二年四月河内郡獻白雉
六月河南獻白雉
十二月豫州獻白雉
延昌四年二月冀州獻白雉

是月京師獲白雉
閏月岐州獻白雉
十二月幽州獻白雉
肅宗熙平元年二月相州獻白雉
三月肆州獻白雉
二年三月徐州獻白雉
神龜元年三月潁川郡獻白雉
二年正月豫州獻白雉
正光三年二月夏州獻白雉

四年三月光州獻白雉
孝靜天平三年正月青州獻白雉
四年二月青州獻白雉十二月梁州獻白雉
元象二年正月魏郡繁陽縣獻白雉
武定元年正月廣宗郡獻白雉
是月兖州獻白雉
四年三月青州獻白雉
太宗泰常七年九月溫泉出于涿鹿人有風寒
之疾入者多愈
高祖太和八年正月上谷郡惠化寺醴泉涌醴
泉水之精也味甘美王者修治則出
興和元年十月西兖州濟陰郡句陽縣濮水南岸
有泉涌出清味甘飲者愈疾四遠奔湊齊獻
武王令於泉所營立廬舍尚書奏賞刺史粟千
石太守粟七百石縣令粟三百石以旌善政所
感先列言及召侯第出身詔可
高宗太和二年九月鼎出於洛州濮水送于京
師王者不極滋味則神鼎出也

靈徵志八下第十八　魏書一百一十二

百姓不能以自治故立君以司牧元首不可以
獨斷乃命臣以佐之然則安海內正國家非一
人之力也書契以外其事蔑聞至於羲軒昊頊
之間龍火鳥人之職頗可知矣唐虞六十夏商
倍之周過三百是為大備而秦漢魏晉代有加
減罷置盛衰隨時適務且國異政家殊俗設官
命職何常之有帝王為治禮樂不相沿海內作
家物色非一用其由來尚矣魏氏世君玄朔遠
統𢀖臣掌事立司各有號秩及交好南夏頗亦
改創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鳳為右長史許謙
為郎中令矣餘官雜號多同於晉朝建國二年
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常員或至百數侍直
禁中傳宣詔命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
弟儀貌端嚴機辯才幹者應選又置內侍長
四人主顧問拾遺應對若今之侍中散騎常侍
也其諸方雜人來附者總謂之烏丸各以多少
稱酋庶長分為南北部復置二部大人以統攝

之時帝弟觚監北部子寔君監南部分民而
治若古之二伯焉太祖登國元年因而不改南
北猶置大人對治二部是年置都統長又置幢
將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統長領殿內之兵直王
宮幢將員六人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
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外朝大人無常員主
受詔命外使出入禁中國有大喪大禮皆與參
知隨所典焉

皇始元年始建曹省備置百官封拜五等外
職則刺史太守令長已下有未備者隨而置之

天興元年十一月詔吏部郎鄧淵典官制立爵
品

十二月置八部大夫散騎常侍待詔等官其
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
座謂之八國常侍待詔侍直左右出入王命

二年三月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署凡置
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大夫各有屬官其
有文簿當曹敷奏欲以省彈駮之煩初令五

經諸書各置博士國子學生員三十人
三年十月置受恩蒙養長德訓士四官受恩職
比特進無常員有人則置親貴器望者為之
蒙養職比光祿大夫無常員取勤舊休閑者長
德職比中散大夫無常員訓士職比諫議大夫規
諷時政匡刺非違又置仙人博士官典煮鍊百
藥
四年七月罷劍奴中郎將官令諸部護軍皆屬
大將軍府

九月罷外蘭臺御史總屬內省
十二月復尚書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
譯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
天賜元年八月初置六謁官准古六卿其秩五
品屬官有大夫秩六品大夫屬官有元士秩七
品元士屬官有署令長秩八品令長屬官有署
丞秩九品
九月減五等之爵始分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
男二號皇子及異姓元功上勳者封王宗室

及始蕃王皆降為公諸公降為侯侯子亦以此
為差於是封王者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
九人子者一百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
縣子封小縣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
第四品又制散官五等五品散官比三都尉六
品散官比議郎七品散官比太中中散諫議三大
夫八品散官比郎中九品散官比舍人文官五
品已下才能秀異者總比之造士亦有五等武
官五品已下堪任將帥者亦有五等若百官
有闕者則於中擢以補之

初帝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定官號多不依周
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
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
迅疾以伺察者為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
遠望自餘之官義皆類此咸有比況又制諸州
各置都尉以領兵
十一月以八國姓族難分故國立大師小師令辯
其宗黨品舉人才自八國以外郡各自立師

職分如八國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師亦如
州郡八國之儀
十二月詔始賜王公侯子國臣吏大郡王二百
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
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師職比家丞總統群隸
二年二月復罷尚書三十六曹別置武歸修勤
二職武歸比郎中修勤比令史分主省務
三年正月置內官員二十人比侍中常侍迭直
左右

又制諸州置三刺史刺史用品第六者宗室一
人異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大夫也郡置三
太守用七品者縣置三令長八品者刺史令長各
之州縣以太守上有刺史下有令長雖置而未
臨民自前功臣爲州者徵還京師以爵歸第
罷散騎郎獵郎諸省令史省事典籤等
四年五月增置侍官侍直左右出內詔命取八
國良家代郡上谷廣甯鴈門四郡民中年長
有器望者充之

永興元年十一月置騏驎官四十人宿直殿省
比常侍侍郎
神瑞元年春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置三屬官總
理万機故世號八公云
泰常二年夏置六部大人官有天部地部東西
南北部皆以諸公爲之大人置三屬官
始光元年正月置右民尚書
神䴥元年三月置左右僕射左右丞諸曹尚書
十餘人各居別寺

七月詔諸征鎮大將依品開府以置佐吏
延和元年三月改代尹爲万年尹代令爲万年
令後復
真君五年正月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
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輔政置選部四
人又選諸曹良吏給事東宮
正平元年七月以諸曹吏多減其員
興安二年正月置駕部尚書右士尚書
太安三年五月以諸部護軍各爲太守

延興二年五月詔曰非功無以受爵非能無以受祿凡出外遷者皆引此奏聞求乞假品者職有效驗下附正若無殊稱隨而削之舊制諸將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兼而得假爵者皆不得世襲

四年二月置外牧官

五年九月置監御曹

太和二年五月減置候職四百人司察非違

四年省二部內部幢將

十一年八月置散官員一百人置議郎員二百人

十五年七月置司儀官

十二月置侍中黃門各四人又置散騎常侍侍郎員各四人通直散騎常侍侍郎員外散騎常侍侍郎各六人又置司空主客太倉庫部都牧太樂虞曹宗正營興覆有少卿官又置光爵驍游五校中大夫散員士官又置侍官一百二十人改立諸局監羽林虎賁

舊制諸以勳賜官爵者子孫世襲軍號十六年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襲爵而已

舊制緣邊皆置鎮都大將統兵備禦與刺史同城隍倉庫皆鎮將主之但不治故為重於刺史

自太祖至高祖初其內外百官屢有減置或事出當時不為常目如萬騎飛鴻常忠直意將軍之徒是也舊令亡失無所依據太和中高祖詔羣僚議定百官著於令今列於左勳品流外位卑而不載矣

太師	太尉	儀同三司
太保	司徒	都督中外諸軍事
太傅	司空	特進
右三師	右三公	
大司馬		諸開府
大將軍		驃騎將軍
		車騎將軍 驃騎將軍加大者位在三司上
		衛將軍 加大者次儀同三司
		右三將軍

右第一品上　右第一品中　右第一品下
太子太師　四征（加大者次衛將軍）　四鎮（加大者次尚書令）
太子太傅　左右光祿大夫　吏部尚書
太子太保　尚書左僕射　太常
右東宮三師　尚書右僕射　光祿勳
尚書令　中書監　衛尉
都督府州諸軍事　右三卿
中軍將軍
鎮軍將軍

撫軍將軍
右三將軍（加大者次四征下）
金紫光祿大夫
右從第一品上　右從第一品中　右從第一品下
太子少師　列曹尚書　四安（加大者次三少下）
太子少傅　中書令　凡將軍（三品已上加大 已上六人者）
太子少保　領軍　太子左右詹事
右東宮三少　護軍（二職有將軍州者加中）　散騎常侍
中侍中　司州刺史

都督三州諸軍事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右六卿
領軍將軍

護軍將軍（二將軍資絕 權不並置）
右第二品上　右第二品中　右第二品下
前後左右將軍　秘書監　武衛將軍
四平（加大者次護軍下）　光祿大夫（銀青者）　都督兩州諸軍事
大長秋卿　將作大匠
左衛將軍　右衛將軍
右從第二品上　右從第二品中　右從第二品下
駙馬　給事黃門侍郎　通直散騎常侍
諸王師　太子中庶子　城門校尉

太子左右衛率　南北東西中郎將　羽林中郎將
御史中尉　護匈奴羌戎夷蠻越中郎將　太中大夫
中常侍　護羌戎夷蠻越校尉
征虜將軍
輔國將軍
龍驤將軍
司衛監
中尹
少卿

光爵
代尹
右第三品上　右第三品中　右第三品下
員外散騎常侍　中給事　鎮遠將軍
驍騎將軍　射聲校尉　安遠將軍
太子家令　越騎校尉　建遠將軍
太子率更令　屯騎校尉　建中將軍
太子僕　步兵校尉　建節將軍
太子庶子　長水校尉　立義將軍

給事中　監軍　立忠將軍
前後左右軍將軍　立節將軍
中大夫　恢武將軍
祕書令　勇武將軍
給事　曜武將軍
昭武將軍
顯武將軍
直閤將軍
右從第三品上　右從第三品中　右從第三品下

國子祭酒　公府司馬　諫議大夫
下大夫　尚書右丞　祕書丞
公府長史　司馬別駕　建武將軍
尚書左丞　太子中舍人　振武將軍
太子三校　中黃門令　奮武將軍
散騎侍郎　令　揚武將軍
中書侍郎　內署令　廣武將軍
中謁者大夫　都水使者　廣威將軍
中散大夫　符節令

中堅將軍 通直散騎侍郎
中壘將軍 建威將軍
寧朔將軍 振威將軍
揚威將軍 奮威將軍
右第四品上 右第四品中 右第四品下
元士 諸開府司馬 諸王友
公府諮議參軍 司州功曹都官 員外散騎侍郎
諸開府長史 五局司直 太子門大夫
尚書吏部郎中 司散 協律中郎

太子洗馬 諸局校尉 戟楯虎賁將軍
武騎侍郎 符璽郎中 募員虎賁將軍
奉車都尉 高車虎賁將軍
駙馬都尉 積弩將軍
騎都尉 強弩將軍
羽林中郎
中散庶長
謁者僕射
羽林郎將

高車羽林郎將
冗從僕射
右從第四品上 右從第四品中 右從第四品下
中堅鎮軍撫軍長史 中書議郎 皇宗博士
鷹揚將軍 諸開府從事中郎 歸義侯
折衝將軍 公府正參軍 率義侯
寧遠將軍 公府主簿 順義侯
揚烈將軍 廷尉正監評 朝服侯
諸開府諮議參軍 太子舍人 太常丞

秘書著作郎 司州主簿
治書侍御史 中書門
中謁者僕射 輕車將軍
中黃門冗從僕射 威遠將軍
侍御中散 虎威將軍
中堅鎮軍撫軍司馬 中散
公府從事中郎 殿中將軍
尚書郎中 散巨監
伏波將軍 太子食令

陵江將軍
平漠將軍
太子食官令
太子中盾
右第五品上　右第五品中　右第五品下
祕書郎　太子庶子　附義中郎將
國子博士　諸局監　歸義中郎將
太學祭酒　尚書郎　率義中郎將
祕書著作佐郎　侍御史　順義中郎將

武士將軍　殿中御史　戟楯虎賁司馬
虎賁司馬　京邑市令　募員虎賁司馬
虎賁郎將　典牧都尉　高車虎賁司馬
方舞郎廟長　水衡都尉　戟楯虎賁將
右衛軍將　司鹽都尉　募員虎賁將
掖庭監　司竹都尉　高車虎賁將
典客監　崇虛都尉　嘗藥監
典儀監　列卿丞　中謁者
協律郎　詹事丞　宮門司馬

太祝令　代尹丞　宗堂士
小黃門　諸開府主簿參軍
謁者　諸開府主簿
員外將軍　辨章郎
散員大夫　太宰令
太樂祭酒　廩犧令
門下錄事　殿中監
奉乘郎　翼馭郎
羽林郎　高車羽林郎

贊人郎
方者郎
右從第五品上　右從第五品中　右從第五品下
公府行參軍　太學博士　散騎
宣威將軍　太史博士　奉朝請
明威將軍　律博士　武烈將軍
襄武將軍　禮官博士　武毅將軍
厲威將軍　公府記室督　武奮將軍
公府掾屬　威烈將軍　太樂博士

中軍撫軍鎮軍正參軍　威寇將軍　河堤謁者
主書郎　威虜將軍
詹事五官　威戎將軍
門下主書舍人　威武將軍
門下通事舍人
司州司事
司州從事
代郡功曹主簿
右第六品上　右第六品中　右第六品下

魏書[illegible]九　十七

諸開府行參軍　監淮海津都尉　戟楯虎賁
散員士　諸局中校尉　募員虎賁
中書舍人　方舞郎　高車虎賁
領護三衛主簿　諸宮門僕　治禮郎
主事郎　諸開府兕士督　獄丞
詹事主簿　司馬督
集書舍人　千人督
中軍鎮撫行參軍　校尉
領護功曹掾

領護五官
散臣中校
宿衛統
太子常從虎賁督
侍幹
寺人
閹人
掌藥郎
太子守舍人

魏書[illegible]一九　十八

掌服郎
掌筵郎
虎賁郎
諸開府掾屬
集書校書郎
祕書校書郎
祕書鍾律郎
右從第六品上　右從第六品中　右從第六品下
公府舍人　國子學生　祕書舍人

太子主書舍人　討寇將軍　符史郎
太子主衣舍人　討虜將軍　盪寇將軍
都令史　討難將軍　盪虜將軍
主書令史　討夷將軍　盪難將軍
門下令史　盪逆將軍
太子左右衛率主簿　太廟門僕
司事郎
司州錄事
代郡通事

御屬
綏遠將軍
綏虜將軍
綏邊將軍
右第七品上　右第七品中　右第七品下
諸門府舍人　祝史　諸局督事
祕書令史　太常齋郎　獄掾
主書令史　王　豕尉　太學典錄
宗書令史　公　一家令　太史博士

起居注令史　太卜博士
直事郎　太醫博士
司州本曹　太常日者
散臣將事　扶令
宿衛幢將　太樂典錄
右從第七品上　右從第七品中　右從第七品下
公府令史　太學助教　厲武將軍
太子典書令史　掃寇將軍　厲鋒將軍
太子典衣令史　掃虜將軍　虎牙將軍

司事令史　掃難將軍　虎奮將軍
諸局通事　掃逆將軍
殄寇將軍
殄虜將軍
殄難將軍
殄夷將軍
右第八品上　右第八品中　右第八品下
直事令史　尚書算生　諸寺算生
宿衛軍司馬　典客舍人　諸局書令史

諸局省事　符券吏　虎賁中書令史
尚書記室令史　公府閤下令史　乘傳使者
右從第八品上　右從第八品中　右從第八品下
諸開府令史　祀官齋郎　白衣臣
宿衛軍吏　典客參軍
諸局書吏　太醫太史助教
書幹
主書幹
典書幹

廣野將軍
橫野將軍
偏將軍
裨將軍
右第九品上　右第九品中　右第九品下
統史　方驛博士　八書史
中校尉　王家吏
右從第九品上　右從第九品中　右從第九品下
太和十八年十二月降車騎衛將軍侍中黃門秩
依魏晉舊事
十九年八月初置直閤御仗左右武官
二十三年高祖復次職令及帝崩世宗初班行
之以為永制
太師　太傅　太保
右三師上公
王
大司馬　大將軍
右二大

太尉　司徒　司空
開國郡公
右第一品
儀同三司　開國縣公　都督中外諸軍事
諸開府　散公
右從第一品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特進　尚書令　驃騎將軍
車騎將軍二將軍加大者位在都督中外之下　衛將軍二將軍加大者位次太子太師之上

四征將軍加大將軍者位次衛大將軍　諸將軍加大者

左右光祿大夫　開國縣侯

右第二品

尚書僕射若並置左右則左居其上右居其下　中書監

司州牧　四鎮將軍加大者次衛將軍

中軍將軍　鎮軍將軍　撫軍將軍

右三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　散侯

右從第二品

吏部尚書　四安將軍　山丁

中護軍二軍加將軍則在中位大將軍

太常　光祿　衛尉

右三卿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中書令　太子詹事　侍中

列曹尚書　四平將軍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太府

右六卿

河南尹　上州刺史　秘書監

諸王師　左右衛將軍　前左右後將軍

光祿大夫銀青者　開國縣伯

右第三品

散騎常侍　四方郎將

護匈奴羌戎夷蠻越中郎將　國子祭酒

御史中尉　大長秋卿　將作大匠

征虜將軍　二大二公長史司徒長史在左數中書令下

太子左右衛率　武衛將軍　將軍

護羌戎夷蠻越校尉　太中大夫

輔國將軍　中州刺史　龍驤將軍

散伯

右從第三品

二大二公司馬

太常　光祿　衛尉

右三少卿

尚書吏部侍郎　給事黃門侍郎　太子中庶子

司空皇子長史
大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太府
右六少卿
中常侍　中尹　城門校尉
司空皇子司馬從第二品將軍　開府長史
驍騎將軍　游擊將軍
以前上階
鎮遠將軍　安遠將軍　平遠將軍
魏書志十九　二十五
建義將軍　建忠將軍　建節將軍
立義將軍　立忠將軍　立節將軍
恢武將軍　勇武將軍　曜武將軍
昭武將軍　顯武將軍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司馬　通直散騎常侍
司徒諮議參軍事　中散大夫　下州刺史
上郡太守内史相　開國縣子
右第四品
中堅將軍　中壘將軍　尚書左丞

二大二公諮議參軍事　司州別駕從事史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長史　太子家令
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　中書侍郎
太子庶子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司馬　前左右後軍將軍
以前上階
寧朔將軍　建威將軍　振威將軍
奮威將軍　揚威將軍　廣威將軍
諫議大夫　尚書右丞
魏書志十九　二十六
司空皇子諮議參軍事　司州治中從事史
左右中郎將　建武將軍　振武將軍
奮武將軍　揚武將軍　廣武將軍
從第一品將軍　開府諮議參軍事
散子
右從第四品
寧遠將軍　鷹揚將軍　折衝將軍
揚烈將軍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長史
二大二公從事中郎　秘書丞

皇子友　國子博士　散騎侍郎
太子中舍人　員外散騎常侍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司馬
以前上階
射聲校尉　越騎校尉　屯騎校尉
步軍校尉　長水校尉
司空皇子之開府從事中郎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諮議參軍事
開府從事中郎　中郡太守內史相

開國縣男
右第五品
伏波將軍　陵江將軍　平漢將軍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長史　二大二公掾屬
著作郎　通直散騎侍郎　太子洗馬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諮議參軍事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司馬　奉車都尉
以前上階
太子屯騎校尉、太子步兵校尉　太子翊軍校尉

都水使者　司空皇子之開府掾屬
領護長史司馬歸義侯　率義侯
順義侯　朝服侯　輕車將軍
威遠將軍　開府掾屬　虎威將軍
洛陽令　中給事中　散男
右從第五品
寧威將軍　明威將軍　從第三品將軍長史
二大二公主簿　二大二公錄事
皇子郎中令　司空主簿　司空皇子錄事參軍事

從第三品將軍司馬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諮議參軍事
二大二公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皇子文學　治書侍御史　謁者僕射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錄事參軍
司空皇子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皇子功曹史
以前上階
河南郡丞　虎賁中郎將　羽林監

冗從僕射　駙馬都尉　廷尉正監評
尚書郎中　中書舍人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功曹主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
軍事功曹史
下郡太守內史相　上縣令相
右第六品
襄威將軍　厲威將軍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錄事參軍
二大二公列曹參軍事　給事中

太子門大夫　皇子大農　騎都尉
符璽郎
以前上階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錄事參軍
皇子主簿　司空皇子列曹參軍事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
軍事功曹史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主簿列曹參軍事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

兵參軍事功曹史
太子舍人　三卿丞
右從第六品
威烈將軍　威寇將軍　威虜將軍
威戎將軍　威武將軍
四品正從將軍長史司馬
二大二公祭酒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錄事參軍
司空皇子之開府祭酒　武烈將軍

武毅將軍　武奮將軍　王國郎中令
積弩將軍　積射將軍　員外散騎侍郎
皇子中尉　二大二公參軍事
二大二公列曹行參軍　開府祭酒
以前上階
司空皇子參軍事
司空皇子列曹行參軍
從第三品將軍錄事參軍
第一品將軍始蕃王主簿列曹參軍事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列曹參軍
從第三品將軍三蕃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
兵參軍功曹史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王國列曹參軍事
二衛司馬　討寇將軍
討虜將軍　討難將軍　討夷將軍
從第三品將軍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詹事丞　列卿丞　秘書郎中
著作佐郎　中縣令相
魏志 九　三五
右第六品
盪寇將軍　盪虜將軍　盪難將軍
盪逆將軍　五品正從將軍長史司馬
強弩將軍　二大二公行參軍
司空皇子行參軍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列曹行參軍
第三品將軍二蕃王王國列曹參軍事
第一品將軍開府行參軍
王公國大農

以前上階
太學博士　皇子常侍　太常博士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參軍事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列曹行參軍
從第三品將軍王國列曹參軍事
四品正從將軍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
軍事
司州主簿　奉朝請　國子助教
右從第七品
魏志十九　三二
殄寇將軍　殄虜將軍　殄難將軍
殄夷將軍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行參軍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參軍事
從三品將軍三蕃王列曹行參軍
四品正從將軍王國列曹參軍事
侯伯國郎中令　司州西曹書佐
殿中將軍　皇子侍郎　大長秋丞
以前上階
侍御史　協律郎　辨章郎

從第二品將軍二藩王行參軍
從第三品將軍參軍事
從第三品將軍列曹行參軍
五品正從將軍錄事功曹戶曹倉曹中兵參
軍事
王公國中尉　司州從事
下縣令相
右第八品
掃寇將軍　掃虜將軍　掃難將軍

掃逆將軍　司州議曹從事史
二大二公長兼行參軍　公車令
符節令　諸署令千石已上者　中黃門令
門下錄事　尚書都令史　主書令史
殿中侍御史　謁者僕射　中黃門冗從僕射
以前上階
宮門僕射　侯伯國大農
司空皇子長兼行參軍　二大二公長兼行參軍
皇子上中下將軍

皇子中大夫　二率丞
四品正從將軍列曹行參軍
王公國常侍
厲武將軍　厲鋒將軍　虎牙將軍
虎奮將軍　五品正從將軍主簿列曹行參軍
司州文學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長兼行參軍
員外將軍
右從第八品

曠野將軍　橫野將軍　子男國郎中令
太祝令　諸署令六百石已上者　中黃門
公主家令　皇子典書令　四門小學博士
律博士　校書郎
二大二公參軍督護　檢授御史
以前上階
王公國侍郎　侯伯國中尉　謁者
太子三卿丞　五品正從將軍列曹行參軍
司空皇子參軍[illegible]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長兼行參軍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參軍督護
殿中司馬督
右第九品
偏將軍　裨將軍　太子廐長
監淮海津都尉　諸局都尉
皇子典祠令　皇子學官令
皇子典衛令　王公國上中下將軍
王公國中大夫　諸署令不滿六百石者
以前上階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參軍督護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長兼行參軍
太常光祿衛尉領護
詹事功曹五官　治禮郎
子男國大農　小黃門
員外司馬督
右從第九品
前世職次皆無從品魏氏始置之亦一代之

別制也
正始元年十二月罷郡中正
四年九月詔曰五校昔統營位次於列卿奉
車都尉禁侍美官顯加通貴世移時變遂爲
冗職既典名猶昔宜有定員并殿中二司
馬亦須有常數今五校可各二十人奉車都
尉二十人騎都尉六十人殿中司馬二百人員
外司馬三百人
永平元年十二月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
清河王懌等奏置小學博士員四十人
二年正月尚書令高肇奏都水臺請依
舊二使者參軍事謁者并錄事令史亦隨
事史立詔曰使者置二可如所奏其下屬司
唯須充事耳亦何勞多也參軍錄事並更
置一謁者加二令史依舊肇又奏諸州諸議
記室戶曹刑獄田曹水曹集曹士曹參軍
悉併省之
四年七月詔改宗子羽林爲宗士其本秩付尚

書討其資集叙從七已下從八已上官
正光元年七月置左右衛將軍各二人
十二月罷諸州中正郡縣定姓族後復
孝昌二年十月詔宗士庶子二官各增二百人
置望士隊四百人取肺府之族有武藝者
孝莊初以尒朱榮有扶翼之功拜柱國大將軍
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增佐吏
又以太尉上黨王天穆爲太宰增佐吏

永安二年各詔復置司直十人視五品隷廷尉
覆治御史檢劾事
普泰初以尒朱世隆爲儀同三司位次上公又
侍中黃門武衛將軍並增置六人
永安已後遠近多事置京畿大都督復立州
都督俱總軍人
天平四年夏罷六州都督悉隷京畿其京畿
大都督仍不改爲立府置佐
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
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勳賢並軌乃俱置之

武定二年十一月有司奏齊獻武王勲高德
重禮絶群辟昔霍光陵邑亦置長丞主陵今
請置長一人丞一人録事一人戸曹史一人禁備
史一人侍一人皆降帝陵官品一等其侍依
舊詔可
七年三月詔左右光祿大夫各置二人金紫光
祿大夫置四人光祿大夫置四人太中中散各
置六人五月又詔以四中郎將世宗永平中權
隷領軍今還屬護軍

自古天子立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諸侯則以字與謚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
之姓則表其所由生氏則記族所由出其大略
然也至於或自所居或以國號或用官爵或用
事物雖緣時不同俱其義矣魏氏本居朔壤地
遠俗殊賜姓命氏其事不一亦如長勺尾氏終
葵之屬也初安帝統國諸部有九十九姓至獻
帝時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
自後兼幷他國各有本部部中別族爲内姓焉

年世稍久互以改易興衰存滅間有之矣今舉
其可知者
獻帝以兄爲紇骨氏後改爲胡氏
次兄爲普氏後改爲周氏
次兄爲拓拔氏後改爲長孫氏
弟爲達奚氏後改爲奚氏
次弟爲伊婁氏後改爲伊氏
次弟爲丘敦氏後改爲丘氏
次弟爲侯氏後改爲亥氏

七族之興自此始也
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後改爲叔孫氏
又命疏屬曰車焜氏後改爲車氏
凡與帝室爲十姓百世不通婚太和以前國之
喪葬祠禮非十族不得與也爲祖重之各以職
司從事
神元皇帝時餘部諸姓內入者
丘穆陵氏後改爲穆氏
步六孤氏後改爲陸氏

賀賴氏後改爲賀氏
獨孤氏後改爲劉氏
賀樓氏後改爲樓氏
勿忸于氏後改爲于氏
是連氏後改爲連氏
僕蘭氏後改爲僕氏
若干氏後改爲苟氏
拔列氏後改爲梁氏
撥略氏後改爲略氏

若口引氏後改爲寇氏
叱羅氏後改爲羅氏
普陋茹氏後改爲茹氏
賀葛氏後改爲葛氏
是賁氏後改爲封氏
阿伏于氏後改爲阿氏
可地延氏後改爲延氏
阿鹿桓氏後改爲鹿氏
他駱拔氏後改爲駱氏

紇奚氏後改爲嵇氏
烏丸氏後改爲桓氏
素和氏後改爲和氏
吐谷渾氏依舊吐谷渾氏
胡古口引氏後改爲侯氏
賀若氏依舊賀若氏
谷渾氏後改爲渾氏
匹婁氏後改爲婁氏
俟力伐氏後改爲鮑氏

吐伏盧氏後改爲盧氏
牒云氏後改爲云氏
是云氏後改爲是氏
叱利氏後改爲利氏
副呂氏後改爲副氏
那氏依舊那氏
如羅氏後改爲如氏
乞扶氏後改爲扶氏
阿單氏後改爲單氏

俟幾氏後改爲幾氏
賀兒氏後改爲兒氏
吐奚氏後改爲古氏
出連氏後改爲畢氏
庾氏依舊庾氏
賀拔氏後改爲何氏
叱呂氏後改爲呂氏
莫那婁氏後改爲莫氏

奚斗盧氏後改爲索盧氏
莫蘆氏後改爲蘆氏
出大汗氏後改爲韓氏
沒路眞氏後改爲路氏
扈地于氏後改爲扈氏
莫輿氏後改爲輿氏
紇干氏後改爲干氏
俟伏斤氏後改爲伏氏
是樓氏後改爲高氏
尸突氏後改爲屈氏

沓盧氏後改爲沓氏
嗢石蘭氏後改爲石氏
解枇氏後改爲解氏
奇斤氏後改爲奇氏
須卜氏後改爲卜氏
丘林氏後改爲林氏
大莫干氏後改爲郃氏
尒綿氏後改爲綿氏
蓋樓氏後改爲蓋氏

素黎氏後改爲黎氏
渴單氏後改爲單氏
壹斗眷氏後改爲明氏
叱門氏後改爲門氏
宿六斤氏後改爲宿氏
馝邦氏後改爲邦氏
土難氏後改爲山氏
屋引氏後改爲房氏
樹洛于氏後改爲樹氏

乙弗氏後改爲乙氏
東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時東部此二部最
爲彊盛別自有傳
南方有茂眷氏後改爲茂氏
宥連氏後改爲雲氏
次南有紇豆陵氏後改爲竇氏
侯莫陳氏後改爲陳氏
庫狄氏後改爲狄氏
太洛稽氏後改爲稽氏

柯拔氏後改爲柯氏
西方尉遲氏後改爲尉氏
步鹿根氏後改爲步氏
破多羅氏後改爲潘氏
叱干氏後改爲薛氏
俟奴氏後改爲俟氏
輾遲氏後改爲展氏
費連氏後改爲費氏
其連氏後改爲綦氏

去斤氏後改為艾氏
渴侯氏後改為緱氏
叱盧氏後改為祝氏
和稽氏後改為緩氏
菟賴氏後改為就氏
嗢盆氏後改為溫氏
達勃氏後改為褒氏
獨孤渾氏後改為杜氏
凡此諸部其渠長皆自統衆而尉遲已下不及

賀蘭諸部氏
北方賀蘭後改為賀氏
郁都甄氏後改為甄氏
紇奚氏後改為嵇氏
越勒氏後改為越氏
叱奴氏後改為狼氏
渴燭渾氏後改為味氏
庫褥官氏後改為庫氏
烏洛蘭氏後改為蘭氏

一那蔞氏後改為蔞氏
羽弗氏後改為羽氏
凡此四方諸部歲時朝貢登國初太祖散諸部
落始同為編民
太和十九年詔曰代人諸胄先無姓族雖功賢
之胤混然未分故官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
親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
擢隨時漸銓其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皆太
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

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應班
士流者尋續別敕原出朔土舊為部落大人而自
皇始已來有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州刺史鎮
大將及品登王公者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
已來職官三世尚書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間
不降官緒亦為姓諸部落大人之後而皇始已
來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為中散監已上外為
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
始已來三世有令已上外為副將子都太守品登

登侯已上者亦為族凡此姓族之支親與其身
有緦麻服已內微有一二世官者雖不全充美
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則各自計之不蒙宗人
之蔭也雖緦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則
入族官無族官則不入姓族之例也凡此定姓
族者皆具列由來直擬姓族以呈聞朕當決姓
族之首末其此諸狀皆須問宗族列疑明同
然後勾其舊籍審其官宦有實則奏不得輕
信其言虛長僥僞不實者訴人皆加傳旨問而

詐不以實之坐選官依職事答問不以實之
條令司空公穆亮領軍將軍元儼中護軍廣陽
王嘉尚書陸琇等詳定北人姓務令平均隨所
了者三月一列簿帳送門下以聞於是升降
區別矣
世宗世代人猶以姓族辭訟又使尚書于忠尚
書元匡侍中穆紹尚書元萇等量定之

官氏志九第十九　　魏書一百一十三

釋老志十第二十　　魏書一百一十四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所絕故靡
得而知焉自羲軒已還至於三代其神言秘策蘊
圖緯之文範世率民垂墳典之迹秦肆其毒滅
於灰燼漢采遺籍復若丘山司馬遷區別異同
有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義劉歆著七略
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案漢武元狩
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皋蘭過居延斬首大獲
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

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
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
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
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
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
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夜夢金人
項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
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
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

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寺浮屠正號曰佛陁佛陁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爲善惡

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名爲異耳云奉持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以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爲和命衆桑門爲息心比丘爲行乞俗人之信憑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其爲沙門者初修十誡曰沙彌而終於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婦入道者曰比丘尼其誡至于五百皆以（闕一字）爲本隨事增數在於防心攝身正口心去貪忿癡身除殺婬盜口斷妄雜諸非正言總謂之十善道能具此謂之三業清淨凡人修行粗爲極云可以達

惡善報漸階聖迹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大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此三人惡迹已盡但修心盪累濟物進德初根人爲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爲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爲大乘則修六度雖階三乘而要由修進万行拯度億流彌長遠乃可登佛境矣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劫文言將來有彌勒

佛方繼釋迦而降世釋迦即天竺迦維衛國王
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初釋迦於四月
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既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
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經說之
備矣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
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
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釋迦年三十成佛導化
群生四十九載乃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
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涅槃涅槃譯云滅度或言

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諸佛法身
有二種義一者真實二者權應真實身謂至
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
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
塵萬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
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
見耳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世香
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
燋或有光明神驗胡言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

原缺

帝時襄楷言佛陀黃老道以諫欲令好生惡
殺少嗜慾去奢泰尚無為魏明帝曾欲壞宮西
佛圖外國沙門乃金盤盛水置於殿前以佛舍
利投之於水乃有五色光起於是帝歎曰自非
靈異安得爾乎遂徙於道東為作周閣百間佛
圖故處鑿為濛汜池種芙蓉於中後有天竺沙
門曇柯迦羅入洛宣譯誡律中國誡律之始也
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迹甚妙為四方
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

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晉世
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矣漢世沙門皆衣赤布
後乃易以雜色晉元康中有胡沙門支恭明譯
佛經維摩法華三本雖有譯者微言隱義未之能究
後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聰敏日誦經萬餘言
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靜室十二年覃思構
精神悟妙賾以前所出經多有舛駮乃正其乖
謬石勒時有天竺沙門浮圖澄少於烏萇國就
羅漢入道劉曜時到襄國後為石勒所宗信號

為大和尚軍國規謨頗訪之所言多驗道安曾
至鄴候澄澄見而異之澄卒後中國紛亂道安
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遣
弟子各趣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
慧遠之襄陽道安後入苻堅堅素欽德問既見
宗以師禮時西域有胡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
門道安思與講釋每勸堅致羅什什亦承安令
問謂之東方聖人或時遙拜致敬道安卒後
二十餘載而羅什至長安恨不及安以為深

慨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符會如一初無
乖舛於是法旨大著中原魏先建國於玄朔風
俗淳一無為以自守與西域殊絕莫能往來故
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及神元與
魏晉通聘文帝又在洛陽昭成又至襄國乃備
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逕
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
有所犯帝好黃老頗覽佛經但天下初定戎車
屢動庶事草創未建圖宇招延僧眾也然時時

旁求先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之琨
瑞谷帝遣使致書以繒素旃罽銀鉢為禮今猶
號曰朗公谷焉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
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
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
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
及須彌山殿加以繢飾別構講堂禪堂及沙門座
莫不嚴具焉太宗踐位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
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

民俗初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誡行精至開
演法籍太祖聞其名詔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為
道人統綰攝僧徒每與帝言多所愜允供施甚
厚至太宗彌加崇敬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
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皆固辭帝常親幸其
居以門小狹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
泰常中卒未殯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
胡靈公初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當今如
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常致拜謂人曰能鴻道者

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法果四十始為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帝後幸廣宗有沙門曇證年且百歲邀見於路奉致果物帝敬其年老志力不衰亦加以老壽將軍號是時鳩摩羅什為姚興所敬於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辯有淵思達東西方言時沙門道彤僧略道恒道檦僧肇曇影等與羅什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深大經論十有餘部更定章句辭義通明至今沙門共所祖

習道彤等皆識學洽通僧肇尤為其最羅什之撰譯僧肇常執筆定諸辭義注維摩經又著數論皆有妙旨學者宗之又沙門法顯慨律藏不具自長安遊天竺歷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十年乃於南海師子國隨商人汎舟東下晝夜昏迷將二百日乃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勞山南下乃出海焉是歲神瑞二年也法顯所逕諸國傳記之今行於世其所得律通譯未能盡正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

跋陁羅辯定之謂之僧祇律大備于前為今沙門所持受先是有沙門法領從揚州入西域得華嚴經本定律後數年跋陁羅共沙門法業重加譯撰宣行於時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於四月八日輿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先是沮渠蒙遜在涼州亦好佛法有罽賓沙門曇摩讖習諸經論於姑臧與沙門智嵩等譯涅槃諸經十餘部又曉術數禁呪歷言他國安危多所中驗蒙遜每以國事諮之神䴥中帝

命蒙遜送讖詣京師惜而不遣既而懼魏威責遂使人殺讖讖死之日謂門徒曰今時將有客來可早食以待之食訖而走使至時人謂之知命智嵩亦爽悟篤志經籍後乃以新出經論於涼土教授辯論幽旨著涅槃義記戒行峻整門人齊肅知涼州將有兵役與門徒數人欲往胡地道路飢饉絕糧積日弟子求得禽獸肉請嵩彊食嵩以戒自誓遂餓死於酒泉之西山弟子

積薪焚其屍骸骨灰燼唯舌獨全色狀不變時
人以為誦說功報涼州自張軌後世信佛教敦
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
塔寺太延中涼州平徙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事
皆俱東象教彌增矣尋以沙門眾多詔罷年五
十已下者世祖初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姓張
家本清河聞羅什出新經遂詣長安見之觀習
經典坐禪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則還處
靜坐三輔有識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

鎮長安義真及僚佐皆敬重焉義真之去長安
也赫連屈丐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
身被白刃而體不傷眾大怪異言於屈丐屈丐
大怒召惠始於前以所持寶劍擊之又不能害
乃懼而謝罪統萬平惠始到京都多所訓導
時人莫測其迹世祖甚重之每加禮敬始自習
禪至於沒世稱五十餘年未嘗寢臥或時跣行
雖履泥塵初不汙足色愈鮮白世號之曰白脚
師太延中臨終於八角寺齋潔端坐僧徒滿側

凝泊而絕停屍十餘日坐既不改容色如一舉
世神異之遂瘞寺內至真君六年制城內不得
留瘞乃葬於南郊之外始死十年矣開殯儼然
初不傾壞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慟中書監
高允為其傳頌其德迹惠始冢上立石精舍圖
其形像經毀法時猶自全立世祖即位富於春
秋既而銳志武功每以平定禍亂為先雖歸宗
佛法敬重沙門而未存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意
及得寇謙之道帝以清淨無為有仙化之證遂

信行其術時司徒崔浩博學多聞帝每訪以大
事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非毀常
謂虛誕為世費害帝以其辯博頗信之會蓋吳
反杏城關中擾動帝乃西伐至於長安先是長
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騶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
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
楯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
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
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

計又爲屈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帝既忿沙門
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
佛像勑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
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齊
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
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
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
爲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
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

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乃下詔
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事胡妖
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
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
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
如也自此以來代經亂禍天罰亟行生民死盡
五服之內鞠爲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由
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弊欲除僞定眞復
羲農之治其一切盪除胡神滅其蹤迹庶無謝

於風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
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
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眞呂伯彊之徒乞
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眞實
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有非常之人
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
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
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
眞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

書遠近皆豫聞知得各爲計四方沙門多亡匿
獲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濟金銀寶像及諸經
論大得秘藏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
始謙之與浩同從車駕苦與浩諍浩不肯謂浩
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後四年浩誅備五
刑時年七十浩既誅死帝頗悔之業已行難中
修復恭宗潛欲興之未敢言也佛淪廢終帝世
積七八年然禁稍寬弛篤信之家得密奉事沙
門專至者猶竊法服誦習焉唯不得顯行於京都

先是沙門曇曜有操尚又爲恭宗所知禮佛法之滅沙門多以餘能自效還俗求見曜誓欲守死恭宗親加勸喻至於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暫離身聞者歎重之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爲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者雖在古昔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等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

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及沙門道士善行純誠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徒得容假託講寺之中致有凶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爲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洪緒君臨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

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好樂道法欲爲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遙遠臺者十人各當局分皆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寺仍還修矣佛像經論皆復得顯京師沙門師賢本罽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城涼平赴京罷佛法時師賢假爲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反沙門其同輩五人帝乃親爲下

髮師賢仍爲道人統是年詔有司爲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顏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體上下黑子論者以爲純誠所感興光元年秋敕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胡

沙門赴京師致佛并畫像迹和平初師賢卒
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
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于路御馬前銜曜
衣時以為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
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
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
一世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
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至
於儉歲賑給飢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

圖戶以供諸寺掃灑歲兼營田輸粟高宗並
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遍於州鎮矣曇曜
又與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
又有沙門道進僧超法存等並有名於時演唱
諸異顯祖即位敦信尤深覽諸經論好老莊每
引諸沙門及能談玄之士與論理要初高宗太
安末劉駿於丹陽中興寺設齋有一沙門容止
獨秀舉眾往目皆莫識焉沙門惠璩起問之答
名惠明又問所住云從天安寺來語訖忽然

不見駿君臣以為靈感改中興為天安寺是後
七年而帝踐祚號天安元年是年劉彧徐州刺
史薛安都始以城地來降明年盡有淮北之地
其歲高祖誕載於時起永寧寺構七級佛圖高
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
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
六百斤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榱棟楣楹上
下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鎮固巧密為京華壯
觀高祖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覽習玄籍

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
房禪堂禪僧居其中焉延興二年夏四月詔曰
比丘不在寺舍遊涉村落交通姦猾經歷年歲
令民間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無籍之僧精加隱
括有者送付州鎮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為
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齎州鎮維那文移在臺
者齎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又詔
曰內外之人興建福業造立圖寺高敞顯博亦
足以輝隆至教矣然無知之徒各相高尚貧富相

營費竭財産務存高廣傷殺昆蟲含生之類苟能精致累土聚沙福鍾不朽欲建爲福之因未知傷生之業朕爲民父母慈養是務自今一切斷之又詔曰夫信誠則應遠行篤則感深歷觀先世靈瑞乃有禽獸易色草木移性濟州東平郡靈像發輝變成金銅之色殊常之事絕於往古熙隆妙法理在當今有司與沙門統曇曜令州送像達都使道俗咸覩實相之容普告天下皆使聞知三年十二月顯祖因田鷹獲

鴛鴦一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乃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爲雌爲雄左右對曰臣以爲雌帝曰何以知對曰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慨然而歎曰雖人鳥事別至於資識性情竟何異哉於是下詔禁斷鷙鳥不得畜焉承明元年八月高祖於永寧寺設太法供度良家男女爲僧尼者百有餘人帝爲剃髮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資福於顯祖是月又詔起建明寺太和元年二月幸永寧寺設齋

赦死罪囚三月又幸永寧寺設會行道聽講命中祕二省與僧徒討論佛義施僧衣服寶器有差又於方山太祖營壘之處建思遠寺自正光至此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四年春詔以鷹師爲報德寺九年秋有司奏上谷郡比丘尼惠香在北山松樹下死尸形不壞爾來三年士女觀者有千百於時人皆異之十年冬有司又奏前被敕以勒籍之

初愚民僥倖假稱入道以避輸課其無籍僧尼罷遣還俗重被旨所檢僧尼寺主維那當寺隱審其有道行精勤者聽仍在道爲行凡粗者有籍無籍悉罷歸齊民今依旨簡遣其諸州還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可十六年詔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度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爲常準著於令十七年詔立僧制四十七條十九年四月帝幸徐州白塔寺顧謂諸王及侍官曰此寺近有名僧

嵩法師受成實論於羅什，在此流通。後授淵法
師，淵法師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論，可以
釋人深情，故至此寺焉。時沙門道登，雅有義業，
爲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曾於禁內與帝夜談，同
見一鬼。二十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詔施帛一千匹。
又設一切僧齋，并命京城七日行道。又詔：「朕
師登法師奄至徂背，痛怛摧慟，不能已已。比
藥治慎喪，未容即赴，便準師義，哭諸門外。」緇素
之。又有西域沙門名跋陀，有道業，深爲高祖所

敬信。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給衣
供。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
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猶有遺地，欽悅脩
蹤，情深遐遠，可於舊堂所，爲建三級浮圖。又見
逼昏虐，爲道殄軀，既暫同俗禮，應有子胤，可
推訪以聞，當加敘接。」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爲昭
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高祖時，沙門道順、惠覺、
僧意、惠紀、僧範、道弁、惠度、智誕、僧顯、僧義、僧
利，並以義行知重。世宗即位，永平元年秋，詔曰：

「緇素既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
有所宜。自今已後，衆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
俗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治之。」二年冬，沙
門統惠深上言：「僧尼浩曠，清濁混流，不遵禁典，
精麤莫別。輒與經律法師群議立制：諸州、鎮、郡維
那、上坐、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內禁，若不解
律者，退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應犯法，積八不
淨物。然經律所制，通塞有方。依律，車牛淨人，不
淨之物，不得爲己私畜。唯有老病年六十以上

者，限聽一乘。又，比來僧尼，或因三寶，出貸私財。
緣州外。又，出家捨著，本無凶儀，不應廢道從俗。
其父母三師，遠聞凶問，聽哭三日。若在見前，限
以七日。或有不安寺舍，遊止民間，亂道生過，皆
由此等。若有犯者，脫服還民。其有造寺者，限僧
五十以上，啓聞聽造。若有輒營置者，處以違敕
之罪，其僧寺僧衆
外州。僧尼之法，不得爲
俗人所使。若有犯
配本屬。其外國僧尼來
歸化者，求精檢有
合三藏者聽住，若無德

行遣還本國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詔從之
先是於恒農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三年冬迎
置於洛濱之報德寺世宗躬觀致敬四年夏詔
曰僧祇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
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敝亦即賑之但主司
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徵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
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
歲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窮乏宗尚慈拯之本意
也自今已後不得傳委維那都尉可令刺史共

加監括尚書檢諸有僧祇穀之處州別列其元
數出入贏息賑給多少并貸償歲月見在未收
上臺錄記若收利過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
勿復徵責或有私債轉施償僧即以丐民不聽
收檢後有出貸先盡貧窮徵債之科一準舊格
富有之家不聽輒貸脫仍冒濫依法治罪又尚
書令高肇奏言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於承明
元年奏涼州軍戶趙苟子等二百家為僧祇戶
立課積粟擬濟饑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依

內律僧祇戶不得別屬一寺而都維那僧暹僧
頻等進違成旨退乖內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
致使吁嗟之怨盈於行道棄子傷生自縊溺死
五十餘人豈是仰贊聖明慈育之意深失陛下
歸依之心遂令此等行號巷哭叫訴無所至乃
白羽貫耳列訟宮闕悠悠之人尚為哀痛況慈
悲之士而可安之請聽苟子等還鄉課輸儉乏
之年周給貧寡若有不虞以擬邊捍其暹等違
旨背律謬奏之愆請付昭玄依僧律推處詔曰

暹等特可原之餘如奏世宗篤好佛理每年常
於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標明義旨沙門條
錄為內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彌企尚至延昌中
天下州郡僧尼寺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
所徒侶逾眾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
採諸經律正光三年冬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
七十部行於世二年春靈太后令曰年常度僧
依限大州應百人者州郡於前十日解送三百
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統維那與官

及精練簡取充數若無精行不得濫採若取非
人刺史為首以違旨論太守縣令綱寮節級連
坐統及維那移五百里外異州為僧自今奴婢
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貴亦不得輒啓請有犯
者以違旨論其僧尼輒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
百里外為僧僧尼多養親識及他人奴婢子年
大私度為弟子自今斷之有犯還俗被養者歸
本等寺主聽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
度之僧皆由三長罪不及己容多隱濫自今有

一人私度皆以違旨論鄰長為首里黨各相降
一等縣滿十五人郡滿三十人州鎮滿三十人
免官寮吏節級連坐私度之身配當州下役時
法禁寬褫不能改肅也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
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為
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
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
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
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

尺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復造石窟一凡
為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
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肅宗熙平中於城內
太社西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寮表基立剎
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其諸費用不可勝計景
明寺佛圖亦其亞也至於官私寺塔其數甚衆
神龜元年冬司空公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曰仰
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遠慮括終始制洽天
人造物開符垂之萬葉故都城制云城內唯擬

一永寧寺地郭內唯擬尼寺一所餘悉城郭之
外欲令永遵此制無敢踰矩逮景明之初微有
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發明旨城內不造立
浮圖僧尼寺舍亦欲絕其希覬文武二帝豈不
愛尚佛法蓋以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但俗
眩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營之至正始
三年沙門統惠深有違景明之禁便云營就之
寺不忍移毀求自今已後更不聽立先旨含寬
抑典從請前班之詔仍卷不行後來私謁彌以

奔競永平二年深等復立條制啓云自今已後
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聞徹聽造若有輒營
置者依俗違敕之罪其寺僧衆擯出外州尒來十
年私營轉盛罪擯之事寂爾無聞豈非朝格雖
明恃福共毀僧制徒立顧利莫從者也不俗不
道務爲損法人而無厭其可極乎夫學迹沖妙
非浮識所辯玄門曠寂豈短辭能究然淨居塵
外道家所先功緣冥深匪尚華遁苟能誠信童
子聚沙可邁於道場純陁儉設足薦於雙樹何

必縱其盜竊資營寺觀此乃民之多幸非國之
福也然比日私造動盈百數或乘請公地輒樹
私福或啓得造寺限外廣制如此欺罔非可稍
計臣以才劣誠忝工務奉遵成規裁量是總所
以披尋舊旨研究圖格輒遣府司馬陸昶屬崔
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內檢括寺舍數乘五
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數民不畏法乃
至於斯自遷都已來年踰二紀寺奪民居三分
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緇素殊途抑亦防微

深慮世宗述之亦不錮禁營福當在杜塞未萌
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
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爲一寺梵唱屠音連
簷接響像塔纏於腥臊性靈沒於嗜欲真僞混
居往來紛雜下司因習而莫非僧曹對制而不
問其於汙染真行塵穢練僧薰蕕同器不亦
甚歟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謀近日冀州遭大乘之
變皆初假神教以惑衆心終設姦誑用逞私悖
太和之制因法秀而杜遠景明之禁亦慮大乘之

將亂始知祖宗叡聖防遏處深履霜堅冰不可不
慎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
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諠必栖禪之宅當由利
引其心莫能自止處者既失其真營者或損其
福乃釋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
典所應棄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
然侵奪細民廣占田宅有傷慈矜用長嗟苦
且人心不同善惡亦異或有栖心真趣道業清
遠者或外假法服內懷悖德者如此之徒宜辨

混淆若雷同一貫何以勸善然觀法者寡凡人
紆矯俗避嫌物情同趣臣獨何為孤議獨發誠
以國典一廢追理至難法網暫失條綱將亂是
以冒陳愚見兩願其益臣聞設令在於必行立
罰貴能肅物令而不行不如無令罰不能肅孰
與亡罰頃明詔屢下而造者更滋嚴限驟施而
違犯不息者豈不以假福託善幸罪不加人殉
其私吏難苟劾前制無追往之辜後旨開自今
之恕悠悠世情遂忽成法今宜加以嚴科特設
重禁糾其來違懲其往失脫不峻檢方垂容借
恐今旨雖明復如往日又旨令所斷標榜禮拜
之處悉聽不禁愚以為樹榜無常禮處難驗欲
云有造立榜證公須營之辭指言嘗禮如此則
徒有禁名實通造路且徙御已後斷詔四行而
私造之徒不懼制旨豈是百官有司怠於奉法
將由網漏禁寬容託有他故耳如臣愚意都城
之中雖有標榜營造麤功事可改立者請依先
制在於郭外任擇所便其地若買得券證分明

者聽其轉之若官地盜作即令還官若靈像既
成不可移撤請依今勅如舊不禁悉令坊內行
止不聽毀坊開門以妨里內通巷若被旨者不
在斷限郭內準此商量其廟像嚴立而逼近
屠沽請斷旁屠殺以潔靈居雖有僧數而事
在可移者令就閑敞以避隘陋如今年正月赦
後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滿五十者
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地賣還一如
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滿五十已上先令本

州表列昭玄量審奏聽乃立若有違犯悉依前
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違旨庶仰遵先
皇不朽之業俯奉今旨慈悲之令則繩墨可全
聖道不墜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
酷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
舍略為寺矣前日禁令不復行焉元象元年秋
詔曰梵境幽玄義歸清曠伽藍淨土理絕囂塵
前朝城內先有禁斷自聿來遷鄴率由舊章而
百辟士民屆都之始城外新城並皆給宅舊城

中暫時普借，更擬後須，非爲永久。如聞諸人多以二處得地，或捨舊城所借之宅，擅立爲寺。知非己有，假此一名，終恐因習滋甚，有虧恒式。宜付有司，精加隱括。且城中舊寺及宅，並有定帳，其新立之徒，悉從毀廢。」冬，又詔天下牧守令長，悉不聽造寺。若有違者，不問財之所出，并計所營功庸，悉以枉法論。興和二年春，詔以鄴城舊宮爲天平寺。世宗以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深、僧暹、道欽、僧獻、道晞、僧深、

惠光、惠顯、法營、道長，並見重於當世。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餘。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歎息也。

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嵋，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如此之文，不可勝紀。其爲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所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靈帝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爲禮。及張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

法道。有三元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祕，非其徒也，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敕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賓於晉，從者務勿塵，姿神奇偉，登仙於伊闕之山寺。識者咸云魏祚之將大。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因獻服食仙經

數十篇於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百藥封
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試服之非其本心多死
無驗太祖猶將修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
欲廢其事乃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
罪曜懼死因請辟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爲造靜
堂於苑中給洒掃民二家而鍊藥之官仍爲不息久
之太祖意少懈乃止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眞南
雍州刺史讚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孫早好仙道
有絶俗之心少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

幽誠上達有仙人成公興不知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
傭賃謙之常覲其姨見興形皃甚強力作不倦請
回賃興代己使役乃將還令其開舍南辣田謙之
樹下坐算興懇一發致勤時來看算謙之謂曰汝
但力作何爲看此二三日後復來看之如此不
已後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興謂謙
之曰先生何爲不懌謙之曰我學算累年而近算
周髀不合以此自愧　汝所知何勞問也興曰
先生試隨興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歎伏不測興

之深淺請師事之興固辭不肯但求爲謙之弟
子未幾謂謙之曰先生有意學道豈能與興隱
遁謙之欣然從之興乃令謙之潔齋三日共入華
山令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與謙之食藥
不復飢乃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
住第二重歷年興謂謙之曰興出後當有人
將藥來得但食之莫爲疑怪尋有人將藥而至
皆是毒蟲臭惡之物謙之大懼出走興還問狀
謙之具對興歎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爲帝

王師耳興事謙之七年而謂之曰興不得久留
明日中應去興亡後先生幸爲沐浴自當有人
見迎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
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
法服一持鉢及錫杖謙之引入至興尸所興欻
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有京兆灞城
人王胡兒其叔父亡頗有靈異曾將胡兒至嵩
高別嶺同行觀望見金室玉堂有一館尤珍麗
空而無人題曰成公興之館胡兒怪而問之其

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興館坐失火燒七間屋被
謫爲恐謙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謙之精誠遂通
興乃仙者謫滿而去謙之守志嵩岳精專不懈
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雲駕龍
導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
上老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鎮靈集仙宮
主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
修善之人無所師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
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首處師位吾

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誦新科
之誡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誡自天地開
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
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
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
而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王九疑人長客之等十
二人授謙之服氣導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
盛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泰
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師李譜文來臨嵩岳

云老君之玄孫昔居代郡桑乾以漢武之世得
道爲牧土宮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
十八萬里有奇蓋歷術一章之數也其中爲方
萬里者有三百六十萬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
統廣漢平土方萬里以授謙之作誥曰吾處天
宮敷演真法處汝道年二十一歲除十年爲竟
業其餘十二年教化雖無大功且有百授之勞
今賜汝遷入內宮太真太寶九州真師治鬼師
治民師繼天師四錄修勤不懈依勞復遷賜

汝天中三真太文錄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錄
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
房真官四曰宿宮散官五曰並進錄主壇位禮
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
真經付汝奉持輔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
論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起真仙矣又地上生
民末劫甚促其中行教甚難但令男女立壇宇
朝夕禮拜若家有嚴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
身練藥學長生之術即爲真君種民藥別授

方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皆有訣要上
師李君手筆有數篇其餘皆正眞書曹趙道覆
所書古文鳥迹篆隸雜體辭義約辯婉而成章
大自與世禮相準擇賢推德信者爲先勤者次
之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六宮宮
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眞尊次天
覆地載陰陽眞尊次洪正眞尊姓趙名道隱以
殷時得道牧土之師也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
倫及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爲翼

從牧土命謙之爲子與群仙結爲徒友幽冥之
事世所不了謙之具問一一告焉經云佛者昔
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爲延眞宮主勇猛苦
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絶人道諸天衣服
悉然始光初奉其書而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
於張曜之所供其食物時朝野聞之若存若亡
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
於是上疏讚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大
應而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

人神 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昔漢
高雖復英聖四皓猶或恥之不爲屈節今清德
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侔蹤軒黃應天之符
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
世祖欣然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
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
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浩事天師拜禮甚謹人
或譏之浩聞之曰昔張釋之爲王生結襪吾雖
才非賢哲今奉天師足以不愧於古人矣及嵩

高道士四十餘人至遂起天師道場於京城之
東南重壇五層遵其新經之制給道士百二十
人衣食齊肅祈請六時禮拜月設廚會數千人
世祖將討赫連昌太尉長孫嵩難之世祖乃問
幽徵於謙之謙之對曰必克陛下神武應期天
經下治當以兵定九州後文先武以成太平眞
君眞君三年謙之奏曰今陛下以眞君御世建
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
書以彰聖德世祖從之於是親至道壇受符籙

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
每即位皆如之恭宗見謙之奏造靜輪宮必令
其高不聞雞鳴狗吠之聲欲上與天神交接功
役萬計經年不成乃言於世祖曰人天道殊卑
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說以不然之
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
未若因東山万仞之上爲功差易世祖深然恭
宗之言但以崔浩贊成難違其意沉吟者久之
乃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既尒何惜五三百功九

年謙之卒葬以道士之禮先於未亡謂諸弟子
曰及謙之在汝曹求遷錄吾去之後天宮眞
難就復遇設會之日更布二席於上師坐前弟
子問其故謙之曰仙官來是夜卒前一日忽言
吾氣息不接腹中大痛而行止如常至明旦便
終須臾口中氣狀若烟雲上出窗中至天半乃
消屍體引長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已後稍
縮至斂量之長六寸於是諸弟子以爲尸解變
化而去不死也時有京兆人韋文秀隱於嵩高

徵詣京師世祖曾問方士金丹事多曰可成文
秀對曰神道幽昧變化難測可以闇遇難以豫
期臣昔者受教於先師曾聞其事未之爲也世
祖以文秀關右豪族風操溫雅言對有方遣與
尚書崔頤詣王屋山合丹竟不能就時方士至
者前後數人河東祁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纖
上大夫潁陽絳略聞喜吳劭道引養氣積年
百餘歲神氣不衰恒農閻平仙博覽百家之言
然不能達其意辭占應對義旨可聽世祖欲

授之官終辭不受扶風魯祈遵赫連屈孑暴虐
避地寒山教授弟子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慾河
東羅崇之常餌松脂不食五穀自稱受道於中
條山世祖令崇還鄉里立壇請崇云條山有穴
與崐崘蓬萊相屬入穴中得仙人與之往來
詔令河東郡給所須崇入穴百餘步遂窮後
召至有司以崇誣罔不道奏加之世祖曰崇修
道之人豈至欺妄以詐於世傳聞不審而至於
此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禮今治之是傷

朕侍賢之意遂赦之又有東萊人王道翼少有絶俗之志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麥通達經章書符録常隱居深山不交世務年六十餘顯祖聞而召焉青州刺史韓頹遣使就山徵之翼乃赴都顯祖以其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給衣食以終其身太和十五年秋詔曰夫至道無形虚象爲主自有漢以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岳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戸五十以供齊祀之用仍名爲崇虛寺可召諸州隱士員滿九十人遷洛移鄴踵如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歩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壇主道士哥人一百六人以行拜祠之禮諸道士罕能精至又無才術可高武定六年有司執奏罷之其有道術如河東張遠遊河間趙靜通等齊文襄王別置館京師而禮接焉